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三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四）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橒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目錄

周延　張永明
潘恩　葛守禮
李世達

刻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都察院一

御史中丞

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章公溢神道碑銘

宋濂

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嚴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於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有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於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衆衆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進宗強宗生炳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梓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舉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詡我弱耳苟不自厲豈爲男子耶乃往授事縣官帥有曲

者舉正埋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旣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問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

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會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卽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旣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卻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卽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石抹將軍曰善徵先生言事幾敗卽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

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卽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谷不糶公言于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卽抵二豪罪

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鄰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府帥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

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
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
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
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
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
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
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
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
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
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

外砦立壁或疑孕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
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巳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巳
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
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
攻遂陷之執鄭寅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
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
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錢大烈思分臺于婺長
鎗軍叛逼其城治書遣從事楊遡徵師於公公勒所
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
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要

闕先生

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
取功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孫發之金華永康東
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
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
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羅士豪周天覺聞聚殺之元帥
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
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巳而天覺果以復叛
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
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
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

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巳亥冬王師克處
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
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
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
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
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
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山荒蕪
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
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
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於中

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
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
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
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
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
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
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
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
還其部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
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

至視荊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
計為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
回回恃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
曾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
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亦以事被逮
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
諭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
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
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湘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
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

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
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
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
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怗怗青田夏清聞
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
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
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與李汶即龍泉
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
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即
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

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
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
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
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自乙匿
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
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
遂屈　上知為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
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
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

并[illegible]內留其使而存鄉之溫州茗洋周遂卿詩山陰
當爲政都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
所要遮公命存道谷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
戶兒、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
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
仰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論硫黃白藤於朝而行省復
有[illegible]利殷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
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
被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

乃胡作之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服票浙江行
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謂何世明以軍從溫
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徹之各部送還
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
民若倚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　上遣
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
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拜謝不敢
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
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

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
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
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
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
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
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
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
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
峻險雖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
[illegible]
詔旌[illegible]臣[illegible]之洪武元年正月[illegible]上[illegible]皇帝位有事
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
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
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
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
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
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速赦無
兄怪者繇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
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冋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愛攝不宜早趍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

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寔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崐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兆宅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爲歉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無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于龍淵之私第寔洪武二年夏月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郎其家祭之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陳寧傳　　廖道南

陳寧初名亮長沙茶陵人元末為鎮江小吏從軍至
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辯疊出　高皇帝異之賜名寧
授江南行省掾吏歷中書省參議凡朝廷制度咸預
稽詳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
闕上言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為張士誠驅民也
上曰爾乃膽大敢為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
適見隸小毛訟其隱過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太
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為司農卿遷兵部尚書

二年出知蘇州府復拜中書省右丞三年又出知蘇
州府遷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復召為御史中丞六年
正月丙午同宋濂拜甘露一日寧待御史商暠入奏
上御東閣免冠而櫛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櫛已正冠
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九年八月同汪廣洋糾奏
韓國公李善長略曰善長位為太師爵以上公禮命
之榮冠乎文武子祺復尚公主顧乃佯為愚戇孤恩
失禮請置刑典以致厥罪於是善長父子徒跣待罪
上命釋之尋加寧為榮祿大夫晉御史大夫學士
宋濂撰其母誄曰有子曰寧賦資穎拔稟識剛明諳

練悉經欲明體以適用參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illegible]
之季從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間尋盤旋於江表適
值　聖主龍飛舉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魚水之
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辯籌策深弘遂署
為東曹掾當大將四徃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答
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命徵兵甫高郵之斯
屆俄僞吳之見繫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讋服其強
撒獲遣還於朝著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
庶政惟和震蕩而百任自避其出守劇府也剗累政
之極弊發難集之積賦攻令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

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可替否益盡匡
衡之忠洎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劾物無遁
情赤墀敷奏廷無留議蓋持己清白潔如冰雪遇事
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於寰宇政事書於竹帛
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
皇上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絹居之以
室廬恩寵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艷形騷人之
歌咏僉謂母氏德積於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
養不減於三牲安享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賻襚之厚
棺槨宅兆之佳亦[illegible]其長即御史中丞寧也[illegible]

覺季克復竊聞人才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藉人才而顯聦此茶陵舊稱長郡得名肇於漢侯高隱聞於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無寃偉之才符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謀猷才畧以佐興王之業忠貞鯁亮上結萬乘之知勳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有符名始不誣庸因造銘以紀嘉勳云耳十三年正月甲午御史余飭告變謂寧附和丞相胡惟庸坐省中閱天下軍馬圖籍其在蘇州督催糧餉燒鐵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 上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遂賜死

御史臺右御史大夫祥符安公然傳

黄金

安然開封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叅政立心平正撫綏勤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還爲工部尚書五年除河南叅政九年改行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夏五月癸巳坐事免官還鄉未幾復召爲四輔官每論事賜坐多所裨益十四年秋八月庚申以疾卒于

十八 上念其勞賜之[illegible]文遣官祭之其略曰爾中土之士當元季從事義旅效力於元及元運既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棄歸歸我其來甚誠朕用爾嘉數授重任嘗干於法朕特釋之昨爲朝無舊臣復召爾來所望加誠事共河山遽以疾終朕思初歸之義以牲醴致奠爾其享之

都御史

袁泰傳　李邦典　范浚　艾良附　　廖道南

袁泰其先夷陵州人徙山西蒲州之萬泉洪武四年
以貢舉登進士初授鄠縣丞泰自陳祖貫改灘山縣
十八年正月擢都察院試僉都御史二十三年閏四
月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十二月拜右都御史爲
人才辯明於律法有能名然頗深刻嘗鞫經歷王爵
鍛成其獄爵屬吏薛希勝當連坐詣大理白其枉泰
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寘之法　上召廷臣會審
爵究始雪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面欺其彈文乃

泰指所草也　上責泰曰國家治在法而持法平者
御史也今若此欲無冤得乎二十五年八月庚戌卒
李邦典深州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拜北平道監察御
史歷陞僉都御史獨秉風裁權貴斂跡時有范浚艾
良范浚大冶人以貢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御史
艾良監利人洪武乙卯鄉薦歷官大理寺丞
史南曰夫御史之職壹其典枘以治邦國贰其叙計
以正百官參其則兩以平萬民而都御史之職則又
兼大夫中丞其權益重內則須命受令以贊君出治
外則提紀衡憲以　國貞度我　皇祖初設御史臺

後改都察院列諸道以總十三省權既重矣責不愈
難乎贊曰袁泰過刻起家萬泉與邦持紀權右避焉
范浚艾良博究思審見無靂者鳥爵鷹鸇

都御史練公子寧傳　　鄭曉

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公初從鄉長者[illegible]庵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不泉通一夜春雷籜長龍稍長與金少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詆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公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公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公刊其集行於世

都御史景公清傳　鄭曉

景公清本姓耿眞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公欲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即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以相戲耳初公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公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

書景公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公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鄒文鑑劉覯及公奏事罷以疏事訛懐印入刑升更疏為給事中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死而公獨委蛇侍朝人頗疑之一日早朝公緋衣入先是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公及朝公獨著緋遂召之得所帶劍詰責不屈[illegible]而死[illegible]入殿廷爲厲又命[illegible]爲墟

都御史陳瑛傳　雷禮

陳瑛直隸滁州人少穎悟有才識洪武中以人才入太學未幾擢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山東按察僉革除元年調北平按察使坐通燕邸謫廣右壬午年成祖入正大統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為人殘忍刻薄十一月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　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命而效死於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

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兵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純鄭錫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無問蓋　上初入京城昇及是修自經死觀時安慶投江死英守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闔家自焚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偉不肯下與其子俱死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女于河遂自溺叔英二女皆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人嘆[illegible]掌院事八月瑛劾歷[illegible]

侯盛庸口出怨誹心懷異圖請寘重典以儆餘[illegible]
之再三　上命削其爵九月　上諭瑛等曰朝廷
風憲爲國家耳目糾察百僚綱維庶政比來有司奸
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玩愒畧無建明爾其
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各舉其
職庶[illegible]从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illegible]十年輔　皇太
子監國四月丁憂監生夏宗奏訐縣吏時貴違法害
民　皇太子命瑛委御史同按察使究治仍令宗復
監待罪十九年　上定鼎北京值三殿災詔求直言
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二十二

怒詐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
都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
言者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瑛言科道皆白面書
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
官戶書夏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悦兩宥之瑛尤其背初議[illegible]不然　天威殿
重吾輩歷事久言雖矢　上[illegible]言官得罪所
不小[illegible]刻薄未[illegible]

都御史劉觀傳　　雷禮

劉觀直隷保定府雄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大谷縣
丞有治才以薦舉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陞署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華除二年調嘉興知府尊禮賢士修舉
學政興利去害郡中肅然尋丁父憂永樂元年起復
擢雲南[illegible]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二年調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時左都陳瑛尚刻右都吳中尚寬觀善
處二人各無阻忮四年肇建北京宮殿諸役並興命
採木浙江既至飭有司率吏民歷谿谷險絶之地凡
材之美者悉取之輸北六年陞禮部尚書尋以典章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六十二

故實非其所諳改刑部尚書七年　車駕北狩命扈
行八年涼州羌寇起督將出征羌寇遠遁九年回部
十三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理院事十五年命提督
漕河浚塞淤以便糧艘令行禁止而漕行不滞尋回
院管事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巡撫陝西地方考察官
吏安輯軍民事竣還院值左都御史陳瑛以苛刻去
位特掌院事二十二年　仁廟嗣位命兼太子賓客
本年加太子少保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
數言事　上厭其繁瑣觀與[illegible]書吕震吳中侍郎吳
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illegible]議少之又[illegible]本[illegible]

初不禁官妓惟挾娼飲宿者有律耳至宣德初許臣
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溢量不飾善以智籠
人私納賄賂紀綱爲之不振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
六月中一日早朝罷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
文華門諭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
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
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
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
九重俱未舉發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　上問

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　上曰扈
從來此者賊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
人汝嘗知之榮曰是時賊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
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
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
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
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
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
曾仕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尹
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

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數日陞
顧佐右都御史賜　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
奏黜其屬官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
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劾奏觀貪賊狠籍并奏其子輻
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逮觀父
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
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士奇以奏示
之且曰觀負　朝廷重處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
但經事　四朝數任顯任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
貸之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曰辱之

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曰子發戍邊
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遼東天下
翕然改觀至七年楊士奇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由
於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
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蓋深燭
其奸云

都御史陳德文傳　雷禮

陳德文一名瑩中字文石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人洪武中舉文學授台州府通判越二年左遷枝江令又遷縉雲監稅所至有稱以兵部尚書唐鐸薦拜北平道監察御史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撒馬兒罕等國開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舉使職不辱君命永樂五年回京凡所歷之國采訪風俗作爲詩歌歸日進呈　成祖嘉之擢僉都御史令內閣修西域志多采其言八年二月隨駕征迤北十月進北平　上念久勞王事進右都御史　賜衣十襲名馬二匹及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二十六

校尉四名還鄉省墓九年六月復　詔回京十二年三月卒于位進左都御史階　諭賜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以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給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爲吏科源士踰年華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爲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官爲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上北狩時母年八十特命歸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二十七

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　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誣蛾我周王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辯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　奏黜其貪尅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徠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嵯峨山行劫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安繼善與其徒數百人嘯聚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省

母毋具食頃有丏者至毋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
以餕獻卽丏者也其伺察之審類此　郕皇嗣位彰
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
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
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　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
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
彰以疾卒　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
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
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禄必分
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illegible]

悟乃已　論曰余聞于震澤云鄭州公爲人恂恂而
謙恭莊重至於臨涖雖親故不貸善同寮嘗按河南
時嘗令其屬爲微行郡縣吏有姦狀者[illegible]以重辟
人情震聾於戲令安得若人而一洗濁[illegible]之風乎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槩神道碑銘

楊榮

公諱槩字元節自幼聰慧務學其父授以春秋業大
進領永樂戊子鄉薦辛卯會試登進士第擢監察御
史容貌豐偉　仁廟在東宮時器愛之命署尹部事
未幾被薦拜廣西按察使調廣東俱著能聲　今皇
帝嗣位召拜大理卿命治水于蘇松經畫得宜民不
知勞而水患息所至輒勸率郡縣修葺學舍督勵師
生講習新胡安定范文正魏了翁三陸祠復文正了
翁義田墳地禮諸賢之後聲譽赫然時吳浙諸郡軍

民有豪橫者繼承　命撫視威風凜凜察其素爲民
蠹者數十人械至京師寘于法扶植寡弱俱令得所
於是奸頑斂迹閭里獲安間有誣訴公脏弊者　上
不之聽益隆信任特降勑奬勵有潔巳奉公爲國爲
民之語追還特陞今職　命涖南京公益勤愼務辨
誣理枉旣而母歿哀毀過情奉　命歸葬卽起復視
事宣德癸丑北京都御史顧公感疾　上命驛召公
來代其事至則一循舊規用法益平恕凡有所陳
上皆容納是以憲紀肅然　上嘗幸近郊命侯伯都
督尚書同公居守益充小心祗愼今年秋　車駕巡

還復命居守兼掌刑部事以勞感疾逾數日　上遣
御醫公猶勉强進見退而疾劇語家人曰吾其殆乎越
六日　上賜諸大臣鹿腊及内醞公獨拜受於家曰
臣愧無以為報明日遂不起實宣德九年冬十月十
一日也計聞　上命官賜祭給舟歸其喪為造墳塋
公能詩文所著有芝山藁公餘藁藏於家尤善草書
凡求者輒書與之不吝其為人大率賦性淳實内剛
而外和居家則孝友篤至蒞官則寬猛適宜及總憲
紀益存寛厚不事苛刻至於論議施設待人接物綽
有大臣之體云

左都御史顧公佐傳　京學志

公名佐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釋褐莊
浪知縣午節守將集寮屬會射以公文士易之公三
發皆中且進止安閑觀者驚服拜御史巡廣西四川
遷江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尹公廉有威重剛毅不
撓吏民畏服一時勳貴豪猾無不斂手衆稱昔之包
孝肅不過也改通政使宣德初士大夫奢縱成風紀
綱不立　上患之問東西楊誰可使掌憲者榮曰顧
佐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佐乃能
如此即拜左都御史賜璽書令揃滌積弊嚴賢不肖

而黜陟之公於是奏知縣孔文英等千四人教諭楊
禧等二十四人材堪風憲御史嚴皚等二十人污貪
不律請黜為吏倉官宋忠侵盜官糧萬四千石有奇
戶部郎中黃紀受賂不舉法當重擬邇來廷臣不修
職業請謁公行倡樂滿前朋淫比暱上下觀效法紀
蕩廢甚非清朝之所宜有也願一切禁止　詔皆從
之自此人心聳然舊習一變四年吏有被笞者摭
公過謂受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士奇
對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隸
得歸耕官得佐費實兩便且永樂以來皆然　先帝

知之令增朝臣俸以此　上怒曰朝廷用一人公輒爲
小人所排乃以吏狀付公自治之公退召吏二小之狀
吏恐甚公曰　上命我治汝汝第改行吾貸汝　上
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囚告公數枉人重
罪　上大怒曰必重囚教之排佐命三法司鞫之則
千戶臧清所使也清時殺一家無罪三人當坐重辟
上立命磔清于市六年上言項進士觀政各衙門
不僉署文案漸成虛文永樂中進士於刑部都察院
理刑今欲仍命與御史郎中主事分鞫獄囚庶幾諳
練爲異日之用正統初以疾乞歸家居十餘年卒公

性嚴重守正嫉邪人人敬憚之旦晚候朝並呵藤戶
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
職政不與諸司參坐時稱爲顧獨坐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謚僖敏陳公墓碣銘　　商輅

公姓陳氏諱鎰字有戒別號介菴蘇之吳縣人起家
進士積階至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
六十五致仕六十八以疾卒其子偉伸奉父執太子
太保大司寇俞公所爲狀謁予乞銘按狀公先世居
汴宋南渡始家于吳高祖古溪妣鄭氏曾祖德卿妣
蔡氏祖均錫妣徐氏考璠字孟玉妣高氏繼翁氏陳
世以醫名家公舉明經登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
史歷湖廣按察司副使丁翁夫人洎孟玉甫憂起復

朝廷方垂意邊事歲乙卯升公右副都御史鎮守陝
西　太上皇帝卽位賜白金二十兩鈔千貫詔公兼
提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三年竣事還諭軍民利病
凡一十八疏悉賜施行未幾赴鎮瀕行賜宴賜鈔千
貫三年代還踰年復來又三年陞右都御史詔同靖
遠伯王驥整飭延寧甘肅沿邊軍務就緒還鎮守如
初給誥贈公祖考皆右都御史妣及配皆夫人歲乙
丑　太上皇帝念公久勞於外命他官往代公還俾
專掌院事弗復煩以邊事己巳　大駕率六師巡邊
留公居守已而虜犯境遠近駭匿舉小不遑乘騎

擾竊爲寇盜弗靖陞公左都御史撫安近畿軍民及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　皇上改元賜公織金大紅羅衣一襲紗帽金帶各一明年陝西旱甚陝人欲得公急即連章以聞　皇上重違民欲因慰諭遣公出居一年還朝既還進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掌院事如故賜玉帶白金綵段羊酒給誥贈公三代公性寛恕凝重豐髯而偉容在官持大體略細故風裁儼然在陝西撫安禁戢威惠並著督輸運精選練修城池興水利處畫政務曲盡事情雖北虜黠詐邊城數警公常先事爲備弗爲患公於延綏要害處奏

置靖虜衛設河橋巡檢司以寧夏甘肅邊境增立墩堡千餘所至今賴之公在邊十餘年所下八十餘勅皆以公爲心腹安民安邊重務悉聽便宜處置公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爲凡所施設咸稱　上旨陝西屢旱公力爲拯救奏減徭役蠲逋負發倉廩賑貸人以勿困衆因德公爲立生祠里巷相與語及公必舉手加額曰黑髯翁真慈父真慈父至則闔境出迎拜伏驩呼去則攀轅臥轍弗得行公之得人於關陝如此在都察院務爲經國深遠之計一切苛急之習皆屏

卯之[illegible]廷方以昆輔屬公而公

以疾弗良於行懇乞致仕　上勉從其請猶念公弗已命給驛遣醫護視以歸居五年而疾增劇遂卒實丙子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上嗟悼内出祭文遣行人即其家致奠命有司營壙如制

都御史羅公通傳　　羅氏家乘

都御史羅通字學古吉水周橋人也曾祖仲淵元亂民多失業仲淵獨修行讀古書性倜儻好施　明興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揚結客皆俠士縱酒自放喜為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分其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還復以所留畚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　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知仲淵長者皆賓之市里爭詣求平於仲淵者盈門而仲淵益以俠自負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帝方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察

民隱求直言覽仲淵所上書甚嘉之由是仲淵名傾京師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吏倡兩縣父老自共枉狀後父老悔懼各息鼠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耶私耶仲淵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仲淵與語曰縣官誠賢職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官亡何應天府丞[illegible]兩縣官仲淵不可

曰兩縣官誤公事臣故得公言之今府丞被私[illegible]敢面謾臣與府丞俱族矣執中銜之因盜官錢籍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獄長子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携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忌勢與仲淵交還以老乞歸故里卒仲淵生子三人三錫敷錫永錫三錫能承文志以孝友著聞生子四人長即通生有異志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受書博士黃彥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胡廣過仲淵見通資度異常謂仲淵曰此兒當是國器不

獨亢羅世宗也年二十舉永樂戊子應天鄉試第二壬辰會試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行在十七年營造工程急軍夫運磚不辦通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因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積十餘年磚石轉徙殆盡後法司以為例奏　璽書按蜀持風裁時蜀王寵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籓臬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有司若候聞報則王罪且不測今宜何所置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諸[illegible]見[illegible]日兵衛通曰易耳宜移

文與王但謂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illegible]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於是壹用璽書治蜀蜀人震恐仲淵貽書戒通曰文翁治蜀以寬武侯治蜀以嚴爾尚遠師二賢寬猛相濟通受戒爲霽威嚴事竣報　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言　上巡遊亡度有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穴之喻　上怒詰問通通引易文言雲龍風虎以對　上意釋與六科官並謫邊州通出知交趾清化州至南海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巳巳之難需公大用交趾新屬

明風俗言語不通中國通至簡條教寬賦役省刑獄與清化更始州故有妖祉能殺人通計除之民大畏服逾二年上計對復還州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謌贈送少師楊士奇綴以文二十二年交趾黎利叛宣德元年三月陳智方政兵敗於茶龍諸郡震動　上命擇將往討大臣咸薦成山侯王通通師無紀律既至交趾賊易之數挑戰王通乘醉帥兵渡江遂大敗死者萬八千餘人參贊軍務尚書陳洽死於軍王通身被數創奔入城中賊圍城急王通懼割七城求解散所割城守將下賊賊據城無少長皆殲之檄至清化

公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受　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妄人言遂棄城委賊耶今[illegible]許賊盡屠之與其委城就死孰若死守之等死而猶有令名况吾拊摩清化人六年清化人皆信我可用城萬有一得全乎忠爲感動是時簡鍊城中士卒可用者千人爲設方略晝夜擐甲登城督兵防守七月癸巳黎利卒來攻城城堅不可拔賊於城東南西門外囊土爲山一夕而成與城埒將士皆危懼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力勝今詒約日出降賊必少懈乘其怠襲攻之可破也衆從計是夜擇敢死士百人秉火突開城南

門鼓譟而出衆皆隨之直擣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人賊敗盡焚其飛樓雲梯賊無所攄勢益阻士民氣大振十二月庚申王通自交趾城特貽書令清化下黎利通拒不納二年正月朔又安降將都督蔡福來說通通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即斬汝矣福皇恐而退賊又遣土官參政梁汝笏寄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激厲忠忠曰忠死生惟君賊自是不敢復嚮清化　朝廷聞王通敗命安遠侯柳升往援之升至又敗王通惶怖不知所爲十二月丁卯王通與內監山壽馬騏布攻戈謙等以交趾全城

并諸屬郡悉降黎利黎利送王通與官軍還通與打
忠聞之亦懷印歸賊不敢近是時交趾及中國士大
夫盡沒惟諒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死之力戰
全城唯羅通打忠二人通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
表劉子輔何忠死節事三年王通等下詔獄籍其家
蔡福伏誅褒贈安南死事文武諸臣擢通行在戶部
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　朝廷議竟棄交
趾遣工部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汝敬通同鄉人洪
武中弘文館學士羅輔仁使安南定陳氏輔仁卽汝
敬宗人宣德九年秋　上親巡邊通督餉千餘里未

嘗乏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
督蔣貴甘肅征阿台朶兒只伯至兀魯迺虜戰我師
知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殉衆軍勢復振大敗虜人
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誥敕玉圖歸因論功忤驥被
誣謫廣西梧州府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調廣東東
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己巳通憶所受異
人言又聞閹宦王振擅權寵翫兵北虜數寇邊豫策
有變乃以河泊功次入京亡何　帝北狩土木遇難
而通適至京八月十七日土木報至十八日　皇太
后詔　郕王監國侍郎于謙爲兵部尚書虜數擁

帝叩關京師急廷臣薦通智勇剛方可任大事八月
二十五日復通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
守紫荊關令諭通近因虜寇犯邊邊關守備最急今
特命爾通往居庸關鎮守官處協同守備凡彼一應
操練調度軍馬備禦方略爾須與鎮守官長計如軍
馬息瞭望疎禦守不嚴城壘坍缺不治盔甲兵矢不
精百夫長千夫長喫削士衆爾亦與鎮守官時巡督
其不逮爾被　朝廷委用務自持廉秉公作率軍吏
以副任使故諭二十八日令諭鎮守居庸關內官潘
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大同鎮守等官報

虜寇聞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　至尊都出朝見及
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
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
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　社稷爲重爾守將等
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眞僞决不
可聽虜詐誘愼之愼之故諭九月初二日令諭內官
潘成都指揮孫斌郎中羅通今特命都指揮趙玫往
代爾斌鎮守諭至爾斌所管事悉交付玫掌管爾斌
星馳回京聽用爾成及通須與趙玫同心協謀鎮守
關隘毋得自分彼此有事從長計議而行不許偏私

執拗致誤事機特諭爾等知之爾成仍提督內使陳
簡包劉安掌管神銃與居庸關及各關口應用毋致
違誤故諭初五日令諭都指揮楊俊茲虜寇在邊其
居庸關一帶隘口尤為至緊今特命爾楊俊齎諭前
往彼處會同郎中羅通內官潘成都指揮趙玫將爾
所部并各邊回還聽候官軍盡數存留在關分營列
守務令聲勢相接有警互為應援仍將大小關口但
係可通人馬經行之處不分遠近關隘爾通與俊提
督協同各隘口內外官員撥軍盡行堅厚砌塞令可
經久酌量分兵防守瞭望遇有賊寇聲息即便相機

拒殺至於設法用謀一從爾通便宜處置務使關隘
守禦嚴密虜寇不得乘間邊境無虞京城有託如或
軍有未敷計議啓來裁處爾等皆為　朝廷信用之
臣正宜晝夜用心不可頃刻怠忽以副委任爾俊所
有神銃悉付內使陳簡包劉安領收應用爾等其慎
之慎之故諭前諭皆白紙墨用郕王之寶即位後初
　上勑始如御通才猷敏守關有方畧嚴奉令諭晝
夜精勤不懈　郕王即皇帝位尊　上為太上皇初
七日勑守備居庸關兵部郎中羅通都指揮趙玫楊
俊近得工部右侍郎陳恭御史劉訓題各關守備尚

疏勑[illegible]等即將該管官一帶分撥官軍盡日夜防
磚石砌塞關口挑濬濠塹使賊無可通之路官軍[illegible]
固守之心輒以圖上於是通上言該總兵官楊洪差
人衆都指揮報說虜使至懷來供張甚具將至居庸
待虜使宜如懷來言虜先遣使臣通後送　駕回京
臣聞之虜其必有大詐切觀猾虜詭詐百端恐名送
　帝實圖大衆窺燕居庸關雖可守然湯衛口疏林
口北關口方良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蹤闢路道深
有可憂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人知守成都備艾
艾從劍關緣厓而入蜀已破矣而成都守者猶不知

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
秦已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
百里而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
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
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釁臣職卑權輕
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
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惟
上明察於是　上命廷議即以通陞右副都御史總
督軍務便宜行事二十日勑右副都御史羅通與內
官潘成都指揮趙玫楊俊召募地方精壯民夫舍人

係丁編甲操練遇警悉聽調度敢勇當先生擒賊一
名或斬首一級軍民官總小旗甲軍人陞一級舍人
民人二級各賞銀五兩人民願得爵者授總旗不欲
爵加賞銀伍兩首功三級以上生獲三人以上者俱
爵二級舍人民人試百戶各賞銀十兩功多者俱照
例第陞賞諸如巡軍逃囚等有功者亦以功論若能
設計用間襲切殺虜及搴旗斬將退走虜者功不次
所掠獲百姓被虜者發寧家達賊人口頭畜就便給
賞旨功之人不入幕府通言榆林土木二處草場俱
有積粟及遺下芻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燬使虜至

無所掠二十八日勅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
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
往彼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
衛近京積芻悉燔之同日勅命內官黃車令長隨內
史王春代往奉御陳儲包劉安管領神銃仍聽右少
監登成提督遇警聽爾通相機取用十月初一日勅
右副都御史通都指揮趙玫楊俊虜必窺關爾等守
禦不可無備無方禦敵莫如守關塞隘守關莫如乘
高[illegible][illegible]至爾等宜自巡視何為最險可據須鋒利
[illegible]使寇至莫能逃[illegible][illegible]取高且要可乘須廣積木

石使寇來莫能度古人有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爾等擁千萬之衆而又據險乘高若措置得宜調
有方虜衆豈能飛度勉之慎之初二日勅右副都御
史羅通都指揮趙玫楊俊得爾題口外各處立功官
軍過赦自行回還及報效等項軍民人等先因達賊
驚散在於各山潛躲見令到于上關具悉勅至爾等
即會同右少監潘成將前項人口逐一審勘果係先
前報効人數已經奏准取回并立功官軍例應回還原
衛復還職役不係姦細之人就便放入差人管送赴京
若係宣府等處衛所軍餘人等應該在彼守城及軍職

為事發充軍行遇例該降原職就註原發充軍衛所若
差操之人畏懼艱難帶領家小逃走回還者仍令送回
原衛收管係例[illegible]揆着發隨住不許一槩放入若或虛
詐及別有邊務所[illegible]具奏處置爾等其慎之慎之是時
虜奠乜先擁[illegible]上皇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總
都孫祥走死京師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攻將
王通復出為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于郊縣等
晉德勝門禦之勅通與玫俊選居庸關精軍健馬五千
統領取便來京接應十四日又勅通與俊虜寇俱入佐
關向攻圍京師甚急前勅取軍馬五千接應今虜[illegible]小

物下但係爾玟與俊所領軍馬自關外入者盡數入
帶盔甲器械付通與俊統領星馳赴京調度殺賊
玟仍率原守關卒及京軍十固守居庸遇楊洪等軍到
關輒入之催速赴京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惴恐使所
忠旗牌官吳良寄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
斬之殉軍中曰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
臺說俊曰紫荊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救援爾軍
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益
張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爲若破賊俊
始娩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

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乜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聞中
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
將遏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
爲名壹敗則　天子且爲所獲戰而獲　天子於我無
功於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荊關兵皆遁爾奉　天子
仍出紫荊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閉居庸不守我復與
爾往觽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　天子出塞然後
議和送　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南朝也十
月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乜先出居
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通用水灌城冰厚堅虜不能近

與潘成趙玟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爲營壘
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之
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猛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
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
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驚
以犬吠爲號公多用羝羔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
使夜不收持羝羔雜投虜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
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
門出軍繞虜營鼓譟舉火炮四面擊之虜驚鐵騎聯
絡砲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驚又爲鐵騎所

制不能馳砲擊殺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
大潰敗三戰三捷擒虜酋那吉帖木兒斬奪人馬盔
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所掠都城人口虜遂遁捷聞
十九日　勑右副都御史羅通得奏虜寇連日來攻
居庸關內外爾與右少監潘成都指揮同知趙玟訓
度官軍設計奮勇殺敗賊衆保全關隘使賊不得爲
患具見爾等運謀克盡心力所致茲特降　勑獎
爾尚益懋乃勳毋或自滿而有怠志大抵虜寇譎詐
去來無定尤須嚴謹隄備常如寇在目前以防不虞
愼之愼之爾仍取勘其餘爲首殺賊官軍功次奏來

處置故勅於是虜轉寇紫荆關　京師憪虜再南
二十四日　勅副都御史羅通即將原領口外官軍
五千員名統率來京策應潘成趙玟仍行整搠其餘
軍馬固守居庸關隘共昌平伯楊洪所領軍馬即便
放入赴京毋致稽違如勅奉行通提兵直走紫荆與
虜遇戰敗之又戰於完縣五狼河拗羊嶺敗之所斬
獲功多名入叅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省臣言通
本曉暢兵法叅理軍務今更兼院事妨誤戎機不便
通疏乞　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鋭馬步軍亨自紫荆
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廵哨提督官軍堵塞

關口修理墻榨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
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
級六萬六千有奇又言掩玉玶貂者皆苟全性命忌
能憎言無奉公報國之忠于謙不悦上言德勝當先
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陳亡三千一百一十
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且乞罷兵柄六府部院翰林
臺省議疏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計長久無
他謙亦宜同心恊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　令擒
斬也先伯顔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侯會宣府總
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人攻圍宣府一路城池及

四散摽掠人畜于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
不能種藝恐虜至無所掠一旦擁衆以送　駕爲名
突至大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
宜遂有謀畧文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楊洪亦乞
差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臺營護山西餽運
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
與臣同行于謙言曰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
日臣謙諳熟山西事謙宜去　上仍以命通三月初
十日　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與都督同知充
總兵官范廣内官弓勝張温管領神銃率領五軍營

官軍一萬員名神機營官軍七千員名三千營官軍
四千員名共二萬一千人駐劄居庸晝夜不收分投
哨探聲息緩急賊衆多寡近遠前進懷來駐劄與楊
能楊信等相機乘勢殺賊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
安嶺外輒獲大有功時龍門鵰鶚諸城殘破守將撤
兵内徙遺蒭糧數萬公言虜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
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　廷議
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督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
等計上已而虜退數使人來議和通請班師還京協
贊京營軍務八月右都御史楊善等迎　上皇至京

帥從東安門入居南宮三年轉左副都晉階通議大
夫曰年上將傳要略　詔以訓練將士六年加太子
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祖仲淵父
三錫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祖母胡氏贈夫人母李氏妻王氏俱封夫人八年正
月十四日　皇帝不豫羣臣請立東宮不允有　旨
候十七日御朝是時外朝聞有請名立　襄王世子
者得金牌未發通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同行二
人密語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侫臣欲別求君
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天象　上皇必復位諸公勿憂

也亨曰政如公言願公計將安出通曰吾老不能謀
亨曰事不可過三日久則洩矣遂與徐有貞謀已定
至十六日暮亨使人密言於通曰舉大事在今夕公
幸從通曰侯舉事必濟此社稷之功也侯努力通老
不能從亨去其諸子問曰　上皇可使乎通曰天意
人心必復曰既復大人何不從通曰亨軏等不可與
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　社稷神靈所戰幸有功
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天功
不可屢徼兒輩勿復言十七日亨有貞等迎　上皇
即位二十二日通母李氏訃聞遂歸天順三年起復

右都御史通赴命即以老乞骸骨進榮祿大夫致仕
賜乘傳歸通弱冠登第問關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
完名全身老而致政朝紳榮之家居十年不治生產
親友過從賦詩飲酒爲樂自號迂齋一日偶不懌命
焚香沐浴更衣出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
草木嘿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庭遂
卒鶴亦遠舉享年八十一成化六年九月　皇帝遣
官致祭諭曰卿以純明之學剛正之氣累　朝簡畀
資兼文武謀謨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驅馳多
難戮力忘身其將略兵機動能制敵抗虜俾　國家

寧謐今中原大定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居多功成
告休進顯爵歸桑梓以永天年深得明哲保身之義
名在　王室紀於大常將垂之千萬年而不朽何期
一疾不起訃音遽來良用悼痛朕重念卿之勞遣官
致祭賂殊勳錫　特恩也卿靈不昧庶幾來享弘治
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巳巳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
忠良以勵臣節　勅祠居庸關屢　朝按邊御史修
餙至今邊人以通爲祠水旱疾疫必禱焉

都察院右都御史洪英傳　實錄

英字實夫福建懷安縣人永樂乙未會試第一遂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擢禮部主客主事歷吏部文選考功主事兩爲會試同考官進考功郎中陞山東左布政使正統己巳胡寇犯順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督役夫城臨清築運河堤景泰壬申進右都御史巡撫浙江會有旨考察百司賢否以行黜陟英惑於左右之言去取有未當者因懇乞致仕歸至是卒英爲人端重詳雅在官無赫赫之譽而亦不失爲善人長者云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謚莊愍寇公深墓表

彭時

公姓寇諱深字文淵保定唐縣人其先世居大同渾源州族大以蕃代有顯官曾祖鷹仕元爲提舉入國朝始徙唐縣之連順庄居焉祖考彥和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宋氏累贈夫人父禮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李氏累封太淑人贈夫人公天性凝重機警有奇志永樂間補郡庠弟子員因陳言時務　文廟奇之特命爲國子生公入國學友四方士志業益有造就歲

庚寅出使山東稽正儲積欺隱之弊能聲津津著聞宣德初拜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操執堅確決獄明敏甚爲尚書魏公所嘉重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副使至則訪民隱消吏敝繩頑剔蠹不畏強禦俄奉命行縣錄囚察其情可矜疑者悉平反之凡活五十餘人條上邊務數十事多見施行在官未三載會四川邊夷弗靖須才臣以制之僉謂公宜　上即日名拜都察院僉都御史俾鎮松潘撫治苗夷公至嚴號令信賞罰激厲士卒修築關隘城堡哨臺四百餘所以固邊防平治簡道開鑿山泉以便利人且躬詰賊巢

搜擒首惡數十人歸之京師其餘款服者諭以禍福俾皆向化苗夷相戒曰公神人也吾屬慎毋犯焉自是斂跡業生屢以方物進獻邊境爲之晏然以功最陞左副都御史食二品祿兼賜銀幣甚厚景泰辛未代歸理院事番人耄稚泣送于道不忍舍廷見慰勞以羊酒未幾命提督遼東軍務許便宜處置有銀幣寶楮之賜比至調畫邊備甚悉軍中號令煥然一新初遼東鎮守中貴暨總戎者聞公且至畏憚不安語諸屬曰公來宜自慎毋觸寇公之鋒也及見行事寬和有禮衆乃悅服遼海妖賊李福惠挾術誘民謀作

亂旬日間聚衆萬餘公聞之親率數百騎馳赴海州審察事宜遣都指揮周英授以方略俾擒之凡獲千餘人公詰問情實檻送元惡二十餘人至京師餘釋歸農左右咸曰此反賊也縱之不可公曰彼皆脅從殺之何辜不聽諸被釋者無不歡呼感悅北虜數犯邊公部分將士追剿擒斬七十餘人獲馬六百餘匹衆以爲賀公愕曰此將士効力我何與焉聞者服其得體天順紀元　今上復辟陞公都御史公率勵臺屬振肅憲綱風采爲之一變然蒞政以敏用法嚴而恕恒語其屬曰焦涸之地非雨露不濡寒沍之谷非陽春不渙常於明慎中存矜恤之意可也每戒典者潔獄具時食飲而頒郵之俾不庾死外臺以重獄呈詳公必注意其間直枉辨疑克協衆心五年之間凡活死囚三百餘人蒙賜金帶繡衣銀幣等物者屢或召見便殿恒以姓呼之而不名當是時公盡心所職頗爲勢要所忌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屬劾正之見忌滋甚旣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賊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也事聞　上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謚莊愍命有司厚賻并給葬祭公平居喜觀書史於古人行事歷歷能記尤熟先朝

典故廷議大政大事衆方致思公輒引故實一言以決之確乎不易然氣貌剛毅每謙抑自將人猶望而畏之不敢近雖年紓官埒者亦避遜焉其以嚴見憚若此識敏才高人所不能言者已敢言之人所難爲者已易爲之以故歷官餘三十年所至克樹聲績卓然一代之大臣宜也年六十有九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賓傳

李賓字廷用號敬菴由正統乙丑科進士授御史丁
卯巡按浙江己巳八月　大駕北狩　景帝監國特
命河南等處募兵庚午陞太僕寺卿癸酉冬陞右副
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丁丑
英廟復辟首名爲大理卿己卯丁內艱詔奪情視事
庚辰丁外艱詔又特起之是年七月初五日吉祥搆
逆焚長安左門衆官驚散賓獨率子弟家人挺身奮
擊賊平　上大喜本月十二日詔陞都察院左都御
史甲申詔進階資政大夫及其二代是年南都大饑
江中盜起　憲宗詔陞南京兵部尚書賊平賜璽書
獎諭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上疏乞休不
允己丑滿考來朝　命留京掌都察院事首言荊襄
流民嘯聚恐爲深患請　命都御史原潔清理戶口
設立郡縣府縣又奏　命進太子少保丁酉復以衰
老懇辭　允時年方六十有二乙丑五月十六日
以病卒於正寢壽七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七月初
九日　命禮部尚書周洪謨諭祭贈太子太保八月
十二日又遣順天府通判張壽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仍命禮部左侍郎徐溥諭祭賜諡襄敏據侍講商輅
行狀賓爲人沉毅簡默毋議國家事神閑氣定動中
事機凡一再臨邊兩潰延試卷方錦衣衛指揮門達
有罪　上令多官雜訊達皆强詞抗辨至賓則曰惟
公宜訊我遂服辜且未老引年不殆不辱始終無毫
髮玷缺可稱一代鉅人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軍務以
恩威著名專事蓄積在鎮數年積金數萬計旅移賂
從賴以復業全活不可勝紀子孫有勸自陳年勞及
軍功者則曰食報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
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宮子
刑部郎中守孚請謚已得旨後以病卒不果正德十
三年御史范輅爲之申請追謚曰恭簡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
太保朱公英神道碑　　劉　珝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卒　上悼惜之遣
中使賜楮鏹萬緡追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禮官
諭祭繕部營葬域惟朱氏自廣州節度使世爲名家
其後以難徙郴州至公凡幾世公少孤嗜學喜談易
齎志嘖遠以明經領鄉薦與族兄克寬同登正統乙
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閩浙亂　上簡才御史
員分守州縣公得處州比之郡大軍尚駐金華公欲
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遮留不聽竟冒險抵其所
公乃取道慶元榜示賊衆曉以禍福即時被虜老小
皆出附擒賊首周明八等若干人賊平名還京公條
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illegible]侵民產中官
善增虐恃寵暴橫時林莊[illegible]訴莊
敏等交章劾奏汪以外戚免產即歸民而善增竟下
獄景泰壬申秋名多官議易儲公偕莊敏力諭不可
既而泣下附時者頗忌之然終亦不能有加于公也
冬以公叅議廣東布政司剛斷伏奸暴寬和綏良善
凡有便於民輒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時
公掌司事甚憂之以爲兵乏民貧爲之奈何乃會巡
撫葉文莊公密奏名還民無擾一夕宿雷州分司夢
有人謂曰汝心白色我爲汝易之忽取出果白色乃

點以藥即赤色復置內如故而去於乎異哉甲戌斗
峒賊首劉三仔等恃險屢作亂公厚撫諭之未幾擁
衆復刼掠公奮不顧身振揚士氣徑趨巢穴剪除無
遺類捷聞賜彩段寶鏹凡若干公雖以有功獲賞然
每遇幸亂邀功輩未嘗不反覆面折不少貸一時獲
脫血刃者以手加額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潮
賊羅寧等流刼郡縣屢挫官軍公檄諸路兵大會賊
所即時剿滅之其生俘脅從者或欲以爲功公曰此
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公
則置一營以[illegible]犯各使寧家捷聞復[illegible]

彬段寶鏹之賜以功陞右參政丁內艱起復改參政
王夫滿四叛寇固原官軍往討之以公總餉事竣
陞福建右布政使尋遷左復改陜西布政使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
要欲練兵積穀與屯種柔諸番又陳處置邊夷十事
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類皆確論後
歲又陳八事如製衣裘以給戍軍之類　上皆嘉納
之以才能改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於事無大小
一以持重為務如昔發議時而重輕加審一持舊功
宜其所處選而賤亦知化立山當大藤峽羣盜之

衛首惡猺獞李公主頑為獨順公為請於朝置永安州
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為編民由是諸郡猺獞歸復
草業者踵相繼數年間所增戶四萬三千有奇口一
十有五萬他如韋祿誠潘萬蠻潘公添等皆乞降附
務浦游獻間劇盜竟未服公以次芟除殄其渠魁餘
醜亦從治　上以優詔旁獎陞右都御史仍加從一
品俸會交人欲侵老撾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
將內寇朝廷詔諸鎮設備且詢公方略公奏云安南
蕞爾小國不過與老撾龍州爭隙地耳志豈敢深犯
[illegible]直今非致討未晚也

上用公言交人果畏服修貢不絕既而公以衰老請
上不許以總達邊事軍民悅服褒之大司馬缺廷
臣首薦公　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當別舉久之
都察院長缺　上乃召公入尋加太子少保中外咸
稱愜乙巳元日星變公陳八事切中時宜　上皆允
行至是以疾不起時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也
距其生永樂丁酉得壽六十八子守孚乙丑進士任
刑部郎中次守順守謙次守蒙舉人公諱英字時傑
號澹菴更號誠菴又號任眞子有澹菴紀年誠菴奏
稿任眞子集若干卷藏于家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謚恭簡戴公珊墓志銘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
指揮星曰不得以卹典累　朝廷巳而禮部稽典制
以聞　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葬事給驛護歸其喪
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詞上
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盖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
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
以子昇貴贈陜西布政司右參議考諱享嘉興府學
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

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
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
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羣
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陜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
政政如南畿地加廣跡□阪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
賢祠廟或增秩祀典聞民間孝節事奏旌其門甲辰
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弘
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
體者必歸之己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諸府豪右多盜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闢田
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
法剿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
敢發公請合湖陜兵誅其首惡縱其脅從千餘人事
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　召入爲刑部右
侍郎乙卯轉左嘗會勘荊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羣疑
交止　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
書獄尤謹庚申復　名爲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
務持風紀雖書牘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
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　孝宗皇帝親鞫大獄
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析　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愼每　延宣面問至移晷輒引疾求退必
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
不覺感泣　上亦爲之動容前後六上留益力公
遣其妻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　新天子嗣位公
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距其生正統
丁巳壽六十有九

戴公珊傳　雷禮

戴珊字廷珍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天順甲申進士
自幼端亮有大志明性理之學務見於躬行成化二
年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廉愼公勤風紀截然八年來

勅督南畿學校時士習頗靡多緣飾詩書以徼聲稱
珊正身率之凡考校必以文　占器識有請謁者疑
不色拒而終亦無所撓羣士帖服至無後言十四年
陞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又修古聖
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
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稱誦至今久之陞浙江按察
使秉公嚴正務崇大體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
其見往往用己意出入於法珊虛心比之多所平反
其祗身無衆寡無大小俱中矩矱識者稱其端愨雅
飭不負軒公輗云踰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轉左自

奉儉約無他嗜好退居惟焚香讀書而已於義利較
限屯嚴嶄不可渝故終任不持閩中一物弘治二年
郎陽撫治缺人太宰王端毅公恕素重其賢薦陞右
副都御史撫治其地時郎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為
利乃刻日令首罪民所闢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
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嘯聚不
逞初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刦
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又據漢中金
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illegible]
令四川湖廣三省調兵誅之　上下兵部議移檄

省撫臣調兵進討珊檄副使朱漢等分道並　賊聞
風奔潰乃約川湖兵深入賊巢麻柳壩所向克捷於
庚戌十一月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踰
年辛亥名爲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文肅公喬新彭
惠安公韶俱以學行負時望相與同心一德期敬獄
以長我　國家於奏當之成務洗冤抑凡正人受禍
者雖忤　旨不避若大奸宿猾盤據不可動者苟法
所難宥屢請弗已也一時稱爲得人久之轉左命勘
荆府不法事廷可其議九年遷南京刑部尚書留都
私人奸法能訛是非珊慎三尺宣幽達滯皆犁然當

人心又雅重鑑定足爲士類典刑十三年改左都
御史掌院事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
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官者
再　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所
開析　天威爲霽　上知其清慎每廷奏宜面問至
晷刻疾求退必　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十八年己丑
春名珊同兵部劉公大夏入各對畢　上命中使出
白金二錠以　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
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户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
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

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後珊屢以老疾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私懇於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　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言戴某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曰戴某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　陛下日爲彼中達下情耳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乎劉以　上語告珊泣曰

吾不得返家矣未幾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處官守雖尊官高年猶削章牘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斂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今道之不衰爲時名臣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張公敷華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姓張氏諱敷華字公實吉安安福人也譜傳爲唐始興公九齡之裔南唐光州刺史紹始遷安福代有族望曾祖諱尚修祖諱若金贈監察御史累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考諱洪正統乙丑進士爲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已死事恩廕公爲國子生至孝宗朝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追賜塋祭再贈如祖官母姚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公少負氣節

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公指麾群兒斬伐殆盡十歲遭父喪哀痛幾絕既受廕益勤門學天順壬午京闈甲申登進士第時在　憲宗朝簡入翰林爲吉士成化改元乙酉授兵部車駕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遷者擿摭無所得乙未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諭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遷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屢斷疑獄均理徭役令邑里不足遞相繼

備民用少紓弘治改元戊申擢湖廣左布政使歲
儉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致賈遣使告糴大修
宫以備直貧餓者所活不可勝計辛亥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民攀留遮道至不得行道聞毋
喪癸丑服闋 命仍舊任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
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
同邊餉多困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
亦便之乙卯改撫陜西禁婚娶勿論財喪葬不得舉
樂有奴僧據山為逆群議恟恟兵部尚書馬公曰張
公寶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

之矣丙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己未擢右都御史總
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
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
息利公謂通負乃下剝上擾所致而官為借貸大非
政體峻為之禁高郵諸湖隄久且壞公為深溝數道
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陊公趣令築隄隄成而水至
辛酉改掌南院風紀一新乙丑遷南京刑部尚書尋
召為左都御史掌內臺事公再俱疏辭優詔弗許
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讞重獄有寵臣坐
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丙寅

有 旨令致仕公即日上道歸葺祠廟修譜乘郎[illegible]
族疾且革猶衣冠揖家廟退終于正寢公風采凝重
辨義利若白黑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退得失未
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貨為子孫累蓋
至死不亂也為文典實不浮有介軒集并奏議若干
卷藏於家公生正統己未卒於正德戊辰年七十訃
聞贈太子少保謚簡肅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
初公為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
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
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致廢棄 廷諭之辭忽

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賜謚䘏
典隆厚一無少恡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
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揜也

張簡肅公傳　羅洪先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
稟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
矯戾眩飾纖靡憸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
爵當公議清明天下趣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
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
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

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
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
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
最也我　朝政在内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
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
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汲汲徒老
文字竊所耻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
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
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搢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閹
瑾用事憚公執濂相尼一日假内降促令致仕公去

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
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
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
公也於是亟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
授夠兒鳴揚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
先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
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父灑泣而别後洪先既長
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卽公
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切爲郎中奉使畿内
假遇盜刼其貲得[illegible]錢七十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

銜隷易公銀同官詰之曰馬知非張銜銀乎屠叩首
曰張銜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身貴家
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來省覲兒頑
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其中任
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録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
人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待
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
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卽以
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其
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帨以爲奠知我廉然不知帨

非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觀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
當陝西用兵卽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爲張大
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銜公所爲妨已數窘
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
渠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傳新論三公通姓名復
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
朝夕共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帕使者
[illegible]入内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内交忍一旦
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　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

武難爲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
相通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己入
賄其黨移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于泣
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澌
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箔謗者咸欲
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遺非其罪也易譴之使自屏
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窨搢
紳也多詗倉庾之虧以爲奸贓公坐捷中耗糧二百
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公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
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

愛汝其於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
云然呂素鳴康之寃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
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
捐辭美秩視若敝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強
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款款而自操之潔凛
於冰霜茫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
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
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
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　聖明先資畢效以身
兆國速擯斥而不悔也益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嘗

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
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
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
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狥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
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己者悻悻以
自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
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責直則
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害而啓釁端理不制
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爭感卒之不
免於矯戾茲飾纖靡憸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壑

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如哉使其有
以自勝卽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
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
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太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
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與或風於君子云爾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馬公中錫墓
志銘　靳貴
嗚呼此東田馬公之墓也公諱中錫字天祿號東田
先世大都人曾祖歸義驛丞嵩始居故城祖顯父處
州知府偉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公幼穎敏不凡
處州公先為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公時
童稚已能隨母走訴于朝得白成化甲午舉鄉闈薦
第一乙未登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
被杖于朝不為變汪中貴勢張甚人莫敢犯公力陳
其不法十餘事汪怒欲中傷之滿三考竟無一隙可

乘升雲南按察司僉事以憂不赴服闋復除陜西僉
事督糧延綏革歲例公一錢不受弘治己酉以監陜
西鄉試為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所奇改本司提學陞
副使壬子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時南京内守備蔣某
擅與大獄朝廷兩遣官廉問弗能决公請行盡得其
情乃抵之於法乙卯升左少卿丙辰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首革門下工之諸匠奏罷將官之奸橫者
三人不使播毒於下府官隸故為勢家擅奪者悉禁
革之又疏諸入關者率詣巡撫給符驗如後府式邊
將肅清而萋斐之言與矣己未引疾謝事家居七[illegible]

足不及公府築西菴以自適若將終身而薦者不已
自給事中張文御史曹鎧知府施槃前後至十三疏
吏部亦以為言乙丑冬今上命巡撫遼東公以邊
軍屯田多為勢家占種而仍代納子粒迺疏其弊力
請還之軍鎮守招商市馬漁民利公一裁以法論其
黨尤用事者一人戍廣東遼人大悅丙寅陞兵部右
侍郎轉左逆瑾腹心有冒功請官者公弗可瑾憾遂
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尋勒致仕瑾怒未釋迺以
遼儲損耗追罪巡撫為名即公家械送遼東獄遼人
雅德公願貸償者盈路公曰如此將重吾罪固謝之

盡賣田廬貸親知以償久之僅為民庚午瑾誅　上
復起公巡撫大同革弊任怨如在宣府遼東二鎮名
益重明年山東劇賊劉七兄弟暨齊彥明楊虎等起
跳梁近甸兩河間猖獗甚師征久無功廷議咸謂非
公不能滅賊迺以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升公右都御
史督軍務公兼程至首敗賊于彰德又敗之于河間
泊頭升左都御史巳賊勢稍熾公遣參將宋振救棗
强振逗遛弗前賊屠棗强縣知縣以下死者七千人
公乃單車入賊壘諭以禍福欲不事兵革招狹之賊
[illegible]奏聞俄而賊

刼如故言者劾公爲賊愚誣以重民禍廼并偉俱徵下詔獄繫凡八越月感疾卒實壬申五月二日也年六十七公性孝友事繼母能得其歡撫諸孤姪有恩居官剛介不受私囑其子當廕或請援例陳乞公曰乞字豈宜出吾口竟弗乞慷慨尚義揮金如土苴博學工詩豪於文詞多奇麗可傳尤長四六所著有甘陵志族譜箋經寓言宦跡所至各有藁

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其寃謂賊實聽招而僉事許承芳忌之密請益兵以疑其心後雖更受中錫約束方至軍門而徵入之命下矣朝廷是其言賜祭

一壇中錫歷官俱有可觀而忤瑾得罪尤爲時所重招降之謬未必盡如言官所論而劉七輩橫行猖獗其勢非可招者或不免於怯云　實録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王公鼎神道碑銘

楊廷和

公諱鼎字器之姓王氏其先定遠人高大父諱寶曾大父諱良皆以武功得官至大父諱智改業儒父諱佐擧鄉試歷教桐廬鄒平學者稱爲三留先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傅母高俱贈淑人公少慧甫能言教以詩應口成誦年十二能屬文超悟出同學諸生上有司欲以奇童薦三留止之成化十三年擧于鄉十七年第進士補上饒令三留瞿其年少易易時寓書訓飭之奉以從事明斷

有聲中貴人取水晶淩轢郡縣獨於饒稍戢陰戒其下毋觸尹損威內艱改樂陵歲饑盜起民多流徙旄孺饑無養疾無藥骸骼暴露草野無厝瘞公悉爲之所又舉救荒傭役之法以收集其壯者給牛具種子歸業業而農者四百餘戶于時官猶督過索逋負公與期約田之入半以輸公半以活其家或謂能鳥釋則颺矣公曰渠食不續必死負如故公則奚利焉吾且生之彼將孚惠我德果輸如期繇役定九等戶爲差部使者下其法于諸道又以餘力修孔子廟及學舍并攝旁縣事之不治者考最擢監察御史太臣有

冒功奪爵復謀起用者公會臺諫劾之事寢親藩誣
訴守臣復會論之出按薊常諸郡薅刷夙蠹奸民挾
援移獄跡甚祕公半言而決丹徒瀕大江風濤怒齧
田去而洲生公以蘆之利歸田主糧以無負代還總
御史臺章奏與修問刑條例陞光祿寺少卿外艱改
大理左丞進右少卿右轉左奉 勅勘處魏國常州
座田會犀小以民田附獻爲皇莊及江陰卞陳二大
姓爭田皆以屬公按問奏復稱旨進俸一等尋忤逆
瑾意謫保昌知縣歷寶慶同知河南按察僉事入爲
順天府尹時瑾焰尤熾公善晦緩禍而事多救止瑾

誅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尋進右都御史侍
經筵與讀進士卷當雄峻之地而居之若不勝時
有讒憂疾遂起五疏乞休 溫旨慰留之再疏 上
念其勤懇乃允賜勅以歸途次與傳仍給月米二石
輿隸歲四名陞辭又 賜玉帶一皆異數也公在林
下凡七年厭拘儒局挾狹去籓籬與人相款良賤疎
戚無不得其歡心時鄉有五林先生泉山司馬成齋
司徒竹田司空敬齋太僕南澗都憲皆以宿德結耆
英之會公齒猶未及泉山用溫國故事請入衣冠盛
事閩未前有也公天性孝友嘗葬母念閩地多水蟻
恐恐然有體魄之慮日夕抱棺慟哭時若乞靈于幽
一夜夢高淑人語曰葬我祖山壞垣之下果得吉壤
及塋有水鶴遶樹之異在光祿時謂請告省三留侍
養者數月三留卒又得致其自盡之情人以爲公孝
所感待諸弟有恩而教之甚嚴詩文不事雕刻情麗
可觀所著有兩臺諫草巡吳錄新齋雜稿凡若干卷
新齋其別號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子太保謚莊襄俞公諫墓

誌銘　　喬宇

嘉靖壬午　聖天子紹極勵精求治思用耆舊於是
臺臣以致仕右都御史俞公薦遂起于家使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等處癸未秋名入掌院事兼侍經筵助
耕耤田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以疾卒訃聞　天子震
悼遣官諭祭及營塋事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贈太
子太保謚莊襄然在朝士大夫以公之賢不究于用
不歎惜焉公浙之桐廬人也自幼穎異讀書過目輒
成誦十年遊遂菴楊公之門亟許之嘗入太湖山讀

書不足至城市者三年淹貫經史學者翕然宗之弘
治庚戌登進士觀政工曹奉命修江西王墳詣饑無
所入及授長清令值旱饑公至輒跣足走禱且賑濟
其不能存者每歲春給牛種勸之耕公暇則會諸生
講析經義懇懇不倦部使者屢上其治狀戊午赴召
民立石塑像以祠隨拜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同僚
有匿親喪者公劾罷其官辛酉奉勅清西蜀戎籍廉
明不苛積弊盡革其後御史因其法不敢變至爲師
書碑以紀之乙丑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雪花崖賊[illegible]
[illegible]以還俘其黨數千人

冬丁母夫人憂正德三年服闋復除山西按察司僉
事逆瑾方擅威福間以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
兵爲它用公慮其意不可測往白巡撫大臣緩其事
瑾大怒方欲中公以法不果已已擢江西布政司參
議袁州有富民搆訟累年不能決公閱案良久曰吾
得之矣即坐其爲首者一人于獄訟遂息既而大帽
山賊鍾仕高作亂公復率兵討平之民感其德爲立
碑焉功既上擢廣東按察司副使中道召爲大理寺
右少卿已而轉左是歲江南治水乏人朝廷以爲憂
公卿僉薦公才可任遂以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總水利于蘇杭公作歌諭民築圩塘以打水民享其
利衆議方急開白茅港公謂港近海沙隨潮下上徒
勞民力耳上疏罷其役未幾山東賊劉七等來江上
爲患擢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
賊竟就擒癸酉江西有司奏桃源賊王浩八率五洞
蠻兵刼掠州郡勢甚猖獗　上勅公往督軍務公選
將遣籌靡間晝夜征凡九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
功進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公復巡撫其地建
昌賊曰徐九齡者爲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
公復命師盡擒以還　上大喜手詔褒獎加俸一級

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　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
公不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怨公甚屢欲殺公幸
得免公以疾乞休乃內賄閹權以奪其官既歸杜門
不出者六年又名起督漕運兼巡撫清究獄黜貪吏
所至肅然漕政壞公思減推挽之費疏清三分而所
其一上下稱便寶應湖水蕩嚙堤岸公命植茭蒲其
側蜿蜒如龍然水患以平今所謂青龍港者是也會
歲凶又發粟賑濟全活者衆河南賊王堂等往來寇
淮西諸縣公下車未浹月即平其亂有可誣良民爲
盜者公審釋之皆感泣而去入治院事守法詳刑明

察嚴屬諸御史咸敬服公性孝友嘗宿他所忽心動
比明有訃傳其父郎陽公沒公號慟即走數千里外
至九江舟適相値郎陽公尚臥病舟中父子相見悲
喜交集及卒扶柩歸塟復廬墓側哀毀幾不能生居
母喪亦如之公居官受勅凡二十八道有衣服飛魚
之賜年七十病卒時諄諄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卜塟于孝泉鄉黃泥凸之麓

都察院左都御史西軒陳公金神道碑

蔣　冕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
西軒先生陳公正德辛巳致仕嘉靖戊子歲九月卒
于武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輟視朝一日
賜諭祭者九府若縣治其塟事公諱金字汝礪西軒
其別號也世居德安之應城自公之考始僑寓武昌
而返塟於應城蓋三世矣曾大父諱居敬石首縣學
教諭大父諱坦夔州知府生四子其季諱琳舉泰甲
戌進士南京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自教

諭而下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
子太保左都御史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縣學生舉
成化戊子鄉貢壬辰登進士第授徽之婺源知縣鋤
强薙梗不少假貸邑有豪猾素持官府短長者望風
遠遁終公之任不敢歸每歲徵派及軍需各項物料
出納若干所餘若干一一榜示通衢民皆灼知其數
他日復有徵派但取前所餘者給之不復再索於民
戊戌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去之日民爲建遺愛
碑巡視長江盜賊屛跡尋巡察都城內外街衢擒奸
僧之有妻孥者正之以法權要不能曲庇人皆快之

滿三年以僉事府君憂去任服闋北上適弘治改元
補江西道出按浙江監試事綜理周而防範密還京
推掌三法司事凡章奏非經公畫可者不以上聞辛
亥二月擢山西按察司副使時張簡肅公以都御史
巡撫其地奏乞暫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屬公
督之時河東歲荒竈民逃徙者甚衆公發粟賑之逃
徙者皆來歸不半月鹽課告完歲祿始得不乏丙辰
遷貴州按察使公至俯順夷情凡以事來訴者必爲
之剖斷曲直雖訴者踵接未始辭勞未半歲調雲南
按察使送者遮道輿馬至不能行公揮之以扇公者

苦欲留之既得扇相向分持而泣久之始散莅任未
數月述職于朝戊午擢雲南左布政使督兵平竹子
箐叛夷陞正二品俸庚申十二月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孟養爲邊患數十年公遣人省諭郎
憣然改悔歸侵地十三處遣酋首獻土物于京奉命
合貴州兵共剿夷賊米魯福祐賊皆授首餘黨悉平
又陞俸一級滇池水溢淹沒官民田公築堤障水疏
濬有法田沒而復出者數千頃清屯田馬政及歲造
軍器累年積弊搜剔無遺一考滿以母老奏乞終養
不許甲子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正德丙寅冬進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既抵任凡二廣利宇
革殆盡而於邊防夷患尤悉心計處馬平獞大肆猖
獗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陞左都御史遂遣
官省諭古田賊其酋願悉歸侵疆輸王賦如他州縣
又省諭斷藤峽賊亦願通江路不阻遏往來朝議嘉
之賜名永通峽公又命偏裨統兵莅羅傍積年惡猺
皆率衆歸款各處據險肆惡者聞之悉畏威怵惕不
復敢喘息己巳春陞南京戶部尚書七踰月而郭夫
人訃至數日奉命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令乘傳赴京
而公已解官奔喪歸矣賜祭仍遣官治塟事江西盜

起兇燄日熾辛未四月詔起公于家總制江西等七
處軍務公迫於　上命即日墨衰就道至則督兵剿
賊尋以本地兵寡乃調兩廣土兵擣賊巢穴壬申二
月剿撫州之東鄉五月進剿南昌之姚源七月又進
剿瑞州之華林山俘斬多至二萬餘衆還掠千餘人
三郡皆建祠肖像事公加太子少保廕一子爲錦衣
衛世襲百戶公又以大帽山等處賊寇連年不靖督
閩廣南贛兵攻之皆大有俘馘其年冬公疏乞終喪
　上以公孝情懇切特允所請尋廕從子善恭爲國
子生乙亥吏部會廷臣議兩廣總督巡撫難其人推

公仍舊任加太子太保公懇疏辭免不允丙子三月
公再蒞梧即遣長子善道原官錦衣衛署百戶至是
兵部以公前日蔭子恩奏加善道錦衣右所見任又
千戶制可蓋異數也公以兩廣公用全資鹽利而鹽
利之徵不取之於皂惟取之於商乃一二查復舊規
至今行之官商兩便又以廣東鹽利外惟鐵稅爲大
往時利多不歸公府乃集羣議立廠佛山堡徵收而
公用始有所資南雄府之保昌縣舊有虛糧七十餘
石每年責令見戶陪納公以本府太平橋所抽稅銀
歲不下萬餘兩多入私門乃以稅銀四之一代納又

以潮州府所轄諸縣亡戶米及失總米共五千二百
餘石均派無干之民者亦於本府廣濟橋鹽利內如
數代納又令全州官田米八千餘石本色折銀中半
徵之如制而無徵絕戶米通令折銀由是各郡民[illegible]
獲少甦又以海賊肆爲邊患督守兵窮[illegible]至外洋焚
其儕用龍衣等物前後斬首招撫及殺傷溺水死者
二千三百餘人又以府江賊勢流毒不已督率副總
兵等官分道進剿俘斬首從賊徒甚衆丁丑正月加
少保仍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蔭一子爲錦衣世襲
百戶且獎勵公勅其同京參自撫平孟養至是凡[illegible]

勅獎勵者八前後賜白金一百三十兩文綺十又四
各有副又特賜金織衣三襲大紅蟒龍衣三襲玉帶
一圍蓋　上以公久勞邊徼累著勳庸故惓惓不忘
如此初公再蒞[illegible][illegible]事體法度視前日大異心欲修
復同事議多不合難督兵禦寇日不暇給不[illegible][illegible]以
老病辭而　上之眷倚日益隆重其批荅之語謂公
長才宿望威愛素著前後總督軍務深得兩廣民心
累建勳庸人咸倚賴正宜盡心討賊以副委任豈可
累疏引疾求退至是恩命加隆公益感奮無已雖奉
命就道而深以府江賊患爲慮奏欲移平樂守備官

於貽平滑撥民快弓兵哨守巡邏而於沿江之地凡
山勢險峻賊難踰越處所則無事隄防其餘但有徑
路可通賊行者或堆砌亂石以塡塞之或斫取大木
以阻遏之至稍平大處則開掘深塹斷其往來仍調
柳州慶遠田州三府壯勇士兵三四千名分耕沿江
荒田官司各以牛具種子給之仍給以行糧暫於梧
州庫所貯官銀或倉糧查給待荒田成熟罷給五七
年後量輸租稅仍于其中擇其素有謀勇衆推服者
立爲總小甲以管束之又數年後事體既定或設長
[illegible]其[illegible]哨守巡邏而民快

乃兵始一切不用兵部議上許以公久督戎務熟知
軍民利病令鎮巡官一一如所擬施行務及時整理
以為久遠之圖識者謂公言鑿鑿可行　上意又銳
欲行之惜無有能奉行之者至今邊垠猶以為恨公
感
上知遇歸自蒼梧不復敢以病辭丁丑九月自
武昌北上十月至許州數日又臥病武安遣疏乞歸
不得命而病是日增乃自武安徑歸就醫治疾具疏
以聞既而連得　溫旨有云朕念卿久勞於外茲特
勅取回京吏部其即遣人促之北來以副委任又云
卿累朝耆舊德望老成已令吏部促之回京宜勉承

朕意不必固辭又云卿才望老成朝廷方切倚任還
令鎮巡三司等官促來供職今後不必再辭公捧詔
感泣曰　上之眷我至矣今雖老病敢不誓以死圖
報萬一哉特　武廟南狩公夙憂危己卯十月遂星
馳至京庚辰六月手勅吏部命公掌都察院事公辭
不許又奏乞休退不允先是公在兩廣時以郴桂樂
昌盜起督廣東鎮巡官合兵攻之至是廣東巡按御
史奏捷于朝有旨蔭公子一人於原受蔭職事上加
陞一級兵部議以公次子善良為錦衣副千戶知詔
旨又以公長子道善軍功陞錦衣指揮僉事公皆不
能辭也辛巳四月　今上御極公連章請老五月始
得俞旨令乘傳以歸善道亦得請還家侍養於是公
之年七十有五矣家居未幾以上尊號恩有司給米
二石歲夫二人嘉靖戊子九月又以上徽號恩有司
具綵段羊酒問勞眾方期公壽祉益綿不意甫數日
遽以疾不起矣嗚呼悲夫公長身偉貌嚴重剛果望
之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筮仕之初即慨然以功業自
期明究法律練達政體於本朝前輩可為模範者恒
舉以自厲與人論事亹亹不竭聽者忘倦事無大小
所見既定自信不疑剸繁處劇從容酬應訟課填委

剖決如流凡判斷公移書於紙尾者雖出於尋常應
答亦靡不周悉詳盡僚屬見者皆錄之以為法一時
敏達者咸以公為稱首剔歷中外五十餘年每蒞一
官必恪勤其職不少自逸至以文臣兼武事馳驅戎
馬間所在皆茂著勳烈而在廣之東西其功尤偉晚
年總憲內臺曾未數月遽求休退故雖位極三孤壽
踰八袠知公者猶以勳業未究為惜所幸聖明在御
體貌大臣每全終始故公雖里居累膺恩賚及屬纊
後賁終之典尤備生死榮哀其亦可以無憾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公璟傳

王璟字廷采沂州人舉成化壬辰進士除登封知縣六期以清節聞擢南道御史凡所論列悉關大體讞獄不泥成案率多平反以起復改北按視山海等關保定諸郡旌別臧否罷行利弊累至光祿寺卿轉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通變革奸私販屏跡浙東大饑被命賑濟條上經畫要宜十事奏省杭湖軍糧三十餘萬石所活四十萬人改巡撫保定疏陳地方事宜并乞罷皇莊名目以蘇民困　孝廟嘉納之時中官奉　命勘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侵侮遂奏

遣官按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驚擾璟備疏其害請宜斥罷諸璫田土盡歸小民人皆壯之正德丙寅入理院事逆瑾矯　詔罷公官辛未瑾誅薦起巡撫山西時巨盜流刼河東爲甚璟至閱視通賊處所設險防禦製火鎗火箭等器攻守具備斬獲頗多山西地瘠民貧復經兵燹凡各部歲派物料及戰馬四千餘璟疏請改徵以甦困弊已名爲左都御史掌院事獨持風裁朝廷倚重嘉靖初進太子太保乞歸因給廩米輿皂仍敕有司歲時存問皆曠典也卒賜祭營葬如法今祀學宮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綸墓志銘

費宏

公諱綸字大經別號敬軒姓張氏其先鄱陽人也在宋高宗時有爲寧國路總管者因家宣城於是爲宣城人曾祖諱原甫鄉人稱留福處士以仲子晬貴封武畧將軍宣峪衛副千戶祖諱晬爲湖廣右參政父諱輔號逸菴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俱贈夫人公少敏知學成化癸卯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初知鹽山卽明習吏事首除民害數人取貴戚所侵田歸之業主設義倉以備歲凶撫按

官交章薦之弘治辛亥以風憲名且行民遮送恨不能留壬子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監蘆溝稅巡內庫巡光祿寺皆以嚴辦聞甲寅巡居庸諸關邊備必飭武臣有縱恣者繩以法風采凜然尋以內艱歸丁巳終喪改雲南道按眞定諸郡贓吏望風斂戢任縣令以非法殺人罪未正鞫實坐之富民被盜誣讐家假煉獄成公察其寃脫論死者十三人於桎梏他平反又百十餘人平鄉令欲增淤田之稅且百頃公曰河流淤決不常可遺民他日患邪事遂寢會淸寧宮災陳時弊十事多見采納壬戌以久次陞光祿寺少卿時

藏用不足公疏浮費所當節者數事尚膳中官索上
供踰額詆侮僚屬又疏請司禮監懲之嘗助獻內閣
上顧問近臣是非張御史邪盍 孝廟臨御既久
方嚮咨俟又以公屢嘗建白故屬意焉劉瑾舊嘗識
公正德初擅政恨公踈已欲中以禍賴李文正公力
救始免尋擢通政司右通政戊辰又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瑾媢日熾縉紳多罹危禍御史有荷校於通
衢者公亟偕僚長救之未幾擢大理卿奏讞輒忤瑾
意時時與辯逢瑾怒不為少動致仕都御史張珍家
為仇所訐三子論析坐沒入江南民吳其沿俗競渡

偵事者誣以為私造龍舟亦坐沒入皆賴公力辯得
末減與襄二府訟田不決者二十年矣公往處帖然
歸奏稱旨有牽䤈寶楮之賜歲辛未中貴錄囚欲脫
豪右殺人者罪公不可擬竟如初高陽民王豸為奸
僧所罔刺背肉為龍形捕獲者欲坐叛侈功公罰法
止梟首用是不合調工部右侍郎癸酉改刑部侍郎
尋轉左時偵卒多羅織無罪公言於僚長務核實毋
致枉人乙亥往覈代府博野王兄弟互訐事會晉府
慶成王獄久不決亦以命公公訊鞫詳明奏當皆麗
于法因疏處宗室選婿及祿米折銀二事偵卒獲入
京房謀連引且至百人會鞫欲盡坐之公曰謀若是
其多邪止罪其二餘盡釋丁丑以九年滿陞都察院
右都御史方奉命南行還歷淮泗目擊水災慮民窮
盜且起乃以給賑蠲徵諸事宜上請所司皆議行之
山東民趙萬典假妖言惑衆取美女以后稱有二儒
生從之為漁獵計也偵事者獲之將以叛論公辯其
非叛得不族葢公留意法律善察奸僞而斷獄平恕
未嘗過求故自任臺憲以至持天下之平於死囚多
所開釋庶幾於民自不冤及 今上登極方窮治正
待間惡黨繫臺獄者數十人公乃數其罪狀以為當

誅而不可赦其嚴於懲惡又如此然連及巨璫疏入
月餘不報公疑焉焦勞感疾乃懇乞退休疏入上始
得俞旨有月廩歲隸以寵其歸歸踰年忽搆疾而逝
葢嘉靖癸未四月某日也訃聞 上惻然賜祭塟如
制公行甚篤自逸菴歿後家益落授徒內供母養高
祖塋柘山久失守倍價贖之從兄剛老而無子以田
贈之終身從子鑑少孤以故畀之其夫婦繼沒塟皆
公治且為撫其諸孤各有室家又嘗修譜系置墓田
為收族計甚悉治家嚴肅嘗語諸子當以謙持盈[illegible]
書柳氏家訓[illegible]兄齒骼必瘞雖

螈弗忍殘與人交不以存亡異情自筮仕以來所居
官必盡職求稱其在言路持論必存大體恥掇拾長
短以自為名李文正公嘗謂公苦自樹立與世之徇
勢浮沉無所顧惜者不類平生所著有出巡錄憲臺
奏議棘臺駁稿三使錄晚效文正公為詩渾厚清婉
有敬亭稿若干卷藏于家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桂巖邊公憲神道
碑　費宏

嘉靖甲申夏南京刑部尚書邊公用薦改都察院左
都御史公趨命北上入舟而病未幾過家遂以訃聞
詔有司諭祭營葬皆如制公諱憲字汝成別號桂巖
世家河間之任丘曾祖諱復初以從　太宗文皇帝
靖難授百戶祖諱永以正統乙丑進士歷戸部郎中
後俱以子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諱鏞累官至
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徐氏封太淑人公之生侍郎公
有異夢甫十歲能為韻語書過目輒成誦既長學於

少傅邃菴楊公以遠大期之成化癸卯舉于鄉明年
登進士授青州府推官時甫弱冠人皆以少易公公
發奸摘伏獄如老吏郡中無不畏服者青濱海海溢壞
民田廬將及城公率衆築堤障之城中人恃以無恐
值歲饑議賑撫按以其事檄公公計口給食處之有
法所全活者甚衆又屬公均六府之役其輕重盈縮
一視貲之高下里書奸莫能售民皆便之弘治癸丑
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奉命按山西復按宣大所在甄
別賢否裁抑貴勢風采凜然陳邊務數事皆為　上
所嘉納又奉命至遼東覈實邊儲諸猾蠹剔抉殆盡

兵出宜大受紀功之命人不敢請寄冒賞為尤難比還陞淮安知府以父憂歸服除改鳳陽不雨歲積備賑之米至萬餘石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逆瑾竊政欲士大夫阿己往往假他事羅織為罪而罰米以困之公所罰二千餘石然竟不肯少挫庚午陞按察使尋陞布政司右布政辛未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東畿甸賊流入內界公遣官分禦多所斬獲嘗荷救獎勵且有金帛之賜明年賊勢益熾至命近臣統諸將以邊兵剿之師久無功言者請罪一二重臣以示警公與保定巡撫蕭公翀俱就逮繫獄旬

歲賊平始得釋以舊職謝病家居公處之恬然未嘗有怨甲戌起復公巡撫寧夏至則築垣塹畜芻糧凡邊備罔有不飭嘗禦虜花馬池斬賊若干虜遁[illegible]衂而遁又禦之紅兒山五戰七捷事聞獎賚有加丁丑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己卯改戶部右侍郎以母憂歸服除以舊官總督太倉疏漕運數事未幾轉左莅部事乃南還尋復有中臺之擢其卒距生天順甲申春秋六十有一公資稟篤實容觀簡重孝友為鄉邦所稱有時鮮必薦然後入口徐淑人既老失明公左右扶掖未嘗少離兄弟七人家居時日聚食遇親友恩

禮出至日未嘗及人過失有犯亦不與較居官清慎嚴取與夙夜奉公蓋邊為河間望族相傳漢有司馬者其大家至今猶存入國朝則戶部登甲科為郎吏號稱長者而位不滿德故其子孫多彬彬以文學起家而公遂至九卿之長以功名終可謂盛矣

資政大夫[illegible]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吏部
尚書謚莊靖宋公景神道碑　嚴　嵩
嘉靖丙午冬　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宋公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公以疾辭不允時當天下諸司述職聚闕
下臺丞實與銓部同職考察公至則力疾權贖評隲
臧否手披心計殫日夕由是疾增劇乃丁未正月之
八日卒于京師里第　上聞震悼命有司諭祭營葬
如例而贈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賜謚莊靖蓋異數
云狀是公子鄉進士介慶謂嵩於公同鄉又同弘治
乙丑進士請書神道之碑嵩與公賜第後仕宦中外

已四十三載當時同輩存者無幾而公又不可作矣
烏能已於情耶謹按公諱景字以賢世家南昌奉新
曾祖惟寧祖鑑有厚德施於鄉考趙嘉妣徐氏公貴
累贈其祖與考皆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妣皆夫
人公少孤奮于學弱冠爲諸生試每居首器體凝重
識者占爲公輔之器弘治甲子舉江西鄉薦再會試
擢上第授河南睢州知州治行卓聞改河南道監察
御史是時逆瑾竊柄公慨然引疾去家居十四年足
不及城市若將終焉而物望[illegible]起提學田公汝耔巡
撫廬公[illegible]疏薦起[illegible]浙江按察僉事[illegible]

聞母病即棄官歸太夫人卒哀痛勺水不入口者五
日服除陞山西副使會汾州介休饑民相聚爲盜殺
地方官勢張甚撫按檄公往征之督率行伍躬冒矢
石擒獲其渠魁釋降附宥脅從民賴以安青羊山賊
陳卿亂公又合兵討殄之奏以潞州爲府而創立平
順縣公之功爲多陞公山東參政改福建尋陞四川
右布政使俱未赴改山西左使公以晉陽地瘠賦繁
民多逃竄虛稅每責償平民請名人佃種而坐以輕
折又定九則徵派之例以袪里胥積弊咸著爲令轉
南京光祿卿尋擢南京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

[illegible]議納禁糧長揭債成呈遞樣米謹通關之驗收
儲以清改左副都御史佐理院事歷陞刑部左右
侍郎拜南京工部尚書時修南京奉先殿及[illegible]郊世
子府又造貢船公節費料十之七八事竣有白金文
綺之錫改南京吏部旋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至即
奏裁守備參贊人役考選武職清查快船因弊精覈
養馬利害戎政肅然公履行端嚴執守堅確人不敢
干以私然貌恭氣和於物無忤故賢者樂之不善者
亦未嘗不稱焉官雖久自奉不異布素方　聖明倚
眂名正臺端朝野屬望而公一疾不起豈非世道之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諡簡肅東洲屠公僑墓誌銘　呂本
東洲屠公爲左都御史標望絶天下　上心重之嘉
靖[illegible]日大霧木盡水史獻占曰災在大臣是日
公感疾越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公先世卅八始徙
淮揚再徙無錫又徙鄞公以成化庚子生領弘治甲
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以才試御史明年母喪去起
復巡按居庸周覽關隘歎曰公家之北門也於是飭
城堡繕障隊嚴甄諸邊將怯勇材鄙當是時承平久
人溺宴嬉巡撫臧某兵備舒某見公所爲煩過之卒

乃歎服　武廟嘗命公擒生虎使者日數輩公抗疏
曰此惡獸也擒之必攖其爪牙　陛下欲取一時玩
奈何不惜民命乎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
罷於是屠御史直聲聞四方當按江西寧庶人有異
志以賄結中外所憚者獨公耳乃陰使鎮守畢真齎
重裝自浙餽之畢身候辭靳於必納公先事覺卒拒
不受至則與巡撫忠烈孫公深相結參政金僉事啓
黨逆勢張甚公方圖之會父喪去寧庶人卒敗死再
起適　今上登極益慷慨思見其奇首疏請日視朝
接羣臣親賢圖治聲望隆起爲當道所忌攖知係之

府陽謂人曰保定畿輔重地非屠御史不可公爲右
卿大治都指揮白璽以稔惡聞公核其事坐總兵陳
瑾怙勢恣睢公獨不爲屈卒爲瑾中傷起爲知府踰
年郡亦大治擢山西參政尋擢山東按察使以又擢
廣東右布政轉福建左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卒下
爲左使入覲不持一物諸計吏亦無敢取者遷光祿
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災免又
明年用薦者言起爲左侍郎久之拜南京刑部尚書
丁未調刑部未幾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載秩滿加
太子太保自公執邦憲益以風裁自持每奏差諸御

史必得其宜選京考察不苟應文務覈功實諸屬帖
帖嚴之平居挈提綱維涵蓄細碎不發聲色至於臨
事決疑激揚清濁何係國體以身當之未嘗退阻也
公清節直聲發聞最蚤及登八座年老矣世態屢
遷日以異而公始終一致不爲毫髮少變其初嗚呼
難矣公爲大理卿贈祖琛父湖如其官及爲尚書又
得加贈其祖父琛之祖曰順者嘗以孫襄惠貴贈刑
部尚書公於襄惠爲從子皆自尚書改都御史加宮
保勛名先後相望公沒　上慟甚賜謚喪葬甚厚其
徵用都御史楓周曰得似僑否其見重如此僑公

名安卿其字別號東洲

都察院左𠍣御史周公廷傳

周廷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以進士爲潛江令𣥺調新會發摘擽字得民畏愛俱祀名宦祠戊子　名爲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公上疏言守仁堅直節於逆瑾搆亂之時糾義旅於　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閩廣入寨底平今欲以一眚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體昭公論也忤　旨謫判大倉州丁外艱起補宿州宿人祠之如兩邑歷陞閩廣藩臬値南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

天府清海洋林成之擾次復溧陽水次之盜以兵部侍郎兼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易罷瓊萬烏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名還刑部累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叅贊機務乙卯特　名爲左都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廷諸臣者一陟明黜瑕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斂容臺綱爲之一肅公方峻檀潔無他嗜好面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苟取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宦途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肅然不異在下寮時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乎昭

太子太保謚簡肅

維風編

周中丞公廷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祖一馬更乘出入　日公先入部方同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鉀升座矣司寇視班行中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携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乃至于此爲之三慨公語今蕭右司寇廩云蕭公亦吉州

人也　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慨又何如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永明
志銘

公諱永明字鍾誠臨溪其號也祖曰瑞父曰傑咸以公貴贈左都御史祖母章母史咸贈夫人史夫人生三子長永秀南寧府教授次公蚤游郡學每試輒先諸生嘉靖甲午舉于鄉明年舉進士授蕪湖令蕪湖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甚矣公則首爲裁節歲大祲則發貯賑貸藉以全活者甚衆　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以金爲之又閹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

何公於瀕江佛寺垩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以金以代金省節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譁呶於境　[illegible]護行官交口稱能事竣以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庚子以治最推南京刑科給事中公論事務持大體不拾瑣細遇所當言者卽寒暑無顧忌是時分宜任子竊權機跡如甚公[illegible]彈劾數十事語極切直人人危公持亢鯁公弗懼也乙巳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所部磁廠次有呈式費歲計不啻萬緡公悉罷之陶人德焉戊申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初黔國自以勲閥世鎮滇尊無求抗[illegible]諸司與諸[illegible]卒處謁月朔則[illegible]其祖爾蹟爲故常公蔑其驕僭將言于朝黔國避之稱謝迺已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參政主督版籍影射兼併宿弊一洗甲寅擢河南按察使亾何憂去會島夷鼓譟薄湖城城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入公側然曰莫非黔首也奈何棄以與寇亟白監司開關入之於是懽聲動[illegible]曰張公生我張公生我丁巳起補陝西按察使尋陞陝西右布政時關中地震死傷狼籍公憂惶甚顧[illegible]引咎撫卹收掩覼諸司尢如意焉戊午稍遷山西左布政明年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先是河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卵示變

水災異常不卽改[illegible]患且滋甚　詔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屬公至源委堤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塞足矣改濬何爲[illegible]是條具利便　肅皇帝可其奏民不勞而河卒[illegible]故道時伊府典模廢法不軌暴侵民利官室服御一切奢僭有司懼中以禍莫敢覺發公曰吾奉　天子命秉節鉞出鎮一方此而不言謂執憲何迺抗疏以聞竟案如法民始帖席辛酉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右侍郎明年晉刑部尚書時分宜任子事敗[illegible]　上詔廷訊未卽深議公獨議進戊[illegible]　左都御史首條六事

悉以時奬譽三會銓部大計群吏不以私庇一人人
別無敢干以私者乙丑上程書得晉秩資政大夫蔭
一子入胄監賜金帛羊酒寶鏹而公之祖父母父母
並得誥贈公自是益思奮勵以報國恩會有訾之者
廼嘆曰嗟呼吾日求遠毀而毀至是無以信于人也
因力懇放還鬚髮直豎然耳帳飲都門觀者嘖嘖方
以公辭榮釋累歸享遐齡乃竟以寒行犯露致疾疾
革顧謂諸子曰吾不起矣省已無所怍獨負聖朝無
以報耳爾曹勉之語不他及是爲嘉靖丙寅十一月
廿七日距其生弘治己未九月一日得年六十有八

公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是操己亦以是責人以是
告鄉亦以是立朝固不免有忤然終無得而瑕指者
公之尹蕪湖也蕪湖人勒石頌德其去河南也河南
人泣而攀轅不得則祠事之敬歷三十餘年功關章
章顯矣藉令摘發分宜得如制伊藩則流毒必不深
饗公之利豈不弘多也至若開闢入兵疏寢河役其
所活民命豈一家一人比耶余聞公爲士時嘗慨然
慕范文正張忠定二先生曰吾人事業當如此斯言
殆庶幾哉所著有臨溪奏議臨溪存稿內外家訓凡
若干卷藏于家

都御史潘恭定公恩傳

王世貞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
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
以訃聞　上震悼賜　諭祭者二遣官營葬贈太子
少保已而　命翰林臣考公行　錫之謚曰恭定明
興太臣得謚恭定者僅故大司徒年公與公而兩年
公故嘗宣力恭順間屹屹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
上純行不爽公於年公有光而　天子之制命與祭
先後辭褒楊公材德政術不啻稱是中外聞而歎言
之於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少伯君允端將以某月

某日葬公　賜塋伐石以俟鉅公大人之誌若銘而
屬世貞狀其事以備采公諱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已
更號笠江其先毘陵人至元季有添二公者避兵徙
上海遂爲上海人添二公生靜菴公某某生端原公
麟仕爲所大使麟生默軒公慶多行陰德信然諾有
鄉里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有二子其季爲
順菴公奎負幹用仕爲項城尉課最當遷自免歸順
菴公始娶於趙天繼娶錢乃生公嘗拜公封爲按察
僉事而錢先逝贈宜人矣最後順菴公復拜公贈爲
左都御史錢亦爲夫人而公復爲趙力　請贈如錢

公生而明穎凝重離繦褓卽不妄言笑宛若成童公
嚴父教以四聲高下揚抑不兩月而悉之稍長受經
術所構制科義蔚斐有聲補邑博士弟子試輒屈其
儕偶無何臺試第一且廩而屬有諸生當貢而居喪
服除者必廩而後貢公憫其老推以予之嘉靖壬午
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癸未進士甲科
授和州知州州歲當均賦公至未幾爲正冊籍清獘
覈隱戶無匿田田無匿稅參伍新舊衷而濟之高下
稱平其吏民故朴魯兩造之頃不數言而決成搏頰
稱快以去當入覲用治行異等調劇得禹州州故悍

王國也有子侯家戚環衛之屬而其俗亦強侈既聞
公治和名稍稍歛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謝絕
居閒亡所徇其人大服至爲語曰毋相譬避潘侯毋
甚口愧大守公在禹未幾而積貯爲列城最會歲侵
發廩而貸之無飢者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
公[illegible]諸不已至生祀之遺愛祠以配鄭上卿公孫僑
漢丞相故潁川守黃霸語見州志中爲南刑部一歲
所而以錢大人憂歸滿三歲服除得刑部員外郎時
天下當鄉試而執政者新議更其　制以爲不當以
取舍屬監試御史將遣　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首
衛河南所拔多知名士都少傅郭公朴尚書劉公自
強魏公尚純侍郎俞公時至與公並貴入座聲稱相
埒程式文亦以爾雅爲諸方冠遷署之亡何遷廣西
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推於訓故外亡所
嫺習公乃增益親文所尤者啓之而其要歸在於敦
本貴器識以故自公後薦南宮者不虛歲而名臣
亦間出將靖江王驕勒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備
生卽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銀鐺其父若兄公
謂立賢無方非所移文長史司謂王復勒諸生試者
吾立論糺然王聞之悚然諸生乃獲試而公嘗署按

察篆又以勾捕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王益銜之其
後竟以與御史監司競而上疏首詆及公　上爲遣
給事法曹緹校置獄勘公亡所侵王奪祿國臣以下
抵罪公之視學政居職自稱前後數公而其擢
廉察篆尤亡害考最遂進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分
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皆有　釭平其徭賦察見冤
滯其理所在懸人尤德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
道所部登萊饑郡邑亡見庾民習逃徙抱鼓鬨作公
多方設法勸募賑貸之因借其力以闢荒蕪乃嚴約
東海耳目民方兄以畏懷有生也而御史檄公監試

實錄成進御而時相有修𨂢於御史者摘其語以識
譏訕詬逐御史及提調監試官者逐及公時傳　上
怒甚且叵測公曰　上明聖詎忍以語言寘人死且
上也即死之而生之毋非德也我安敢避而又何
所懟乎已入獄寘對公自若赦出獄亦自若謫廣東
河源縣丞尚徽歸覲顧菴公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顧菴
公憂歸服除補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
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復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
州兵備兼分巡嶺北道公既坐無妄謫而貲歷久亡
出其右往以故自河源尉四轉而復守故官臚軼錯

於道途不及覲公亦不及有所設施而搢紳先生不
能以聲色覘公而益信其為公輔器公之在贛屬峒
寇漸平遷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海鹽
而島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公鼓舞吏人
晝夜睥睨間不少懈賊知不可破乃解時謂鹽官孤
城非公在魚肉矣而公進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
右布政使居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
為政首革贓吏出納之弊郡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
其民胴知之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其羨又數佐其
臺使者禁斥貪墨浙人稱便復以提調試事所得知名

士適於山東時入覲與太宰都御史抗辨賢否多陟
心從公甫竣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
車問父老閭左所疾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
文譙責之至有望風解綬去者徽恭王托玄修蠱
上而子庶人載埨繼之益為忮嘗輕行去其國以覘
留都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宮占民田所賊殺無辜數
十百事聞下公公與御史悉發其狀諭廢徙　皇祖
陵削其國秩盡奪所占還民徽既失國伊庶人復為
忮忮甚於徽公首鍛其鋒剪厥羽翼其後竟後罪豫
州部稍稍息肩矣公嘗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赴島

寇有功與賜金幣亡何遷刑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
部尚書公至扁其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
懸見利而思患避乎矣即從蘇湖龍江兩稅者陷於
贏不自拔公乃擇欽賜郎與之更置一切而著甲令焉
務以不苛取而　國課亦自足督修　皇祖陵及
孝陵又完　上以其速而能節也家之賜白金為兩
者二十綵幣二有副名為刑部尚書時吾郡人督留
輸部御史章公煥故嘗有疏以經略中原名觸　上
諱坐他事逮而詔法曹究所由將坐以誹謗公謂章
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耳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

居敬將征東川表捐兵餉不能集環而與征甫沐將
軍相觸沐將軍中之亦坐逮將坐以擅興激變公謂
將特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　旨非擅興夷叛不良
不為激變〻公雖竟遠戍然得不死而　上仁明示
不以為公累也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疏辭有　旨
卿老成端肅風紀重任特茲簡用宜承勝命不允所
辭以二品滿三載聞　上遣中官賜鈔錦羊酒予告
進階資政大夫封三代錄一子入太學公自是再上
疏請傷臺綱剔吏弊蘇民瘼前後幾二十餘鑿鑿中
窾　上皆嘉納之命所司舉行大風靈上疏自列不

允偕太宰考察庶官許隱少以公論即外宜前在
不能有所下上其指一時凜然稱爲允〻廷議舉
官是時方伯君成進士爲刑部郎以材調禮部而論
事中某欲借以傾太宰而逮及公〻復上疏自列
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仕而特為太宰明所以退
方伯君意公既歸圖閒養成重願生平無他嗜獨嗜
書晚而彌篤未嘗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
典故毋論金匱石室之藏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
手錄而蓄之一室蕭然雅圖書自環而已詩抵根泉
京鄴中間及閑亢大曆文則規摹昌黎六一以上沿

先秦要而歸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贄所業於鄉
先生陸文裕公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一世士而
獨心折公語人曰文不在茲乎吾何敢居先達焉公
既位日尊名日益重金石之辭洗陵谷者不得之身
毋以贖不得之父兄毋以子弟於是爭趣公公不忍
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以故䟽節其文益富暢而有
法性孝友其事顧養公與錢夫人備志物之養喪葬
祭饗戚易不偏勝時公既得老而諸弟溫州君惠刑
部君忠光祿君恕皆相繼自引歸三君故嘗受公經
以至有官秩公業八十餘則其最少者亦七十為築

西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泉之致而學憲方伯
及公少子都事允兖間休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
艾相絡繹處則懸曲旃奏鍾鼓懽讌彌日亡間人謂
洛中耆英非一姓而陸賈李邈哲之儔要以酒食選
耳蓋於公無擬也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諸墓祭哉
時合宗族饗之因以稍賙其貧者良者而扶其不幸
者又推以助里甲之應供者他所著家訓井〻十益不
特備兵矣而已公之歸臺使者無歲不慰薦　上未
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之溫侍御如玉復以公應詔
上老之特　詔進公一級公前是以詔〻當爲養

德大夫至是爲榮祿大夫　今上之六年復以誥恩
有司□□而綸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善玄
素之術能攝精氣時時遡腦顱循陋之與方外客遊
往相與覩析葛稚川鄧之學謂丹砂可化而人見其
耳目聰瞭步履矯健以爲卽亡論沖舉可不死矣而
會允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已而刑部君復卒公乃歎
曰四體也而廢一將奈何且使我踽踽人世乎自是
多忽忽善忘尋感脾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蓋弘治
之二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爲人廣額豐
下修眉秀目丰度凝雅淵渟山峙望之而知其爲貴

人也生平無嗜媚色卽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槩步
趨辭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爲脂韋骩骳室
無雜樹囊鮮餘刺以是竟其身居官眘取予苟得代
輕紡垂囊而恒秘之曰我何以示人廉隱惻懇至以
求便利民爲推不自居曰我何以示人惠自其長藩
臬至八座多悍相寧鑄日人謂卽不相能何以能庸
公不知公韜光善藏不激不隨有以庸之也善乎孫
文恪公之稱曰吾在銓諸藩臬之長未有不通問者
獨不能得潘公一刺异哉能不通問者必其不受問
者也公之鄉有少師徐文貞公宗伯陸平泉公皆其
言耆蔡也徐公謂公學自濂洛行則曾冉自通籍以
至懸車出入險阻跋踄萬里蠻烟瘴雨之途靡所不
履間以微絓嬰制禁都官析揚之味靡所不嘗竟能
保躬完名出險就夷鴻猷懿烈爲賢士大夫所推重
陸公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衒飾以暴人耳
目而其中介介不可犯很濫請謁者望風屏跡一時
朝士皆憚服公以爲前後居中執法者罕公若也人
以爲公實錄夫漢與御史大夫與丞相俛埒重也其
可屈指數者周大夫昌之彊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薛
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其跡而覈身執

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
也恭余嘗按部汝南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
大夫佐者行業著於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上書請
之朝得贈少保謚端肅縉紳頗快之夫以顧公之賢
任職百餘年而始見伸然而問其家僅一牧豎子耳
不能名其祖與今所被之盛公甫捐館而中丞請之
宗伯覈之不踰時而諸典具備毋論公之壽考福履
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物所培殖不可銖
量寸計也已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葛端肅公守禮神道碑銘　于慎行

公諱守禮字與立別號與川濟南德平人也大父恂正公智父林塘公環並用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太母張累贈夫人母某累封太夫人林塘公四子公其長也少遊諸生聲稱藉甚年二十餘當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第一明年己丑第進士授河南彰德府推官察能名入以年不及格擢為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報滿還部丁外艱服闋當事知公才名將改銓曹力辭不就乃改禮部稍遷至儀制郎中壬寅擢

河南提學副使乙巳轉山西參政分守汾州遷本省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庚戌入覲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辛亥以虜警飭邊名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宣大糧儲事竣還報改吏部左右侍郎在部四年三攝太宰　世廟嘗對近臣稱為忠清有聲已遷南京禮部尚書丙寅關西地震九卿自列公得致仕一日　世廟問公安在左右以老對時年甫五十餘未老也　穆廟即位用廷臣交薦起為戶部尚書居二月以太夫人年高疏請歸養內艱服除廷臣又交薦公[illegible]至數月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越二年壬寅二品考績再受璽書又二年甲戌年至請老　上雅知公清望舊臣特詔不允乙亥六年滿考又再奏書謂臣年過七十考績至部法難議覆因堅臥不出乃晉太子少保賜乘傳歸里詔長吏歲致餐米以徭卒給事自隆慶以來六卿謝事蒙恩未有其比也踰年廷中會推太宰猶上公名已而遂卒訃聞　上為軫悼贈太子太保賜謚端肅遣官治塋守臣稱制臨祭者三皆備物也公為人器宇端凝風神遒勁被服造次必於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所嗜而不肯匿情飾貌以博名聲當

官守法務在鉏抑彊梗惠利小弱而不為瑣細科條傷於苛急居常踧踖簡默言不出口及當大議大計衆莫敢發公獨守經據古侃侃指畫常以片言取決平生取予去就嚴於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寬大恥為刻深蓋老成正直君子也初舉於鄉長吏約三老子弟醵金為駕力謝弗受至請其籍焚於廷識者重之司理彰德部中有大盜覺株連士族數百家以修術怨且圖自解監司使公覆訊再三鉤核具得情實悉諭出之共守關也海西夷人闌出禁物及邊邑豪市馬皆禁止如令朝鮮貢使以故事有所獻遺公力

郤之曰封疆之吏禮無私交使者拜謝而去還白國
王王為立坊界上以頌其美有羽林列校許稱遊徼
所過擯索吏毋敢問公詰得奸贓即移牒都官致之
於法輦下肅然其郎儀制也代府三王以宗人奉祠
貲緣請封行萬金賂貴近皆已報諾金吾調得其籍
獨無公名問其奏使對曰郎中執法凜凜不敢以私
請耳鴈門塞上有晉府牧地為居民所占王遣田官
土之民嘯聚數百人賊傷田官與王家訟不決公訊
其首亂者置之法而使吏賊其租代送王家于與民
皆不失田而亂因止秦府亦以牧地占民田立石隴

上公使仆其石告以晉事田亦歸民韓府貧宗大譟
會城官府晝閉公將為右使至前曉譬約以國法立
為調均所逋以便宜假貸宗人感謝解去左使入覲
藏吏奉羨金為裝公叱不內吏白此故事也即公不
內後人亦當有之公怒曰爾安知後人非賢者籍而
證之第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
者公為請留尚書[illegible]自薦但何自忘也公曰
此遠吏去省遠[illegible]薄令晃其人方知誤註
過在布政何可[illegible]枉尚書篤服曰誰能於吏
部堂上自實過誤即此可為賢能第一矣嘉靖三

從星 王不 與有 以報 武岡 不以 流官 為而

嚴氏柄國廷中文多貲寵賄賂公行天下傳方岳入
覲不齎金錢餽遺及為吏部主計扃門不受謁自[illegible]
公以外指不多屈非虛語也公佐吏部屬太宰缺柄
國者意有所屬以　上青諭部公弗敢從而以周公
延名上及詞青別推復申前囑公又不從而以居公
僭名上此兩公皆當世清正臣也在列環聽無不悚
服而公以是南遷罷矣　穆宗即位大發帑金賜九
邊將士朝議以為邊吏卒多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
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
士守邊暴露辛苦大賚亦欲遂分寸之澤乃因而汰

之是以鉅萬金買怨也傷　明主恩厚且生事端執
政深服其言乃止其掌臺汇數上疏條畫振紀綱禁
侈靡令御史行部申明憲典毋得輕信告訐有所侵
冤凡四計內外吏務在綜核名實裁抑僥倖尤重貪
殘之禁萬曆初政所風厲紀度有先朝風多公讚畫
云武岡王以近屬攝國陰結內土謀奪楚王之孤太
妃與兩臺奏數格不行公廉得其使行賄長安者劾
論如法遂罷武岡歸府而王孤有國矣曲阜世以孔
氏為令時有不勝任者朝議改設流官公曰祖宗承
前代故事褒崇聖裔藏在盟府即其人不職當擇賢

者易之何至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其論事引大體持正類如此自為正卿歷事三朝一意奉法孤立無所阿曲正色直氣望之儼然所遇二三權相皆折節下公公終不為小異既以少宰悌歲氏罷去及起為戶部而華亭新鄭搆郤衆朝奏排新鄭衛公無疏又怫華亭及新鄭再相修怨華亭至欲戍其子弟公又從中主持得從報寢新鄭固已嗛公第念其德厚忍未有以發也及新鄭賜罷廷中有所推鞫□語連及禍且不測公又以危言激悟江陵下朱金吾雜治其事乃解二公聞知皆心服矣家居奉事二親

孝誠備至與諸弟同爨幾數十年教諸子孫馴謹有法於故人子弟卹其貧乏□護尤厚待之色笑溫然不為崖異人無小大安其□□病則羣禱沒則行哭其中心誠信所感也居常□□一樓據觀經史手自斷注所著有靜思稿及奏疏□□若干卷行於世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十二日卒□萬曆戊寅正月二十日得壽七十四歲始公為郎時嘗夢謁帝命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至是果符其□云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世達傳　澹園集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菴陝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般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為方伯楊修悠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瘄咪中嘗夢謁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

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賸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大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　旨馳驛□□□□□卒年六十有七□

門　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諡敏肅始公在戶部臨兌
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
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
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吏銓者
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揆揚側
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銓局之公流
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
減馬價著爲挈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殊安廷璞
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峻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
茶陽一桂吏議又力胎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

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
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
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
河念寶應洲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爲請開越河役水
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秩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
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海忠介公意氣
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敘羣品如鵰肩睫大察汰遣數
百人下逮與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
無非平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
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之間以定厥罪

而比附重辟執不赦（挌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宜
回天力恢奮褫遽殿校偵部事公慮斂竇不可長屢
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
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
供事徐正罪以杜禍原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
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
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
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
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
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祖

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覬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
道路風清苞苴獎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
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
而不隨宏而不疏細而不窕獨斷於是非襟遻之中
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身名亦全誠可謂
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
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
茹納即縉紳下吏片長寸善或乘以告公無不知者
此其得之性□□□爲補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

問地方人才咨去隨疏於牘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蓋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家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恍者亦無所傷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五目錄

都察院二

副都御史

韓宜可　茅大方

戈謙　鄧棨

賈銓　朱鑑

程富　周孟中

劉杲　王應鵬

党以平　周煦

秦鉞　沈敎

商大節　龐尚鵬

刻行

都察院二

副都御史

副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雷禮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籍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爲幕椽毅然拒之　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　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

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三人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悉屯鳳陽毋慮萬數卽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輿情　上可之命定于律卽今律所載者十三年歸朝[illegible]　上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illegible]爲非聖人政卽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姻婚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　聖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子享其樂夫旣犯典章當隨坐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哉乞除之天下幸甚　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辟　上御謹身殿鞫之時天朗氣淸忽雷火遶殿　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封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

傳賢論皆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爲雲南參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己任百寮悚惕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大星墜地攊馬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右副都御史茅公大方傳　鄭曉

茅公大方大典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陛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齋甚寵公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公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改元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能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闕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於世

副都御史戈公謙傳　雷禮

戈謙山西太原府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擢戶科給事中骯髒勁直不折節下人遇國家大事知無不言雖逆天威不輒避十八年陞行在大理寺右少卿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謙數言事至洪熙元年又因事直言　上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揭前語以謙之逾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則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相與以言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日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

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衡可語之
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
書親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敕引
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戒因諭
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
衡知朕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
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召戈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
今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緡馳驛詣四川罷伐
木之役并糾察官吏等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罷爲
民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　英廟北狩　郕王嗣位

布衣走闕下疏薦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寧
貢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
犯紫荊口時石亨爲時倚重偕于尚書謙治兵上賊
外衆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
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衆導
之刑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
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卻則皆任用矣
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建白
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棨神道碑　陳循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既望　大駕親征虜寇犯邊蹕
者百官有司咸備而右副都御史建昌鄧公孟擴實
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即上章
請以命大將而乞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
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恐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
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曰吾輩可
自脫去公言鑾輿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
死於難時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贈資善大夫右都

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瑺爲大理右評事瑺痛不得
公之遺體乃以所收平日爪髮并字迹受以衣棺斂
歸葬其鄉先墓之側而奉吏部侍郎何公文淵狀來
請文置墓外按狀公諱棨孟擴其字也姓鄧氏世居
建昌郡南城曾祖濟遠祖信可父伯修以醫道相承
濟人不責報母鄭氏謹婦德公生五歲已知讀書酷
好紙墨或不得紙輒書几案注之濡墨濕衣翻以爲
喜八歲能背誦孝經小學既而以俊秀選入郡學補
弟子員從鄉先生程睦崇諮受禮記繼又從監察御
史聶任習舉業勤勵問學雖祁寒暑早暮不懈遇月

明或秉以讀書萁省膏火以備他夕其勤篤類此永
樂庚子舉鄉貢又四年擢邢寬榜進士歲餘授廣東
道監察御史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見人爲一善
事必思亇勉聞一不善輒自省察嚴以律已恕以逮
人至於讞獄用刑必以明允存心嘗奉命按蘇松諸
郡不嚴而吏畏其威不寬而民懷其德父老度其歲
餘例當代去相率二千餘人乞再留公一年得請未
幾公以開父喪去繼丁母喪居憂一於哀毁葬父母
以禮郡縣致賻賻悉辭謝不受宣德十年詔起復贊
理戎事於福建所至精於訪察公於擒縱無一人有

辭者既竣事歸會陝西奏闕按察使朝廷以其地邊
西北必得清愼有威望者爲之庶幾風紀振武備修
而戎虜懼少傅廬陵楊公以公名薦遂得受職以行
在陝十年不帶家人子弟激揚善惡經理邊方公勤
廉愼爲上下所信服暇輒讀書詠詩以取適其性情
而已一無所累於物嘗上疏言切於時政凡百餘事
皆見采納如言選將練兵以護邊防又幾之先見者
歲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涕泣攀贈而誦德稱善冀
其復來者環滿車下公至京得超遷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數月遂有危輿之行年僅五十有四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謚恭靖賈公銓神道碑銘

公諱銓字秉鈞姓賈氏先世居山西之太谷後徙居
廣平之邯鄲爲望族祖諱士誠父諱濬以公貴官俱
贈雲南左布政使祖妣武氏妣申氏俱夫人公賦有
美質純謹直厚寡言笑博通經史以書經領鄉薦弟
永樂甲辰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尋掌科事彈劾糾奏
無所狥當道憚之出爲雲南大理府知府公至任革
去一切宿弊以興民利而水蘗之操豈弟之政仁義
之化聞於上下洽于遠邇會征麓川興兵數年而大

理當其要衝百需出焉公區畫盡善事無不集而民
無或擾時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每見公輒爲加賞
退而嘆美不已遂舉陞雲南布政司右參政仍掌府
事既而陞左參政管司事尋陞左布政使一省之民
夷咸受其惠頌之如出一口數年召公還陞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幾兼巡撫河南往來二省
便宜行事軍民受惠而感頌之者亦有雲南焉公之
爲政率務其實而耻浮名人或誚其幾即推而不
受輸之曰此某同寮之所主而某受任者之所行
也故人莫究所自而謂公爲簡者亦有之矣是豈知

公歎惜之朝廷知公之廉謹周詳有素勑取回京同理都察院事繼掌院事所存所發亦惟其素而人不忍欺逾數月因疾竟不起時成化三年六月十日也訃聞　朝廷遣官諭祭歸其喪造墳安葬諡曰恭靖

右副都御史朱公鑑傳

右副都御史朱鑑字用明福建晉江縣人由乙榜舉人授教諭秩滿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名聞于朝留三載始代歸其巡按廣東奉命讞獄全活者衆招撫逋叛恩威並著用薦陞山西左叅政進右布政使未幾以北虜入寇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凡處置大小事悉得其宜正統巳巳開京師戒嚴築城疏池練兵牧馬爲備禦計虜退乞歸不允召還叅佐院事再乞休致許之家居二十七年成化十四年七月卒年八十八訃聞賜葬祭如例鑑公廉勤恪見事明敏片言之間是非曲直立斷所至吏畏而民懷之嘗上書言十數事皆國家大計賜　詔褒之閩士位通顯以政事稱者鑑其一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狀

蘇[illegible]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爲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節爲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至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公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爲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曰此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超脫永樂甲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内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

宗皇帝臨御三年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授公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鉏削豪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蜑聚視民利病鋪大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院内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雞鶩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遣歸官農贓貪土豪爲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甲寅秋以江西歲連侵民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悉出倉[illegible]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嶄[illegible]巖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栅巖穴竪旗號僞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刼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儆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携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

士鬪之賊衆以待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擣其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渠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矛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 上降勑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時江西沿造紙鑄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免梔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捨猶猶法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冤曰此左民所[illegible][illegible]人之出而奮[illegible]

牛者辦而釋之及代還逢掖之士暨田夫村淮屠販隷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棘寺印平反庶獄民稱無冤正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鄜邑士汀彥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川明年乞假焚黃上閔其孝思賜寶楮路費旣歸竹壽藏于歙東之古城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參賛在廷大臣合議公在江西殄滅大盜足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廉貪訪博識士以咨所以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變大事驛聞邊備由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

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曰陜西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賃住艱苦無訴乞取各處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官爲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稅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沒產土乞依時價賣米上倉支用民免召累官無逋租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照養臨時何以責效甘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甘涼邊河抵甘肅城堡往年胡寇

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各堡軍人不曾操練故至不能抵禦乞今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

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爲盛其間有文學者或迂于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若不廣求恐未能得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皆切中時務雲南連年征討麓川邊儲不給命公區畫餉道崎嶇負戴者難公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遂董籌校羣衆樂趨糧務充羨士無饑色民不告勞大功用

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十千緡陞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年上章乞歸調養　上念其賢勞命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陞辭之日公卿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旣歸創別業以居松竹萬挺石闌曲折池水淸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窗几明淨圖書位置暇則幅巾藜杖與二三友生嘯傲其間宛然神仙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環居五七里[illegible]古戍關驛路崎嶇

行人賑䘏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饑寒冬破衣施貧死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闕胡氏屋與之居又爲其先所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田寺於東山割界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爲經久計

公生洪武巳巳年七十而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畏齋周先生孟中墓誌

楊廉

畏齋周先生負天下重望弘治戊午朝覲言路薦先生凡八人越壬戌朝覲言路復首薦先生以下凡六人蓋朝廷雖屢陟先生外藩輿論猶以未入爲內公卿故數以爲言耳未幾先生以疾上疏乞骸骨詔陞右副都御史致仕且給傳以歸綸命復有恬退自陳屢經薦舉之褒蓋異寵云先生諱孟中字時可其先居吉水之泥田兩徙居廬陵之烟源曾子仲良祖子遜連世高蹈父諱詢沂水教諭以先生考最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母彭氏封太安人先生自少志趣不羣文選公分教嵊縣有王千齋鈍以教授歸老於家學術爲士人所宗先生往候之聽其議論遂厭舉業慨然有志於正學時年方十六既而以文選公命入補郡學弟子員自是攻苦食淡鑽研載籍於義理經旨多所自得成化乙酉預計偕明年春試弗利江西提學僉事李君起廢白鹿書院聘先生爲之師先生取程端蒙董銖所爲學則并朱子洞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知所向方負笈云者甚衆尋與南康守不合遂歸[illegible]已丑中進士第授南京吏部文選

主事奉太安人以居公事外日以養親教子爲樂[illegible]
則授徒講學家宰律公雅敬信先生凡考覈之際多
所咨决戊戌轉僉事提學福建至則端士習培士氣
一以教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付之至公不爲權
埶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徧加修葺庚子太安人終於
官下扶柩歸葬甲辰以服闋改貴州僉事會夷寇出
没鎮巡議加殲滅先生推誠撫諭率多懷服歸款丁
未陞副使提學廣西嶺表逢掖稀少先生作興有道
士始知學大率以教於福建者施之所歷郡縣凡吏
治之臧否閭閻之利病夷情之向背山川之險易兵

糧之虛實靡不究知有問即答聞者驚服弘治乙卯
陞按察使德度嚴肅風力愈振戊午轉浙江右布政
使未幾轉廣東左先是海舶中官歲例採珠造櫃并
僉大戶解納使剋不貲至是商賈之利復能取殆盡
先生悉加裁革地方安靜民間婚嫁後期喪葬不舉
皆有禁俗爲之變先生之學本於主敬窮理以朱子
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
剛恐褊急害道取西門豹佩韋之意別號韋菴性至
孝太安人晚病風痺寢與湯藥躬視弗懈每痛文選
公早逝移其所以事文選公者事其伯父復璉翁翁
年大耋以上奉之無所不至俸祿所入舉以建先祠
置祭田周宗戚平生砥礪名節郡之忠節祠朔望必
拜謁祠之所祀即所謂歐陽文忠公文信國諸公者
也又嘗白于巡按御史熊君爲文信國建祠富田擇
文氏之後教育庠序經紀甚備爲詩文有關涉發明
要不徒作有畏齋稾藏于家一時如永豐羅公倫南
昌張公元禎新會陳公獻章莆田周公英餘干胡公
居仁皆所交游切磨道義於流俗則落落焉先生致
仕抵家越四月而疾作竟以不起則壬戌之八月八
日也距其生正統丁巳享年六十有六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杲傳

劉杲字世熙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轉刑部員外郎歷四川湖廣按察司僉事副使貴州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尋乞致仕進右副都御史歸正德八年十月卒十家杲所至皆有聲其在湖廣朝廷用言官討括流民議遣戍邊所在洶洶杲亟白當道驗其文引久近生業有無以爲去留其恣肆者始按以法民心乃安爲布政入覲貯逆瑾脅諸藩臬邀重賄杲獨斷斷不可人至今稱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齋王公應鵬家傳

先公王氏諱應鵬字天字號定齋正德丁卯領鄉薦戊辰登進士出宰嘉定鋤棊扶傾均差法寬衙道節民財未嘗妄取片紙暇則進諸生講析經義絃誦渢渢南都魏國公弟徐淮擁衆橫行州縣欺壓居民公執之不少貸吳郡通判縣丞索長稅金公白之當道發其贓巨萬去之廉威茂著自是以事來者咸知檢飭不敢肆明年流賊兵至狼山吏民駭竄公諭安之築城拒守三日而成患捍俗熙民有遺思蒞任三年徵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　武宗微行以死爭

烏思藏取佛抗疏力諫大學士石齋楊公奪情起復則劾奏之風采凜凜動朝著丁丑清戎八閩兼理鹺政多所興革時鎮守太監崔與福州府四學諸生搆隙公治之既不失守臣之體亦不失諸生之情遂皆帖服崔部下鄭八李鎬憑勢害人阻撓鹽法公擒之貽書戒崔崔感悟禁戢民侍不擾侍御熊君嘗爲之朔庚辰秋出按山東務持大體決疑獄數十極明允鐵邪植良風行齊魯一時郡縣長吏悚息不敢事操切　武宗南巡勢實叢脞而公從容籌應無遺壬午春督學畿內深以文風士習爲慮嘗進諸生語曰學

莫先立志近世士習日儕輩中有篤學好古或以論
行名世者輒指摘非議必欲於無過中求其有過其
甚忌私小庸劣無志徒自絕於君子耳又曰國初氣
化渾厚士有實學故發爲文者論事析理足裨世教
近來文體衰薄動以古書字句相摸擬求其中則索
然無有不惟文不成體學不成章往往居官任職乖
則偾事皆學術之弊也公以是敷教不踰年士習改
觀以順天府庠生多淹滯奏廣廩增士益感奮繼擢
河南臬副仍督學政而兩河之學者至今思之猶幾
內爲擢大理少卿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畿甸整

飭邊備上便宜數千言逵軍王朝相等弄兵公殲滅
之以聞賜白金文綺披勑獎勵公辭謝曰願陛下留
以待有功其謙讓如此未幾晉寇據險倡亂官兵不
能制　上震怒易撫臣廷議得公者而後可改公巡
撫山西合河南兵討賊公忠義才智先聲赫赫不費
一矢而俘擒元惡聲震晉陽奏捷　上欲論功行賞
見爲憸壬所阻公曰臣職也夫盡心無愧而已矣益
思勤體國用是三關武事賴以振起尋丁外艱服闋
[illegible]刑部御史[illegible]臺公嘆曰國家須養
[illegible]人心未一徒足以傷

渾厚之體非太平之兆也遂條陳時政以義利名實
四字悟　人主言甚剴切大學士西樵方公一見歎
之且曰此確論也公論議侃侃推奬士類不啻口出
故一時名流俊彥咸就公諮政講學至忘其倦癸巳
公以臺疏爲讒人媒孽下詔獄日惟省躬自咎賦詩
數十章皆發舒情思有出於得喪憂欣之外者科道
不避斧鉞論救至遭遣斥公竟免官朝紳莫不爲之
扼腕云公解組歸翛然山水間觸物興懷剩有題咏
身雖草野而惓惓憂道實切耿耿四方馳使問訊者
踵至郡邑有疑議得公數語犂然愜當郡守柯公每

見歛衽歎曰以公才識吾輩當北面也極推尊之巡
浙御史張君重公學行令有司建定齋書院於江東
爲後學矜式既而山東道御史金君保擧天下耆舊
忠賢疏公學術政體足以爲範俗經世又謂公遇事
敢爲智克濟事屹然一長城東郡誠齋汪公以喜怒
阻之後將召用而竟以疾弗起矣時嘉靖丙申八月
十有八日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illegible]

東党公以平行狀　　張鼎文

公諱以平字守衡號頤東其先平陽人高祖大老避
亂徙禹州生二春二春生順世為農家順生易州學
正公父也公生有吉徵母太淑人夢白鶴繞庭槐乃
孕生公先一日土墻罅中水流二日不止公生四歲
始能言六歲學正君授以詩輒了大義十三歲入郡
庠十六學憲王公勅鑰公歲廩薦取入大梁書院讀
書視如已子王公以道學倡中原大抵以虛靜為宗
公得其性命道德之傳遂抗志古人闊視天下窮深

極微慨然有求道之志然而去舉業遠矣學正君取
古今書令熟誦之反求六經大參潘馬公紀勸學強
記與太淑人中表之親公同研席夙夜討習博綜精
詣計所讀牛馬勝載錄是文思日進課試所作至今
人傳誦之弱冠就婚陽曲有異人相遇公署預言公
名位與壽甚異二十二以尚書中河南鄉舉正德甲
戌第進士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管倉淮安餉事清簡
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東南高士多從游者時閹宦用
事公屢干其怒太倉巨閹[illegible]乾沒糧儲公發其事
反入奏　武宗[illegible]之起以御馬

監收錢又革諸閹分例寶坻解紅花子每一石[illegible]
銀六七錢例須出銀二十四兩公令解戶收納本色
諸閹不收別以酒肉胎金饋公公却之知公欲奏懼
乃肯收攬頭者勢家人積年罔利虧國損民東廠太
監張銳之甥郭金錢寧之僕胡泰共騙元城解戶銀
不納公如例監追變產銳寧怒使三校日夜蹤跡公
戶書恐令赴銳寧謝罪公不往竟亦不害田某者除
夕投金於公與羅主事奐家上書其名翼日公集官
吏比較呼名至田某笞之責付領回其後羅卒被中
入始服公有見　武宗新收家將朱乾等六百名直

入臺基廠取馬草去公禁之責發兵馬司獄提督太
監江彬面奏上朱乾率數十人執公至豹房彬又奏
上　上方寢語曰小事放他罷月餘一日閹傳旨這
官且回明日聽候發落閉門待罪三日事寢改考浙
江監兌閣老楊邃菴太宰喬白巖皆欲調公吏部不
果癸未冬補陝西司員外尚書孫九峰侍郎秦鳳山
皆雅尚文學一切章奏皆令公代草陞浙江司郎中
調雲司劉公兼管本科有十三司奏疏俱令本官代
代作有雖經呈堂文義未當徑自改定不必稟白之
語疏入內[illegible]手公奏將攬頭改作商人

山東河南北直隷錢糧到部照時估價量增脚費官
令召商納完方給銀兩部糧官給以本部變賣官房
與居是年三省積剩銀三萬二千南京光祿臨造勞
費無數公奏改北京乙酉京畿大侵死者枕藉於路
公題請發太倉粳米六萬石粟米八萬石照原價令
主事五人會同五城御史變賣又令蠟燭旛竿二寺
每日添米三石作糜食乞人之無名籍者其本處人
收入順天府養濟院衣食之麥熟停止京師米價頓
減全活甚衆國計亦不失原額大司徒泰公嘆曰爾
才十倍金不能及至今會府庶事遵公遺法者甚多

不知其作於公也吏部擬以提學外補泰公留之曰
金老矣部事全賴此官整理疏上中止丙戌春擬陞
光祿少卿泰公亟爲公喜公曰往見宋少卿以鴿卵
不備爲内臣窘辱某不能爲也泰公喑曰金昔在此
十一年求之不得爾乃薄之邪冢宰廖公招公相見
公避嫌不往廖益重公擬以四品京堂爲内閣張羅
峯所奪補浙江温處兵備副使温州有妖彌能惑人
公至彌遠去以廩米易啡蔬縣驛菜果一無所受官
署中一魚不食清節表表貪汙者望風遯去温處軍
需窩乃因[illegible]教場中樹旗幟爲亂縛之

人殊之曰殺其官矣公獨行撤衛徐往諭之曉以[illegible]
信屏人不疑衆皆首伏懲其魁桀即日解散倭夷[illegible]
殺爲地方患獲海賊五百人憲臣欲以爲功喜謂公
曰我列公功以聞于朝例當封侯如信國公故事公
訊其爲海中漁樵爲賊所掠悉縱之曰殺無辜以幸
賞吾不爲也鴈蕩諸山在其境内公往來登眺緩帶
觴詠漫興之作與名山爭奇陞參政分守兩浙常以
政暇訪求鴻儒晙生講學談道爲兩浙名士錄鼎文
時爲博士弟子濫厠姓名稱小友山人野衲苟擅騷
雅必詣公門閩浙詩人鄭繼之方豪東審殷雲霄關

中孫一元及僧雪江輩賡和篇什爲一時勝會風流
文雅不顓顓於刑名錢穀間陞廣西按察使未行陞
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公在浙既久熟知浙東西戶
口田賦土宜民情以一省之事直任於已旬宣之外
摘發奸伏甄拔才能修飭廢墜整練軍實便宜可爲
者雖越職侵人皆所不避人亦不敢尤甲午文武二
舉提調場屋貢舉士得人程文皆由公裁定爲各
省之冠推陞巡撫昔嘗勸同僚爲方伯者令乞卿寺
同僚以爲輕之公乃託人自乞卿寺陞太僕卿馬政
廢弛印烙季報虛文而已公爲卿按故實察歲息孶

逋負清其虚費歳供必式牧種必存　國家藏兵於民之制漸復其舊未幾　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永薊州以邊務爲急躬覩要害起亭障併芻糧謹烽燧條陳戰守勝敗之要考求利害以爲禦戎長久之策所難制者屬夷三衛與虜爲援至是亦與虜言公在鎭不可動故雖未嘗與虜爭一鏃之利而內撫軍民外威夷狄屹然長城鎖鑰在公先公又內修保甲之法禁銀礦之利悉條所部擒散者百餘事表劾官屬之清勤姦贓罷弱者數十人威稜大著北鄙以安長夏薊州遵化大疫疫者不肯服藥得氷則汗出而

解民爭取氷於百里之外大如斗者比還如繭公爲鑿窖藏氷更教之醫藥饑者賑之死者埋之境內清謐公從容往來邊鎭民物顒徯忻忻自得山川草木皆有生意時　世宗皇帝巡遊天壽山屢過沙河等處周覽土作知公用心每每稱善於是內臺缺人銓叙已定特旨取公協理院事有將倫者　興獻皇太后之姪兄弟爭爵誣以內亂倫木訥不能辯或欲阿太后意坐倫以死公訊得其實嘆曰此與漢馮太后女弟事何異今　太后仁聖非傅太后比我等亦不爲中謁者立出之他事亦多平反　世宗皇帝往往

嘉悅獨柄臣夏言惡公不屈郭勛嘗竊公冒榮軍職不許又爲太僕時問其家人軍罪並從中阻　世宗皇帝明見不惑兩疏乞休俱荷　溫旨乙亥扈從聖駕南巡往返八千里嘗在左右咨問不少是年風雷之變擊　睿皇帝廟主廷議令三品已上自陳公陳辭特懇始得致仕中心喜悅如出深淵登平陸矣其後言勛皆以誅死或者謂其嫉賢之報公歸時年未五十家居三十四年優游田里權門要津不通一字或有言公於朝者時宰謂之曰人各有志何苦相逼其他人亦幸公自重不復徵用太監黃錦與公舊

御南行過公許以起用及北歸再過公閉不復出接公語人曰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司馬子長之所耻也元稹晚依閹宦而得相豈如白居易之爲全節邪[illegible]外臺諫前後薦舉二十二疏公若罔聞亦有大臣以書勸公起者公反勸其歸旣而大臣者被譴服公高識又有薦公可屬大事者當暑見邸報寒色凛容見於顏面其避名崇退如此然於　朝廷大事則眷[illegible]有懷咨咨不已識者謂其爲大臣之道少得養心[illegible]之力遇事每有先知人以爲神凡所營爲刻日[illegible]風雨驟集赴人之急排難解紛如拯溺救焚寝

貪不暇親友依公致富厚脫險難者不可勝計人不知恩出於公公亦不知恩出於己或有公未發而先背負者古今恒態公惟一笑而已

左副都御史周公煦墓志銘　王學夔

公諱煦字啟和號弓岡姓周氏源出吉水公父諱梯雲卒之四十六日公始生許淑人年纔十九即厲節孀居公方年六歲穎異絕人弱冠文名動邑庠弘治甲子領鄉薦許淑人疾公侍衣不解帶祈以身代逾卒號泣幾絕斂葬咸如禮在禫不御酒肉食必哭曰吾母苦孤嫠夭或少壽逮吾祿養玆棄背奈何所以忍死者煢煢一身爾又哭宗戚鄉里咸悲之知其純孝也正德辛巳登進士即疏淑人貞節於　朝淑人終年四十九或疑格於例　上特俞賜旌亦公之孝孚於人非偶得也隨授行人奉使惟謹三年授監察御史滇戎雲貴適土夷犯順逼雲南會城時巡撫闕公檄總鎮三司長守巡指畫方略一時計平事聞璽書獎勵有白金文綺之錫於是才名益著尋刷南都卷既畢事例不再按掌院誠齋汪公復以東廣煩之行曰吾送福星入廣也時海盜方熄軍餉日耗公益彰風采乃釐舊弊裁革殆盡驛遞之供應必出於官民壯之召募必精其選徭役之均解課之究皆余所嘗親奉而酌行者真名御史也未代陞大理寺丞轉少卿獄無大小悉心推詳多所平反人服其公明

歷都察院左右僉都左右副都御史七年風節如一日嘗署院事適權貴犯悖事下院公直任無撓獄詞出公手或危之竟得俞允嘗與議 詔獄緣情以申律人服其允四經內外考察贊益弘多兩推刑侍聖心難其代再乞休獲溫旨慰留公之卓卓時望而當 上心如此嘉靖二十四年三月以疾卒于官公忠信孝友痛許淑人抱節以沒在貴顯時衣食少涉甘美者卽流涕却之曰吾毋未嘗享此也甞三錫圖備述先世孤苦所以有今日士夫哀挽盈卷歲時祭享必齋戒可以徵純孝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泰公鉞墓志銘

王鎔

公諱鉞字懋功别號嶼湖宋丞相葉夢鼎之後世居餘姚之梅川公少負器識長益英敏勤問學自通籍時已有用世之志靜齋公奇之曰是非凡子匹也正德癸酉與從叔濮州守吉從弟吉安守金同領浙江鄉試人稱其盛甲戌登進士第授湖廣攸縣知縣此直歲凶民力且竭逋負繁多寇盜出沒公蒞之緩催科勤撫字繕垣墉簡士伍民生樂業賦充而盜亦息時巡撫中丞鳳山秦公金南平苗夷檄公紀驗功次

精覈有條鳳山因鑒識知 公當大受也丁丑擢江西道監察御史輒以風采著聞不避權勢知無不言貴戚近侍咸嚴憚之嘉靖壬午巡兩淮鹽政務去奸弊除積甚夥克助均輸乙酉巡按江西監試事選拔多名士羅念菴洪先吳鈞泉山其人也丁亥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徐州兵備尋丁外艱服闋補江西九江兵備壬辰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癸巳陞按察使所至有政績得憲體甲午陞右布政使綜理錢穀明潔不爽諭解出納批答無滯時廟建方興下工部議取材州郡公以徵取浩繁多恐竭民用乃盡閱郡邑存貯

贖鍰以充其需白於巡撫平田實公棨初猶豫然亦署行會京兆尹顧菴張公漢亦請開府庫罷征求疏入得允平田乃服公練達動中機宜嘗望日起乙未陞江西左布政使未任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江西攬大綱廣慈惠簡練兵馬充實邊儲遇僚屬以禮蒞胥吏以嚴賑恤多方則奏留南糧全活民命中報詳端則廢閣不問毋涉逢迎士庶允孚境內大治桂洲夏公嘗謂十郡鎗兵九江渡虎非溢美也丁酉　上簡命佐理院事適外官考察之期大宰松皋許公讚務借人才大中丞浚川王公廷相務覈治

行兩調停之每協輿論無失人者緣以不阿時好言者妄加論列公不辨引疾求退　上覽疏久之乃可其奏遂得養病南還卜築吳山之麓優游泉石不復談時事巳亥冬乃還故里重建家廟庚子丁內艱哀勞過常忽搆末疾乃囑其子孫曰吾才智寡淺賴祖宗積德叨冒至此分願足矣況五十不為夭吾巳過之豈復遺恨言訖而逝年五十有九公長身偉貌丰格標異立論侃侃襟度豁如也事父毋恭謹靜齋公足疾捫摩調護躬任其勞太淑人迎養都下恍愉備至又上疏終養雖不克遂其誌篤矣為文淳古以辦

博濟之居官整飭備明治要百務紛集移時而判吏才識過人遠甚長男宗儒淮府右長史次宗道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嘉靖二十九年敕祭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教行狀　王鏊

按沈氏譜公家自唐宋以來世居縣治之西簪纓相
繼載於戴九齡文集可稽也公諱教字敬夫別號平
野自幼聰敏過人所在親師取友輒擅文名甫冠以
儒士領正德丁卯鄉薦遊太學甲戌賜同進士出身
授豐城知縣豐巨邑也民儉而訟復爲寧藩所撓不
良於治公至而振肅之藩府斂迹民人革化不繼母
艱僅官四十餘日而歸邑人紀循良於志焉丁丑服
闋補安慶桐城值寧藩不軌王師蹂躪公內供糧餉
外整干城賊鋒旋挫尋西返而就擒郡邑獲全　武

宗毅皇帝南巡　慈壽皇太后北上夫役供給之繁
重與權倖需索當路諸公括應天六郡之役咸隸諸
公公蹇蹇匪躬事皆克濟故大司馬王公憲大司空
李公充嗣交章疏公之勞賚賞有加置學田以作士
省郵役以惠民善政善教侍御方公克勒石作祠尋
徵爲陝西道監察御史初巡薊北再按滇南維時土
酋安銓鳳朝文相繼叛逆郡邑失守中外騷動厪
皇上南顧之憂公以身任之提督三軍躬冒矢石賑
給軍儲不避擅發之議故能百司用命一鼓氣張而
巨賊授首奏凱璽書褒美白金彩幣先後再錫晉陟

憲副勑撫荊襄流民以赴難不赴嘉靖甲午仍以[illegible]
副憲戎閩中丙申轉太僕督江右糧稅巡撫薦剡行
云清戎也而兼督乎學校引進善類八閩豪傑之並
與督稅也而兼弭乎寇盜掃蕩巢穴鄱陽道寇之逆
跡是雖當路推重倚任之專而公之文事武備誠有
不可誣者聲實蔚隆動當宁拊髀之思比歲而遷歇
歷守外丁酉總憲貴陽戊戌右轄黔南乙亥轉山東
左轄辛丑陟光祿卿壬寅晉今職右副都御史入院
佐理而典司政本也嗟夫士君子幼學壯行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如我公者其無愧矣公之立朝謇

諤不阿知者是之不知者嫉之居言路也議大禮而
抗忤宰輔其被繫北司而幾死以故滇南不世之績
僅得外補居方伯也革餘賦而取怒中丞某捏疏誣
謗而無忌竟成比黨不世之仇終中其毒然人勝者
其變也天勝者其常也公之屢歷宦途幾四十年隨
其所至人咸紀頌功德至肖像立祠則誣公者多見
其不知量已公待命南歸即搆實恩樓奉勑誥璽書
於其中吉月朔服北向稽首非公事不履城府方論
定而將大用之竟病消渴不起嗚呼天也臧氏何尤
年六十有三平生著述有風化錄戎峽錄巡東浪紀巡南雅詠行於世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少峰商公大節墓志銘

聶豹

嘉靖癸丑七月二十八日左副都御史少峰商公卒
於大司寇獄又明年甲寅歸葬於承天又五年厥子
祚等始克緘狀謁予銘公諱大節字孟堅號少峰其
先世居荊門潛江縣之夏東鄉元季避兵遷安陸州
州今陞爲府至其祖汝才生思敬思敬生義中永樂
庚子鄉試經魁義生汝霖汝霖生盈盈公之考也正
德癸酉以春秋中湖廣鄉試再上春官不第遂領教
洛陽讀書篤行以身先士六年而教成鄉試中式七

人中會試者七人前此未有也嘉靖元年應山東主
考之聘癸未成進士出令吾豐豐法弛難治公至執
遠鄉逋頑一二人箠之死獄有連繫數年疑而不決
者立決之劇賊某等祖孫父子世濟其惡刼財殺人
白晝無忌公設法擒捕殆盡豐舊無城閩廣之寇竊
掠無已公曰無城無民辛未之變死者萬人是可以
不監乎乃爭號邑之義士百人爲倡諭以大義千人
響應程力出貲不五月而城成宣教練武賑饑撫流
政通人和盜戢民安論薦交上以治行考最 天子
賜敕獎之進階文林郎封父如其官母太孺人尋召

補兵科給事中風裁峻凝不避強貴七年戊子充
主試雲貴八年勘事江右以外艱家居比滿接丁外
艱哀毀骨立祠墓胼胝之勞身親爲之清上世之墳
修合族之祠尊祖敬宗孝思足稱嘉靖十六年起復
以例降鹽城縣丞尋遷國子監丞歷刑部郎中十九
年陞廣東僉事整飭高肇等處地方戢暴設險控制
猺獞仍遣其子弟習禮於學宮州而變夷俗功德
碑具在可考也適海南黎叛公奉檄分哨湊水擒其
渠峒累級千餘張總督淨峰上其功領賞加俸進山
東督運參議已又陞河南巡河副使已又陞山東參

政歷按察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贊
理軍務兼提督紫荊等關選將練兵以戒不虞公又
逆知北虜內侵之釁以故屢上崇重根本拱護京師
之疏庚戌夏召入內臺八月虜大舉薄京師甚急奉
上命督公卿巡視九門疏又屢上一曰固守關廂
以安重地一曰一事權肅號令以肅軍威一曰急殺
叛賊以收生靈一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餓而懸
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凡疏內所致意是時逆鸞以
公急殺亂賊之語意有所指銜之入骨[illegible]鸞嘗陰遣
家丁時義潛入虜營勾引入寇庚戌之變鸞獨引兵

入援　主上嘉其在各鎮先予錫駢蕃已又冒總
京營之命怙寵作威薌焰薰天斥叱公卿至有不敢
仰視者公義形於色獨不爲下乃奏命理公左副
都御史經略京城内外招募義勇四千人別爲一軍
訓練鼓舞軍聲大振鸞益忌之乃奏命公畫地分守
而以離城二十里之内爲公信地蓋公奏命經略特
爲京城設也乃城外二十里之地俱分以屬之蓋欲
以是穽公也公憤然曰不發其奸而死於逆人之手
無名也遂抗疏數其罪忤旨下獄麾下將領數百人
相率詣闕愬冤請以身代一時未遽允然已諒公無

他矣無何華人自虜逃回首言逆鸞勾引亂華之秘
鸞知禍在旦夕乃忿恚疽發背死竟以勾虜剉屍赤
族　上於是憐公忠義將釋之乃遽卒於獄棺衾含
斂皆得以禮襄事陸都督東湖推廣德意寔主之而
公卿以下咸縞素撫棺哭賻贈以百計而予亦得從
諸公後可謂生榮死哀者矣平生忼慨負奇氣忠信
孝友得之天性而問學則以砥礪名節忠義爲本遇
事英發不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他人故自其作敎
作縣司諫刑敀歷藩臬巡撫畿甸總憲内臺風裁勳
烈卓乎出士人表也

副都御史前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龎公尚鵬生
祠碑　張元忭

天順間外御史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
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
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實里主
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
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而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
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脊男子出白金四
五兩者即富者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金不數百不
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其

畝以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𢹂驛諸役其
在物中顧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詐攫百出
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
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平生構聚至百千朝
居而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柵豕互牽引
鬻市中相聚以哭邑里郊墟色慘慘若在冬秋於是
每書痛則老胥黠史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啓齒
而民之病極矣今右副都御史南海龎公尚鵬待爲
御史來按浙其因革輦予悉持故常知前兩役爲兩
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一[illegible]百所需

百願役不給不盈與民之丁土仙蘆合凡丁一円千率出若干錢與秋稅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官者豫而且歲輸每丁不逾二十分秒細易辦受詭者不得行胥史無所用其桊弄姦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檐擔而食者亦重去其七閭閻熙熙各始甦息然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構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余何挽那詰之則相頎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今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頃者聞其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蓰乎曰誠若是則若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甚則且臏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之不如醫藥哉嗟子又奚從丁寧

皇明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六目錄

都察院三

僉都御史

凌漢　程本立

魯穆　祝暹

左鼎　文森

胡東臯　趙鏜

刻行

都察院三

僉都御史

僉都御史凌公漢傳　朱睦㮮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鵲論　上善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逮繫久不決會浙江按察使陶晟入覲　上知漢無罪爲晟所淹命還釋之與偕來既至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可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

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　上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　上聞之嘉嘆擢漢爲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御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　上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　上許之命居於私第歲餘徽誅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　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illegible]也對曰先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致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云

四途並用

論曰明興之初取材有四曰薦舉曰歲貢曰舉人曰進士蓋未之有軒輊也當是時瘡痍甫封令明核士罕樂進取往往搜之巖澤而貢之諸所黜陟多出自　上裁而時以薦起家者十之八九於是有明經方正賢良孝廉之稱科目猶未重也其後海內無事農服舊疆士稍稍修鉛槧之業應舉者彬彬至矣是以辟薦漸少而進士之科獨重蓋治久文盛亦勢使然

也嘗考　國朝以事功稱者多由薦舉如凌公輩是也至於歲貢鄉舉尤顯著蓋不可勝數矣正德以來匪惟薦舉不用即貢舉者鮮登三事而事功乃不逮此非忘本取末之效邪於戲風俗欲其淳美教化欲其昭明四途之制必不可闕矣

僉都御史程公本立傳　　戚元佐

公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其先徙自伊川少負太[illegible]居常念聖賢亦人耳人可學而至即世俗以訓詁濂繪而窮心計以狥吾趾之不爲也於是問金華朱克修先生固端士乃就學焉所造彌篤當是時元季溷濁亂君横政相屬不可拯正遂避居鳳凰溪上題其門曰巽隱欲以孤遁無名爲務終身丘園以快其志云　高皇帝肇新正統延攬賢士無虛日洪武丙辰公以明經秀才薦爲秦王府引禮見　上奉天門賜厖馬楮幣後改周王府在國危行不詭隨以媚貴戚

已而株累謫雲南馬龍他甸長官司吏目會死可伐人名嬀誘緬甸百夷作亂南詔大擾公單騎入山諭之諸酋感悟歸順戊辰復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既平英謂布政使張紞曰夷性變詐百相嚮也百相背也其服不足恃也其屬非有人以制之則行盜侵驅何歲不有非本立往爲守禦恐不可於是以公爲守禦公既被命仰天誓曰滇南一方民命屬我我當以死保之乃冒暑雨跋涉艱阻周行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昌諸路勤勞撫輯柬以情信凡九載治化洽夷俗翕然語曰　[illegible]立功六詔者公爲稱首學士董倫府尹向瑤薦公學行宜在　帝左右乃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未幾擢左僉都御史建文三年坐郊祀失扈從左遷江右按察副使以纂修未竣未行時靖難兵至公與吏部尚書張紞輩俱自盡紞前布政使也有司以死難臣籍其家家無遺貲時稱渭御史有巽隱集行於世

右僉都御史魯公穆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穆字希文浙江天台縣人永樂丙戌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執法無私時　太宗巡幸北京　仁宗監國穆屢上封事以敢言稱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瘞露骸之無後毀淫祠之不經者泉州進士調官廣西富民林肆慕民妻少美乃鴆殺其夫而納之其族人訴於官所司俱通肆賂反罪訴者穆廉得其情遂正肆罪富民周允文無後以姪繼之晚而妾生子因析貲與姪以子及產托之周死姪謬言子非叔出逐之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羣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指是兒狀類周遂歸其產其餘理冤繩奸多類此民因目之曰魯鐵面正統改元廣大臣薦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正統二年六月還京以疾卒遣官諭祭給舟歸其喪穆爲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二十年被服如寒士卒之日殆無無以爲斂同朝卿士咸賻助之穆初被薦入院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助以器用穆悉却之及卒中復具棺衾斂焉以穆之行可重也子崇志爲吏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維風編

天台縣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跡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賻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贐禮也柰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於　宣廟遂拜僉都御史魯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終始若此於文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論曰魯公初第時即不忍厲其梓里如此其衷篤其識遠哉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贐公念里中阻饑懇辭之心與魯公同窮視其所不取達可知已魯公僉閩臬時法繩執政之家亦不少貸剛正不阿其自立者素也乃文敏故以爲賢特薦之　宣廟此與文定之薦范令同前輩之爲國爲民無以有已如此按魯范兩公皆天台人人謂台人多崢嶸有節槩其風自昔已然耶

僉都御史祝公暹傳　李濂

祝公暹字孟昭河南祥符人曾祖秀元國史編修祖天祥江西路總管父德銘隱居弗仕以公貴累贈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生而秀異好學弗倦治尚書爲郡學諸生之冠領永樂癸卯鄉薦宣德癸丑登進士第正統改元拜戶部主事時酋虜朶兒只伯寇西寧朝廷遣將擊之廷臣薦公材略可任特命公督理糧運處置有方餉弗告匱只伯就擒公之功居多未幾父歿守制還汴既免喪補工部主事居亡何復調刑部公明刑慎獄罔菀威富聽讞多所平反

聲稱籍甚九載考績擢員外郎錫之誥命階奉直大夫封及其親尋擢郎中戊辰閩寇鄧茂七作亂攻陷城邑勢甚猖獗　上命左都督劉聚充總兵官往征而右僉都御史張公楷寔監其軍久之不捷　朝議洶洶　上復命刑部尚書金公濂叅賛軍務率京營精兵暨江西浙江等處大軍刻期會勦輿論咸推公才望宜用之於軍旅　上命公綜理軍務隨師以行公料敵制勝多所裨益明年巳巳斬茂七傳首闕下論功行賞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院事適北虜也先犯京師　景皇帝即位念保定等府爲畿輔要地勅公往守其城公畫策防守有障禦之功士按堵如故會虜遁去　上賜綵幣白金以旌嘉予誥命進中順大夫推贈其親如巳官用表忠勤壬申　英廟復辟益勵精圖治百度維新乃簡拔才俊布列庶位甚眷注於公而公以疾在告召還京師就醫調攝竟不起時天順改元八月也得年五十有八　上聞訃震悼乃遣諭祭造塋域皆異數也公位不滿德用不盡才君子惜之使天假之年逢時柄用必有大施爲以顯於斯世民之大幸也顧仕止僉都御史而歿且絕其嗣冥冥顥蒼於是乎不可知云

論曰吾邑祝公之歿也殆百年家世衰微其遺事莫有傳者余雅慕公之爲人欲爲之立傳詢其履歷政蹟僅見一統志所載大略而巳嘉靖丙戌余免官歸汴弗揣寡陋惓惓以表章鄉賢爲巳任數向其家求之弗可得壬寅秋七月邂逅鄉進士陸生東屬其訪之越數日陸生走告曰昨聞祝公塋域中有墓表刻石竊意必悉其平生亟策驢造其下而刻石爲土所瘞乃假鍤掘空盡露其刻而剝壞讀之於是祝公之履歷政蹟槩可考見時秋暑孔熾陸生立日中鈔錄以歸其好古懷賢之志可謂篤巳余拜受披覽如獲拱璧遂櫽括其事而爲之作傳如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鼎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鼎字周器江西永新縣人幼穎悟讀書輒能通大旨正統壬戌進士擢監察御史出巡山西時北虜寇邊鼎即爲戰守計虜知有備遂引去已而虜請和鼎上章言可戰不可和景泰中山東河南歲歉命鼎巡視所至勞來賑卹民賴以安比還疏陳裕財用五事又言修政弭災十事皆切時宜七年擢廣東布政司參政未抵任天順初召還拜左僉都御史天順二年正月卒鼎居官清愼公勤卓有時譽惜其召還也藉權貴以進士論不滿焉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森行狀

文徵明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寶寶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至鎭遠府君俊卿仕元季爲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鎭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國朝爲荊州左衛千戶賜名添龍次定聰侍 高皇帝爲散騎舍人後贅爲都指揮蔡本婿從之蘇州遂爲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

考諱洪字功大仕爲淶水縣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溫州府君諱林繼娶顧恭人寔始生公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宦淶水受易於家庭少卿公致仕歸卒於家公年甫十八自奮於學誦讀窮日夜不休下筆爲程文雋發蹈厲不爲時俗陳爛語選爲縣學生稍試不利即屏居學宮益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年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歷山東鳳陽揚州廬淮諸郡尋以纂修 憲宗皇帝實錄奉

縣令請上蠲乞免荒年租

謹荒異政

使禄訪浙江事竣以病予告還弘治四年辛亥起告
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窮屢
歲大旱公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
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公曰而來吾且食爾無憂賦
也卽閱獄有以逋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
租戶部以無稱無秦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卒免其
半既而請賑於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五斗公曰
戶有小大粟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忤上官怵
公公不顧按籍占數計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雜糠
秕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為迕會開興

濟河役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走白於郡
得減役視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
遣之境故高舊無渠堰民視兩澤以田一遇旱則束
手待槁公教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潦則洩之
每行視野中屏騎却蓋親履塍畝持食一橐茗一器
或啗食不及頓次便憩樹下昬旦出入暴風日中面
焦且裂弗為止而庋於禱祠曰糜神不索荒政之一
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厲諸壇
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打旱魃者歲旱則聚惡少
新瘞屍基而[illegible]之或執產婦被髮坐而沃之曰淋
旱魃公諭之曰在法發塚邪巫皆重辟若曹奈何[illegible]
之因嚴為禁絕縣嘗有蝗患公捕得輒瘞而藏之或
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明既而　朝廷累
遣使行驗民賴是免賦而他縣無驗坐累者比比雅
重學校稍暇卽詣學宮與諸生講解示以法程里社
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勸相之有徐文亮
者數世同居為表其宅里他貞孝有蹟被旌與可旌
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嫠嘗出聞有夜織
者旦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惰至是多勸而勤縣有
養濟院而無廬舍為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釜給薪㸑

哺被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戶減而額養孳
生馬如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
得通融均給縣隷滄州州每役縣民為斗級弓兵夫
皁之屬流傭轉輸曠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隷
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於監司罷之仍
請下傍縣皆得視慶雲癸丑丁呂恭人憂丁巳服除
改山東兗州府鄆城縣鄆城地雄民獷健而喜訐公
至縛奸人數輩投戍邊徼一時宿蠹為清豪猾斂戢
不敢肆縣有德王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
虐苦之至以鐵絙縶廡下榜笞之或責所乘驢馬不

足償公言於監司請自輸於長史不可則爲征取於公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詔減明年田租而王府征輸如故公亟言于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因疏于朝極言王莊之擾不報富民緣邊儲出內爲奸利公列櫝庭下令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自投櫝中遏富民不得近又上供歲帛不問里甲大小及民貧富槩徵之胥徒復漁取其中公以九則占數而賦其直俾占帛以輸所省十五而輸復有羨民咸便之境有西裏河舊通漕運歲發浚卒專官領之及築黃陵岡上流因罷專官而供稍如故公請罷之

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既築則河不必浚管河官既罷則卒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卒罷之縣城久圮而隍堙不能蓄水糾工繕濬二旬而畢去城一舍有障水隄綿亘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復之又於隄口聚土以遏水衝凡所爲興革利害無所不盡而崇奬風俗激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瀕而臨漕渠廣遠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號多盜盜白日遮劫不可迹公所至置民兵什五分曹更邏約遇盜併力擒捕而高懸賞格以勸勞之故[illegible]出境內[illegible]劫盜公讀檄默記其失物他日獲盜遽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駭愕即吐實果前劫郡中者蓋郡與眞保定比壤盜出沒於此公識其方言耳有竊人瓢粟邂逅其妻殺之求盜不得或得瓢於張乙土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乙瓢也公詔其妻至雜數瓢令識之妻遑錯莫能舉乙瓢也遂引伏鄆有趙小老兒者嘗邂逅一僧知其盜也詈而逐之既而他盜以僧言誣趙爲橐盜者公使趙青衣雜羣皂中問盜識趙否曰識之曰羣皂中亦有類趙者乎曰無也公曰果没妄耳因釋趙不問先是隸卒攝逮鄉民畏漁苛往往匿不時得公受

牒輒判牒尾令自持以往無不即至故事州縣圉夫卒用富人以便供需公特簡下戶充之皁則以鄰縣互易如制一切苞苴不得跡門嘗自啖糲食每歲儉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具饔飱以爲常在鄆三年巡撫使者交薦其才可大用十四年辛酉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會吏部缺尚書大臣有夤緣求進者公疏力論之因舉宜爲吏部尚書疏劉大夏周經以進時營進者甚銳且有力或從中醖釀之謂是專擅選法非所宜言遂下詔獄賴　上仁明笞而不問十五年壬戌奉命榷木盧蔴奇隨事錯綜不先爲程期而不

失常度召車徒給以符驗數幻稽限不得與門[illegible]
隸卒無牟大利富商大賈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illegible]
爲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青禁弗爲通尋監光祿
寺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詔河南淸軍伍既至命
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疏補士伍多株連往
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籍非缺伍不輒追有匿丁壯
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弊爲之淸會疾作上疏
乞告明年甲子還吳閱二年丙寅改元正德逆瑾擅
權用例致仕庚午更化再起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推
掌三法司事尋奉詔照刷在京五府六部各衙門文

卷正德七年辛未考績進階文林郞明年壬申陞南
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科駒賣駒徵銀及追陪
倒死諸弊政公移文諸屬條列古今廐牧之法與今
之利病所宜興革者太略言今日馬政除補足種馬
之外上之所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有科賣徵解諸
擾民之令哉柰何有司沿故習而憚改革以失事機
援例變賣之文屬於途聽民自便之條束於閣妄傳
點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刷以示科需之有名
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一駒或養三年四
年之久舉醫牙[illegible]則請賣駒於官以謀撓法吏書庫

役則請收銀於官以遂巳私不知官賣之際多估則
買者賠販而廐牧愈受其殃少估則賣者虧損而市
井共饕其利負欠或遭勢豪之手徵求難免捶楚之
刑甚而官吏私相貿易而馬於是乎併去矣此賣駒
於官之弊也官收之時法重有秤頭之積出較閱有
火耗之羨餘務票有紙筆之需伺候通攬先之賂甚
至上下轉相交代而利於是乎併失矣此收銀於官
之弊也況名雖補輳備用而全科併派之數實不開
除陽雖變賣不堪而倒失虧欠之逋陰加併斂凡所
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僕三年綜核財正下享其

利而上蒙其成乙亥考績赴京道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尋給誥命進階中憲大夫贈考爲南京太僕寺
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俱恭人於是公在仕途三十
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疾遂上疏乞休有　旨俾
回籍養病是歲正德十二年丙子也越六年辛巳
今上踐阼廷臣先後薦公老成可用皆不報又五年
爲嘉靖乙酉五月以疾卒於正寢寔公所建文山忠
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自許雅慕文山爲人以先世
嘗與通譜且嘗建節吳門有功德於民因言於　朝
得列祀典[illegible]之吳之有文山祠實

白公發之也而公竟易簀於此豈偶然哉公爲人精悍英發激昂負氣義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邂逅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詩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貴橫尤甚懐護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順旨莫敢出氣公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荷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必刻弗貸趣令示劉劉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戶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

水旱公謂壤有變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槩限列又欲括縣金錢以足上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內帑以救饑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不以有成命但已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爲抉摘細碎所言皆明白直致不爲回曲其論吏部尚書尤人所難非其人絕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思有所爲及　今上收用老成人經中外論薦當路者且次第叙進公而公不待矣公問學精詣而不務博綜自少與先溫州兄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即從學李文正公所得甚深賦性高朗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爲

其論著必法左氏鑄詞命意精鍊峭拔不剿致不已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人無知者晚歲悉棄不復爲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佔僤問耶其意欲以功業自見屬正德多故又不能隨時俯仰遂以盛年棄官家居其意蓋有待也而豈意其遂已耶自少貧苦然視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既貴不復殖產亦不治居第俸祿所入皆緣手散去家之有無一不問至於子女婚嫁特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嫩賓客客至未嘗不置酒治具草略亦不求甚設勵觴意懽洽藹然可親錢寧廖鵬用事皆嘗加禮於公公無所受造謁皆

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又爲書詆訾其過不少諱其刻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況殘偃蹇不究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惟公抱負閎偉志氣剛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於一方太僕之任又在參佐之列是其所有曾不少見於用而盛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較以備采擇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公東皐傳　顏鯨

公諱東皐字汝登別號方岡世爲餘姚梅川里人入
國朝公之從太父諱贇及仲父諱日章者相繼登甲
科祖禮父賜並有隱德母柴氏公生而端重不妄言
笑六歲知向學其祖一日作內臺總憲四字進公而
命之曰吾夢汝爲此官汝必勉旃當有符應庶幾嗣
先世之駿聲焉公唯唯受之暨成童受三禮之學旁
究諸史百家至廢寢食孫忠烈公得公文而閱之爲
之擊節因請見公以其族女弟妻之比弘治辛酉領
鄉薦壬戌會試不第乃遊太學大司成章文懿公一

見輒器重之時與同社友夜分讀書有女叩門求宿
其友欲納之公厲聲不許友乃媿謝女逸去歲乙丑
成進士謝文正公雅知公問學俾就選庶吉士公以
未典[illegible]之蓋欲得親民官究實用也遂觀兵部政冬
仲淮楊纂修　孝廟實錄咨詢必周交際不苟丙寅
事竣復命逆瑾以臺諫召公公不就瑾由是怒公旧
令人伺過不得丁卯冢宰許襄毅公廉公之操欲處
公北曹瑾沮之授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時流賊叛
黨逮繫公訊出其非賊者既而囚逸公訊囚獨全當
道咸嗟賞之己巳夏　孝廟實錄成有賚庚午著四

川司員外郎事辛未夏三載考績書最封父梣菴公
如其官母柴爲太安人尋陞陝西司郎中癸酉夏丁
梣菴公憂喪祭盡禮丙子夏服闋改授南京刑部四
川司郎中司寇戈公素知公剛明有幹局奏改公廣
東司蓋南都訟牒是司最劇非公莫能疏剔也會有
奸豪倚貴璫舞法者公竟以國典按之然立心平恕
法無故入大司寇實倚重焉戊寅秋擢寧國府知府
寧國處四山中多盜而民囂於訟公至則急於鋤強
扶善勸學興禮以維風俗　高皇帝念寧國實有饋
師之勞詔免民田租收官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

盡歸於巨室官糧獨存於細戶公建議欲以官田之
稅均於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役如此則法既畫一
賦亦均平弊端永絕矣議既上時不能用至四川劉
公始遵而行之劉公刻平賦書以公之議弁於卷首
往設法不均致百姓有歲役於官無虛日者公乃檢
正版籍更定大戶爲里小戶爲甲以十遞年爲一里
以一里統十甲如浙中之法凡均徭歲一審編竟歲
而代休九歲然後復役之並以丁田爲準寧國舊不
養馬太僕丞陸槐惡其鄉人與之抗乃以鄰邑高淳
馬匹分使宣城五縣養之公曰宣民自此罷於馬矣

疏其害令民金璉等具奏於朝事獲已宣城有金寶
圩横亘六十里土極膏腴歳入百餘萬石圩當丹湖
之衝水溢輒沉於河公親往相其便宜率父老修築
之永無崩圮之患寧國據山為城歳久不治公牒知
宸濠將有異謀惻然興憂曰玆土乃關東襟帶城不
完胡為控扼爰度工修繕且大治戎械以待援守無
何濠反陽明王公慮濠之遥取南都也移書倚公為
南都之援公曰濠據江右王公自能收之若趣兵留
都吾當一面以擣其勢俟官兵四集賊可擒也已而
濠攻安慶公將率兵扼其喉復聞濠返兵就擒乃止

嘗躬歷六邑民間有訟或就而聽之乃召父老延訪
民情申明　聖諭與士子講解經義稽飭行檢表彰
先賢旌奬節義刻禮記纂言六書本義韻補諸書以
惠學者寧國人士於是乎有興焉歳大侵民嘯聚索
餱糧至殺人公承當道檄捕其首請曰饑民瀕於死
為亂情可原殲渠魁以示法足矣當道然之械死數
百人皆願自疏名於府牘改行聽役公又慰諭各遣
歸業南陵有惡黨號十老專脇持郡縣短長涇縣有
大豪横虐鄉民橐盗為患人爭欲啖其肉有司多為
賄誘莫敢動公下車即捕戮之行縣過茹脈嶺有犬

如作人聲奔號於前使卒隨犬所之乃盗其主[illegible]
牛尚在捕之於是盜竊屏息境内晏然他郡有告妾
殺夫者於御史屬公訊之婦訴盜刼殺不得其人公
禱於神夢一小兒毎足踏兩木而立公曰小兒為童
兩木為林殺其夫者必童林也遣邏者察之其鄉
果有董林捕之一鞫而得妻賴不死至今池人皆稱
包拯公云公至之明年水災民饑官無儲蓄公多方
賑之隣郡饑民咸來就食又明年鄰郡仍水災流民
蟻聚宣境公又授粥施糜不憚勞勩凡活數萬人死
者為坎瘞之亦以萬計又明年大旱虔禱而雨歳大

熟民居災公親拜之乃反風火滅已卯宸濠之變羣
盗洶洶撫按又檄兵為備明年　武廟狩于金陵饑
饉師旅之際徵輸百出居民驚擾公料理鎮靜不違
科率故寧國親被獨安堵無患撫按聞于朝賜銀
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嘉靖改元入覲考治行
為天下第一詔優奬之二年陞按察司副使整飭建
昌兵備公至寧國六年廉靜寡欲一錢不取行橐蕭
然無以為道路資僚屬各以所積羨贖鍰若干兩贈
公公厲色曰吾豈以瀕行易所守耶峻却之且籍其
數上于臺府請儲以救荒民德之男女挽留者萬餘

入公與涕泣爲別士人列公善政樹碑誌思八月大建昌居蜀西徼山川險惡前此兵部多駐節雅州故中官將領得以專制其地虐用其人因而作慝公至以法約束之餼廩經費歲有常數官軍相安武備增修番虜嘗入境遣指揮陶安等授方略殲之終公之任番人無敢攸境上越巂有相公嶺山勢高聳石蹬崎嶇兵行多有墮而死者且寇得憑險以拒我兵公爲捐俸雇役平其道自是我兵得利用出入以禦寇指會城至建昌中有大渡水峽出而湍甘僅一度而不免覆溺公相其山廻水緩處移波其間日可數度

行者便之名爲胡公渡嘗以事歸會城道由卭隸外州流賊肆刼公呈撫按治之不忍遽加以兵令使者省諭羣賊賊素感公之德皆自歸其物盡散其黨則戍奔母喪建昌軍民思公德愛相與圖像立祠水旱疾病必禱焉戊子銓曹扣缺以威茂兵備起公蒞任前閱月西番狄卓構亂勢甚猖獗巡撫唐公鳳儀檄[illegible]文武官僚速師擊之公首倡諸軍身親對戰斬首數百級獲牛馬五千器仗無筭卓由間道夜遁時居民脅從者千餘人要截逃歸總兵貪功謂公曰此輩亦從卓亂若盡殺之可獲首級一千餘顆眞偉功也公

築邊墻

曰若輩非願爲亂者但被卓脅從而殺之與古行其總兵悚然而止事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陞四川按察司使公言於唐公曰賊庶滋大以兵收之實難乃還茂州悉罷兵以携賊構得親信頭目二人捐俸金厚賞之諭以利害二人悟歸斫賊首以獻公撫其餘黨西人悉安事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既總臬事務持大體章善癉惡良有司恃以行志其無良者咸神明公不敢行其私庚寅唐公被召薦公自代疏至蜀撫巳有人矣時寧夏多事乃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既任犀於馭將恩以撫士一

號令勤訓諫嚴烽舉堞邊境肅然乃率萬騎巡邊閱觀形勢思懷永圖謀於總制尚書王公瓊曰寧夏自鎭城至花馬池營橫亘一百八十九里實在虜地之內藩翰不堪保障而賊虜橫入其中每勞師動衆巨費不貲非築長城以捍之不可旣協謀疏奏許之公即身任其事督憲副齊之鸞親率士卒而城池之自鎭城至花馬池營及河東河西鎭城南北迤邐賀蘭山一帶及定邊營共延袤三百餘里皆挑築墻塹墩疊置立墩鋪堡關及營房一千餘間以居屯種樵牧時旱久土疎井泉難得公爲刳木接賀蘭之水以濟

甫八月大工告成先時虜入為患不可屯種公監
城乃移軍居之使開屯田教耕種由是軍食足而轉
餽省矣寧夏官多軍少一官到任選軍一番更亂成
規雜以各伍以至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一遇大敵往
往僨事公上疏請革其弊編立司隊以本衛之官轄
本衛之軍凡鎮總衙跟隨軍伴俱於步操軍內撥用
其教官經歷等衙門伴當俱於民下內派撥定為額
設不得越規上班則隨軍操練下班則跟官聽役一
以均軍士之勞逸一以革軍官之奸弊自都指揮以
下應名冗職又奏革百餘員至今冗費約而軍賴以

安公再疏乞休宰臣上言公履歷既深操持無玷居
方素有建明老成足堪重任照茲修築之功亦見為
國之實不宜使之閑散 聖諭慰留以鄖陽缺撫臣
遂命之公又懇辭不允乃就焉鄖陽界荊梁雍豫四
省盜賊之窟也頻年旱災流民誘賊為劫公賑以官
粟遍走山川百源盡公所撫之地霖雨霑足歲大登
流民復業餘賊樂就招撫四省遂安公行部過鄖縣
有商二人負橐夜投宿于浪子山中酒家被縊死瘞
之其一人氣未絕覺有人提其耳明星至矣盍走訴
焉共一人自墓隙出遇公號冤盡得其狀捕酒家抵

罪襄人口其事癸巳廷臣會薦公明識治體諳練國
法堪任總憲召還京師貳都臺事公與左臺王公廷
相修明憲紀彈壓廷僚咸謂有額佐風而頗忤于執
政者公再疏求去王公力止之公嘗謂為政莫重農
事因禁天下宰耕牛長安市肆有私宰者牛含刀直
犇院墀跪伏為哀訴狀公命捕其家鞫之坐罪如律
牛飼苑監為太牢之用王公覽閱而嘆曰胡公持法
不惟萬民以為平亦萬物賴以為命矣是年 天子
以建儲恩進階中憲大夫贈父為右僉都御史母太
恭人明年留都太廟災公自陳求免准致仕家居不

忘經世之心與鄉人講求利病輒身任之歲旱公祖
跣率鄉人禱於鄉之社數日大雨一境獲稔乃祖所
為燭溪湖塘瀦水溉田一鄉之所天也日久而圮公
疏請修治高廣倍前而乃祖有永施焉境內運河數
十里淤甚公疏使復通潮汐轉輸者賴之築海塘白
沙路二十里以通耕牧而兩旁河溝蓄水斥鹵之地
遂成膏腴諸凡興作公必往求勸率不少休逸故人
忘其勞而事易集居六年臺院寺部交章上薦藩臬
郡邑之大夫政有因革皆就問之方期其復起而人
亡已亥夏星隕雨血于庭槐棘盡枯六月十三日寢

疾考終命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直忠誠身履方正事父母孝處兄弟友居室家敬敎睦宗族有素侮公者公顯人謂必報公視之坦然其人感媿守寧國時同知魏浚通判江洵卒于官公致情而厚恤之使其妻子有所歸撫耶陽有武將以賂管求者公呼至諭之曰貪必受汝賄矣刻必褫汝職矣非汚人則害已汝何爲焉杖數十遣之大冢宰唐公龍曰胡公此事甚痛快人心然非公不能也公又總內臺實輔臣張公孚敬重公之宿望因首薦之欲公德已公自朝會與衆同見外未嘗一私謁之且有所囑亦不受焉或諷之公曰吾生平不能婾婀以與人况爲朝廷官其去留任朝廷耳而阿屈以求容所不爲也張公因憾之會公自陳從中准致仕人嘗以此少張公之量而直公之節云公自奉甚薄雖登華要一如布素翫好珍異物一不留心宅無樓臺房無媵妾田不滿頃九子共之姚之仕宦而淸貧如寒士者獨公與副都御史宋公冕府尹胡公鐸時號爲姚江三廉云

姚江三廉

趙中丞方泉先生鏜傳　丁元復

中丞先生趙姓諱鏜字仲聲別號方泉浙之江山人趙之先爲宋商王元份後裔靖康間武略將軍善孚者以扈高宗蹕南渡始家邑西鄉之竹和元之季有友三公徙居泉塘號泉塘趙氏宣德朝有諱同鵬者治經質行慕晉陶元亮風節自號種菊老人生子思湯貢入太學任瑞州府經歷有能聲思湯生志謙志謙生平海衛學訓正夔正夔生泉塘翁鳳山卽先生父封柱史者也代以文行著稱而仕不甚顯乃正德癸酉四月七日寔生先生生卽岐嶷聰警不類常兒平海公奇之曰趙之昌其是兒乎稍長授傳士弟子業誦輒能記窮晝夜不休爲文纚纚數千百言立就平海公大奇之進之浦陽師事林惕齋先生惕齋旣傳經名家而甫爲士淵藪先生切劘師友搜闡奥悉其源委文益神采振發不作經生套語試輒屈其行嘉靖丙午赴棘闈試主司亟賞嘆之曰不意寸晷中有此奇作也拔高等丁未成進士仍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改授河南道御史督長蘆鹺政時軍興需鹽課甚急人謂先生儒者未必稱而先生悉心經理尋究弊源逾月條上封事皆中肯綮老吏所不能及會代

攻應天巡按慎擧刺勵風裁諸不法事以仕後惠文
彈治之威名大振適南畿學政缺　天子以先生材
望命董其事寔壬子四月中旬也時棘闈期迫就試
者不下萬人而分宜相方擅　朝政士之夤緣干請
者一切峻絕之不為動歲乙卯按江南益矢虔慎所
命題皆人所不能期而品題讐校卽輿論所預擬者
不爽尺寸今內閣瑤泉申先生穎陽許先生荊石王
先生皆先生所深獎而首錄之者也其他布列中外
展采錯事者不可勝數蓋督學官之得士未有如先
生多者丙辰秋以疾乞歸仍補河南道刷卷畿輔擢

順天府丞時府方缺尹諸務蝟集先生以臺臣夙望
飭與法繩之大府帖然無敢闌出入者無何改大理
少卿民相率以不寬貸而泉塘公訃至矣先生聞之
輒不御酒肉晨夜馳還苫塊哀毀骨立丙寅服除陞
勝黃通政未蒞任會都察院缺右僉都御史部推鄧
公蘭谷先生副之　世廟謂先生材不次擢協理院
事先生既荷殊眷日夜奮勵思所以報　上為條六
事以獻　世廟益器重之方注意大用先生未果
穆宗改元先生以舊臣[illegible]乞身歸鄉里杜門不問
外事暇則與一二[illegible]郎石間取古人四
留義更號留齋居士先生兩朝舊臣磊落有抱負特
與江陵相同年又同館人謂馳一東道地立可　召
用而先生不屑也曰吾奚敢忘　朝廷第非自重如
吾志何嗚呼先生可謂加人數等矣性孝友篤至事
封柱史及太孺人甚謹撫弟太醫院吏目月泉君曲
有恩誼其他置義田恤貧族修家乘鑿鑿皆有程度
為世標表非脂韋便身圖者可倫也所著有留齋漫
稿趙氏家譜六卷行於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七目錄

都察院四

總鎮尚書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七

都察院四

總鎮尚書

兵部尚書孫原貞傳　焦竑

孫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縣人舉永樂乙未進士授禮部主事遷郎中正統中陞河南參政進浙江左布政使時閩浙羣盜雖更赦罷兵尚未帖服原貞度其必反圖上方畧請為備禦未幾賊果叛發兵征討命參議軍事乃督兵深入擒其賊首捷聞陞兵部左侍郎參贊軍務鎮浙江進尚書奉命考福建吏治遂留鎮焉復與都御史劉廣衡平浙江賊五年仍鎮浙江天順初以老命致仕　上即位詔進階一級成化十年十一月卒年八十七訃聞遣官祭葬如例原貞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尚書才寬傳　總督　　　　　　　　永平志

才寬字汝勵遷安人貢士經歷通子也成化戊戌進士年二十知商河縣最陞南京刑部郎中封父如之歷知西安淮安二府多異政決疑獄如神歷副都御史撫甘肅軍民悅西夷服陞工部左侍郎贈祖惠及父如之轉尚書以不附逆瑾出總制三邊以便宜行事軍法嚴峻所向克捷忝游將領稍縮粉其面紅綠其衣巾幗其首游示諸營軍威振肅而含憤者不少矣正德巳巳孟冬虜犯邊而躬督戰虜佯敗督軍搜山伏起遇害計聞加太子少保謚襄愍賜祭葬於縣

東二里廕子宗錦衣衛世襲其墓久荒矣萬曆壬午知縣白夏修之率官僚諸生致祭慰英魂於既往激頹俗於將來風化故關識者韙之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姚公鏌墓志銘　總督　　　　瞿鑾

公諱鏌字英之東泉乃其別號世家浙江之慈谿大父菊軒公諱悌父樂軒公諱墅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范氏妣胡氏贈俱淑人公生成化乙酉岐嶷有異質即少不好弄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丁樂軒公憂服闋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大宗伯傅文穆公特重公凡奏議皆命公裁訂都下士卿大夫子弟四方髦俊兢執經趨座下凡經指授或竊緒餘舉於鄉不可枚數舉禮部至數十百人後至達官布列臺閣藩

省與公相後先甚衆壬戌晉精膳員外郎癸亥擢廣西按察司僉事督學政廣西邊省士寡聞見公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楮皆公處給士皆感奮力學舉科第益衆桂人重巫鬼山魈阜旺善爲變巫覡假以惑民自宗室及閭閻戶皆爲像以祀公至爲文屏除之痛治諸巫而妖息庚午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汀州大冒山賊攻武平八閩震動公率鄉兵赴救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承定民賴師智者所部五百人無不　當百先爲圍禦賊戰多死家復爲賊所破有司不知收恤遂擁兵自守

不復為用公召而撫之師智請效死公遂改督學政
時以兵屬副使楊璿始遇賊戰即北執二裨將以去
於是他賊劉龍輩益猖獗不可制師智乃率壯士擊
龍寨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復得一裨將以歸賊震
讋遂遁迄今汀漳數十年無盜皆公力云興泉建汀
春秋易學孤絕公延明經分教諸邑閩中五經始全
葺大儒書院增廣祀田林栗顏栻冐祀學官悉斥去
公督學閩桂前後三頒璽書士追思公德各立祠祀
之甲戌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燕幣旌
其賢是歲十有五人公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鎮守

大璫史泰悍公威名輯斂其下宣慰安萬鍾庭參殷
渫前此未有云凱離宣撫楊友播州宣慰楊斌交惡
友死子弘繼請罪於朝公謂宜量授舊職使撫所部
嘉其自新庶善後之計時不用公議凱離遂怨憤累
出兵攻破播州凡十餘年大抵如公策而後定乙亥
陞福建右布政使廉公新衙肥瘠一切垢汙前守印
章者大慚去陞山東左布政使如福建孤介益與俗
絕五年不以家隨武定州山東南北之衝公謂宜設
兵備官防盜乃上議命御史黃瓚請之朝本兵以不
先自已謂兵備安能弭盜寢之公謂今有不設官邊

郡不能制盜遂迄止邪更上議竟得會俗本兵從宣
價市馬每一疋給銀八兩公謂馬價既減將何所出
況解馬之費又倍於此乎遂上奏本兵初不悅既而
曰此亦為民耳自是買馬用銀十五兩以為常會秦
郡災有司不特奏戶部率以限外停格公為代奏卽
期由是被荒者皆得賑先臨清倉舊設內臣監守止
一二人正德十年以後增至十五員公屬條奏極言
其弊　上得奏為下勅戒飭至再民困少紓巡按御
史議論與公不合摭拾他事劾公都御史王公瓊曰
吾山東人稔聞姚廉家宰陸公完曰今　天子在邊

姚材畧不易得奈何求無形罪肆私怨乎御史語塞
時　武宗皇帝南巡駐蹕臨清兵衛數萬公儲蓄有
素民不告勞　上奇公狀貌錢寧江彬恃寵索賄無
銜公一日公舟觸御舟　上命執之問為誰舟人以
公對　上曰是美髯者邪釋之歸晉撫公巡撫延綏
都御史　上問兵侍王公憲曰姚鎮南人得無不習
邊土憲對曰鎮文武材不擇地而辦庚辰公至榆林
　上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交匱各郡皆饑公
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公厚撫之月
給糧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號勇

士悉引見勞慰由是人樂爲用嘉靖七年虜寇涇陽
全陝大震言官舉劾諸鎮將吏　上遣都御史李鉞
行邊公乃以遊擊彭英勇畧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
揮卜雲於獄爲英貳皆誓決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過
其壘砲發虜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
之斬首八十餘級虜衆悉引退　上降勅褒奬賜白
金文綺諸鎮緣此皆貰其罪人謂榆林四十餘年所
未有之功是歲陞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廠癸未適
學士君狀元及第公父子一日前後來拜恩朝紳以
爲至榮甲申春郊公分獻東海三載考績贈祖若父

如其官廕子汲爲國子生冬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漕
運値大同兵變改兵部右侍郎頃之事定乙酉陞右
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田州土酋岑猛者
初朝廷調征江西之姚源納賊重賂縱賊逸去後猖
獗流毒數年猛富甲諸酋遂侵占鄰境屠戮土官結
納逆濠抱諸不軌上思恩恩土酋之叛猛陰主之軍
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假朝廷
終當取之於是巡按御史張鉞汪淵内外鎮守重臣
交發其罪調湖廣永保兵剿之公既至兵備卑弱倉
卒調集兵糧訛言洶洶乃遣使檄微猛兵施其謀且

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終不聽公乃上疏陳猛愈肆
不恭罪在不赦會永保兵至公自督師進破定羅丹
梁猛子邦彥率饒將常好陞綬列十營拒戰公師奮
前大破之斬好綬衆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鴆猛傳
首南寧捷奏　上嘉公功褒奬進左都御史太子少
保及白金文綺之賜廕一子錦衣衛百戶班師遺酋
盧蘇招他部土受叛執署田州事王熊要詔赦於公
公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四不許以
懲後復請進兵巡按御史劾公失策致再亂又謂猛
尚存爲禍非細館閣大臣信之公重得罪矣丁亥公

以災異乞休遂致政歸自公歸薦者幾二十疏兩京
九卿缺銓曹擬公者四乙未陝西三邊缺總制尚書
閣老費公薦公公聞命就道延頸望公如甘雨莫不
效死公嚴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奏功公
乃以去爲請　上允之初公門人遍海内皆捐俸爲
公營書院慈之東山公歸讀書其中淡然不累聞達
卒年七十有四訃聞　上賜祭葬如例復命學士君
乘傳歸皆渥恩云公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礙齪較
尺寸復愷悌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胸臆淹博涵養
高明遇事問是非不計利害至所守甚介山東藏銀

無標識若干兩吏密送公所公斥之藉上其數監司
延綏民勦地得金甕金甲云其中寶貨填積直數百
萬有欲請之朝實邊公以爲辣命厚封其處易州上
廠督理大臣皆乾沒其中公一正以法未幾前大臣
以子納賂去官閣中大璫豪貴怙威倚勢公峻拒如
山岳不可搖動延綏副總兵紀世楹殺弟公執令必
死世楹傾産行賂從中下其事得末減正德來逆瑾
錢寧輩習汙蔑摧折沉溺何限獨公無所染而朝紳
攀緣附麗得至達官公以疎逖介特寸積尺累以登
樞要人以山川靈秀公所鍾獨多故元氣之發炳爲

國瑞要非尋常人物例至儒先疑辯政事可否不爲
因仍凜然端確蓋馳騁貫穿衡鑑素存故能羽翼前
賢折衷國是卒之日同郡士大夫悲悼謂人百其身
無以易也有文集奏議若干卷藏於家子涞文學器
望受知 聖明閒居憂之日 上愕問者再公之餘
慶如責券然豈偶也哉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鵬峯翟公行狀

行狀 無替 王道中

嘉靖乙巳六月初七日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鵬峯翟公卒公諱鵬字志南稱鵬峯者號也
其先山東武定州人高祖明道從戎撫寧衛遂爲撫
寧衛人明道生曾祖貴貴生祖敬敬生父旻旻以公
貴贈戶部承德郎主事母王氏封太安人守節奉詔
旌表寔生公云公生三歲喪父稍長聰穎不凡儀容
迥異中正德丁卯鄉試連舉戊辰進士初授戶部主
事監九門課將各門宦豎俱逆瑾黨怙勢橫索無度

公奏復榷鈔之制商民皆便之庚午差延綏實邊時
太監魏彬初擅國而家在榆林諸弟姪橫行三邊欲
專鹽利公設爲搶納之法諸商均獲其利而魏氏獨
無引鹽之及癸酉太安人沒哀毀骨立朝夕食必哭
奠三年弗輟聞者慘然乙亥服闋復除戶部主事榷
鈔河西務適皇店初開而太監于經周昂勢焰薰灼
欲擅鈔利公固不與繼有皇親馬姓者來自京索鈔
利尤亟經語之曰翟主事非他主事比索之亦何爲
往來船戶得免抑勒國課亦加倍往時丙子冬陞江
西司員外郎視十庫先是各庫中侍誅求解戶弗擧

其欲不與報收解戶苦之公倡同事者條陳四事痛
革其弊科臣翁溥亦弗顧戊寅陞河南司郎中旋以
才力調雲南司郎中會運船到遲凍阻河西務一帶
漕運把總等官半出錢寧門下夤緣奔催京通各營
衛官軍就彼兌支議差堂上官率部屬十餘人前去
監兌侍郎某不欲行更議委公偕主事十人同往既
報命部諸老咸大器重己卯陞河南衛輝知府衛郡
小民少而路當衝要且值歲歉新鄉獲嘉二縣民苦
役差不均逃移過半公至察民隱繩豪孼斥貪僚審
徭役平戶口括荒田均稅糧未幾民皆復業又多方

積穀至五萬石悉以賑饑接受詞訟吏莫容其奸雖
事情重大者亦不隔宿事結吏書止供書寫不得高
下其手民稱爲翟青天云正德末 今上入繼大統
道經於衛大小官使往來嬴織諸凡供應之具皆官
爲設處纖毫不取於民歷任四年前後撫按以賢能
薦者十五疏內舉卓異者三嘉靖改元壬午朝覲通
判王江署府事知公行囊蕭索設處五百金夜餽以
遺之公自艾曰豈吾素履未孚於人耶通判大慙退
既入覲部院會舉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治行卓異者
十七人公與焉賜羊酒彩幣褒獎百僚榮之每入朝

爽道爭觀指之曰此衛輝翟知府也四川巡按御
陳察保調成都府疏至則河南巡撫何公天衢已奏
保調開封矣開封省府民染於僞吏習於奸每遇拘
提人犯百方騙詐聞公將至皆望風遠引下車首訊
冤牒決淹獄平反釋放者五百餘人懽聲聞於道路
囹圄幾空無何陞陝西副使整飭洮岷邊備時亦不
刺虜賊數入寇地方殘破堡寨墩臺陷於虜者數十
餘坐虜退遂廢公至竭力修復又設四禪濟洮二城
奏留甘涼上班軍士戍守至今地方賴以保障往時
各路番夷出沒無常守者不能禦至搶去人畜則厚

利贖回以規免罪黠番得利益肆公痛懲前弊勤修
武備平居則推恩以撫之一遇侵犯則督兵追勦直
擣其穴由是諸番畏服爲我藩籬丙戌秋亦不剌擁
衆犯洮州公與參將王璣設計斬獲虜首一十四級
衆大挫衄扶創西走數年不敢再犯先後總督巡按
御史各特本奏保堪任邊方巡撫丁亥春陞陝西按
察使公曰惟綱惟紀吾今日司之由是校勘獄牒剪
剔吏蠹指擊官邪疏滌冤滯積數月法令大行部內
肅然會郃陽王下輔國將軍與鄉官孟給事中奇相
構訴於 上命內外大臣按之逮繫千餘人左都御

反覆公洞知非公不能問遂委爲公不吐不茹鞫情
究擬衆皆輸服郃陽縣有村豪崔文者恃財暴横淫
毒於鄉欲得鄉人樊玉牛不遂誣以盜木送官其妻
泣救當被毆死反誣玉殺圖賴會同村李剛家夜被
强盜劫財文即誣玉同盜賄囑縣官酷訊誣服淹禁
十餘年每遇會審文即避去餘證畏文不敢吐實是
年會審公燭其冤嚴行捕文知不可逃乃自縊諸證
人始敢盡言玉得釋人皆稱爲神明戊子春陞右僉
都御史奉勑巡撫寧夏寧夏承安化之變將士驕惰
邊方廢弛公至勵忠勇發奸伏興利害先是軍士欲

偷安者率習匠藝占役於鎮守各將領私宅其差守
墩者類皆貧寒老稚甲去乙來頻年不歇甚至夫撥
守墩妻爲坐舖公至盡將前項占役查出共得二千
二百七十六人定爲番上之法昔常守者遂得八月
安閑間有野鷄臺等二十餘墩孤懸境外數年不守
地方往往失事公盡復之照前撥軍輪守迄今遵行
先年虜中走回人口帶來馬匹俱爲諸將所有公則
官爲估價易買查給無馬官軍騎征其不堪騎征者
給發各驛走遞窮及舊規春修渠壩引水灌田秋採
野草收積備用一時城狐社鼠之徒歸役則影避臨
秋則競趨公力任恩怨均其勞利境內歲大侵軍餘
洶洶然無以爲食百方賑救闔鎮饑民賴以全活民
之感恩至有設位焚香而祝者己丑夏蝗爲苗害民
患之公齋戒禱於神其夕忽大雷震明日起視則蝗
若掃除者人益異之在鎮三年前後建議甚多其大
者如黜貪殘以安地方禁撲殺以杜邊釁復鹽馬以
濟實用處驛站以蘇軍困設寨隘以據要害等事皆
大有裨於邊方然性鯁鯁與總督晉溪王公相齟齬
戊寅地方失事具實按劾總兵官趙瑛瑛素善晉溪
教以誣疏排詆欲中以禍賴清議止於革任公既罷

歸一切國事罔論姓名不通於公府家左置後樂園
構舍於其中日以讀書教子爲事林居十二年前後
撫按暨科道連章論薦二十餘疏時桂洲夏公當國
聞公名數問人或勸之一通名而公畧不爲動歲辛
丑大虜擁衆屠掠山西守臣疏連至告急用薦者詔
以原職整飭北直隸山西河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璽書云朝廷以爾素秉忠誠兼通將畧特茲起用公
聞命即日戒行曰義不辭艱人臣之節也時虜犯石
州甚急公即飛檄調發延綏遊擊劉維梳高尚志官
軍邀剿首挫其鋒斬獲首級一十四顆奪獲夷器十

羊無算虜遂沮喪旋即引去地方以寧復命還京[illegible]
懇疏求退朝廷溫旨留之壬寅四月推陞兵部右侍
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首疏預集兵馬亟處軍餉招撫叛亡申明賞罰四
事俱蒙嘉納時桂洲夏公石門翟公並相而桂洲尤
用事權傾中外凡召用及遷官者皆贄以厚賄公惟
執常禮見一見後絕不與通既陞宣大陛辭遂行遂
大銜之五月初督臨宣府宣大地方連年重罹大虜
挫衄官軍喪氣聞降人節報大虜待時入寇人心洶
洶公據兵部議預請兵糧以禦虜患疏上不報華回

原籍閑住遂廢總督不復設實出桂洲票擬公得報
欣然歸田若將終焉七月初大虜果深入山西地方
大肆憑凌時桂洲罷相朝廷復用廷推詔起照前總
督益以山東河南並聽節制事權比前加重焉公既
督臨巡歷諸邊舉智勇斥庸懦塡什伍足芻糧明賞
罰嚴號令聳斥堠謹烽諜惟[illegible]攻敵不遑寧處國初
大同有大邊二邊牆屹然若[illegible]以防遏來蕩爲平地
點虜由是三年五入邊無[illegible]寧於是許公建議
欲傾天下財力修築[illegible]乃建議挑修壕牆
一道深廣各二丈[illegible]倍之延袤三百

九十餘里添築新墩二百九十二座護墩堡一十四
座添設守備操守十四員起蓋營房一千五百間得
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以地募軍每軍給地五十畝
得軍一千五百名事半功倍省費殆數十萬計功賜
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大同迄今無大舉公之功也
二十二年三月欽依乞運京通二倉米二十五萬石
[illegible]於懷來分給宣大各就彼關支大同距懷來一千
二百餘里計米一石纔勾腳價盤費公奏將米盡留
宣府却將宣府召買銀兩發大同給放月糧彼此兩
利人皆稱便宣府一鎮拱護陵寢然邊防單薄公殊

憂之乃疏請於要害修築土石大牆一道墩臺八十
八座敵臺三座墩房七十八間越牆二座功完賞銀
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山西三關節年修邊皆用帑銀
二十萬兩動勞闔省夫役隨修隨圮竟無成功公委
軍門聽用主事劉燾督同各鎮主客擺邊官軍壯夫
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邊牆挑乞壕塹各十萬丈營
盤二十處周圍牆共三千一百二十五丈墩一十七
座敵臺六座修補舊牆壕塹不可勝計以上工役纖
毫無費於帑銀而崇崖峭壁屹若金城溶穽深溝險
卯天塹山西無復虜患良有攸賴山西三關中爲寧

亓人門石其東偏關居其西西路六堡鎮二百里自
參將以下置有守臣八人東路十八隘口延袤四百
里則止代州設有守備廣武站設有備禦各一員東
西疏密懸絶故節年大虜入寇山西率由東路白草
溝夾柳樹横嶺背等處公奏改神池參將於代州移
代州守備於廣武站改北樓口備禦爲守備移駐平
刑隘而與廣武站守備分管十八隘口又於北樓口
添設遊擊應州添設參將各一員於是東路始有守
臣六人募兵增戍據紫荆倒馬之衝爲畿輔保障真
爲國之遠猷也往年各鎮官軍月糧多缺甚有七八

月不得關支者公力爲奏請補給按月支放人皆感
奮期於一戰前此黠虜三年五入越太原歷遼沁屠
鹵生靈計幾百萬自公督鎮虜雖垂涎外望不敢近
邊癸卯十二月内蒙 皇上軫念虜賊遠遁疆場戢
寧賜璽書褒奬仍賜彩衣一襲二十三年春二月逖
邊至宜府議復松居二堡值虜侵犯督兵追剿斬獲
虜首五十一顆内酋首一顆捷聞璽書褒異進秩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本年七月内大同總兵官周尚文遵照軍門約
[illegible]束兵設伏奇邀虜入伏兵[illegible]夾攻斬獲虜首五十二

顆又開行勘未報本年九月初順天巡撫朱公方請
掣薊鎮防秋客兵東塘議擬覆題并將宣大三關主
客官兵盡行掣散明文到日公仍行各鎮遠探的確
果無虜營防禦主兵方可掣放宣府鎮巡止據兵部
明文掣兵不復哨探亦不復設備虜賊測知遂於十
月初九日由膳房堡拆牆入境十一日報到軍門虜
已南下至蔚州地方公即時發朔州督軍迎賊拒遏
夜半至馬邑縣調發各鎮將官統領兵馬隨賊截殺
并行保定總兵官周徹整搠兵馬赴紫荆關浮圖峪
守把隘口親詣渾源廣靈調度進剿由是諸將感奮

競相血戰各營斬獲虜首共計二百八十二顆又設
策生擒逆酋王三奪獲夷器達馬無算人人皆謂宣
大數十年來僅有此捷罔弗爲公賀捷音未上而逮
繫之命下地方老稚無不泣下沾衣蓋公之罹此始
於郤永之嫁禍成於東塘之誣罪竟致感疾而終痛
哉公儀容山立議論風生爲志三代以下人物若將
有不屑然者當大事務利害勇斷敢爲無能阻撓口
未嘗以清白爲言自常祿外纖芥無苟取雖贄儀情
不能卻者必如其直答之開府朔州自奉甚儉各鎮
供億有餘銀仍發所司註籍稽考不[illegible]不取而[illegible]禁

入侵漁也乙巳欽差科道前去宣大查盤節年邊儲先後巡撫總督俱被參劾獨公出納明愼無分文破冒綠事總兵官白爵共辯奉旨行公查勘爵總司禮太監張公佐遣書求援且亟致黃金一百辭曰密朱公初不覺受之既覺卽呼其人而反之竟從公按覈不少假借今送金人張軒尚在剛介如此則其人品可知矣享年六十有五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襄毅潘公鑑神道碑　　嚴嵩

嘉靖辛丑夏詔重建　太廟遣選採木大臣僉議工部侍郎潘公前建　七陵及奉先殿實董採木之役績有成効宜無踰潘公者而公謁告居里於是得旨起公於家公受命遄發沿襄漢涉風濤衝冒霧露以往來川貴之間深林窮谷鳥道巉巖崎嶔之境躬自援歷不以勤辭公計慮精審區畫有條徵發不滯以故人樂於從事不二年獲尋丈大木三百有奇餘木皆稱廟成賜白金綵幣進工部尚書回籍需用未

幾起公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前在蜀過勞得疾至是疾益加行次饒州乃連疏乞休歸而以嘉靖甲辰九月十一日卒於正寢訃聞上深憫悼命有司諭祭營葬特贈宮保一品諡襄毅蓋異數云公諱鑑字希古徽之婺源人初家食與從父今少司馬珍兄少司馬旦吳僉憲選更相切磨篤志績學年十四代父兄執門戶役上書縣令令試其文奇之既領應天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歷寺副正福建按察僉事丁內艱復除四川改浙江僉事陞貴州按察副使丁外艱復除河

信陽兵備陞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陞江西右布政使
四川左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遂改工部
右侍郎督木以至今官公初在閩有寇蘇秉規糾亡
命稱大嶷鄧據海島爲患公分巡其地討平之南安
盜起攻仙遊城將官受檄逗遛不進乃自擐甲撫與
泉民兵伏其歸路邀擊斬獲殆盡福州戍卒作亂勢
猖獗公設方畧擒捕會邵武卒亦叛則單車馳往諭
之而叛者始定於是公名藉起撫蜀以諸縣衛賦輕
重無等吏緣爲奸爲畫一法著之令甲賦賴以平鹽
井麗江兩酋相仇殺公約雲南撫臣持檄諭之即解

請內轄關南寇馬興率衆逼蜀境蠻落十五寨咸負
山恃相結爲援公密授總兵等方畧以兵塞諸要遂
帥精騎擣平其巢事聞賜白金彩幣公在蜀久知地
里險易察於民俗之宜周知夷情之變凡撫循安輯
通商便民及詰兵控夷之政大者驛聞小者案察其
治蜀論者謂有張乖崖之風焉督木事完奏言湖廣
川貴諸府其民疲於採辦困憊不得息請量議蠲復
朝廷從之兩廣之起　上意簡在特重用之而公弗
祿矣公儀觀修挺性爽易不爲危言激論而耿介壁
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勤潔白之操始終一致

馬生成化壬寅年六十有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贈少保諡襄敏石岡王公以旂行狀

謝少南

公姓王氏諱以旂字士招別號石岡應天江寧人也其先吳人元末有了夢處士者以貲雄姑蘇間生子材　天兵下張士誠軍亂不知所終遺發狄年二十子民產纔數月失志與守洪武初徙閭右實京師民在徙中遂奉母占籍江寧從翰林王汝玉鄒幼亨范敬先學通五經不仕事母以孝聞人稱安節先生公曾祖也民生弛弛生綸應天庠生累舉不第是爲公

父自民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母毛祖母顧母紀繼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廣額豐頤吐音如鐘六歲就傅號穎異十歲遭紀夫人喪哀痛如成人弱冠選充應天府學生才名茂起鄉先生金公澤時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蓋預占遠大云正德庚午舉鄉薦明年辛未登進士第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嘗數攻縣流賊復南入江掠船張旗幟剽劫庫獄郡邑戒嚴上高故無城難守公至集鄉兵躬與訓練履要害之所遏置鐵蒺藜以拒衝犯又多揚

聲[illegible]華林華林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慶等數十人闔境帖然民始幸保有室家踰年諸賊平公益省刑釋賦下休息之令稽一切所不急悉寢罷庭訟日簡縣大治薦者三四上以卓異行取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蘭州彭公澤掌院事尤器重公有咨白退必目送之嘗語公曰勉旃此位勿忝不坐戊寅巡按河南明年己卯方有事鄉試六月江西宸濠叛河南鎮守閹劉璟者濠黨也陰約爲應乃倡議罷試公徐與閹言謂各省鄉試月日定自聖祖江西去汴遠濠旋撲滅河南罷試無名遂事

寢如故璟又傳　武廟親征道自汴出輒下牒取藩藏銀四萬兩稱備供應諸司莫能測邀公會議撫臺咨案已浸應公執不可謂　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缺然　天子御六龍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擬駕出發公藏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罪叵測璟沮庚辰正月璟逮詔公同三司籍璟家曰往時若聽取藏銀今將奈何嘉靖壬午巡按山東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永春延及尤溪勢日張公檄分守福寧參議某及都指揮某將兵勦之[illegible]鄉試過勞受濕病足數發未遂[illegible]人更制游[illegible]

司求歸侍先是公父感風痺不能離左右再奏乞[illegible]
養不許家居十年撫按交章薦公弘才醇孝宜就擢
南京一堂官以成公志未幾父卒壬辰服闋仍補河
南道尋受勑督北畿學校時行沙汰新例又拔貢前
提督者刻核沸羣情公銜命出千人擁道一一調停
之士心慰悅甫十閱月擢南京太僕寺少卿甲午改
太僕寺尋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
上祀山陵費日百出公初至裁理截然八月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已亥春　上大狩承天公
皆所處備供應兩有金幣之賚時有議革撫治者公

[illegible]為[illegible]四省交會圖鏡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
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
年徐呂洪涸澀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都臺以聞臺
議詣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
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覘泉
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
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舸皆
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
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
其牽制放水灌田[illegible]不問民隱忍而

訴言為弊殷久乃公[illegible]實謂四水櫃復庶畜洩[illegible]
河淺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
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　上嘉悅之加俸一
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
是驗矣公處父母之邦持重自守乃屏騶從清肅獄
出入稀簡舊宅在聚寶門外公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聚寶門繁盛多親故宜避之昔張湛入里
必步可取以為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不置已意中外
翕然稱平恕夏病痿滿三月疏辭解任荷　溫旨勉
留痿尋痊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忝侯伯至百戶千

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軍官多貧責辦不易遲疑間值
熱審詔至即承德意悉蠲除之歡聲滿道丙午召入
為工部尚書至則首邦呈樣瓷器琉璃河圖明閣工
與經營節省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
滿考　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充讀卷官
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軍務尋知武舉先是
陝西總督侍郎曾公銑倡議復套已奉命集議公云
所謂河套中國故疆討賊本兵職任況訓兵馬積芻
糧雖不復套亦不可已稷疏入時　上知復套非以

戊申正月六日　旨出遠銑卽命公以尚書兼右僉
都御史代銑任公十一日卽陛辭星馳入關亟罷秦
縣派辦軍需停諸造作器具釋取解匠藝諸色人蓋
前此徵發頻涉嚴急故首及之軍中務爲鎮靜凡邀
功生事之言新進喜事之夫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
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愼固之守示夷虜誠信之心
雖初履邊塞倉卒建纛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每
一舉事中機宜如延安奏設遊擊一員清平高家二
堡與清水管文縣設守備共四員岷州設判官一員
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駐横城平虜西寧二

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甘肅關廂爲哈密熟
番留住種類日繁畜患巨測公同都御史楊公博廉
關外若干里鉢和寺等地可田可廬召諸番族諭以
華夷相安之義爲繕廬室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
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咸踰稽首聽命
遂徙帳房七百六頂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
一夫數十年腥羶一旦所清潛弭中國後患厥功偉
焉自二十七年三月公入鎮至三十二年三月防秋
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其小小剽
掠公復多方設備戰守預定戊申二月虜犯山丹已

西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堡
師逐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所都爾戊虜擾磨不從
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是役斬首一
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
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
于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
火燒溝神塘嶺已西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
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再擾斬三
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
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許哇子

介廷丙輩及番族某輩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問而
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窑
寨四千六百四所墩臺一十二座築完瓦楂梁及蘭
州邊墻共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廕子者二賜金
帛者八賜勑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加
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公自臨邊政
務無巨細親加裁定憂危之心時刻不忘故血氣日
耗膚髓日削癸丑春病劇巡撫賈公巡按姚公代爲
具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
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

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

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以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己意以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下所司議易名賜諡襄敏遣行人陳志治塋域仍廕一子入監讀書蓋異數也距生成化丙午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劉繼江始封孺人再封恭人與劉並累贈一品夫人俱先卒再繼李子男四長管次籥俱江出次簧次竹李出管籥簧竹俱官生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

督府稿總督奏議若干卷行於世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公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事必躬親雖溷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歡心雖介節凜然不渝而幾微不見顏色尤厚宗族從弟姪恩有周至爲工書入京沂東光間聞鄉友蔣淮者三喪厝連窩寺特挽舟已踰百里亟命放舟留五日出俸易棺具拮据買舟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公鄉行最著不備載而鄉人口傳實繁南都自開國來文臣致一品生而繫玉者逮公纔兩人然以功名終廕及四子卹典備厚則公一人而已公捐館

時少南適督學關中預聞經略大都歸櫬出西安簧籥單啼泣委狀謹撫其凡如右俟立言大君子采擇銘傳碑表俾永有聞於世世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御史南澗楊公守禮墓志銘　總督　瞿

公諱守禮字秉節號南澗其先山西霍州人也在國
初公高祖諱敬先始徙保安曾祖諱謙祖諱璀璪
為蒲城縣丞父諱通仕至鞏昌府通判自璀再徙蒲
州故今為蒲州人公生而岐嶷才敏過人讀書過目
輒成誦早歲即有聲郡庠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登
進士第授戶部主事三年陞員外郎會洛魏盜起朝
議以畿輔宜得嚴明吏任兵備乃陞公河南按察司
僉事俾駐洛魏盜尋解散人多其才既而以父憂去

服除改湖廣按察司僉事時荊州有大盜聚衆橫行
湖湘間郡縣不能制乃陞公副使俾駐荊州公至絕
不言盜賊事俟分布已定乃一舉縛之衆以為神會
以芮傑事忤執政遂以微文中公謫判四川叙州府
是年華陽饑民多流亡巡撫唐公奏公任成都知府
多方賑恤流民底定以功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
建昌尋陞陝西按察使治陝一年案無留牘獄無滯
囚乃陞山東右布政使尋轉左時四川蠻夷擾亂
天子以公在蜀有威信特命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四川公單車入蜀親歷巢寨激勵將士不三
月遂誅元兇五寨悉平方議酬公會藩司張文魁與
公故有隙奏請迴避且摘公他事因謫為河南左參
政公累有大功謫不以罪薦者益力乃擢為浙江按
察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復改山東左俱未任乃命
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虜酋吉囊駐牧寧夏
歲苦侵掠鎮兵復多規內徙公至則稽舊籍以實軍
伍復關隘以扼虜衝併屯戍以寬士力歲中再獲功
捕斬首二百餘級虜遂不敢復犯會總督缺　天子
即命公為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尋加兵部尚書
公既習知夷情凡所指授多中機宜又每讓功於人

人益樂為用初陳邊務以固守為先比虜入公已戍
備不獲逞多遭挫衂後虜連年東寇山西詔抽延綏
兵互為犄角虜遂乘虛直犯花馬池花馬池扼三邊
要衝虜自計必可入公率衆乘城激以重賞仍出精
騎置陣直當虜營旗幟精明鼓角讙鬨虜來薄輒卻
我矢石遂逡巡遁去君子謂公功於是為多使虜得
入即戰而捷所損已多況未必捷也公在鎮幾三年
　太子五降勅嘉獎賜以銀幣最後陞太子少保會
人淑人李氏卒以憂去任詔遣官葬祭蒲人以為榮
公凡兩任右副都御史在寧夏時乃獲贈祖璀父通

俱右副都御史祖母吳氏嫡母高氏生母李氏俱太淑人云既終制天下望公復用每六卿缺必推公公亦不敢一日忘　朝廷歲庚戌虜犯京師公聞即馳赴至中途聞命乃止家居十餘年足不及公府城南十餘里有山曰東盤泉石佳勝公築精舍偃息吟嘯其中或經月不還親舊從之游輒傾倒不倦頌其功則嘿不應人之望公如安石之在東山云公沉毅有謀事至立決皆若素定尤好推薦賢能常若不及故所至能以功名顯於世然性剛方恥諧俗取容故屢躓屢起用有不究君子惜之歲乙卯秦晉地大震頑

民嘯起摽掠公授諸守禦官以方畧折其萌芽衆賴以安無何公亦卒寔歲丁巳公遺孤走京師請卹典詔採禮臣議賜祭葬如例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毅原

蘇公祐行狀總督　　于慎行

公諱祐字允吉初號舜澤毅原其更號也世爲東昌濮人高祖克明公當洪武兵後斬蘆葦而居以田貲甲濮上克明子義公爲醫訓科訓科子贈尚書公亮亮好佛法里人號曰亮菩薩菩薩子贈尚書公思號北莊居士剛方有行義是生五子公其季也母曰王夫人王夫人誦觀音經祈子已而公降烟霧覆室三日及在襁褓或撫之晝寢忽展轉亟啼不卧抱而下堂屋梁斷免焉識者知其貴人七歲從塾師授書屬

對輒出奇語名公長老無不驚嘆既補郡弟子員長吏爲禮送酒方行忽大雨霹靂火光如斗一座皆驚曰是必有名聞天下者居王夫人憂流賊劫畧至郡大人趣公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之竟不避俄而寇去正德癸酉舉於鄉卒業太學爲穆文簡公所知才名益著辛巳丁外艱服闋丙戌成進士授吳縣令吳縣編里五百徭賦十歲一更簿書紛不可任公分置糧里塘長使各畧民產高下不得雷同因以參伍定役役遂稱平吳俗奢靡一切用敦朴財省三年大治部使表吳治行第八九上矣以周

夫人喪去周夫人者公之嫡母也舟泊穀亭穀亭人
夢神告曰河上有尚書至且日覩之公舟在焉服闋
補東鹿東鹿故多繫囚公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
民有昵妾而殺其妻沉之井而逸吏弗問也是日捕
置之法明日財罷徭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東鹿
令東鹿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詔至拜廣東道
監察御史癸巳中丞王公以奏疏過誤元日下吏公
偕諸御史論救皆得廷杖無何出按宣大至而大同
兵變遂討平之初大同亂軍既賊殺總兵李瑾因脇
都御史潘倣上疏白狀以為瑾素虐所致公聞之大

憤曰瑾即有罪軍可殺乎即令朝廷胡以施紀法焉
立上疏請討辭義激烈　先帝覽之喜曰御史忠慨
立遣將將兵臨城問罪御史監軍兵至城下大同固
巳大窘而惑於洗城之說迄不敢下公以便遣人入
諭曰凡兵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為訛言逆命者何趣
下即免不者種族矣久之鎮撫王亨出見持城中將
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公嘆曰尚為賊游說耶朝廷
二百年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亨因前密訴曰
七人者城中非與之也顧力不能誅願得當而行耳
公因與約[illegible]馬昇楊林寨斬

黃鎮等傳首出獻門闕公按轡整儀仗徐行而入老
幼俯伏焚香塡塞道左左右請為兵防公曰苟不推
心左右誰非敵者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迫賊耳何
以兵為聞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督臣噤不敢發
公輒與中丞樊公會驅亂軍於市日中戮之大同遂
定而昇林以自歸不誅握兵如故公因出行邊以林
從護道中徐語之曰朝廷賜若不死幸矣任職受賞
人其舍諸林泣請命公曰惟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
則移記撫臺亟代其任遣焉乙未出按江北江北大
旱疏請大司農金六萬振貸民賴以濟每出行部

戒郡邑吏卒送而不逆因著為式符離集故有河患
公築石堤十里人號蘇堤如杭丁酉按山西監臨省
試以得人稱錄大辟減死五十餘人代還掌河南道
河南道者法擢九卿同臺或忌之薦以為江西提學
副使江西士衆歲試數月而徧日閱數百卷皆有評
騭至面語諸生率能背誦決其科名次第錙銖不爽
凡所奬進皆一時名流多顯於世壬寅擢山西參政
分理鴈門三關廷臣薦公可當大任晉大理少卿乙
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illegible]均稱賦省供億
革冒濫民用[illegible]右副都御史巡

撫山西協守及營[illegible]奏功兩賜金幣進秩一等戊[illegible]
武關城巳酉召入爲兵部侍郎巳改兵部庚戌轉左
考績二代錫如其品廕孫承國子生無何以所居官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秋虜犯京師率三鎮兵入援
斬首虜數十奪馬牛以萬計論功賜金幣廕孫朱國
子生辛亥虜乞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
許之虜執獻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
從二品秩賜金幣咸寧侯鸞之在邊也公將之人拔
入則拜大將貴寵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首功
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兒非嘗從

軍也吾又且朝暮罷去不敢以累將軍癸丑三品載
考進右都御史虜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
公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與戰斬首虜四百
行奇捷奏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尚書賜白金
五十文幣四雙孫棨改廕錦衣正千戶三代錫如其
官公居北邊十年厲兵秣馬訓練將士虜憚其威幾
不近塞知人善馭下馬芳劉漢胡鎮董一夔皆拔自
行伍爲大將各樹功名既致仕去鎮會總兵岳懋陷
虜幕府者懼則奏功不請兵糧樵蘇後期故及於敗
本兵亦素有郤言如蘇[illegible]遂下詔獄然公實嘗乞餉

奏疏具在諸公[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少師嵩故尚書[illegible]
公所論根公[illegible]主之削籍爲庶人隆慶丁卯
上即位詔予[illegible]戊辰東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
請復故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於朝竟中
尼不召當世惜之公爲人豐肌魁岸戟髯電目望之
如神而不爲城府和易可親立朝耿介有節能決大
事御史時大夫浚川王公署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
有膽量有作爲時目爲四有道長博覽尋精游心千
古爲文辭歌詩遒麗典雅海內以爲名家所著有孫
吳子集解三關紀要法家裒集穀原詩文草奏疏遒

旃瑣言等書

許恭襄公論傳　汪道昆

當世世家首稱靈寶許氏蓋始作襄毅公代與則莊
敏公文簡公恭襄公並以勲伐名世不佞待罪郎吏
再得事恭襄公襄毅公有子如高陽公其季也高太
夫人以弘治乙卯生公幼從襄毅公歷邊事輒以操
戈布陣爲戲喜談兵始就外傅善屬文襄毅公心奇
之既冠而字之曰廷議正德巳卯舉鄉試第四人越
七年成進士奉使餉楡林邊士氣勃勃自負直將長
驅沙漠封狼居胥出理邢州以無害課最會仲叔並
列卿試例格臺垣尋進職方既終高太夫人喪補禮

部奉詔進九邊圖論　世宗嘉納之歲庚子由尚書
郎進南京光祿少卿尋遷南京大理寺丞釋囚汪敬
劉鎮寃獄會邊事起南京交薦公可備急邊會推京
兆撫臣署公名居次　上曰是嘗上圖論者遂進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撫薊州公始入軍上備邊十二事
要以振律令威汰冗蘇困居常選鋒團練攢槽餉秣
士馬一新曰通事結虜入邊襲殺守備大掠而去公
督將士設伏出奇斬曰通事及首虜四十人捷聞進
右副都御史賜金幣[illegible]歷[illegible]要害築邊城增敵樓造
營房計出百全[illegible]可守[illegible]致疾請告歸庚戌

虜大入薄郊關廷臣奉詔薦公可屬大事　上嘉[illegible]
圖論驗公豫見亟召公分宜故不可公公羈闕下踰
年得命出撫山西公籌山西一如籌薊上書力郤互
市厚戍嚴關疊疊數十章亡不剴切乃設亭障謹烽
火列拒馬佃營田部署周詳屹然足當西河之固矣
虜犯柞子堝不得入乃伺大同龍髮墩公集精銳邀
擊之虜挫復入公親援鼓護軍血戰以捷聞詔進兵
部右侍郎賜金幣奬諭壬子八月虜犯紫荊關公督
八營兵布八陣厚待之虜聞而遁時公業巳受召協
理京營會城京師公奉璽書爲植不佞越在版築從

公周旋比訖工公不與賞時雲中上谷饑甚釋憾者
出公督府且奔公甫出關檄傳雲中兵敗殺副將公
策曰治亂如治絲也急之益棼亟發條約懸書徧諭
之閭伍乃輯公疏其狀乞假歲月以布恩威　上心
然之手條約置坐側公既至申令誓師吾家世受國
恩直將奉不肖之軀以殉爾曹超距之曰久矣寧避
豳場而就市曹意懇辭嚴亡不人人感奮既以軍興
不給亟請發度支通鹽筴足芻糧廣轉輸密綜核妖
民呂鶴結虜入公決筴擒鶴斬之獻馘者四十詔進
右都御史鶴既誅虜旋[illegible]向公既敗之紫塞八角

堡退襲俘馘百七十有奇詔進兵部尚書廕一子世
襲錦衣衛千戶總督如故甲寅虜連營犯瓦窰口公
業已完聚備之虜嘗我車佯遁旋入公督諸軍奮擊
俘馘百四十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答大舉
四十萬衆寇山西公分部發兵遣輕騎搗其穴據險
設伏夜出銳師破其營虜狼藉分崩死傷不可勝紀
已復犯龍門火石嶺公勒標兵尾擊之至響水鋪出
虜不虞募死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虜大
潰墜崖竄谷膏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聲震數百里
火鼓徹夜不絕明發殘寇號泣而遁公乘勝躡之俘

馘者五百三十詔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正千戶
上從多公伐召入為部尚書於時北虜南倭警息
日至　上患倭與患虜等集群議下本兵公折其衷
上平倭九事諸軍謹奉廟略悉中機宜丙辰倭入淮
揚虜入寧夏諸軍戮力驅剿悉從本兵受成苗寇盧
阿項粵寇馮天恩會寧寇許以明陳孔榮各負固稱
兵有司遞上變公決策誅首惡者餘黨悉平　上故
眷公習兵下手札詢邊方大計公綴其要七事以對
悉當　上心大[illegible]不解公陳六事五
[illegible]大率主於[illegible]張張皆急請

罷本兵撼者主之公遂免已未虜大掠薊西　上曰
薊遼督府務得人朕欲仍用許論命甫下虜聲震邊
關公遞上便宜申條約一如舊法庚申虜酋把都兒
辛愛大舉分道東西公業已完繕亭障簡練部伍不
遺餘力虜窺不得間入夏不解春防無何伺大水蛤
蔡指騎傳諸堞計無堅不瑕公登陴誓諸軍力戰而
御追至段伏嶺俘馘以聞　上賜金幣軍中尋下譽
命馘者無所釋摘以虛報邀功檻獻六俘面詰乃寢
公既經畧邊徼分為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衝援
為主守分兵奇正為犄角至今從之歲大侵列戍嗷

嗷待餉公為之請賑言者以亟請摘公遂罷公核諸
軍實無闕出入乃已丙寅冬十月公自理喪具端坐
而終年七十二昔在庚子公守南宮一羽人遺公書
稱默齋大司馬默齋公別號也歷十有七年而徵當
公飾巾一巨星若盤盂隕西北殆亦天授豈惟世德
乎哉公故於文事優率以用武顯終始邦政身繫邊
圉安危者餘三十年以首功計者二萬三千降者二
千有旗纛車馬器仗以鹵獲計者三萬五百修築
邊墻以里計者四千墩堡以座計者三千人言襄毅
之有恭襄猶絳侯之有條侯縣姚之有冠軍也顧褒

殺阮於寺人恭襄阮於執政卒使齋志以沒底績未遑其成其虧是或天道得全難矣　穆考卽位公子倓詣闕上書詔復故秩謚恭襄諭祭九壇遣中書劉天衢營葬

胡公宗憲剿徐海本末　茅　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客美

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澉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開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覘杭於是徑路峽石趣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

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覆諜陳於湖之間惟鶯脰湖為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邀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

禮霍貫道等亦已絕糧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潸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

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臂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為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為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入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為策者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句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

彼固末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六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

而陰令管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職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覘之如初凡數往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遣猶歉歉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雋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訐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口徇城上

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緍索闤撞竿所擊故竊處竿至即緍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失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

亦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㚟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瓘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揮梁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毋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斶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詬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

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胏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塡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柢梧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國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

柰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之
遣諜詗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
賊且褰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
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
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
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
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
怖日輸款於公遂舉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
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因佯
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

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徵郤非用間急縛之
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
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
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
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
以桐鄉之役兩嘔賊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
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幷縛東海既諾而陳東
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
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
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幷縛東海讀其書浮

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
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考
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
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二人迫
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
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
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速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
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同
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
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佗物千餘金賂王弟詐

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節縛以故約復於胡公
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
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鬬心故其氣日奪海亦自度縱
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因
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
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
背且陳東黨因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
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兩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
非尊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
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

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illegible]
城中而其日時其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
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
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
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
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没海者無
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
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
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
甲士劫之先期一日率擁酋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

外[illegible]長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
計不許[illegible]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
稽首呼[illegible]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
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
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
矣今旣内附　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爲孽海復稽首
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
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
海之刻款猶冑而入屬彊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
[illegible]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闔謀不

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驁難卽
散永保兵猶逾遲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
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庄卽舊沈家庄與居之是爲
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譁然誹諸公輩何不撲滅海
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
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
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
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詗海且唱海如曩時
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
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

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
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
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
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
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
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瞯之適海遣
急因令酋稿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
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
大驚卽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
遂私相捕而鬭海中捎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譟

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㨿邵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
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敵壘下
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
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蕩而攫千餘酋蒐斬殆
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𡖃從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
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
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
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
勝 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

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乃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
淇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
欲吞江南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
之糾纏狼狽以自剪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
固所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圖
倘鄉時假令胡公持觖觖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
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
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
生得海獻之 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illegible]

海上而因以縲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雖虎[illegible]
而邊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捥公手曰不殺[illegible]
吾兩人無以仗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
之所以孛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少保胡公誄 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總督
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
呼哀哉三台中坼大星告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畊
夫爲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捨佩捐珥者充閭輟相

與謡者載路雖哀鄧劈面而慕羊罷市蔑以過也嗚
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
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纔臨荐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
皇朝著令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
以殊異重來漸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侵疆
獷內扇鯨鯢肆毒吳越兵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
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
美忠田之足椎結髽首負毒弩而横戈投石超距捥
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
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殲督百吏不前譬之匹龠負

矢而百羣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骴
蔽江剽城攻邑剁掠虔劉搢紳屠戮士女蒙汙雖非
枅骸易子之危實有岌汲然眉之困於是　天子震
怒臨朝不怡提兵綿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
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日迭出
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
以刑罰於時賊逼檇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
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於毒賊果自倭不戰而斃
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
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

蹐軍搴旗坎壖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斷脰陸壖橫
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稜四抗夷
魄盡褫牛蹄之鱗悉委命於涸轍矣狀聞天威殆霽
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
公私計禍本不薙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之
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
境縛王直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泰仁
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閉
之警矣　天子嘉乃于襄之勛使正圻父之位秩崇
官保榮晉台抓貽先叙爵以光融異常豐功顯賞豈不

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浮
霞啟聊太陽戢曜葱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
身公乃詣闕請辜分塡溝壑　天子明聖下詔放歸
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首丘
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人
上變汙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特
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
郵良鑑鳩之公遂卒於獄焉嗚呼哀哉蘭茝傾頹桂
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誣於王渾
安西含寃於鍾會毗雖積纍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

然矣嗚呼哀哉屬者　先帝賓天　今上繼序舊寃
俱刷萬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
公獨銜恤黃原覆盆瘕日伏闕抄呂強之書叚頴之
功莫發籲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
臣也昔叨記室誼辱門生提章慚郭亮之風變服媿
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
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天稟
上才爲國綱紀嶽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爰謚
從起炎叢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牧御史操行
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閥閱家襲

青紫顯矣集英大節發跡祠事廬江莛光祖德卓[illegible]
令公英英悠邈厚肩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慨慷閎廓
深遠經術邦家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彎再綰
邑符青趙名令廉能奏　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
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澈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特
吳越中禍無良東艇鼓浪短髮跳梁土孽內訌陳蕖
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陲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慘酷
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闢門畫鍵官無完寺卒不
一戰虎符四祭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
殄將知勇俱廢壞法干典逋誅大吏駭薄舊京　皇

帝震赫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惡
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爲我持廷議衆集
維寵克之危事不齒難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
　帝曰汝寵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
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爲民統紀糾刑明罰肇未[illegible]
本誓清江裔以報　天子公曰瞿瞿椎牛饗士均服
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撓凱屢收羣兇
就殪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緊昔王涇何戰之壘柴露
橈船供儲酒醪穴毒瓶甒醒涵羣梟三軍勵志闞虓
[illegible]登俾鼓行而進席卷

以威雷擊霆震於鏃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申明
軍率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
及誠勇不程力玩弄掌股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
處畫褊裨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
頭屑使當履爲宜法勤身以定南國罷枕霜戈饑飧
江汞夜不蓐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使殁
齡血鼓首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
以共甄奏帝闕奉觴上壽　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
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轂
闊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節

服士卒約束重申[illegible]節衛命以明四方拊循和輯以
爾戎行若換耳目弗務[illegible]章於時內孽斗囂狂吹穴
裏外伏直乃魁渠姦軌逞志[illegible]心不可畜偷
生以殉維我令公[illegible]獨運神樞柔
遠剛邇左牝[illegible]究期成聞使軌
堅炎降約辭遠[illegible]渤落吾掌孤
城圍解罪人[illegible]獄紓揄雉大憝京
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合風弭共百苛妳其讙懸江
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illegible]求人居水擊草除囤纍
[illegible]鼓安[illegible]井游[illegible]鳴

雞吠狗烟火相屬氏命在天肇懋我公公寔再造東
代匡庸勳載銘府彝鍥鼎鐫方仲顏行伊尚隨肩錫
與朁渥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
徵高伐公曰明聖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
王鐘鼓詎敢自多威懾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載
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怨帥內
寡休休外乇誇謗抹摋鴻鉅指索纖芮謂功爲罪移
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雖功寬過放在草野
囤受誹謗投杼以三羣輕折軸悲何以堪乃纍於難
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中搆赤車來徵投杯而起

承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
怨若怨焉夫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賞惡卒忤貴臣
禍在不測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
昔人攸慨微基厚墉崇朝而壞逐匄以戈善逃安在
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倏倜
銜悽嗚咽鳥盡藏弓豈無　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
葬意苃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與哀殯喪我心怦
怦嗚呼哀哉小物不動大患終擬不善過[illegible]家覆身
殄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
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晉信其常嗚呼噫嚱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
東傳 總督　實錄

總督宣大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江東山東朝城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
事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陞河南僉事歷陞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尋總督陝西三邊以疾歸起兵部右侍郎
總督宣大三年遷禮部事未幾陞戶部　書改南京
兵部召還以本部協理戎政已復總督宣大在鎮四
年　上常遣中使饋食慰勞璽書褒獎命兼督大薊
遼等六鎮至是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卒於懷來賜祭

葬如例贈少保諡恭襄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謚恭襄毅菴石公茂華墓志銘 總督 于慎行

石恭襄公者青州益都人也諱茂華字君采號毅菴其家世者自澤州公瑛始澤州公生銘以詩魁東省仕河間府通判河間公生存禮第進士仕紹興府知府是爲公大父紹興公生麟號富亭公舉明經不仕是爲公父富亭公元配曰公夫人公夫人無出佐室曰張夫人公之母也公少而岐嶷警敏舉止端毅偉然成人讀書過目不忘爲文辭濡毫立就紹興公心奇之垂髫補博士弟子嘉靖癸卯舉山東省試明

年甲辰第進士授濬縣知縣年方弱冠宰三輔大邑節浮摧奸興學育才不事鈎摘而能得情實他邑有訟不決請下濬治莫不稱平召入爲戶部主事監督草場時大將軍仇鸞幸用事奴客請匄譁不奉約公輒以法繩之鸞頗恨公其後奉命擊胡公爲治粟鸞實無意出師謂公書生畏事欲慴以軍興因自解也則使請公大軍且出辛以輜重先行必無後饗公笑曰老兵虛喝耳趣召軍吏嚴裝敬謝將軍郎出塞矣鸞氣大沮終不敢出亦卒無柰公何兵罷還部上靦丞草方大司徒器而亟稱之歷員外郎中六年擢爲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蹂淮江北騷動公至拊循吏民練簡士兵爲城守具甚設幸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事殷惟公馬首是瞻何所逃死文華亦沮其後倭寇再至公皆敗走之上首虜數百級加秩一階己未遷山西按察副使未行丁外艱歸廣陵父老遮道哭泣去而尸祝之壬戌復除河南副使甲子擢陝西參政丙寅進按察使再閱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居藩臬用簡易肅整爲僚屬倡所

在翕然稱之其未至甘肅也糠門之卒嘗以餉不時給甲而羣譟公旣下車立殲其魁數人一軍懾伏莫敢忤覘其後虜嘗一入發兵敗之上首虜數百級丁大母劉夫人憂去位會虜陷汾石三晉大敝朝廷求才臣往撫又以屬公虜大酋入塞謀襲老營堡堡之黠卒門馬公命副將郭琥以兵先入縛卒於獄明日虜來城有備矣辛未入爲兵部左右侍郎所圖畫事宜悉中窾綮楊襄毅公倚之癸酉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秦塞延袤千千里北與胡構西接諸羌其難甚於北邊公之往也

雲中和市初成奄酋以甘寧二鎮市所要求賜物然
覩其左方邊無以難也公諭以西北邊蠃縮不同與
為期約不使越額而微結以恩酋稽顙受要束無敢
鷔語久之羌夷作梗盜吏民馬牛道塞不通公焚其
部嶽焉其旁七十一族皆未請命遂為外臣丁丑三
年報政西虜貢市奏功有詔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尚
書開府如故屬有國慶得賜策書大父父咸贈兵部
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劉母公咸贈夫人而
獨母張在堂得生爵為太夫人也無何以故官掌南
京都察院會言者有所觀望論公不任邊事　上知

公才弗聽也公請太夫人老矣以疆埸之不寧敢以
私請幸而得奉甘毳磬烏鳥之情其敢忘賜力請致
仕以歸以後數年為萬曆癸未陝西督府闕秦隴大
歉朝議舉可任者無踰石公又起家故官鎮焉其時
饑殍載道至人相食聞公再來咸蒲伏哭泣迎於道
路公心傷之日夜露禱為秦民請命天果大雨及條
上救荒事宜請蠲賦省徭廣發倉庾以賑活者萬計
至秦六月內存撫百姓外治兵食以積勞嘔血卒於
軍中諸邊將吏莫不流涕守臣聞狀從弟司徒郎繼
方為夫人上書下禮官議以公砥節礪行竭誠死官

詔賜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謚曰恭襄遣使營其葬事
嗚呼可謂備矣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下
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春容賈公行
問墓志銘 總目　　于慎行
洺州古之趙國河山盤鬱故多鉅公名臣毋論古往
當　今皇帝時即有五大司馬五大司馬皆值塞上多事任軍
國之重有防禦功五大司馬者肥鄉邯鄲兩張公曲
周廣平兩王公威縣則賈公也四公立朝差有久近
其功多在東北賈公則以西邊開府累功積至宮保
竟卒軍府天下奇其遇而悲之及慕其德望有餘思
焉方公之卒制府具疏馳奏因為請卹　主上聞訃

嗟悼詔贈太子太保諭祭四壇賜將作金錢使使往
蒞其葬公諱待問字學叔別號春容其先東萊人高
祖諱忠嘗國初西徙籍威之新臺里再傳諱昇三傳
贈尚書公瑄始學儒術以明經貢四傳贈尚書公民
少籍博士丁母李夫人憂廬墓三年歸而始室邑乘
稱孝子云初娶張繼張及趙皆爵夫人趙夫人之有
娠夢神白衣執幢導一童子入門寤而公降嘉靖戊
午舉京兆高第隆慶戊辰成進士令陝之咸寧咸寧
治會城煩劇公才敏器博推以至誠案牘如積迎刃
而解嘗清兼并之稅五千餘頃治聲流聞壬申召為

禮科給事中稍遷吏工左右公之居瑣垣風儀詳[illegible]
進退雍容而擊斷斜度不諱彊禦再疏論劾馮璫[illegible]
震中外　上固不之罪也而當塗嗛之出為懷慶知
府懷慶古之河內沁水出城西北秋雨洗溢民居漂
流公疏而濬之築長隄其上水不為災察能改守松
江松江中倭日深困於兵食公為節縮裁省除冗役
冗食若干請發帑金五萬代三服官曁境內閑田下
其直而售之得金三千以佐都水戊寅陞山西參政
駐節汾州汾城殷賑民居東南二郭狹而中虜乃增
西北二郭為之子城恣民徙占辛巳轉本省按察使

甫三月陞湖廣右布政使無何轉左居楚二年出內
平允藏吏無所低昂滌旱仍災請免秋稅七千餘石
絫以為額楚民德之甲申轉南京光祿寺卿旋拜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鎮遏有方盜不入境疏
通鹽法使吉人受策於廣公私交便丙戌召入協理
院事道中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條上清查寺田
兼省各兵禁勾引簡練水陸諸事精意行之皆有成
效旋以內艱去位庚寅火真與套虜合入寇莽揑二
川河湟大震詔遣經略制府會兵出討值公服除起
撫甘肅至則日夜籌畫設伏制虜斬甲首及鹵馬牛

羊無算招其旁番族八萬有　虜斷右臂不敢

於河明年改撫陝西會有他　詔需後命家居三年

薦者曰衆乃以採江起家陞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巡撫陝西時當寧夏兵變歲復不稔民多饑莩公

多方拊輯稍得蘇息秋月防虜移駐河湟適中調度

再出遮擊斬首積二百三十餘級所俘鹵降服可六

千餘虜創而遁西塞以寧詔晉右都御史仍兼侍郎

巡撫如故已而關中叉饑下在所長吏煑粥施賑全

活可數萬人松山在河西塞外羌虜之要也小酋賓

兎竊據三十餘年莫能驅逐公會制府甘肅大集七

路之師分道出擊遂復疆土所部將吏收番族千七

百有奇馬駝牛羊萬四千有奇羌虜道絕詔晉公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久之火酋復入寇

邊遣將逐之戰於節子岡斬首虜二百有奇詔進勲

階如令壬寅九月二品滿考會樞府以公積功併聞

詔晉太子少保賜之策書於是大父母父母皆晉二

品封時公以防秋出次十月事竣還省行至臨洮以

寒疾卒公撫陝八年德教浹洽元元樂業稅使梁永

恣其傔從剝民財物多殺無辜公上疏劾狀逮比入

付之重典衆請於四鎮稅馬及得鎮守三邊如正德

故事公曰此亂萌也亟會制府上疏力陳不可其

遂寢陝人歡若更生及公之沒軍民悲悼如失所天

云卒之前夕有星隕於西方按史楊公行部肇昌一

夕夢別駕司理入告請爲開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啓

報二人卒午而公訃至也臨洮一儒生驟白其母賈

公召我母曰夢也頃之又白如初是夕遂卒夫其生

有所自去有所適斯已異矣公爲人豐下甚髯貌整

而恪寛綽坦洞色笑温然不爲畔岸才器博大無論

夷險處之裕如少奉二親備極孝養居喪哀毀如禮

其事兄伯尤莊伯卒無後與弟季居所得祿賜盡以

付季使視生產季又早卒子育其孤以一官任之里

居遇布衣故人歡若平生大部以豈弟長者虚中體

物而内安外攘功名烜赫若此豈不彬彬質有其文

武哉公生嘉靖癸巳卒萬曆壬寅得年七十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郜公光先
志銘 總督　　王家屏

虜自款貢保塞稱外藩踰二十年文武重臣擁節旄
樹聲威於列鎮者其人可僂數乃勞閱最久勳績最
著則文川郜公督陝以西爛焉烈矣公諱光先字子
孝別號文川山西長治人也幼穎敏爲文亢爽有奇
氣嘉靖乙卯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宰松之上海用治
最徵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按貴陽首發大中丞姦
贓及豪貴不法狀比士得人紀按楚窮治强藩徒黨

置之重辟諸宗斂手隆慶己巳擢大理寺丞庚午晉
少卿讞獄明允民無冤者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延綏時虜求内附廷議未有决公謂宜外示羈紲
而内修備備完操縱惟我所制耳貢議始定虜數要
市賞公劃爲定額錙銖不得溢予歲費大省上善後
四事悉中機要乘暇繕邊一千五百里邊人至今賴
之已移鎮陝西增置守將清理芻糧居數月號令肅
然回夷掠内地計禽其魁餘黨悉解萬曆甲戌以滿
績晉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尋轉左協理院事丙子
閱視薊遼保定邊務稽覈精明所上將吏殿最一準

於功實丁丑晉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國子生乙亥晉
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無何晉
右都御史仍左侍郎辛巳以母憂歸癸未起原官總
督如故以邊勞晉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廕一子
國子生丁亥晉太子少保予誥命公前後在制府八
年宣示恩威申嚴約束務以大義折虜謀服其心而
間出機權制其變大帥以下稟畫受成公揮麾而應
之裕如也初莅鎮値虜王擁衆而西名譬死刺實規
利並邊城堡假道往來責送迎賂遺之費公預飭諸
將分防要害待其至設詞布令遣之不聽則峻溝渠

絕之又不聽則陳兵甲威之虜計阻竟謝去迄東歸
無譁者比再起遭歲大侵儲峙積乏公力請爾賑外
調軍餉内贍饑民活生靈溝壑中以數萬計甘凉孤
懸天末番虜繹騷公條具選將練兵及增修洮河清
理大小花馬池鹽法凡四十餘事疏入　上皆報可
虜自是不敢近塞海虜竊犯甘州公發兵禦之射殺
其酋長黃合太等二人炒胡兒犯硤口卜失兔犯永
興莊禿賴犯水塘湖公悉以方略授兵捍禦次第剿
平斬首數百鹵獲馬駝牛羊夷械甚夥又剿平羅賊
五百餘人或頌公戰績公曰時方納款吾安能戰保

境安民期於封疆無事而已蓋八年之間東援[illegible]西連張掖延袤數千里封守堅完吏民按堵無異時烽燧聚兵連不解之禍公之伐也　上熟知公忠勞先後璽書章服銀幣錫予無算公亦自念受國厚恩矢不以身家二其心時游虜侵軼諸番漸偪西寧而甘州卒復謀擄臺車下謀作亂不成亡出塞公乃移駐臯蘭窮日夜之力勵勤調度捕得叛卒首事者梟斬軍門游虜亦稍郤公乃還鎮未至而聞父南庵公病篤一慟輒僵不起以萬曆己丑四月九日距生嘉靖癸巳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訃聞詔

贈太子太保予祭四壇命行人董葬事視常典有加焉公敭歷中外服官十有一任大半居戎馬之場其在行間嚴重有威嚬笑不苟望之如神明而襟度沖夷曠無城府與諸將若監司議事開誠布公人得自盡下逮輿廝走卒亦體恤甘苦煦然有恩以是無貴賤賢愚緘親附公願爲盡力卒之日[illegible]傾城溢巷騖走悲號其忠信愛利結於人心深[illegible]浚木幾軍吏一不誠遂中虜禍臨洮之敗言者乃引繩批根援公以分其咎嗟乎公在塲蹕躅塞下逡巡不敢前殺乃詳得失重輕之效甚明而猶不免[illegible]遺[illegible]

是嘆忠臣任事之難也悲夫

大司馬總督陝西三邊魏確菴學曾墓志銘

郭正域

萬曆丙申正月四日大司馬確菴魏公卒涇陽里第其子知觀以公門人牛侍御所為狀越數千里請予請銘念予與公生平石交宜有言嗚呼士君子為出處操持斤斤耳世稱才難乃在疆埸夫粹白之士窘於應變揮霍之才弛於廉隅公之才品可多得哉始公以南大司農謝政家居適虜寇西北羽書旁午有詔簡大帥廷議以公名上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屢辭不獲則移書政

府曰吾聞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款貢來武備日弛此宋人積弱之漸必我行者則罷款議戰其可乎不然吾不敢以國事嘗試矣訖政成報書如指始就道蓋歲辛卯八月也公至固原虜酋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擾邊三戰三北之斬明安走莊酋獲其部落五百餘級　上嘉公勛晉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賜金綺有加方計國火酋而有寧夏之變哱拜父子故降夷宿有叛志會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殺撫臣殺兵道據城以叛人心洶洶公以寧夏雄鎮士馬物力充牣而賊已負嵎又其家多悍卒降

夷布滿城中願言攻之則彼守益堅而或非可旦夕取也內窺闕外通虜則不可支第勿使其內訌而外潰斯坐困耳攻城之策為不得已即日發二檄偽撫以緩之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師駐花馬鳴沙州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分兵收服四十七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虜時時與虜出入則多發敢死士夜銜枚擣虜巢牽其反顧吾甬道無軔也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圍焉賊驍將哱雲中箭死賊氣以奪而城堅不可拔計惟決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促之

從賊不便乃築堤障水實土囊以水圍城如帶漲七八尺城浸且圮城中懼且謀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城中疑賊黨使自相圖居民亦多受公計為內應未幾哱氏果與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啟我師鼓噪入哱氏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欲攻城有議公逗遛者詔逮公問狀公既行去城破之日月餘耳何得言逗遛縉紳為公上書白冤者章滿公車公終不一言自明而　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蓋公魁岸偉丈夫也平生[illegible]流多安危大略明習邊事而士大夫所嚴事則其

操履端方議論不阿闇闇侃侃郎計部時有權璫爲
商人居間欲冒支芻糧銀鉅萬大司農業許之矣公
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爲此輩潤囊
槖耶執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公嘉靖中分宜公相
欲改公郎吏部需一見始決公不見亦不果改蒲坂
楊公總督薊遼欲假事推轂公不肯受事再強之則
曰度支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楊公入
爲大司馬又欲得公爲屬公固遜亦不果改其生平
不干進類如此督餉宣府時立交兌法吏不緣爲奸
適虜騎薄城中守者不知所出公遽攝戎衣乘城指

授方畧虜遁去邊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斧鉞
在主計耶頃之擢光祿寺少卿松江輸白糧不[illegible]當
輸者罪其鄉人執政者以爲言公不可再言再不可
公於執政門人也而守官不骫法如此尋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勾虜爲
邊患　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公至固不問或以
爲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故外逋耳我且撫
而用之何購爲語傳虜中勇以爲信然雜市夷入城
公偵知虜在速酋帳下乃閉之甕城中而執之虜患
以寧會當事者以修怨故抑其功止晉俸一級尋以

棒棰且等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尋以疾乞
庚午起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新鄭高公以
閣臣攝部事剛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公爲立年格
杜請謁新鄭勁直難下人獨禮重公舉事未嘗不稱
善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公獨明其非便新鄭公曰此
特羈縻之耳公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
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窮反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羈
縻也新鄭悚然曰慮不及此爲之柰何公曰今不朝
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則閉關如
故失不在我議遂決今議牘猶在兵曹壬申今　上

卽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顧皆倚
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爲助心知與高
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爲摶高公公謂之
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
名賢同心爲國卽有失不難盡言摶之一言非所敢
聞江陵爲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
大言曰　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
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凜然
朝罷更要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至而
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公以師保

朝委柔與馮璫表裏用事公獨齗齗如也天下聞而壯之未幾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行而有列白簡者冇　詔褫公新命以侍郎還里里居又數年爲歲癸未江陵公敗乃起公爲戶部侍郎未任改右都御史督倉塲有所不合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府言路大闕有舉擊執政冢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列疏上公後至且曰不可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顧重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公奮然曰此自出魏某不可不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言

之者其履方守正不詭隨如此公遂再疏乞骸骨後又數年而起大司馬有臨洮與寧夏之役公嘗著四禮儀式爲鄉人祭酒每事爲綿蕝以行及居兩尊人喪先後六載不酒不肉不涉足中門事兄如父視族黨如其手足視鄉人饑溺由巳輕重賑之無不滿意去而自處甚約蓋秦俗以商販爲業即士類不諱持籌獨公有拔葵斷織之風歿之日里人皆家臨巷哭尸祝於社其內行醇備又如此所學主誠信不欺文宗司馬子長書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遼陽奏議詩文若干卷公諱學曾字惟貫別號確菴十四爲紫陽諸生嘉靖　舉陝西鄉試後六年癸丑成進士釋褐戶部浙江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至今官年七十有二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大科墓志銘

王錫爵

余以嘉靖戊午叨舉應天鄉試於時同年大集京師而新安張光祿見山與余比舍最狎余間指同年三人語光祿曰此三君皆爵祿壽考器三君者其一則錢公淑吾其一則蔡公肖謙又其一即今所爲志總督如岡陳公也一時諸同年盛傳余語爲笑已陳公竟至都御史總督兩廣而錢公卒官大京兆蔡公雖遞出遞處官簿不顯而以講學名天下壽考至今余

亦得徼重三君燭人倫之鑒豈非幸哉先是陳公以中丞出撫廣西也余別之以酒陳公忽中坐歎曰嗟乎吾昔與公頡頏科第以功名相許詎意今日一龍一蛇渺絕至是余聞甚不悅曰是何言也若以中丞建節自比於蛇則同榜中尚有白首明經未沾一命者豈盡爲蚍蜉腐鼠耶公大悟引酒自罰曰敬戢良規吾自是踴躍行矣行役一年而會田州土官告變公授計右江道討平之疏上善後七策大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附爲本於是　天子知公才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封元配凌氏繼配

盛氏皆淑人廕一子爲國子生會又値岑溪七山等山獞嘯聚公復授計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黎莫二姓兵又起公請於朝爲布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之資久之二姓皆請降公以功晉秩右都御史賜金幣乃公顧推功諸將諸將亦以此懷之有遊擊彭信古者橐千金爲謝而公怒劾遣之乃言者顧反譏公公亦不辯六疏乞骸以歸公初中萬曆辛未進士授河南府推官丁艾司寇梧岡公憂服除補紹興先後存官以神明豈弟稱兩入試闈所推轂皆知名士舉賢能內召未補而丁母朱淑人憂起吏科給事

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所建白如議督學請兼隸江南北議弭災一祇事兩宮二愼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錮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特大體凡在省若干年一被命督慈寧宮工再主河南鄉試稽覈精嚴選裁公愼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太常卿時朝講久輟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事得譴公自以故言官不得坐視再上疏爭之其後尋有督撫之命凡三平巨寇兩撫叛蠻文墨議論外表竪章章如此時稱爲文武才云公

通州人諱大科字某如岡其號父司寇公生公最晚宦遊所至皆載公以從公年少美姿容未長學成眞指其公按海陵請公與相見公不往既司寇公貴而公布衣蔬食自如絶不作貴介紈綺態論者以武侯遺誡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陰爲公卜大受焉既歸老林下時時謝病杜門單思著述刻有五經旁訓初學記楊升菴集靈隱子爾雅說文行於世其居鄉抑抑下人逢掖寒畯皆狎而與交圭撮之能尺寸之善往往揄揚不容口而時亦有發憤懣氣慷慨爭是非立然諾者雖自謂賁育無以過也敎飭子弟與諸童奴

皆凜凜依廉讓軌於萬石家風里中若無官閥內若無聲焉公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八歲訃聞下有司議卹得賜祭葬全典仍以軍功加贈兵部尚書

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應昌神道碑銘

王錫爵

萬曆丙午前經略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上書白父冤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予惟公朝鮮復國之功　皇上擇日告　廟宣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載大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念公功最捷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撼公者亦最急嗚呼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

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富生義義生儒是爲公父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卽公也公諱應昌號桐岡嘉靖甲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知絳州陞刑部員外郎改戶科給事中轉刑禮二科左右給事出爲濟南守歷山西副使河南左參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隨改經畧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諸書兵部覆東征功詔加右部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救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用春秋繁露洪範有奇應有能見於兆

及錡瓜壇井中鱗角皆具蒲州水嚙城城圮公採□□
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累
爲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委查閱宇化等關
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
公卽疏陳撫賞不便者三疏　京營邊報狎至江陵
以無虜對公輙排僕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
公濟南嗣後累官藩臬叅伍兵事累不以外補爲解
旣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
衆皆目爲迂闊未幾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
畧之命下矣壬辰初倭奴搴六十六島之衆富劉哼

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
李昖走寓義州虜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玨發靖康
恭倡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
嚴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
海禦倭軍務時釋累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松驕掌
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倉卒未備部書督促
正如空手搏戰月公鑿空支吾不兩月而部署出關
倉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曰我奉命討賊知有
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臘月與李大將軍踏氷渡江
惟[illegible][illegible]談如初公屬槩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

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
墻穴守牡丹峯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畧圍其三門外
布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含解藥仰
面攀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
溺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敗
走探地形猝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顛金甲倭墜馬
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是時王京聚
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
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
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奪於薊鎮沈茂兵遣還

浙江進不能策應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
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
而去公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淸正夜戰又追及晉
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追熊川
西生浦盡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乞骸骨歸矣歸之
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相送尾至數百
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官眷百餘人
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
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於
乙未之七月公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

公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illegible]
在公也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illegible]
食無鹽醬卧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爲
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公負國乎抑言
事者負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躭延歲月蕩食畿
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
師匱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
征陛辭 上遣黃門陰嗣公風神誓亮器局岸偉大
喜得人賜金綺以寵公行旣入朝鮮又賜麒麟一品
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將軍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拊

傷掩骼招歸齊從以萬計仍分前兵屯守大丘南原
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濠築關置堠修設善後
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
餘萬揆事圖策捷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
湊公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卽老吏宿
將終不能易也曩公受命時予適在政府每歎公經
畧外東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
之無處不犯則無處不瑕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
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
畧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爲遲速語

言以譯爲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illegible]
則貸手報仇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急難五李氏
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窒
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
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 朝廷叙
錄有旨何忍不一爲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
不平哉昔淮西文昌黎不及李愬愬子申碑仆之訴
功於朝命段文昌更撰以旌其伐杜弼請裁抑勳人
齊高祖令軍人張弓挾矢擧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
出其間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 曰箭雖注不射

刀雖擧不擊矟雖按不刺汝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
觸鋒刃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之耶觀此而宋公之
論定矣余故畧他績不書而著其復國之功勒石墓
道使讀者識公苦心云若生平婚娶別有志銘曰島
夷不靖肆彼鞠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父子奔
播西東箕疇故墟幾亡是公 帝命六師誕張九伐
轂弓銜艫走雲掣月復城歸衛恩浹窮髮龍子晳分
虎符復合我武維揚稽顙天闕馬鳴蕭蕭歌凱東[illegible]
功成不賞市語如雷勞臣解體戰士心灰公笑何[illegible]
[illegible]有口碑時清論定終遣 天寵玉冊金書具[illegible]

尒劒履衣冠精靈呵擁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巖谷貌
亘草木蕃鮮桓桓隧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冢斯
通何以報君億萬斯年

總督河漕御史大夫晉大司馬李公頤行狀

劉應麒

李先世爲唐西平忠武王後世有顯者入國朝諱子
淵者生七子俱課以詩書次子麟中洪武丙子鄉試
官國子監助教六子鳳字舜祥娶城南舒氏生子遠
字宗奭舜祥業儒早卒舒氏苦節撫孤攜宗奭依外
家遂居城南關外生子諱英字文華別號巽泉以明
經教授山海祀名宦春秋配食中山武寧王王開國
元勳先生一儒官並列詳王大司寇世貞傳中時敬
齋胡先生居仁以布衣倡道爲儒宗巽泉先生與張

方伯古城先生俱嚴事之以故張李世世爲姻婭至
今河漕御史大夫大司馬公諱頤字惟貞別號及泉
蓋曰以志巽泉先生庶幾及之乎公大父達州倅諱
伯卿字汝法父太學生諱思字可賢生子四公其仲
子也太學公早卽世公年甫十歲大父達州公延師
日訓誨之公發憤下帷旦暮誦讀不休出就試有司
時王少司寇宗沐爲督學使者夜夢宋范文正公來
謁及旦見公輒嘖嘖稱奇曰稚齒凝峻端重它日定
爲國器以隆慶丁卯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授中書舍
人時諸同事者日宴會徵逐公辭弗與獨翻閲本朝

故實嘗與譚襄敏公綸談兵事無不中款襄敏公拱手曰後來繼我而起爲國家干城者其在公乎已而擢陝西道御史上疏舉理學胡居仁宜從祀孔廟疏略云按餘干故儒胡居仁質本沈潛學由積累以力行爲實地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窮經講學深得濂洛之傳燕處存省益嚴飭躬細微必謹孝友實行履歷大致即愚夫孺子皆能述之副使夏寅諮時政得水利十條行之至今稱便提學僉事李齡聘主白鹿洞其學規與朱子教約並傳先臣楊廉集國朝理學首簡薛瑄胡居仁謂不讓程朱高

弟夫瑄際時行道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覩居仁隱處草澤一旦名動海內與瑄並稱非誠不可掩安能至是宜與薛瑄從祀孔廟所著居業錄粹言同瑄讀書錄行儒臣纂編性理後列于黌宮庶理學益明而國家文治之隆將萬萬年無疆矣嗣後竟得並祀實公倡其議時御史胡涍以建言忤旨受杖爲民掌科外遷御史景嵩韓必顯以建言謫外任朝臣危懼莫敢言公獨抗疏申救疏略云　祖宗建官設立臺諫開言路也　皇上踐祚未幾一載而言官被斥者四如御史胡涍遂返編氓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謫處卑服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諫者不敢輕率妄言非有意怒絕四臣也但四臣久斥則人疑　聖怒未回匪惟被斥者無由自新而言官益重自疑與卒疑不釋士氣不鼓萬一有隱憂伏機誰敢犯顏極諫自取罪戾哉伏乞召還四臣量授別職則　聖哲益昭無虞永保而賢于堯舜遠矣以故特諭稱公峭直先是張江陵擅作威福勢燄薰灼公奉命淸戎楚粤江陵家在所部中公一切謝去關白持三尺惟　王命是供又與江陵父抗因忤其意出守湖州府署多祟前二千石多病死又湖俗世家多

豪貴人凌法滅紀無憚前二千石莫能制公獨以正勝邪比至則府舍肅清內外斬斬吏胥不敢爲姦捕豪惡子弟不悛者傳爰書庾死獄中其他縉紳士民無不斂手憚者郡賢士君子青衿好脩逡逡循禮無不人人則効而文學彬彬制科得人獨盛凡公所賞鑒拔擢多去爲賢大夫莊士者守湖五載不妄取寸絲尺帛其德化翔洽百姓爲立生祠比之召父杜母云已而備兵吳中時江陵欲齮齕異已一二大臣言者已有端吳中羣少日相驚以收者且至先是太宰爲宗伯時因忤江陵退居里中與王大司寇元美

治道家言皆入希旨誣以異端當事者多屏跡避
公笑曰豈有詔使至而余不知者乎且余以身徇
爲阿比孰與以身徇諸君子卽得禍亦無憾間過從
飲極歡于是羣少無敢動疑者始安具區謀叛幾萬
餘人議先據南徐次掠傍郡改元弘聞號天王公潛
伐其謀不數日渠魁授首吳中稱平兩臺以公首功
出聞時江陵素欲修郄止擬紀錄敘用亾何權相敗
公名位游起擢浙大參分部婺州婺俗多妬婦嗇㛗
終身不嫁卽儒紳家視爲故常公設令嚴禁軼令者
杖無赦時有搢紳先生馮姓者慕菡得子尚在襁褓

族豪利其貲羣起𡨚兒幾不得活公廉兒狀肖父撫
其貌子族豪咸伏辜馮嗣不絕婺士民羅子女拜揩
下皆稱公賢父云已而總憲三楚楚故淸戎舊地適
江陵議甫罷秋茶密綱欲解未解又重以歲之饑饉
盜公覈繁勝殘囹圄無寃民部屬鮮賕吏時郧陽學
官有戕毆置叅將府府兵憤激變起倉卒中丞臺惶
怖不能制郧陽沈太守以褫逮受罪　天子震怒禍
且不測公除陳兩臺以百口保之得俞旨守竟得脫
爾公夜縊誅殲兵之首亂者不移時安堵如故楚人
人能言之踰年丁內艱三年耳不聽絲竹口不沾味
酒夜臥不離寢次壬辰服闋時王太倉居政府以譽
救其江陵之禍德公移書欲自總憲超擢中丞公辭
謝書云願徼貴於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太倉以此
益重公遂復除陝西總憲隨陞河南右轄時薊門屯
營兵以當事減餉鼓譟凌辱帥臣邊備廢弛虜酋長
昂𥈭然爲門庭之寇公素以材受知　主上遠陞御
史中丞塡撫漁陽漁陽跨山海抱昌平號居庸爲三
輔重地自譚襄敏經略後崇墉精卒稱雄鎭云夫惟
是保塞諸夷北備虜東備倭二千里邊防八百里海
岸是責任而控制之亦惟是北口黃花屬虜巢穴尕

顏兀良跳梁爲梗喜峯大寧出沒常乎自公撫薊三
年虜不敢飲馬于灤河疆場晏然烽火絕警以閒視
邊功詔陞右副都御史賜金幣時昂酋要撫賞黠驁
威諭以禍福操歲賞予奪制其死命昂酋讋服𥈭盡
雖馴公設伏擒其心腹狡虜小郎兒等七名宣揚國
力保塞下自劾會東倭蠶食朝鮮四方戍卒調海上
有謀叛境內者公主帥臣策勒定錄功詔陞右司馬
賜金幣頁虜酋伯牙健一入寇爲一大創棄旗授首
捷聞詔陞左司馬賜金幣蓋自石門寨羅文谷淡虜
後華夷共仰之稱曰李太師相戒不敢犯所□□□

大將而下偏裨及士卒無不懾服莫敢亢月與將
同甘苦推心置腹又無不人人挾纊踴躍歡呼若詩
大司馬欽廷臣屢推公　上方倚公爲長城難其代
需後命又三年有司課績最請給三代誥命幷應得
錄廕用答勞臣制曰可遼左海上歲歲用兵所過四
方材官健兒募卒幾數十萬人公前後七年具甲乘
繕擊技轉資糧東征藉是成功兵部題敘共襄督撫
鎭道推公功第一詔陞右都御史兼司馬視事如故
幷賜金幣時中使四出山海爲虛生靈荼毒輒稱衡
命逮監司及守令若而人御史中丞一麾而退者

若而人公從中調停一疏而減稅數千再疏而罷當
關之令又再疏而極陳利害深中使者使者不敢辨
疏略云謀國而實蠹國導利而實貽害今之建礦議
是已夫取礦必釀亂防礦必費財分礦必鮮利我國
家定鼎燕京王氣所鍾孕爲金寶大都產礦之區卽
陵京靈長之脉　祖宗二百餘年封培甚固慮至深
遠矣西山空煤煤乃地濁所凝卽多取無傷靈秀礦
乃天寶所聚少有宣洩必損王氣卽使官家秋毫無
費民間寂然無譁亦無寶金王而不顧根本之理矧
究竟得不償失利又不勝害乎今畿內聚五方之人

利孔一開亾命羣集劫奪無憚震驚　九重臣卽
斧鑕曾何益于理亂哉又疏略云地方貧困歲又災
荒臣目擊心傷今銖求寸取死而復生之民離而復
集之衆終于匪夾則從顧閭閻愁嘆之聲難徹宸聽
而羣小掊尅之計易聳聖聽公輸什一私囊什九窮
脊既不聊生抽稅復椎骨髓近山海官民殺傷已萌
禍孽今宵人冒奏分疆東西重疊派稅無論民莫必
命詎　明旨何恐臨清激變之隙復見于輦轂之下
臣不勝大恐又疏略云按高淮脩怨媒孽羅大器無
辜受抑內監外僚原不相轄卽監中小豎非自爲不

法奉　旨提問未有屈膝于部院大臣者　請君法
體統頗崇昪庸惡陋劣豈肯叙顏于他監之前山海
號稱嚴關得此廉能之吏可當無故励兵奈何挾私
橫誣去之若振落乎且遼陽礦稅蘇門無涉皆若
劾淮所爲有司將無噍類　皇上奉　天之權制馭
宇內臣等奉　皇上之權彈壓屬僚今以　天授
皇上之權　皇上假臣等之權盡落宦豎之手朝奏
夕允如響應聲卽所黜當罪尚非所以爲名矧平地
風波使良吏無端斥逐臣復不避斧鉞非爲一官惜
爲　陛下紀綱惜天下萬世公論惜也當是時若某

某則願以稅付有司分毫無所侵某某始猶桀驁後
竟輸誠帳下去來惟所裁某某嘗語人曰如薊鎮撫
臺李公恩威並濟某亦人類耳敢不効命以故諸郡
國俱受困薊門即無利亦不甚害公力也順天間頻
年旱魃赤地千里公步禱祈雨輒應野有青草民無
菜色即歲之不易先後具疏請粟數萬餘石 天子
惻然動念亟令發倉公督屬分方煑粥以救災卬仍
責成正官躬率舉行毋令衙役市猾侵售其姦又捐
貲置學田贍庠弟子員之貧者復恐其餘貲盡以濟
荒所全活百萬餘人拮据十年報績九載保障汗[illegible]

内安外攘益勞苦而功高如此按臣凡三大閱全[illegible]
賢勞該部請陞爲大司馬麾于入監方候旨辛丑歲
上念其積勞欲晉延之詔改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右
都御史時黄河泛溢實惟陵運是虞舊總河大臣或
以罪去或以憂外迄無成功致壓 主上旰食疇咨
揮可爲荒度者廷臣前後會推十數人未允及推公
大日 命下以御史大夫兼司空總督河漕僉謂此
聖主特達之知公遵旨兼程赴任任事甫大旬蒙霜
露渉風波奔馳千里而遍周咨必然之畫計惟順下
流爲永賴具疏恭報先定期日鳩工疏略云必須上

築決口下疏故道乃能鞏固 皇陵永濟漕運先
隄防挑濬以救目前一時之急繼則殫力疏鑿以爲
日後經久之圖第恐汴隄增修新土未堅則難禦排
山之勢開壓增建黄水斷流則實慮膠舟之患泇河
備運濱湖支渠未開則又虞風波之險每一念及心
悸股慄寢食俱廢敢不惟力是視幸而有濟何敢言
功敬陳施爲之略少紓宵旰之憂疏上 天子以爲
能溫旨慰勞時公方督率各屬司道郡縣等官巡行
經理更念脂膏已竭時詘舉贏日夜焦心勞思即積
憂盡瘁嘔血數升不止輿回濟署及革呻吟恍惚[illegible]

然曰上負 主恩死不瞑目言訖長逝嗚呼哀哉訃
聞 上震悼痛惜念薊鎮功詔贈大司馬廕一子入
監諭祭二壇差官造墳安葬公生平正直忠厚剛毅
清嚴窮達如一歷仕幾四十年粹然絕無訾議 皇
綸褒公宏才偉略亮節純忠而慕義無窮施恩不報
待舉火者三族霑河潤者九里篤故收窮門下士得
御者如登龍門其隱微不欺媟褻無溺終身不[illegible]側
室内子無衣帛家藏無金玉重器敝車羸馬布衣蔬
食澹泊寧靜宛然異泉先生家法則余周旋久獨覩
公之[illegible]者公刻餘于七託附異泉先生傳爲[illegible]傳于

世又重訂刻敬齋先生居業錄幷諸名公序跋亦刊
以昇 公志矣
敬齋先生家運中衰耳孫希祖甫十齡往致膳于公
公異之欲以愛女許乃白太夫人召生入與飲食占
對容止甚都喜相謂曰胡家兒大儒後器又不凡雖
蕭然懸罄乎第令為儒家風味足矣遂贅之教育如
已子公叔弟謙幹家二十餘禩不私蓄一錢及卒衣
衾無備公哀慟卹其遺孤移任子任之令謙于正數
用公廕除梧州判公卒後督學使者檄下祀鄉賢有
云贅愛女以前賢之孤力扶理學移恩廕於已出之
子義重綱常斯二者公之高誼偉行血食俎豆卅六
之及焉余故彙次于簡末

門人張維禎謹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八目錄

刊行

都察院五

總鎮都御史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雍墓誌銘　總督　劉珝

成化戊戌十月十五日致仕右都御史韓公以疾卒于家有司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如制公諱雍字永熙蘇之長洲人大父諱舉一父諱貴俱以公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陳妣趙俱贈夫人貴初以閭右起實北京宛平縣故公之發身乃順天府庠弟子員正統辛酉中京闈鄉試明年第進士

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碭山縣學教諭丘純笞膳夫竹磨兒其父令共遠遁而以死誣告純他御史勘伏純坐償獄未決家人累奏冤都察院檄公覆公四散遣人蹤跡之得磨兒於河南純得釋且復其官其聲遂大振時三法司刑獄并劾奏章疏咸經公手未幾巡按江西辯冤抑黜奸貪所至望風解綬廬陵泰和等縣大寇卒至乘時劫掠鄉民苦之有司不能制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之得其首惡并餘黨悉置重典地遂寧代回陞廣東按察使迎二親就養少保陳公循疏公廉能幹濟才堪大任陞都察院右僉

推行均徭法

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至則首推行均徭法次行歲[illegible]法規畫周密切中時弊民甚稱便值歲饑大發倉廩賑之兼減價糶貴人得足食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改山西按察司副使[illegible]陞大理寺少卿仍僉都御史與左都御史[illegible]同理臺事嘗有強盜十八人當斬內二人訴爲[illegible]以讐誣指寇公曰會問已明何讐之有公曰人命至重宜暫留寇不允固諍乃并指者留之後四人皆得白翰林院學士倪謙主考鄉試得罪於當路緝事校尉發其結交遠府儀賓事下獄坐重典公復力諍得戍宣府錦衣指揮劉敬以石

亨連坐下獄寇欲作朋黨籍其家公曰東漢時以朋黨二字盡賢人君子公宜審之寇悟改擬敬得千戶調山東某衛時大同守臣奏巡撫乏人　上即以命公至則劾總兵參將貪財弛備皆逮於法修飭界墻搜括隱占軍士設法耕墾收米易銀是以邊備之用有餘而無私斂之擾朶顏三衛夷人因虜酋孛來誘犯獨石公令軍出其不意擊之賊驚遁七年議政至京陞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素銜之陷以罪謫浙江布政司參政成化改元兩廣蠻寇猖獗累征不利
上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爲遊擊將軍惟[illegible]

督軍務者難其人僉曰非韓某不可復改左僉都御
史以行特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
衆議紛紛不定公大言曰大藤峽賊巢也舍此而不
圖吾未見其能濟遂肅師而行抵廣西界議遣都指
揮趙倫都指揮鄒宏副總兵范信參將孫振各授以
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公乃連營以進至全
州諜報賊在湯洞公五發偏師連戰皆捷生擒渠魁
數人皆磔剮以示衆威大振又以修仁荔浦皆峽賊
羽翼乃分兵將爲二十五哨公與總兵官領中堅進
攻彌月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聞賜勑奬勵陞公弟

睦爲錦衣百戶復移師潯州益增器械備餱糧令五
哨由峽後進公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哨援於後
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聞乃挈妻孥輜重於蛘極險
處預於山南立排柵滾木礧石標鎗毒矢如雨而下
公覘其將怠遂奮甲先登士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
火烈焚日色晝暝賊不能支乃遁去公益進衆云險
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少緩督進益急直抵横
石等崖又進至九層樓等山壁立萬仞勢控霄漢公
[illegible]計遣將士於賊所不備處攀緣至絕頂舉砲爲應
[illegible]復環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

處改大藤峽爲斷藤刻石山頂以紀厥功初公令二
卒得一山一寨即堅守之故賊無可反之計許生護
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無妄殺之慘又謂峽內餘
孽尚存終必爲患宜設土官編管仍徙周冲靖寧二
巡司於峽之上下增土人爲副巡檢復置千戶所以
鎮藤縣五屯獞人凡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先是
公命將與廣東守將共勦廉雷等處流賊猶未成績
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間生擒斬首及奪回俘
獲共四萬一千七十有奇凱旋至廣東捷聞陞左副
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奏兩廣地方相去五千餘

里臣一身不克周悉宜用都御史二員巡撫從之會
以父喪守制還吳既而六部各衙門大臣言梧州宜
設總府總督等官居中調度殺賊良便從之即其家
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璽書聽便宜行事公至
築城屯軍以鎮禦地方鑄鐵索柱繫浮橋而絕賊船
置木牌以覺察奸細出官樞以瘞亡卒培松櫝以葺
先賢之祠皆大服人心九年少監黃沁以公務與公
不叶訐奏數事公不與較即具疏乞休致家居又六
七年以山水爲樂君子曰明哲保身公其有之距其
生則永樂壬寅十二月九日春秋五十又七公爲人

爽邁洞達才識高遠居家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下啓
爲詩文思如湧泉無少凝滯居官處事動以古豪〃
自居每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爲法故所至全活
甚衆衆論翕起未嘗致欣戚於其間天下士大夫無
問識不識咸仰其名云

成化十年三月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
是鎮守廣西右少監黃沁訐奏雍坐視猺賊出沒隱
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熾聚滋蔓流劫郡縣且貪
慾𢙣宴濫賞妄費事多違法及副使范鏞僉事葉淇
督調軍馬不能防禦互相隱匿武靖州知州岑鐸無

按馭之功太平府知府郭本有貪淫之行皆當究治
事下兵部奏差禮科給事中張謙刑部郎中蔡麟往
按以其詞虛實各半復請　上免雍罪命致仕鏞淇
鐸俱宥之本坐除名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
其布政使何宜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斆貪而暴不爲
雍所禮乃與沁媒孽其短擿摭其事攻訐之及差官
往覈適委宜斆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蓋雍未督軍
之前賊勢不獨毒嶺南且越江西湖南界雍至賊勢
大衰雖未盡過絕之然功多于罪至是爲內侍所參
劾人公論爲之不平而兩廣人至今思之不置　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唐瑜傳　總督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唐瑜字廷貴直隸
華亭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四川合州知州鋤強植弱
有能聲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福州知
府時有男子詐爲中貴人入閩威勢張甚僉事以下
詳中貴之詐
多被笞辱莫敢誰何瑜獨疑之乃壁人於浴室窺之
得實即座上執寘於法諸司駭服陞湖廣右參政布
政使尋入爲順天府府尹剸治繁劇事皆集辦秉法
不阿豪貴斂戢陞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兵備
兼巡撫順天等府以憂去服且闋命即其家起之陞

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嶺海府衛州縣
咸畏憚其風裁旋以破賊功賜金幣降勑獎諭弘治
八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廣人士追思之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

敏鄧公廷瓚神道碑銘　總督　吳寬

國家右　傾德偉度勤勞於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穎異過人稍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羣爲離擬行人已奇之景泰丁卯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特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爲成

化己丑遷太僕寺丞貴州新設藩府府在萬山中百夷木衆加以夷獠雜聚獷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犁旦不息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以公治績異等交章舉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以公請其土俗爲宜　上允之仰升右副都御史奉勑行俄丁母

戴氏憂服闋適貴州墨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仍勑公往視參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剿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於市寇旣盪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於此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剗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

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遣養子夔之子乾馳入京報捷朝廷旣授以錦衣衛所鎮撫卽下詔褒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遂進右都御史貴州旣無事召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厲其餘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於民母

徒費也頭畢螢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
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
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
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於郴州爲便又以廣
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戸所調遣新軍守禦
仍宜給與隙地屯種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羣蠻
待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壚大桂
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機竊發其勢
尤熾未幾首惡李景九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
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

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賜詔勉留特遣醫往視仍進
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　上知公久勞邊務召
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享
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琦廷瑞友
愛備至自爲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雖量
亦如莫窺其際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
莫能及也訃至　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仍
命有司祭葬如例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史公琳神道碑　總督　李東陽

一

公姓史氏諱琳字天瑞舉成化丙戌進士爲工科給
事中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遷左參政　孝宗廟歷
遷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
府兼督鴈門諸關歷工部左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
經畧邊備以秩滿進都御史提督軍務署院事　今
上皇帝以提督功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未幾又以
郵典加贈ナ　下凡閱三朝四十年官十命其卒
也給驛傳遣官護喪治葬事賜祭者再及加祭亦如

之蓋其始終遭際之盛如此可謂難矣初公爲給事
中時言事有體爲參議時平華昌畬賊僑安定會寧
諸路邊備督甘涼軍餉事皆集以家艱歸闋服改福
建有求開銀礦者公力阻之爲參政時豪家多怙勢
庇盜每爲禁治袁吉二府饑發廩賑貸全活甚衆贛
盜攻城邑殺官吏督兵勦之獲七百餘人梟其首惡
脅從者皆釋不問爲布政時藩府歲祿多倍取民困
輸納請自所治類輸之始大稱便爲巡撫時定均徭
優戍卒開小河以殺滹沱水勢復與定保定二府柴
夫舊額大明諸川果園皆居民世業嬖臣怙寵者奏

取以備供應公力言不可以數千人之命供一已之奉辭甚激詔遣官覈實果如公言乃止爲侍郎時嘗以災異言止織造惜供應諸事爲經畧時言募軍丁禁盜賊省中官差遣諸事多行之爲提督凡三命始赴宣府大同值虜退治兵食爲後計後虜寇楡林率偏師先往暨大帥至共謀覘虜酋所在夜潜師擣其巢賊聞驚遁毀其廬帳而還以捷聞賜勑褒諭副以銀幣寶鏹入朝言便宜事加詳弘治乙丑新遭國恤大喪方劇適宣府失利劇命出師公與大帥分駐宣府大同大同諸路斬獲以百計捷再上褒諭如初

待命中官迎勞於闕賜賚甚厚下暨部曲並加犒賞殆近歲以來所未有也今年丙寅爲正德紀元正月十二日以疾卒自居九列前後請老十餘疏輒得溫旨勉留其在新政尤多眷注而勳業未究卒齎其志以沒悲哉公爲人坦夷宏豁不設崖岸意常近厚人以[illegible]親愛之平居不事作業家無餘貲然終其身未嘗以屑意也能戲作墨竹自謂天解尤喜談兵於諸推步占候醫學之術靡不通涉見笑惑犯執法謂人曰是必有當之者已而左都御史戴公廷珍卒曰未也不踰月而公亦卒公生於正統戊午四月十二壽六十九

右都御史張公泰傳　總督　李濂

張公泰字世亨其先河南尉氏人高大父潛始徙汴遂爲祥符人世居汴城西關外三官廟之右曾大父貞大父敬祖父喜鄉稱長厚喜徙家肅寧大父父並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始公之生也母馬氏夜夢神人抱一兒與之曰汝家世積陰德茲畀汝貴子其善撫育之覺而生公公器資英邁自少即留心天下之務成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戊戌登進士第試政兵曹已亥授山東鄒縣知縣政尚仁恕六載績聞召補省臺適罹內外艱守制還服闋拜陝西道監察御

史初監河東鹽課有勢要撓法爲奸公上疏劾去之嗣按蘇松常鎮四郡憲度峻整豪强斂迹猗漕堤爲居民蟻聚其上五六百家歲久爲定業河漸淤塞公廉知其事奏徙而之他漕運通利再巡按山西劾罷貪酷吏若干人軍民咸稱快焉公在內臺滿九載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奉璽書整飭洮岷河州等處兵備踰四年擢本司按察使明年擢山東右布政使尋轉陝西左布政使老成練達士論歸之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而陝西之地公宦遊最久熟知利病乃撮軍民困苦若十餘事嚴例條約刊布郡

邑關中至今頌之踰年改大理寺卿時逆瑾用事公
以剛直忤瑾免歸亡何瑾誅科道官交章薦公復起
爲刑部左侍郎適延綏寧夏甘肅總制闕員廷議非
公不可　上亦知公練習邊事乃擢公爲都察院右
都御史開府固原總制三邊軍務公感　上知遇拜
命卽行至鎮則選易將官振厲士氣一新攻守之具
疏凡百數十上皆見嘉納奏捷者十有二璽書褒獎
公盡心籌邊寢食靡寧竟以勞瘁成疾亟上疏乞骸
骨命未下而卒得年六十有二有司馳訃以聞　上
悼公歿于王事賜葬祭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子紹

以功廕錦衣千戶公沉毅有大畧平生不立崖岸與
人交坦直無僞善飲酒多而不亂其爲郡縣令洮岷
兵憲二地皆有去思碑今三邊將士猶有能道其經
畧之蹟者
論云余往赴官四明道經姑蘇其里居鄉大夫咸稱
故巡按御史吾邑張公之才云張公巡按江南在弘
治己酉風裁凜然嫉惡大甚按部所至貪黷吏率棄
官遁去而除趙訥一事尤爲人所傳誦夫趙訥者長
洲之巨猾也以捕盜爲名實與羣盜通羣盜輸月錢事訥求庇覆焉官
府索之急則訥以獻輒牽連無辜人莫之敢言公
廉得其實納至廷下杖斃之闔郡讙呼以爲神明

南贛巡撫之始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傳　總督　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浙江縉雲縣人由進士除應
天府六合縣知縣選授四川道御史陞湖廣按察司
副使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守制起復巡撫宣府
尋改南贛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以疾乞致仕優詔
許之賜勅獎諭月給米二石歲夫四名家居凡十有
四年而没嘉靖八年六月予祭葬贈太子少保南在
先朝以才見稱初大帽山賊流劫三省攻城殺人兒
勢日熾朝議用重臣督勦乃以南往未幾遂破賊斬
獲數千計因移兵攻姚源賊黨及汀漳山巢平之遂

留撫其地南贛巡撫之設寔自南始

前總督曾銑傳　總督　實錄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錦衣衛鎮撫司鞫上曾銑獄情
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持金數萬
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套其前
後掩罪失事冒報功捷具如咸寧侯仇鸞所訐　上
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
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重議擬蘇
綱發烟瘴地面充軍夏言令錦衣衛差官校逮繫來
京問已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
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

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巳正律議擬以聞於
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銑於市
妻子流二千里銑有機畧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
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
大定時論以爲才會虜患棘因不次見擢膺專閫之
寄然銑跡迫無經遠弘猷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
難爲者其所注措率多誕漫巡撫山東聞虜入太原
上疏請檄還山東兵戍關西者内守臨清爲時所笑
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好邊功遂力主
持之紛紛遣舟車括郵鐵關隴之間蕭然煩費矣而

虜勢方熾而我兵積怯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　上
心亦危疑之密以訊大學士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常
思有以中之欲因是陷言乃開　上指謂其非計說
旣行隨騰疏攻言言遂得罪去是時　上怒銑甚然
實無意殺言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爲銑所劾有旨逮
詔獄鸞上書闕下自理嵩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
銑賄言表裏作奸覬圖大禍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
司擬罪凡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罪
得釋遂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鸞益橫鷔不法以及於
誅銑旣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寃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岳傳　總督

張岳字維橋爲人沉毅簡重正德癸酉解元丁丑進
士授行人寓慶壽寺不苟接人獨與郡同年陳琛林
希元閉戶讀書出則三人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
狂岳獨上書言事　武宗寢疾豹房獨宦者侍岳疏
乞內閣九卿輪直嘗藥庶防奸變疏入不報己卯四
月宸濠行路變倖蠱南巡諫者數十人多杖死岳偕
行人司疏上鎖械曝跪廷中五日捽下獄又杖於闕
下幾死謫南監　世宗即位復行人俄丁父憂釋服
赴部廖太宰取選科道辭不就轉司副尋乞南陞南

武選員外祠祭郎中丁亥復以憂歸每言平日所爲
客氣用事多病狂疎於是深日刻勵收斂益嚴服除
補主客郎中出廣西提學僉事廣西士樸岳懇懇與
講文義壬辰調江西僉士習空虛嚴責守程朱氏說
毋輒變尋貶廣東提舉岳爲郎時　上議禘祭張閣
老孚敬議推先代某祖爲所自出之帝李宗伯時心
知不可又未知神位之銜之所書疑以問岳岳請書
　皇初祖位堂堂天子之祭精誠以臨之雖遠而千
百世可假而至也豈必附會某祖以爲重哉孚以岳
言語張怒以原議上內批　皇初祖如岳言於是爲

張所忌出廣西張又行選貢法邊縣雜夷多不任貢
岳謂選第汰甚衰謬者足矣調停行之拜表入京又
不候見張而歸張愈怒故遂坐濫貢貶轉守廉州廉
與交南隔一水時方征交張請吏部推岳征交議諱
甚岳獨爭謂不可疏六不可征之狀聞於朝疏上又
陰飭兵食立營堡預征討之策以待命毛尚書伯溫
出視師莫登庸懼密使岳求通款己亥陞浙江提學
副使轉參政伯溫頗用岳言議撫處登庸問曰向廉
州太守安在也伯溫會督府蔡經奏移岳廣東守欽
廉莫酋叩關岳往受降賦二詩予之北虜盜邊入內

地詔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俄轉江西巡撫岳言江
西民困用民一錢如針刺吾體血吾不忍也陞副都
御史督撫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至盡革之土官從
征舊多納賄乞功岳嚴禁絕封川賊稱王橫劫岳討
平之陞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魚窩馬鞍諸險巢
時稱奇功岳不通相府一幣總兵加太保岳止陞俸
越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徐御史南金奏岳忠純果毅
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岳宜留明年召爲兵部
左侍郎平連山賀縣捷聞總兵又廕子岳乃陞右都
掌院事湖廣苗猖獗初設總督衆方顧望莫肯行世

蕃請岳當之徐相公階報岳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其危幾在前冥不知避亦不可謂智也蓋指嚴氏父子云岳謂倘國大臣雖危無所避也單車入楚熟計苗情諸撫臣異同前卻而苗出劫日横上命易貴撫院岳謝　上曰充國湟中之議初頗譁於衆卬裴度淮蔡之役功竟成於獨斷又曰此賊不平臣亦有何面目奉勅書以對將吏於是條上用兵方畧詔下報可岳自督戰斬擒苗幾盡土宣慰冉玄等糾苗爲叛苗平懼誅陰以兵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蕃幸世蕃去岳而罷兵徐相

公執不可竟降兵部侍郎岳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尚匿玄所岳疏玄罪併訐其挾金事世蕃益怒日傾岳岳不一貶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力請召岳嚴氏不可岳遂卒是年夏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卒後三省廵按奏岳功岳復右都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惠縢子嚴氏擅政二十年制閫不入一錢没得完其身名者僅岳一人耳岳長身玉立隆準高顴眉骨稜稜天性孝友篤人倫學以程朱爲宗暨謁陽明與論持敬知行明德新民之旨往還三日陽明公不能絀第曰子亦閩中一豪傑也歸家於草堂中立爲學則存養四條動作威儀之節十七條出則輒以程朱微義諄諄然言之集中有與聶豹鄒守益歐陽德郭持平羅欽順張邦奇黄佐諸公書大畧如此宦所如沅柳州德慶廉瓊咸專祠鄉則泉州祀郡學思安志交南議稿征苗錄所輯禮經聖學正傳恭敬大訓等書凡數千卷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太

華何公棟墓志銘 總督　　王用賓

公諱棟字伯直號太華其先直隸巢縣人高祖德才元末避亂關中占籍長安曾祖義隱德弗耀祖寬父眞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姜氏母左氏俱贈淑人公生而岐嶷讀書一覽輒悟比爲學官弟子督學朱凌谿先生以國士待之正德癸酉舉鄉試二名辛巳登進士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公止邑獨立坐失朝儀調直隸宜興知縣公體恤民隱聲丑士習築便橋修學舍邑有

巨狡猰貐其土公首寘於法士庶咸悅嘉靖癸未丁通議公憂邑民肖像祀之丙戌大學士邃庵楊公疏薦陞順天府通判戊子　上命修通惠河進陞工部都水司郎中公疏鑿故道蓄牐上流建閘築堤務圖久遠甫五月而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歲省輸費十二萬緡　上心嘉悅陞俸一級賜白金綵幣尋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督河務辛卯京師恭建四郊臨清閘號官軍疲於傳運公疏請過漕舟不論公私皆爲附載上下便之是歲陞太僕寺卿奉使河南冊封周府壬辰九月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是時彗星出於井之末度朝議洶洶以爲大學士某輔政之應公考索象緯玩繹圖經上疏畧曰井之末度大同分野彗色蒼赤兆主兵變朞年之後大同當有圍城蹶將之災聞者嘖嘖詆爲黨附公至鎭申嚴紀律捬循營伍躬入高山站選將勵兵俘四十九級邊境肅然無何臺臣仍以星數論公左遷四川布政司左參議公去三月大同軍亂據城肆逆果如公言人始服先見云公家居十有八年庚戌八月虜犯畿輔　上赫然震怒思靖邊圍大學士華亭徐公時爲大宗伯具疏薦公　上召公爲右副都御史開府薊

州提督軍務公感激遭逢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爲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銜綴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遊兵列營應援因疏安攘六事　上悉允行自是醜虜震慴疆埸寧謐矣辛亥　上進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咸寧侯仇鸞驕橫貪功請伐朶顏福餘泰寧三衛　上降勅令公會勦之公抗疏諫止藉藁待罪謂三衛爲我藩籬世修職貢庚戌之變實逆酋陳通事哈舟兒爲之嚮導乃若因兹小醜大開邊隙是自徹藩籬增

一勍敵如社稷陵寢何　上若曰御史言是伐衛事
竟寢頃之公密遣將士指授方畧擒猯導二酋以獻
上進公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壬子擒黠
虜孫黑子等　上賜白金文綺廕一子冠帶總旗兵
部第其功狀乃於正千戶加廕二級命公冢孫承勛
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公歷督府三年計修邊墻三萬
八千丈計獲俘虜三百三十級甲寅考績　上進公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子瑛爲國子生公尋上
疏乞休　上賜俞允後四年丁巳侍郎吳某因臺臣
論列辯疏及公奉旨閒住隆慶戊辰太宰楊公以撫

臣疏請奉詔具題致仕進公階資德大夫今　上御
極公年蹐八十三矣有司奉詔問勞儀幣優縟公望
闕稽首感極泣下秦王雅重禮公親臨問焉越明年
爲萬曆癸酉五月十一日公以疾不起距其生爲弘
治庚戌壽八十有四公博綜羣籍篤嗜數學商確古
今如指掌上臨機應變算無遺策議者嘗欲起公總
持國計不果識者惜之所著有督府奏議詩文各若
千卷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思
質王公忬墓志銘　總督　李春芳

都御史思質王公者吳郡太倉州人也以明經起家
累官至右都御史　肅皇帝時嚴氏竊權以私恚陷
公及禍伯子憲副君仲子進士君痛公命殞亡辜則
棄官扶公柩去去八年而今　上御極渙發維新之
號於是憲副君上書白冤得還公故官已乃狀其遺
事寓書都下徵予銘予與公同舉於鄉與憲副君同
舉進士乃受書發狀曰嗟憲副君以世誼要予哉是
役也予敢以不文辭遂爲志而銘之志曰公諱忬字

民應思質其別號也少以文學名三吳嘉靖十年領
應天薦又十年舉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擢僉都
御史轉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歷中
外凡二十年而長轡駸駸乃落穽嚴氏未覩其竟搢
紳大夫莫不扼腕惜也公爲人闓達亮直才能通敏
始以繡衣白簡剔蠹鋤奸風節凜凜人業以真御史
目之及見公出秉斧鉞坐鎮疆埸禽蒐島夷苣　祖猘
虜則又咸歎服以爲卽古張韓莫過也行人時嘗使
淮落王以例餽遺却不受及監中城　皇太子當出
閣乃疏列三事其一言崇師重道其二言愼選宮僚

其三言六局丞郎尤當慎選疏上中外韙之已按潮
廣郎劾罷所部諸倉墨吏曰必及吾瓜而後罷謂楚
民何由是威行部中部中吏無敢漁獵細民者中官
廖斌鎮承天擅勢毒民而陷前部使者至戍顧獨慴
公終公任無敢犯庚戌秋虜猝擁數萬騎犯古北口
而守常論者徒謂不旦暮却矣公時按順天乃獨策
曰古北與虜一墻限耳我兵懦不勝敵即突入柰何
通州聚六師之儲要地也願爲　上守之乃即日行
部至通亟趣吏上登陴舟楫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
虜果大來竟不能踰河而西當是時烽舉燧燔咫尺

相望　先帝憂甚公乃首以疏聞　天顏爲霽已又
知公晝夜擐甲視軍城上特旨擢公僉都御史公拜
命則疏請發帑以振諸中虜者又言京城無外郭彼
賊之入民實餌之築外郭便　先帝從其言時有議
增營兵者公乃疏曰京軍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從
禎宜汰何云增請別設總督大臣轄邊鎮介其兵力
以拱衛神京及諸所條陳數事後悉行其言而又請
增修通州二城費省且固　先帝乃賜以金幣壬子
巡撫山東僅三月會倭奴寇浙且侵閩中廷擢公提
督軍務巡視浙江兼轄福建漳泉二郡無何改巡視

爲巡撫公至則委心叅將俞大猷湯克寬而奏釋
繫都指揮盧鏜尹鳳數人者皆東南折衝將也括蒼
多惡少年則以其人悍而喜鬬招集之以分置諸部
於是諜知賊衆巢據海港横嶼中而環列巨艘爲水
寨授旋諸將夜從間道火其巢賊衆大潰搶奔舟中
隨而擊之幾盡忽風起勢亂賊乃得脫所俘馘三百
餘級而焚溺死者亡算公所釋尹鳳者時部閩兵則
邀餘衆於諸洋又擊之所俘馘亦三百餘級捷聞
先帝賜以金幣是時賊魁數輩而蕭顯者號爲九狻
率勁倭四百屠南沙還逼松江松江守告急公顧謂

盧曰我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因跽曰請取彼蕭顯以
報公命卮酒壯之授以銳師盧倍道掩擊大破之按
江左者疏聞以爲越境全郡其功尤偉賜金幣如初
甲寅秋七月虜入大同殺大將覆其師下撫臣獄議
置代未決　先帝諭分宜中外臣誰爲眞忠者分宜
不知所對　上曰朕向所自拔王忬耳遂降手勅擢
右副都御史移撫大同公聞命即趣裝北行之日吏
民攀泣遮道輿不能前而大同人聞來撫者爲公則
忻忻然相語曰是嘗勦東南倭者今北來吾屬聊生
矣至則上疏具言歲稜與軍所以乏狀請發金錢十

餘萬賑之則自大帥下至偏裨約卅次第倍給許所
籍以全活甚衆時北虜入寇公會宣府兵破之捷聞
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巳轉左兼都御史移節
鎭薊遼則又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八事悉
進諸將分守要害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時把都兒
等擁衆入犯擊敗之旣失利復悉衆入犯又擊敗之
而東虜犯遼左者又發兵擊敗之獲虜數百招徠夷
漢千五百戶明年虜小王子入犯又擊敗之先後上
聞書獎賜金幣者三進右都御史予一子世襲千戶
公辭弗受又明年大舉勤倭乃授兵偏裨而南有功

又蒙金幣之賜明年虜入灤河諸地稍稍剽掠詔乃
切責於是奪公一官尋以虜來窺伺鹵其馬畜過當
竟遁去於是復所奪官尋又四敗東虜於遼左乃錄
一子入胄監復兩賜金幣戊午秋大虜入犯諸隘公
督將走之明年又破東虜於遼左斬首八百餘級奪
其馬畜兵器甚衆當是時廟堂之上聞捷書至者人
人稱快以爲犬羊二百年來未有受此大挫顧獨不
慊於嚴氏惟恨不卽拜之先是公監視中城時有中
貴人宋興者領東廠緹騎爪牙張甚京師側目莫敢
誰何公則抗疏劾之興蓋嘗行萬金近侍及嚴至是

復倍行金疏且辯嚴乃調以溫旨然 上業知興構
竟罷之而嚴負金懷慚佯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
璫二萬金耶自是不能忘情於公始鎭薊遼時秉兵
政者則今冢宰楊公諸黜陟將臣無不取公意而嚴
氏父子方貪饕於債帥乃竟不得一染指大以爲憾
及代楊公者其所陟黜則惟嚴意所欲公歔然曰將
者三軍之司帥也不程其材勇而惟賄之畀不敗公
事耶會員外郞楊君繼盛者以劾嚴受禍公聞之恨
彈指出血而慰䘏君又故與楊善爲經紀其喪事嚴
氏耳目伺得之憾乃深於骨髓矣故於虜入灤河奪

公一官其後給事御史出覈邊者示以風指而給事
御史還以實報大拂嚴意是時薊鎭多故嚴幸以此
中公復指授按邊郞郞於是入奏公不事事而嚴擬
詔則責以後効比斬虜八百餘級嚴悉格不錄入請
兵爲援嚴則從中沮格後虜乃乘灤淩突過至薄都
城 先帝因不知公請兵第停祿爲秋防策示罰不
欲重也而嚴客乃嗾御史論公以媚嚴下錦衣獄世
蕃取讞牘削去功次巧詆以辠踰年乃竟不免嗟乎
先帝用公以始能勤事也彼譖人者以終怠浸淫
說能不怒且恨耶蓋背德者人情所至憾也况君臣

之間乎公在縶中外固已知爲嚴氏搆陷徒謂公德在
閭閻不宜禍終至是昔人不傷公而恨嚴氏之謀毒也
公卒後一年而御史論公者以自恨死又二年世蕃
以僇死嚴罷歸以編氓死而嚴客坐奸黨遣戍不數
歲諸陷公者殆盡而公之功皐旣明竟還故官天道
哉天道哉公孝友天性質庵公八十命終公猶以生
晚不逮養每與陳淑人語及泪輒簌簌下因號思質
以志痛事兄及姊恭而能讓侍郎公嘗置田千畝贍
族公以戎事倥偬念其久且瘠歲別捐米三百石益
之以贍族之貧者乃諭憲副君伯仲勉嗣厥志人有

一善懷藏不忘橫逆相加未嘗絜薊任人不貳御下
以恩故人樂爲之用間關南北十有餘年或謂暴露
良苦當他圖公謝曰吾而易誰當難者吾知盡瘁而
巳嗟若公者殆所謂忠爾忘身者歟公生正德丁卯
五月四日沒嘉靖庚申十月一日得年五十有四子
二憲副君世貞進士君世懋

又傳　李攀龍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與文獻公導遷江
東至宋左司諫綰徙分水至元夢聲爲崑山學正因
家焉故崑山改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王

倬以進士顯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卽輅子也倬生
忬舉進士選御史屬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
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
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
疾歸問復爲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
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人廖斌塡承天公謂曰貴
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
舍人于魚肉吾百姓者吾爲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
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
萬犯古北口公具聞上請屯京城而身往守通州已

而虜果大入至通竟不能渡河而西　上諜諸輔通
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會虜退
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
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薊遼總督置
通涿昌密爲四鎭奏上各次第覆如指何公棟旣總
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十萬衛京師而
公兼治餉鸞挾　上悞公以軍與法公若爲不悟而
身歷諸要害爲伏芻粟鄣鸞所遣騎與道至咸取給
焉乃上請得三千騎與六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
軍與頃之歸治餉戶部召還京營竟詘而公得無以

師免千子巡撫山東凡■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
何改巡視爲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二廣北會
江左諸鎮犄角應援也屬倭賊王直徐學毛勳輩襲
我公夜縱狼土兵括蒼少年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
鹵獲倭生口百四十三首百五十級焚而溺殺者數
百人軍大振以尹鳳將閩兵徼於表頭北茭諸洋又
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聞是時賊黨
蕭顯率勁倭四百餘屠吳郡南沙還逼淞江淞江守
告急公曰吾衛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掩
擊大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

子遺是役也越境而殲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
十餘縣計倭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
去一歲而慈溪破始就城相詣不畚聽王公言公在
浙閩可二歲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
猾爲倭內主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
導往往食盡遁矣甲寅移巡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
沒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
論相嵩中外臣誰眞忠者嵩惶恐不知所對　上曰
吾衛所自拔者王忬耳遂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
人其以忬往故事唯置相用手勅蓋異數也比至鎮

上書具言歲侵乏軍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
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棐合兵徼破
之捕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
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
御史既代而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
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
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
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
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

保兵爲外守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衛峪
已又攻大石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左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
匹曰守利步不利騎柰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
也虜先後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徠夷
漢一千五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
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人以裨帥尹秉衡往有功九
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峰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
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詔
切責奪一官爲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

員外郎楊繼盛疏嵩父子爲所陷抵罪公寃之公
世貞又爲護繼盛喪嵩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
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
院諸口諜有備不敢發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
遼左我師一歲凡三捷九月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
部十餘萬騎駐大鎌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箭捍領
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
標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
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與芻粟稱是
見以爲名美而戍卒多選耎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

而已諸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乃爲疏具例十
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破
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
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入捷聞今至八百
以嵩故顧無有爲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覘
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辛愛數
爲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爲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
諜多被殺公乃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illegible]
丹績出賊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illegible]聞
[illegible]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illegible]

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都御
史鄢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　上恩當罷狀遂逮
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守闕下白父冤狀以詔
復原職公好稱說經術而長於吏事凡三爲巡按一
經畧一提督三巡撫一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
下也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京師
中外洶洶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
渡河嚴邑翼翼輔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
右盼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
叅閩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移大同虜遁已則奉而

南倭遁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久之以聽厥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緩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爲大同得
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六
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柰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
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間以生柰何比年治師不中調
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三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
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任事負國恩
當罷則誰爲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
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行[illegible]
總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

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嗾劾臣父功狀並薄照賞
而塞　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
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
罪則邊陽為肘掖之寇於我為必應量敵則掠出榆
林塞於虜為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耳勝則首功
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倍慮敗則潛師出塞
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今當　先帝之世
無以春秋權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知邊左之
役見以為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與俱出塞
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愷墓志銘　總督

李春芳

隆慶戊辰正月十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
卒於家訃聞　上賜祭葬如制公諱愷字守教上世
汴人扈宋南渡徙無錫至壽齋公某而族始盛又五
世生紹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公高祖也曾祖諱
復封南京刑部郎中祖諱綱仕至萊州府知府考一
鳳仕至平江知縣後以公貴兩世俱贈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公生有異徵甫釋襁厥考
攜過夏口墮江漂五里竟不沒坐於沙渚觀者神之

幼即奇警弱冠有俊譽舉嘉靖乙酉鄉試登丙戌進
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奉詔使閩還值考君病風痺
公日侍醫藥供養甚篤繼執二親喪致哀盡禮比服
闋如京無以為裝至鬻田乃行復除戶部浙江司主
事権稅河西通商抑豪及建白利漕四事聲大起轉
四川司員外郎巡通州倉有外戚漁利者請增造船
於通惠河公疏爭增船五不便乃止尋復監兌江西
督漕儀真並展嘉畫已進江西司郎中歷守度支先
後官大司農者咸倚重焉八年而出為山東按察司
副使適王少司馬檄開馬場湖歲方大祲同官多役

丁夫民苦之公爲[illegible]役且念可因以寓賑乃懸[illegible]
募傭發帑按直三日而應役者三千人旬有二日而
工畢王少司馬喜甚首上其績妖民趙雲假符印惑
衆取財邏者欲目前巨寇趙雲姪株及邀賞公廉其
妄止當雲罪餘悉宥之癸卯山東鄉試御史葉某以
監試爲公會御史以試錄故譴死詔獄公亦坐貶信
[illegible]縣典史尋量移懷慶府推官台州府同知久沉下
僚意泊如也五遷乃復爲四川按察司副使蜀方有
[illegible][illegible]諸平民被誣引者多竄伏且及於亂公至立釋
之命復故業羣黨解散逾年擢山東右叅政轉按察
使晉福建廣東左右布政使所在職舉乃簡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時贛賊李文彪海寇
徐碧溪等繹騷浙楚閩廣間濱海城邑多陷沒者公
乃開布誠信招降文彪而疏上機宜六事以制碧溪
未幾碧溪復寇潮公授策海道汪副使率兩指揮邀
擊之會颶作我師乘之碧溪溺死俘斬無算虔州以
寧捷上有白金文綺之賜旋進公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移鎮兩廣兩廣山箐險密蠻寇盤據已久
明年突發嶺西聯絡新會溪洞四出焚掠殺千戶黎
元公畫策分兵進勦一鼓而殲其渠率捕斬五千五

百有奇是役也兵僅三萬時甫四旬而蕩平諸巢略
定五縣衆方擬諸藤峽之捷顧內有嫌公者言者受
指抑之故叙功僅得廕一子餘陞賞有差時論惜焉
公在軍日久念母王太淑人髮毿毿白時方勦大羅
山賊將就俘矣乃懇乞致仕得請即行後總督王某
追疏公績云大羅山賊阻險肆毒積久難制間者師
出四月薙獮無遺匪臣實能皆前總督談某籌略豫
定故臣得乘機致勝乞首錄以勸詔進公右都御史
致仕公性孝守潔抗爽敏練以久官戶部故版圖錢
穀之數纚纚如指諸掌尤曉暢兵事臨敵遣將親授
成算羽書露布悉自手出雖矢石如雨而意氣安閑
故所在克捷云百致政歸築圖九龍山麓多積圖書
其中日召故所與遊者置酒賦詩其曠達[illegible]鄉人
咸起敬焉所著有孫武子十三卷虔臺[illegible]九卷平
粤錄三卷奏議文集若干卷距生弘治癸亥十二月
五日享年六十有六

刑部右侍郎李宗傳 總部 實錄

刑部右侍郎李宗浙江縉雲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擢
刑部主事正統中陞員外郎清理南京法司刑獄平
反寃抑甚多還陞本部右侍郎巡撫廣西頗有時譽
朝廷嘉之尋命提督廣西軍務賜白金綵幣以疾乞
歸天順四年十二月卒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宗爲
人廉介不苟取既休致家無餘財鄉邦重之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公震墓志銘 康海

公諱震字文靜上世武進人也曾祖肆徙 太祖皇
帝定天下有功累陞都督僉事而廢其子友爲蔚州
衛指揮同知正統間改慶陽衛故今子悉居慶陽云
指揮公生二子長福季祿福公父也嘗襲而卒後以
公貴贈監察御史配孺人汪氏生公先是御史公夢
老父以玉麟與已曰是汝子當以文易武也已而公
生神宇凝重氣度洞達人咸異之洎長受易於鄭州
王先生未幾有內艱煢煢無依乃依叔父祿而祿天
性孝友視若所出故公得肆力於易成化甲午中鄉
試高等數試禮部不第益自砥礪卒登丁未進士弘
治戊申拜監察御史風裁凜然凡所按行姦貪望風
而解究者平逮者釋時以爲眞御史也丁巳陞山西
按察司副使恥尚嚴峻務以德化而已壬戌陞本司
按察使憲度益倚人用丕變曰風俗相沿則積弊滋
至至是不可以文法繩易也易以禮教興起其義意
人能知義則廉恥生廉恥生則嚚訟自息非古人之
已行復何疑者公山西人重廉恥尚禮義甚於後規
無復曩昔風聲氣習之累者公之教也正德初以御
史盧儀事詿誤左遷兩淮巡鹽使司同知尋轉長蘆

運司而支正三品俸公曰是不可以已乎於是力
致仕得允居數年吏部薦公才可重授陞光祿卿已
復陞戶部右侍郎庚午夏鎮寘藩反逆改公爲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全陝之師以討之
京師至寧夏四千里公但以十九日至則罪人已獲
公乃宣布　上意撫安夏人而屬鎮西將軍曹雄收
其餘黨其脅從叛逆悉命指揮黃正起解於是寧夏
遂定還及中途會邃菴先生以命至與公代兼有勑
獎勵公之功伐八月劉瑾伏誅公罷歸慶陽會辛巳
詔復其原秩致仕嘉靖乙酉正月壬午公壽七十又

九而卒公立身甚嚴而遇事不苟爽居明習國家之
事無鉅細執其樞要至於低昂起伏有智者萬慮而
不可及者使公得究其所指則古將相之業奚媿哉
公又無所不學天文律曆具得其妙京房管輅不讓
也慶陽北定邊營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孟酒相
集定邊諸貴人自參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遊之有
貸之者妖輒重以賙予及所厭怒即以鐵簡飛擊之
妖知公來定邊詣其所親謂諸貴人曰明日慶陽陳
舉人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君永別已而
公至則梟賊之正爲物所畏憚如此消公之貴氣邪
以終剔豪强畏公可謂剛明無間終始弗渝者矣

兵部右侍郎林公富傳　祕佚　柯維騏

林富字守仁號省吾城東人儋州同知洪之玄孫也
富生奇偉敏達弘治壬戌與叔塾同登進士授大理
評事忤權璫劉瑾繫詔獄降潮陽縣丞隨以大理寺
文致罷官仍罰米一百石數年瑾誅起袁州府同知
陞寧波府知府當道喜事者增募鄉兵命徧戶輸直
富以歲儉民貧持不可市舶閹奴橫奪民鎌捕之且
將閹不法狀欲上聞閹引咎謝廣德湖自宋爲官田
輸租特重既而租調并征大不堪命民陳乞如花嶼
湖全折例下所司輒格富憫其困與全折民樹祠白

鶴山以志去思丁父憂服闋補處州山賊聚徒盜礦
計擒首惡繫之獄其黨怖詣庭願復業富命代諸邑
民兵食其役兵既精礦患亦息孝豐寇湯毛九倡亂
承委征勦提處兵爲前鋒親抵賊巢擒其魁并黨數
百以出他哨兵乘之遂殲以盡修學費出永嘉沒贓
縉雲官道七十里脩治亦無預於民　世宗登極陞
廣西參政廣西糧儲素乏富句稽審覆盡釐宿弊疏
請廣東折銀五萬兩益之癸未覲後廷旌治行卓異
者十六人富與焉遷陞廣東右布政先是魏督學毀
寺籍其田巨室爭利之富定議以田充軍餉給學廪

以地爲書院社學醫學有差闔掠祟報寺腴田五千
畝稱寺故市舶所建聞富欲毀乃撤佛像祀先聖宮
謂於制匪宜閹又移文御史改祀崔清獻富謂閹閹
土田以聖賢藉口卒毀之至於修築南海衛城從民
請設大埔縣治其費俱出瀏𨣼金云丙戌入覲爲忌
者所中調廣西兩廣都御史姚鏌委以思田兵事蓋
岑猛麾下盧蘇韋結思恩遺孽王受仍爲亂也王受
在思恩執知府以下官屬羈他所以衆出掠至膺墟
將進逼武緣富決策部分諸將且覘知受容城而出
密遣將徑趨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爲內應受至

武緣萬弩俱發退遁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旣挫乃
議撫處會姚解去代者新建伯王守仁復委重於富
論事頗合遂下命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田役罷
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
可廢但稍貶降分其權庶幾上不失朝廷大體下不
失夷酋之心遂行其議富久居邕管稔知八寨猺賊
與思田勢相倚請於總督宜以時定旣尅日出師而
富陞四川左布政遷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
陽報至富毅然終其事督畧兩提兵入險擒斬無筭
[illegible]汎乃厳行鄖陽歲饑流徙載道妖民周極等煽惑

愚民大弗靖富且賑且捕未幾底寧守仁卒陞富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提督廵撫之任
中貴採珠合浦督責甚急富上疏謂不宜爲此無益
以困遠黎故事諸夷許朝貢番舶集廣州百貨攸賴
因佛郎機之變一槩絕不與通富奏復之初守仁上
思田八寨事宜下撫臣詳議富條其便不便甚確皆
報可嶺東賊王基僭號海寇黄秀山倡叛以次討平
廣東西數處盜發遣將分勒前後三報捷俱有金幣
之賚廣州會寧寇復熾流毒州縣富奏陳事宜集漢
達官軍及兩江土兵分左右軍翼擊之擒斬四千有

奇未十旬克寨七十四降寨如之特詔褒獎賚金幣
甚渥郊祀覃恩貤封二代富上廣　聖恩以答天地
疏疏內薦海內名賢八人宜召用謫戍諸臣宜寬宥
不報富復上六事爲會寧善後計皆從之會寧民羣
立祠以祀往者撫臣不二年輒議大征富慮濫殺平
民非安邊之策奏請非甚棘勿事大征於是與御史
異議云太淑人年高數病富屢[illegible]作累疏乞休將
方獻夫家衆怙勢奪民產富[illegible]龔大稔[illegible]以法
乞休疏至獻夫取旨回籍聽勘[illegible]將歸海寇許折桂
爲按御史適行部海上輒撒廵海副使某出兵及兵

敗將沒則反以失事爲嵩罪厥大從中應之遂落職大殮隨被逮以死嵩歸之明年母卒執喪襄事悉盡禮既免喪預鄉司馬逸老會搆小亭於東山纔尋丈游息其中戶外事不以經慮御史李元陽保薦起用不報閱七年卒年六十六有奏議二卷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工部尚書潘公旦神道碑 總督

嚴嵩

公諱旦字希周世居婺源之桃溪里稱望族從父珍官少司馬從兄鑑大司空從子潢大司徒暨公騈武天朝文昌正貳冠珮相映一時仕籍鮮與倫比公賦資淵篤績學醇貫持行飭於勤毖圖事徹於機宜初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能慎著名陞郎中督運眞州時流賊嘯聚運道多梗公悉心督理轉漕無滯擢守潭郡故多海寇聚散出沒洪洋絕嶼莫可驅除然非土之豪黠陰爲之主彼亦莫得肆公至廉知其狀取豪黠數人寘之法寇以不來丁內艱服闋復守邵武時中官鎮守及市舶橫括民錢物公裁之不得逞閩俗訟奸株蔓連牽至數歲或不解公痛爲懲創變其俗歷陞浙江按察副使江西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嚴繩寬布官舉其方法立而惠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平劇寇功詔賜金幣改留都理卿復改少宰召入爲少司寇山西慶成府宗藩相訐久[illegible]不決公奉命往鞫得實以聞再勘永和府事人咸[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司馬復兼中丞往督兩廣軍務時安南不

庭詔用廷議起大司馬毛公伯溫率師討之毛方在
制公適道其里見公語之曰安南恃其險阻叛服不
常久矣若兵興禍結連歲月未可解資餉不繼奈何
公方終喪辭諸朝可得緩師俟其悔命求貢因而撫
之此萬全策也語不合去至廣因得安南不貢狀上
疏言夷狄之國本無人倫莫登庸之篡黎氏亦季犛
之篡陳氏也今若緩師移檄以問其罪彼必畏懼修
貢俾無失臣禮而止不問其他此帝王治夷以不治
之法也疏入毛公遂劾公不任戎務詔公回佐留都
部事公曰吾謀既不用祿可苟乎遂拂衣歸然安南

之事後亦如公議云公家居十餘年不復至城府獨
聞人有急周之惟恐後歲旱徒步率鄉人禱雨爲粥
糜以哺餓者久之家日落而公陶陶然終其身不以
爲憂也以嘉靖己酉八月十有二日卒距生成化丙
申享年七十有四訃聞朝廷勅營葬諭祭如例特贈
工部尚書加等也大父貴廉父傳賢並以公貴贈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戴氏配程氏贈封皆淑人子四
長曰縉錦衣衛經歷次紳次紘郡庠生次綸

兵部左侍郎劉公源清傳 子偁敉附 總制 郡志

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舉正德甲戌進士任江西進
賢知縣值宸濠叛源清以縣當午道即日規戰守計
揭旗大書誓死報國四字仍積薪環室戒曰即事急
火吾家毋汙賊會濠妃親婁伯及閹樂同以兵出縣
境源清募死士二百人繞出其後獲伯函誅之賊復
移檄源清源清立斬其使以是濠兵不得越進賢而
東賊勢少沮王守仁起兵檄與俱進賊竟殄滅徵拜
監察御史尋陞大理寺丞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大調
度士馬歲省四十萬金北虜大舉入寇總師被圍源

清冒險遣發斬首虜數十餘級虜遂遁去滴水崖卒
郭春等與民訟辭屈以數百人據城叛源清遣兵傅
城呼曰僉春等數人而止守陴者執春等斬之進副
都御史再遣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會大同軍亂源
清奉命討賊督總兵郤永決水攻城賊勢已窘郎中
詹榮因得入購其黨斬倡亂者以降源清以辯于逆
黨爲恨不居其功侍郎黃綰附尚書夏言因爲蜚語
中傷逮繫司寇年餘給舍曾忭爲之論辯乃得罷歸
隆慶改元言官交章追論詔贈兵部尚書賜祭遣官
營葬源清忠貞孝友出自天性崛起寒素偉幹負氣

臨義不顧利害嘗有恩廕舍其子而廕弟之孤人以此
爲難今祀學宮

爾牧字成卿東平人侍郎源清子也舉嘉靖甲辰進
士授戶部主事累至山西司郎中爾牧天資殊絕器
度凝重弟時年甫二十練習吏事才伏一時在部八
年𣗥會精核出納明敏尚書方鈍器之諸司署奏皆
與議決西苑建醮詔所徵發常以帑藏空風上閣減
損其額積爲中貴所嫌會嚴世蕃舍人寶占邊鹽爾
牧以名奏世蕃恨之風御史某以變亂錢法劾爾牧
廷杖一百削籍歸里家居十餘年杜門下帷披閱典

記自旦至夜手不釋卷里人罕識其面爲文沉浸典
雅取裁西漢詩有陶挪風骨號爲名家隆慶改元廷
臣交薦未召而卒年四十三歲

司馬恪愍楊公守謙傳 屠隆

大司馬恪愍楊公名守謙字允亨別號次村世爲湖
廣長沙人始祖順 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策
衛高祖受從周府左護衛受子福勝贈資政大夫刑
部尚書 昭皇帝時徙隆慶衛復徙彭城衛因家焉
福勝子春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
康惠康惠生公幼而穎異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凝
重若老成人稍長爲舉子業即以古豪傑自許講說
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中羅洪
先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歷

陞本司郎中益究心戎畧邊務推轂將帥材官豈乘
公法抑絕請託釐革弊孔受知當道 世廟南巡扈
從車駕還賜綵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康惠公憂葬
祀行考亭禮哀毀骨立服闋除陝西督學副使校士
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興起至今思之祀
公名宦秩滿陞本省參政未履任即陞右僉都御史
奉勑延撫山西尋改延綏蓋延綏乃胡虜咽喉西北
重鎮不次超用公從時望也在延綏三年選將練卒
講武足食恩威大著虜畏不敢入塞稍入輒斬馘挫
衂之西垂晏然延綏邊垣稍卑虜每毀之而入公爲

增高□□倍益置敵臺戍堡虜萬衆仰攻不能入[illegible]
之力也數獻捷　天子喜悅錫賚無算數降璽書褒
美庚戌春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
幼子婦傾城塞野負囊褁糧號泣遮道祖送數百里
咸呼曰楊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臥一旦去
我剷虎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
城中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
　主上枕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即率部下
精兵三千入援　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即降
旨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内同

希忠外同仇鸞協力捍禦仇鸞者狠鷙陰賊人也有
寵於　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虜通
公聞而密白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後鸞
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譖公於　上曰楊守謙雖勤
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劫掠　世宗大怒逮繫詔獄法
司擬戍　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公棄市時年四
十六都城士女奔走號慟人人願百身贖楊中丞事
聞於閭中廷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盡哀公臨刑
自若曰臣以勤王及戰讒賊之口實蔽　聖聰皇天
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穆于肅愍同遊

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事發詔剖棺戮[illegible]
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戮以八月二十六日
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報不爽云
鸞敗　主上即悔悟公冤至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
自脩御史王好問交章昭雪公忠而受冤詔贈公兵
部尚書諡恪愍賜祭葬廕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爲之
鼓舞稱快都城父老有泣下者公爲人忠孝天至涵
養有道燕居莊肅雖對妻孥不及於媟狎束身理家
皆可爲法官輙所至皆有遺愛門生故吏生芻絮酒
蒲服千百里哭墓下往往至失聲敦人倫好施予有

庶弟二人庶妹一人悉爲鞠育婚嫁事庶母宛氏若
親母兄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橐三黨
中生待以舉火死而待以棺殮者不可勝計凡爲廉
潔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畯恒以
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人
風尤長於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荊考花馬池考兵
部集譚西北地形要害戎務機宜洞若指掌即以忠
受冤有識扼擊乃卒蒙　聖恩昭雪襃嘉在順天長
沙祠鄉賢在西安延綏祠名宦廟食百世光昭亘
□□中□人有死入冥府見公方爲貴神宮殿服御

如王者生爲忠臣死爲天神理蓋有之公畢命以奉
君父捐生以殉社稷骨骸虀粉身家破滅受酹至慘
而朝廷旌其節槩上帝録其忠魂位證天神名留國
史光靄照耀與天亡極奸佞讒賊生盜大利死受顯
罰榮華一旦惡名千秋此烈士之所以孳孳蹈死若
飴赴義若渴者也不然忠義誅戮後裔凋零冥漠之
魂亦終歸於何有而奸佞讒賊及其身富貴壽考子
孫反或熾昌無論人世公道晦蝕即上帝賞善罰惡
之權不已疎乎

兵部右侍郎王公夢弼墓志銘　總督胡正蒙

公諱夢弼正德丙寅二月七日生八歲能屬文總角
補郡學生辛卯舉於鄉乙未登進士第授掖縣知縣
陟兵科給事中歷戶工二科左右給事中刑科都給
事中南京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寧
夏地方以有功進右副都御史遷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進階通議大
大公之宰掖也平易近民有惠政雖旱蝗不爲災比
以治行徵入諫垣歷七載章數十餘上侃侃敢言多
所裨益有名諫風時楚世子弑逆　上命即寘諸法

公持舊典三奏不以震怒爲恐嘗使代藩却諸餽遺
便道歸省母淑人氏還朝將母就養已而母思歸疏
請送之家人稱其孝故晉産習知邊事居常論議慷
慨自負士大夫咸以大用竢之矣官留都三載將授
峨邊鎮而有母淑人之喪不果用既終喪適寧夏缺
撫臣以公名上即用之時馬市初罷戎務廢弛公至
即疏修邊墻保疆圉備兵馬責實效數事上於朝又
以戒請託禁科斂謹烽堠嚴戍役時糧餉下令期年
政成軍民悅服已而黠虜入寇公諜知其虛巢整兵
襲之斬獲功多捷聞晉秩錫銀幣俾仍撫其地公念

寧夏三面臨虜自王恭襄公修築東邊民有攸賴乃
於其西赤木諸口度險要修築功成夏人刻石爲賦
美之　上嘉其勞陞二品俸未幾虜再入寇督兵勦
之再捷上廕子他如繕城堡興水利育人材疏鹽法
有德於夏人甚巨居六載功望日隆乃有總督三邊
軍務之命既膺重任矢志竭忠以紓　上西顧之慮
且値地震未寧尤當其難省費恤民儲材飭兵究心
規畫隨以三品考績被誥命贈祖父廕其子公曰國
恩厚矣益自感勵殫謀策督將吏務寧疆宇奠社稷
而言官論撫臣以及於公　上令致仕即日就道歸

然猶繫心邊塞聞警報則扼腕而嘆遇歲侵輒憂形
於色曰憂國願年豐臣子分也其天性忠孝如此以
哭庶弟夢熊過哀疾作竟不起年五十有六

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應公檟墓志銘 [illegible]

唐汝楫

公諱檟字子材少郎端重殊異長益肆力經典工文
詞嘉靖乙酉舉於鄉登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惠
安張某以贓敗下部屬公訊理按得其狀將有爲張
私謁者夜遺金七百峻拒之竟鞫正如法太宰許文
簡公考績云發巨憝之贓不爲勢怵勵清修之操不
爲利誘蓋指此以員外奉命慮囚江西凡獄之大小
悉察以情而得其平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冊今遷
知濟南府事郡故衝劇公處以才廉恢恢乎有餘地

焉而尤廣勞來蘇凋瘵政蹟著東土銓司最公治行
奏調常州府常難數倍比至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
蠹蝟集如那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漫不可致詰
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以均平之丁嶽黃冊
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郡巨姓顧氏
相訐有司牽制無能剖決潛以重資求公公發其
事而當以罪富民吳庸者於公夫常之日具百金追
送於境外曰子儕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
報公謝而郤之庸感泣而去其不奪於利類如此然
公抗行已志私托不從多所忤鄉之縉紳士而性素

鯁直輒與行部相齟齬乃共兆悅互煽以言復□
慶尋以內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
學事每進諸生訓以德義器識之大者校文貴雅正
剗其奇靡風教丕振監司舉公志潔行方學優心古
公論也既乃遷苑馬卿經理遼陽政異時七苑之馬
散處郊原倒失不常息駒之數奸宄復漏報不以實
公為置廐數百責令每季報生而又覈其勤惰豐其
芻藁時其調習嚴其蒐閱日孳月蕃列廐雲盛民免
賠償之苦矣丁未陞山東參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
盡誅其黨撫臺亟以屬公於脅從者悉輕釋之未幾

陞河南按察使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尋擢都御
史巡撫山東值邊疆多壘朝議謂非公不可奉命改
撫山西兼督三關於時邊備久弛率不能先事捍禦
虜去來若風雨諸鎮收保恒不及恣其擄掠然後洗
洋以出公親秉鉞巡行邊鄙山川沮澤之形險阨遠
近之利道路支隘之樞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
按堵簡戎行葺營堡謹斥堠更番戍守併務兵力以
扼要害計虜至則褁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要
截歸路虜知有備遂徙營去莫敢窺塞庚戌八月虜
由古北口入蹂踐幾甸烽火徹於大內公提兵數千

人入衛虜聞遁去有銀幣之賚陞兵部右侍郎總
於淮兼撫鳳廬諸郡公以淮水惟資黃河易涸而多
汙歲靡挑濬之費而泗水西流寶應南注大江可引
入淮於是開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
月仍奉命以少司馬兼臺秩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
方桂樂平等地徭獞雜處北為盜藪而莊頭鬼子等
巢劫令逐跡為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猺窟遁
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略者不過
多設營堡遙制而已公至論以德意不即加兵而奬
家屯潯江等劇賊悉款効帖服惟七山諸寇負遐阻

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劾部伍授諸將方畧親督
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鬼子
等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十有奇歸被擄男女三
百餘口奪牛馬夷器無算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
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
衂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
山籍其田廬畜物什器令官兵屯住耕作殲獷悍之
魁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
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捷聞荷恩賚
金帛仍廕一子朝廷報功之典蓋甚渥也公軍務勤

勞形爲之瘁竟以疾告終於蒼梧官舍公巨才洪識卓越倫輩而氷蘗之操復凛如一日所居敝廬布衣蔬食無殊寒約諸子婿訓以詩書閑以禮義至書賜福以爲諭疊疊百餘言誦之者可惕然省也公雖不苟取不溢費至遇宗族鄉閭之貧乏則盡已有周之恒以古道自遵鄉族中有敦行義者則禮貌以勸蓋公蒞官必先風化故其所存如此家居未嘗以寸楮請託有司至訪及民間疾病輒蹙焉改容傾吐以告公之學根據六經而尤研精性理究心經濟有法律例讞獄程若干卷行於世年僅六十有一論者猶以未究其用爲公憾云

兵部左侍郎張珩傳 總督 實錄

兵部左侍郎張珩嘉靖三十九年卒賜祭葬如例贈工部尚書謚襄敏珩山西石州人正德辛巳進士授監察御史累陞大理寺少卿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尋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未幾召入協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罷廷議屬珩珩以鄉曲辭爲言者所指落職久之以原職起巡撫寧夏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前後獲首功甚衆 上數賜璽書金幣勞之進右都御史居數歲拜戶部尚書督理太倉未至値虜寇延綏坐失事被逮謫戍慶陽已復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遷前職丁母憂歸卒于家年七十餘珩行履修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爲御史時會講官缺輔臣有謂珩才行可充侍從者欲推轂入翰林珩三疏力辭不就時論高之

副都御史吳公琛神道碑銘　總督　王　倎

成化乙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榮昌吳公終春秋五十有一
上怜惜之命有司葬祭如制公諱琛字與璧號愚菴
賦性警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言爲文章操
觚立成儕輩莫敢與爭雄正統甲子登鄉榜乙丑戊
辰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夕方讀書嘔血數升
母蔣氏驚往視之戒勿復學曰脫以是戕生學亦奚
爲而公竟不少輟但掩覆無使母知居數年學大有
進經史子集靡不淹貫下筆爲文益奔放不羈景泰

辛未登進士第援例還家畢姻先已聘蔣氏以不
第不娶至是年二十七矣癸酉秋拜雲南道監察御
史奉勅往甘州犒軍己亥巡按四川所至黜奸貪雪
冤滯明達果斷蜀人懷之三載給勅命封父聰如其
官母妻皆孺人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石亨以功封
忠國公專權自恣漸蓄無將之心公與同官劾奏之
忤旨補外知遂安縣五日天變雨雹命還公臺職尋
被選居臺端掌文案故事凡三司會讞獄囚十三道
文移刑牒必擇老成諳練御史二人綜理之蓋以稱
總憲之不及而爲諸道之領袖也時公與同年高公

明封筦五年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歲餘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西陲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
深入狄境前檢田者占數屯糧五千七百斛迫於徵
輸軍多竄匿公首疏罪之西番扒沙巴哇等七族累
歲盜邊撫之不服協同平羌將軍宣城伯衛公穎征
勦之斬獲千三百級馬駝牛羊甲仗輜重無算賊平
陞俸二級是歲朝廷推恩加封父聰官都御史母蔣
氏恭人成化改元還朝議事適四川妖人趙鐸謀叛
改命公往討鐸敗中止蒞臺事時淮揚薦饑尋命公
賑恤公勞心焦思凡事有益於救荒者率以便宜行

之而言多切直大忤權貴雖民賴以濟而公之謗滋
矣明年春召還言官劾奏必置公於法公危甚賴
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以避之時代者都御史林公
聰於公所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
民無負於國於是其誣遂釋而聲稱益重來南未幾
丁母恭人憂繼丁都憲公憂兩遭親喪哀毀踰禮不
御酒肉四方賻贈一無所受朝廷凡兩遣官諭祭公
先以僉都御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頒誥命進階中憲
大夫加封章氏恭人己丑服將終遣使齎勅即其家
授之命巡撫兩廣至廣纔半歲代回南臺未至復遣

使以勑授公廵撫湖廣時湖南巳數月不雨民嗷嗷望哺公禱祈不數日雨霑足自是拊循郡邑問民疾苦窮荒僻陋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惠施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達寇入境兵部以公嘗在邊方熟知軍務擬奏廵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置而湖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有旨許留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致仕朝廷求繼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擬公以去去之日郡邑父老扶攜擧送薺咨涕洟而公亦悲不自巳當時士大夫言廵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

公者前此蓋未見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訓兵練士則尤加之意蓋嶺南寇盜猖虐其爲患尤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英郭瓊輩聚衆剽掠命兵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公一旦馘其渠魁殲其黨與六百餘人徭獞聞之大駭相戒斂迹郴慶諸州其巢穴也公親至其地檄召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以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議者又謂廣寇冥頑可以威懾而不可以理諭以理諭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前此未見也公爲人勤敏自童丱至沒齒無日不鷄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閫外事叢酬應紛無壅滯少有餘閒博覧羣書以資聞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後生書教往復靡不手答動輙盈幅初若不經意而文理通貫情意孚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顯位其自處一以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怠忘有所餽遺纖及金帛輙辭不受其平生所得俸祿又日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沒之後貲業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嘗爲家規十八條訓戒後人予爲之序公平生所著詩文多不存稿其存者惟愚菴集若干卷請若干卷　上所賜璽書與公之

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

中丞受菴周公滿行述　總督　陳昌積

受菴周公名滿字謙之蜀之廣漢人一號拘虛子父南山翁喜諷誦而不廢家人生植貲高里中稱長者生公甫六歲即授之經隨授輒背念如流遣就外傅穎泠絕其儕嘉靖壬辰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時年二十有五南戶曹務簡始涖事即明作自勵指揮某者造僞領以冒官儲遂劾而置之法尚書異其少年練裁進之本科凡制置奏覆倚以斟榷可否乃上逾年監督浦子口更益植學尋莊定山讀書處拜其墓葺其祠刻其遺集於邑齋既還都聞高陵涇野呂

先生躬行君子也内修外文止進可範乃折節事爲師朝夕聽其討論退而證諸實踐以自稽省事必求無怍於夢寐乃已嘗擇峻行富文之倫茅少塘諸友偕會業於南都名勝如鍾阜鳳臺牛首獅峰靈谷等山諸名剎各有會所分經子史漢晉唐詩爲課限首以交核行藝相質一日念父南山翁暨母夫人年高特迎養京邸夙宵必冠帶入子舍候省爲常月令内人市江魚浙酒爲供具酒數行輒高吟座隅吟已起舞嘗彈吹班綴之樂二親懽甚忘其在客月一赴山寺之會必稟白乃行至則各校課程勤竊旬餘乃罷

爲文專準史漢遇天清風淨偕諸同志放舟大江泝觴梅水觥八功德倒流蹊燕子磯觀飛棟驚橋跕鳶筌魚之勝一有所獲率形諸長歌近體直逼王沈岑劉諸家未嘗剿其片句自輔間取材六朝多清麗聠臟之趣於是牛首鳳臺燕磯石佛獨喜誦受菴詩矣戊戌擢雲南府知府雲南爲會府輻輳至則慎守官度承馭一循事矩刻廉自耆滇故有海羣水所匯而地獨下洩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而行水愈遲衝羅四漫槃泠濵海之腴田歲收不上數千鍾公私俱病先是撫滇者議屬郡堤濬之後止濬子河疏五山橫

流以通海口行之已久嘉靖丁酉白泉汪公巡撫雲南察一時監濬武員爲奸利輒罷之先後檄藩臬郡守臨視咸順風旨自是海口益淤如岸居民蕩析田盡萊公甫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力白監藩轉聞於白泉比承檄往視郡去海口不百里顧假之廩關且面授罷濬之意更確公佯應諾既循阡遠觀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嗔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易府佐督之不易畢事乎乃條濬海口之利與不濬之害畫圖述策以上白泉怒其異已下於藩監曰此必喜生事者踰月密訪輿論咸寃其罷濬爲厲尋

檄同知濬治如議於是淤積漸去海田歲大有[illegible]公
私供需咸資爲長利矣逾年遭母夫人憂去癸卯起
服補守肇昌公力行教化務在敦琢而休煦之首選
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座口授經書
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學必由横渠以志於聖人治必
法三代爲條教使各歸教其鄉里務踵藍田鄉約之
美以藍田呂氏横渠張子皆陝人也肇民由是知嚮
往二賢尤注意於孝子貞婦鰥嫠煢獨貧介之儕里
表戶賙隴民閼世安獨居養母母没廬墓三年恥從
人匄貸年三十二未能娶公聞之捐兩月俸資予世

安置妻舉人陳爵能文死無葬具母妻靡依乃爲爵
完葬具復旌其母妻如儀計日月給以廩著爲則爵
妻得養姑終身生員許國忠楊熠等貧不能葬親舉
人何遷等無居各力爲處給熠等始獲居食國忠丈
母得不暴骨淺壞其喜賑寒倅類如此又訪遐村孤
耄得數十人時其寒燠處其粟布病予醫藥間有獻
饋肥鮮不入私邸割以頒之弗遺一老以故歲入俸
餘亦緣手盡跡睚眦武斷白徒一一寘之法馭胥吏
寬平有威不忍褫其巾衣朴之然嘗洞其陰伏受賕
雖一錢以上無能匿吏救過罔暇孽賊趙廷學暴戾

亡命剽掠鄉邑長驅抵肇東沙灣䦨虛無人塗石[illegible]
劫商貨公覽商訴急圖殪之會羣盜竊趨肇之[illegible]陸
小城旅舖中僞言欲易弓矢衛士走報公度此即成
擒矣密遣力士環而圍之別添兵扼其歸路比明俱
就縛郡人尚酣卧不知也治不二年翁都御史朱御
史交薦其賢乙巳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去後關孝子
生子名之曰周父以誌世感肇人思慕不已胥造胡
都御史纘宗所請立去思碑文至比之文翁寇恂朱
北海龐仲達云西安馬豁田理陝中大儒尤矜然諾
與檢討王九思讀其碑稱爲篤論公得兵憲乃獨赴

廣臬廣右多峻山而府江蔽谷昧洞更彌尤易藪盜
徭獞民賊盤穴其地者十之八賦役之民不及一二
山南三洞賊尤雄猘常伏箐薄中候官民船突劫之
當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邦陽朔陸公眉富川劉苟
勝皆民賊之倔起者也公眉獨外糾兩賊內結三峒
動率千數人互出横劫官庫城獄多所侵剽又倚險
爲巢跋扈甚往年制府下令遣閫帥兵憲先後雕剿
之俱不獲一矢而還閫帥伏辜公眉愈肆猖獗二十
餘年睢戾恣殺當事者憂莫爲計公始至平樂即思
殄寇必先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

公日閑其兵而練之閱五月而兵可用適平樂守以
撫進邦復叛之故來白請兵道撫之始從乃遣人蔣
花幣與守俱撫尋陰部所練兵夜斫其巢斬進邦首
焚其穴兵勢漸振復詗荀勝嘗奪縣民女新寡有色
者專寵之乃縶女父譙其婚賦死罪陰敎連女請歸
可密報至期荀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勒兵擒之還其
女於父公眉始懼請撫公度眉不可馴剿廉得其外
甥婿矢媚在陽朔爲其耳目諜有官兵屢走報之公
眉藉得先備以逞乃誘縶其甥婿勒爲服辭附卷示
之曰若能捽至公眉不惟貰若死罪且在大賚婿應

願自效贖命遂賞之百金忍其出入令千戶朱臣授
以秘計是日東下梧州示遠出以弛其備令婿詒具
山寺請眉眉素善筮以筮凶不往月餘復令婿申請
筮又不吉婿恚曰山寺之遊舅志也今圖大家遨不
豈將以反嗤乎況寺平曠不可設伏兵道又久下梧
何疑爲舅今不往請從此絕公眉重違其意厚甲重
鎧率精騎來會公陽遣衆直擣滑伏精兵於徑以俟
日暮酒酣婿佯報曰官兵至矣舅從徑路可反救也
公眉倉皇前走遇伏起梟公眉頭於路殺從賊四百
人餘皆麋而辟易稱徨鼓慄不敢近陽朔从兒公眉

頭撫掌曰二十年禍胎今除矣戊申四月聞翁訃一
哭幾隕晡時即徒跣上道平樂推官劉方興偕僚屬
力勸之次日行未遲又泣曰父子天性爵名外物父
死吾何望生乎誠不忍停半餉也遂長行方興爲檢
發其行李止兩木篋貯衣數襲俸銀菫菫五銖而已
方興驚其廉苦不覺感泣旋爲市舁車追至桂林授
之張侍郎岳聞而嘆曰昔軒尚書輗考按察使滿僅
二竹箱出門比聞外訃次日遂行識者謂爲純孝今
何如周副使之行不停晡也方與吉水人嘗以語余
云公自守肇昌兵備府江之後人多其用武庚辰補

山東副使專驛傳屯田水利會給事李滋御史李一
瀚閱其任輩與時方畧可顯受特疏其名委之清保
薊宣大山西五鎮邊儲公得命即以季冬抵京會給
事御史兩人宣讀勅諭事條尋赴宣大各鎮盤閱軍
儲鉅而粢廪微而絲忽合勺撮一如制乃得總兵某
都指揮使某千百戶胡升等侵隱諸罪復會科道酌
上下服而參論之經旬畢事於是議邊鎮之智帥才
臣素著多勳者各咨以戰守攻御之宜堡徼築設之
備與練習尉帖賞罰信必操切之方飫聽其參伍議
論更閱尹耕所撰鎮誌畜衆編併所爲火器造縢梁

日頗獲與發然皆酌裁於心退則識之於帙嘗誦
紬募兵不如養兵擺邊不如合戰數語乃上疏言畿
甸所病今在民兵夫民兵者計號集天下材武爲破
虜先鋒也府勢既殊邊塞少安宜思長猷以善後圖
臣嘗細詢將領諮問邊人及體察諸民兵知北直隸
民兵可用山東河南山西次之若南直隸者不可用
北直隸者可久而山東山西河南者不可久也何者
直隸素多武勇騎射之士平居往往有恃之以作禍
者去歲一呼此輩雲集操練本土不以爲勞調戍薊
州不以爲遠風土相宜音問相及恒有激烈求試之

意故爲可用山東鎗手歲調宜大其人粗悍猛厲不
難就死河北義士忠勇素稱山西近邊之民身親戰
鬪但選材有方未可槩取故稍爲可用乃若南直隸
者脫粟之飯不能下咽沙磧之塲不能張目一馬褁
裝重至百斤一行跰盂趨不百里況望其能摧鋒被
敵鼓勇立功者乎初駐直隸行糧所支不下十萬繼
戍薊州犒賞又復不貲益無尺寸而損至尋丈故曰
不可用也直隸近京師惟恐武備不盛往年縣下朋
合所得皆非奇士一旦樂民兵之名知非世繼又有
勇聲挺身應者大半豪傑也雖少仰給於官而官

亦得其實用又其應募以來商賈去業工匠棄藝家
食官給之銀身無力役之擾一旦舍之不惟少有怨
思而閑身利器游手雄心當有苟竊發下故爲可久
山東鎗手素擅礦冶之利河北義士宿雄急難之風
山西諸邊民多獷悍勇於公鬪習於掩虜若統之以
有制之將示之以知方之教尤能委身向敵緩急可
須至於東兗之驕黠河南之純靡汾蒲之慵惰皆閭
里細民未邦下戶一人在戍田地荒蕪一府役身差
稅全負去歲之來供給優厚尚且內顧自茲以往所
給太減若槩徵之逃亡立作矣故曰不可久也又況

各省民兵以徭戶雇役以貼戶供丁所費不貲民已
重困耳目所睹記民已大半逃匿矣不及今爲之議
省後將何支臣愚爲今之計既增國威又順民願小
省行糧大恤畿甸之法無如留北直隸一營民兵平
居操練遇秋應援其山東河南山西者則免其二千
役其二千使相幇貼以俟後處一以蘇徭戶之困一
以備武士之選至於南直隸者勢須槩罷但解支費
以給北戍是以兩省給一軍兩人併一騎也以壯爲
衆以飽爲逸計莫便於此　上率用其言是冬都御
史熊按御史交章論薦擬之邊材謂可當西北雄鎮

明年癸丑陞山西叅政駐節靈武是時俺荅大
賊薄犯渾源將闖紫荆窺京師我師防禦甚急公提
兵嚴飭夙不假寐旋議援應方畧會趙都御史簡閲
將卒易置戰守出大水口駐陽方口虜必衝之地議
俱撤備合兵內地與虜決戰公評言棄外禦而增守
內垣非計況虜強未可必勝也乃巡和民八角等地
申飭將領濬修池隍以都御史檄日校武士部勒行
陣擇其梟俊者閑之使兵將識情人精慣藝其有能
陷鬪陷陣引射命中寇至能騎危牆立衝突弗動者
爲材勇賞不移時否則撻戮隨之士益鼓勇思效七

月虜犯紫荆公度其兵可用督戰廣昌虜遁不敢度
關撤寇平荆益督兵血戰獲級九十捷聞加賚白金
十兩趙都御史薦其莬卒修邊保障無虞廷議以爲
未盡繼條數十事呈之撫巡摘其廣鹽利同文叙嚴
內備查冗匱四事上之俱奉俞旨得行是秋虜再犯
參川將士受餌故北李涞總兵父子馮叅將李遊擊
皆死焉朝議洶洶後知餌將違分守討畫止奪罰俸
三月公感　上恩嘗莬討畢策陳畧輯兵志必死綏
而頸虜酋爲報此寅轉雲南按察使雲南綰南理沅
麗等府二十有二習俗仍夷爨惟南理臨安近華土

産珍貝充盈吏於其土者多慧遠暢居懷日暮途窮
之計類浮沉乾沒恩滿棄而去公憫其遊習成風又
厭猾禍文深爲害然職在澄清乃擬墨行最著屢爲
民告言者郎訊知州林天駿知縣王某尤倚援厚善
京貴貪剽不遜指揮張顯宗趙顯祖等挾三品銜剝
剖非法自擅率叅鞠如法而各坐辜關寄一切不行
文秩解印綬遁去者數人武吏股弁孟艮孟定雖在
荒服之外視若內境而法訖行滇民壟辦懸填猶識
公爲守時風貌咸呼青天青天云乙卯轉陝西右布
政使會左使先期入覲至即攝篆事屬歲大侵冬地

大震崩山頹陵民屋裂陷水泉飛湧水盡火出千里
丘墟存者驚於訛言奔走踩躪不遑之羣乘時稱亂
府以下倉皇避匿公單車偏覩緝不遑魁杰數人械
之市須臾亂定已乃請於撫巡發帑貯賑恤招倖
資一死喪嚴檄巡邏弛徵役以軫時艱告神祠以省
吏大清繫囚以蘇淹獄修頹城敗庫藉工作以寓救
荒停公宴雜會省祭費以助介匱撫巡一如所議乃
選廉吏四出問遺閭中父老災縣免獨受賜各傳諭
其子弟安堵就業如常其他恤勞匪須思輩圖易之
文不可勝紀拮据五閱月而忌痒逾午地猶震民閑

知公痌瘝殷勤無復驚訛靳提學學頡序云關輔門
有大變事能鎮而弭之者有一二大僚在焉比至知
其爲公也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覩地否時艱弗獲
展布又以在陝支變過勞成疾上疏乞休不允明年
朝議虔鎮綰廣閩爲一都會舊撫新民叛服不常必
得才望重臣督撫之廷會以公名上擢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汀虔四省提督軍務初公之未至也
岑岡賊李文彪賴清規等越境劫殺火人廬舍後四
月公甫至越二日得龍安雨縣民告言彪稱亂故遂
下令四兵備振軍威復圖操專事閑練登場校藝弗

得循習虛貌選有心計者爲帥演練各卒乃下共搶
砲弓矢隨各卒熟能而鼓之又且懸購賊首優待材
官破格賚予不局常條四道各報行如令文彪等聞
之懼而稍戢先是九月大埔上杭賊首王子文梁能
等分陣蟻進圖掠會昌瑞金城堡公遣通判督指揮
等禦之射殺其頭目梁能聞文敗自瑞金宵遁潛起
寧化突圍其城欲劫各省市木官鏹時汀州通判鄒
子進豫秉指授率寧化縣知縣邵某等出兵衝賊力
戰擒能黨顧子傳擊傷二十餘賊能遁入廣昌王子
文恥會昌之挫冬十一月集黨千人自號飛天大總

突至蘇洲奪船順下聲言借徑往劫興吉會昌諜[illegible]
逋至吉廬豐泰安泉諸人聞之戒嚴城閉二旬凡高
貲之民捲家匿泰和新城至無屋可賃公下令大開
虔之四門仍遣黃通判統指揮董玳張敔余璁等往
擊面授機宜設伏掩襲合於利則動不合則止勿以
窮寇而遽擊之也敔璁兵至田村賊望見官兵追急
旋詭爲村民狀陷報流賊已過子文各執鋒械竊伏
穵舍以三百人張白旗遶出山後敔璁不知也奮猛
與賊接戰擒丁學顏六人賊縱伏突起玳違皆錯愕
奔潰墮馬被執千戶孟息死之公得牒尋選贛雩會

興鄉兵令各知縣分領夾剿賊知梁口有備奔至興
國焚劫鍾氏屯爨三日敔等領精騎火器乘夜掩擊
獲賊從鄧喬賊夜潰竄至雩都佛嶺又爲各地土兵
所掩遂不暇入泰和萬安境矣公聞賊退計刈之歸
路復檄副使委指揮金堂調石背長河土卒協官兵
會攻先後追奔搗營獲俘獻馘賊幾靡隻遺是時兩
僉事函賊首或牽縲反接獻馘軍門公乃緣屻寇兵
與頗末研覈功罪浮實及有司將領勇怯效驗具疏
以聞公又見虔寇滑出無時兵壯素痒骫乏技衛弁
雖衆大半乳豎庸闒緩急難倚藩可又多員缺[illegible]人

嘗攝守數道或視嶺北漳南多故俾往復疏請於所
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並各專設分守一人以
參政或參議任之請復如成化中例仍設參將於會
昌節轄四省蓋分守專設則期會可必緩急胥倚擬
議參將節轄則職有統紀儻臨叵測則以有制之兵
加之烏合之孽如舉叵離爾部復所請各專設分守
如議任未朞力疏病乞休而去去之日猶遲遲措設
所奏允諸宜以貽來政天水胡纘宗曰受菴爲人忱
恂足知愷悌朗爽特甚一聞涇野先生躬行之說專
以四敎三省爲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爲尊聞行知

嘆世儒徒嘵嘵大心之窟反洸洋而無益於據宿也
自部郎以至大吏每默識其意嚮浮雜施爲安矯與
其政事之發邇見遠果稱日飡月餼之入否爲內盟
錄一帙出入袖以考鏡盡尺寸不敢失與人處造次
郎洞其肺膈不侵爲然諾尤敦素有分誼者如膠結
絲綰語輒移日身居隆貴㥪㥪然若寒士見人單詞
踽行退然自以爲不及也平生靡疾言厲顏忘人怨
謬嘗言甯成居人上操下急如束薪此傲酷安可比
人所至倡下吏以公廉刓砥感以至誠遇有咨稟遣
委[illegible]色待之語次尋繹參它歷傳以相諏證使各竭

所蘊悉對未嘗折逆間有負之罰亦必行然終無
咤相加其有賍不入身能懲前自淑者反爲拔擢
過故下吏咸思飭勵爲報有急輒以開素精敏吏事
手所出奏疏卷移皆文理縝密不可得反然深以綱
絡詭虔少愛利爲惡歷滇粵秦晉吳楚宦跡幾遍海
㝢然動嬰事變艱大嘗以身當利害屢立戰功湞賦
貯舊俱司府首領都布吏胥領之每僞立支日冒剖
入巳公廉得其奸毅然剌舉如法首領吏儈俱發戍
其參知晉藩也議邊儲折色訾賦新則與廟堂爭可
否而卒從其確東魯靳學顏曰公不爲抗激之履祖

駿之辯危言而裁羣議之端酌行而趨者則焉脩古
文詞惟冥契神理而生色乎自然之質不掇其英而
芳不和其味而調蓋翩翩溫恭君子哉公領符鉞過
家適其經師周憲副洪範病步往省之拜於床下獻
薪金爲壽副使以廉隅貧甚既死棺斂靡具妻子以
告公遂以所置生柩與豫下葬衣絹帛襚之親視斂
含服衰哭帷旬日乃行漢中後學因是益知崇師所
著有古文詩賦奏議家譜二百餘卷爲楊升菴所選
有文集有續集行世升菴目無勢卿獨稱其詩具體
古人塞垣等什尤可裨經略非流連光景者比識者亦謂爲明鼓吹希聲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公洛

墓志銘　總督　孫　鑛

余甲戌登第入禮部見一衣冠者自堂皇下問之堂吏云新儀制鄭公也脩然鶴擧望之如餐霞人無何余自職方主事調主客則爲寮友矣時署中諸公方共讀漢書公即訂約期十日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朗誦衆坐聽之有疑義共相與析皆渙然氷釋葢公每遇事輒立一法皆力簡而事集後人享其益莫能改不獨讀書然也儀制胥徒々吾郡人嘗私謂所知曰績雲公甚能於宮聰察無與比我等每聞傳呼聲輒汗出浹背諦思而對無譏評乃已親藩名封屬儀制諸掾役分曹納賄習爲故事　世宗自興藩入繼大統嘗共中貴歎息曰禮部好一王府和公乃繙諸舊牘定爲畫一例具草大宗伯奏行之自此宗藩各自知應得不應得不問諸役儀部稱爾清焉是時宜興萬文恭公爲大宗伯甚重公公又贊行定制度抑脊僭等數事於是京師一時翕然稱鄭儀制有疑事必問曰崑巖公云何若余輩同署者則尤傾心服也公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刑部江西司主事累轉雲南司郎中雲南司典畿內京師人頌公明斷咸願就質

爰書成於手受罰者自以不冤錦衣主緝諸不法役貪功以鷹擊毛摯相師獄辭多誣公一一反之且命衞役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辭持衞篆者亦心折焉大司寇石首王公精於察獄諸司屬莫當其意惟公所斷無駁辭謂公才可大受而江陵公初當軸銳於求才聞公治行以爲絕倫欲調公銓部銓部諸公慮公來或出己上得儀司缺遂急調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乙亥竟調驗封余自馬上聞之以告王尚寶敬美敬美曰此兄竟用耶於今事皆首揆主之今崑巖兄可謂知之最深者矣然竟作得何事此語近似然亦未然今在驗封司年年姑爲陸沉狀亦陰有所推轂丁丑大計外吏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者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閭巷亦鬨然謂然榜出竟俱黜聞者且駭且快且服又有一賢者時相銜之必欲黜公力持再三未能得時冬月已行盡會有巨寇自其境發覺旨下削籍次日公往見則曰某者昨已處矣若謂我亦能予奪無俟汝也考功例入春闈分校而江陵長君方入試與公同經公竣事即移疾則以驗封員外郎徐公元太代長君果在徐房不第乃

大怨公曰渠避不就他人安肯中我踰月轉文選
任日卽題推輿史故給事中趙公參魯以推官超擢
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涉太奇乃公作用固如此
公嘗謂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卽當斷行之稍遲恐生
他說又謂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
然慎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
衡焉私無所容矣果其人宜私無害也愼無逢迎顧
逆鱗亦當避因指科場事云此亦一逆鱗江陵有私
人在留都其人急欲入都貲亦適及而公力持之是
時江陵當軸五年諸寮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

論格之方且欲據善曰此正我意是以公在選司稍
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評至此公不奔父喪而大
防始決裂矣公力裁抑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根公
刻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
出生隙故默然相安至此則籍籍談公短矣相君雖
內弗能堪然自謂巳所獨拔恐見短於彼黨又恐蔽
賢之名反歸公故但貶公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
公太常少卿然不數日卽謫外寮巳遺不得復留也
任福建右參議一年持大體孜孜以撫民爲念案牘
必清嘗與余書曰晦迹海濱猶故轍以行此心湛然

回思三署恍惚如夢幻蓋在內多齟齬公拮据心計
耳無何遷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銜公公一
列卿出又嘗典選乃遠竄海外怏怏不樂遂抗疏歸
二尊人俱在堂深以得侍養爲懽公素潛心理學在
西署時盛有講學名兼習文藝又研求經世之學括
摭往籍類分之彷彿如通典通考大學衍義補諸書
然皆撮其精要不枝蔓約有二十餘帙余同署時嘗
及見焉旣閒居則立爲程益日率靜坐者二時餘則
仍勤勤著述事間從邑中耆德李參知鍵等爲杯酒
歡或相約登臨搜奇探幽寓目於鼎湖芝峽間其待

家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
人進之不敢違肅然如官府巳遘母樊淑人憂哀毁
如禮蓋家食者十二年辛卯起井陘兵備副使會先
任者遷赤城參政赤城乃在上谷最北直懸出塞外
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其人畏往巧督撫爲奏留銓部
遂以公補其缺公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坦
然就官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內地苛禮時衣袴褶
與諸將馳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謁制府皆
以馬不以輿時虜酋撦扯久邊塞少事然夷性難馴
時時小爲劫前此者恐開邊隙多委曲忍之公則縱

吟六斬其首虜執爲辭公曰汝爲邊安得容汝[illegible]
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況爾醜虜虜慴服去鍾給
事羽正閱邊報疏云臣徧歷諸邊明目張膽敢言戰
守者惟鄭汝璧一人而已賜白金文綺是冬晉河南
左叅政明年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西虜不款公風勵
諸將勤訓練戎務攺觀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實代余是歲河南山東皆大
饑公加意軫恤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金米又命諸
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饑民咸
飽無爭競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士人勒石記之

青州賊魏邦齊倡亂殲之賜白金而河南遂至人相
食　天子發帑金萬餘遣光祿寺丞鍾公化民兼御
史往賑之公卿皆捐俸大司徒蒲楊公揚言於衆曰
救荒乃巡撫職若一値荒即發内帑安用巡撫爲今
歲山東河南饑饉同山東有鄭公遂若不荒者然河
南乃如此衆皆服其言倭奴破朝鮮駐釜山者二年
人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即至公募標兵調浙兵以東
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驚陝西直指奏
公前搗巢功再賜白金會有舊銜公者在南都中公
飛語南臺不恭遂以入冒濫疏中旨下攺南京別衙

門用居無何父石舟公捐館公性至孝在西曹告[illegible]
東皆迎養而兩次歸皆獲襄大事若天有意者丁酉
倭報復急余叅總督薊遼特薦公經理朝鮮以守制
不果用已亥起南京太常少卿南都多暇今亞輔福
清葉公爲南少宗伯公與約同讀司馬公通鑑究理
亂興壞之跡所評駁皆疏於上方以互相質其得失
每以今驗之非徒以炫博焉壬寅仍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延綏公舊宦地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爲天
下雄諸裨將多公舊材官指使如意虜酋炒兒忽明
愛等寇孤山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

安邊大帥杜松破走之復窺懷遠遊擊沈應蛟戰郄
之皆公發蹤指示功也賜白金文綺乙巳遷兵部右
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皇孫生祖
考妣考妣錫誥命廕一子入胄監候代久丙午夏始
涖任明日疾作時虜王死應嗣封者方遠牧西海上
未來諸部落觀望莫敢動亦有垂涎越封者故詭其
迹東西跳梁衆情脉脉懷疑諸將吏皆緘口待公公
至則惟講戰守檄行諸道修城堡練士卒治器械間
召故大將麻貴董一元等談用奇出勤之略置封貢
事不問虜諸酋計窮又未即甘摧尾然公疾則日增

乞骸骨者三最後得准回籍調理至山東荆門驛卒
於舟中尋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又
得旨從優卹嗟乎孔子昔稱才難異哉公之才也
循循守矩矱耳而中特精及毫釐自道術文學政務
法律及諸技藝瑣屑事凡人所能者無不能而政事
尤長見吏跡輒取亦不硜硜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
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値其機合則斬然斷行久遠功
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然待人無纖微狥而能曲
體悉溫然推誠屬吏莫不惕惕長竟無怨者日不倦
應酬而常閑暇徐方伯成位亦今時異才昔與公及

余同署於時公方有時名然徐未肯下也及公後撫
山東而徐適起家爲海道副使親受事於公乃始心
服與余遇徐州歎曰昔與崑巖公同事年餘乃不知
其超越若此沉細而發必中眞不可及卽素不甚合
者語及公亦無不推服焉公內行脩門內怡怡族黨
俱頌德素明法家言在西曹有律解人爭傳錄之後
撫山東刻行儀制刻有　帝后紀略諸王表駁封刻
有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家刻有由庚堂集皆行於
世生嘉靖丙午正月十九日卒萬曆丁未七月二十
日得年六十有二父諱重祖父諱文皆不仕俱以公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又上處士諱因卲武丞諱
鑾祀閩名宦始祖諱桂山陽人宋紹興中仕縉雲令
卒因家焉至卲武公十二世也配周氏少保公南孫
女贈淑人自有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目錄

都察院六

督儲

軒輗　周季鳳

劉璣　陳瑗

白圻　李中

楊宗器　曾于汴

林廷玉

漕運

李昂　李蕙

陳鳳梧　魏有本

陳儒　王誥

陳濂　陳泰

張瓚　徐英

李綱　徐鏞

朱瑄　馬炳然

熊直　馬卿

連鑛

河道

吳桂芳　盛應期

朱裳　潘季馴

劉東星

採水

李憲卿　史仲成

捕盜

賈諒　高明

鹽法

[illegible]衍　陳天祥

唐繼祿　張濂

王璣

刊行

都察院六

督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輗傳 督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輗字惟衡河南鹿邑縣人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歷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陞左掌南京都察院事拜刑部尚書致仕大學士李賢薦起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是歲春復以疾乞致仕章方上不待報擕一吏兼程徑歸至家之日方食將趣具浴浴畢數問

日早暮或云午矣輗欠伸而絕時天順八年五月有司訃聞賜祭葬皆如例輗性耿介門絕私謁其按察浙江矯前政侈靡去一切供應俸貲外一無所取朝夕蔬食布袍無間寒暑待故舊賓客食不兼味約束同僚二日一市肉不得過一斤簡廉威重震撼郡邑官吏畏之或有投牒引去者親喪聞訃翌日即行僚屬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此自矜飲同僚家歸輒撫其腹曰此中皆贓物也識者少之其巡撫威望損於按察時在刑部無所建明而頗招物議其掌南京御史有好訐人陰私者輒獎其能嘗嗾御史劾南京祭酒吳節節亦發輗平生陰事衆頗不直輗然氷蘗之操終始不易府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蔣九疇亦河南人以清白自勵人語廉吏者必以軒蔣使耿都運並稱云

又傳　彭韶

公諱輗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登進士第天性廉介嘗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盡濕以綿被自裹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然後出擢監察御史獨振氷蘗之聲當道薦爲浙江按察使俸貲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

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人多不堪故舊經過者留待一飯至厚者烹一雞人以爲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厲江陵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初　英廟復位召爲刑部尚書數月以疾乞致仕　上復念公爲人不易得與學士李賢言之賢曰輗之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糧儲缺人總理遂再召爲左都御史委任之贊曰於惟廉士古之李及惟敘爲通覆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日廉憲中丞風

紀以植讒謏不行奸慝屏迹乃掌邦禁勁節愈力老
而復起憲臣是式

巡撫應天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公季鳳墓志銘

楊一清

君姓周氏諱季鳳字公儀別號未軒己酉領鄉薦癸
丑會試中高選尋試政都臺甲寅授刑部貴州司主
事累平冤獄人咸德之三載考最進階承德郎尚書
令閱奏牘尋陞員外郎命平湖廣獄至則明慎審鞫
斷獄五百而矜疑者三百有奇進士敖毓元有風節
爲桂楊守民李怡侵盜糧價監司檄毓元捕治之怡
父衛擁衆奪怡去旋獲衛毓元杖之斃于獄撫按寃
臣劾毓元行勘君歎曰斷獄倒置一至此哉乃上疏

力辨其寃毓元乃得釋至夢神人獻秋水明鏡之詩
士夫聞而和者甚衆尋陞山西司郎中有染工語犯
僧僧殺之僧爲中貴人所庇君不聽竟寘僧重典將
軍王杲毆人至死法司論當抵罪久不決君得其情
遂白司寇奏生之諸凡伸枉者稱是乙丑充禮部同
考官得士爲多丙寅陞按察司副使整飭建昌兵備
有中官橫恣爲患君至卽斂戢相戒不敢犯時劉瑾
竊柄中官張辰賂之瑾矯詔遣往代鎭許受詞訟一
時羣從皆倚勢凌轢人民君諷以 國法且嚴爲禁
制境内帖然地故多淫祠君下令毀之改建諸葛等

廟及功臣名宦祠麗江知府木泰與土官刺馬琦世
讐未解君謂盍由上官處分柰何以兵亂宜卽退不
然且徵兵盡剪除乃止定惶恐立解黎溪賊阿杓誘
衆寇村寨隣省請會剿未克君陰遣官軍分布要路
賊就擒土官母師古與其族搆難君招致諭以禍福
皆感泣罷爭越嶲官舍欺隱田糧君查併省其增額
衆皆相勸來輸遂完逋負後以奉例裁革歸瑾復嬌
詔令科道官覈實邊儲事頗涉君令往陪納彼中父
老聞君至咸出迎候比竣事泣送如初戊辰起雲南
提學副使至則動以身教且條學規作士範無非崇

雅黜浮之說故士名譽髦夷俗漸革土官高聰者世
崇番教因君至盡毀其家釋像併堂與器俱輸送官
所君大書崇正獎勸其家尋陞山西行太僕卿袪弊
興利多所建白馬政廢弛爲之一新未幾擢湖廣按
察司以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時中官在鎮凡
商稅皆其牙卒輩推之所在騷然君捕其委官弁榜
禁所屬民商獲甦復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時巨盜
賀章聚衆流刼君協力平之捷聞賜白金文綺會諸
郡大水民饑君白撫按請于朝有覈內帑存允軍罷
清戎停刷卷數事甚善時賑濟大臣未至君先出庫

藏亟貸賑衆難之君曰吾能活百萬生靈卽獲罪
悔竟發之人謂有汲長孺之風中官劉鈗以迎佛過
其境僚佐托公出以避君直前以身當之且以民窮
歲儉令有司勿供送鈗一無所得明日遣人來致殷
勤托其分售私貨以歸利君不許鈗氣沮卽解舟去
凡上游諸道胥賴焉嗣是中官李文等各以事至有
所干請必委曲謝絕頃之有採薪取鱒鯉漁種之命
君不得已乃以庫銀委官收集民得不罹害又調度
軍食討平賊苗轉輸大木民安事妥累受殊賚辛巳
　今上自興邸入嗣大統君扈從至沐疏六事進一

曰法祖宗二曰勤聖學三曰親君子四曰遠小人五
曰薄稅斂六曰汰冗員舉切時政尋奉　聖母北上
凡舟車夫役處置周詳民甚便之未幾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處　上嘉其勞有白金文綺之賜君
益感激凡有興革便宜卽具疏以聞多見采納時文
案填委裁決無遺凡巡歷必問民間疾苦止科罰裁
冗費平徭役戒爭訟愼封守官民皆惴惴不敢違法
其策機用武尤極神速巨賊王堂趙延壽等流刼地
方驍勁無敵衆相愕眙計罔所出君曰是惡能爲乃
校指揮等官授以方略諸賊伏誅餘黨盡絕時驛傳

未清又採羣議酌時宜以預徵解時歛散以均站役
禁攬造以繕器具增馬價以均差使因繁簡以定[illegible]
應數事皆鑿鑿可行遠近稱便滹沱等河決率屬沉
玉帛以祭尋復故道至今賴之未幾擢南京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協掌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會湖
南事被誣解任君家居惟杜門習靜不問外事然屢
騰薦剡輿論翕然至是吏部疏其名可徵用擢君右
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蘇松諸府地方君上疏
辭不允方治行遽病不起時戊子四月十五日也訃
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年六十有五君

性孝友早失怙特事其兄公瑞如父治家嚴整童僕
無敢慢族人孤貧割田分粟給之終身德性和粹然
其中耿耿有介不爲物撓其敷政臨民雖微瑣曲折
莫不經意務求至當人爲建祠立石以識不忘所著
有未軒漫稿正學編等書十餘種行於世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瑀傳　實錄

劉瑀字汝器直隸蠡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
史擢知蘇州府陞山西右叅政以事累降知四川保
寧府未幾仍陞舊職歷陞山西左布政使遷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弘治六年乞致仕給驛歸
以十六年十二月卒賜祭葬如例瑀軀幹豐偉性剛
毅與物寡合爲山西叅政會澤潞沁汾歲饑盜起瑀
招徠賑貸民頗賴之初守蘇時亦稱簡靜然始廉而
終貪有巡按御史張淮者行部所至知府而下送迎
悉行晚禮瑀獨不爲屈後瑀私鈔關緡錢爲淮所奏

得遂屈膝故蘇之諺有云白面虎遇張鐵戶以瑀面
白而性猛故云

副都御史陳公璦傳 去御

李濂

陳公璦字大玉别號朴菴其先陳州人役徙太康元季兵亂再徙汴遂爲祥符人大父景文隱德不仕父敏中永樂丁酉河南鄉試仕山東濱州儒學訓導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濱州公以濮藩詿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而奇頴年十二從筆爲舉子業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領鄉薦成化壬辰登進士丙申拜戶部江西司主事丁濱州公憂免喪復除本司丁未擢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郎中庚戌實授公在戶部最久以清愼著聞時

廷議鹽法久壞請遴選部屬有才望者清理之部尚書舉公往治其事公搜剔弊端權貴人侵奪鹺利者始皆知畏畿內大水敗禾稼公奉詔賑救饑民獲免死徙事竣陳言十事其間言權貴人役民之害尤切時弊由是聲名益譟辛亥擢江西左叅政在任五載悉心政務適建親藩公規畫適宜省財力鉅萬丙辰擢陝 右叅政從事有利病當興革者公必與同官商確次第舉行不肯專主管怪文移亂真者辨不能辨一日廉得僞印十餘顆皆老猾吏爲之公擒其人悉寘于法關中有渠通渭汲縱横如井字形埋塞六十餘年公建議浚之伐石甃堤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易致至今民以爲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父老遮道迓公喜曰是故陳叅政耶公下車卽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横取者公爲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謂累歲盜賊不息實因民困征輸所致公爲均其賦役民賴以甦戊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部運或不時至公移文促之俾如期集自京衛烏龍潭至江北鳳潁諸倉創置歲久舊制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葺顧工役苟且隨復損壞公至親爲料理視如家事又重建若干楹皆堅固可久實有裨 國計云庚申卒於金陵官舍得年五十有九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圻神道碑

督儲　王鏊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泰陵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爲國元老公爲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戸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戸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

變大乃以贖金充内帑事得已鄭有少年爲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鄭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啓釁端縱之逸長與有田嚙於水凡八十頃而糧固在民甚病之公爲奏免轉福建叅政汀漳盜起公與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一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坐槧者若干人時太夫人春秋高公屢欲乞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清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年五十有二公性明爽樂於與事而議論每休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把總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冤窮竟泉倅干茂之贓而雪副使張鼐之冷讎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檢奏守志不汙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爲人所稱道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中行狀 晉谿

羅洪先

昔孔子沒顏氏又復夭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也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

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為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為復齋先生又幾世為先生高祖沂泳沂泳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為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宗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束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問其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謝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能躬理道

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為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罔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遂江為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修初為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為州學增

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峰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過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郎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 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

宦官居中用事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 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甚壯疏入 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櫜坐待罪從容以當道捄解得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縉紳爭爲詩贈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闢小亭顏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學官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與王公思議

軍事己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巳平居不屑自序語莫得前濠旣平返通衢辛巳今上即位有詔序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爲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

叅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眞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璽書所載廸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慼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辰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己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illegible]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illegible]先生官廣浙必奉

坦途行曲盡纖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訃至卽
途不復候詞同官以贈金至盡却之乙未起復陞廣
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
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
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
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求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
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
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卽
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
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

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
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
與戴共誣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
生爲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
爲衆所[illegible]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先筆也而時
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爲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
叅政督糧儲如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咎同
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
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
總督糧儲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

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小
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
行叅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
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己亥明堂禮成得推恩
三世先生以爲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
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
生惕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
無廩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 天子敬學庶其興
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

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
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
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
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
黨竟穴地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
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設法擒之而燕
之撫臣攘以爲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細務責成所
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
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爲市民所紿而官猾

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庚次又檄監戸者無先放衙無使庚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痰疾而是時先生爲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六十有五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態度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

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曖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贄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雞塒豚苙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二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與致藹

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茵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玉齋先生之言卽以聖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可已停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參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慍不見是而無悶故懲艾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闢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爲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爲門戸晩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爲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爲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

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以闢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略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卽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喩其難也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劉悲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延安鍾山楊公宗器墓表

督儲　王崇古

鍾山公先世居浙湖之歸安五世祖以靖難功　文
皇帝朝授延安衛指揮使歷公高祖愷曾祖信咸世
其官以軍功累陞都指揮使祖聰邁跡文學膺選士
任福山縣丞父時遇以公貴累贈僉都御史母陳氏
贈恭人生公協巽兆祖翁奇之長命卽學穎慧有大
志早歲文譽日起嘉靖庚子舉于鄉辛丑偕予登進
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輔臣累考上列散館授工科
給事中居諫垣先後六載多所建白　世皇嘉悅數

錫恩賚勑封父母如其官尋以親老暫告省侍適郡
帥與守鬨稱兵城市延人士大恐公力疾出里門責
諭諸武人以法理衆免冠謝罪遂解去鄉人賴之咸
推公能當大事擢山東藩司左參政救荒理劇聲實
並懋臺臣累薦其材賢遷山東按察使以憂歸公初
未第早失母哀毀幾絕竭力治喪務必誠信旣貴遊
奉嚴君生養死葬榮哀咸至公有二叔皆乏嗣公事
之如父卒葬以禮友二兄篤天顯始終敬禮不衰鄉
人士稱孝弟焉旣滿喪出補山東仍故職貞憲肅度
風紀丕振乃擢山西右布政時三晉歲罹兵荒撫臣
累獲罪　朝難其選歲辛酉廷臣以公夙負壯猷宜
撫巨鎮推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勑提督鴈門
諸關兵務公性厭時習恥通權貴力圖安攘大計撫
綏兵民汰穢清輸節用儲餉嚴堠勵兵關務以飭虜
稍寧者三載歲復大稔三晉頌德適當報政　上嘉
丕績授右副都御史尋　命督儲南都將發適虜犯
老營守將不戒論者並及公奉旨候勘覈御史上狀
按公無預銓司擬請召用公適膺詔自劾力求去
上不俞時予奉命督兵陝邊脅諸臺累薦公才猷當
及時錄用俾究厥施章數上擬補至再公以積勞膺

疾閉門却掃雅不欲復出矣歲庚午予移鎮宣大疏
薦公賢移書勸駕公贈言爲別囑以後事予諱之越
數月公偶以痰疾暴卒訃聞予爲位哭之仰天興嘆
始信公于出處修短之際若前知云嗚呼死生亦大
矣非達天人安義命遊神形外曷克自信無累耶狀
稱公忠藎在給諫仁愛在邊陲政績在藩臬清譽在
縉紳德望在鄉邦一世之偉人也信哉斯言是宜表
勒以識不朽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魯源先生于拱墓志銘 督儲 郭子章

萬曆丙戌予以潮陽守稍遷蜀督學過里門謁魯源曾公於白下公曰蜀故不佞舊遊士樸茂趨之郎入繩與江南士异惟是横序疎闊道里姚長學使者每苦日力不給君往矣毋留滯邑屋以自憊予唯唯入蜀校士果如公旨明年公嗣君坳予書咭公公答予卷卷以造士爲諭戊子冬予稍聞邑東城快閣灾快閣者宋邑令沈公遵建也崔嵬雄桀爲邑鉅鎮不戒而火予度邑名賢當有應之者十月二十二日公歾

于溦赴至予泫然曰魯星殞而武侯殂武檐折而文公亡公居距閣其近也咫斯豈偶然乎已丑夏予由蜀遷浙歸省欽弔公靈公弟于賢孫紹衡紹衢持友人王篤菴狀來乞銘按狀公諱于拱字思極號魯源其先魯人也漢末徙豫章宋徙泰和文溪明正統間山阜家巷徙月岡則公高祖封文林公仕敏也曾祖琰丁吟咏所著有拙夫集祖鏓課副使欽父封工部郎中才達母封宜人易氏以正德辛巳二月七日生公公生有奇日角聳拔雙眸炯炯如電甫二歲憶記詩間詩字一過不忘五歲讀經傳揭曉大義八歲習舉子業援筆中程九歲補弟子員辛卯應試丁酉舉鄉試時方十有七歲也辛丑成進士癸卯授工部營繕主事乙巳封工部公如公官妣安人未幾晉虞衡員外郎都水郎中尋改營繕壬子晉封主事公郎中妣宜人未幾晉四川按察司副使甲寅奔易宜人喪歸服闋補天津兵備丁巳晉福建布政司右叅政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福建左布政使擢太僕寺卿以病疏歸薦補南太僕尋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未幾以言官論閑住隆慶初奉建儲恩詔復職致仕公望重縉紳屢詔起用無何丁工部公

憂復丁繼母羅宜人憂卒不果起至是以疾卒距其生年六十有八歲公天資踔絕自髫時人比之項橐子奇而公持重屹如鉅人服官三十餘年位望炳彪瘠自損抑埋名砥節不緇其故素方工部公罰馬帳於里舍也毅然以師道自任四遠來學者屨滿戶外公與中丞張公雨廷評王公泐俱有聞而公年少甚出試郡邑令若守奇之呼爲小友督學使少師徐文貞公試高等梓其文以式士時公業已委禽令郭淑人同邑豪强欲妻以女公拂然拒之初拜營繕董太廟工與中貴有郤會工部公就養至長安日蝟蛾

謚莊毅皆能害人惟毋激之守正而曲防耳公再拜受
教訖工無害在水曹九年纂修其身無謗於國尚書
廿公特疏以薦巳將擢外尚書胡公特疏留之事寢
未覆其爲一時推高如此川東隣酉陽石砫黔中諸
夷甚爲邊氓苦公籌畫拊循氓夷兩救天津薊重
地兵日弛賓客膚至供億㸚劇公創爲規日飭兵戎
以壯威嚴守備以防患抑冒破以清郵節迎送以甦
艱著爲令丙齊魯間勾補閭左株蔓莫可窮詰公白
御史檄所屬詳覈之有于應補者鍥其名以俟不者
注絕民得免勾扳之苦其藩閫也當倭訌諸道兵雲

集餉稍弗給輒脫巾以譁公蒿目焦思百計取盈假
剩俸括羨鍰士各宿飽倭平公乘以疾乞休不允再
疏　上始俞其請時公年方四十故歸而自署曰致
仕於強仕之年敢云高尚其事華非於知非之日惟
求無忝所生蓋實錄云督儲留京逐姦猾恤官攢而
以巡倉御史驗米爲侵職請於　上裁之由此遂中
飛語公既罷猶條四事一曰酌處耗米二曰裁省文
法三曰悉上憲司四曰預計缺欠其略曰古人畎畝
不忘廊廟臣食祿年久以身廢棄知而不言非忠也
嗚呼可謂不貳心矣公復官勤恪尤加意文教在蜀

曾兩攝督學事所賞識後皆爲聞人辛酉曾試錄文
多出公手甄拔元魁如今大宗伯于公其一也家居
事工部公朝夕率子弟娛膝下若童孺然仲弟梗卒
子女在襁公恐詒工部憂悉力爲畢昏娶倡族人建
宗祠約里甲毋逋負皆所以成父志以厚宗戚者工
部物公痛甚幾毀事繼母羅無异事易宜人眡諸弟
若姪無异其子豈非天性然哉居嘗謂平賦均繇莫
善四差弭盜安氓莫善保甲而移風易俗又無踰鄉
約力贊當道行之嘗致書鄉人曰吾鄉都十八地僅
五十里先世皆耕讀尚勤儉崇禮義間有游惰侈靡

者求共擯斥至於寇賊奸宄似未嘗有此父兄子弟
所聞知也弘治後俗稍異古正嘉間吾宗太尹少叅
二公後先倡議羅文莊公主之會於南臺表曰鄉善
此又父兄子弟所見知也其後老成凋謝至辛酉流
寇之害極矣藉口死傷之餘弗暇禮義以致風俗日
壞爭訟繁興寇盜迭發此又父兄子弟所痛憤也僕
自歸田目擊心惻幸當道頒鄉約于九邑惟服膺明
訓彼此勸率鄉父者留意焉吾鄉鄉約不行三十餘
禩絕而復續者皆公力也公嘗受學歐陽文莊公公
一見喜曰吾益友也他日以學術爲事功必有裨益

又曰思拂爲學不幽莽有間皆從實心踐履體貼
出非苟爲飾說者故公之學宗旨良知而以實踐爲
工夫嘗自言曰講學者必事事合義而後爲不欺即
如子夏小節出入語猶爲滲漏又曰某頗毛種種擯
居田野不敢失陋巷之初心持簞瓢之晚節焉耳公
之學大氐如是自致政後主盟萃和陶心研慮隆萬
二攺元臺省撫按連疏推轂當高新鄭秉政時公同
榜最契者自長安詒書趣公少遜一赫號東山之命
阪上走丸耳公不答名繇是益重　上意方側席公
丙子銓部以晉中巡撫陪丁丑以閩中巡撫陪顧公
連讀禮六年遂使餘皇之橈蹇產溝壑垂天之翮柴
池槍榆其不幸豈獨在公哉公爲文宗賈南豐而雄
勁爽暢自成一家言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澗林公廷玉墓表

呂枏

公諱廷玉姓林氏字粹夫福州侯官縣人父介菴先
生仕爲韓府紀善公幼隨任因籍平凉成化癸卯遂
發解陝西甲辰舉進士明年選授給事中時　孝廟
初元公即上封事乞順天地之理通君臣之情出御
文華延訪大臣政治之詳又上籌邊翊治十事內關
妖僧方士多底收戮他日劾太監黃贊之弟貪縱京
職事雖報寢聞者生氣又蒐輯傳記釐爲八箴以乞
保治既晉都諫滋著讜諤其論與濟宮建眞武廟及
考官程學士敏政六事言皆剴切遂因程事降判海
州爾乃畫法祛弊鹽場強徒一鼓盡擒至訊董老菴
殺人之盜如親見鬼神遷知茶陵州籍里豪以觀躬
化革鬼俗以禁屠牛建洣江吸院亭以崇正學茶陵
稱治乙丑陞江西屯田僉事設立規條逋賦就完尋
陞廣東提學副使中署司事七月凡其敦德行正風
俗崇節槩獎恬退抑奔競闢邪說剖疑獄結滯案罔
有不嘉至於廉周應果殺崔鎮父子之隱奸發黎民
阜繼母曹氏殺前子之僞惡尤能讋服廣人之心已
巳陞山西參政丁繼母高氏憂服闋陞右通政提督

賸黄是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
提督紫荆等關凡勢宦貴戚相率斂戢乃又嚴捕巡
軍之奸以杜響馬巢穴奏劾守備倒馬關太監李貴
及翟都指揮張大僕丞之惡於是畿輔肅清商旅夜
宿尋以張辯調南京都察院管事公遂懇求致仕去
嘉靖改元　皇上以言官薦公守正不阿觸忤權奸
遂起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癸未又具疏
懇辭得旨自是祭祖至陝以還閩不復出矣乃壬辰
四月二十四日疾終正寢年七十有九初介菴先生
爲信宜司訓公母徐孺人卒于信宜火葬鳳凰山不

封將公方二歲也稍長微知其故及出使廣東葬都
憲曾公輒趨信宜披草泣血遍訪父老得母葬所爲
文哭祭圖其山形而去陳白沙閩之至錄其文爲詩
以傳比介菴卒蒼衷平凉念祖塋在閩復南展省墓
碑泣別歲甲子入覲途病還凉就醫閩、孝廟陟方
哭臨于韓府墀下血淚點漬麻衣有痕提學廣東時
焚黄酹祭于信宜哀痛之切足表士風公常欲自凉
遷父葬于閩以人言未可搖動體魄而止乃留仲弟
廷玥于凉以守丘墓繼母陳氏歸閩焉戊寅之夏福
州衛卒缺餉羣咻爲亂閉城門擁利兵内外岌岌公
方巾深衣造壘示以朝廷恩威賊艘解散八月再亂
公再出撫定鎮兵因以夜擒渠魁福州用寧公自退
休毫髮不擾于鄉里人皆德之蓋自始葬曾都憲公
及襄楚憲王妃特凡諸贈遺一無所取人已占其後
矣陽明王公謂其碩德重望收曲突徙薪之功儀制
郎中林君炫謂公剛大之氣常伸于萬物之上淵源
之學自得于簡冊之外濟變之材又一時莫之與京
也其殆庶幾乎公曾大父諱外生大父諱觀號淳裕
處士配某氏是生介菴先生諱芝贈給事中母涂贈
孺人繼母高陳皆封孺人公配張氏封孺人生子一

彥源娶某氏孫男一桐孫女某辛巳葬於某山原是
宜勤辭美道以告行路

巡撫都御史李公昂傳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知青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亡踵接昂至問疾苦首劾贓吏置于法暨諸積蠹一切芟夷殆盡量貧富均繇役募民辟田而緩其課入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慨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塡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既而法吏以不請論昂嘆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 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饑饉後民

不能耕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慘勢無告者閱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槥建漏澤園于關北俾托瘞焉殫心學校引進諸生躬加勸誘人才輩出教民五典飭申明旌善亭俾知懲勸孝節著白者奏旌其門俗用丕變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興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嘆曰不圖今日復見富公也走數千里求列其事于石尋叅閩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史巡撫江右繼督漕運昂嘗董軍餉興水利申法禁抑豪右所至偁功而江右之功爲最洞寇陽九隆等倡亂勢張甚遠近大聳昂節制五省兵執訊夷險亢巡司二總理叅將一方域以寧其在漕運條陳十事多關大體昂德政始于一郡終及六省兩淮而救荒之政青民迄今頌之比諸鄭公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蕙神道碑銘
漕運　吳寬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勑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
廬鳳四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
明年至家疾作遂不可起享年六十二守臣訃奏
上悼念命官祭葬皆如制公諱蕙字德馨姓李氏世
家當塗祖順爲刑部主事以事出爲南雄府經歷得
孫于公廨即公公生再朞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
號佳子長入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
會試列高等廷試賜進士出身明年會給事中缺吏

部慎選其人以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詔
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
得米公蒞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人皆稱便才名始
起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弊仍條
陳給賞新格以上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
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憾人
偏歷南方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
南昌道以公偕行列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
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公之力也歲滿分守
湖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湖東時上
饒饑民數人乞米于富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
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薄
其罪恐長亂不可特罪其爲首者餘從末減獄始平
後四年南贛盜發巡撫大臣議發兵剿除以公舊有
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檄公行公至令駐兵
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詔意今宜
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
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聞蒙厚賚弘治戊
申擢本司左參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
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爲

姦莫能窮其故至則痛治之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
爲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　朝廷以漕運
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
撫四府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
月畢至京會議後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
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
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困于運輸者
方幸稍蘇　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以褒
異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

賜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爲榮遇蓋又二年不疑
卒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静齋陳公鳳梧

傳　督儲　韓邦奇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静齋陳氏之先金陵人後占數著名家於泰和始祥可祥可生道源道源生良佐良佐生季榮季榮生彬通地理學公曽祖也祖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黄氏贈淑人父泰號東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姚氏封安人贈淑人公幼而靈異生五歲東菴公命就社師所即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即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弘治乙卯二十一鄉試中

式丙辰登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戊午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清寧宫災公應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
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奬忠直謂太監何文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編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甚而哲又權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斥絶異端曰愼重民力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用珪免考與本等除縣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郎二月上副榜舉人疏曰寛副榜之額曰弛限年之禁七月上嚴祀典以尊先師疏癸亥奉命

江南審錄重囚多所平反擢巡按御史諜決要囚都
擬公往勘　孝皇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
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公以冈當死特
失候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給錄法　上允之公嘗曰
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及考一時士事
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或至分夜嘗
時或稱西諭林云九月陞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
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已任推衍聖制爲
十八條目爲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品士維
公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

人可受不明即士子屈負恨矣凡四生更迭在門請
生來叅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以某事見
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學
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侵越
公曰是尊御史不尊朝廷如賊守何初湖廣當試期
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
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爭
乃具疏兼程上聞　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
廣時湯巡撫送黜退生且欲復廩翁巡按送民生十
數人學公皆[illegible]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

又正德時故事三司皆[illegible]謁韋府門中局公
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
韋前席卒朱擢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刦掠南贛提督
發兵勦捕撫臣以公守郴桂蓋以接壤南贛也公微
守備提兵營於交界以俠夾攻復覽秀於湘江洞庭
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
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曰詞華宋玉號令
條候也壬申聞韋安人訃哭幾絕水漿三日不入口
抵家哭又幾絕葬虞卒哭陞祔祥禫一遵古禮初邑
城新祭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吾導靈輀

入非易簣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擢山西按察使
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雲鳳整理鹽法王公薦名
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莊肅少與可俯視一
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菴公訃哀痛喪儀一如
韋安人之沒戊寅服闋己卯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
闕大用迎　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
握權驕貴視公卿如僕隸副使王公纘出謂人曰谷
素尊大當長跪王守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
狗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
懼議投見禮公曰三司亦而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

話衆皆默默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慕話如禮　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二曰崇聖學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愼朝祭六曰舉人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旣明決而法律又精故無冤民省發明速無罪者令各自便歸故胥史解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云陞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辠亦不可

入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萊蕪礦賊王堂等聚衆流刦山東河南北直隸勢甚猖獗公相機剿撫捷聞降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朝廷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妣俱獲贈甲申三年考績廕孫圻入監讀書初公以山東差役繁重民流困無比之他省爲甚凡事務從節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聞臨淸倉夫級管倉內官剝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往往傾家甚怨苦之公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馬之養死補備驢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公亦因事奏令每馬徵

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馬補云改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八月七丁祭先師故事五品官俞一日帶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以爲常改南吏部侍郎遷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寧國府宣寧五縣愚民相率搜亂凌辱官府據守城門內外不通蓋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而淳民日困腴田多爲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奏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覆撥淳馬二百匹派宣城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之失當故致變報至人心惶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俱未

至公從權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五縣民卽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公以疾乞休　上報曰卿敭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巡以副委任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往往投充內府神帛堂以圖影射正德十六年詔革之後守備官復奏補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疏奏免南京各衙門非公差輒擻取夫隸與馬硃墨紙柴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

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說蘇松等處稅糧甲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怨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公檄府候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上疏祠武進兵部尚書陳洽於常州府毀淫祠土穀之神令春秋仲月里正率戶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爲社倉儲常平或爲社學訓蒙士復疏乞休　上復勉留再疏來及下而不知公者惑於顯貴人諸大家多口論罷公矣公怡然就道旣抵家閉門掃軌不輕接謁進脩著

述無間時日辛丑三月中旬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日卒卒之辰尚洮頮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聞賜祭二壇官爲營葬事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詞藝整庵羅公欽順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至自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眞失正終夢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論以弗迷其所向又非幸歟贊曰爲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者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省臺垣

閉不降志屈身韋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莊禮不亦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毛漠然無所動顧于監察諫垣則默然退遜莫敢與之較是非品得失湖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試侃侃然無所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政孜孜爲民而貴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遺佚沒齒臣忠士節斯無負矣昔公之每離任而行也士民輒號哭擁留塡塞道路有由然哉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魏公有本墓志銘

漕運　袁煒

嘉靖初　皇上嗣統更化嚮任老成開奬言路公卿臺諫皆得奉職竭慮事有不可引議論諍必得請乃已士當其時莫不踊躍思効蓋千載一時也若都察院右都御史淺齋魏公其一人焉公之爲御史也首劾武定侯郭勛貪縱奪其兵柄都督馬永負大將才可代勛忤旨謫外於是吏部尚書廖公紀上書留公且薦永有雄略御史言是而給事中解君一貫御史許君鳳翔等交疏尚書奏是有詔還御史官嗚呼

上之德至矣嘉靖壬子正月十五日公年七十卒於餘姚之里第其子乾亨以訃聞詔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令公諱有本字伯深屢歷艱蹟刻勵于學正德己卯舉于鄉明年會試奏名辛巳　上策士賜同進士出身觀政禮部會修　武廟實錄充南畿采纂使還癸未除行人司行人丙戌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庚寅坐撫按薦劾爭刺聽覈歸里三年而覈者直公復起任職甲午創啓祥宮等工上書蒐古典尊立九廟皆昇公董其役工成擢大理寺丞晉少卿無何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癸卯改督糧儲南京遂遷南大理寺卿刑部右侍郎庚戌進右都御史督漕兼撫鳳陽諸郡公爲人簡重靜默而注心當世之務爲御史規按長蘆鹽法上便宜八事蘇松大雨傷稼親臨處規畫郡以無患公疏蠲田租之半大工興中貴人壟其間爲常公指陳奸利不少避屢被金綺之賜加俸昔再河南當大役大侵之後民蕭然匱矣公一意安輯請蠲租稅者五請發内帑助賑者三當是時宗祿日增而歲計不足取盈公疏宜復舊制得減什之四且從折徵以蘇兆民故事宗藩假修先塋役公費動千萬又申明律令擅奏修塋者罪坐輔導官乃止時

宗藩有奏改州爲府且割許汝登三州縣益之者公言藩王等威不視府州爲褒損因條割地不可者五而宗人故驕縱間率百人譁會力索祿餼者皆論廢爲庶人諸不可奪類此辛丑虜犯太原徑澤潞逼忻代河南北震恐明年復有上谷太原之警而武備衰弛餽饋詘乏陳備邊十二事又上豫防虜患諸疏其言求將固圉之說甚備且策虜入寇之路有四北自遼州八則守在十八盤稍南自潞泰嶺口惟扼吭據要使虜騎不得闖自坐困去矣於是吏部會奏都御史漣歲備虜盡心事皆得旨允行汴以安堵民甚德

之去之日有爲肖像立生祠者其總糧儲議淛東改折兌八蒙其利在兩都大理最久獄經廷讞輒稱平立朝三十餘年自筮仕至尊官皆任執法風紀凡所舉刺務存大體不爲深文小苛以取時譽且天性醇篤與物無忤施德于人不責報尤善容人過自大理至刑部公寔倦於馳驚章凡三上求去皆報溫旨勉留既轉漕臺而求去益力 上特允之遂得嘉樂退休之心以壽考終云所著有浅齋集奏議大理駁稿藏於家

都察院右都御史芹山陳公儒墓志銘 清遇

萬士和

公諱儒字懋學姓陳氏世出交南其先有仕者爲乂安衛百戶仕之子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王師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 宣皇帝嘉其忠義賜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己巳北虜犯闕復宗曰事急矣臣請以身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虜退復以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弟子員食廩應科貢復宗配唐氏生二子長曰廣襲廣次曰賢入太學充校職仕至紀善配田氏是爲公之考妣復宗賢以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唐氏田氏

贈淑人公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誦比長博學能文名冠諸生爲人剛方嚴毅不少婾其居官節儉正直終始不易其操尤善鼓舞其精力不以人所明暗而分勤怠篤志慕古嘗從紀善公宦游河南開戸讀書至忘寢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東昌府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盧州府推官轉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京尚寶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寺卿南

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推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兼
揚公始以文著名吕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
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公非宜公盡心職務罔敢忽
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諸邊
餉用饒其署郎中事餘羨獨多於諸司將有京邸大
賈藏珠玉欲售以規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公監執
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已部中奏稿多公起草以屬
僚稗益大司徒甚衆爲戶曹七年而守東昌東昌據
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力疲竭公曰太守者州縣之
倡也乃出敎所屬禁貪酷崇敎化嚴吾俗懲州獄豹

東既明其下無敢犯者武城諸縣遇被水患民饑甚
餓公自往救發粟賑濟惠生者死男女咸推焚香籲
天曰公活我既而民以冤告公跡其實于　朝請以
郡帑積金代民田租詔可其奏男女咸推叩又焚香
籲天曰公活我武城民乃立祠肖像以祀之公任戶
部爲屬官在東昌爲有司屬官有司歷從卿長撫按
鮮有專建白利害者而公上書不少避由其氣剛守
正是以能然公爲政甚恩而持守甚廉凡公貲罪贖
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逋客之科索
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咸有罪於勢要然聲

名亦因此起公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寧紹者浙
東海洋要害處商猾夷湊泊處也治利用嚴公首按
文武贓吏捕縣丞藍佐指揮湯淮寘之法軍民惕然
震懼韃靼桃渚等衛所設海外巡視者不至以故多
奸公破浪渡海撫閱軍容因按治其尤不法者諸衛
所悍公威名各思自戢久之吏部遷公文行改提督
學校公遂以崇經術闢異說變文體禁浮靡爲已任
與諸生約數千言皆以道德實行爲先首葺書院之
冒濫衣巾者士習翕然一變時有議欲爲某公某公
建三仁祠者御史業已許之公駁曰中心安仁者天

下一人三人者豪傑之士也未可爲仁也御史曰然
則易以同仁何如公曰吾所爭者在仁不在三也其
事遂寢公識鑒精明士一經品題輒中高等浙省至
今稱公爲得人公之在陝也分守慶陽適太學士翟
公巡邊以公自從坐箸樽俎相得甚歡庚子秋虜入
慶州公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斬數多欽賞
銀幣平涼等處誣人以盜坐死罪數十人公掌憲司
力辨之得釋者過半郃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服盜
罪拷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直之而張令者
以權力幸臣有故啖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鞫其用刑

按察司與御史互糾察紐法進

逮執令下獄令復乞幸臣所免公笑曰吾得正國法雪民冤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謫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御史時論高之公嘗曰人如白貴一有點汙更不可浣故司錢穀出入嚼然不滓其爲山東布政無異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糴穀至數十萬石以備賑濟中丞曾石塘公大服時值山東鄉試公爲提調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 上怒逮獄併逮

公或勸公自辨公曰豈有同事而不同其患者乎及對獄一無所言御史廷杖公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公曰吾幸不誘罪御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事者聞之環揖公曰公眞丈夫矣公在戶部時以議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搦枷中時覺凝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關讓士聞風而來者相屬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赴門

從外仕中國者給產蠲糧

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清操自若也踰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尹淑人卒公奔喪守制戊申服滿補山東始引例乞居宜與宜與者古陽羨也初公在山東時曾買田陽羨而恩例從外入仕中國者許所在占籍撥給田產蠲免糧差至是公引此自陳一則貧以養廉一則愛溪山之勝卜築將老焉己酉秋公以尚寶轉光祿始至新居尋幽覽勝心甚悅之曰此誠樂土吾所得過所聞矣徘徊久之赴任出入南北間公每當一職必思盡一職之責不爲苟簡故所樹卓然光祿太僕時謂之閒地太常卿權國子監

事時謂之借署公居之舉廢墜立教條勤勤懇懇不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比因司徒用詘東南額以益之而南計亦詘公提督其事及署部篆心切隱憂若不能以終日者亟具疏建言利害督江浙湖三省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公憂虞初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乃知公非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 天子震怒詔逮前任巡撫命吏部舉侍郎一員賑䘏區處時公在刑部廷推兼僉都以行公至邊宣布上意散軍糧濟恤田理逋負劾冒濫飭官邊務肅然凡六閱月

復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　上欽賞銀幣以酬其勞乙卯夏奉勑巡撫漕運冒暑就道催運如期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倭夷由通泰寇揚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艫銜尾相接又運司設城外鹽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垂涎公奏築城下令所屬邑鎮如皋泰興海門瓜洲一時併築城甫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入瓜洲城以免賊遂遁明年春公感病危急家人驚惶公索筆書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召其子龍授以疏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倭賊復寇揚州公聞報力

疾前進檄召徐邳等處兵殺賊亟命徙運司積稅入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得大詬城下而公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力戰前後斬獲數百級三獻戎捷於京師倭賊既退公病益甚累疏乞休召回別用公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序其禦賊功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得致仕乃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公惡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盡乃已以故罷官後家益貧爲文告其先徙居陽羡就田資給以終曩志居陽羨足不入官府帷日與一二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

而已昔賢多欲卜居陽羨然卒不果至公始來定[illegible]清風完德邑人景仰殆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深者矣辛酉二月以疾卒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棠谿王公誥墓表

漕運　林庭機

公諱誥字公遇别號棠谿世居趙之臨城　國初始占籍西平曾祖安隱德弗仕祖聰瀋陽衛經歷父志德臨江府教授俱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右侍郎毋李氏贈淑人公體貌魁梧丰神俊整性簡重寡言初從教授公遊安東金鄉二邑間見益博甫冠領正德巳卯鄉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行人奉命伊府祭葬力却餽贐尋擢司副歷戶部員外郎郎中監收糧斛出納惟謹管內十庫多所釐革中貴不敢干以私嘗請

汰京師養濟冒濫歲省米八萬餘石大司徒李公雅重之未幾乞歸省教授公卒居喪踰禮甲午服闋之京會大同兵變殺總兵官李瑾人心洶洶太宰許公雅知其才遂擢是郡公受檄即引車祝篆計擒首惡其等數十人悉抵之法餘無所問重鎮以安事聞
上錄其功蔭子胤曾汝寧守禦所百戶世襲丁酉遭內艱郡民遮泣于道如失怙恃公慰遣之既而家食者八年丙午以臺史吳君爲起補東昌郡明年陞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密雲兵備庚戌晉參陝藩在道轉僉都御史奉勅撫治甘肅是鎮爲古張掖酒泉郡控引蕃夷艱於統馭公至增修堡寨預集兵糧防禦經畫悉中機宜先後斬虜首百三十餘級　上賜金幣者再進秩副都御史乙卯遷南京戶侍督儲居頃之遷右都總督漕運鎮撫淮南時倭夷猖獗自通泰直犯淮泗諸路所過塗毒哭聲震野屬公初至嚴兵固守遂疏請旗牌督率將士誓剪此朝食會都指揮劉顯至分兵夾擊倭奴氣奪大破之捷奏蒙賜白金文綺既而議處兵餉休班客兵寬貸租稅停免馬匹數事皆長慮却顧先事爲備人服其見柰何天不憖遺淮海方倚公爲重而公已不起矣訃聞　上傷悼諭

祭葬如例距生弘治戊午春秋六十公天性孝友倜儻有大計遇事敢爲不喜矜伐久歷邊鎮威望赫然迄今人想慕其風采使天假之以年則功業所就未可量也所著有河西稿淮南奏議西平縣志東隅集幸爲士林傳頌

巡撫淮揚右副都御史陳濂傳 清通

陳濂字德清浙江鄞縣人由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陞員外郎轉廣東按察僉事專督屯糧進副使巡視海道尋陞廣東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召還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奏留守穆盛害人事坐盛于法淮人快之丁內艱起復巡撫河南未幾改巡撫北直隸適總督漕運缺吏部謂濂嘗董其事復以命之成化十年六月卒賜葬祭錄其子橤為國子生濂貌端莊美髭髯心地坦夷不為崭絕之行在廣東最久恂恂信實政平事妥上下安

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傳 清通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字吉亨邵武人幼從外氏冒姓阮貴乃復姓陳永樂癸卯領鄉舉安慶府學訓導正統丁巳以薦為監察御史擢四川按察使鎮守都御史寇深誣以杖殺人下刑部獄久之始白己巳北虜內侵命協守紫荊關巡視沿邊諸堡景泰改元轉大理寺右少卿守白羊口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甲戌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丙子巡撫江南蘇松嘉湖諸郡 英廟復辟被譖左遷廣東按察副使丁內外艱復起為左僉都

御史巡撫四川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北淮揚諸郡兼督漕運 上初即位乞致仕許之成化六年六月卒訃聞賜祭葬泰操守清白有才力敢為御史時以[illegible][illegible]稱所至風裁甚峻含量多自引去歲名至今著於吳蜀云

右副都御史張公瓚傳略　漕運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工部郎中通敏有才出知太原府以父憂去起復守寧波値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叅政轉浙江布政陟左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時松茂疊三城在蜀爲西境與董卜韓胡接壤易爲騷動成化中諸夷挾吐蕃以叛詔起瓚視師瓚兵萬人分哨先襲白草壩剪其羽翼遂渡北羊峪而岷山雪山靈山皆在其境有乾海玻璃二泉分流南北北爲洮河南爲江漢之源卽古維州舊地瓚悉討平之

播州土官奏天壩苗倡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　上皆允之以功晉戶部右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卒于官賜祭葬所著有土苴稿東征錄

副都御史徐公英神道碑　漕運　周洪謨

成化甲辰秋八月十有八日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於臨淸得年五十有九訃聞　朝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事公諱英字士傑其先人元季避兵自楚遷蜀附籍中江祖諱子仁父諱凱爲陰陽訓術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妣雷氏贈恭人公生秀穎不羣領景泰癸酉鄉薦登丁丑進士第拜吏科給事中適　聖天子龍飛之初銳意政理公簪筆立朝直言正色凡百官章奏違式無不駁正舉措乖方無不糾劾江西張眞人有不法事命公往鞫公摘其

凶惡十罪以聞竟置之法癸巳遷右給事中使瀋陽王府王厚贈懇辭所至羣邑餽遺秋毫不受丁未陞都給事中歲餘薦爲順天府丞歲饑掌國計者欲請發內帑銀四萬兩賑之公曰所屬某州積粟若干某縣積粟若干可足今用及來春賑貸脫至期不足從內帑未晚果是而麥秋亦至先是四方富室徙實京師者其戶丁竄附避役公籍而役之無敢匿者及府尹員缺吏部以公及南京應天府丞談公論薦於上乃命公爲河南右布政使談公爲府尹少選談公以丁艱去諸州縣父老交章乞公仍回爲尹者

至於再三　上不許鈞州初建王府所費鉅萬公量其出入省十之五遷左布政使民言嵩山產鑛　朝廷命中貴往視之公力諍以為有害無益遂寢頃之命督漕兼巡撫鳳陽淮安等府公索民隱𢮦漕弊殆盡淮有鹽禁奸人造私引私印以規利者有年矣公密捕之正其罪仍械送首惡於京師公為人雖所秉銅銅而於莅政則裁之果雖所蘊于于而遇災患則憂之至利無不興弊無不去以是士大夫高其行而齊民懷之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綱神道碑

濟寧　劉珝

公諱綱字廷張上世山西靈石人元季兵亂曾大父徙居山東濟南之長清因家焉考諱宗領宣德丙午鄉薦授山西朔州判官以公貴封監察御史妣房氏封孺人公幼自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為文不竊陳腐視世之侈靡者若將浼已嘗侍州判君來京家僮驅車行狹道中公失脚墜轍下車從身橫過衆以為必無全理已而不傷若有神護持之者識者曰大難無危後當遠到此其兆也既歸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意舉大體略細故疏陳時政得失無所避其巡南直隸浙江等處所至舉廉能黜奸貪風聲大振淮人有官族女婦私通武弁子弟逾年情衰以強訴之時王巡撫威望嚴重訊問未畢子弟自誣服後公按其事疑之詰其實蓋前此嘗分艾炙指為盟索瘢視之宛然相對遂得減律不死在浙江時去贓吏四百餘人至有望風解綬者至今士大夫猶能道其事自為[illegible]嘗奉[illegible]編集土兵夷人性悍激

之則變公處置得宜皆得其心事竣同京陞太僕寺少卿未三載馬政之弊盡革時有幕職素嗜榮進累托中貴能吹噓禍福者道公薦爲本寺丞公毅然拒之終不從出視馬政于眞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于民自府寮以下不檢者笞之行冀州道劇賊驅騎卒至公從容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隷人曰此豈太僕寺丞李某耶隷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策回若有退謝之狀蓋見童走卒知其名古以爲難今雖盜賊不但知其名亦有愧其心也未幾聞母喪守制于家　上遣官諭

祭州判君相繼物故前後居六載喪事一依古禮足跡未嘗出門即吉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素請寄事凡疏奏閱者稱不容口會總督漕運員缺僉議曰克舉斯任者宜無如廷張吏部會官上其名制可陞公左僉都御史賜勑俾行公至淮未及二載運事畢舉人用大和自郡邑官以下及胥吏兵民以逮南北往過使者皆稱曰賢夫何壽不少延一疾不起實成化巳亥六月三日也平江侯陳公卿淮安公館具棺斂如禮啓其箱視之惟敝衣數事而已他無一物陳公曰眞君子人也爲上章乞葬祭 許之距生洪熙乙巳得壽五十有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傳　潛運

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字用和湖廣興國州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陞監察御史巡通州倉会漕卒困於措尅酌定收納常則奏行之遂爲著令時濬大通河上疏論其不便已而果然巡按福建會鄉試有恃勢以私干場屋者不容入試代還以災異陳四事又以星變請免慶成宴調陝西鎮原縣知縣値歲饑請于上官移民就食全活甚衆禱旱罪已請罰俄以修倉得窖錢數十萬緡籍之以賙貧乏代流亡僨宿逋多復業者尋調臨洮鎮原民千百泣送

之弘治元年陞淮安府知府亦有善政轉廣西右參政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總理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鏞在淮安時周知綱運之弊於是以法繩下刻不職察邪慝軍民稍息弘治十二年八月以積勞內損暴卒鏞爲人孝友居官勤勵所至有聲卒時年五十六賜祭葬如例

副都御史朱公瑄傳 漕運　　張邦奇

公諱瑄字廷璧浙江鄞縣人舉成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河南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踰再朞以疾致仕公謙和謹恪卓有定識默觀世故知興替災祥皆由人致天之施報遠近遲速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故所至勵節介稟不可犯位至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居歲歉蔬食或不給晏如也都御史王璟奉命賑饑浙東遺公百金公拒弗受始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

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己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瘖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瘖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貲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焉年六十四終於家

贊曰天有顯道夫人能言之然至臨小利害輒為動者莫之能信故也若公非古所謂迪哲者耶然所稱某氏後身云者非真有輪迴如釋氏家說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者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真後身也而或者謂公為語怪顧不知其常耳

副都御史馬公炳然傳

馬炳然字思進成都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嘉魚縣民有爲人作狀牒者炳然訊其人名而問之曰汝民當各安公畏法何至爲人造訟乎對曰窮無以養寫一狀可活吾家數人炳然自責曰不富焉能教厚其資使力本自是公門游食者悉遁去炳然爲政明察而不煩暇則巡行村落益悉某人堪某事某戶堪某役胥徒不能爲姦三年大洽流民復業乃新治事之堂扁曰富庶教退居之堂曰絜矩二十三年丁未夏秋之交湖湘旱饑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

明年又饑　朝廷出內帑錢以賑民府守意令具文放散而寔欲轉輸府庫也炳然曰天降凶荒爲政者之罪也卽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撓也後擢副都御史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爲所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事聞贈右都御史諡毅愍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直[傳]

渭運　韓邦奇

公諱直字道伸姓屈氏號西溪其先楚公族漢高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屈氏與焉遂爲華陰人曾祖亨洪武初嘗辟徵禮甚急亨雅不欲仕附族人從戎者免祖諱韶字九成號誠齋經明行修歲薦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隰州同知有惠政隰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愛之號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喜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李宜人公甫十歲而

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之初公生之夕樸庵夢日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入于懷驚覺而公生天性聰敏過人六七歲時樸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卽記憶不忘稍長就師手不釋卷成化乙未充邑庠生庚子浮梁戴恭簡公歲試至華陰恭簡規法未成材臨時不得爲成材文時學官怒公貧故以公當未成材公旣就試兩題皆爲之又皆甚佳恭簡深加獎譽而擢學官秋遂中試甲辰登進士秋九月劉宜人卒公守制適歲大饑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乞賑推官日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

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甚賑濟能
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予來故示之
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高義則
可直則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公道可受賂援罪
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丁未授刑
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撓案無滯獄不數月聲名籍
甚尚書江西何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外郎亦不
署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主事印主
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主事非常主事亦不可以常格
待也刑部主事署印蓋自公始故部獄卒往往厚索

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點獄事卒白鑑縊殺一
囚是夜夢囚訴卒明旦根治得狀白于尚書曰要囚
也姑置之報不可卒論如法自是卒無敢殺囚者錦
衣奸人依憑權勢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
稱攬頭往往負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發覺公
白尚書按治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頭權勢人
果邀奪之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若
縱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詣錦衣謝公曰
直自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
頭犯法刑官逮之柰何弗與錦衣朝廷心腹劝不容

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入
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
衣喜曰如是諸犯即當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
直俱抵之罪尚書復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
郎乙卯陞山西司郎中遼東巡撫武定交惡　朝廷
命選差剛正官勘問屬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直巡
撫而抵武臣以法枉狀奏公徒有清白之名而無變
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察之言而重彼
罪朝廷知公論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訖威
訖富權貴入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土官軍衛雜處

且富庶而謗議易生自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者
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試使
吏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又曰士君子
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
簿地步簿呈公徵需七八千金公嘆曰小民營利爲
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付之火府南妖擲
甎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及首領佐貳官又
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草有火起或朱頭有
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院內公乃告於城隍謂
城隍與直相表裏皆受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者強

暴橫行及民之不得其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怪行以爲民患尊神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滅此災異毋或曠職以作神羞妖火遂息境内旱禾稼枯公將禱於眞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既而果大雨如注歲則大熟於是鄉士大夫有三異贈巻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剡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嚚訟素稱難治人其境見六事孔修四境乂安倉庫有餘羨之積囹圄無留滯之囚存心正大而有廉愼之操處事公平

而著勤能之譽乃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必須不次擢用方協輿論乙丑冬陞河南叅政永城縣楊姓者爲豪族誣告公得狀治豪族罪楊氏獲伸爲公立生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民叢聚貨食及公署印事咸徙出別求生理耳撫按交章薦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使公自念官以提刑爲名以按察爲職深懼負乘鞫問糾治一以至公處之菲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枉縱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瑾故都御史錢公鉞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瑾怒甚衆懼莫敢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内府司禮監天子之下内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瑾即改容曰憲長好人援公手揖衆入坐衆謂公既不激劉怒又不瀆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也乞寬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甫至河南陞太僕寺卿太僕寺馬利近幸相沿爲奇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苴百計求中至郡縣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禁革之太僕爲之肅清近幸不悅乃相與共譖于權璫璫令邏者偵察

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久習汙濁今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太理卿多所平反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船多稽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阻風守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例坐漕運總兵左璉不悅公乃托詞曰都御史豈大于公侯伯今屈某坐伏羌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人拿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餽銀[illegible]一卓公怒甚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憲綱所載[illegible]言公爲璉鄉人數

遷轉宜罷遂致仕初當道與藍田南氏有故怨公遠姻南氏當道欲傾公雖一歲四遷實爲布政遷都御史耳而言者不察又公爲按察時某御史爲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斂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益急而公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至淮安謁公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之平生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餽金求解賍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其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罷會諦思之則某

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伏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之故宦迹所至皆有聲與人言侃侃無隱亹亹不倦然亦以此得罪於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及于猖狂耶故里居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嘗身親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式雖官至大臣非慶賀大賓客未嘗衣錦於人無貴賤謙謙

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年九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禮公弟泰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哉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於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不得爲義人耶嘉靖丁亥奉詔進階總制尚書王公疏薦起用不果公才足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者咸惜之公年七十四一疾不起訃聞　上遣官諭祭營葬事贊曰廉者士之大閑也蓋葢一汗周公才美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官顏色以耀閭里受賕嗟來以瀆知厚者衆矣卓哉公乎歲饑乞賑顧乃

辭却賂脫罪人之患至今聽其言凜凜然令人振奮感動肅恭生敬起採薇簞瓢之志孟子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一於義而已矣當其時閉戶饑死則於陵仲子之儔又非公之志也予既詳書於傳而復論著於此使吾黨之士景行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illegible]致也

右副都御史馬公卿傳　朱睦㮮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也父圖沁州知州卿少而穎敏甫十年圖示以經書大旨既曉析已摛文清峻弘洽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府臨清王佑以貢至卿察其博覽有行遂及張士隆田汝耔輩講易於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卿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學士靳貴奴

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日用戒黷貨者已出院卿疏請究之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卿爲大名知府是時薊盜大亂大名戎馬充斥又值凶歲卿至郡修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敎諭陳儞爲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卿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救荒待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卿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初遼東寧杲自御史傳陞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闔承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卿適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卿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驁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杲僉都御史巡撫眞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卿不爲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卿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

曰讐之寔欲存之以便已況法弛綱頹民畏湯如虎而畏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鬭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刼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諜說降赦迷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illegible]山西提學轉參政晉國發

喪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卿先知
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
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卿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
衆嘉靖二年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異勛造
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挾金
以遺十年不訖工卿蒞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
檄杭守査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
奏卿及仲道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逮卿及仲道
詔獄治卿及仲道各引爲巳罪珠疏救卿謫鶴慶知
府珠仲道亦坐降調卿歸省親會友飲燕甚適知州

圖臨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屐堂奧
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荅禮卿立而言曰吾不過再
繫而巳矣中官改容謝過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卿推
誠布化抹撥煩苛均徑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
和地亢而瘠潤桔槔斟濟詢之土人云惟麗江可疏
而漾之然異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卿乃移文麗江委
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潤如之沿江鑿渠深闊幾丈旬
日而就暇則教誨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
日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
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

及幸一第筌跡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借儷
爲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
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
心但求毫楮今又嚌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
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
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扆之
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
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
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
善吾師也又今行鄉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

銓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
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
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
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
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
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
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戚
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木公感
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
是二酋失助瓦解矣七年正月遷雲南布政司參政

尋遷按察使委勘平蠻功過當實盡道器之御史劉
臬薦鄉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
祐薦卿自代謂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略可以理紛
結不報明年轉福建右布政使尋進南京太僕寺卿
丁外艱十六年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擢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卿至淮會漕蹇議者紛紛
請復海運開濟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
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洩未幾漕利
上錫白金綵段奏除淮撫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
兩又請除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有

八

右副都御史明山先生連公鑛神道碑 河道

鄭 鑾

公姓連氏諱鑛字伯金初號白石繼號明山其先晉
上黨襄垣縣人上世祖威徙廣平府永年縣高祖友
文曾祖旺祖玘以公伯父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父
茂以公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太孺人公
天性豪邁神清氣爽與人不苟合事父母孝敬處兄
弟友誼讀書求諸心得文追先秦詩步盛唐字法端
勁如其為人所著有明山疏略燕山漫稿人以私事
言者仰面不應其人自阻立朝以忠貞不欺為本苟

利于國不恤其身語及贓吏姦黨則怒髮上指若不
與之並立者居官二十八載而囊無厚貲壬午舉鄉
薦丙戌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時例出補日照日
照地鹵民瘠逋賦為常公招來撫字租稅不乏改建
平豪健難治潘姓者怙勢強娶嫠婦公治之以法境
內肅然有虔順者挾妖術據五牙山為亂公計擒之
有紵絲白金之賜甲午陞戶部主事督理易州倉廠
家猾皆望風遁去掌崇文門稅大司徒梁公姻屬有
匿稅者論如律梁公歎服謂其相信之深也十四年
例改風力部屬為臺諫梁公遂薦之授山西道監察

御史巡陝西茶馬條陳種馬牧地事宜皆見實用陞
政浙江道恭送、章聖梓宮葬承天復蒙紵絲白金
之賜庚子擬山西議類解額辦錢糧而三晉民力少
蘇時秋聲方殷兼鄉試重務公晝夜勤理疏五上皆
切中機宜科目亦稱得人議寢馬地餘銀廣平八郡
陰受其惠條陳防虜八事語過切直罰俸三月　上
由此益知其名癸卯陞浙江副使丁卯陞河南左叅
政己酉陞湖廣按察使庚戌陞右布政尋陞浙江左
布政辛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道是
歲澍雨運堤衝潰阻後幫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趙

邳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
張秋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
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黃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
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
過淮則南河免汜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議者皆
以為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
挑濬新莊等閘以為來春運地壬子　上命以原職
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卽過淮矣
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
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

濬黃河下流使循故道公之始至淮宿漲水殘傷之
後蕭徐邳宿滙為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
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賑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
出則示所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
去之日疾作于途抵家卒享年五十有九

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吳公桂芳行狀 河道　　王宗沐

公諱桂芳字某別號自湖更號潭石世爲新建杉林里人公生以正德辛巳九月三日先一夕父夢舍傍有巨蛇丈餘以杖擊之愈益奮起薄雲漢覺而生公因奇之九歲卽善屬文十三補弟子員弱冠舉癸卯鄉試第二人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鄞縣聞公居公繼爲司寇皆斂袵稱非凡才而公亦方銳敏欲以功名自表見卽精覈比議讞稱法家時有崔鑑者年十三其父嬖妾凌其母鑑忿手刃妾事聞下部議

憐其志處活比公爲之傳文雄麗得司馬氏法盛傳於搢紳間於是司寇揄公與部奏記時蒲州今少傅王鑑川公與余三人朝夕協心同事而余之於公爲骨肉交自此始明年聞司寇改吏部尚書題請移各部才主事居言官刑部則列公首而移檄之夕公以聞潘淑人訃不果舒淑人舉公卽歿而潘繼室乃愛公篤至凡公爲諸生以及仕衣食非潘手親則不以畀而顧巳所生都事君與二女愛皆不敢望以故公於潘忘其非巳出聞訃哀毀感動行路人謂母子而皆絶世間不常視也服闋補禮部主事轉祠祭郎中

是時分宜秉政子世蕃二横甚然欲媾婚名士以自塗飾聞公有女一日親造公請曰願以子託館甥公恐其駴乃佯驚曰某止一女與朱給事應辰子負盛意柰何世蕃大阻然亦不謂公郄之也後一月公亟緣朱給事出聘而世蕃偵知之乃倍前語爲漫根公刺骨倭寇方熾而維揚爲盜藪且衝劇欲因以困公乃抑其資令出守命下搢紳大駭然咸知所謂益以重公謂不附麗特立也公抵揚甫數日而壽藩宮眷取還邸中官私驛騷官吏走匿公卽走真州境上迎之好爲之禮而震以威凡揚境內數驛舟夫之資皆

一時并給中使望公貌偉岸固憚斂而又先事備不以乏觸怒乃戢戢出揚境不泊岸民帖然不驚而公名亦由此起時倭寇猖熾流劫通泰公建白創選旁海竈戶爲兵使守其地賊登岸見之駭走因追逐殺數百人賊不敢復入揚境乃請經畫城如皐城泰州城海門城瓜洲又城郡城外垣詘財聚力悉公指授調度民不知病揚號財賦區公尤察巳無所緇有火署丞者黃商者皆爲人誣陷公直其枉乃皆外叚書米內裝重餽千餘金公一郄之且置於法其後還行徐生以仇家陷其通倭家且破公廉其誣亦直之面

生自攜千餘金致於半途公曰吾行而受餉在郡如不速去則且視黃商火丞例生愧懷金去還家以像事公滿考遷臨清兵備副使去之日民相與巷哭罷市未幾改山東督學公勅教約絕請謁是歲多得名士轉廣東參政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助胡督撫以兵事泰於用財慮不給公爲查理積年隱沒者幾月得十餘萬緡胡於座起揖謝曰公眞天人也時公望重中外方欲倚用公而分宜銜不置閩撫臣以戰敗於寇罷去乃曰非吳公不可代意實欲申前恨困公命下而丁艾憂嚴愕貽曰有腷人未可量服闋

起鄖陽巡撫尋晉副都御史總河道未任轉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公抵任未數月而海寇新舊相仍數且二萬餘公紛紛奏請調兵食選練兵將皆中機宜輒報下施行不踰數月先後尅獲餘者遁海上爲雷風所覆無一還者地方寧謐人以爲神而潮州柘林官兵喇撻大總管者以少糧脫巾呼其黨數百人一夕叛時與倭持兵尚未解也公以計擾其將且聞東莞有李茂材者頗以鄉兵雄於里召而密約厚以賞使其隨官軍尾擊之海上皆悉擒斬方叛兵環海轉掠省[illegible]莽公坐[illegible][illegible]禦則城外民居廛貨俱爲盜資

是功既奏而公始決意城省外城矣是時居民以撤屋度城址頗不悅至有飛語公銳於成事且罪言者其規畫大抵視揚城例版築甫畢公遷去而閩之流寇曾一本突入犯省城曾老於賊部下梟雄數千人意固垂涎濱河居民財富將甘心焉不謂有城也比泊而樓櫓森整然失計去遂就擒于是人知公有保障功爭立祠祀之揚與廣皆天下雄富多大商其外沿河積聚生齒繁集而公以兩城所生全即宦跡功中爲尤著兩地皆衝劇大工拂人初意飛語易騰達而公卒就功人謂其斷不移尤難也公居廣凡滿三

載所誅夷山海大盜如王西橋葉丹樓伍端馬平吳平陳倫皆逋逃稔惡而公談笑中悉蕩平之羅旁地扼江道之咽數千年大木叢翳蠻隱以行劫監司將吏過端溪者必鈎船掠且殺人公爲聚兵悉伐而焚之賊不敢出迄今爲坦途　天子凡六致賞焉召入以原官佐部議是時丁卯歲秋九月也余時會公於眞州公曰廣中兵事勞心過殆且病抵部而正卿缺公署部事方虜入犯薊鎮調度機宜奏記旁午公裁度無不中人方望公即正而忽嘔血疾作累疏乞休還家八年與同志聚講山中足跡不謁臺省是時歲

氏方敗與之連姻者皆爲輸贓有死於獄者而公門宴然人始識公初拒之有以也漕計方艱阻一朝廷以公夙望特以原官召入抵任卽疏淛草灣以通海口築高郵堤以蓄湖波則運路不便　天子覩奏命行之績且奏而兩都言官以爲河流尚滂淮揚爲巨浸河臣與漕不相統非大更革設總督不足以集事於是　天子晉工部尚書總督河漕事而公亦以屬新釐建百緒注措早夜草奏移官定計而往疾頓作命下幾月而公不起矣　天子痛悼加贈太子少保祭典優渥縉紳相與哀挽謂公迄成大功然公志未

究也哀哉不生戩大倫尤如既人[illegible]都事君俱異母給贍周洽於都事君均分半產以廕移之幼時師戴博士士元老且貧公養之終身杉林居族地甲而屋敝公捐已財爲改創與塏聚族以安焉松湖增窰尾堤楊湖蚑溪兩橋皆公以義成鄉之戚里待公而舉火者不啻十餘家也始公之居刑曹與余與王鑑用公與奏三人同志業相砥礪堂有三柘今爲賦揭於壁以志三人者他日樹立也公由兩廣起廢卒代余督漕鑑川公以少傅居刑書而余適移左侍鑑川公樹邊功余奉使往厰焉爲之表著裁在

奏而三人中余最劣而宦轍先後瓜連蔓引人謂爲奇未幾余以憂歸鑑川公亦解職而公遂長逝矣三人者離合存亡之悲四十年間倏忽在前嗟夫人生不樹勳名學行名世而徒以富貴相推挽者如燐火電光其謂何哉公年五十有八余不忍狀公而卒次之其以暢余悲且以寄鑑川公共斯哀云

都察院右都御史吳江盛公應期傳 河道

袁袠

御史太夫盛公諱應期字思徵蘇之吳江人也其先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高祖寅　文皇帝時官御醫有寵曾祖佖不仕祖斯父璀俱以公貴贈官公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牐牐當孔道公以丹乎先進公東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寬以少宰赴召時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尋官□守牐旬月乃聽過公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者蓋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斂戢挾私者輒叉入之[illegible]指中貴其[illegible]廣廣閫衛之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來聞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公阻薦新船爲大不敬詔逮錦衣衛獄謫雲南安寧驛丞前進祿豐知縣祿豐古祿琫也烏焚蠻所居俗獷悍習盜公不鄙夷其民敎以禮法而弛捕盜之禁盜咸首伏化爲良民陞順慶府通判管糧稽逋擿伏宿竊盡革父喪歸道陞武昌府同知服除改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諸道所至屏蔽異東知府陶某土官也父子信讒日相讐殺公紬其讒人寘之重辟曉以大義

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事而子朝㓜凶狡不法肆行剽奪民姝苦之奏下所司觀望不理公出鳳不意單車馳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窮治其黨歸所侵奪於民公策鳳氏終爲患請降其秩設官制之因會奏于朝議寢不行後鳳氏卒叛如公言復建議請閉銀鑛絕禍源而鎭守太監梁裕貪虐無厭公與巡按御史張公璞副使晁公必登共禁制之裕因誣奏公晁公俱逮下制獄張竟拷死獄中諸大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乾清宮災赦出先已進本司副使乃得復任尋陞河南按察使清嚴彈察威禁大行陞山東右布政使謹出納屏羨餘正己率物胥吏莫能爲姦未幾陞陝西左布政使鎭守太監廖鑾縱其弟姪廖鎧廖鵬漁獵民財侵盜官帑姦贓狼藉有司脇息莫敢問公以法剪其羽翼廖滋不悅思中傷之乃檄公督造絨罽檄文嚴峻費且鉅萬公按籍知廖前已侵費數萬不以上供持數示廖將奏之廖惶恐跪謝乃不復造　武皇之西巡也駕將至榆林人情恟恟衆議加賦以備供億公請於正賦內每戶以丁糧爲差出米銀若干聽准來歲賦入之數民爭先輸納比駕至士馬供億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

事者江彬扈從寵倖勢焰薰灼自鎮巡以下咸重足屏氣呵辱如奴隸公獨與抗禮干請不行同事者咸歎服焉　武皇帝亦知之曰盛某好官也明年四川缺巡撫陞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蜀險遠夷獠雜居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數出寇掠而流民謝文義亦糾僰蠻為亂皆討平之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幣丁繼母憂歸　今皇帝登極起為江西巡撫江西遭宸濠兵變之後歲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陽湖尤為淵藪盜出沒其間屬漁舟為之鄉導公編號以驗其出入而詗遣官軍以防邏之立團保之法使相覺察盜

無所容一時迸散於是輕徭賦議賑貸奏免耗調緡錢者數十萬請留解運者數萬輸米南京者四十七萬銀二十萬而積穀以備荒者亦百餘萬有詔賜羊酒幣帛尋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兩廣者多通土官餽餉土官多玩易之號令褒弛而蠻寇竊發公至大閱鉤稽簡料凡太監及總兵私役軍者悉勒歸伍而兩府官屬之暴橫者痛抑之且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闕白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讒搆矣歸善縣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為亂發兵討捕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全

等斬首千一百二十級俘四百餘人土官劉召[illegible]恩以叛討破之斬首千九十七級俘五百餘人召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作亂事聞下公體勘公上疏陳方略下兵部覆議而公已改官矣初二府嘗誣謗於當道當道者欲事調停遂除公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也乃引疾致仕會河決徐沛漕渠不通朝廷憂之詔選廷臣可以治水者僉議以公名上陞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北直隷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潛渠而僉事江公良材議同

及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亦各陳便宜詔下公看詳公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協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遷徙不常為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illegible]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illegible]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illegible]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illegible]一支[illegible]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

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
橋亦以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
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
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
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收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
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收者
收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
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
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
聞詔可以春和興役而公以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

船堅築隄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
殺上流之勢乃簡循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畫地
授工程功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匱垂成而謗興有
詔罷役而公得罪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
部尚書胡公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
致仕大臣言官論薦竟不用以死惜哉論曰余觀盛
公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堯命鯀治
水九載績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人與事建功若斯
之慎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
閱歲多日賴朝廷之明讒妒弗行卒以即功信哉事
之難成也余嘗遊徐[illegible]間詢盛公治河事皆有法工
纔四月耳而完者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
患無成哉公[illegible]於馭吏請謁弗通怨謗非
𢖍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裳傳　河東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誕夕父夢明珠入室如斗及稍長穎異過人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汙也十四補郡弟子員居學舍自爲炊爨衣食不足裕如也因慕聖賢安貧樂道處自號安貧子督學顧公雅重之俾受學于翰林後渠崔公銑公大奇之由是舉鄉薦遊太學結交天下名士或有問其志者對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甲戌進士授御史巡鹽山西府權奸錢寧差官市鹽禁弗與有貴緣奏討者事下戶部尚書石公玠曰朱御史不汝允也遂中止按

山東拔御史王相執法劾閹豎黎鑑姦貪士論壯之　武宗數遊幸抗疏力阻且極言小人熒惑君心詞甚激切直聲播於中外又勸　武宗正心講學戒遊佚近儒臣四事多見採納知鞏昌單騎之任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乃虔誠致禱即大雨浹旬衆以爲神西夷猖獗設方略困之洞中食盡乃殪之功聞于朝賞表裏銀兩詔舉政事卓異者賜宴獎勵公居第一鞏昌雖婦人女子至今稱之擢温處兵備積徒黨聚幾四十年檄到即解　陞副使巡按王塡重人銜之奪其官輿論不平以　萬壽節入賀重人欲得一言以藉口乃佯問曰王御史不法作何狀對曰眞御史重人大慚還浙江左参政劾總督糧儲凡徵派必躬其事吏弊悉革陞福建按察使遇懷安縣獄因之變乃相機設法勦於海上政暇與閩士講學日壞其門述者有無倦錄給事中劉世揚薦海內賢能大學士石珤等七人公居其次陞浙江左布政苛肝蠹弊吏役乃私書公案曰清便清似水只怕不到底公知吏役所爲續之曰我便淸到底只怕餓殺你至今人傳誦之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勦總理河道時宣府軍士爲變陰欲陷之　上曰河事非朱裳

不可宜府可別着人去非受知　主上之深無是語也時黃河南徙糧運不通乃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　上允之未幾丁外艱賜葬祭服闋薦章凡數十上以公耿介不私權貴不果起用居家一如寒士鄉人僉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立石旌德述　世宗南巡至磁州朝見即勅起復原職拜命即行詣行在候駕渡河抵任不旬日適梓宮南祔肖宿征亟晝夜至北通州凡千五百里有奇偶臥舟中不能起恍恍如夢中語皆　朝廷大事訃聞　天子傷悼不已[illegible]葬祭如儀謚[illegible]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
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季馴墓志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乃悉謝四方請文
者而吳興潘君以其考印川公墓銘來請余惟公三
朝行河老司空也徵君請其忍無言我 國家有二
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 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步屆
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
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又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
數千里惟一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

虜入即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
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
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者自首
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沒矣沒之後凡　朝
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沒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嗚
呼此予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授九江
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勑稽查大木巡按
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
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即家拜右副都
[illegible]歸以交薦起撫江右
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
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
都御史一子入監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後改刑部侍經筵 上駕 天壽山勑公披麒麟服
居守甲申復罷歸再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逮今官
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
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
西問故道於土老篙師喟然嘆曰濮瓠子之役沉璧
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

復故爲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遂躬
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幣金
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瀦其陸百五十里
皆耕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
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
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之而公持議適
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
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
郡邑幾淮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
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

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八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
入于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遥隄十餘萬丈以為外護
而後戊子河四潰　天子以言官言拜公田間至是
不特公習河而河亦習公矣既告成錄其功所加築
土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横隄守泗隄寄子隄凡三
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
有四座石墻土墻月墻護墻凡五十一道濟淤淺塞
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蘘隄柳
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輞車所至更數千里公
與役夫雜處畚鍤草蕭間沐風雨冒霜露髮白面黧

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始復見
室廬丘壠煙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
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
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
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
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
竟即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
而議者猶嘵嘵也蓋先是嘗有疑隄繇非便請疏海
口復老黃河者矣已深計利害迄不能易公惟泗州
歲苦　祖陵在焉或謂高家堰閼遏下流為梗堰公

所修也好事者挾陵而議依於　明主孝思見叫
窮公然公疏固言之矣以謂泗陵之說起於萬曆
已之流言而不度祖陵基址之甚高也又不度前隔
小岡復隔沙河陵去淮之甚遠也自沙河口登岸而
趨陵地幾十餘里自岸而仰視陵地幾一丈有六尺
自陵地而仰視玄宮又幾二十有餘丈每秋淮水穿
湖其甚者及岡足或下馬橋而止矣自非洪荒之水
安能遽射玄宮哉且高堰剏築於漢陳登而本朝平
江伯修之正所以東全淮之水使出雲梯滅泗之害
也非所以貽泗之害也蓋先是泗水嘗為害矣乃在

高堰既決之後比臣復修堰而水不加溢也此遠有
古圖記近有泗人萬口萬目誰可欺者疏上　朝廷
報從公堰得無廢而言者坐譴去嗟乎此所謂息壤
在彼功以此成謗亦以此集歟公初荒度修堰夢壽
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
公覺而思曰帚掃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試之而洪
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
母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
空而去比曉上窺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顱獨角
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黍

羞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而户辭云公壯于
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與漕臣行部且請
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
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聖神誰能
保二十年後鍼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
補塞爲公爺友若盡毁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
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
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明年成進士試政九江出宛
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煩
百姓民大德之爲御史稽覈大木于南都公請無毁

民居覆内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楠木于倘湖中其
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
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
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京口倡告變公不爲動人情
恃公而安泇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厲人謂公新河
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
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
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爲之上書觸時諱至
鍋秩罷免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内行醇謹其愛敬
尢不弛于師友性倜儻喜賑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

葬醫藥于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
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
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
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
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間北
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皇前三老繞身熟睹之
良久乃出公行咸聚集挽留百里閒爲之塞衢罷市
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
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爲氏至榮陽侯而氏始彰
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

石首時某郭[illegible]十八傳而得公公
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
四月十二日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爲司空其瀕
危者數矣未冠即慷慨爲父白寃賴當事試其文寬
之然往來蹴躃無能具一粜羹一菅履可以孱弱死
仲氏太守繫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
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
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洩
或咯血或裂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壖督工水
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颶

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杈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羞而成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者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譏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以暴之　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　皇帝深察其忠若瀕死而脫于難則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

悲之雖然公今所得誥冊及例進宫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徵侯之賞且令羣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今

國家即不屑與絜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固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東星行狀 河漕

于愼行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堌運道告埂詔舉才臣臨視咸言上黨劉公即家拜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併河漕之政總焉公以某年八月蒞淮行河所決請濬趙渠故道明年已亥告成詔晉公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任一子官明年庚子渠卲伯之湖明年辛丑議開泇河公病卒于濟公諱東星字子明別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也世居邑之坪上稱爲德門曾祖諱文仕大父諱得保贈吏部侍郎太公諱實封

吏部侍郎母牛淑人公生而穎異稍閱書誦封公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試嘗居右嘉靖辛酉舉山西省試第三隆慶戊辰第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故余等與同舍也庚午授兵科給事中尋轉禮左所條奏邊務國儲及覈剔奸蠹諸疏號爲老成有識其時新鄭復相宵人附羅政多失平公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相懼因請大汰言官所睚眦舉網之公得謫蒲城丞居諫省數月爾久之徙知盧氏公雖以內吏左遷然其爲令若丞躬行節愛未嘗傳令其民所至獎薦儒生多成名士二邑皆歌舞之萬曆改元召

為刑部主事署中有所比讞不當其辜他郎毋敢鬭
也公獨力白其冤司寇則目攝公獄有左驗何據而
出公仰視曰雖有左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
司寇起謝罷郎竟傳爰書磔死已而事白司寇及他
郎皆奉詔旨鐫官而公名大起矣丁丑以戶部員外
郎出為河南僉事己卯轉陝西參議以學行推浙江
提學副使浙士富于經術前使峻為繩削以奉時政
口語嘵嘵公一以行誼為先而評騭藝文秉衡上下
未嘗有所尅核私書請謁則屏不視士服其公壬午
陞山東參政轉漕中都已而丁內艱服闋補河南旋

進山東按察使備兵易州歷湖廣左右布政使壬辰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共時倭寇朝
鮮王師出討宿重兵于天津羽書狎至歲又大侵公
外畫東征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攺折錙停差次及請
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直而民贍給
是歲也西輔饑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
虎符誅公曰此潢池弄兵可尺檄下爾殲其魁若干
餘貫不問乃皆解散癸巳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
尋遷吏部右侍郎以清正廉平佐天官臺長政本肅
然會閣選論功大父以下得賜今爵而封公年八十

有一從蔡長安公訪送歸許為聞命而卒于邸朝[illegible]
賜之祭葬作治葬久之有河事乃召起公故事河[illegible]
為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合
在大役兩不相謀幾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公
已昔嗣司長吏咸受節制公既循行河隄相度便利
以為漕長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
而並舉之于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
彭城元將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
北徙濟大司空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
黃堌稍盤成梁愷曲里舖至三仙臺四十里邑壑如

故公因而繕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
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
諸部吏民若同門為部伯界首二湖揚之巨浸游波
決潰風則善溺渠張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
可三萬泇口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沭下流南通淮
海濟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
策許大司空寄磬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
議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
道塡不可舟衆謂泇口若成明年新運可毋乞靈河
上而公不迨矣方癸未特詔漕御史過濟視諸捐前

公子泣拜而請輙爲具疏已而公疏亦上累詔不允
則從牀簀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耶嗟嗟傷哉公爲人癯而健骨風神莹朗目
光炯然警敏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不輕發談説
纚纚不爲畔岸而中甚勁特有所不可萬夫莫能撓
也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屩
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歲嘗大饑糶粟以賑屣履
田間時從野老泥飲盂羹豆飯皆爲盡歡足迹希至
公府有冤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憇于道周有輓輅而
覆者號曷助于公卽背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販

夫至使天卿夾轂起河漕日方憇于門二騎士奉檄
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
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其朴
不自貴如此在濟上時臨清稅使虐而激變蹀血署
門公聞立遣一將奉檄往撫定之而亟以狀聞用公
計靈東方以寧或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
可毋煩公公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社稷是以安有
秉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守謂何其
年燕趙齊梁災流徙滿道公出秩金爲倡下記所部
各以多少設粥餔餓者所活甚衆又下郡邑諸減旦

徒惟盜竊不免其他盡令濬河得以輕重相准强半
什五六既頗省召募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凡公
所爲福利于民多此類也公旣修無生之學以出世
爲宗平居訓迪子弟惟理道檢相爲先不及榮利聞
海内名碩不遠千里遣之從游後當任子憐弟孫孤
幼欲以官之公子惟然惟命退無二辭及公卒交游
賻送一無所受曰先人命也斯以知其内訓矣公生
嘉靖戊戌正月二十二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九日
得年六十有四總公平生廉而不激惠而不昵崇簡
易之理而不擇便翃鴻鉅之烈而不雄成虛心正已

奉公矢節凜然古貞臣風焉病而詠曰人能常淸淨
萬物悉歸依此其學術所由矣公駐節濟寧與予里
近各操一舟相訪遇諸鉅澤之湖興乎平生所薰習
也慨然謂余古人朝聞夕死者何物吾與若冉冉老
矣于死生夜旦之常猶未了了不問生乎余河漢其
言未嘗不茫然自失也公且死謂家人避無怛化吾
歸矣公歸安處以其所歸覆其所開其必不爲罔生
也蓋漢初未有佛教而曹相國汲内史以黃老清淨
之學施于當世其理若懸符者吾以是謂公焉

工部右侍郎劉丙傳 采木

丙字文渙江西安福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遷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以憂去服闋調四川陞貴州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督採大木擢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丙操履清介喜於有為政尚嚴厲無所縱貸雖頗取怨而法令修舉士民畏之及膺採木之任親入山谷冒嵐瘴遂致疾卒訃聞贈工部尚書諡恭襄賜祭葬如例

左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傳 采木

李憲卿字廉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承巡撫檄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會施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冠縣擒獲之既寧李尚書默自吏部罷還沿途有司供帳頗懈比至臨清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喜過望逾年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參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甫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奏水災乞蠲貸親

行鄖渚雲夢間拊循其民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征剿所過牢廪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悉召歸不復調是時奉天殿災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采辦大木工部侍郎劉伯躍以憂去　上特旨陞憲卿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　天子稽制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及珍臺閒館歲有興造頗竭蜀荆之材乃行巴庸夔道轉荆岳至東西川往來督責鈞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宗官舊制瓌瑋於水梁

金仕園長終不能合憲卿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
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
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桐擾接江叅政
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肖叅
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
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議繆文龍入播州貞州
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
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
赤水猴峝僉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
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

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
昇歷序馬重蔾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卯雅貴州巡撫
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
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而巨
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
數百年而後至合抱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
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
者視前亦已超絕第所派長巨非常圍圓難合臣奉
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伏望勅
下該部計議量才取用庶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

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
汀淮至京師簰筏相接而 皇祖時殿
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巨材故殿建猶未
有期乃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之民
暴露三年無有休息大臣以為言 天子亦自憐之
手諭大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能守郎葦亦可久
于是將作大匠頗能規削膠附稱 上意而見材度
巳足用憲卿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荊蜀民詔旨甚哀
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之遂考卜興工其
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

八十章憲卿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
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
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
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
木永順卯峝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
疑荊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
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峝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
南出雲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且險遠
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廻千里貴陽窮
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

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史昃
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
軋崩崪鳥獸哀鳴震天跋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
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
南山楩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
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
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意卿乃獲之山童木遁
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　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
至矣是歲辛酉冬徵還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
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　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
卿爲人美姿容談論有章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
其志至京師分宜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所丰
采亦足羽儀朝端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故採督二年
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

右僉都御史史仲成傳　采亦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仲成慶陽府安化縣人洪武
中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奏請封禪不報後陞山東
按察司僉事尋改桂林府同知永樂元年陞僉都御
史力言黥刺之人雖材且賢不可復用　上是之四
年命率山西軍民採木於五臺山仲成不飭履行不
恤人勞督責箠楚軍民苦之時有管軍百戶亦被箠
楚　上聞之曰舊制軍官有罪非奏不得擅問仲成
不知恤此豈知恤軍民哉召還將正其罪比至中風
暴卒時永樂十一年三月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諒傳

賈諒嶧縣人永樂中以鄉舉為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七月丙寅諒同給事中張居傑等劾奏戶部郎中蕭翔酗酒廢職名震臺端　宣宗諭夏原吉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凡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　祖宗時慎重用人其有數奏詳明滋事勤敏智識優長有補政治者用以不次久之擢諒為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鋤強梗屏豪慝振舉綱存大體楚之有重臣以保釐茲土自諒始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明神道碑

捕盜　何喬新

成化二十一年秋九月十有九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以疾卒于家有司以聞　憲宗皇帝遣江西布政司參議林同以牲幣諭祭焉公卒之三年為弘治元年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余公請于　朝謂公居官以廉慎稱且有平閩寇功宜命有司為治葬事　今天子允其請特命有司治其塋域公諱明字上達世家信之貴溪曾祖諱元杰祖諱則銘再世不仕皆以端厚稱父諱吉昌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鄒氏累封恭人公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恭人病甚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刲股肉投粥中恭人食之頓愈稍長補邑庠生篤學不勸景泰庚午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都察院未幾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彭城李荀等苦官吏貪暴訟于朝事下御史臺時愬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例為妄訴者設荀等訴不誣法當杖　康定皇帝從之因著為令村氓趙釗等為妖言吏欲功執其黨數十人誣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繇是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黜汙暴誅凶頑風聲凜

然郡縣寬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辨之黃河南徙民耕
其與淤者畝收數斛吏議使民計畝輸稅公不可曰
河徙不常與日平陸復爲巨浸耕者何以供稅議者
乃止及還朝適邊報沓至公奉勅督邊餉人皆趑令
靡後期者都御史寇深剛愎自用屬官少當其意者
尤忌江右人獨於公敬愛無斁凡大獄大政惟公言
是聽章疏當上者俾公具草焉　英宗皇帝既復位
天下藩臬郡縣官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
而彈文出於公　上怒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
懼莫敢對公毅然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

入白之　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忠國公石
亨以推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　上命公與錦衣衛
指揮門達籍其家公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僕從不
當從坐達然之遂同以實聞得免者四十餘人尋陞
大理寺丞凡獄情矜疑者參錯訊鞫多所平反　憲
宗皇帝嗣位遷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南臺以去輦
轂遠憲度稍隳而百司亦多自恣公振風紀明法令
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會淫雨彌月公上章
言此陽微陰盛之徵宜脩德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
袁民販私鹽者縱橫江上商旅幾絕勅公勦之公遣
南臺御史顧以山戴琥往捕授以方略擒賊首九十
餘人長江以清行舟無阻公念二親老連章乞致仕
未允又三疏乞終養　上乃許之居無何二親相繼
逝執喪哀毀幾不能生戊戌　上杭盜起凶焰日熾詔
起公于家改左僉都御史賜勅許以便宜從事公力
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擣其
巢穴賊其渠魁撫其脅從又以上杭之溪南里寔盜
淵藪乃析爲永定縣以統釐之於是汀漳之間晏然
公以寇平又上章乞歸　上憫公久勞瘁鄉乃許謝
事既歸絕口不談官府事惟與子弟及縣之俊秀講

論經史而已給事中虞瑶大學生袁慶祥等皆上章
乞起公用之然當道多與公不合者故卒不用公生
於永樂壬寅至其卒得年六十有四所著詩文散軼
惟終養錄征閩錄安宅錄尚存初公奏乞歸養曰無
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三宜退故自號三宜及
自閩歸語人曰國家有事宜再起事平宜再退更號
五宜臨歿索筆大書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
骸歸地命子鵬揭于柩前嗚呼公之爲人兩言盡之
矣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宥墓碑銘 豐[illegible]

彭華

成化辛丑五月甲午左僉都御史致仕海南邢公卒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賜祭于家其子頊不遠萬里走京師請予乞銘其墓上之碑公予同年友也予知之深其平居溫溫然不爲嶄絕崖岸及臨事則斷斷有不可拔者自爲御史時稱有執守雖於總憲者巳不肯屈就既而出治兩劇郡它人殫智畢力愈不治公未嘗立奇惟省徭均賦節儉遺以理折獄不爲私撓而巳兩郡皆翕然信服名赫赫動朝廷乃起爲僉

都御史賜璽書巡撫東吳公益以事自任有干謁者一切置不問以是得謗遂乞致事時年甫五十有五夫士君子立志確然素定於胸中以之修巳必不易其操以之治人必不爽其政及稍見幾微必急流勇退不溺乎其常若公者非有涵養之學通達之材卓越之見不能然也而可使泯無傳邢公諱宥字克寬正統辛酉以禮記領鄉薦戊辰登進士明年拜御史涖四川道景泰庚午常熟[illegible]人有誣匿太監王振家財者辭連二十餘人公奉命[illegible]錦衣千戶于信往鞫之至則辨其誣于恐得禍公[illegible]豈可避禍而文致人罪

邪竟辨之辛未巡按福建鎮守薛尚書希璉與許御史士達相訐奏事下公公一以實覆不少避或疑鄧茂七餘黨生亂欲以鎮東[illegible]易延平衛公曰人情重遷山海興習從之適恐致[illegible]令不從民有坐盜死罪臨刑冤號不已公曰[illegible]之踰月果得眞盜繫永安四城奏留班匠助役城成民不告勞甲戌巡遼東瀋陽軍官盜官儲者三十餘人公以瀋陽三面拒敵奏止黜爲首者二人餘皆罰贖守城未幾賊至賴以無虞副將焦禮有功主將曹義欲目之寇都御史深黨焉公不可遂成隙丙子乞歸省天順戊寅還朝巡

河南華省驛遞復民地取之藩府錄罪囚可矜疑者民皆稱快庚辰績滿擢知台州府府吏舊皆僦屋以居而新叅者輒入公費金公即府治東闢地免新叅金令自治屋三間甫三年吏盡有舍尋以巡按時事就逮父老有懷金竊餽者公曰吾無用此謝絕之左遷晉江縣丞 今上嗣統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天下攬納者滋爲弊賦因以虧公痛繩治責償且得餘錢數千緡因以闢永豐倉築沙湖長隄甃運道橋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奢公率以儉約諸遊宴亭館老[illegible]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公開倉廩且

貸糧不發與強取者

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相聚持券入倉
家強取公卽日榜諭許民持書券赴府府召鄉老引
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俱抵罪又得米八百萬斛
猶不給會計軍餉足一年尚餘二十萬斛公舉貸之
同官以專擅爲慮公曰民命在須臾待報則無及矣
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殆四十萬口事聞　上賜勅
褒獎陞浙江右參政仍視府事是年秋遂擢僉都御
史諭吏治察民隱奬廉能黜貪暴開丹徒二河築奔
牛閘革儀眞淮安兌運米重隴增其脚費清湖坡田
賦減門攤商稅規畫賑濟散斂率有法理兩浙鹽罪

僞造引私販渠魁數十人官給煎鹽具俾濱海民兼
主之山居者出米給焉民兩利之鹽賦無虧已丑黜
罷官百七十餘人帖帖不敢有怨語庚寅秋議事至
京乞致仕章再上乃許焉既歸別號湄丘道人作湄
丘草亭記以自見間語及祭禱曰謂里無良醫市無
善藥不忍坐視勤於祭禱以紓愛敬則可若謂鬼神
能生死人則萬無此理卒年六十有六公之先在宋
建炎間自開封從霅之文昌父文廣封四川道監察
御史母許氏贈孺人繼郭氏配林氏俱封孺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傳　盧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字元吉蘇州吳江人弘
治丙辰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陝西
西安府知府郡人爲立生祠擢山東按察副使整飭
天津兵備時叛賊劉六等聚衆轉刧天祥嚴號令設
卒守要害擒渠魁官太保及其黨七十餘人加俸一
級尋進太僕少卿仍理兵備事以賊衆兵少奏　上
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祥與之夾攻俘斬甚衆
由是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兼
督軍務剿苗亂天祥調漢土官兵分哨進剿遂破諸

寨擒斬几六千餘級捷聞賜璽書奬勵有白金文綺
之賜召還理院事以虜寇宜大用廷推往督軍務至
則虜已遁矣已而進左副都御史以虜寇延綏又奉
命提督三邊軍務虜亦遁賜蟒衣加俸二級又奉命
理兩浙鹽道經吳江卒於家時正德十一年八月天
祥素頗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
著但卒後諸子爭訟所積財至十餘萬人以是或不
滿之

副都御史唐公繼祿傳

唐繼祿字子康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遂安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郎郡守庭訊後不行燕見之禮所至擊汰贓墨吏無算性英敏强記而又長身嶽立嘗與兩司録囚囚籍一覽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情詰兩司兩司倉卒或不能對以是愈益嚴憚之若神君然楚中以里甲為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攢歷之吏胥緣以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聚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斂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卯因

者爲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行部荊州會與山盜起穴高鷄寨鑿礦行劫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礦砂之入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即日下雕勦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詘未可輕動且寨險峻難御攻不如檄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晝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囚之郡獄而陰遣沙市巡檢趙應奎詣高鷄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不且㫁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饑寒所逼故聚而丐食一聚則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未之知也入[illegible]十巡檢願巡檢活之應奎馳歸以賊語報繼祿領之急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數復遣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始斥之還籍有符者監兵毋得擅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鷄寨平是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夷數千里間按堵如故後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擢南京操江僉都御史晉屯鹽副都御史俱在任不久以疾告歸卒於家年五十一繼祿爲人自少嚴整介潔生數歲而孤事寡母以孝聞立朝幾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餽遺無論公私一切謝却居穴庭儼如官府絕無燕褻之容即僮僕不敢仰視在告時親朋亦罕覯其面繼祿故無

子卒時生子方一歲人以爲有天道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濂墓誌銘

茅坤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强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進之禄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没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

不得不共爲滑澳洞滬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搆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開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即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執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役私之毋廼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詘乎執政者往往傾解唯公指顧間

有不得即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幄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於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滞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其按資已踰而剌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寒譾之士無他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

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謄黄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搆向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詘左遷公不就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此其所以以[illegible]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鵩而亡昔人猶悲其志予於公

能無仰天而欷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凡幾傳而爲鵬鵬生綬綬生應禎號愛山即公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文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沈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子男四曰樞杞檖桴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縮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

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瞿然喜頗期所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弁挩公者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靈鷲山祖阡之原其銘曰　公之始孕母輒與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焉及後與維公之生歧嶷非常童齠挾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

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衢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厥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舉淹振滯抑競屏墨孤嫠之士不以遺佚肘腋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媢亦及身會虜入犯燧屬　帝閫校士徵兵雜遝魚鱗公以納言從貳右丞　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姑卩朋與公既在遷解組拂衣翩翩奕時公卿可睹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繳矰靡施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枕星席月

嘯傲揚縹客或勸仕羞以文儀病既彌留執手引訣公掀手莞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僮託書碣書之何以天地一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璣家傳

公諱璣字在叔別號在庵姓王氏世爲衢州西安人父諱文曄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再封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僉事公生三子公爲季幼穎敏始生時仲父遵無嗣叔母鄭氏求爲子比有識即求歸終不忍背所生十歲就小學刻志向進補郡邑弟子員尋得廪擇交多善士聞有道陳白沙之學者心亟仰之渡江從學陽明王先生門先生一見亟稱篤實因與心齋王先生處同爲此學必欲見諸躬行戊子領鄉薦己丑進士時詔選科道部以公名上拜兵科給

事中孜孜舉職不激不隨首疏請重學校遴守令值
聖駕親耕藉田復上言耕籍實務四事起書生論時政準古酌今論者以爲鑿鑿可行他若留意邊儲請伐虜謀愼簡京堂大臣愼處邊方重臣雷震修省議祧廟制等疏皆當事理而乞分內閣重權以防壅蔽尤人所不敢言辛卯迎養二親時遇郊祀推恩僉事公親拜闕下壬辰差視內庫及御馬等監局上言考察二官編處商人查吏管事庫夫查處折色錢糧禁處不堪物料五事積弊隱姦搜剔無遺內臣爲之斂跡達賊入大同將臣失事及以捷聞奉命查勘致罪親往得鈔略驅掠實跡及各官行事時服其公烏思藏昆葛鎖南扎叭堅叅巴藏卜乞襲天乘法王貢年例方物外私進廂嵌匍子無量度金佛一尊畫像釋伽佛一副舍利十顆復言酌處外夷貢物明好惡訓華夷以垂法萬世詞嚴義正至引唐宋爲比識者難之癸巳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等處政暇輒進諸生論學齊魯之士彬彬向風退即娛侍二親年並八十東人以孝稱之丁酉遷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屬歲歉米價頻貴饒之樂平業磁浮梁者輒盜兵擊殺省城震駭當事者束手無措公以撫按委托廉

得其情先爲曉諭乃拘逮首禍擅殺者各置于法餘並解散人樂更生辛丑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津二親憚遠乃攜僮僕二三輩単車就道亟思歸侍緣邊報孔棘不果天津道介通滄職兼郵傳舊港此者惟應接賓客批答夫關之不暇公至亟請于撫按委賢有司一員以董其事因得專詰兵刑至今循遵行之沿河皆屯所無有司姦人悉駕小艇名假貿鹽實窺便攘劫被害者奔訴無從莫之指實公爲籍其船戶官爲編類令船尾各畫一禽以相識別許徑指其船貧以訴盜無弗得河道肅清値九廟大工之役

部委撈蒭飄流木筏公卽親歷沿海敲氷伐葦獲木
無算轉輸于京勞瘁成疾臥痾連月且聞僉事君恙
思一見乃連疏乞休銓司以年勞當遷未卽允覆疏
再上而外艱聞矣曉夜奔還屬大功告成賜銀十兩
明年乙巳春喪事畢廬于墓次終制以太宜人年耄
不忍離踰歲太宜人亦卒庚戌春起復補任徐州兵
備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所至臺司悉以道誼見
推時江北濟淮人民逃移田地荒蕪廷議欲設才望
重臣撫治遂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充淮徐兗州
等處招撫營田使辛丑抹表入賀次淮聞報遄徐接

咨八月稱賀畢赴本院任題請關防吏書領敕符赴
鎭公以久次驟更要職權貴欲市恩援以附己公恪
守初志不少阿狥同鄉有愛公者勸公少貶公不顧
惟以書幣修謝撫屬五府三州久罹災歉千里蕭條
公目擊時艱盡瘁不恤節浮費勤勸課巡行郊野悉
心招徠簡任治農官老經處農器牛具種子復業開
荒者立票寬假以三歲爲期親撰誨農歌一章諄匕
誨民先是部議處置錢糧擬借支漕鹽以集事値時
多故未易給發乃資泉于倉庫之糴易假牛丁公畜
[illegible]之免係公處之有方民不加取

而官亦不煩給發流民復業者爲戶一萬二千八百
有奇爲口四萬二千九百有奇所墾田地八千頃有
奇凡歷再期漸就緒而河水連溢亟以災聞于朝詔
遣工部尚書默泉吳公出賑民賴以不饑適言者請
併職守欲會河道漕運撫營以爲二再以言官論列
裁革添設重臣回籍聽用蓋有陰主之者矣六月南
歸一意斂退世務悉屏去惟一二童子侍側自後南
部會題撫按舉薦咸在遇缺推用列公絕不與兩京
故舊通音問無意天下事矣訓家以禮每身先之冠
婚酌古不泥喪則自履率人省薄俗分孝設齋之費

而專意附身附棺始于宗族好禮者皆樂從之祭則
春秋時享於祠以及忌祭薦新謁朔展墓俱遵家禮
祭畢每誦　高皇帝聖諭及先祖遺德善訓以警族
衆行之漸久人頗見信嫁娶深鄙論財惟取世家淸
素者絕不以勢利華侈相尚自家食時輒留意祠堂
族譜力未能逮歷官後始漸爲之俸入産利半以供
祀塋祠享之用待母黨曲有恩意常言平生無過人
惟出處分明不曾少有降志屈身處初仕瑣闥以不
附時宰外補歷任藩臬同列多所嚴憚按撫無加禮
議論侃侃若不知有薦劾權在天津日胡總制守中

勢炳赫他兵臬皆曲意趨附八獨守正不屈守中附者獲罪咸下公問理因自戲曰使我與衆同汚亻人作門官也在宦途二十餘年尚叅藩政位都憲未久復以直道忤時古沖李公大宰去任以故人情待之頗厚再起道經于衢絕不與見其處嚴少師柄用之際始終一節尤人所難待鄉里士大澹然無炎凉態惟平昔故舊及後學同志溫然若骨肉五邑官師有持正獲罪者多賴公陰爲扶助其人多不及知三十九登科四十筮仕五十五居憂六十再出出四年復歸逍遥林下且十年食無兼味室無長物二子服

勤菑菲無異寒士其歿也無餘財以充殯殮貴爲文平實有理致類其人所著有在庵遺稿藏于家

獻徵錄卷之五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目錄

都察院七

巡撫

周忱　王暹
李賓　趙文博
鄒昊　唐冑
王大用　張津
李濬　丁璿
羅亨信　盧睿
鄒來學　馬謹

孫曰良　芮釗
宋傑　汪浩
彭誼　畢亨
雷復　楊璿
夏塤　李浩
婁良　孫洪
盛顒　魯能
馮馴　唐瑜
唐珣　劉溥
謝士元　馮俊

孫仁

張誥

都察院七

巡撫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謚文襄周公忱傳

彭韶

公諱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時選庶吉士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入翰林讀書公亦乞與加二十九人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大全諸書陞員外郎北京新建太倉命公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時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隷初蘇州府稅糧負欠六七年約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松舊俗大戶不出加耗致小戶連累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糶於是出入均平始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齎奏繳往往動經半年率多科斂盤費公每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送赴有司差人類繳甚爲省便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

至二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
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准減除公又同知
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
其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石舊例
不許團局收糧糧長家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
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團編圍或四五區或六七區總
聚一處推行止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所收者有
六七萬石或十數萬石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囤每
囤設糧頭囤戶各一名管收千石或六百石置立撥
運支銷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

斗候起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以次定支石數
不等置立綱運文簿聽其攢淺等項費用塡註回銷
若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則令加
六徵收又次年益多止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有附
餘乃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逐年撥運剩米
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若賑
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
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䘏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
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或三石
一齊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奸頑

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借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
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
常盈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淸廣積倉支
米二尖一平下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正糧一石該
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返多失農月公乃與
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
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
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
升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
松常鎭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

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襯墊蘆
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患公又令州縣支
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廒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
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雇入看守民間馬草
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
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
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
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
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
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

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支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因紗麤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麤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遏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又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二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悉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久公奏

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戸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八年大水爲諸郡患公預奏量留官糧一二十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圩岸塍俱被衝坍時水利等官先已裁革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修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載事完但復舊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

撒袋以數百萬計其盜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由右侍郎轉左侍郎進戸部尚書改工部乃致仕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公又盡心於職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蠢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

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年七十三謚文襄其後戸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儲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贊曰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國計以豊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周文襄公傳

周文襄公忱字忱和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　上方嚮意文學選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忱自列

願興三十八人之數　上覽其奏大喜曰有志之士也增公爲二十九人　宣皇帝時遷工部侍郎會蘇松列郡逋賦至數十餘萬以公巡撫南直隷公至詢於民具言夙弊於是均加耗較斛量奏減糧長正副定爲領繳勘合之法民便之會　詔減官田賦戶部獨減抄沒官田不准除古額公奏減八十餘萬石先是糧長人自徵收不團局公曰此逋負之繇也公令水次置囤准糧長一人總之曰總收每歲通計各戶之夏秋稅及加耗則例□註由帖而戶給之戶自諸帖赴倉不經里胥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主之使相

覺察糧長惟職催併官爲監守立撥運支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如京通等倉正米一石支三石臨淮南京等倉以次遞減置綱運簿聽註傳淺等費回銷其支撥之羨餘者曰餘米次年餘多減耗加六又次年盈多加五猶有附餘令縣置一倉貯之名曰濟農以備賑或農乏食及運夫之遭風盜者則賑之故事軍民分運其長運者往返踰歲農多失業公乃議奏對船交兌又民間運馬草北京者所費不貲而草多敗爛公奏請折銀南京輕齎買納省費爲倍北京公侯祿米例輸南京使自來受

公曰彼能於南京關支獨不可就支三郡乎遂得減耗米六十萬北京文武俸帖於南京貴者苦大賤每銀兩可得米七八石公奏請折收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以給官俸正統初淮揚被災鹽課大耗奉　詔巡視奏令三郡餘米運赴各鹽場准明年秋稅聽竈戶以鹽易米官得鹽課民食米上下交便之有　詔綵給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勑督辦時公方赴京遇諸賫勑使請還治公言弟行自有處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歸即發餘米買皮上供以新易舊誠兩便從之十四年兵部索

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須水磨非遲數月不可公且沃錫旬日畢辦土木之變虜騎將而都城衆議欲焚通州倉以絕虜食公時議事京師請令六軍運入都城聽作月糧虜至無所掠而都城食頓以足公撫南畿凡二十二年由右侍郎九載考滿轉左進戶部尚書以工部致仕景泰二年卒於家謚文襄公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歲賦無欠且有羸餘他郡荒欠即以餘米補之凡織造上供軍需之類及所過學校先賢祠墓溝梁河渠多所興治皆資餘米民不知役雖中官王振

亦極重之進其地者無慮日人人得其所欲益民殷賦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無復科索之擾莫不樂業人爭立生祠祀之諸所建明皆爲永例雖公者數欲更之而不能也後戶部言餘米失稽考遣使盡括歸官由是徵需雜出逋負如故人益思公初公至蘇松所屬大饑米價翔貴公遣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江浙湖廣方大熟乃令人棄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糴且紿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販米趨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城中米價驟減而四

方米賈乃亦賤糶所至延問父老利病興革或微行與田夫野老雜處談時事其丈量昆山田疋馬獨行人不知爲巡撫也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夜寐則籌度政務有所得輒起書之簡旦日即施行之運船有侵匿乃以遭風告公公言是日無風其人大駭服久之乃知公令金焦山寺僧日具風水以報其僧皆有資給爲盡力其周詳多此類尤善記憶吏於糧稅有所欺隱明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練達精密雖古劉晏韓滉幾無以踰之其最善者在不執已見務集衆思故所建立皆審計利害可施之永久而又身受知眷遇三楊當國夏忠靖在戶部故得久於其任言無不從以展布所藴云

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補完所以民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之也問當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支關松江省下

運耗十五萬石其一邊　朝命勸借得米六萬石催糧里甲運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此米之所以多也又曰每歲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後便有[illegible]看來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　朝廷餘臘數今還與百姓食用種　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即放米每戶率二石不曾有一石時雖云祇斗還官其實多不取先祖言吾家嘗一次領黃豆六石後升合不曾追也予幼時聞此亦不知其曲折如何後閱公年譜及胡祭酒儼濟農倉記始得其詳嗷時公侯祿米皆請於南京各府運米南京者每石加六斗公請

令其人赴各府就支石與船買米一斗計所餘石諸五斗總得米十五萬石又謹　朝廷蠲分之令於秋糧帶徵得米六萬石歲積米共二十一萬石賑濟補災及糧運虧損悉於此出乃知所謂百姓不知有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者誠不知也今文武祿米折徵銀解京已非舊法以石六斗之米而易銀七錢所餘似亦不少況勸借六萬之數每歲帶徵未嘗少減於昔則名雖沒而實猶存也又況得業蕩米歲有增加由六十文鈔而爲米三升由三升而爲五升二合有六勺至六升召佃官租二斗者爲二斗九升三斗者爲三斗九升矣則歲入所增又不知當幾何也而問之典守率皆茫然不知有知而不言有能稽見此數歲積於倉則近時君子所以勞心焦思朝慮夕畫使人承奉不暇而實無分寸於民者可一洗而空之嗚呼吾安得親見斯人哉　顧東江雜記

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皆不信予以所記二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厫皆滿餘米無可着處以七萬石寄積於水次西倉先君可閒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開蓋所積既多挨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此事予所目見嘉靖甲申操江伍松月都憲巡歷至松感舊賦詩有米粟陳陳歲四億之句予見而問之曰詩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幾千石蓋公嘗以常州推府承檄盤倉見此間今空乏故作此詩也予所見今四十有七年日月頗遠伍公盤糧在弘治壬戌方二十三年爾此言如質之伍公亦弗信也　顧東江雜記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傳　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字景暘浙江山陰人永樂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陞河南山東陝西三按察司副使進右布政使丁母憂奪情復職正德己巳虜犯京師召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久之巡撫河南湖廣及修築河湾轉左副都御史撫安流民陞右都御史考察河南湖廣官吏時兵荒之餘民無以為生暹所至輒疏其驚疑艱苦之狀乞罷年例買辦及減租稅民頗賴焉後以精力衰憊乞罷歸吏科劾其委靡不振清譽無

聞詔令致仕天順八年八月卒年七十訃聞賜祭葬如例暹爲人平易寡欲不事表暴居官孜孜盡心所事所至雖無赫赫名然不失爲君子子紱以蔭爲國子生今官楚府長史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暹墓表

姚　夔

上嗣服之初軫念老臣致仕家食者詔特進階一級於是資德大夫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山陰王公獲進一品階居無何以疾卒正寢事聞　上憫悼特遣官諭祭公諱暹字景暘別號𡸇菴宋魏國文正公十三世孫其居山陰自貞齋扈思陵南渡始曾祖均元紹興路令史祖大本考振宗並贈正奉大夫正治卿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祖妣胡氏妣倪氏俱夫人皆以公貴故公自幼穎敏讀書一日數行俱下由邑庠領永樂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進元夕詩獲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阜有能譽陞員外郎兩受勑誥之封並及其親用大臣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丁父憂服闋調山東隨調陝西專督糧儲有勞陞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綜理繁劇庶務克熙奉勑勸濟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歲用不歉立范文

正公祠於延安民禱雨輒應咸感公欲立碑紀其德公禁止之丁母憂去任吏民請留　上遣官邀諸途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進朝論難其代俾守原職以慰陝民賜誥命加贈三代同其官正統己巳胡馬飲盧溝京師戒嚴　上收用老成人以護根本驛召公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嚴飭備禦虜不敢近時遠邇軍民驚散聚城下嗷嗷待斃公啓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勑公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築立城堡統軍勦賊遂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勑公巡撫河南湖廣兼修

渠沙灣悉聽便宜行事保定張普山以妖言煽衆於陳州公發兵擒普山誅之事遂定奏修河用工大第宜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鋪專人提督修治仍乞减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公奏開封等府水災其遠年糧草乞量派别州縣運納又奏順天山西山東等處復業流民宜令有司撫卹寬免糧差又奉勅考察河南湖廣鳳陽官員去留唯允又奉勅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凡所奏

上皆從之公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堤四十餘里

捍其外城用不溺公年幾六十以災異上疏自劾乞罷歸田里情懇甚 上慨然許之陛辭蒙燕勞遂行已而河南官民交章乞留公已去矣既致仕杜門謝客優游林泉十餘年而沒享年七十所著有愼菴集四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公爲人剛直不苟居官孜孜政務遇事敢爲不徇於私利不撓於權勢人敬畏之坐是亦爲人所忌上賴朝廷委任不疑而公亦能隨分自效確不爲所動故其所立事業赫然于時又能以禮自將急流勇退非有所養能然哉

右都御史合陽李公實傳

何愖

公名實字孟誠姓李氏别號虛菴先世居江西武陵高祖卯十郎元時以儒起家官潼川路同知曾祖友政始來居合州樂善坊因占籍焉祖永恭父祥皆以公貴贈封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史氏母柯氏俱贈封夫人初柯夫人夢巨蛇繞身既而誕公適五月二十日俗以是日爲龍會因以命公小字公狀貌豐偉胸次高明弱冠時曾商遊江南歸途舟敗幾危遂奮業儒術爲郡庠弟子員穎敏之資博洽之學瓌奇之文爲一時流輩所推正統辛酉以詩經領

四川省鄉薦明年壬戌第進士乙丑春擢禮科給事中屢上章疏咸切時弊己巳秋 英宗皇帝北狩留虜庭景泰庚午公被 命歷淮揚諸郡招募義兵二萬餘赴都下策應時有豪猾乘機倡亂爲河道害者公嚴禁以法遂帖然五月進本科都給事中章月數上受公者戒以宜少愼默恐買禍公曰吾所任言官也食祿而曠職恥莫大焉何敢爲身謀也聞者愧服六月充刺脫脫卜花王太師也先人來議和詔命在京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往使莫有應者公曰國家養士正備緩急之用況主辱臣死義也其可避

難毅然請行　上悅陞公禮部右侍郎充兎剌正使
大理寺少卿羅綺副之公具奏八事皆與虜所當議
者　上覽之曰事難預度卿至彼隨機應變處之七
月一日陛辭面受詔勑賜白金文綺及一品服從一
十六人經榆河驛居庸關懷來衛六日過狼山次土
木蕃我師失利處再進歷赤城雕帽山獨石開平沙
城小黃河九十九海子屢逢虜騎銜斥公語以我天
朝使者毋得妄動虜下馬羅拜因爲前導十一日抵
也先營相見以賓主禮責以大義氣壯詞直虜酋悅
服具乳酪禮甚恭許奉鑾輿南還次日朝見　英宗

行在所面定回鑾之計領書辭歸奏捷奉邊勑再使
往還備嘗艱險　英宗還都朝廷嘉公勞績進資善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湖廣賜誥以公所居官
贈封三代苗寇爲患以兵勦之岷王謀爲不軌擒送
京師除兇黨安善良恩威並行政化大洽五年甲戌
詔還掌院事風裁凜然六年乙亥春母柯夫人歿守
制　英宗復辟有忌公者譏之免官家居天順癸未
鄉人有訟公於朝者逮繫錦衣衛獄時衛使門達擅
權作威福素忌公威名且入千戶侯爵之譖將不利
於公一日　英宗坐便殿召達令問公有何言達覆

奏以公云其所言者非臣下所得聞必面陳乃可
英宗俛首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不敢加害後
數日　英宗登遐　憲宗嗣統廉知公無辜給還所
沒家貲令冠帶閒住而抵家而父歿將葬陰雨連旬
公默禱至葬日開霽既葬復如初人以爲忠孝所感
成化八年壬辰驛詔起關沮於言者復職致仕優游
田里幾三十年以山水文翰自娛二十一年乙巳八
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永樂癸巳得年七十有三訃聞
遣官造墳布政司諭祭　恩禮備至云
贊曰士生兩間能建立事功者一曰識見二曰才能

三曰氣節非識見無以燭大機非才能無以當大任
非氣節無以處大變公也兼而有之所以爲賢諫官
爲良使臣爲明執法隨用而妙聲績炳然或以其使
北一事方之宋鄭公予以爲鄭公當兩國和平之時
而公適逢天地反覆之際時勢難易必有能辯之者
嗚呼若公者其亦豪傑之士乎哉

都御史趙公文博行狀　　王雲鳳

都御史趙公山西代州人諱文博字子約景泰甲戌進士除監察御史謫陝西淳化令遷守衞輝調鞏昌歷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山東右布政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諱思明父諱忠河南衛輝令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姚妣俱贈淑人公爲御史按河南南畿有聲景泰丙子偕同列糾奏忠國公石亨罪　英廟親訊於別殿下錦衣獄値雷雨之變始得釋謫官以去後亨事敗　上悟糾奏者非妄詔吏部簡拔公遂守衞輝時境内久旱公禱於神而得雨新孔子廟及

諸生館舍民莫知費所出地瀕河舊有舟六特供藩臬意所遣公疏罷之藩臬有欲中以禍者公又疏聞之如衞輝以薦改鞏昌務殷逋稅積多公至期月而朝廷遣官覈之直公改臨洮臨洮雜戎號難治公治治如在臨洮特爲參政西戎爲寇奉檄督軍竟以捷報爲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凶民艱食公賑貸有方民忘其饑陝西流民率聞風來歸公瘁躬竭思以居以哺民忘其流千戶席英與其黨爲盜京城懼事覺乃晝甲以行都人莫敢攖肆掠於所過地武臣以詔提兵數千躡其後南走千餘里亦莫敢迫至河公以計

擒之械送京師伏誅有文綺之賜成化丁未能歸遂不復起家居十一年弘治丁巳卒年七十有三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鄉公吳墓志銘
康　海
公諱吳字□□大其□□衍之後也蓋有仕宋者隨高
宗南渡居句容□□鄉曾祖保保洪武二十三年解
馬長於寧夏不□□遂從馬姓娶鈕氏生公祖豫豫
娶周氏生公父俊俊先娶劉氏生二子矣劉氏卒俊
鰥居不娶有相士謂曰君之相晚當生貴子於是鄉
人力勸俊娶乃繼娶楊氏生公公幼與羣兒戲端坐
高踞指示方略覩勝負以為樂長者異之十六喪父
家道浸衰公傭書供母見千戶者優禮秀才奮然曰

秀才亦人爾我奚弗若彼哉於是從周生析節讀書
顧家貧夜無燈油乃就廟中燈讀之周生言於巡撫
賈公嘉其志給燈油紙筆俾選為衛學生陳公福慶
奇之以女妻公弘治乙卯中鄉試高等已未進士拜
行人鈞陽公將在兵部與之語器之因數訪邊事或
奏行之三年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揚清激
濁風裁凜然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尋謫真定推官値
韃官盜掠行旅人莫敢攖公曰彼恃騎射爾吾民亦
能騎射顧吾無以教彼烏敢當吾衆於是懸金示賞
不數月選卒皆稱善射諸韃官多被捕獲乃不敢為

盜俄傳謫公開州判官百姓詣　闕上書留公　先
皇帝允之乃免未幾復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時蜀盜
藍鄢方劇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公之至笑曰將不
知兵奈何可勝於是擇精兵千人教之分為四隊各
立長統之賊來逼城公夜出精騎百人舉砲擊營賊
內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千餘級蓋用兵以來所絕無
者軍中皆喜公曰戰雖少勝賊心未寒胡足為喜遂
乘勝遄發遇賊大營賊列陣於左伏兵於右公以正
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擣伏伏兵驚潰自相蹂踐戕
擊死者不可勝計乃舉火焚柵明日追賊百餘里斬

其首賊方四降者萬人餘黨咸遁公下令曰此後擅
殺人者抵命於是驅掠從賊者人人皆望生全矣總
制洪鍾巡撫林俊會舉陞川東道兵備副使及得麥
子山之捷賊避居川北有兵備副使張思齊與巡撫
高某廖麻子欲就招安求臨江市住劄必徙臨江市
民彼方肯降公曰臨江市蜀襟喉之地上遊重敘下
連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徙民養寇咎將誰歸公
立賞飭兵獨務行勦賊因不敢掠川東而伏漢州平
壩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反前約官軍戰皆敗績
於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成都高公懼亟調公往公

率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賊聞公至遂解中江之危而成都無事矣尋　朝廷改命彭公澤總制公與彭公合兵擊賊大破賊營斬其賊首廖麻子餘黨復立喻老人通入東鄉出中命科道交章劾高公薦公以代遂巡撫四川公與彭公議曰東鄉山大不便騎射某請率步兵二萬人深入九真壩劄營四面分布守隘賊不能出亦不得擄掠寇窮而後招降彼必自縛其魁至矣公至九真賊果縛喻老人等四十餘人赴軍門給票以投降者令自歸鄉里蜀盜遂平彭公曰使早用馬公蜀平久矣比凱旋有駱松祥與遂寧渠縣

之寇未息各稱萬人皆覬望喻老人為進止至內江遣火牌入賊營諭利害除松祥等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祥既擒與遂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奏
上升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仍賞松祥子慶兒三保為奴乙亥冬虜亦不剌由西海至松潘張剌蜀民震恐公與總兵官張傑謀招大信小信土番令為鄉導大軍夜抵虜營虜驚潰遁去獲馬三十餘匹及衣物[illegible]十事捷　上加公俸一級茂州番攻城謂城故乏水公指泉穴得泉揚以示番番人解去歲丙子高拱筠連僰人普法惡鼓惑諸夷僭號據險肆行攻劫

公率兵搗其巢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公曰青山寨高而無泉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當困渴以死何復庸戰遣指揮何定據水口賊志果窘公曰賊今夜當遁可擊兩方一面待之於是遣人詐寨夷曰今僰人子殺爾寨首級換水喫數日不下無噍類矣寨相向大哭中夜果下寨走生擒萬餘人渠首悉獲捷
上聞公右都御史廕子夢鶴錦衣衛百戶將方以副都考滿公與其配及父祖已受三品誥命而廕子夢暘入監公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累疏乞休不允歲己卯太監劉允奉敕取活佛案下三司措置銀百

十萬兩巡按御史唯唯而已公但厚與允往來累月略不及銀兩事允差人來議銀兩公曰此中絕有利害太監厚我我不忍置太監於水火之中而不救也人還告允允異日見公公曰公有愛允之言願有以教允也公屏去左右與允曰此行果公所願乎曰未也至彼果保其中途無虞乎曰未也今日百萬銀兩果公自得不以分近幸乎曰未也今費百萬求佛不成　朝廷究極所費能立舉百萬還官乎況此行活佛必不可致後患必不可免何以為他人擔克擔禍之民張太虛聲以實實禍切為公不取也允流涕罷

謝別曰案下收百萬爲十萬三司驚喜不知事自何
出公卒不言所以謝允者於人後巡按論允安靜
先帝賜勅獎勵允愈益順爲好人地方不擾公之力
也後以微事下詔獄今 上即位特復其官公懇求
致仕既得諭旨遂定居長安因自號曰東溪居士明
年癸未首蔡寧夏以宅與兩兒又買田以益之凡送
終之具咸與處之戊子以復姓上請得允休沐田里
不求聞達公卿論薦累歲不乏 朝廷將用公而公
不起矣時嘉靖甲午四月也由生成化乙酉十一月
享年七十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西
洲唐公冑神道碑 山東 王弘誨

自予髫時見父老談西洲唐公立朝節槩私心嚮往
之北長入仕中朝與修國史因讀公先後建白諸疏
乃擊節歎曰嗟夫若西洲公者豈不毅然大丈夫哉
嘗觀縉紳士夫平居矢口言天下事即引裾折檻見
若無難爲者至當國家利害事變之衝輒相率鼠首
兩端甚則卷舌固位嗟乎此其人視公何如哉公以
嘉靖戊戌夏議 獻皇帝明堂饗禮忤 旨詔獄廷
杖爲民而歸是冬復冠帶踰年而卒隆慶初奉 詔
卹錄乃晉公官都察院右都御史賜祭葬如例公諱
冑字平侯姓唐氏西洲別號也先氏桂林之興安人
宋淳祐間始祖震刺瓊州卒於瓊子叔建僑瓊山縣
尉遂卜城東番蛋里家[illegible]生次道次道生功郎瓊州
戶録次道生開瓊州[illegible]校開生祖壽祖壽生遜本
州學訓遜生乾昇太學生乾昇生正處士太學生處
士則公之王父父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戶部左侍郎王母吳母陳皆贈淑人公
生而敏穎於書無所不讀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成
進士舉皆以禮記魁其經授戶部山西司主事丁外

艱服闋値逆瑾擅權公謝病不出瑾誅起公復□
老乞終養益肆力於學益家食者幾二十年　肅皇
帝入嗣大統始赴召爲戶部河南司主事時蘇杭織
造遍遣中貴人往大爲民害公上疏諫止詞甚剴切
已又疏請出內象又疏爲宋死節諸臣請謚立祠其
所論列皆有關政體時論韙之癸未春考會試所得
多名士陞本司員外郎尋擢廣西提學僉事公提學
以身範士督師生習冠射諸禮仰僻邑遐陬巡歷皆
遍丙戌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金騰飭號令治軍
旅境內肅然土酋莽信橫䆁莫敢誰何公選壯士討

擒之逃其黨八人俱論死保山令趙九皋與其子明
引逆賊劉七餘孽承黴瀕民民苦郡吏弗能制公械
繫之九皋坐盜邊錢糧例斬其首以殉明坐抵命宜
慰木邦孟養爭地構兵連歲鎮巡議與四省師往討
之公曰毋煩師是可不戰而下乃嚴木邦先世與地
所由諭以國恩木邦感激獻地兵遂寢丁亥改本司
提學副使其所造士一如西粵時會有尋甸之變總
制提兵來者柄臣私人也囑公以故人子不聽時三
司憚其威議迎參皆跪公獨不從疏乞致仕不允陞
貴州右□□□壯長賀如京諸郡邑例餽夫廩皆御

入安慶至見京賀一無所遺上疏請崇聖德　上
納焉陞本司右布政使壬午入覲陞廣西左其年至
廣西時桂林盜發喜掘富家冢王府諸臣姓惴惴旦
夕公□發渠魁七人誅之古田鳳皇寨葦賊尤大肆
掠□調土漢兵征之無功公屬其令劉朝輔曰往諭
吾意大兵不可再干如急來吾能生之朝輔如命往
賊曰是布政果前提學耶卽解甲與朝輔偕至受質
而還輯其衆境內大安益公往提學時嘗諭諸徭送
子入學授書遺風猶有存者先是各鎮守將月領銀
賞徭名鹽魚銀軍器局月支糧給軍名軍匠口糧公

按掌故謂峒首能戢諸徭無掠乃賞今各處警報何
賞爲祗官吏胃耳軍器局造以年今元年造未已而
支糧至十二年何也悉禁絕之靖江王府宗人受封
輒請補祿自登名玉牒日始公曰祿與爵偕應始自
拜封從前誤也且以靖江一府月補祿米八千石今
天下諸藩費當何如者遂疏其弊於朝宗室羣齮齕
之公屹不動尋得　旨俞允通行各藩著爲令蓋公
在西粵功績殊尤類此他如疏請不隨王府慶賀不
行王府扣頭朝禮及戢客兵不敢爲暴人聞之皆吐
舌□已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公以開府四

省重鎭而贛城卑小何以示威乃增築樓櫓雉堞[illegible]諸都會按兩廣軍典條例著賞格置湖西道儆守巡分駐臨江吉安令緩急可倚官軍遠遁帖然僅半載改山東巡撫再乞致仕不允時値旱公焚香祝天行禱司分禱嶽瀆諸祠連日大雨郡邑多蝗公撰祭文命長吏倣周禮春秋穰祭是歲無蝗子生盡爲蝦蟆蟻子食有蝗飛自邳淮來過沂州不下歲則大熟是時公方尋黃河故道以疏三郡水災屢通省荒田給民牛種墾之爲世世永利未就而陞南京戶部右侍郎丙申春改戶部右侍郎迫秋轉左會安南弗靖

廷議興師往問罪公曰交南道路險絕出師必無成功且得其地不可郡縣永樂中事是也因疏力言其不可者七事武臣郭勛恬寵請其祖配享功臣廟公復疏請止　上皆虛已可其奏嗟夫公於君臣之際亦已遇矣乃明堂之議　聖心有獨契古禮者在廷諸臣未必能知公亦坐此不合然　肅皇帝之明與公之忠皆可以流光千古若公者可謂終不遇乎哉

都御史王公夫用傳

徐覰瀾

王人用字時行正德戊辰進士其先揚之眞州人高祖某國初以尺籍隸興化衛始爲興化人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治漕舟兼理臨清閘座會巨寇劉六等嘯聚破濟寧直薄清源大用選勁兵募死士與兵備出郭而陣且分道迎擊賊至不利輒引去後擢廣東僉事兵備淸遠會樂昌高快馬僞稱天王流劫湖南郴永等州　上命合兵討之大用帥所部將以深入疾戰獲功一千四百有奇加俸一級又淸遠猺盜張甚復帥所部將渡滄江拔旗坑癩利諸寨身得賊

酋梁永寬一人所部將斬首千有餘級又移池水攻黃籐峽黃華洞後山十八山諸巢身得賊酋唐鎭山僞都督楊旺二人所部將斬首二千有餘級復加俸一級陟本司副使仍兵備　世宗登極以征黎蠻夷猺功最寵賜金綺已而累陞廣西左布政入爲順天府尹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兵部以大用習塞上事疏請改巡撫大同大用至破巨盜劉善果追得傳首京師廼條備邊四事而議大同三邊一節[illegible]公其略曰臣待罪行間得風覽諸鎭他鎭邊垣一帶離鎭不遠於候望易惟大同有大邊二邊

三邊大邊離鎮二百餘里二邊一百三十里三邊
十里道里遼曠亭鄣聯視不相屬卒有緩急胡以救
助而游徼偵卒恐遠覘為虜所獲輒伏匿近地以故
牒報不得情實而偶為虜生致者又盡以我軍虛實
告之且士卒月廪必具轉車人徒齎至二邊仍多遣
將校分部護之率鍾致一石而為區脫鹵獲不與合
移入二邊并力為便頃之為給事中秦鰲所論改整
飭薊州兵備巡撫順天等郡後綰院都御史缺廷論
以大用名上而御史張禄先時按大同與大用持鈞
禮不相下忝鰲之論實張禄之也既綰院命下張私

念前過乃撫虛事詆之會朶顏三衛擁達虜千餘詐
稱入貢詔大用督參將周璽蕭隆詣關閱實還報大
用乃單騎入城調兵扼險令二將伏所部為左右翼
運犄之虜謀泄宵遁後復諭其酋長幹維者令獻黑
谷關地至太平寨延袤五百餘里可繕為邊垣以省
關營大半計議已定而幹維且得專約已與飲盟去
張御史劾大用生事構怨坐免久之　上復用廷臣
推轂起家巡撫四川大用在蜀獲白兔不表聞而地
震水旱勤請修省蠲租不置時　天子方齋祀太乙
群臣爭上符瑞見大用疏心殊厭之已而擢南京刑

部右侍郎會白草番郎兵攻破平番堡兵科給事中
彪永遊罪以失事奏罷遂坐還籍候勘大用歸以貲
中產業不給而真州乃先人世縣也遂老焉年七十
五卒於真遺命返葬其後子邦圻世稱為王生者具
先後勛伐疏請葬祭贈蔭王生之入請也太宰李默
嘗遺書趣之行王生至而李為趙文華誣繫時分宜
相嵩兒世蕃私竊　主恩諸先臣子姓以恩澤請者
非入千金世蕃屏不奏而王生橐無一錢留徒以蒲
伏候謁游其父子間凶　戚惻而予之也後王生久
窮謁舍趣從里中士大夫句貸得百金函以餽之世

蕃詬曰而父苦節若安得有贏金乎麾不內王生歸
至舍中咄咄治歸計忽一夕世蕃召之至便室與之
飲王生素嗜酒敢狂言已而悉如所請疏下聞者傳
為佳事後知為相嵩於西直嘗召其子語之曰王時
者一世偉人且數著戰功家甚窶爾無以恒調因其
死也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津傳

國史實錄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津字廣漢府東傳羅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建陽縣知縣築城防絡建朱熹蔡元定諸賢祠置祭田俾其後領之弘治乙卯以憂去免喪補大城邑庚申徵拜監察御史疏講學慎令等四事正德戊辰權泉州府知府以忤中使去官己巳起知寧波有惠政士民多愛慕之壬申遷山東左參政尋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專理操江乙亥轉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疏請建儲并言江

南水旱宜停止織造俱不報以征湖州孝豐賊遷戶部右侍郎兼憲職巡撫如故再疏乞休未允以正德十三年五月卒於官計聞賜祭葬以津歷官清慎且有平賊功特贈南京戶部尚書津練達吏事而自守頗正故所至有聲稱云

副都御史李公濬墓志銘 王偉

天生一代聖明之君創業繼統必有忠良之臣以寅襄左右扶顛持危不偶然也曩者 宣宗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會樂安州漢庶謀叛劫衆從己而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公州人也以外艱家居語族人曰吾先世皆以忠孝為立身傳後之範今吾必不為叛逆所辱汝等善自裁吾計決矣乃晨夜馳京告變朝廷使大義以討平之改樂安為武定州嘉公之忠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復賜以襲衣綵段寶鈔宣德丙午也又二年公膺誥命曰爾中順大夫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濬擢任風紀清慎廉介當叛逆閫危之初乃心國家首發其謀嘉爾忠誠擢貳憲長授任以來益圖克稱茲特錫之誥命以為爾榮又八年是為正統元年今 上皇帝嗣承大統簡任賢能勵精圖治時公丁內艱還過遼東守臣懈於邊備虜數寇盜 上命在廷大臣舉素有才者一人往撫綏之僉以公為宜 上遂召公往涖其事公至集諸將士宣布朝廷恩威諭以禦戎之道莫重於守於是高城深池謹烽堠鳴刀斗揀精銳士馬分布要害暇則躬親督視屯田區畫措置由是邊儲充實甲兵堅利

白瀚海以東悉平以寧　上聞而嘉之進公左副都御史階嘉議大夫仍勑公凡事所當行者並以便宜施行公在邊凡八年以目疾乞休致還未幾卒於家計聞　上哀悼之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諱濬字伯淵自居庠序時已爲輩流推服及升成均擢任御繩然有聲已而遭際　聖明致位都憲小心愼密至誠無僞其在朝則比之石慶在邊則比之趙翁孫可謂明良相逢風雲慶會誠不偶也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公璿傳　陳鎬

丁璿字仲衡上元縣崇禮鄉人祖父世爲農璿生周歲失母十三喪父鞠於祖母馮自少即知樹立言語動止儼如成人每竝語人曰我幼不能養親長猶可以顯親因入應天府庠補弟子員年二十二以明經領鄉薦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部主事調戊庫藏久之用知者薦授山東道御史巡徐州使雲南所至顯著聲績宣德乙卯賊首張晉祥作耗璿設策捕獲之正統戊午盜起衛輝刼掠居民璿復承命往捕縛其渠魁餘盡釋令復業一境以安　英宗嘉其能陞右僉都御史勑同豐城侯大同宣府督運糧餉時麓川蠻叛官民戰失利召璿馳驛往視之至則會太傅黔國公議用兵便宜丁僎奏以聞仍勑巡撫雲南兼督饋餉尋以征麓川功陞右副都御史兼巡貴州正統戊辰年六十七乞致仕得旨未行以疾卒鄉典有如璿爲人寬厚簡重自幼嗜學篤於踐履及入官公餘猶手不釋卷取歷代名臣行實手錄之以備觀省所著詩文奏疏甚多皆不留稿謫潞河十餘年絕意外慕御史張政過其居適遷者來報聞公失竊今獲盜者需公認璿曰吾家未嘗失竊辭不往

政尙故瓊曰時禁盜者死寧忘吾義不忍其死也瓊
歎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巡陝西時有行人被
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謀劾奏之瓊曰是醉耳
不足較也明日行人果詣謝君子謂瓊德量弘雅不
愧古人云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公亨信傳　黃佐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自幼穎敏好學永樂甲申進
士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
德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陞吏科右給事中
適註誤連坐謫交阯督吏九載洪熙改元用太子洗
馬張瑛薦起爲監察御史嘗往通州察倉庫之弊誅
民之尤無良者數人道路肅然巡按真定等府淸軍
山西所至有聲宣德中受勑治鈔法京師商賈漸見
通用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詔僉按察司僉事俾仍
治鈔法宣德乙卯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凉等處練

兵備邊　上念邊境苦寒璽書慰諭且賜以幣正統
丙辰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
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進攬不行亨信至其營斥
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
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糧餉
不繼爲解即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
尅軍餉　上命兵部尙書王驥往詢皆如言置貴於
法斬敬以徇自是將士股栗用命兵出輒獲迤西以
寧奏捷陞俸一級賚白金及文綺先是聞父喪請歸
守制　上以邊務方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驛歸

莽往返昔賜綵幣千緡奉勑巡撫大同宣府[illegible]
補介將軍官興利除害爲久安計每歲初秋[illegible]
事條奏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請修[illegible]
城以絕虜覘伺又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圖爲入寇
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衞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
者寢不行亡何有土木之難人以爲知微云時叅將
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又有
勑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
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言是絕其衣食而逼
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

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從之戊辰冬進右副都御史
己巳秋轉左副都御史賚文綺白金有加會也先入
寇所至州縣文武官皆遁　英廟方北狩人心洶洶
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
戎官率兵入衞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
亨信乃毅然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城
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
策捍禦虜不敢南人莫不多其功歲庚午以年踰七
十上章致仕會報宣府喜寧偕虜詣城下議和密遣
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患乃息　上賜璽書有爲門

除患之褒復賜白金文綺不俞所請是秋回京陛見
辭益力因免冠叩首　上見其著兜鍪處頰髮皆盡
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論曰土木之變社
稷阽危宣府鎮節一移犬羊必乘間深入天下未可
知也世謂亨信有安社稷功而忌者僅循常例有遺
[illegible]焉雖然人臣事君內思盡志盡志之謂忠外思盡
職盡職之謂功亨信亦惟盡其爲臣者爾而奚慚于
報也哉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盧公睿墓表

彭時

公諱睿字仲思一字養政姓盧氏系出東漢尚書中郎將植植之後有諱實者宋治平間宦游於吳因徙婺之東陽居焉祖怡仲號松齋先生考原定贈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加贈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妣賈氏累贈恭人公甫齔而孤賴母賈鞠以成童邑大夫奇之舉充邑庠弟子員應門之暇輒親師友講學學遂有成永樂丁酉領浙江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午拜廣東道監察御史丁內艱

起復改山西道公爲御史廉正明決不爲利害所惑有土豪被逮法當死主憲某公徇私傳生議公執不可乃改獄釋之已而事敗釋者以鬻獄論戍公之名自是顯民有犯法全家徙戍遼其徒也有逸去者後得而繫之繫久遇恩宥主憲猶督發配所甚急公曰已獲即遣可也久繫而遇宥可釋不可遣入疏辨之卒釋寧家嘗按治於遼囚有訴冤者十二人皆金州衛卒與卒長也自言詷知山東民運布花多奸弊因合謀執之弗克執反被誣以强盜獄成且二年矣公察其實冤悉辯出之十三人者得不死一時令行禁止下人畏且服之正統丁巳朝廷以大同宣府俱重兵宜遴選憲臣巡撫衆以公舉特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俾奉敕以行至則嚴法令剗蠹弊節浮費廣儲蓄摧强撫弱人賴以安時北虜入貢勢頗張公慮其包藏禍心爲後患乃上疏言馭戎之道要在恩威相濟恩不施則無以懷遠武不振則無以示威其意蓋欲修武備防不虞也識者韙之辛酉改命叅贊寧夏軍務寧夏孤懸境外尤爲重鎮公往贊畫戎機不懈益勤行視險要增築鳴沙州興武二城列置烽堠十餘所益廣屯種繕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而於軍

民利病可施罷者尤盡心焉初授由屯軍不計腴瘠衆苦於輸租久矣公視瘠者求閒田益之因教以墾闢灌溉之法不數月田皆膏腴耕者利焉間被水災輒復具奏蠲租姦不得行軍無苛擾其地舊設儒學訓武生春秋二丁恒斂衆錢以祭公懼其瀆且擾也因規田二十餘頃請於朝以軍餘佃之歲收租入爲常祀費凡區畫邊務出於獨見者率數十上多見施行而與總戎會議而行者尤多究其用心一皆理冤恤死與正人心關風化之事也以故在鎮年久上下悅焉嘗遘風痺疾 上聞驛召至京賜醫藥俾養疾

京邸丙寅春疾少瘥復起西行丁卯賜誥進中議大夫贊治尹有廉正通敏之褒贈封考妣妻如例是年陞右副都御史己巳秋虜寇大同如公處時公在塞更以有備故無患是冬　賜金織文綺二表裏白金二十兩蓋寵勞之也至是疾復作屢疏乞骸骨庚午始得請南還時年六十一矣公爲人天資淳美孝友忠厚入無間言居喪奉祭必修古禮而誠意懇惻終始無替其於修家譜置祭田凡義所當爲者必勇爲之至於聲色勢利則不惟不趨且常避遠之若畏怯然居官三十餘年家無餘資其自奉雖儉薄而於待

賓客濟貧困未嘗不豐且厚也家居十有三年乃卒卒於天順壬午距生洪武庚午享秋七十有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來學墓志銘　蕭鎡

景泰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巡撫蘇松諸郡還京至淮陰驛以疾卒年五十有五計聞　上爲之悼惜亟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既又錫之誥命進階通議大夫祖惠和考希魯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妣俱贈淑人示特恩也公諱來學字時敏湖廣麻城人公自幼屹有成人之志比長篤問學以春秋中永樂庚子鄉選擢宣德癸丑進士拜戶部主事以廉勤通敏稱嘗督軍餉陝西

之鎮蕃條畫有方邊人賴以給足時今靖遠伯王公驥以兵部尚書行邊一見器重之既又奉勑以便宜總理預備倉糧於淮揚等郡盡心營[illegible]聲績綽然還陞員外郎靖遠伯征思任發麓川以[illegible]者知公也即奏請隨行公督兵當前鋒能出奇制[illegible]降附者不可勝計靖遠伯上其功陞郎中受白金文綺寶鏹之賜實勞有加以內艱去尋詔起復陞通政司右參議俾總督永平山海儲偫正統己巳虜酋犯　順京師戒嚴特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永平山[illegible]總兵鎮守等官軍務及順天永平二郡兵民悉兼撫之凡東北

一帶關隘宿修守者聽隨宜處置公申嚴令簡練部伍往來要害之處躬親相度整飭之因言承平日久武備懈弛關隘非不可守也特以軍士雖多而精壯者爲權豪所占不少宜懲艾簡閱之庶克有濟又言京師四塞之地而虜酋敢深入者以險不守故也今言者類以斂入畜窖芻粟爲計甚非安攘之策臣愚以謂莫若分遣文武大臣有勇智者選在京士馬各處關隘振揚聲威首尾相應虜若深入則內外夾攻必得其利若徒擁重兵京師倉猝分調未免緩不及事之患廷議多遲公言　上亦知公果可大用

手勑公率所部精銳趨紫荊關易州偕昌平侯楊洪追躡虜後事平復受白金文綺之賜景泰癸酉陞左副都御史勑兼提督居庸紫荊倒馬白羊龍泉等關凡所在鎮守等官悉聽節制公又建議以謂畿甸邇西山川固爲險阻而夷坦者尚多使分閫武臣能日就月將以修理之亦可據險而守而往往虛應故事訖無成功臣非不知因循者愜人情更張者招物議特以邊疆事重不忍坐視偷安也　上深嘉納之甲戌秋蘇松常鎮諸郡累言比歲水旱相仍民疫死者道路祝藉詔廷臣議舉文職有德望才智者一人往撫綏之僉謂無如公宜即日勑公涖其事公受命遂言蘇松之民疲困極矣雖寬卹百方饑者自若乞以今年輸京米三十萬石已徵者悉貸予民來秋聽臣擘畫償官庶國賦不虧小民得濟　上從其請蘇松之民聞之大喜公至首發倉廩振饑窮勸農桑修水利然又以謂稂莠不薅則嘉穀不遂乃察官吏之奸貪與凡大家之暴橫者悉繩以法由是小民咸惜公來之晚而奸吏豪家大不便相與飛語以撼之公不爲動行之益堅夙夜循行往來不少休竟以憂瘁致疾以疾懇辭不允因乞假祭掃許之於是又建議以

謂往年蘇松等郡之糧俱軍兌輸京頃因邊警調軍征守令民自輸遂至役民十五萬加以盤費之資須銀三十萬兩米四十萬石正糧數少浮用數多民所以重困也今邊境頗寧軍以無事莫若仍令軍運軍用其力民資以財兩適其便　上可其奏公祭掃畢還蘇松所行一如去年於是上下翕然化服之無復有觖議者而舊疾益瘵竟以不起公爲人有機智特立不羣平居沈默若無異於人至臨事變決可否反覆籌度斷然有一定之見其壯志奇節眞可與共成勳業者也初公之在山海也雖嘗竭其精力然大率

行其所無事耳而歲適屢豐邊人樂業朝廷倚以爲重比其去郡民借留之有司乞留之總帥暨中貴同事者交章留之至再三焉其在蘇松也勞勤視山海數倍不啻蘇松之人不獨稱慕者寡而且有蜚言何哉無他公之在山海久澤之及人者深人信而懷之其在蘇松未久澤之及人者淺人未信而懷之得效所以異者亦其理宜也使假之年歲奚減山海哉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馬公謹傳

馬謹新繁人宣德丁未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慨然以功業自期嘗巡按浙江等處所至克振風裁貪猾屏迹時大學士楊士奇輔政不輕許可知其廉介特贈之詩至以氷霜鐵石比之時以爲確論正統壬戌改吏部驗封司郎中佐尚書郭璡推授之謹不阿勢要用人悉遵常格無敢越者禮部尚書胡濙稱其臨勢力炎凉不改節操尋陞湖廣右布政司使至則敦德化剗宿弊吏民悅服時所屬多淹獄久弗決御史閻寬以謹精於法律奏同審錄辯活者

二十餘人已已苗賊生發攻圍城寨殺虜官軍廷推謹練歷多謀特勑同參將張某御史侯爵往總軍事督糧餉衆議分兵悉剿殺之謹曰苗之叛逆非苗罪也實有司橫斂所致若盡殺之未免玉石不分恐傷國家好生之德盍先傳榜申諭有能降者宥之彼負固弗庭然後分兵討之未晚衆皆稱善及期諭之來降者數千人分布郡縣給賑之各得其所其冥頑不服者乃督兵由沅州綏寧等處四出截殺攻破淇溪等寨斬首百餘級奪回被虜男婦三百有奇頭畜千餘景泰庚午仍督官軍攻破臘婆等洞大小千餘

寨斬首四百有奇奪回被虜男婦三十有六頭畜倍之已而青龍渡楊山等處賊猖獗朝廷特敕謹同叅將李震等出溏口進奪浪江青龍渡馬楊山等處破賊生擒五人斬首五百三十有奇追至雞心嶺等處生擒十四人斬首九百有奇賊頗寧息甫用靖州復報石壁等寨賊乘隙出掠又與震等直擣賊巢賊恃險拒敵遂督衆奮擊擒獲二百餘人斬首千餘旣山東寇復出仍督官兵追殺擒獲四人斬首十餘捷聞特賜獎賚辛未春武岡城溪平水小言臘鳥等處賊通廣西蠻寇團聚青肺山頭硬寨僭立龍鳳黃旗衆

方患之謹謂震曰今用兵累勝勢同破竹苟玩愒歲月則刃鈍節墮進不可得也於是督兵攻破賊寨死者無算擒獲賊徒楊光孝等五百六十餘人斬首倍之他狀城等寨聞風悉降先後奪回被虜男婦俱給規完聚乃班師當時會議平苗之功蓋與震等同冒鋒鏑而其運謀之功則謹居多旋轉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奏覈所屬官吏凡貪墨無狀者悉黜罷之務愜公論進以老乞致仕許之居家十有餘年惟課子孫耕讀而已尚書王恭毅稱其孝友廉静爲進士時父母沒哀毀踰禮自負土爲墳以葬友兄弟甚厚家産悉以歸之居官俸祿外秋毫不取於人可謂古之良臣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曰良傳　實錄

孫曰良字良齋江西豐城縣人永樂辛卯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朝廷初復安南地欲得老成有風力者安集其民陞知交州府居藩服下民夷雜處尤爲難治曰良治甚有聲正統初超陞廣西右布政使後丁外艱詔起總督廣西兵備未幾丁內艱以北虜入寇起復陞右副都御史鎮守臨淸景泰二年以疾乞致仕弗得乃舉都御史韓雍李匡輩十人自代章三上許之居家凡二十三年成化十年八月辛年八十七訃聞賜祭葬如例曰良踈達有雅度與物無競歷官中

外所至有惠愛及人隱然有古循吏風自奉薄而急於義俸祿餘資恒以散宗戚之貧者家居足跡不一至公府鄉人賢之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芮公釗行狀

韓雍

公諱釗字宗遠姓芮氏其先應天溧陽人曾祖諱宏甫祖諱仲琚世有隱德父諱琦徙家順天寶坻好禮尚義鄉稱善人母陳氏有賢行公自幼天性警穎父母口授以書即成誦稍長遣游邑庠讀書績文大有造詣正統戊午京闈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例當授校官公不屑就卒業太學壬戌登進士觀政都察院維時憲綱新進初任不得授御史而掌臺事者亦剛嚴少許可然見公姿宇魁梧風裁凜凜不能不

屬意迺登諸進士試刑書月再試公每列上第掌臺事者深器重已而朝廷以御史清要之官不可以他途雜進亦注意進士臺憲因入奏考選進士二十有四人爲御史兩京公在首選爲河南道授承事郎河南道分隸皆劇司且司考覈京師郎署以下及畿內有職事來幾公掌道事刑政清肅考察明允他道缺御史守象者亦付公兼理一時聲名籍籍動朝野甲子春　命按治遼東既歸復按河南所至風稜峻整憲紀修飭鋤强擊貪不少寬假將吏士民畏之如神明貪墨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已而復按治江西江

西地大民衆詞訟塡委素稱難治公至布條章謹約
束抑强扶弱令行禁止於是境内大治吏民畏戒而
懐德嘖嘖稱頌以爲前此所未有既代歸人皆眷戀
不忍捨未幾朝廷知江西之人思公不能置遂拜公
江西按察司副使公至部凡所激揚糾紏有加於前
聲聞益大振辛未以外艱去位江西十三郡之人群
訴於按部使欲公奪情以圖終惠按部使以制値禁
例不果遂得終制甲戌陝西右布政使闕員天官以
關中地重民夥且供餉三邊承宣之官非素有才望
者不克稱廼薦公於朝往蒞厥官公夙夜孜孜區畫

撫綏邊儲充足民庶安止一時論天下賢方伯必以
公爲首稱明年進左布政使德政益修人無間言天
順丁丑　今上復大位愼選臺憲且以整飭邊備非
臺臣不可遂召公入朝拜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食從二品祿授以璽書命巡撫甘肅公至鎭感
　上知遇勞心焦思知無不爲勤練習謹斥堠精器
械廣儲畜分兵禦要害而復籌兵民利害而罷行之
灼將吏勇怯言於朝而進退之武備大修百度咸貞
邊人愛戴而畏服雖古名方鎭莫或過之庚子丁陳
禱人愛朝廷重邊計命公奔喪歸且遣官賜葬祭褒

事畢還鎭辛巳虜酋孛來悉衆寇凉州公提兵突入
凉州嚴守備與虜相持時出奇兵戰虜或踐蹂虜營
斬獲甚衆虜驚不敢近復分其部落寇莊浪甘肅諸
道路梗塞人情憂疑公隨機應變分兵勦襲所向克
捷虜輒遁走凡虜出沒諸處幾一載而城守無虞兵
威不挫虜卒氣索奔北致數千里之境廓然清寧論
者以公運謀鼓勇經略指示之功居多朝廷方行報
功之典而公不起矣壬午九月三日也中貴總戎歸
其裝惟衣冠簿書而無纖介私物衆莫不服公之操
守不可得訃聞　上爲悼惜特給驛以行旣至復遣

官祭及營葬事年五十有五雍與公生同郡舉進士
同年觀政都臺同道拜御史同日後奉使於外數同
處茲復同進位都臺且心同道同知公行誼識莫予
若也然以公之才之德天下士大夫知雍之相知者
方期公握臺章登卿輔以大厭施而公竟止於斯豈
非命哉用抆泪錄公行實之槩竊名筆者而採焉謹
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宋傑傳　實錄

宋傑直隸定興縣人登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陞光祿寺少卿進陝西左布政使擢左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務天順元年左遷山東右參政改湖廣尋陞右布政使成化初仍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府未幾致仕成化十年四月卒訃聞賜祭葬如例傑性秉厚質實而量有容景泰中御史多暴横傑任甘肅存巡按者見之不下轎傑略不介意在湖西行共無事人以鎮靜稱之蓋平生履歷雖無能名亦無怨謗不失爲君子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除名徙開平汪公浩墓誌銘

彭華

公諱浩字弘初姓汪氏其先蒲圻人大父諱必通元季避兵石首因家焉父諱性母周氏生七男子公其長也公生而頴異正統鄉試第三人少保楊文定公愛重之延置家塾遂卒業於其門下景泰辛未登進士拜南京大理寺副日夜窮竟律意且平反成案郎得法家要領有所駁正兩法司無不帖服三年績最推封及父母妻天順庚辰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山川險絶民夷雜居多盜有司畏懦耎巽莫敢問且幸朝廷遠聲息不朝夕聞相與欺謾冀盜飽且散則已前後踵襲爲故常公奮曰吾輩受朝廷付託乃恬然坐視羣盜爲民蟊賊不自愧邪因選官軍募民壯射擐甲冑與出入險阻捕斬之天淵灘賊梧昇花溪賊陳貫章鐵鏞斬賊田法勝連山河賊黄鷂子引類扇黨肆荼毒多者至數千人悉以次就擒公自是名藉藉甲申以事至京師朝議四川多事非公巡撫不可上從之擢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璽書以往適什泉賊趙鐸烏合五千餘人爲亂放兵四刼燒燬州縣殺都督何洪及指揮揚英等聲勢張甚公至布

國家恩威申賞罰之令身先士卒冒死履險竟滅之米魯戎縣大壩苗蠻又相扇起朝廷謂不一大屠剪醜賊終不畏乃命襄城伯李公瑾兵部尚書程公信征之二公至旁詢下訪咸謂賊據山寨路險峻不可到萬口并爲一談已而問及公公慷慨言曰此賊特險阻爲惡今大將率天兵至若不破賊賊狷獗將何如請爲公以身任之於是指畫路途散騎軍銜枚潛跡攀緣魚貫而進約之賊寨所一時舉砲火向賊金鼓聲震山谷賊不意官軍猝至相顧錯愕盡棄累重散走遂縱火燒賊三百餘寨賊或死或就縛或逃匿

絕蹤影不敢出乃招徠流離饑寒者安輯之使得所公於是役功居多成化戊子以功遷右副都御史公感激益奮勵圖報稱銳意振紀綱剔蕪類越明年廉得鎮蜀都督芮成貪懦狀具以聞成亦訐奏公命廷臣往驗訊成贓以千百計於功絕無所得第坐公因公掠殺人及擅伐材木遂被逮廷鞫同成謫戍開平在邊數年或言公功足以贖過宜復用　上亦察其冤士大夫方顒顒望公復起而公竟以病不起矣公負才闊略不拘小節而有風力敢任事事在已直前勇爲之一切身之利害不恤其及於禍卒以此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誼傳　實錄

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誼字景宜廣東東莞縣人由舉鄉試工部司務遷監察御史督修張秋有功加六品俸從都御史王文平劇盜擢大理右寺丞進僉都御史提督紫荊倒馬等關以忤權貴左遷紹興知府九載秩滿陞山東左布政使遷工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八年凡四上疏請老　上乃許之家居二十餘年以詔例進階弘治十年九月卒賜葬祭如例誼好古博學於律歷占象水利兵法之言尤所留意平居謙厚簡默若無所能者而

臨事毅然有斷爲司務嘗與尚書辯論曲直人稱其鯁介在紹興多惠政均耗糧以利轉輸築河隄以捍水患民甚便之及鎮遼東軍令振肅數擒斬首虜所建立後多可法至於急流勇退尤人所難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亨神道碑　丘濬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致仕家居以弘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卒於洛陽里第有司以聞　上賜諭祭遣官營葬事如故事公諱亨字文康畢之先出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洛陽之畢來自單父國朝洪武初從戎於洛故今爲洛陽人曾祖諱均用仕元爲千戶祖諱山始居洛陽洪武末以從征隸都帥平安部下歿於陳父諱山隱德弗顯祖父皆以公貴贈應天府府尹公生戎伍間頴然超出羣類自幼雅志讀書會朝廷有軍衛子弟入學之例公首

充入河南郡庠充弟子員從師受經爲舉子業在儕輩中儵然玉立搖筆作爲文辭多造道語時廬陵歐陽哲以按察副使督河南學政得公文讀之甚喜每試寘優等所至輒稱之以勵學者正統丁卯果以易中河南鄉試第三主司錄其文刻之明年試禮部下第卒業大學得以交遊天下士於是學問益進辛未再試又不利歲甲戌始登進士第除南京陝西道御史時都御史軒公輗方掌南臺事兼督京儲性剛介人少當其意者獨倚任公委以錢穀之任公盡心清理宿弊頓革及凡諸道有疑獄一以付公公片言之間立以剖決一時聲譽翕然以起歲壬午陞福州府知府府臨以三司事煩劇而民健訟衆謂公中州人而於閩南民俗非所素諳公蒞事區處斷決咸得其宜如素習然者衆咸畏服閩藩歲造段匹聽民自辦往往以造作不如法累及二司公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乃設織造局於府門之右時加檢視用是所費如故而精緻中程度舊例驛傳馬每疋率用民糧數百石然所得皆羸弱未久即斃公痛革其弊價減其半而馬得其良數歲乃一易民甚便之凡所施爲必爲經久之計閩中八郡稱良守者以公爲首廉能之

聲聞於遠邇歲甲申適應天府府尹缺員天官卿曰莫如畢亨者乃以公應命輦轂之下俗雜五方尤難於治且舊京百司所在凡有營爲必責於有司徵求無厭日公一以公心應之非理者一切拒絕在任七年一以省事節費爲先歲終計二縣所費比前致減十之三四民不受害而官事亦不廢歲壬辰有都憲之命奉璽書巡撫江南兼督浙西財賦自周文襄公後至是餘二十年八易其人矣蓋浙西民俗浮靡士風嚚薄人惟利已而不恤公事事一不如意輒作無名詩謗當道者不及察故用者不三四年輒罷去

公至究心經制一應賦斂征調率循公道以行凡欲舉一事輒問曰舊比如何如此得無虧於官損於民乎必須官得其用民不受害然後行之有以私意相干者雖不行亦以善辭遣之不激不隨人謂自文襄後惟公稍得其微權餘意然時移事變終不能以盡如其志公年五十五即上章乞致仕有旨畢亨年未衰老不允致仕宜用心巡撫明年又上章　上以其詞懇切特從其請公歸於洛河之濱買田數畝偶得司馬溫公獨樂園故址公曰文正公大賢君子故獨樂其樂吾安敢獨有其樂哉盍與衆共之乃與洛中耆舊十數人做古人結眞率會朔望相與樂遊其間命之曰水南樂處如故事飲酒以醉爲節高歌投壺賦詩論文抵暮方還從公得風疾遇會日亦力疾肩輿往會談笑自如無異平時公在官時自奉儉約致仕家居無良田大屋凶年不免日食不給然處之晏如也至是卒年六十有九公爲人質實洞達矢口見心不爲城府事諸兄盡友弟之禮與人交久而不懈善詩文不事雕刻所著有復齋小稿六卷省愆雜錄四卷奏議一卷藏于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雷復傳　　實錄

雷復字景陽湖廣寧遠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歷陞廣西按察副使浙江參政山東布政使召拜禮部右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關成化十年五月卒於官賜祭葬如例復清雅端謹歷任中外所至守法度循矩矱無非分之爲侍朝未久以短於敷奏出外然在邊行事多得人心故至今思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璿　實錄

楊璿字叔璣直隸無錫縣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山西右布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母喪服闋進戶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流民巡北直隸節制永平山海居庸等邊關巡撫河南成化十年四月卒于官賜祭葬璿通敏有操執與人不苟合家素豊裕而自奉甚儉約治官如治家惟其是不擇利害爲趨舍其在山西定民差役在荆襄區處流民在京畿賑濟饑民事皆得宜而無弊旣没餘十年士夫談者猶嗟悼云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公塤墓志銘

謝鐸

成化己亥秋九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台夏公卒於家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而致其政已五年矣方公之力致其政以歸也天下想聞其風采以爲有若公者盖四方以其進爲榮至老於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難若公者進退輕重於世何如哉公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奸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便之尋歴福建興革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衆莫之敢攖

公累章劾之落其權天順用薦者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旣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修爲燕樂公亟止之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江西人亟稱之未幾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夷獠歲多剽寇公至以小羊兒捷聞　上寵賚之公益爲盡心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盜引將逐

之公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虎狼其靜也者棄而
使懷疑其動也必馬之而不使為患今靜而故使之
動何哉松叅將請益兵公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
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巡撫例得
議事公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慎舉措
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度頒簡以隨材授
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
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
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終負吾心哉
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棄

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也至是以病卒公諱塤字宗
成族出會稽在天台代有顯者高祖圭孫曾祖應剛
俱以從祖廸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進有隱
德父大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娶盧
氏如母封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浩神道碑
銘　　　　　　　　　　　丘濬

公諱浩字德廣安陸人也正統丁卯以太學生釋褐
擢兵科給事中公儀觀偉甚挺然侍從中　上御朝
恒目之退詢諸左右曰西三科給事中有偉而長者
誰耶對者曰李浩也　上自是有意大用之未幾南
京工部右侍郎缺員吏部以聞内批出李浩可公自
釋褐至是甫三年即階六卿之亞朝野傳誦歆羨謂
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公亦自以遭際　聖明以太學
生即擢近侍未幾即拜卿佐思所以圖報稱者夙夜

孳孳不少怠在兵科時適天下多事日與其僚采同
心訪求天下軍民利病邊防要害機宜聯名進章疏
多為時所採用及涖南部部中與内官監同事凡朝
廷有所營造繕修其事委於内臣工作材料則責成
於部公一一處置咸得其宜尋奉璽書專理南畿糧
儲公會計其多寡贏縮之數使之通融出入宿弊一
清兼理江北屯田時適大作檄郡邑驅捕之蝗羣棲
瀰葦間為水所沒時人歸其功於公曰積誠所感也
天順改元公以例遷貴州左叅政尋改河南未幾陞
貴州左布政使適苗蠻不靖時出為邊患朝廷擬遣

大臣安撫之時議以公在貴久得其要領以公名聞於是有都憲之命苗人聞公來璽書來撫之室家相慶咸革心向化會四川大壩夷肆侵掠朝廷命大將勦之公統雲貴兵自貴境入與大軍會所向克捷賊平以功進二品俸衆方望其大有爲公遽以老上章乞骸骨歸矣家居者餘十年卒享年七十有二時成化丁酉閏二月也計聞　上賜祭一壇先是公先世李姓贅覃氏因冒其姓及公顯復氏李或曰李隷尺籍公獨不爲子孫遠慮乎公曰尺籍吾家固有也姓與生俱生欲爲子孫避患而舍吾祖所受之姓可乎卒復之故卒氏李云公生秀穎異常兒弱冠補州庠弟子員日誦千數百言專門戴氏禮父嘗病疽瞀莫救公口吮之而愈自幼爲人有執守不肯妄取予於人在太學時嘗往後湖稽版籍宣城人有饋白金六十兩者公爲白其事而不受其報自其未遇時已能卓卓自立如此誠宜見知人主一旦超擢如此之峻也古所謂奇男子者非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婁良傳　實錄

婁良字至善河南通許縣人正統乙丑進士初授主事累陞至郎中　景泰間陞廣西右叅政專理邊務　天順間轉督凉州饋餉兼管屯田成化初擢陜西右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尋乞致仕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卒年七十五計聞賜祭葬如例良謹約自守居官不爲已甚歸日行李蕭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洪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洪字伯大山東昌邑縣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遷郎中丁憂服闋改禮部成化間歷陞河南右叅政左右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威寧海子之捷進左副都御史食正二品俸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後爲周府儀賓劉宣所訐奏下詔獄尋命致仕去弘治元年五月卒洪負幹局爲叅政時以贊畫撫治流民有勞巡撫河南奏停王府造作蠲逋負浚滏河以興水利人頗稱之其爲儀賓所奏亦王府怨之而致是蓋非其罪云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顒墓志銘　丘濬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即還虜因乘之而入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問事有沮之者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中有與被繫内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　上怒即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　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至半　上曰止擲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　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

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東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燄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淶水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烏可畏禍而不言張公以爲然即人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泄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　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邪公諱顒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得儁京闈景泰辛未始

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特初繹已巳之變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特言事者毛宗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兩奉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關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謀摧折巨奸直聲凜凜聞天下其知東鹿也邑多悍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骨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搏擊以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

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辯鄰邑聞之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於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眞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詣風趨赴郊外有隙地願就者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目爲清官店既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悅既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繁請於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邵隣聞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於朝進一階封贈父母

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參政專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公在廣西當殘破之餘委曲措注民夷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虞月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入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允恒舉歐陽公求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輒不樂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歲調公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有欲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於南固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欲遣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乘驛往命至公即日就道甫下車露禱於天雨即大注枯槁復蘇公多方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之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又有餘力以及於前代聖賢有功齊魯者爲之建祠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以黜貪暴表忠良除苛政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仕　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鞫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顯至是

秖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順爲之擕
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
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上
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
正月卒享年七十有五計聞賜葬祭如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能墓志銘　尹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奉勅巡撫甘肅也甫下車
卽嚴明號令簡閱部伍振張領目補劃利弊兵備咸
飭聲威遠著虜寇不敢南牧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
無何遽聞父喪請歸守制屬邊務方殷代者不至弗
敢輒離日晝哀從事摧毀勞劬形神㬥耗疾作不可
治卒於關內道之公館實成化丙午八月十日也有
司斂襲如禮歸其喪訃聞　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
有司治塋域卹典厚矣公諱能字千之姓魯氏世居
寧國涇縣曾祖通寶洪武初以民兵守禦宜州有功

陞總旗十七年調廣東新會縣守禦千戶所子孫遂
爲新會人祖諱保鋭考諱眞號素軒先生以公貴累
封戶部員外郎妣周氏繼母陳氏俱宜人公資質端
重性敏慧嗜學素軒喜曰吾世武弁以儒業起家必
是子也遂遣從經師遊年十六選補邑庠弟子員景
泰庚午領鄉薦甲戌登進士高第觀政冬曹時永興
王薨公奉命營葬事提督有方事如期集還朝除南
京戶部四川司主事天順戊寅丁周宜人憂辛巳服
闋改戶部山西司成化丙戌陞員外郎明年以繼母
喪去官辛卯起復改江西司壬辰考最給誥推封如

制尋陞湖廣司郎中癸巳遷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戊戌進右叅政庚子陞右布政使尋轉左使甲辰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歷戶部曹務繁劇區畫綜理嚴密而均適國用以舒司徒多倚重之在陝藩時分守臨鞏二府清水縣城久圮虜寇卒至公親率官民兵且築且戰城成虜自遁去繼奉璽書總理八郡三邊糧餉都行二司屯種徵運以時遠近有等而民力不疲每歲戶部給糴米銀數十万兩舊多乾沒於權要公估直分糴會計無虧而兵食以足創會計堂一所於公堂之左凡民徭邊儲洎王府祿米所

當預計者則集僚佐籌度其中務在均節官民兩便故歲雖侵無稽逋甲辰陝右亢旱不登民相食公處禱畢望百方區畫古今救荒之宜舉行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間至死不怨而一方卒賴以無虞公之力居多為人溫厚坦易慎交際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回職所當為鞠躬盡瘁歷官三十餘年位躋二品甘嗜淡素如布衣時蓋志在澤民安社稷而已嗚呼可不謂賢乎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馴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馴字德良福建長汀縣人中正統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陞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進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致仕弘治九年五月卒於家計聞賜祭葬如例當馴為叅政時分守地方適有寇亂嘗督理餉餽不缺事平受文綺之賜繼為布政又值時有事於播州而能給贍軍需復被璽書褒奬至巡撫湖廣則關中饑民流食荊襄者甚衆馴以便宜即賑之地方遂賴以無虞後歸老於家幾十有二年而卒

甘肅巡撫副都御史唐瑜傳

唐瑜字廷美上海人九歲失恃事繼母如所生及長美鬚修幹器宇凝重時人皆異待之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京城饑分地給食活者甚衆出知衢州府尚教綏刑民無敢欺者縣有孔氏祭田奪於民瑜以私財贖其租使供祀事孔氏子孫圖瑜像於家廟生祭之癸未旱疫爲文禱於神雨大作沴氣遂消後數旱禱輒雨民勒石紀其事李廷者爲媒匿聘金粥二子以償不足又市其妻瑜聞而歎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妻子典守者之過也贖還之龍遊

張福叛吳氏四人而諉其事於金氏既誣服矣瑜别罪於獄廉得之釋金而罪福民驚傳以爲神賦十詩以頌將去有千人詣闕借留不得老稚攀送至不能行後復立生祠及去思碑於學進湖廣叅政山西雲南布政使並有善政大臣累薦未及用或勸宜降志者瑜正色曰我一介寒士至此復何求久之陞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詔使諷織細絨以充貢瑜執弗從武臣有被黜者復競爲陰中遂坐劾以去弘治壬子復故官致仕甲寅卒衢州人聞之相率來哭奠數月不絕

巡撫兩廣副都御史唐珣傳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合州興學勸農盜賊解散民立生祠奉之以刑部郎中知福州府時歲亢暘至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府珣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婣可乎竟先之任識者以爲得體中官汪直用事聲勢振天下有假其名號行事者所至官吏望塵屈膝珣獨察其僞將執之衆交諫不聽訊之果姦人也由是風聞四方姦黨奪氣豪僧殺人有爲之地者獄久不決珣一訊寘於法時皆快之設義冢以收無主之骸嚴焚屍之禁閩

仁惠里洲曰以廣民業築五虎門塘以禦海患閩人歌之歷湖廣叅政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先是呉玘以彊直罷衆謂宜少貶以避禍珣至守法如故衆亦無以怨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州等處以母喪歸服闋會南蠻弗靖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方疾聞命即行既至督兵進勦破村寨巢峒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勑奬勞將大用未幾以疾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潺傳

劉潺河南安陽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浙江右叅議陝西右叅政四川左布政使順天府府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弘治元年致仕至十八年八月卒有司以聞詔賜祭葬如例潺謹厚不務皦察在刑部時巡撫湖廣都御史翁世資與其屬都指揮互訐　上命潺往會巡按御史焦顯案其事且至顯欲誣致都指揮罪潺謂顯曰卽如君言國法安在卒坐世資京師有豪家兄弟爭祖職往往重賂勘官依違者連歲會刑部檄潺勘驗乃復賂潺潺

亟捋白部堂事乃決時論韙之其歷藩府亦俱以廉慎稱惟巡撫遼陽於邊務多缺責備者猶爲不滿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士元行狀　羅[illegible]

弘治七年夏六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樂謝公士[illegible]於家計聞　上詔禮部遣官祭工部遣官營葬事公諱士元字仲仁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戶部雲南司主事遷昌知府歷廣信永平二府四川右叅政布政使至今官敭歷凡三十有七年弘治庚戌年六十七以疾請歸又四年卒公自爲童時嶄然負出禮部廷試皆入高等在部督通州倉首陳四弊大爲部諸老所奇而勇於特立時與閹人敵閹不勝忿欲中傷之幸其去而縶羣胥使織公罪不可得時崔莊敏公爲少

宰薦公於太宰王忠肅公以公才宜典郡遂以知建昌建昌兵民錯居穿窬夜且六七發而兵官影庇不可爬搜民大困公至以他事恐兵官皆股栗自危袁無所伏郭內外十里不拾遺民日就饒益乃大新學官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考射禮於吳論德夢窮購書萬卷貯講堂新藩分司新驛屋及船郵亭如之以待賓新城樓及櫓以戒戎新城隍廟風雲雷雨壇壝社如之以禮神祠李先生覯墓表黃孝子譚節婦門以厲俗有圖曰敦化曰表忠曰勸學圖繫以詩墓流民而兄弟相訟者多詩以諭之惟曾氏一詩與三圖今

處傳於人南城民有得石像滑家以腐鼠置屋上邏
羣噪而豕之去來盤旋民佯驚集其隣升屋下之以
爲神嫗叟歡趨如市公取其石碎於庭而止復有巫
自魯來妖憑之言禍福如響公曰是濟人所神者今
瀕吾境何能爲妖謂巫由吾畏謝公吾去巫忽覺如
常女子先時民剝於僞平章之虐宣德中荆國新去
之斬吏治多姑息而無良胥喜入骨至公猶欲來餂
也懷僞券訟田宅者貫魚而來推其一人先入券初
見公卽叱曰爾何僞乃爾民驚以爲神而僚吏愕不
知何以公笑曰吾見其券年踰二紀而券之紙今式

也令吏試抱二紀前案驗紙式果然諸伺於門皆逃
去比部一再儀郡民始而讋然既而寂然若不知者
公遂倡以俸金而富民爭開廩延糴不旬日而新穀
升閉廩者十七八二佐自遠歸載酒飲其邸部使至
過引諸巳而善必歸之故終其任而胥隸亦不聞有
所投遠者成化中大理卿夏公來考察江西列薦者
四人公其一焉九載郡民詣闕上書請留陞從三品
俸仍留郡諸生生祠公於學翰林學士張公爲之碑
公不可撤祠踣碑比去復立在廣信年毅於建昌三
二而治聲實相埒屬縣永豐舊治銀穴闖久弗發而

括人宼鍾前去後至[illegible]恒數千人曳行旅以[illegible]
掠民齎以食飲兵官[illegible]肆而括人驍猂莫不聞[illegible]
淪洄自悄時厚公者辛公將代可去以避其鋒公曰
見難而避無勇貽患於人不仁無勇不仁去將焉用
之乃勒兵循靈山東並永平溪踰靈山下趨之賊聞
公至佯遁而留二三爲誘諜不覺我兵皆解嚴至則
不壘而休於僧寺且炊俄而我邏卒不及反自甲先
出而賊伏四起呼聲動林木以筅遮公環而刺之左
股爲筅所中血流洞韡栢陽巡檢者遙呼賊曰我公
也賊何敢殺 天子命吏賊亦愕相視公猶褁瘡督

戰如常所俘殺甚衆得其戎首乘勝破之公遂臨穴
怒曰此禍穴也築之以絕窺覘公還未嘗言戰時事
入覲補永平以憂不赴服除有蜀之命當分司東川
東鄉縣者荆腋陝首猱巢虎穴之鐐皆彎弓帶劍之
民性於宼攘而亡命逋逃是主是倈縣凡三劫而有
司依違養宼爲巳地公曰盜鼠也飼猫於室而冐其
殘盡或曰縣可徙也公曰盜畏遠乎畏有備乎卽遠
百里盜有足也奈何不聽檄縣長史因舊城甓之而
浚其隍戍以土兵縣得不徙而迄今亦無變遷變之

僻縣也縣官擁虛名而實掣肘於其頭㗊不得以
契從事惴惴尸素以須代不則劉攻於路不近上官
以恐其來代者部使置爲異域不幸往者餘五十年
公具知之徑按其縣廉得其魁窮治之黨屏去他
縣在蜀六年　上以全蜀非公不可乃進今官巡撫
之時吐蕃生熟二虜相煽以變邊吏告急公曰此其
發吾不可包荒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用之乃
托行邊繕亭障嚴斥堠選軍實若不知其爲變者虜
亦幸其未暴率其醜來獻羊豕羅拜道左曰乃今見
天朝大臣吾生矣公褒惟徐行命譯者揚國威武虜

一步一拜麾之去公因視邊庾虛實先是邊儲皆諸
郡稅畝以充而姦民關節盤錯名爲代輸實白著庾
碎然公稽籍以驗數命官以考實得十三萬石有奇
以紓邊饑已酉蜀大饑民流入會府日如蟻公爲廣
室於城內十餘區爲粥以食之而勤滌其穢以防疫
飲病者以藥葬死者以叢塚於東郭外給歸者以符
使得傳食以至其處豫檄州縣於其日閱白之行荒
政於屬郡而日夜規畫不遑暇食所親活數萬人全
蜀以安公爲吏善應變辭施見設不可端倪始視之
若遲若失而揆其終卒無失尺寸遇事不顧利害必

達其志雖雷霆在上屹然不動而一言合於道雖
大賤隷必改容謝之罷一峯張東白二太史與公
服公改過之勇建昌學成夏方伯記之以處官事如
家事嘉公眞確論也性本至孝居官兩迎父養事從
父如父疾必嘗藥以進三弟終身不析著自食俸入
弟姪主之嘗一弟女歸裝具差不敵必買諸市弟辭
不許聚食餘千指用數窘公自饘粥於堂以率而族
之不能婚喪孤不能自食貧鬻屋者公力爲之所又
若沛然有餘嘗率族有力者葬其上世凡三喪建祠
堂祀先旦望族以班見買田以祭而儲其贏以預不

虞家居嚴以有禮內外斬然無敢疾趨謦欬者非甚
疾秉炬諷誦永夜乃休尤好論兵晚亦好易作玩易
軒初號約菴老更曰拙菴曰拙吾實錄也所著有約
菴稿若干卷藏於家詠史近體三百首梓行於時予
少侍公學十年公去郡又復十年　先皇帝奄棄萬
國自蜀來復與公會同哭於闕下又四年予罹憂家
居公得請道郡郡之人空巷迓公至輿枳不可行操
豚漿案衾來餽者爭隙而入公一無所受而今年春
公壽七十郡之仕於朝者又爲文若詩爲公壽及今
又皆哭公盡哀焉嗚呼民不可劫以術使德已也公

非仁者歟何感人若此用是撮其槩俟立言君子紀
之碑之傳之以為世史勸焉

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俊傳　郭棐

馮俊字士彥宜山人天順庚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折獄以仁恕聞成化巳未擢福建按察
司副使建寧衛指揮楊暴者席勢貲以私憾殺數十
人有懼其箠楚詐死入棺以苟活一時者暴即舉火
焚之閩之上官以暴東陽學士孫多庇之民負冤者
十餘年俊至廉其實具疏上其事　憲宗震怒刑暴
籍沒其家閩人稱快以外艱去服闋任湖廣辰沅兵
備鑿沅溪以通運道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
松潘諸軍事鎮守總兵恃勢肆害劾罷之馬湖土官

知府安鰲殘忍不道捕之寘於法更立流官數十年
夷風虐政一旦洗濯蜀人頌之有一知州故人子也
嘗獻徽墨數笏俊怪其重厚試之乃墨塗黃金也即
擲還幾中其面斥出之毋容再見所至風采儼肅以
疾卒於官行李蕭然篋中止俸銀數十兩金帶三履
而已訃聞　孝廟嗟悼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字偉德江西新淦縣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直隸常州府知府浙江右參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甫三載引疾歸弘治十二年五月卒訃聞賜祭葬如例仁在刑部聽斷明決才譽甚著審錄湖廣獄囚多所平反常州舊守多以賍敗者仁自治素嚴豪强斂戢近幸有索圖籍於江南者誅求橫甚郡邑吏率望塵迎奉仁獨不爲徇其人歸譖之　上被逮至中道適都御史王恕疏其

事賴以得釋其後吏歷三藩巡撫寧夏邊境不擾仁之爲人嚴厲任法遇事略不少貸故屬吏奉令唯謹然頗乏寬厚容忍之意時論亦以此少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嵩傳　朱睦㮮

王嵩字邦鎮波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明年授太湖知縣丁母憂服除再授青城未幾拜監察御史嵩恥苛察崇忠厚務持大體初按遼左遼之將領弊端百出嵩悉爲裁正其開原鐵嶺諸衛前按遼者多不至其地嵩盡歷之一時邊備爲之肅清繼按江右會巨盜楊九龍者聚嘯山林自千數吉安迤南俱爲騷動嵩處置方略不踰時而盜就擒　上聞降璽書文綺旌之盜平又會時饑人多展轉死嵩曰救饑恤困勢不可緩若待取勘事無及矣迺令郡縣長吏即發

廩賑之所活甚衆弘治四年嵩遷大理右寺丞進左右少卿指揮某母再告不孝法凡再告者不復言有父母誣告之疑遂駁之諸刑曹皆笑以爲再告無其犯稱冤不已嵩疑其母與人通而疾其子又據律駁者及復訊其母於囚棚下産一女翌旦畢朝聞之咸歎服以爲不可無大理云內府匠申能格殺人法當抵命匠迺夤緣權貴得　上旨與之辨勘者欲希順　上意嵩獨不然迺言曰生殺予奪君上之權也奉公執法臣下之職也匠兇殺人甚慘若生者得以倖免死者何辜覆以爲不可　上從之由是嵩名益

肅十一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其地武備久廢凡新鎮守貪暴嵩至頓革其弊而邊務始[illegible]後坐西虜來犯謫參議致仕正德中逆瑾擅政求賂於嵩嵩弗從遂誣嵩在延綏時侵尅官銀矯詔下獄籍其家而償仍戍於鄞嵩雖為瑾所誣而怡然自處不以夷儉易節後四年事白瑾棄市復嵩爵而所沒之產仍命有司給焉年八十四卒嵩生平重孝弟故凡祀先之禮靡不誠慎兄三人嵩事之甚恭所得祖產悉讓之

論曰余嘗覽張釋之對文帝馬驚乘輿盜竊玉環事

未嘗不掩卷而歎何也夫法者如衡之平不可以人主意輕而為之重輕今親邦鎮公為廷尉時平反執奏與釋之所對奚異使用法者皆若是則天下焉有冤民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誥神道碑銘

顧清

張在宋為汴人南渡時始遷於杭再徙華亭華亭[illegible]張故為著姓公之族家崔城書院西時呼為鶴[illegible]云高祖元亨曾祖天祐祖仲清並有令名[illegible]考遜字時敏讀書善吟與陸夢庵潤玉王雪航公[illegible]輩為詩社十友者在郡牒妣余氏有賢行實生公諱誥字汝欽幼而簡重不與群兒伍少長銳志於學為文章操筆輒成見者歎異以府學生領天順己卯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受業劉文安公

定之為公所器許戊子拜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場平時豪猾倚權勢作姦罔利者悉裁以法諸場為清甲午按湖廣吏有望風自引退者監鄉試選舉得人所錄文至今以為式諸生坐歲考弗稱有停廩踰年者公謂不稱當黜不當停其廩移文所司以為非朝廷制所司懼仰為改正其移文諸司亦板行之丁酉陞廣東按察副使巡督海道鄉人有附番商越境牟利者公嚴為之禁其弊遂絕丁內外艱服闋改四川陞按察使弘治初蜀土連饑公請於朝停荊襄岳武等衛運得米二十餘萬石又發廣濟庫銀易米數

十萬石隨所在貯之委廉能吏計口支給又
公及朱子法十步一竈爲糜粥以食老稚之
食者所全活不勝計蜀人德之陞貴州左布政
帑藏得羨銀數萬兩有以利動公者公正色曰此
之脂膏可以自私邪命吏著之籍爲賑濟備言者謂
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去闕庭遼
積有疑獄至十餘年不決公原其情爲剖析言於
上悉見宥兒竹子諸山箐夷羅構亂刼掠爲民害或
請以兵五路進勦者公止之曰彼爲盜豈本心迫饑
寒耳村寨固有良民今加兵玉石俱碎非撫綏意乃

自爲文遣吏爲夷民信服者分持往諭之降者相屬
前後以千數餘黨各散去竟不煩兵而罷木邦孟密
相讐殺諭之弗聽聽輒復反公曰此非可以口舌勝
也檄諸道各練兵積粟爲必討計二虜始懼而自戢
朝廷嘉公功有綵幣銀牌之賜蓋公之臨事伸縮卷
舒文武並用有如此者以年及思休累上乞骸之疏
戊午冬得請來歸監軍總兵而下盛供帳餞於數十
里外且出白金爲贐公皆不受咸歎息而返閒居十
三年治丘壠葺廬舍敎子姪讀書爲身後計親戚之
貧者衣食之故舊之失所者拯濟之鄉隣有疾病死
喪而不給者周卹之蓋其不盡施而及於桑梓者又
如此生宣德癸丑卒正德辛未年七十有九

焦竑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一目錄

都察院八

巡撫

目錄畢

都察院八

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文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文字貫道直隸新城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成化五年使琉球國歸以所饋儀物獻之朝歷陞戸部員外郎郎中陝西右叅議右叅政左右布政使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尤留心邊事有司方奉令捕豹上疏請止之已而乞休致命給驛歸弘治十一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文器宇宏濶以平易爲政未嘗肆苛猛立聲譽但晚年以私憾發御史李興不法事幾陷興于死地君子不能無議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傳　　實錄

王沂字希曾直隸武進縣人南京吏部尚書㑹之子成化十一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右叅政湖廣右布政丁父憂服闋轉山東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眞定等府兼提督紫荊三關累疏乞休不允以十七年十一月卒于官年六十二訃聞賜葬祭給驛歸其喪沂嚴毅謹恪天性孝友在禮部時有外國以獅子來貢希重賞又有貢刀劒數至三萬者沂言夷人貪詐無厭量損其賜直且定數著爲例　憲廟上賓凡山陵廟祧遷祔之議儀文草創多所考據及巡撫時賦役繁重力爲裁省滹沱河溢壞民田廬奏請築堤捍之功成賜綺幣獎勞自處儉約家雖富無貴侈態居官二十餘年始終一致人以爲有父風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源墓志銘

王鏊

正德乙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于家訃聞　上命有司治葬事公諱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尹山之瓜涇祖孝質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好學工文有名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浙江右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切勿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囑脩遂絕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絕嗣者以疎遠襲公奏宗派許襲傷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寬大司馬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桂猺獞公督糧水陸並進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侍郎分行賑濟劄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賴救糸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詔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又爲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之國公私無擾公凡三蒞場屋浙藩折卷多儒士御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卽通枋儒士何傷山東斂銀將於鹿鳴宴賞士公曰方筮仕而示以利非爲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應時澍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詔馳驛以歸公溫粹寬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雖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尤喜爲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鎬傳　實錄

韓鎬字民瞻河南盧氏縣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給事中陞浙江右叅議屬浙大旱金衢爲甚有饑民奪富家食以自救姦盜乘之劫掠鄉村往來東陽義烏山中鎬聞之即抵金華將赴義烏縣官謂不宜輕犯鎬曰吾計之熟矣彼倡爲饑民猶欲緩死若來犯我死無疑矣遂行夜遣人諭之曰汝饑民欲自救耳亦何罪吾來將賑之宜各散去否則剿殺之固不分饑民與盜也聞者相顧愕然比明悉遁去即命各縣發粟賑濟且令鄉村嚴立保伍以相救護糾察由是數

郡肅然不復有警弘治八年陞本司左叅政守紹溫台四郡濱海歲輸粟數百石於沿海各倉而鄞縣糧長相黨爲姦詐稱出洋遇風沉溺復議重徵積弊者累年鎬至復有詐者鎬曰海神乏食耳何見奪之數邪因廉得其實衆皆驚服十二年陞本司右布政使海鹽濱海塘岸崩塌數千丈衆議塞之計費不貲以民貧無所於辦鎬曰此事屬某當不煩官民而可成蓋塘雖決舊石皆在又今年海鹽糧長當追餘價數千兩行令每銀若干兩修塘一丈當衜之田亦令若干頃修塘一丈糧長憚于出銀誠得修築則米穀貸皆可催役況舊石之外增添不多半歲可塞也乃以屬鎬不三月而塘成十四年陞湖廣左布政使中使往來者多以私鹽鬻于府縣索厚價鋪行率以破家鎬和買之民賴以不擾十五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贊理軍務命下甫七日卒聞遣官賜祭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普長墓志銘　　王鏊

正德戊辰三月九日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卒于家　朝廷命有司治塋域仍命官諭祭如故事公諱普長字元甫後以字行而更字秉仁成化甲午占福建鄉薦明年賜同進士出身時尹恭簡爲冢宰識而異之曰雅粹端重宜居侍從之列奏授工科給事中先是言官有以言得罪者中外以言爲諱臺諫徒取充位公獨以獻替爲志乃言今進士科限三甲恐不能盡天下才宜如宋制增置五甲其四甲

五甲皆授以學校之職庶人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疏上忤旨時己詔公册封占城乃罷不遣而遣他使後他使有海禍或以罪戍邊人謂公有神明之助焉久之有旨名恭簡至內曰蕭顯等六人皆外叙公名預焉以毋憂獨免服闋改南京禮科以憂去弘治中仍署本科未幾擢都給事中時儲貳尚虛公言宜早建以定國本土魯番以獅子來獻公言宜郤之以明明主不貴遠物時議且復用汪直王越公言二人投之尚未遠可復用耶餘若抑倖進慎選舉恤災患節財用溥恩宥優蠲民皆累累爲　上言之癸丑擢

[illegible]布政司左叅政時齊魯旱甚所司方於歲額外多斂以備賑濟公曰與其多取以濟民孰若寡取之爲濟廣且均也會德府妃葬大治塋域公不可王令承奉長史諭之又令諸藩臬諭之又面諭之終不可乃易人董之擢雲南右布政使未浹月轉陝西左布政使時方饑饉重以師旅公轉餉維時師以克濟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作公嚴督將領平之有襲衣白金之賜蜀歲轉餉松潘路出蕃中蕃人劫掠邀利官吏又緣以侵牟蜀人病之公設方略禁貪緝橫其弊幾絕而議者顧不便焉甲子改命

巡撫貴州旋又改雲南以積勞賜誥進通議大夫推封三代且錄子有恒爲胄學生公時已病痿在告疏三上始得旨給驛以歸逾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公長身美髯眉目朗秀襟度冲粹不見畛域而執守堅定不以利搖勢奪家居敦行孝友置九牧祭田緝譜牒復孝義堂居官潔廉明愼所至人懷之凡汲引人才人未嘗知薦友嘗被誣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之知也林世家閩之莆田世稱九牧林氏

右副都御史張廉傳　　實錄

右副都御史張廉字孟介浙之歸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將賊冦廣信永豐銀礦聚命寨之以絕其望遂潰散遷貴州按察使奏設印江豪酋置縣官及遷左布政使與征都清苗寇有功請增貴州解額自廉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疏言廣府黎平僻遠而五開軍衛牽制兩省宜令湖廣兵備副使聽節制及削鎮遠土官置縣官如印江例皆從之廉剛方鯁直好向折人過動與物忤由是被論劾致仕行之日父老軍吏無慮千數遮留之正德四年四月年七十六卒于家既卒家無厚產鄉人以此重之

雲广洪都御史漢傳　　李開先

洪公諱漢字大章別號雲广曾祖大隱行甚高祖士中父諒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氏妻司氏俱贈淑人幼入縣庠以講書見稱縣尹張慶政暇每早召至後庭講近午方出給之紙筆甚多巡按下鄉試後即出巡至章意將爲其鄉人報復益其鄉人有先任縣尉者衆秀才曾在上司處發其奸而能其官三日下學撒籤講書方展書即斥出跪于二門外如是者凡五六人公揣其意在背講因密告長教若衆善講者則以吾名應之已而舉及即至書案前照常禮畢巡講何書巡按厲色曰講中庸纔吐一句即怒曰誰教爾講首章熟易者衆連聲速其跪伏公不少動巡按乃命講中庸卒章公先朗誦經文一遍然後貼註詳解有節奏有理致承上起下處更有照應巡按大喜謂此生曾入試場否應以入而闔學[illegible]之朴延被笑曰有是人而不取作解首主司可謂無目矣且對書講書何難如應試亦將携書耶讀書與時乃儒生分內事顧惡有司之不遂其請也厚誣而力去之本欲有所懲戒有高士在中吾怒無所發矣盡以有司所備紙筆花紅賞之成化戊子中鄉試

壬辰第進士丙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濟寧閘
河值天旱水澁權豪往來任其啓閉公嚴立法禁衆
懼無敢姧行者庚子改司虞衡監稅荆州竹木徵取
平恕商民德之辛丑陞署員外郎巡五城街道點視
九門天壇之旁逼近御路秋水泛漲衝成一灘廣數
十丈深三丈中官惡之䛷將以此中之次日午後
駕出同事者急不能爲謀公卽速集搭綵匠用杉木
爲棚鋪板而覆以土扈從中官乘其釁而不得問之
人而知其事乃服其才後監修大慈恩寺工完同事
者欲援故事乞恩公曰以文職修寺不能諫止復因

之得官豈不貽笑乎衆乃止甲辰陞都水司郎中朝
議以漕政廢弛簡命風厲人員淸查公同御史謝文
往爲條陳十事上之而糾治貪婪武職選補老幼運
軍及處置造船事宜興革一應利弊尤其赫然可稱
者也仍劾總漕等官弗稱任使者數人後皆更置別
用漕政一新弘治戊申廣西缺右叅政以公才望超
補之抵任卽爲兩廣總督軍務秦都御史委同陶廉
使歐叅將等查勘田州土官不法事并會征古田等
處猺獞兼督軍餉所至俱有成效壬子閔都御史[illegible]
委公與陶歐輩再征古田猺獞各領兵馬分爲四哨

約同日發兵尙欲先期公聞之謂同哨歐叅將曰
當整頓與俱歐欲守約公斥之曰汝不聽吾言若陶
兵有失事機吾將劾汝矣遂併力進攻果獲首級最
衆惟馬總兵馬叅議一哨失利被害麾下土兵奔迸
公急追回撫諭之衆又告稱絕糧公曰我既在此糧
何足憂設法水陸竝運軍兵萬餘無苦饑者荆竹嶺
獞賊千餘摽掠斷絕行旅公與劉僉事適經其處分
守康叅將謂曰當由舟行陸路必與賊遇奈何公曰
朝廷設官專謂地方今道路不通三月矣吾輩若
再退避道路何時可通耶遂毅然而往賊勢果熾乃

遣驍勇數百騎爲前鋒繼以步兵夾擊之公亦親御
戎服鼓舞士氣以督其後賊衆登山望見人兵壯盛
遁去路不復梗矣永福地方有猺獞八百餘人占據
民田鎭守副將巳發兵二千駐劄將兩月計無所出
公因授筭與劉選委洞曉夷情者先行齎文推誠招
撫仍耀兵揚威以懼之夷皆退散田乃復總督衙門
以其績奏聞蒙　上給賞綵段銀牌仍命捕捉前殺
總兵叅議賊首解京公詣其地幾半載設伏出奇生
擒六十人械送總督軍門發下按察司監候賊穴地
迸去司官俱以罪黜而公以丁憂廻籍襄事如禮丙

辰補江西參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在四川善政甚
人撫按及兩京科道薦章連上古田猺夷復叛都臺
因奏公向在廣西日平賊有功未蒙陞賞乞即特加
褒奬以勵後人賜大紅織金雲鶴綵段衣一襲戊午
陞陝西左布政使不旬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參贊軍務公至大同訓練軍馬修築墩臺措
備糧餉撫恤軍民糾治權奸搜剔蠹弊風紀振而邊
境肅然非舊日比矣上疏極言便益地方八事而增
守備以專責任演神機以期實用置方田以遏胡騎
寬任俸以惜邊官尤為八事中之切要者蒙恩錫三

品誥命年逢荒旱公遂親製禱文歷數己罪遍詣應
祀神廟懇祈不數日[illegible]沾足白晝星隕朔方墮地
有聲援據史占知外夷[illegible]侵又重陽祭旗焚紙火墜
總兵官衆軍士競撲滅之是非吉徵乃痛加修省嚴
整武備未幾虜果大衆入寇乃設兵待之總兵居中
遊擊居左參將居右極力抵却三千人無留者其一
以三大砲擊之虜不[illegible]前鎮守太監及總兵等倚恃
中貴及世胄不聽節制方略以致失律喪師公引咎
自歸連劾失事人等奉命取公回京聽用所奏下法
司劾問得實各抵重罪惟太監改調陝西鎮守公

先在工部觸忤司禮又以邊事論及中官其同類忌
之朦朧參作回籍閑住名色公論大為不平都給事
中任良弼等御史張津等累騰薦剡稱公才猷素著
宜同尚書周經侍郎許進都御史雍泰起用以盡其
長不報正德庚午以疾卒年七十嘗考一牓而有兩
同名者必一盛一衰公是牓有兩洪漢而徽州字朝
宗者名位不甚顯不但壬辰如永樂乙未有兩葉恕
宣德庚戌有兩王復正統丙辰兩李春景泰戊辰兩
張瑄兩劉瑄兩楊瑄俱存辛未一科天順丁丑之王
道成化丙戌之徐霖己丑之鄭宏甲辰之王溥其在

弘治[illegible]癸丑曹璵丙辰[illegible]言壬戌魯鐸正德辛未王
[illegible]辛巳王朝用而丁丑[illegible]三張淮嘉靖丙戌壬辰戊
戌辛丑[illegible]四科同名[illegible]約高節章煥陳善鮮見官
階[illegible]相同者然[illegible]無崇卑近久惟不愧于心不負
其職為可貴耳若洪公者豈非千百中一二人哉漫
及之見古今同姓名錄不虛耳

右副都御史王公珣傳 子崇仁崇文崇獻崇儉附　郡志
王珣字德潤曹縣人舉成化己丑進士授太康知縣調繁信陽擢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行部蘇松時例獲盜二百名陞四品俸而部中所獲至數千人珣按其非實多所平反曰吾不能殺人求進也歷湖州府知府陞河南參政轉本司布政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以寧夏孤懸河北而境土狹小當先守後戰因濬賀蘭山渠以廣屯田遏虜騎邊防賴之虜寇花馬池深入臨鞏總兵郭鋐以衆寡不敵不敢出戰珣曰虜深入獲利而還實驕且疲以逸待之勝可必矣

戰於石溝破之進階通議大夫無何以疾致仕章再上得馳驛還珣爲人孝友少時爲兄璉所撫及考滿受蔭官其兄子以報之里人稱焉卒賜葬祭如法祀於學宮所著有奏稿十卷南野詩稿二卷
崇仁字仲安珣第二子也第正德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時土木繁興貂璫競爲請托崇仁蒞之以正上下肅然盜起兗豫奉詔討之仁綜理諸營器具先事備辦兵士無譁遷刑部員外郎轂下獄事多涉權貴皆據法治之出爲江西僉事宸濠潛畜異志其妻黨素橫悉裁以法濠欲中傷之乃餌以重幣崇仁辭不受攺陝西副使飭兵洮岷時虜酋亦卜剌出沒西海因上區畫事宜當道不用遂引疾歸今祀學宮
崇文字叔武珣第三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　武宗即位遣中官織造因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鬻銀買料崇文與李夢陽等言於尚書韓文執奏至再請但與六千引內監惮之歷江西四川提學副使擢山西參政壺關盜起將發兵勦之崇文戒勿輕出諭以禍福多所解散因擒其首惡餘黨悉平由河南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引疾罷歸卒賜葬祭如法今祀學宮所

著有兼山遺稿
崇獻字季徵珣第四子也弘治丙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後改禮部主事以逆瑾擅權引疾告歸瑾銜其避已削籍爲民瑾誅改兵部主事時山東江浙巨寇稱亂崇獻條陳六事悉見采用寇平賜白金文綺西北夷兀良哈入寇用總制叢公薦屬崇獻往乃先聲揭巢棄馬用步笄無遺策沙嶺之圍遂解尋陞郎中奉命徵南直浙江驛傳役銀並革積弊歲餘得銀四十餘萬陞南京尚寶司卿以錢寧專政復引疾去嘉靖戊子用言者薦起爲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再晉

南京太僕寺卿癸巳拜左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偶感
時事三疏乞休得歸家食三十年屢薦不起扁其堂
曰三巳所著有孫子釋疑小學撮要禮記擇言雙清
詩集韻語拾遺等書
崇儉字叔度崗第七子也舉嘉靖辛丑進士會考選
庶吉士有達官見其詩翰者謂曰以君才學宜居上
選惜年踰三十若稍減一二入選必矣崇儉正色曰
天下豈有未事君而先欺君者乎達官愈重之觀政
通政司未除官而卒所著有五桂堂稿春秋筆意等
書

右副都御史艾公璞傳　楊一清

艾公璞字德潤號東湖南昌人父敞號梅亭精于醫
是生公少學于郡人羅評事羅大奇之曰此子殊穎
悟他日必有聞于世恨吾不及見耳成化間發進士
第授工部都水兵部武選主事弘治間歷遷武選郎
中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蘇松諸郡總理糧儲所至有聲如羅言初公方成
童爲從王父所愛求立爲再從父後梅亭翁不可乃
迫于從父命從之然非其情也則憐惜之至憤惋不
食後公貴於所爲後父毋既移封矣至當以通政加

封前備諸服色冠裳遣使馳上使還日忽不樂淑人
覩惟問之泣語其故且曰吾所爲父毋已有子無用
吾爲後理況此非吾父意與思及此肝腸寸裂且
今之人處此或朝仕而夕改吾竊病之吾今於再從
父毋蒋致祿養再移誥封亦尚盡心耳矣願於吾父
毋煢然未有報其何能爲情哉吾今竊有圖矣淑人
所贊決之於是馳書所爲後父毋遂上疏陳情事下
吏部覆奏許之公乃立四代主俯伏痛哭于考妣告
曰不孝兒歸奉祀矣已復割設一龕用祀從王父歸
及再從父及沒心喪之如考妣公好義樂善尤篤于倫

理弟珊歿遺孤欽少時携至京師教育之俟有造俾
進諸學宮學焉再從父子璧蕩用官馬價至千金官
徵之無從得則桎梏諸囹圄公聞而泣曰吾不援弟
其死于獄乎遂罄囊貲爲輸官不足稱貸于人又不
足繼以田產璧始獲釋矣族人或不能昏葬毋厚遺
濟之鄉官某客死貧不能歸公賻之衣棺舟車親往
斂送之其素履如此比居官自都水主事至爲通政
日務舉職其在兵署選將籌邊多所裨益嘗奉建儲
詔使朝鮮賜一品服以行至其國秋毫無所取及爲
光祿悉得諸故所作無益事歎曰夫民財可如是耗

耶即具疏欲一切革之疏且上僚佐懼妨諸權貴止
之公不聽已而得旨報允遂著爲令省費鉅萬　孝
廟厲精求治屢下詔求言公首陳愼修德時布告固
國本舉良將重憲臣飭守令六事又陳聖政虜患田
賦散戎四事他如減齋醮節供用諸奏皆人所難言
洎南畿巡撫半載間徧歷所部郡縣問民疾苦察利
與弊而興革之崇明有捕寇恃海洋險阻越人取貨
攻城剽邑大爲民患屢招之不服公知其不可化也
乃陳卒集餉具戰艘爲勦捕計會勅至令督兵殲之
公乃指畫出師由海道夾攻浹旬而平捷聞　上降

勑獎諭賜文綺白金百姓爲立生祠肖像祀之復勘
碑識焉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官知爲民產懼獲
罪巨室莫敢公言者公承勘廉得其情悉歸之民遠
近稱快屬逆瑾竊政巨室以賂行田訟復作瑾勢方
熾使者覆勘惟風旨是承乃悉以田歸巨室顧劾公
前勘非於是瑾僞傳旨逮公詣獄訊之公不屈曰實
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令還家海南爲編氓家人與
公行數日方蘇哭公曰吾猶生活又何哭爲公居南
三年瑾誅奉詔還復官致仕杜門謝客暇則遊城東
別墅酌酒賦詩以爲日家廟未建曰事孰大於此乃

卜吉市材命工創建於居室之東遷主居焉時言官
交薦起之未及用而卒正德七年壬申歲也公生於
景泰庚午至是壽六十有三矣　論曰予聞諸鯁直
之士多剛愎難近而醇謹者或沉默取容跡公平生
所爲孝友和易可謂醇矣而其立朝每持正論臨事
不詭隨又何直也昔孔子思中行之士公其殆庶乎
遭際　孝廟聖明有所敷奏多見采行眷禮優厚不
可謂不遇矣晚值逆瑾中奇禍瀕死播遷及其復也
且柄用之而遽以計聞惜哉昔王祐拔符彥卿事世
行德及人雖僕謹後當有顯者及子旦相果驗公[illegible]
典祀同其後亦當與無異彼構來者惡足爲公[illegible]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字公瑞江西南昌府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浙江左參政武康有羣盜躬往招諭平之典水利賑荒歉皆有善政陞河南右布政使尋陞左布政使周王怒其世子欲罪之季麟爲之調護王怒解父子慈孝如初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撫諭土魯番番酋歸所虜哈密忠順王陜巳乃奏還所留番使又增築要害以爲守禦計調巡撫陝西革前調省城防冬民兵四千止以千人番代又用內閣大臣薦調巡撫薊

州會勘御馬監收馬草場其所侵民業考諸圖籍正之不避貂璫之怒時有論其傳奉改鎮者益不知其出於窮薦也乙丑以病乞歸後逆瑾擅權以事落職又罰米千石瑾誅例復官米用正德十三年十二月卒

巡撫大同地方右[illegible]都御史歐信傳　實錄

巡撫大同地方右副都御史歐信字孚先順天府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奉命賑京西活饑民以爲計爲郎中陞[illegible]大同[illegible]東大有倉乘賤易粟備用歲積至五十餘萬陞浙江參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illegible]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始至即遇[illegible]也因修邊墩陞未逾年而卒時正德元年九月也例賜祭葬信修幹美儀觀整峻才足任事亦一時能吏也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曹公鳳墓志銘　　韓邦奇

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一日公卒初丙寅以來八黨擅權而瑾尤肆毒中外稱爲內相凡藩郡入爲京官必重賄方免𥳑見則長跪稽首內相不爲禮丁卯公自巡撫延綏都御史回院公弘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謏禮又不知賄事適　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內相公曰未見　天子而先謁權官邪不見瑾固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邪公曰　聖恩

也瑾復問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揖公出公歸即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勘天下錢穀以中士夫禍勘使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浥爛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勘竟誣公償布五百粟千石立限繫家屬緩則將籍公家公亟鬻世產完報然瑾怒未解也公隱憂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　朝廷遣官諭祭且給金營葬及今葬事且不能如制而墓銘尚缺云公姓曹諱鳳字鳴岐別號西野河南汝寧新蔡人高祖諱世隆曾祖諱恭祖諱英考諱端以公御史時封如公官性度夷粹廉信不苟妣劉亦以公貴封孺人天順丁丑十二月初九日生公前一日孺人出於外歸見火光如車輪當其前明日公乃生公生而靈異比就外傅略加訓說即了大義甫三載舉子業度越諸生尤以檢押身心爲務天台陳公選大儒也督學中州甚器重之成化丁酉鄉試中式辛丑登進士除徽州府祁門知縣或爲公難之曰祁土浮俗僞且健訟當思以處之公曰若使我先逆民耶逆必設機械不得則重刑將有悞罹法網者卒不以僞逆祁民凡訟至分下都長

虛心考其成隱奸巧詆莫逃其情然亦不深疾也祁民愛之於是祁門治行爲最而當時徽之諸邑莫不推先祁門者三原王端毅公爲冢宰雅知公弘治己酉公考績謁部奏薦陝西道監察御史陝西王公鄉也當　孝廟熙洽之世公獨持風裁崇論正議多所嘉納嘗奏事失儀鴻臚糾上　上特宥之謂左右曰曹御史好官當略其細過辛亥御史奏蹟於是封公及劉孺人皆獲封焉巡按江北頴州僉事某倣虐不職公將論之然僉事素善持人短長且嘗忤公而頼新蔡又甚邇或謂公曰此易與訪階宜寬之公曰吾

辟風憲而避嫌不激濁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劾罷之一路肅然御史七年陞蘇州府知府蘇州富饒甲天下俗迺奢靡且崇祀非鬼親死則多火之公下車首置義塚以畀貧者而禁火葬定婚喪禮不得過制凡餞迎時序一切務從儉素違者刑之毀淫祠致平訟理而當時各郡又莫不推先蘇州者弘治壬戌述職入覲時宰臣奏安天下賢有司於廷公與焉蓋異數也尋陞山西左參政湖廣右布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　孝廟時虜久不入邊場無警武備稍弛公蒞鎮則嚴部伍實倉廩諜探練明賞

罰推誠馭下將士感悅各思効力終公之任虜至數止邊外無內掠焉回院而遭瑾禍卒享年五十二歲云公性清介孝友私居終身不御紈綺不畜婢妾不問貨殖父母兄弟無閒言與人和易不爲矯激之行處鄉黨恂恂無貴人氣所至遺愛在民祁門則豎碑立祠蘇州則誌列名宦延綏則將士戴服至今猶有過其宅墓而問且拜者至其不屈身於權瑾危行大節一二於天下余總河道時公孫亨守兗以循良聞上交下交無抗行無過禮余心與之及詳公狀乃知公家法源流遠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杜公忠墓志銘　王鴻儒

昔大儒先生論位義之心人所固有而此心甚微必用力於語默之際乃克塞而可大若宜語而默宜默而語因餂之以致其情皆以爲穿窬之類可謂嚴矣後世薄夫顧反迷此義陽開陰闔神迎色拒益以眉目手足佐之鉤距揣摩端倪不露而誘掖如神俾人出心腹腎腸傾輸無餘蘊然後操以爲奇貨而人或有不得其死者吁其僭矣天賦人以仁義豈端使然哉若故都御史杜公則不然公資稟坦夷內無城府意氣軒豁加問學勤敏尅治融釋愈益完粹與人言

洞見底裏人有小善亦游揚不置或不及而請益則懇款訂至無少留藏事有難處公必爲之盡異同禡利害以求其善即成敗不驗於後人亦感其忠蓋也性剛毅疾惡如讐値須率悖傲戕仁殘義罹刑書者雖要且近不少貸如公者豈非所謂不失其本心者邪公諱忠字世臣先爲盧氏人祖恭用薦授河陰訓術遂占籍焉公自少修謹性不樂傲放補邑庠弟子員家居去縣十餘里晨往夕返手一卷於塗且行且誦其勤如此成化戊子舉於鄉戊戌登進士明年除濟南新城縣令越五年甲辰召爲浙江道監察御史

近以數名人之言爲證不必多其事亦其自見[illegible]筆[illegible]之文如此

弘治辛亥出守平陽庚申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乙丑遷四川右布政使正德丁卯轉左布政使仍臨山西未幾卽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居一歲年六十有八卒之前三月公嘗上章乞致仕得請　命下而不能起矣實戊辰冬十一月十三日也始公之令新城也分寧周公公瑞稱其質直忠信議論條[illegible]皆有前輩風其爲御史也四明楊公維立稱其剔蠹治姦踔厲風發其爲太守也括蒼俞公尚賢稱其百廢俱興爲民所愛戴其爲都御史也太原周公伯常稱其篤實老成無所往而不宜此四先生者皆當世元臣舊德人所取信者其言如此則公爲仁義之人可徵不誣矣公父諱楨累贈平陽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娶張氏累封恭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三人汝松汝柏俱生員[illegible]衛醫學訓科女三人長適衛琇先卒次適陳鎮次適張嘉儀孫男四人守經守約守綱守紀女三人汝松等卜以四年十一月七日葬於古滎陽成臯之間先塋之次託令光祿丞許君本謙命銘於鴻儒鴻儒於公託交頗早而受知最深是曷可以辭乎

[illegible]二騎送過客甚奇 詞 當與徐何容事非傳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節傳　實錄

右副都御史徐節字時中其先績溪人占籍貴州衛成化壬辰進士授內鄉縣知縣有治行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要嘗疏錦衣指揮牛循罪及頤詆大學士萬安之失風裁凛然弘治改元遷直隷太平府知府時郡中大疫節悉心治療全活甚衆進雲南右叅政以平梁山竹箐米魯諸賊功陞二品秩壬戌陞廣西右布政使征思南給餉有功甲子轉廣東左布政使丙寅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會逆瑾擅政見忤削秩罷歸瑾誅詔復職致仕正德十一年卒節居官甚廉謹不忍掊民在太平飼二驢於私廨鄉人過郡者以驢送出境驛遞皆不與知其守法類是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冒政傳　實錄

右副都御史冒政字有恒直隸泰州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武昌知府守正奉公多所興革尋陞山東左參政分守東兗弛南旺湖禁以食貧民又分守遼陽正德丙寅出遼陽陞江西右布政使將發以所餘餉銀千兩歸于代者毫髮無所取奉新饑盜且起政賑恤有方一時晏然丁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劉瑾以政前在遼陽軍儲有虧耗逮治罰米二千餘石累歲事方竟褫職以歸瑾敗復職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賜

祭葬如例政為人質直坦易居官廉正卒後家無餘資其子稱貸襄事士論重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曲銳傳　實錄

曲銳字朝儀山東萊陽縣人成化辛丑進士任大理寺評事寺副出為福建四川按察司僉事松潘兵備副使改河南陞陝西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進南京禮部侍郎改右副都御史仍舊巡撫銳既屢陞擢劉瑾怒其不謝已勒令即舊任冠帶閒住瑾誅聽還鄉復其官階正德六年十二月卒銳有吏能所至獄無滯囚其在四川馬湖土官知府安鰲恣橫行部者多避之銳誘執置之法疏請改流官州人德之故其以父憂服闋給事中劉菃請令復任四

川以為其才宜於蜀也其後不污於劉瑾蓋亦有以自守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欽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欽字懋恭福建邵武人成化壬辰進士授寧波府推官擢監察御史風裁凛然陞山東副使以憂去服闋補浙江尋陞按察使湖廣左布政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民俗多酣酗下令禁釀適內使過境不得縱詼於劉瑾被逮入京有勸其賄免者不從然瑾竟不能害得致仕歸尋撫舊事奪其職瑾敗仍復之欽端重有威儀居官清直所至以聲績著爲諸生時刻意考亭之學往遊徵士吳與弼之門以道稱于閩正德十五年四月年七十七而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惟學傳　實錄

安惟學字行之山西臨汾縣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行人歷工部郎中平涼知府陝西叅政浙江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劉瑾方遣官覈屯田邊儲惟學承望風旨所行過刻軍士多怨之者安化王寘鐇因而謀逆欲先殺鎮廵等官而後發兵何錦率其黨進公署惟學方與都指揮楊忠議事錦殺惟學于座上故恩典不及然惟學居官亦以清謹聞

巡撫都御史黃寶傳　　廖道南

黃寶字廷用長沙人高祖典輔洪武初爲監察御史寶登成化甲辰進士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內贊計謨外閑儀矩上稽時政下參仕籍惟慎惟清罔或訾議弘治中歷陞文選員外郎郎中懸水鑑以收俊乂操冰蘗以勵風節一八柄以詔休戚綜六計以甄循良別善最以察勤惰黜貪頑以謹惛恢遷爲太常少卿修郊禋廟祧禋沈馨香之禮禮克用正舉雅南絃頌寄鞮譯之樂樂克用章十八年間協氣休徵熏爲馨香者亦不能無少助也正德初擢通政晉應天府尹

陟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潼關以東民如縣磬花馬以南虜多陸梁皋蘭以北城堡圮廢臨洮以西羽檄旁午寶深思其患力以處之迺肅紀律清壁壘預偑徇防烽燧恤災沴屏黠狡猶恐北虜西戎互相援應則我軍難支彼類益橫建議斷其右臂扼其中吭以犄角之故河套虜酋莫我敢犯奏有寧宇逆瑾柄國寵歸瑾敗復起巡撫山東不踰月移疾歸卒年六十有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鎬傳　　京學志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巘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兼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愼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條洙泗志[illegible]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illegible]必有推之晉江西參政庚午晉湖廣[illegible]使會洪江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

賴者[illegible]從[illegible]公[illegible]方略督兵以次討平之[illegible]朝廷即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illegible]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illegible]諭都[illegible]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盜[illegible]歸農益負固阻深者咸懾服有更生之樂[illegible]中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進傳　實錄

李進字時勉平陽曲沃縣人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督餉宣府公干出納陞廣平府知府其地斥鹵恒苦旱進至特建石閘引河水灌田民利之改濟南陞四川右叅政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北虜冠邊諸將失利於魚臺嶺官兵多敗死言者因劾進進亦上章自劾遂引疾歸正德七年十二月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洪傳　實錄

姜洪字希範直隷廣德州人成化戊戌進士初授廬氏縣知縣擢貴州道監察御史陳時務八事彈劾不避權倖謫山西夏縣知縣擢廣西桂林府知府所屬古田縣久爲猺獞侵擾洪奏調兵討平之民賴以安屢擢雲南左叅政山西右布政使逆瑾方擅政詰省有賀印錢山西獨無瑾中以法矯詔罷歸復罰令輸粟於邊瑾誅起爲山東左布政使時流賊猖獗調度兵食勞瘁成疾嘗上用兵事宜多見施行未幾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未踰

年竟以羸疾卒于官時正德七年六月洪性亢直居官清介身後家益落不能舉其喪久之始克葬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錠墓志銘

公諱錠字良金姓賈氏別號東林世居安陽之大韓鄉曾祖文直祖振俱隱德弗仕父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琛母張氏實生公幼有奇質刻志苦學弱冠補郡庠弟子員成化丁酉領鄉薦戊戌春聯舉進士授知山西汶水縣汶水民健訟公至務以德化遠近帖服甫三載以賢能被剡薦名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滿其行囊蕭然民故有包老之稱老稚遮道悲號不忍違留其履以識愛慕居臺端未幾即巡中路風裁凜栗盜賊逬息丁外艱奔歸哀毀踰禮服闋按遼東有

都指揮李姓者久橫不法公首劾之武弁震懾而邊地肅然再按兩浙值溫處礦賊陳廣斵等搆亂勢焰甚烈公不避危險提兵勦平之捷報 上有彩幣之賚比回奏績陞贈公父如其官母妻皆孺人弘治壬子擢福建按察僉事時建寧礦賊猖獗處撫臣以公請 上可之勑兵備其地一方以寧遂擢憲副歷山東憲長左右布政使憲度嚴明德意誕敷在在有聲而公之清操益至正德壬申晉今職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丁內艱聞計即日歸時逆瑾恣橫羅織百司以公居方岳直戇不阿坐事罰米千[illegible]

遞例家貲之半事懼他禍遂乞休請極迫切再疏乃俞之瑾敗銓部累起公公辭不赴今 皇上初元詔陞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俾遊林下方事行樂又明年以正終于寢距生正統戊辰享年七十有六公性資沉靜器度宏雅皆以矜莊自持自外觀之貌若遲鈍及其臨事毅然有為雖甚難處者無不曲中剔歷中外餘二十年始終一節不少渝其居林下十有六年自處一室無他嗜好暇則課子讀書惇行孝弟絕口不及時事彬彬論尚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淳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淳字宗厚廬州合肥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瀏陽知縣擢監察御史會岷府奏逮知州劉遜科道論救俱下獄淳方自外還抗疏請惜耳目以庇元首　孝宗意解尋釋之遷吉安知府俗故健訟變引動數百人經歲不決淳惟取當逮者訊之剖析如流獄詞輒千書片紙示吏吏無所措其姦版籍多巧僞淳廉得其實役均弊絕久之家稍折迹公庭嘗靜若無事者郡收給引直號堂食錢前守率取之以爲常淳悉畀廬陵縣公用歲省民財數千兩自

奉甚薄食朝夕惟一鮑魚秩滿歸橐如磬正德丙寅遷四川按察副使整飭松潘兵備轉南京太僕少卿進應天府府尹務寬徵需以節民力癸酉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四川劇賊新敗疏請駐兵房竹等處以防奔突賊平有賚書金幣之賜其冬改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荊等關淳行部乃範少嚴或將官耳目於下爲所欺會言官劾其携子索賂淳不自安卽求養病歸正德十四年十月卒例賜祭葬淳修髯火色剛果自信治郡最有遺愛雖古循吏或不能過晩節功名頗損論者惜之

右副都御史張公淳傳　郡志

張淳字宗厚僉事敬之孫太學生鎰之子也成化丙午薦於鄉明年登進士初令瀏陽有逋賦歲積萬計乃檄長侵費公至喻以忠言皆感泣來輸三年政成名爲監察御史每疏人言多剴切不避權勢時有坐言事下獄者公恥不與抗疏救之得釋頃之出按貴州有負固者乃招撫之擒渠魁普安阿保父子餘黨五十九寨悉爲編氓轉吉安知府吉民健訟公以一言折之訟卽平課農桑興學育才修里社敦尚節義民爲創賢侯祠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鎮松潘適諸

番叛乃召集諸將授以方略皆相繼授首諸番懾服進太僕少卿綜理馬政務在便民轉應天尹多惠政七民賦京兆十思以歌之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不逾月有巡撫保定之命是時傳報邊警公經略邊務悉心區畫達虜聞風遁去河間諸郡告饑奏勅賑濟全活者以萬計進階通議大夫上疏乞歸　上以溫旨慰留疏三上始得馳驛回籍調治蓋殊恩也公居身清約惟敝屋數椽田二頃園一區客至談說經史或世故移日不倦有請託者禮遣之故人不敢干以私卒年六十有六葬祭恤典恩禮有加壽生二子長卿禎次[illegible]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琓墓志銘

嚴嵩

公諱琓字德貧成化戊子占江西鄉試戊戌登進士歷知松陽上海二縣名為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陞松江知府陝西湖廣參政右布政浙江左布政已而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公器貌端重為政矜嚴持大體曉達民事謹慎點檢所至舉其職而上海松江之政尤稱最上海松屬邑也地大賦繁公至減官糧加耗奏以餘糧編銀俾夫民稱省便官稅徵解歲有羨餘數百金前政者例受之公則斥以建學舍齋閣

廨宇館傳之敝圮者鋤抑豪强發擿姦伏屢辯疑獄終其任無敢干以私聞父喪即日舟歸民懷慕賫餽追至其家一啖拒之為御史風裁凜峻出按蜀戎籍持平不苛稽審有法衆號得體適松守缺松人咸願得公為守語聞吏部以公往蒞公前在上海威信孚於民又熟其利病及為郡邑適往蹟厲凡所興革弛張舉措務建經久長利期無道便乃已用文學飭吏治考大成之樂聞詣學官飲射讀法率學官弟子親為講說課試高等者慰寵之飭陸宣公周文襄之祠表忠節貞孝百廢具興松故饒財俗尚侈靡公身為儉約先之食不重肉客至豆觴魚脯一飯而已禁奢燕俳優雜劇不一陳于前考公所為庶幾君子德義之風矣撫鄖時劇冠劉七猖獗連河鄧襄蜀數州忠之都御史彭公澤專總制公受勅調漢土兵併力追勦計董勞勣渠黨就獲璽書奬勵有襲衣白金之賜衆方多其功顧為言者所抑得旨召公將別用之公還過家即臥不復仕矣有司議平賊功猶以白金彩幣即其家賜焉　今上登極推恩廷臣公雖家臥援比以請誥賜誥進階通議大夫祖諱原亨考連江丞諱仕忠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某

氏妣胡氏皆贈淑人益異數云家居十有五年年八十有五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正奉大夫

陳公璘墓志銘　韓邦奇

陳公卒訃聞　上命禮部遣官諭祭工部營葬事公諱璘字邦瑞號一石山西太原之陽曲人也曾祖福聚祖榮贈知州加贈右副都御史妣趙氏贈宜人加贈淑人父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封右副都御史母商氏初封宜人加封淑人公幼聰穎度越十九歲充府學生弘治己酉中鄉試第二癸丑賜同進士出身第一授太常博士乙卯相　孝廟亨南郊見博士氣宇周旋悅甚面咨何官益欲超遷不果錫之寶

鏹一時縉紳稱榮云戊午拜監察御史巡居庸諸關關者崇岡峻壁天限華夷城守之固若金湯前後監察益率付下吏閱圖貼克事耳于是御史乃躬歷險阨疏可城守者立將官增戍兵曰勞一時可爲千百年之計者　上曰御史言是益迄今邊服永賴云未幾巡按山東有近貴求山東取礦砂益近貴素多內援又荷　上命若御史無若我何御史曰民力竭矣豈復堪益此邪疏論之礦役竟罷蔡河淤塞河流逆泆民田匯爲巨浸而稅尚在民民白之御史御史曰是可導入漕河者益後蔡果入漕粒食乃登云先是

九關遣回祿修未完御史度工定期尋乃奏成　上進官立御製碑文特嘉御史績第御史執法不阿多忤尊貴人尊貴人益憎嫉之遷浙江提刑僉事人多心不平云僉事至浙摘發興除不異山東時旣而又遷陝西苑馬少卿少卿亦不以苑馬爲閑散馬益蕃息焉時少師楊公總制三邊疏薦少卿賢遷布政司恭政督軍餉於是邊儲大足而民且稱便云遷河南按察使其時豪猾交納宗室便越法制及發覺又依憑城社人皆患苦之按察使下令曰自今敢匿人者連坐捕獲悉正其罪境內肅然鎮守王太監殘暴特

甚民不堪命按察使面責之王亦知自戢云遷右布政轉左布政自此經濟大略益著乃遷都御史巡撫湖廣改撫延綏益北虜寇邊警報狎至以都御史抱將臣也下定結城堡利器械足倉廩蘇戍兵選將官激厲威益震丙子虜賊寇邊斬獲甚多　武皇降勅褒勵定靖清平邊墻功成有金幣之錫虜復寇邊復大斬獲捷聞　上嘉都御史能賜蟒衣三襲益異數云都御史三年天官冢常宗奏上錫誥推恩及祖且廕嗣入監旋推兵侍公以轉運翁及商淑人老累疏乞歸　上曰璘素有才識又曰璘操守清愼已有旨

勉留着用心巡撫地方乃復起視事時總兵柳勇[illegible]
將李永定把總許國丨雲交納中貴人緣爲姦利寘
心恣之目爲四害都御史曰凶虐若此生視之是都
御史縱虐耳劾罷之三軍稱快會大將軍彬導 天
子北巡邊塞駐蹕延綏彬黨橫甚都御史執大體酌
時宜雖彬兇焰竟不害帥臣戴欽恃其權位又彬黨
也敢肆餙傲都御史怒甚搤手自擊之有逆子既成
獄彬欲活之亦不聽邊人相語爲真都御史云乃都
御史又引疾乞歸 上亦不許報曰璘素有才譽有
疾善自調理以副委任亦不允薔未幾而商淑人轉

運翁計先後至矣公自以前後乞休心本爲親乃沸
能侍湯藥奉治命哀痛踰禮幾至滅性疏聞 上命
工禮二部祭葬如例時彬又導 天子南巡江淮延
議以上郡北邊重鎮 天子外巡乃奪公至情罷候
代已而 武皇上賓有不好公者疏論公謂都御史
宜罷詔從之公竟罷去未幾詔進公階正奉大夫云
公才既敏達而性復剛毅茂實敦本崇儉不能爲閃
倏媚悅之態爲諸生時敬讀提刑司有攫金人爲亡
金者訟攫金人益以二百金賄公公嚴拒不納同事
生潛誘取之而亡金者坐誣後亡金者得直事發覺

同事生皆坐法公獨不污登甲時益有當道知公[illegible]
或謂通名可得吉士公不通名當彬竊柄時益諸司
皆以賂賵彬公不賂賵慷慨任事凡所爲益時所深
避而不肯爲者云生成化三年卒嘉靖十七年年七
十有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恭惠范公鏞傳略　郡志

范鏞字呂儒人系出文正公後成化二十二年舉鄉魁弘治六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選湖廣道監察御史鯁直敢言不避權倖因忤旨下錦衣衛獄旋得釋補浙江按察司僉事歷四川按察司副使浙江布政司右參政浙江按察使所在釐奸起廢約已愛民而民亦戴爲慈母畏爲神君尋陞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時中涓逆瑾用事兵部尚書王瓊附之公秉直無邪勁與瓊左瓊中之因降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卒于官公生平大節不與時俗浮

沉遇事直言權倖憚之然亦以是逮獄謫官後瑾黨敗收中外交章表揚之詔復原官賜葬祭得廕子謚恭惠焉文正公在宋侃侃風節震耀千古幾百年後有其孫鏞亦能世守言細爲霜臺亦幟至甘心鼎鑊奔射權奸抑何壯也詔謚恭惠洵不負爲文正之裔矣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沈公林基志銘　王鏊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爲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諡大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學成化甲午舉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內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窳公敎之樹藝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爲禮公

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號舍齋廬庖庫祭器又習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娓娓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仍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參政後守因成之及蜀寇藍廖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

人忽雖兵境上遠近悵擾公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
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　聖節時逆瑾
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叅謁公固不往瑾衆之銓曹屢
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
詷公公行過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擒無所得獨以沿
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也文義
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爲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
狀家人思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
爲計公曰無庸憭官祿與褱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
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途備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

者奏起公爲廣西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
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曰公堂盡
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解宇
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杯斝之屬爲公府宴
饗用時撫巡交章劾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劫掠
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
揃刈且滋蔓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爲深入計預給旗
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屋囤恃險攻之闐石
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邇公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
火鎗飛礟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
無筭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
貴前二衛庶革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晏然初藍
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剪之公恐奔迸
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盪平有犄角之助焉
癸酉聞奉直公計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
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
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
卒春秋六十有九公生而端靜在衆中默然若不能
言而栗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爲君子也筮仕之

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爲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每言
昔在太學爲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譁閧其
傍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思之
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以書
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父老
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爲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復至
則已輪奐爽然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也題
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二
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取南向坐初歸自
蜀弟麓已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析異
耶待族屬鄉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孚齋伍公符墓志銘　張時徹

公諱符字朝信別號孚齋始祖醇福州長史自閩之寧化徙于安福遂占籍焉五世祖洪以春秋登國朝首科進士知上元縣死繼母難李忠文公爲作死孝傳高祖綸生于晃舉于鄉知樂清縣贈河南道監察御史晃子麟封刑部貟外郎麟子希淵號拙菴則公父也會試舉春秋第一累官右布政使祀于廣之名宦祠母劉氏累贈夫人公生之前夕刑部公夢有達官至其家心異之稍長敎之春秋輒名馳藝林年十

九毋夫人卒于廣州匍匐歸其喪成化癸卯鄉試亦舉春秋第一丁未賜費文憲公榜進士選入翰林讀秘閣書學士汪公傳公每月試亟稱爲奇才云會有忌者竟授刑部主事而大司寇屠公寔銓之命典司章奏法比精詳諸司式焉轉貟外郎會嘉興寧波並缺守司寇公欲爲嘉興得之乃冢宰屠公曰我方秉銓而不能得一賢守乎竟以補寧波到郡即以古循吏自效兢兢禮法自公庭以至屬邑莫不整整時有監生袁孟恪婿於顯貴以貲豪里閭役人無忌又有楊大王者怙勢橫暴吞噬細弱官司莫敢何問公皆捕而法之豪右斂跡閭郡快焉篤意黌校課諸生講習資以膏餼勿拘學官至程品優劣無爽於公素所獎拔如周公淵輩爲時名卿他如均徭役治水利減逋賦戒戕劇禱山而湖應禳災而疫息察富民之詐領賑銀訊黠盜之夜竊耕犢益嬌嬌章卓矣會當考察科道疏擧天下知府一十七人而公爲首嘗戒侵民不聊生令民得下海網捕爲活海道以令不自己也而怒之嗾巡按劾逮郡七民七千餘人逆名赴闕疏太守爲民得罪之故　考卑避而釋之反坐言者乙丑九載考績擢浙江右參政風動列郡小大吏宗

受令約惟謹己巳轉廣西右布政使到任甫三月而逆瑾以微械傾之禁繫闕下瑾敗乃免歸侍拙菴公養志引怡怡如也辛未起湖廣右布政使會拙菴公遘疾卒哀毀骨立服闋未起銓部擬補四川右布政使蜀值兵戈之後百計撫綏會松潘悠然將例有勞捷聞賜白金綵幣以旌乙亥陞福建左布政使丙子入覲銓部考天下方面官獨與張公時峻最焉戊寅陞南京光祿寺卿濱行豪軍假以缺糧倡亂時代事者半月矣會鎭守市舶兩內臣與休寧副使高文達皆不禮於公意而非禁過錢寧竊柄遂捕詣獄既[illegible]

得白閣人謂有天云先是內閣擬薦毛公私於冢宰陸公謂光祿之擢不滿人望奏改山東巡撫未及赴而有亂軍之事已乃俯直隷巡撫甫持節適 武皇南巡細鉅畢辦 上嘉悅舉御觴觴之武將劉暉官官張忠茲以寵倖前驅緣弄威福正色與抗卒莫之逞畿輔愛衛王師絡繹民心凜凜多方鎮定而六郡三關晏然安堵 鸞旋僅拜銀牌之賜不阿左右故也連疏乞休俱溫言慰留 今上御極纍乞骸骨凡五疏始得允年六十三卒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傳

王維楨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為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甞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為妖言謟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為反謀府中官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書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為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甞 上指幸許即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 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為縱詔復護衛如故濠兇計遂為反謀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為妄言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等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才藝之子各數千人為衣食居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為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為江西副使云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

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項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觀濠叙變之乃進諸司計曰即濠發奈何當是時副使許公逵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今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徵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于是進賢有城安乂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毋一令出咸爲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

置人要路鈔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齋重賓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徙浙江濠厚賂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賂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類罪甚多不具論令踪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備徙兵器于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在德

巳卯言官言濠不軌　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名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即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安濠乃伏賊兵于殿内諸司拜未畢濠奮臂言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　天子延幸在外　太后令我監國汝等云何孫公抗聲對曰既有詔請出詔示我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有

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澌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僞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焉令人詣兵局取兵器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横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能下濠甚憂焉其時　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道聞變乃即駐節吉安移文遠近

令各以兵赴義于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
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
于是吉安大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
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
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閉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
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于
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
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
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
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人執之劉吉李士實王

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
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 天子念濠懿親
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以輕重伏誅李提
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
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 毅皇帝棄羣臣不
及錄孫公 今天子即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謚
忠烈詔江西立祠賜額曰旌忠公與許公並祀之廕
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起江西
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與時昧旦
天割然忽斷烱烱若目見者譁曰天開眼矣以濠就

擒由考之則此先未擒一日事也予從徒跣赴難至
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
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
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
背刻二十有八字其文曰光運扶日月心感天揚則
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恠觀者多
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
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
長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墀尚寶司卿季子陞吏部
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于以報孫氏哉胡

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
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
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
東西立巨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
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
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
初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
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
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孫忠烈紀遺

林大春

忠烈死忠去今且七十年所矣其曾孫刑部主事以
建言謫居潮陽時過林子稱引先公遺事林子亦樂
道之而先是關中人王祭酒維楨者嘗爲忠烈作傳
林子見于京師後祭酒死其文遂不多見於世至是
主事以問林子林子曰夫亦各言其志而已矣主事
曰先生盍爲傳之林子曰盍聞之雉尾雖華不以加
翟也狐腋雖美不以襲貉也祭酒既有言矣可復益
之迺主事請益力於是林子惕然爲作孫忠烈公紀
遺云公諱燧字德成忠烈其謚也其先爲孫武子之
後世官大梁至後唐時有仕爲三司使諱岳者徙居

餘姚子孫因家焉故今爲餘姚人公大父某父某皆
以公貴贈禮部尚書母夫人李氏以成化某年月日
生公公生有異氣自少即負奇挺挺不撓弘治壬子
與同邑王文成守仁和胡端敏世寧同舉于鄉入
試之夜有二神人現遥相謂曰三人好作事聞者異
之然莫喻其意也 武廟末年諸貴用事 皇儲未
建 車駕巡幸不時寧王宸濠因蓄異志聚天下亡
命圖爲不軌於是端敏首疏其姦公繼弭其變死其
難而文成竟收其功始信神言爲有驗云初公舉進
士拜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踰十有三歲始出爲

福建參政轉貴州憲使河南右布政使久之擢副都
御史巡撫江右是時濠方睥睨神器往往賂諸權貴
通朝中陰事又屬以所知布東南要地而所深忌者
惟公乃 廟堂竟以推公非其好也時公在河南聞
命即單騎就道以一僮一僕往及至鎮濠輒謬爲恭
敬求結驩於公公正色待之不少屈濠由是益嚴憚
公戒左右勿犯謀亦漸寢公因日脩内治嚴守禦下
所部積粟練兵增城置縣及檄沿江諸路修戰具以
備不虞其意常在濠濠知公意在已也思百計去公
不可得一日遺公棗梨二物公笑曰不可益公知濠

忌已欲令蚤離其地以逞其私不知公職守封疆義
無可去萬一變從中起惟有舉義討逆以死社稷而
已於是濠恨始深濠疑公必有密疏如端敏也時令
偵卒從間道遮疏使果得七奏以報濠恨益甚濠所
蓄亡命羣盜横行大江中多所摽掠公募壯士輒捕
得渠魁斬之於是濠恨愈不可解矣先是濠從中貴
請復護衛屯田事連内閣至是内閣聞濠且爲變心
殊悔之因諷臺臣劾奏濠不法狀請革護衛以剪爪
牙有詔遣中使及都尉重臣責問且革護衛使者未
發而濠之所私即馳報王會濠生辰方宴鎮巡諸司

詐不知也明日入謝濠遂宣言于衆矯　太后密
旨以監國爲名諸司相顧震駭莫知所出獨公與副
使許忠節逵抗聲請旨同口罵賊公憤甚至脫髯擲
濠當顙濠怒縱兵擊公中肩忠節以身翼公竝被執
曳出惠民門外同日遇害其年己卯六月十有四日
也是時天氣炎蒸忽陰雲四合烈風驟起城中士民
爭走收二公屍襯于禪寺遠近聞者無不流涕濠於
是遂發兵反大掠官民船數千蔽江而下破南康下
九江進攻安慶不克費𣏌諫不聽赴水死王文成聞
變傳檄諸郡徵兵擊東南反者於是公所素練精兵

不期響應者以萬計軍威大振遂擊破南昌焚燒濠
故宮濠聞解安慶還遇官兵于王家渡我兵迎戰稍
却既而大破賊兵濠因退保樵舍盡出金帛犒賊賊
殊死戰我兵以小舟積薪順風縱火焚之賊衆奔潰
濠始就擒　天子親征至瓜步尋幸金陵其明年冬
十月班師駐蹕通州濠與逆黨俱伏誅又明年守臣
上二公死事功次會　武廟棄羣臣　世宗即皇帝
位始追贈公爲禮部尚書賜今謚許贈副都御史尋
進公官　詔立祠並祀于南昌賜額曰旌忠各廕一
子世襲錦衣千戶葢特典也始公平江西修治督府

孫得古鏡一有光扶日月之文宸濠之變公子琪等
赴難易櫬啓視顏色如生櫬中習習有香氣及歸葬
餘姚卜地于某山之原又得古琴一金簪二葢奕世
簪纓之兆而流風餘韻益深遠矣其後子世孫鈺曾
孫如津皆以廕累官至都督同知都指揮僉事而仲
子堺季子陞次孫鐩次孫鋌次孫鋐季孫鑛並由科
甲高第致位九卿岳牧　世宗朝鐩嘗上封事令其
子如法復敢諫有祖父風即主事也主事亦起家進
士其世食忠貞之報如此林子曰余曩嘗過洪都道
彭蠡望龍光于斗牛之墟徬徨故老猶有能談忠烈

公遺事者方公之經略江西也踰四載也其所爲操
心慮患者甚深要之何嘗一日不爲宸濠地耶顧濠
時猶憚有公在其謀未著假使臺章未下護衛未創
濠不即反明矣乃不幸所私報至變起倉卒公不及
知反爲謝安被挾手擊宸濠因而罵賊以死以致舉
義討逆之志未施此亦有凡悲者然而調兵四集安
慶死守至扼長江不得下文成因之以擒王斬將伊
誰力也嗟乎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張巡死而江淮保
障至如公者其殆兼之不然安化王寘鐇之反非不
戕殺鎮臣也卒之泯泯無稱焉語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其此之謂歟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珵行狀

文徵明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其後以國為姓公世家蘇之閶門諱珵字貞甫別號礪菴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僎以公貴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妣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贅于俞生子玉繼王孺人實生而文公弟貴公生岐嶷不類羣兒被選為縣學生時未冠也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丁未試禮部中高等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 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受詞長語往

往不切事情 上心益厭思得忠實之言用之公有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璫蔣琮矯誕懷詐在留司橫甚設穽陷士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公撫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廣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搆中官佑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閒住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他時名位當不止是其後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與學自信以天下為已任而性剛愎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則有餘在論思之地則不可言雖不用時論韙之御史以言事戍荒遠者每老可念公言其情請移近地以廣聖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以言謫外不得同言官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 上皆嘉納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告北上留為戶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餽饟不繼師徒摧衄多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留不職狀他所奏儗及徽駁論薦成切事機丁巳奉璽書清

儲嶺南道擢兵科給事中久之擢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時觸冒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比御史檄公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扃畫外之防閑動合事宜時王公守仁以京朝官主試得公綜理得人為盛中官出鎮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囂奪縱橫最為民病公隨事處分不激不靡民得不敝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以正前是屬吏事上謟曲稱謂如卒吏痛斥之非大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胥徒則盡法無所貸小民疾苦

必慰諭惻惻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父母云在滁年以疾乞歸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正德丙子起爲南京鴻臚寺卿戊寅進南太僕寺卿太僕治滁州前是有司視爲閒局不復稟畏事多緩弛公極意振率核欺蔽徵逋負扶微興壞所釐正爲多會逆濠以寧藩叛首下九江攻安慶南京戒嚴參贊尚書喬公集羣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安慶實南京屏蔽無安慶即無南京矣賊起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集民兵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實形見人情恇

擾事不可知已喬公以爲然遂以便宜檄公督潁泗和陽諸軍爲江表聲援公即日出次泗上會罪人已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退還領太僕尋進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鄖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 今上新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彙進而公以三朝老成超然遠引用不盡才輿情有遺望焉公沉敏精悍料事明審發言處事必要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苟比老益詳慎讀書不事博綜而貴明理隨所得見之於用文章長於奏議毋雅明暢援據精審而紆徐警發得告

君之體尺牘善敘事理亹亹數百言藻發雋永能起人意居官以愛物存心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諸大臣錄囚有鬻雞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扼其吭而絕之者自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邂逅索直不有深讐何至殺人即誤殺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爲計又安肯坐待執耶訊之乃女奴以他事雉經惡鬻雞者責直怒詈故用抵讕耳濟寧王彪者殺人置屍里中叢顯家賄其兄叢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曰以兄證弟已非人情矧彰一人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於顯耶核之果然罪坐彪死吳有俞棨者素陰賊無行

嘗負朱佑金忿其責償毋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殺之其家疑俞所爲迹之無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得一篋有屍焉潰腐不可識其妻識其故衣執俞聞官反誣其妻嘗有所私與佑弟奉嘗有恨於佑者共殺佑且誘其幼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實行販於外不知也公力言於上官卒白其寃而寘俞於理或議公居閒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達吾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寃耶蓋公雅性於人緩急必爲致力至於官府冤濫民間疾苦與凡是非失得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昌言之公既無私

而言復明暢聽者爲之意消一時監司郡守若邑大夫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爲之盡與人交任眞而有情在僚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自利以損人東藩有督饟督芻二役皆叅佐畨休任之督饟歲至京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遼左費省而逸歲甲子公有遼之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饟易之明年復以讓同官冐政於時咸以爲難厥後逆瑾用事誅求切促方冐咸以虧課追徵破產不能償而公初無所與人以爲公克讓之報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焉能逆知其事而爲之就避耶公治家有法教子孫

必以正下至僮奴傔從御之皆有制其所授任必堪其事卒皆得其死力殖產治第若饋遺出內咸責成其下晚歲業益克拓田園邸店徧於邑中垣屋崇嚴花竹秀野賓客過從讌飲狼籍雖極一時之盛而公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金玉愛養神明調護氣息至於燠寒起臥飲食藥餌節適惟時故晚歲精神完固餘年八十鬚髮不變語言動止與少壯不殊咸謂公優游黃耇爲當世遺老詎意一疾遂不起耶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卒嘉靖癸巳二月享年八十有二徵明於公爲邑里晚進辱公忘年下交

[illegible]衡[illegible]嫉妬之外者依因

[illegible]錫[illegible]敘才如右庶人史氏有所

孫[illegible]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澤傳　實錄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澤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弘治已未進士授平鄉知縣累遷至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澤沉毅知兵在鎮五年虜報罕至悉心經畧以勞瘁成疾卒于涼州詔嘉其以死勤事特贈戶部右侍郎賜祭葬嘉靖二十七年其子復以爲請六月追賜謚襄敏

副都御史陳九疇傳　郡志

陳九疇山東曹州人字禹學以詩中弘治辛酉鄉試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囚越獄勢莫敢攖公荷戈獨先囚敗就擒名重京師恤錄南畿劉瑾以不賂銜之謫廣東陽山令瑾誅詔還本部歷郎中平賽楊虎獄變邃菴楊公曰文以潤武武以濟變當今一人而已再仕四川會制府彭公澤平流冦藍鄢陞秦臬兵備副使而黨本兵王公瓊者以啓邊釁劾彭公公亦落職尋復職陞本司觀察使嘉靖改元以宿望擢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夷王長驅薄榆塞時公在甘州虜偵

知戒嚴直趨肅州公率驍騎晝夜五百里凡七日與虜鏖戰梟夷王擒都督捷奏降璽書賞勞甘肅等處皆有生祠忌公者媢公詬下公于理尋手敕廷尉赦之以　皇太子生覃恩得致仕家居親九族睦鄉里州南卑濕雨潦則傷禾稼蕩廬舍公力請通渠今稱永賴嘉靖己亥歲饑疫公輸粟百斛賑之前後計散倖金六百民乃少甦及公卒報北虜犯雲中急夏官卿王公侍御宋公交章薦公至則已封樹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江公潮墓志銘　吳國倫

江公諱潮字天信門人稱之曰鍾石先生豫章貴谿縣人其先閩之浦城人宋宣和間有祖公榮仕爲弋陽令因家弋陽淳熙初徙貴谿之湖陵里其後有名彥章者公六世祖也舉元鄉貢生文斌文斌生永洪永洪以文無害丞監利生三子而其季爲公之祖曰憲憲由鄉舉爲應天府學官生耒陽令左卿公父娶汪氏生公于成化丙戌五月二十三日公白少岐嶷不羣應天公心奇之間攜以過其鄉高先生所公侍

立竊聽高先生語移時無倦容高先生固目公而語其侍張曰大江氏者必此兒也因從吏張以女字之弱冠補弟子員丙午舉省試第一弘治己未登進士選授壽州知州壽雖　祖宗湯沐邑然瘠于迅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公至愴然下令與民蘇息尋奏記諸上官拯荒弭盜招流徙所全活不下萬衆會浙江大比士遣使聘公爲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一郡猶日忘不遑安得曠其職爲人從博上家取代庖之譏耶因報書謝不赴時論高之未幾有少年尋事者議請城中都公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即　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計會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于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耳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　神聖之所不及難矣哉其議遂寢乙丑擢南京刑部郎去之日百姓遮道泣因築生祠祠公正德戊辰擢廣東按察僉事分持風紀海濱吏民肅然憚之會所部連州山寇李亞保聚徒剽掠爲將蔓延公親督將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事聞朝廷勞以白金文綺庚午擢副使奉璽書視嶺南諸學風厲

學官弟子先德後藝一時所識拔類多異才如霍宗伯韜蕭太史與成其最也壬申丁耒陽公喪里居二年哀瘠骨立除服補山東如前官風采無異居嶺南時而什士若李太僕舜臣者數輩後皆以名實顯故時人稱公水鑑云丙辰遷山東按察使議上持大體治獄多所平反而獨繩墨吏抑驕將毅然不少貸嘉靖壬午遷廣東布政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上者率綵篚匱名乃躬礪清白以風庶官已乃務出納謹蓋藏節約諸經費皆目攝而手籍之庾人守藏吏惟有抱牘股栗耳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鋌歲

久封識漫滅不可稽詰之守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
民方困征求而帑罽贏金以資不肖者之私橐何謂
因盡括入屬籍以報兩臺使充軍需是歲省民間軍
需數百萬石而又塞一弊源益可謂不媿西知矣乙
酉公以文武才被薦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兼督三關軍務公下車未數日即行邊閱城堡堅
瑕芻粟豐約與諸將士勇怯策緩急而弛張之居二
年虜不敢近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
至數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晉公勒兵解之而獨福
達操重資遁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

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
勛詒書山西部使者爲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
抗疏陳福達罪狀併劾勛季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
亂階罪當誅不誅勛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
流言宮闈謗爲張寅稱寃　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
相恐諸大臣不附已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
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
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爲永嘉知公不
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公官公既罷歸日侍太夫人養
甚愉悅間從鄉長老賓客雅歌酣飲不復談往事人

之勛坐不法敗　上亦悔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訟公
當復名用而公獨晏然將終其身無何眞人邵元節
新被寵以禮部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爲　先帝祝釐
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獨知公負重名先使人致幣
將格公公恐其汙已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劉
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節可當大任公聞之愀然歎
曰吾罪纍也奈何巖穴不深而猶以姓名辱世人耶
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辛卯春正月六日病卒享年
六十有六業巳葬白谿之東原越數歲有司舉鄉賢
而以公與高先生爲稱首而並祀之高先生知人哉

隆慶改元奉　先帝遺詔錄公忠追贈公通議大夫
兵部左侍郎遣官爲起塚而諭祭之制辭有持法正
妖矢忠遭誣云云嗟乎公生平槩見奚啻榮于華袞
巳哉吴子门往予釋褐聞朝著長老談大獄狀令人
病悸髮上指冠夫永嘉其時焉　天威以修其睚眦
至虜辱諸言官大臣何震讋也已乎公三疏讀之益
可謂諤諤批逆鱗而猶幸其得禍獨淺豈忠言正氣
有當于社稷之靈非權幸所得辱耶乃武定之奪侯
與永嘉之免相皆不旋踵公身後數十年重見褒䘏
炳炳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負國爲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凌公相墓志銘

崔桐

副都御史凌公卒之明年禮曹遵京職三品例狀公治迹以葬祭請 天子以公爲賢報曰可命有司治葬事翰林院撰文賜祭一壇公子沂單以墓銘徵於桐桐奉讀 論文其略曰供事累朝蒞官三紀賢勞茂績資望方深又曰圖用舊臣詎意淪逝訃音來報良切悼傷桐惕然嗟異曰 聖恩何優渥哉圖報稱以竟厥施公之志也而今已矣其如 聖眷何哉公諱相字忠甫號芹溪生而體貌豐偉頴敏強記弱冠

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辛酉授山東沂水知縣沂水民健訟徭役歲不均公至覆惡樹善定額限徵無何沂民畏威懷德逋負報足當道上其狀尋擢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公守正不阿苞苴不入嘗論劾不職大臣數十人士論直之辛未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惠潮諸郡會巨寇大峰嶂李四子等據上四巢爲患公躬親奮擊火其巢穴巨寇悉平捷奏 天子賜以金幣陞俸一級丁丑以内艱服闋補山東僉事戊寅遷遼東行太僕少卿嘉靖癸未遷苑馬寺卿公居遼六年清理餘丁匿馬歲增萬計兼署分巡決大獄不爲豪右所奪當道廉其才能檄以督修邊城負城有山曰十方寺高數十丈廣可十里爲夷虜駐馬所 伺賊中虛實公指麾散夷圍之境内且諭以告故地與之立券亦無指背監司奏公績賜銀牌綵幣陞俸一級下玄遷四川右布政使時有芒部之役公督餉有方大軍倚之左右有以買木羨金五千私公者公即日移文其白撫巡蜀人咸清其操己丑遷雲南左布政使夷情有積歲難處者公從容籌畫動無遺策爲當道所器重庚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督理軍務湖省故有鎮守内監及總

兵官皆冗且公悉奏革之民賴以蘇是歲甘露降嘉禾生黃岡民有一乳三子者表上詔賜鏹幣以異其政協修顯陵工成亦得例賜鏹幣居二年公以病懇疏乞骸骨得溫旨慰諭不允辭公素短視前任滇南日偶失禮於部使者風其同類追論公公亦疏辨且乞休壬辰得致仕先湖湘人元末有萬一翁者徙於通遂爲通人四世祥伸禮生守約守約生公祖瑄瑄生雲號石巖公父也皆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卒以庚子五月二十有五日距生成化乙未二月二十有五日得年六十有六平生奏議已[illegible]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錢公宏神道碑

童承叙

公錢氏諱宏字可容別號汀樓世家錢塘少穎重不羣弘治甲子以醫籍舉順天高第正德戊辰登進士試銓部政己巳遭父喪辛未服闋除刑部湖廣司主事乙亥遷廣東司員外執法明允尚書張公重其才使閱章奏參決庶獄會慮囚多所平反有權貴恃勢撓法公竟按如律因見忌丁丑轉山東按察司僉事辛巳遷副使公在山東幾十年歷綜兵備清戎驛傳屯田諸務勞績最著初 毅皇帝南狩供需靡紀極

巡撫王公遴公使處分隨事經緯貴近弗能屈上下賴焉吏有以行賄敗者公按治之吏窘陰欲持公伺之卒不能構章丘濂歲大侵公賑卹盡力全活幾萬命民爲立祠祀之巨寇起齊魯間公督兵殲其渠魁餘悉解散時巨璫鎮守役民夫無時公首裁之民聞公名輒曰錢使君青天也至今誦焉嘉靖丁亥進廣西按察使持憲有體馭猺獞以恩信戊子入覲諸酋長率衆送道左蓋曠事也己丑轉福建右布政使辛卯進湖廣左布政使二轄事劇蠹弊叢集公至爬剔殆盡刁猾斂避壬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提督南贛軍務公益感奮設方略勤撫御遠近效順盜賊屏息公以其地上游不可一日弛備乃刻武藝圖訓將士身自臨閱軍聲大振復爲文諭民勿儉併給示賊所嘗巢處俾知所嚮祠清獻趙公信國文公以勵忠節癸巳疾作遂懇乞歸至再上始得請凡三越歲竟卒年六十有一公生嗜學好問所著有江樓遺稿尤工漢隸日臨池不倦公之先本汴人扈宋徙錢塘玉泉山祖兆之左有司所營葬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祥墓志銘

呂柟

公諱祥字應和姓陳氏瑞州府高安縣人也公天授
俊拔頴悟過人既舉進士以縣令召爲監察御史所
至伸理究抑摧折豪強贓吏率望風解印綬去然直
言危論風振一時當路除忌出爲惠州知府公至斷
獄如流民有告埋齋糧數合計刻日事時有陳半升
之縣民有二女嫁爲北都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
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也乃棄其女而號于衆曰妾
產子也遂夜燒妹傍舍鬨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

男歸爲巳子妹覺往索之非子因訟于府公無他證
不能辯佯言門必殺此兒事即了耳乃置甕注水堂
下引二婦出取兒當論一卒謹覗之而告其婦曰隱
情無證斷案可憑禍本不除爭端易已吾爲汝溺此
兒以解汝紛乃佯怒叱卒詐爲投兒狀而復令左右
迫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頓號仆堂
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公笑曰事了矣即以兒付妹
而反姊妾杖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
姊妾不敢言一郡以爲神時長樂強寇張林二[illegible]也
負固劫殺公外諭百姓衆業因施賊禁密名所當受

賊害者授之方略伺其歌飲一擒之惠民用安
在任三年陞廣東按察副使廣人習聞其風無敢作
姦飾非者嶺海之間一時振肅三年陞河南參政分
守大梁吏民畏愛逐陞福建右布政使未半載遷左
布政使順天府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尋改
巡撫應天等府地方應天諸郡爲東南財賦之地吏
多冒沒公攬轡澄清剔去贓汙南畿晏然公素有疾
又以母夫人高年屢疏乞休尋以嫌隙被論待勘家
居二年朝廷急欲用公詔起之而論者益幷力沮公
遂以副都御史致仕又年餘卒六十一歲卒之日所

居荷山北崖墜巨石數十聲震如雷公筮仕上虞郎
多善政有去思碑雖被公刑者亦稱好官云服闋補
華亭華亭壯邑令恒敗于利公水蘖之操毫髮無玷
然則公自御史以至中丞勳績懋著豈偶然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冕墓志銘

唐胄

公諱冕字孔瞻别號滸山始祖嘉祥宋太常博士南渡遂家餘姚曾祖涇祖廷芳祖妣張氏考瑢號靜菴妣黃氏以成化乙酉三月癸亥生公性敏異丙午領浙江鄉薦弘治壬戌登進士第乙丑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正德戊辰逆瑾竊柄以謝文正公故欲盡傾姚人之仕於京者有一立犯法瑾欲羅以重罪公執如律瑾怒欲謀重陷公固不爲屈後大司寇王公鑑引爲已咎以解之仍捏指降公金谿知縣公至興學抑强恤隱吏民畏而懷之當道旌有古循良風庚午瑾誅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陟員外郎郎中大宗伯傅公珪劉公春咸器重之甲戌陞河南左叅議分守大梁適値歲歉公撫賑有方民多全活長葛縣富民宋孟雲初抱乞養爲嗣後晩得一子忌之賂吏誣以賊黨欲寘之死公審録遂辯其寃丁丑公當奏最百姓遮道乞留已卯陞福建左叅政興化有朱姓者倚兄勢横行累被奏訴多賄寢公執而論之一律以法其人悔悟庚辰水春等處流賊猖獗劫去捕盗通判分廵不能禦坐失機鎭廵謂滅賊非公不可乃越境借

公行始選精騎百人挑戰誘之出險巢擒其渠長數人賊請以所執通判以易公知賊必驚遁遂料地設伏擒其首從數千送海上者惟百餘人盡推功於失機者以贖罪嘉靖改元公奉表入賀尋陞河南右轄理戎且署篆逾年廉威肅然乙酉陞陝西左轄以織羢楊太監額外之需索過甚欲手疏以聞楊使人陰伺公過以中傷之竟無所得鎭守太監晏宏乃私謂之曰宋公剛正吾屬羞見楊亦自悔邀偕往謝過凡省之應邊糧餉器械無不周備總制荆山王公倚以爲重薦其才行氣量可大用未幾靜菴公與太安人

相繼病卒公居喪盡禮哀毁骨立服闋庚寅北上適閩有逆變布政查公約輩遇害當道謀所以繼之者仍補公其省公底定安集之計臺司事久不决者多屬公平允辛卯大比賓興之典尤極毖愼癸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適　太子誕生覃恩進階通議大夫追贈祖考考如巳秩祖妣贈妣加贈俱爲淑人廕一子入監讀書甲午會南京太廟災具疏自陳不允公念鄖三省流聚易於生變凡謀武興學賞罰賦役財用刑獄無不留心乙未偶感風疾再疏懇乞休致允之公候代會剿賊馬與等起

害連鞏昌漢中諸地公疏請勅捕兵進功將就緒迹
代者王遂就殖後胝平　上念舊勞有白金文綺之
賜公性愷悌族戚黨里無不愛戴未嘗一言欺人入
仕三十餘年清白之操始終不渝嘗訂家訓分列修
身齊家等條皆爲格言每遇節旦聖壽必朝服拜祝
祖考忌辰或時薦其容愴然必敬誠將事暇日聚
兄弟親故觴詠盡歡丁酉秋嬰疾卒

南京右副都御史戴公書傳　胡直

戴書字大錫崇陽人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大理
寺評事歷副正守法奉公讞獄稱情有刑官較駁論
奏彼繫竟以理勝纂修大理實錄多所刪正同事者
以文歸之正德三年戊辰丁内艱服闋陞四川僉事
滇杏各鹽井竈戶而簡縣爲多縣中素稱强悍輒有
異謀按臨計擒之時大河南北羣盜縱横流毒西土
復推首惡二人撫按以聞特加俸給命蜀大藏屯政
鹽法利興弊革民甚便之遷陝西苑馬寺少卿十三
年遂有甘肅兵備副使之命焉甘肅新遭兵釁夷情

叵測羈縻者猜貳未定覘伺者勞除未妍於是安集
區處咸中事宜西人迄今追思之時適逆瑾用事而
剛方正直之操與俗多忤遂以病告歸中途上疏譏
議時事又爲執政中寢日是屏跡村居者八年十年
嘉靖改元禮科都給事中邢寰奏爲恤遺直舉遺才
以裨化理而首舉書二年　上特旨簡用適西事不
寧遂條陳防邊五策一曰修復事勞以峻邊防二曰
撫存夷衛以固邊疆三曰慎防奸細以消邊釁四曰
察哈密傾危之因五曰察土魯番繁役之弊皆切中
邊防四年復陞雲南憲副整飭[illegible]時有劇盜炎

銓與其黨䖏朝文鼓衆省城合勢夾制我兵乃引兵西援而戰大破之窮其巢穴不閱月首惡就誅有王金晋顯者殺本官晋銓縱兵騷擾其所囿結處前夾峭壁後臨絕巘攻之最難晋謀定麾兵向之決旬而功成南人以爲神九年擢貴州廉使十一年進廣西右布政使未幾轉江西左布政使有餘銀數千移文撫按絲毫無所私同官僦之雖總大藩躬親庶務一切簿書皆手裁十二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比至以叛酋阿向與土官丁仲武節年仇殺拒敵官軍具疏陳其可誅者八駐劄龍里經畫戎事日夜務要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七　曼山館

疾卒時年六十有九計聞　朝廷特命有司諭祭書歷任三朝清約如寒士與[illegible]高之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省齋陳公克宅墓志銘　　呂本

省齋陳公卒于嘉靖庚子十月二十二日壬寅正月九日巳葬于雲樓鄉陡橋園之陽逾二十年矣墓中石尚虛至隆慶戊辰其子有勳等乃以少司寇東橋楊公爲公狀請予銘之予生也晚猶及見公且與有勳等善也不敢以拙辭拔狀公諱克宅字則卿省齋其別號也其先宋丞相文正公康伯扈高宗幸越過姚之馬渚鄉聞鐘磬顧其地樂之命介子祥卜居焉遂爲餘姚人由馬渚避兵燹遷于濱村者曰貫一公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八　曼山館

又四世有諱孟昂者隱居教授以詩名稱吟軒先生始未嗣育弟子巨理巳復生一子吟軒卒姚老且失明患疽巨理公親吮之且瘳姚呼巨理公行曰巨四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願天生賢子報汝巳而果生公吟軒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嚴氏繼周氏俱淑人巨理公贈文林郎嘉定縣知縣加贈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周氏贈孺人加恭人淑人人皆以爲天道不爽云公生成化甲午二月二十八日於次爲六幼穎敏絕人而志尤遠大兀兀墳籍間不治生產

乃翁以理公以食指繁欲令改業公未敢言因侍遊
圃中仆拱木以悟翁翁曰已成材矣而折之可惜欲
汝舍學實類此翁今不汝禁也公乃於書無所不讀
亦無所不記遂膺弘治甲子鄉薦明年卒業南雍大
司成楓山章先生問公所志公對曰要於道德中豎
功名耳楓山喜而進之日與談經論學深相得逈詣
益精議者以公輔器期之矣正德甲戌舉進士知嘉
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壞之目移
稅北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公不避怨著逼履其地
一一而籍之宿弊頓革公又欲輕重歸一則卽神奸

無所售而惡其害己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
金花官布輕齎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
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與他屍誣僧
殺之公疑不亟訊人或有謂公受賄者公不為動徐
詗之匿者出衆方驚服獄遂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
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
散悉如公筭公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
安民如追黜里乾沒官賦不使變鬻闢佛寺以新學
宮鑿低圩以通水利差九則以均徭役汰民兵以省
冗食慎訟獄以安良民嚴行阜以絕苞苴賞不次[illegible]

舉之部使交章上薦張巡撫尤稱為南畿卓異之首
諸所建白輒申布令甲澤及他郡焉戊寅徵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公益感奮知無不言其大者巨閹劉允
取佛烏思藏挾邪蠱亂疏其十罪乞誅之大禮議興
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斃號時有亞卿知
上怒欲竊起者公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為
人望衆皆凜然大學士蔣公冕尚書喬公宇汪公俊
相繼引去而議禮之臣不次驟進公言進退大臣關
繫國體章三四上甚剴切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
冢宰王瓊才而險直聲震天下出理直隸山東鹽法

疏拾復貧竈嚴革奏討等七事切中時弊繼按貴州
民苦苗患供億不足公約束有司務為厚大而區畫
不遺細微行者苦盤江瘴氣裂山鑿道得免毒淫麻
將寨劇賊私有名號履格官兵公密授計斷事史勑
以署程番篆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
內伍外番莫不感戴及事竣還朝道出淮揚民饑公
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
賑濟全活者以萬計乙酉按河南立三場調閱之法
一士必更六主僉同始錄關通弊絕所得多名士其
激揚舉刺尤出至公有憲使某者廖冢宰親也居職

無狀公特疏劾罷之廖不能庇部下墨吏皆望風解
綬去矣所至興學校斥淫祠祀吏齊纂葺諸葛丞相
草廬廓岳武穆祠甄奬賢孝表揚貞節風俗爲之感
化丙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糧公臺資
已逾八年即內擢爲晩象宰竟以夙憾出置巖地輿
論不厭公曰此獨非王臣耶怡然抵任甫七日會查
盤給舍檄一指揮入南路爲鵞番橫梁寨所殺李累
戴罪剿賊公拊士卒繕器械凡致勝之具既備且精
乃勒兵夜至鵞寨焚碉房數十所出其不意盡殲之
撫按上功兩荷金幣之賜自是諸番落來犯者輒遣

挫衄無不求盟獻馬悔過之不暇矣兵糧多虛冒而
總兵者又陰護之不可詰公廉得其實悉麗詐冒於
罪時何總兵奮名貴州憚公嚴及是何大慚公因而
駕御之頗得其力卒爲名將全蜀比歲大侵民且饑
死不能給邊餉公多方措置又往來督運馳驅道間
鬚鬢爲改人知公之苦心也即不繼亦無怨讟庚寅
考滿明年辛卯陞河南按察使公素精法律而原情
斷折民自以不冤釋趙景陽等之無辜發劉一清等
之有罪皆其表表者不二年薦者凡六上有郭侍御
按貴亦特疏請補貴轄以從民望時王冢宰復起思

中公不得顧對衆稱之癸巳陞湖廣右布政使菲轄
方饑殺出納令輸發者親視其衡藏吏袖手不得與
公刻期遣發吏胥惴惴無敢以事嘗者楚地故稱饒
廣癸巳水甲午又旱困矣又加以內府採辦宗室祿
糧承天建治諸藩濫乞將何以處之公蚤作夜思合
一省息耗而總制於東應其不得已而弛其可緩民
亦以不擾且提調試事費減三之一而賓興視昔尤
飭勑識器什罷爲後舉之用亦省三之一其綜理節
縮率類此公練達精審自信無歉平生未嘗屈法狥
人撫按容有銜之者而竟無一隙可乘顧首薦甲午

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
先是有凱口囤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
正德間其裔阿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
甚巡按御史王杏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
三命下公相機撫剿公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奬
督將校乘雪夜令[illegible]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
要害一鼓克之向賊授首俘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
可二萬計捷聞詔晉公二品俸賞銀三十兩綺三襲
公以囤險絕集衆策擬剷穴置守以圖永安適調總
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代去漏孽復曳生茁據

國亭之宋臣畏譴反嫁禍焉嗾言官論公主用兵非是公聞而求去甚力得吉回籍聽勘丁酉抵家杜門養晦危坐一室隨意縱觀經史百家言倦卽出行郊陌與田父埸叟談農圃事歲時謹祀典置遠世墓田未備者訓率子弟習行孝弟之道悠然有以自樂至於聲色貨利一毫無所好卽是非通塞悉置不問如是者四年忽疾作逾日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七越二年壬寅勘實事者始白公功詔復公職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并給與祖父母父母妻誥贈廕子有年爲國子生

右副都御史宋公滄傳　　鄢志

宋滄字伯清鉅野人舉正德戊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陞刑部員外郎淸審冤枉平反惟公選陞鴻臚少卿歷陞左通政嘗疏陳時政六事俱中肯綮滄貌偉聲揚敷奏明敏朝着動色擢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入境宿神宜驛夜半有數鬼訴冤及至成都乃訪向鬼所訴者核其情實置之法遠近神之會白草番蠻劫掠安綿城堡滄移兵擊滅之復所侵十八寨眞州流賊周天星聚衆可二萬人官兵不能擒制請於朝發兵剿平前後屢書褒賚陞右副都御史　世宗每念

滄功且熟於禮嘗曰天下巡撫皆如宋滄朕眞無憂矣一日傳御札擢滄禮部侍郎掌鴻臚事主者奏滄有功方鎮不宜處以卿寺遂寢已而五奏乞休予告還里而卒鄉人慕其忠孝祀之學宮所著有都臺文稿十卷秉忠定議十卷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可泉胡公纘宗

墓志銘

公諱纘宗初字孝思後更世甫秦人也號可泉亦號鳥鼠山人頴悟夙成弱歲以春秋爲邑學生提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咸愛重之中陝西辛酉鄉試繼登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三甲第一人會有執政子亦登二甲第一人欲覬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二甲三甲各第一人因傳臚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二甲鄒鋭黄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吉士實假衆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呂

公編脩景公恭對　孝宗實錄成錄賜金帑加俸一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爲民乃詿公與鄒賁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歷二載陞潼川州知州俱有惠政乙亥陞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己卯陞吏部驗封司郎中以考最得封父如其官母曁妻封贈爲宜人未幾陞安慶府知府時值逆濠兵後民皆竄去又　武皇駐蹕留都供御繁劇朝議以公秦人有經略偉才特簡公以守刻期履任時夏旱秋澇公修火政舉荒政上下乂安明年癸未江南大旱歲饑民流復詔公移守姑蘇公以姑蘇鉅郡財賦欿夥法制益難經理庶務尤詳於治皖會詔守令久任公任兩郡幾九載久道化成禮讓興行擬古循吏當不多讓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及去任兩郡士民皆建祠奉祀樹碑頌德思如父母升移浙藩又改晉省以平盜功蒙賜金幣辛卯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丁外艱制滿復除河南右布政使時鄢陵盜起公討平之亦得賜以金幣內中轉本司左布政使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時參府恣惡公抗疏以聞得逍廷臣命劾治奪其祿行革護衛地方賴以寧謐繼以原職總理河道經畫河防利弊丁酉以

九廟成奉詔進通議大夫得進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如其官己亥以　皇太子立復奉詔得蔭一子入監讀書既　乘輿南狩公迎於磁乃復改巡撫河南時　車駕經過公經理周悉事竣復賜金幣汴中大饑且疫公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覽而難焉公曰豈得念吾届而坐使斃中州數百萬之生靈哉脫有咎某請任之疏上得發帑銀二十萬兩命大臣賑貸之汴民少蘇焉己亥冬汴中薄城內外火燎頻發未幾行臺亦災公引咎乞歸因得賜閒田里爰築別墅以居日閉閤著書手未嘗廢卷帙於諸理亂

黜陟不相聞時或乘籃輿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詩輿盡乃反輿邑中爲紳燕會作九逸圖時有巨惡欲脫罪乃誣公彼逮赖　聖明洞察奪釋得優游卒老庚申九月三日方執簡對賓倏忽告逝據生成化庚子享年八十一歲公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宛若宿搆然雋爽豪逸上追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文之士望形影從聽聲響赴欣欣納交而骫骳詭隨之徒未免含嫉睨視焉雖人值屢滯不究厥施而功實詞華流傳遠邇雖百世不泯也有辛巳集丙辰集各四卷烏鼠山人小集八卷擬漢樂府二卷擬西涯

古樂府家誥各一卷安慶志三十卷泰安志二卷鞏郡記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春秋本義十二卷並纂選唐雅雍音等篇皆已行於世其河嵩歸田諸集未梓者尚多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瓶山胡公宗明墓志銘

張時徹

語曰豫章干霄匠石犀脫華衣入市行旅共指古今所稱豪賢人何弗然乎瓶山胡公恭宣朗强毅人也壹材偉略雄視海內彼其亢節厲行盡瘁宜猷期以明揚二之義而揚見龍之光顧豈有飾智矜奇越俎代割侻倖於不可必得者哉而乃横被訕鑠辛之顛踣以沒此其毀譽愛憎之故難言哉難言哉初公之少也試藝於監司輒盡詘其諸生長者未幾策名計偕舉進士高等注民部郎犒邊監兌暨督餉者數矣

凡皆爾節廣志者所不屑爲而公則獨勵操尚嚴簡書皎若聲績已乃歷四川參議改廣東進湖廣副使適漕河梗塞督治大有功都御史劉公天和簡公胥交疏其績已乃轉福建參政下車首問民所疾苦而浮糧爲甚蓋閩故多山澤之稅地利率遷徙不常而逋播者滋益衆官司無何率委其征於寠窶而豪右坐業其利民用大困公乃盡括見產而則之賦且均其不根無歸者積困頓蘇而大不利於豪右始籍籍多口矣會公遷長蜀臬以去而御史按閩者妄肅入也素不慊於公入豪右言遂疏公治閩無狀宜罷

會相臣雅才公下吏部疏其治行卒不得罷而衆不
洞隱曲謂公結於柄臣咸思有以傾之矣已乃調廣
西佐都御史毛公伯温平黎有功進雲南右使河南
左使又以憂免起山東左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言官恥其黨不勝也復申前論而相臣復
右之落言官職衆益譁不平而禍機自此牢矣遼固
東北要邊虜入無常時公至則明賞罰申禁令集謀
謨精技擊增築屯堡據險守要北虜至則堅壁清野
精騎突其前伏兵犄其後左右夾擊虜大崩潰擒斬
數百人獲輜重無筭捷聞朝廷方議下爵賞而公以

為積靡之餘不一大創虜終不遁匿乃師李牧故事
委縱人畜誘其深入而盡殪之而言官不察疏公失
事遂謫浙江叅議此非惟不悟兵機亦伺瑕媒孽者
之過也已復倅其速仕而詆斥益力竟削籍以歸公
仰天歎曰嗟乎鴻鵠而與雞鶩爭食駃騠而與駑駘
抗轅豈其志之所安哉顧低回隱忍不敢遽自引決
誠以國恩莫報而馳驅之志未衰耳夫改錯而追曲
者瑣夫之恒也執方而違衆者達士之操也而今而
後庶幾得從吾好矣乃陟降原隰擇山水便利處樹
課家衆力作時植杖逍遙歌十畝之章以自

適適如也歲時伏臘則烹豚釃酒集里中厚善者觴
詠爲娛蓋不知日月之于邁也人有言鈎曲者受隆
赫之寵懷璧者蒙屢刖之悲古今大抵然矣公負蓋
世之略持不緇之操卽不能鳳舉鵬騫驟依日月之
際豈不可以積貲累秩遨遊於坦途者哉至其以才
推轂於相臣要亦推所信嚮非世之躡影希炎者也
而尤詬繄興卒成市虎之禍謂世有明公之志者否
耶公名宗明字汝誠別號瓶山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文魁墓誌銘

韓邦奇

公姓張氏諱文魁字元甫別號字川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人也其先本山東單縣人勝國之季高祖長公者避兵蘭陽因家焉曾祖宗信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讓遞運所大使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奉政大夫按察司僉事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畢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初弘治辛亥公方垂髫河決城舉家舟而覆恍有朱衣人援公泊於林杪以免弱冠補縣學生正德丁卯鄉試中

式戊辰登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時權瑾流毒搢紳衆爭以苛刻冀自免公獨多平反人皆危之弗恤也既而連丁內外艱服闋赴部冢宰曰是權瑾時執平主事耶陞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平反如主事時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巡冀北道初大同當權幸隨駕經過之後地方官緣為姦利至是巡按張侍御英檄公勘之公按都指揮章傑朱文尅削軍資十四萬褫其職竄巨猾陳萬尚寧於炎荒既而督修沿邊險隘身往臨巡嘗遇伏虜於橋頭堡公以護兵直前追之簡道去胡中丞錠薦公才賜帑金十兩陞布政司左參

議復守冀北首疏宗室聰瀾長史趙寘太監王招縱兵楊玉數十家之橫罪其黨二百八十餘人權勢斂跡嚴追豪商蘇霑逋稅八萬餘金皇店李瑀逋課十萬餘金充軍儲又閉大同關王廟以釐諸罪之俗毀瀋府聖母祠以絕結緣之妖楊中丞志學俞侍御集皆謂公宜民之仁足餉之才擊強之威可方古人云陞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大同副總兵雅重公以轂馬金器𩊠賀於陝公曰吾不以易地易介也卻之陞苑馬寺卿裁革豪強私買私賣之弊馬政以清勑有廉靖不苟淵塞有猷之獎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尋

轉山東左使革堂食裁冗費羨餘月計千餘金別貯以資海道備倭之用楊太史維聰謂公直諒之心剛方之氣清苦之操淹貫之學經綸之略實有人所不可及者云適寧夏撫臣告缺廷議以公久歷關陝大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朔方虜三入公指畫方略捕斬四百餘名顆捷聞凡三拜白金文綺銀牌之賜陞俸正二品唐史侍龍謂公秉度策勳儼然為疆埸之鎮夏人管黃門律亦曰夏州撫臣剛折而柔廢惟公不茹不吐得撫臣體云嘉靖戊戌春虜因夏遊擊於寘官湖公得報自率大衆援之虜始遁因襲

寒感疾力求解任不允會大慶推恩封通議大夫誥有鎮危立利比於南仲之詞乃有不悅公者罷公節鉞俾忝知行省政事公力辭以都御史致仕云既歸杜門謝客鳴琴賦詩時名親故子弟能文者考德問業終日不倦偶晨興曰何錦衣甲馬者充斥吾庭仰居數日乃卒云公生成化己亥九月卒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四訃聞特遣賜祭葬公聰察沉毅剛直果斷內行修謹雖隆夏未嘗裸體晏坐盛怒未嘗撫案大叱嚴於嫉惡見吏之貪汚者如仇讐然服善休休若己有之陸太史釴謂公氣清而貌癯身若不勝衣而剛中有制至臨大事決大疑確不可移云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前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浦南胡公岳墓志銘　徐階

我
皇上受命中興羣賢景附于時有宜力任事之臣曰華亭浦南胡公諱岳字仲申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四川按察僉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參政福建按察使江西廣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殁八以氣節勳業自許事至能立斷爲刑部時虜囚鳳陽大姓甲與乙爭田鬭不勝因殺叔誣之一具憚莫敢決至公乃決　上之即位懋選藩臬大吏與圖化理以公爲才遷四川芒部寇川南公當分巡會病議更川西僉曰人固有死必川南邪即督兵入其山斬未通道二百里募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擣之誅若干降若干人捷聞賜白金文綺松潘兵備副使還當路者曰是重地且其政廢久非胡某不可檄公往嚴戎籍實倉庾脩侵尅之罰卒以月餉貲富室計其息反十三爲取券焚之居數月米餘於廩人餘於力繕甲仗營堡關梁事改於舊諸夷讋焉總憲千閫數據法直民死罪按贓吏不以御史意假貸語時譏御史御史至面發赤流汗乃止閱故牘得事之未報者屏

夕下郡縣盡閩之屬檄曰常八九至吏傳寫不能給
而公聽讞乃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聯菴先生集
翻梓以傳江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爲置簿書勾稽以
時遠視廣聽姦至即發間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公不
爲撓曰吾務盡其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
以出御史竟不能有加後至者以續聞拜中丞公益
自奮旨爲書數千言徧以授羣吏已乃汰冗費更役
法民視産出錢歲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
刻吏無得動郊廟建諸市材楚蜀吏盜官錢更賦民
或張旗幟繫鼓伐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紙

封之縛其主怖曰當月輸京師民號泣致厚賄乃免
公嚴爲禁楚人賴安歲饑手疏以請　上爲減所輸
全活甚衆公既勤於政疾復作迫被徵已艱於行會
聞繼母喪自江西歸其家踰月遂卒公平生於財廉
所至未嘗市民一物其與人處言笑歡謔洞然不疑
然或以不義攖之輒詬怒已又輒霽肯而折人之過
聞者震慴不能勝公論薦人才終不没其善交游翻
故雖在寒賤拯援周卹必盡其情然不可干以私故
賢者服其誼不肖者忌其怨宜力任事初若不容於
[illegible]而卒成其名致位通顯蓋非獨所遭際爲然公生

成化甲午卒于嘉靖己亥享年六十有六公昔領正
德庚午鄉薦於階先叔父爲同年甲戌舉進士於階
爲先輩其後階自翰林出爲延平推官於公爲屬自
浙江爲江西提學副使於公爲僚公遷中丞又爲屬
幸獎識焉乃泣而爲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一終

都察院九

巡撫

陸鈳　劉漳

凌鑰　戚文

葛潮　車純

丘養浩　劉大謨

婁志德　呂經

葉照　孫繼魯

張綱　朱紈

吳瀚　姜儀

張素　石簡

許宗魯　楊宜

戴鱀　劉廷臣

王儀　唐時英

周金　高翀

周如斗　毛鵬

陳洪濛　林潤

熊桴　湯賓

陶大順　李采菲

夏良心　司汝濟

薛夢雷　曾應槐

蕭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

都察院九

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樓陸公錒行狀

葉應驄

公諱錒字容之別號石樓姓陸氏系唐宣公後父偁癸丑進士　孝廟時爲御史有聲兩按福建山東風裁凜凜正德初陞福建按察副使以御史時事忤逆瑾罷官再罰米輸邊稱貸以償以公貴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歿而祀於鄉賢公生而穎慧六歲入家塾

請于毋曰讀書後幹得可等事業方爲至極毋甚喜八歲隨父赴京過蘇偶失水出而大聲曰天既生我豈能溺我聞者駭然正德癸酉鄉試中式明年登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國朝自都北平留都以馬快戰船運供億事久弊積公爲增修造之費定往來之期均其勞逸厚薄而人宜之時貂璫用事假名勢者旁午於道索舟動以百數公皆應之有方有二僧官歸自烏思藏迎活佛來索舟公詢之二人曰果有童子方九歲能道未然事然亦無大靈異且道路艱阻央雉再往公乃激之曰誠如此言復命則善不爾吾當爲轉奏汝坐欺妄罪事遂寢已卯寧藩作亂　武宗駕幸留都喬公參贊機務凡事引公籌之曰我益友也陞署職方員外郎隨駕旗牌官輩例分守城門依勢騷擾公日爲點視錯綜其時中官有不服者正色折之以義八月駕回公已遷職渡軍非公事矣喬公曰非陸子不可公乃行處之如前陞車駕郎中嘉靖改元應詔陳言五事曰施實德以壯守衛曰均重徭以平勞逸曰增料價以造船隻曰買戰馬以實行伍曰徵夫銀以便民情俱蒙允聽陞直隸安慶府知府郡經宸濠之變毒于兵燹財竭民疲重以饑饉洊歲

流殍紛然公至以撫綏爲首務尚簡易非捕巨猾吏卒不至鄉邑民甚便之而訟日減尤加意學校政暇進諸生講說經史多所奮發歲甲申所屬大饑近者爲粥遠者給粟病者給藥全活者萬數盜發江中有指揮輕進爲賊所害公聞之大怒奮身擊楫一鼓擒之梟首于江干造佛郎機等器械增置戰哨船教閱民兵使熟於風濤於是皖兵可使公方訊囚堂上忽市中譁然報曰縣囚劫獄且直趨府來矣公顏色自若麾坐者列所訊囚械於庭下徐捕逸賊皆獲盜所賊相通告此趨彼則乘此跳梁兩不可禦於此見公

之沉機應變也乙酉郡大旱公爲䓁屠弛刑祈神不
禱民間謂龍王神最靈遣官迎之則聞有巫者托神
妄爲公詰神祝曰龍靈物也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
則曝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雨如注禾乃登
創立預備倉實米萬石改設雷港口巡檢司于花楊
鎮巡歷招徠流民復業者不可勝計陞貴州按察副
使奉勅整飭龍里等處兵備條陳四事於監司請爲
轉奏一曰定折解以防侵尅之弊二曰定解官以防
包攬之弊三曰明功次以明賞罰之典以宸濠之變
安慶保障之功居多而江西南都官軍蒙賞獨厚故

云四曰議免賦以恤災傷之民郡勻在萬山之中民
夷雜處治者往往依俗處斷不全用法昔公季父徤
嘗僉憲於貴政有體要名聲赫然聞公命下凜凜相
戒曰四明陸公來矣下車出令果慰所望有龍族二
場軍夷貿易常因是致亂公使巡捕官軍防壓剛暴
者執之取死囚數人摔死於場衆爲悚然獨山同知
蒙鉞父子相讎殺六七年平浪土[illegible]仲武與阿[illegible]爭官
讎殺十數年年定王亞藤[illegible][illegible]價[illegible]尚存公至皆相
率詣降王景雖斜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兼程馳至清平諭
兵圍之使人持檄諭以大義[illegible]即解去嘗行一山谷

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公帷之左右對以[illegible]
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
像繫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
而請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使民
墾荒上爲田引諸生而訓課之命衛屬入馳射而校
閱之故夷風漸易而人可用陞四川布政司右叅政
奉勅提督糧儲諸處倉庾遇近產米地方舟楫可通
者自運本色其餘折色止解委官于附近產米處糴
米上倉官民兩便陞廣西按察使尋陞江西布政司
右布政使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以飛詭新增之田

補浮糧覩糧多寡僉解戶而革貼解之費復十年出
辦料額之法而民得安息戊戌述職京師冢宰松皋
許公詢諸方岳以地方弊政公條陳數事一曰鹽法
之弊二曰積穀之弊三曰寺田之弊四曰盜賊之弊
許公採而上聞著爲令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時有欲擴
公位者囑巡關御史急奏邊警御史執不從竟假人
奏之　天子聖明惟從旨促公上任謀者不遂士論
深偉御史而量公不爲相人事也既任進屬僚而語
之曰近時　風大壞以答悅承奉爲才能以小廉曲

謹爲清介倨傲執枘謂之剛方深刻峻厲謂之風采
不椎負國且以敗名其相與戒懲之於是禁侈靡清
侵冒處恤達官軍餉以時堅城深池除戎器備芻粱
靡不究心殫慮恭深懲恬嬉之弊將大振作而新之
也　駕幸山陵公出鎮紫荊歷三關之險訓練守禦
益嚴益慎遂得封贈三代奉勅建造沙河城經營規
畫不遺餘力己亥正月　聖駕將南巡公倉卒經畫
至忘寢食遂得疾奉　旨褒曰幹辦勤勞朕已知悉
二月十六日　駕發京師明日參候于定興境上十
八日駐蹕保定面見于行宮賜酒飯慰勞二十二日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五

駐蹕眞定公陪祭北岳二十五日駐蹕臨洺出所轄
境矣明日至磁州朝候　駕發而回肌減骨立人有
不識者先是都護軍門及諸中貴皆有厚望有偶語
于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公應曰記得更記得
節用愛人於是謗毀日行適御史胡守中奏處河南
撫按遂蒙波及落職歸里雖不得事其君得以五十
之年事八十之親不爲不幸也故初命而懼再命而
感未聞有所不足益承歡者八九月是冬毋楊淑人
病卒明年碧洲公亦病卒公居憂于家歲壬寅沙河
城成論功復原職致仕年五十有五公偉姿山立面

氣度豁如不爲深刻不設崖岸而確然有不可動搖
有數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必有爲國之功及民之澤
而廉約自持宦成之後田廬不長尺寸廢官家居與
其弟石泉君石溪方伯孝友兼至憫弟少石憲副蚤
世力撫其孤而教之撿族與僕常恐得罪於鄉黨作
文師外祖碧川尚書楊公精純顯白詩詞大雅不艱
深鈎棘如其爲人精熟吏事然未嘗挾以矜其僚屬
故至今仕路多感念之好積書涉獵集四方志錄其
廢興得失事成帙以自玩平生聞見亦積記之與世
人孳孳求用問名自殊好也公德善纏縷不可盡述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六

謹節其大與聞見之眞者狀之以俟采錄云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公漳傳　實錄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漳陜西蘭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戶兵二部主事累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病在告嘉靖十九年八月辛未考滿以邊功得全給祭葬漳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戊戌遼東兵變漳遏亂賑饑全活甚衆後復平遺孽佟伏等遼人思其功祠之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婺川公鑰行狀

王愼中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十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餓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耶按傅

氏有家於遼東之益州者莫知始所以徙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爲廣寧人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群群生景景娶唐氏以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爲孺人唐氏故嘗爲贈給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illegible]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除試授禮科給事中在[illegible]言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略於細務得告君之體[illegible]者論邊事一疏至爲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illegible]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法邊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illegible]卒不敢兒虜欲以求免亡卒虜無所畏得以暴[illegible]

民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部卒格虜者雖亡千人
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即不口
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爲典以行於邊八年冦
入宣大二十邊將領亡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
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　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
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
兵劉淮者嘗格虜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
于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解職十一年復除禮科
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
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攷問風俗以興學教人

爲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
弟之秀者延師敎之親爲考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
于鄉者數矣自公爲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神所費
不訾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克爾徭費之輸而以其餘
養父母育妻子而爲此靡爛也不[illegible]吾且刑爾俗以
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爲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
治獄不事鉤摘而常得人之情鄰郡有巨獄不受其
郡所治惟願得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莫不稱
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私財
粟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佐

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餓而未瀕於死者與之財
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既
不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內或欲拒
之公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
以餘粟爲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
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于　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
江按察司巡海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
繁夥不可究詰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
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擐弓
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摘伏抉隱懲怠勞勤爲申

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
甚多其脩置戰船收給月糧之法出公精思已著爲
令行於浙至今守之以母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
按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
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illegible]以爲信陽綏拊擊斷與
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illegible]賊如在浙時君未久陞
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illegible]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
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illegible]後以貨免公收鞫之
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illegible]官以件當道意爲奸
人所搆事下按察司或請公且當道所欲入宜切與

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
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尋以巡撫王都御史枝宗室
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叅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叅
政叅公於河南久矣有德於民甚深其赴江西也軍
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
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
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
果爲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
荐罹大災必得寛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畀
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

谷爲暑所中感痰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
故其涖河南不能久而遂捐吏民公雅以孝聞居家
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内雍雍肅肅諸子侍不
威而嚴僮僕訢訢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居
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敬讓
之其斷獄每傅輕文不以得情爲喜與人交溫溫若
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
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
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頹然自守而已由河南
副使擢江西叅政以至爲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

四遷本出太宰靈寶許公所知太宰故爲左轄於浙
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
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
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傳　實録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山西山陰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授知縣擢監察御史巡按蘇松遇歲饑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復按陝西劾奏鎮守太監朱彬冒首功且言內外大臣朋肆欺妄力觸權奸逮詔獄爲民

上即位起知鳳翔府累陞至今官上疏乞骸骨至

嘉靖十九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延綏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谿萬公潮墓碑

五谿萬公進賢人諱潮字汝信官至延綏巡撫右副都御史嘉靖壬寅言官論邊事公亦以風土弗宜疏調行至宜君縣以疾卒則癸卯正月四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享其年五十有六往丁卯舉於鄉虛齋蔡先生以奇才許公辛未魁禮闈陽明王公頗以不能首薦爲恨二公固一時所謂有道君子也而五谿咸得其賞識如此其才豈不出夷等哉始推官寧國治究獄有聲又兼理旁郡疑獄撫按廉其能薦之擢禮部儀制主事己卯　武廟南巡抗疏止輦杖瀕死爲民遂菴楊公賦詩所謂西江四君子公其一也　今

上即位録正德間言事者得復職歷職方郎中以學行推浙江提學僉事士各有造巡按潘公薦之有學覩聖賢之奧才兼儒吏之全等語乃擢副使仍督學士之先後中式皆公所素品題者時咸服其知人乙酉戊子二試所爲程文多出其手士大夫見之曰必五谿能爲此既擢參政以提學時曾忤其鄉之權貴人遂左調廣西尋擢按察使甲午擢陝西右布政使丙申轉廣西左使所歷有治效撫按又首薦之尋以

內艱去服闋補陝西左使適兵荒並至民苦之公綏懷經理陝賴以安巡撫趙公尹公先後以治狀薦于朝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公至鎮下令恤軍士飭堡堠募勇敢補卒伍墾邊地足兵儲民樂爲用虜且知警而公竟以調去齎志以歿何也豈造物者豐之名而故靳其年耶古人有言晝方晝闕勢難兩全令名之與壽考其果可兩全者耶當公之抗言被杖時自分必死既得不死又切自喜幸出望外况復恩起廢于朝有祿秩其後爲提學時又以不阿忤權貴人夫權貴人薰灼焦金石即以公降謫轉涉顛沛而

困抑之若狄山劉元城之爲奚不可也公幸而左調以有今位功在生民名流青簡天下後世其誰不謂五豁公爲名節之君子彰彰有聞者哉夫能得不死與左調而後有顯命有名於時造物者於公薄耶非耶嗚呼公亦可以瞑目矣公孝友天性有心學歷官三十餘年淡素若寒士[illegible]無長言惟成就後學則講談經義不倦[illegible]此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百山車公純墓志銘　張時徹

余昔者嘗侍百山公於楚也習見公器宇莊凝志意虛曠浮遊埃壒之表不棘棘津途徼取尺寸之獲也乃其爲政務持大體衷於典憲弗纖纖細苛每言事率儞引天下長者恂退而心語曰高人哉既以不咸於世納祿歸耕如釋重錮益灑然樂也久之余爲娟者所擯過公里第則迎謂曰公歸乎公歸乎他無足問歸即可矣此其言豈糜於寵祿者耶公之歸也勅斷家事無戶外之蹤無尺書之訊收精內視施施乎

淸都少室之遊也余嘗曰不丹而仙不石而固其在斯人也而溘焉以逝斯又何耶先其期自刻亡日一無所爽猶之乎仙也乃遺令屬其孫曰銘我者必以張公夫人既厭棄人間世矣而又何有於銘且知公者不爲不多矣而又何有於不佞斯其旨可異矣按狀公姓車氏名純字秉文越之上虞人世居百樓山之麓故號百山其先丁五季之亂自太原石州徙台之黃巖至泰一府君談仍黃巖徙上虞於是上虞乃有車氏十一傳而生勿是爲公曾祖爲政和丞攝縣事時盜礦者推其魁以五百金饋丞祈緩詰捕丞峻

郡之偵其徒方張遂投劾以歸未幾果不靖蹂躪境
上陷城屠吏而公已脩然林下矣勿生贈雲南參政
克高克高生贈工部郎中加贈雲南參政廷器則公
父也配贈太淑人某氏生公頴敏卓犖儀度不凡弱
冠補邑庠弟子員戰藝屢詘乃下帷發憤博綜經史
冥心玄悟遂以易學爲時宗執經問業者遠近踵至
卒精粹文舉秀儁彬彬有稱矣正德乙亥憲學徐公
蕃予公文異而廪之丙子領鄉薦丁丑舉南宮第十
三人觀政兵部得賜覲省至家適丁外艱廬於墓側
就而請業者數十人誦說先王諄諄以忠孝大節相

厲諸生咸欽嚮焉服闋赴銓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時
潞河圯洩病漕俸檄往治之費省而事集司空尚書
章公上其功旌勞焉進都水司員外郎丁內艱起補
營繕隨奉貴陽採木之役事竣被白金文綺之賜當
是時有千戶黃榮者挾權璫索賂弗與聲言欲誦訐
中傷之未發而榮則暴死人以爲天庇善人也居無
何大禮議起永嘉張公過公邸舍要之爲助公持不
可竟以廷諍杖闕下瀕于殆弗悔也留滯郎署者久
之乃擢山西布政使司參議分守大同大同故扼胡
而險時戍卒稱亂虜薄近郊洶洶危矣公轉餉調兵

多方綏略文武大吏倚如長城因著備邊論若干篇
談兵者以爲蓍蔡云時歲侵民饑公發邊儲賑之而
處補其闕蘇活無算擢按察司
副使備兵曲靖剔宿蠧討軍實戎政肅然上官需益
州守龍氏與烏撒衛陳某輝治兵交攻公爲平之各
帖服而寢交南弗靖　上遣重臣毛公伯溫往問其
罪增設參政一員理餉事推擇得公軍輿賴以不乏
交平乃罷時大理張知府者黷貨虐民巡撫汪公文
盛檄公按治得實暮懷一明珠以饋而求緩其獄公
斥遣之竟正其罪時　上新定郊祀凡外臣三品皆

得誥封三代公與焉晉福建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凡
三載操執潔清民多作謠頌歌之閩故多山田賦鮮
寡不充於用乃檄諸郡縣凡寺觀貲產質佔于豪右
者覈實名貲責其直以佐公家之急雖併兼不慊嘖
有煩言然亦莫能螫也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兼贊理軍務便道過家上壠故事士友凡先顯
者歸自宦所率携土宜相問勞公乃出槖中書若干
種致學官聽友人取而誦之友人曰多予哉執贈遺
有踰此者乎比蒞府於楚中勅令列科條屬官箴剔
吏弊輕徭賦省刑罰汰煩費理滯獄承前政操切之

後一以惇大行之往撫院舍中供咸有司及驛官辦
具恒過後腆一切損減服素茹淡蕭然布衣也與諸
司處率朴外坦中不作城府曰凡吾所與共事者也
若亢以絕物人將狙詭相鈞何益嘗時辰沅苗副
上命治齋范公相機勦撫公與之協謀底定爰被寵
錫既以方域多虞時政有未可者遂有明農之志上
書闕下曰臣駑鈍無狀待罪茲土罔所短長懸負高
厚莫可湔雪又不幸被狗馬之疾眠食視聽改其常
度恐益增曠闕犯詩人鵜梁之譏死且不瞑願賜骸
骨歸正首丘避賢者路凡三疏不允巡按伊君敏生

代奏上言曰都御史果病矣其歸近醫藥痊日有司
以聞朕將徵焉時候代未行會楚世子弒其父端王
變起倉卒闔城欲竄公鎮以靜定衆乃不驚已而制
命親信重臣與法司大吏往勘執其罪人及詭詞庇
逆者正之刑誅而定其府事皆公所處分也已而有
誣公懼禍圖免者公弗與辯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
瀕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篋泉
幘賁歎曰是都御史裝耶居官十一任凡涉四十年
清操如一日不一語及生產事歸田二十餘稔閉門
却掃焚香燕坐或把書臥而誦之已乃駒駒睡矣谷

[illegible]是吳劇談天下事即方輿險夷[illegible]
[illegible]臧否得失亹亹不竭也或談人過惡則[illegible]
[illegible]有告以不平從容辟曉之多所舒解公庭中森
[illegible]者一刺雖里中一不輕出居常以孝弟訓子孫
[illegible]政和公郤金免禍事爲言曰我今有今日得無
[illegible]爾祖之貽乎隆慶戊辰六月六日步履戶庭忽仆
[illegible]地掖之就寢無苦越几訓侍者曰吾啖粥尚可八
十五計至九月二十七日粥當止矣吾其歸乎子其
多果卒距生成化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
有九平生奏疏若詩文有百山集解組稿若干卷藏

[illegible]家

中丞丘公養浩傳　王慎中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爲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爲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厭於衆夫其受材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趨舍足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厭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逆時之咎愶衆之謗此魁磊閎

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爲進士値　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與慕風采爭欲爲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爲不足爲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浙之餘姚縣餘姚於浙東西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驗剔鬪擊掣或憑恚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爲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與交口至借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爲吏之美者於其士必問餘姚　他令求立顯盆非不見

爲賢皆掩於公聲翔於朝遲以爲法從考滿名爲試御史閱數月眞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居其間如楚之在薪同臺多自以爲不如令下當議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況如也不適爲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蘭爲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徒羣公中有憂國休世持衡於淵長之際冀以貢爲勝倚助臺中明於得失如公皖然不移者可一二

數凜凜乎有寡助之歎公亦以毋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瞿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自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公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是不復與臺論矣反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　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　九廟務極曼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玕

南京大理寺丞蔡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九
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且暮望以爲公卿
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爲計其口誦心存
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內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
死而不叙收甚於己之失位而咋舌決齒於怙權妨
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挺
出傷聽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循制
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䀛竭自効得不以極言究責
意氣雖過而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
也爲中丞巡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驕偷安

之風官司相蔽給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處
市苟娛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
能窮其微曖穴竇關節探窒解剝無毫髮遁失汚吏
猾豪營構巧秘徂伏鬼候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
若𠋣昧阻宄苦疾痛舉在目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
其所長如是涵司既已逆爲公析訓公尤思震動恐
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後與爲究
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爲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
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不久功名迅發精采先於
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以權總制兩廣動論以張

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
而害者以流語來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
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爲多戚以未泯
乖厓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
張然張劾嚴以究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
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
公爲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
耳然以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
知榮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爲正不爲悖而獨執未究
之意以訾偏撥不終之治以疵恤是使仲尼子產未

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
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孚昭蘇之快自是
瑰偉絕特不愧道說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開達
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精審細入齗析具有條理受
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
爲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
喜爲詩歌藻浮腴贍舉韻平妥篇出皆可誦也其最
長在奏對移毀之文指畫利病摘抉情僞元本法令
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讋服側聆者省畏天性篤於
內行其修事父孝謹省對則立有謀則跪不以既貴

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諧敬不爲媟褻無飾容侍御之人其不還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爲制者於族姻厚有用情之過至以紫諭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援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爲名

將而論留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譏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名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慨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誚懟參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亹亹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爲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

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復出也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阜劉公大謨

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大謨遂夫其字東阜其別號也河南儀封人高祖文整曾祖海俱業農不仕祖澄陝西苑馬寺清平苑圉長父僖山西黎城縣學教諭後以公貴封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尼氏封孺人贈恭人公明亮豁如髫年入邑庠即淬礪志節刻苦學問一時豪俊未之或先弘治戊午薦於鄉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督收黃花鎮古北口清江浦諸地糧芻是時逆璫擅權肆虐朝士凡行役往還

皆趨候伏謁冀免禍者公　陛辭即出國門士論高之庚午改廣東道監察御史益自是風裁播中外矣辛未上疏勸學與政壬申巡按遼東陳三事皆有關政體時太監岑章肆毒遼陽公廉知即捕其左右用事者悉置之法章惶懼至誣衊以他事逮繫詔獄遂士民奔走泣送先後相望於道癸酉謫陝西隆德典史旋量移蒲城知縣既至蒲日惟行所當務蒲民頌德有碑在焉丁丑晉同知鳳陽府會大水公以儆委賑濟多所全活戊寅晉浙江僉事首革菜戶於私衙既而分巡金衢時宸濠搆變乃勒兵常山先聲四達兩浙賴以弗恐辛巳　今上御宇入賀萬壽晉陝西按察副使時總戎李隆者謀殺都御史許公銘事久未決當路以屬公竟正諸法輿論快之癸未晉四川左參政分守川南川東二道值番夷爲亂公督師征勦擒其元惡全蜀以寧事聞有銀幣之賜乙酉會四川鄉試充提調官作興之盛倍昔丙戌春罹母憂戊子免喪北上時三晉大饑公以才望素隆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撫綏山右即上疏請出內帑溥賑　上可其奏遣官齎銀五萬入晉陽時方旱公巡歷所至問民疾苦兼禱請旋復雨民大悅會有

議撤備關官軍者公抗疏止之先是公之父黎城翁垂白在堂嘗乞終養不報既而科劾參議魏倫忤重臣意遂得致仕或勸公辯者公笑曰老父在里乃今得遂侍養吾又何求況服辯哉既歸與黎城翁怡愉終日每風和日晴即約朋舊登高眺遠觴詠爲樂者將終身焉者自己丑至己亥數年餘南北大臣臺諫及撫按多所論薦由是再起巡撫川中其宜布朝廷德意獎拔廉平洗刷蠹弊凡地方事宜罔不經理精密至於障隘遐邇北虜堡屯曠遠舊設指揮防禦今謂其未足以震懾之也具奏乞設守備施州地界川

胡夷多肆行劫掠亦欲添設叅將疏入 上俱允上
寅奉勅諭條五事以安邊禦虜又皆積有成效今川
人固有能述之者公撫蜀凡四年澤被威宜銓部屢
擬入佐院事並總督糧儲戶侍官僚皆未之授蓋廟
建以材木爲急而川中固採辦地也由是欲久任公
是時例當給由公父母暨妻皆荷封贈癸卯大木告
完大司空奏薦公資望獨深勞績爲最遂晉左副都
御史撫川中兼賜銀幣公自馳驅間關因感痺癘遘
疾卒於官享年僅六十有八所著有東阜集若干卷
藏於家三蜀兩遊稿已先梓行公之卒也臺臣上其

功蒙恩賜葬祭如制四方門而榮之蔭其子爻爲國
子生

通議大夫巡撫山東右都御史婁公志德行狀

俞 時

婁公諱志德字存仁勿齋其號也上世唐師德之後
居汴之懷慶徙通許大父良舉進士累官都御史曾
大父大用永樂時始徙項生榮榮生敬敬生春爲公
大父春生信爲公父統歷贈通議大夫咸以公貴云
公生而穎異向學十七丁父艱哀毀骨立歛含如禮
侍厥母太淑人戴委委焉惟母志爲頫里舍人以孝
名二十補邑學生縣尹任廷傑爲舉婚媾逑秋登省
薦越明年爲正德戊辰居母憂盡哀掩廬授徒非聖

學不講少司馬張老居閒遇初度納賀公適後來張
少焉遂加譙讓僉皆茹憤公獨于于也張廼慙君子
服其雅度丁丑第進士以制刺真定之趙州如氷如
蘗嘗酌水以自堅大司徒孫公稱曰古循吏也撫按
連疏薦之今 皇帝御極入覲遂留副戶部山東司
郎署諸郎署缺悉安以攝晉陝西司正郎會北虜寇
邊邊儲告匱公以大司馬金公奏命往甘肅督理出
納忽微奇羨輒含以舒民三[illegible]而士馬强公有功焉
總制遂菴楊公京山[illegible]公幸菴彭公歎曰邊政得人
如婁無忝也會詔還銓部以浙之杭州爲東南要郡

大司馬靜菴胡公杭人也知公深遂請以公之杭杭
事繁而民詭諸臺院藩臬臨之往來大夫士無問晝
夜流連湖山之遊各供頓無算公至以民隱爲政樞
一時贊毀殿最罔動也屬邑海寧冬海患公親視之
爲築石塘防焉民用敉寧杭水寓災沴錯出公竭虔
禱雨輒雨禱晴輒晴杭民歌之會壬辰入朝公僅一
身一吏囊無片帛京之諸當道彌益賢之逾甲午夏
補福建鹽運司使行之日裝蕭然如始來乃晉浙藩
叅政閩商人思之爲建祠勒碑志公廉也興化之上
里醝場也竈戶人陳瓊生輩以接者將及罪公念海

物淋滷易耗乃白而得釋過上里顧分署歲久頹唐
憂焉場大使刁翀言曰瓊生等欲報公莫由也遂各
輸財鳩工一新之御史包蒙泉氏知公深凡所咨白
輒嘉奬行之比復命登武夷指九曲泉謂藩臬諸公
曰此水之清似婁運使矣公每語厥子曰吾受知于
包使君不能報但不敢孤爾汝曹念之至浙而民喜
曰舊恩主來也以賀　皇太子入京諸朝紳喜焉宗
伯霍公延公恭命去其果曰勿使撓公清也公于浙
會計督徵以時國賦民望兩便之處州舉人盧誣搆
大獄藩使孫公臬使張公悉被逮　天子勑給舍執

金吾勘焉至則屬之公盡得其姦狀而諸公之枉以
白晉是省右布政使杭歲大侵諸公應之不勝慘急
兩臺下之議公擬以減餽遺罷宴會爲急或撼之以
不爲動而臺史氏咸敬納云既出僚吏謝曰公之言
兩浙福也復以臺檄剤量賦役釐爲十卷名曰兩浙
賦役成規民甚服焉癸卯夏晉福建左布政使予閩
兩浙賦役成規
閩人慶曰福星來也不數月而八郡稱安逾晉南京
太僕卿繼晉太常卿益優公績也而　天子再下令
廷臣舉山東廵撫僉以公應　天子曰都亟賜璽書
往焉越明年丙午春公將發囹都忽痰火作遂不起

蓋二月六日也去公生成化己亥十一月二十六日
享年六十有六云公性介潔不蓄媵婢分外不內人
毛髮明發謁家廟節且必朝服望闕拜不厚治室廬
田畝出入或馬而徒不皁不輿割俸周族之昏喪不
交涉公事歷仕三十餘年無毀飭大叅蔣公淦語人
曰海內如婁公清望是吾人範也有題大梁包公祠
壁曰昨日包公今日婁公其爲人所歸服如此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九川呂公經墓表

韓邦奇

九川公飲恨而卒其友朝邑韓苑洛發其隱撫其大及取名士潘子高之論痛哭流涕長大息表其墓曰書曰善降祥又曰天難諶公關中仰俊即宅之賢也懷安攘之志抱忠亮之節蘊貞懿之學秉廉介之操中遭震撼放遺終身道遠而位促光已輝而不續志士至今傷之公之撫遼陽也清屯田裁冗役嚴號令禁奸宄拔豪雄料丁力將桀邊墉以遏虜寇一二兇魁罪懼將必嘗大法威衆倡亂而公危矣初公左布

政起復入京故事必先補原職而後除遷之先相以公國士也不可以常調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及變上近貴先相故大怨誤以公爲先相與因欲罪之憲使者又不爲公申有詔收繫公詣獄使者至遼陽諸兇弁使者答辱之林侍郎廷昂奉勅勘公事諸兇鬨之憲使者出帑金大賚乃啓門且撫慰諸兇謂公必重坐益鬨悅諸兇心隱其械詔使窘侍郎弗以聞而公果重坐遠戍憲使者以平定論功超遷矣公平生建立如何而枉罹慘尤若此也天邪果難諶邪然公議無泯時士林扼腕歎息位能毓而名弗損身雖屈而道則亨後公之嗣子光于科甲顯于庠序繩繩未艾摘公者今安在也天難諶邪非邪公今已矣傳於史則罪也功也是邪非邪嗚呼可以徵矣吾友渝于高曰正德間閹宦武夫相繼盜弄國柄生殺予奪順指氣使嘗其時勢摧威劫中外風靡士大夫依阿淟涊以保身全妻子鮮有能立者公於時明目張膽數侃侃論天下事不置建儲保治諸疏讀之凜凜使人毛髮竦立疾風勁草狂瀾砥柱公之謂與大同數逆而失處諸鎮効尤焉爲政者往往務爲姑息不敢下一令申一法遂使狂狡之卒待釁而動養患貽戚

至今未已也公以身任其事務改弦而更張之天若厭禍公得大行其道豈惟遼左永清即大同諸鎮亦喬聲懾知有朝廷矣乃志未就而變即作獨使公一人嘗之豈非天哉語有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人徒見公受禍之慘而未覩晏如之効乃并大同諸鎮事置不講藩鎮之監其不遠也已有志于天下者其無忽諸此乃公之隱而且大者也吾恐後世莫察其情故表而出之公之子南京刑部郎中顒再拜泣血登之石若公之詳載之誌銘不具書公諱經字道夫號九川姓呂氏陝西慶陽府寧

州人也起家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調山西蒲州同知詔起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於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八日卒於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九歲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葉公照墓志銘

張堯年

寅齋葉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引疾致仕歸于東溪里第越十有八年卒其孤坤等詣予徵銘按狀公諱照字景暘寅齋其別號也宋水心先生之後公生而穎敏性喜寧寂七歲就塾十歲能屬文年十五師事錢存誠先生大奇其才益思奮迅惟几坐小樓殫力誦讀中庭張戲未嘗踰閾外一注目年十八領鄉薦始歸娶華恭人二上春官不偶旦夕持簡編恂恂儒生絕不濡迹遊晏郡太守聞其名爲延致師塾課

其徒惟講解經傳及與守言絕無一語及外事其端方介特益所操執者素矣嘉靖癸未登進士授石埭知縣虛心極慮日求民所便利而布之罪人所決遣皆自以不冤家人攻苦茹淡儉約如布素吏民畏懷以才調補新建邑會城最號煩劇公區畫裁剸咸中倫度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朞年以最聞徵貴州道監察御史秉公持正不事矯激不務阿比嘗巡廬鳳等處再巡河南及查部院錢糧務舉大綱不過苛察揚州高鳳贓濫事覺諸貴人曲爲祈免竟繩之以法布政使邊某憑藉恣睢奏罷之風裁峻卓比還總諸

道奏牘刷諸司文卷尚體要扶剔隱蠹人憚其嚴

午陞廣東副使巡視海道廣東番船奸商多竄入島夷爲市公嚴下海之罰申互市之禁海道肅清未嘗掺珍奇以餽朝貴久之陞廣西右叅政按察司右布政使公撫恤疲甿振綱而略節其意主于寬仁而力制權豪大忤靖江府於法無少假安南叛亂時議興師經略綜治卒致戡定公協贊之力居多癸卯陞山東左布政使京東鉅藩地切事殷及秋有防禦之師給餉輓運事多取辦又出于常輸之外公多方規畫必求克濟諸所出納微派親自勾稽約以期會項刻

不爽嚴禁官吏那移加耗之弊民皆感恩會巡按御史鄭芸索夫直百名公弟以百夫應之用拂其意百方媒孽王公守身大節皭然不緇卒無少訾云丙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三省流民以萬計易動難安公鎮以廉靖民狎于野來歸者益倍十舊念副使公張恭人年老引疾乞歸上疏陳情詞甚懇惻乃始得請歸承色養餘一年居副使張恭人喪哀痛過甚凡衣衾棺槨期于誠信不爲彌文冈舊廬稍加緝治無所增剏分二子田不及百畝服食儉素蕭然寒士飭子弟童僕勿生事以擾鄉里及卒衣

無餘貲遺命斂不用錦綺喪不用鼓吹葬不得踰月蓋清儉之德終始不變云所著有江北題藁中州奏議東方政議鄖臺奏議用拙藁美墻錄澥盈集藏于家

前副都御史孫清愍公繼魯墓志銘

徐栻

公諱繼魯字道甫號松山其先浙之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賢始賢娶趙氏生子璭璭生鐸鐸生子三祥綸禧禧生數子其一則公也公生弘治戊午七月初一日甫弱冠通書史己卯舉于鄉登癸未姚淶榜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中監運通州大著氷蘗聲尋擢守衛輝一以公廉惠愛爲亟會歲多蝗復大旱公竭誠禱于天蝗害

除大雨隨應民以爲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府衛民祠之碑之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内亦灉旱公禱之又輒應民間每晨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師民曰我父有紀愛錄載政績爲甚詳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搆疏于朝械逮京師頼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公弗謝然而所遇非霍諸也竟以此忤時立關[illegible]矣調知貴州之黎平黎苗境也公宣猷敷德不[illegible][illegible]之苗亦格心靖州叅將欵曰當時選邊將獎率[illegible][illegible]守備諸邊莫若選廉吏一人足矣會庚子歲大比公執事外簾號私侍人文名聿振擢湖廣提學副使楚地稱極廣而材亦因其地督學者恒苦其艱公甫歲之半遍校焉士方以得師爲幸擢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强藩斂戢嗣陞山西按察使士民擁馬綢繆不能去乃宗藩百餘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履無私積衆愕曰我　高皇祖登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仍載酒追于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犢奏弗請悉寘之法弗貸時兩臺交薦之至謂百姓有孫青天之謠樂其久任而惟恐其去雖宗藩亦以豊其祿崇其官仍其司請乃擢陝西右布政使會丙午歲復大比士與

公選者卓有聲稱自是爲　先帝眷注晉秩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一時文經武緯于安攘大計即永肩之會有西陲之事持論與總督東涯翁公不合公先爲文數百言誓于神慷慨忠義之氣溢于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交上而執政者故先翁而後孫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楊公爵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楮具取破碗書壁倡和百餘首命曰破碗集中有云爲國爲民意已深諫章一上淚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罔取芳名播古今等說楊公卌之至謂勸君努力加餐飯浩蕩乾坤在兩肩以是

作遠期而知公者率百口直之山西有宗藩者抗疏救辯即前解裝肆挾者也公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編而執政者洗之不已　先帝之明將有公矣而天道難知疽發于項遂卒實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也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還葬于先塋之次迨今隆慶改元言官請曰原任山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繼魯特死非辜深為可憫乞賜褒錄制曰可其贈孫繼魯兵部左侍郎謚清愍蔭一子給銀三百治其祠墳祭以文略曰爾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汚之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阤之貞賢聲每著于立官清

詮雅歸于輿論特以籌邊之議恥于苟同乃來交致之詞陷于重譴式嘉素履特介新恩嗚呼公之清帑直節至是在天下萬世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綱行狀　周 延

公諱綱字美中別號午山姓張氏公自幼為庠生時有聲家貧力學不以空乏動心嘗以義遜廩於張氏戚儀時崆峒李子督學賞雅重之中正德癸酉鄉試登嘉靖癸未進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清江浦清江之督利柄所歸任是者多破綸公清介性成秋毫無染淮浦間大饑人相食乃捐俸作粥以濟之所賴以活者數萬人死者施木以瘞鋤奸剔弊國計攸裕人皆便之而不利者亦有怨焉公署有紅蓮一池一夕盡變白人咸謂其清白所感御史淮陰李公

宮詠歌之考滿得敕命之賜進階承德郎褒予特甚歷任署員外郎時修乾清宮命下買木衆皆難之公一不狥時態獨任是責竟得稱旨七年二月陞按察司僉事提督直隸盧鳳等處屯種兼飭穎州陸安等處兵備衛所屯田時有劇盜劉二者擁衆數千橫行郡邑人莫敢禦公設法擒捕竟賴以寧十一年陞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十三年遷湖廣左參議得便還家悉捐俸建倉糴穀倣古人社倉意以濟宗族鄉黨之貧者名廣義倉而自為記之是年冬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奉勅撫治流民由為拯救荊襄之流亡者如

歸父母十五年九月丁父憂十七年冬服除起雲南
按察司兵備整飭騰衝金齒等處金西南極邊接壤
交趾所產多珍奇公素不把玩一無所利時雖有平
交之懼乃能先事度勢與民安息華夷之間各得其
所二十年陞廣西布政司左叅政戒行者幼如失考
妣相率留公禦援戀弗能禁既去百姓思之不已又
相率立碑鐫遺愛二字以志善政歷陞雲南按察使
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河南左布政使遂拜巡撫河南
之命河南監制中原官務劾午而君蒞事直峻不苟
居瀰歲以勤勞之過痰疾驟作而沒時二十七年十

二月也櫬還民以素服沿道而送者遠數十里其所
經歷處聞櫬來猶拜伏而迎年六十有四葬盧陵七
十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厓朱公紈擴志

自撰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紈歸藏之地紈先塋
距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滸墅拂其後都會通津經
其左虎丘峙焉紈字子純別號秋厓生於弘治甲寅
九月朔時父圭奉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
歲嫡兄衣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
生蓐中毒不死三日保紈兢邑禁仲兄冠等哺者信
宿頼伯父孟輝伯兄清等同竄復還太宜人謀頼卜
網糊口不死居百有十日弛禁百死之身太宜人以

百死全之孩提識趨髫齔經史得於府君蒔嚴太宜
人左右以底於成内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得
言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
遺府君喪服闋巳卯領鄉薦庚辰會舉辛巳對大廷
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乙酉歸省嘉靖壬午除知景
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奉直大夫 賜誥命
丁亥陞南刑部員外郎司浙江巳丑陞郎中改南兵
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功三年考績進階奉
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右叅議甲午入賀不承
當補治弟之喪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

實況之也丙申平深溝諸賊部院上其功賜白金二
緑幣三丁酉遭太宜人喪尋陞貴州左叅政不拜除
闕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卯陞雲南按察司甲辰陞
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東左布政使時封川奏捷
附名薦章賜白金一丙午提調鄉試將入覲過家遭
人倫之變父子幾不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
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禁
奸除寇勢利家所深害怠與忌者乘之十月入漳州
平同安山寇按閩者信讒追論前任之遺得以功贖

平生辱薦二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任
所轄也十二月拜勅歷閲海防請以重典刑亂賜軍
令旗牌八戊申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
悉受約束入城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
訛指敎夷作亂以殺巡撫爲辭干時駐定海以鎮覃
棼擾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計賊失其巢往來外
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人
周亮奏革巡撫既而漳囚逸入於海大擔嶼大步門
大江諸警繹騷時疾甚呻吟規畫無敗績九月兵部
錄雙嶼之功奏准之賜白金一緑幣一十月拜勅改

命巡視遂輿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麂諸洋十二月
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建白多
見阻撓仕途怨讟盈耳閩人林懋和倡狡夷覘我之
說命下遣還棊就約束寧波趙文華陷以南京侍郎
脅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內外
交煽尤多乃連疏請骸骨申辯蹇蹇己酉自溫進駐
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名王及黑白諸番喇噠諸賊
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头其反
側先後以閩淛悉定五月得請生還困臥蕭寺屠
僑嗾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衆欲殺之賴 聖

明在上姑褫職候勘竊自歎一介書生叨冒至此靜
思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戶役在職方革
協守之橫在江西定安福均糧之籍剖東鄉安仁割
圖之訟在威茂平番寨處邊餽在山東奪守涉之議
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刮垢而已然未如今日之自慊
也人情如此果貴耳耶遂力疾取所集鷇餘各卷刋
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槩作俟命詞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
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字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
成吾是治後事屬諸子以登第三十年府君未嘗一

命之恭不孝送死不討不受弔不祈碑銘配徐氏封宜人子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則貞固貞孚貞訓邑庠生一女適戚之繼孫男七象符簡箴箴篇繇女六家世勛勞載永感錄自撰壙誌虛卒葬月日如左此誌前號下意竟卒卒之日乃己酉冬十二月十六日辛亥也迨男貞等遵遺命不敢久淹遂以明年庚戌正月癸酉日葬兄紹救洪署尾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瀚墓誌銘

嚴嵩

吳公諱瀚字受夫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吳國人初曰阿演翁者以從戎隸河南衛遂家于洛焉曾祖諱成祖諱典父諱全俱以行誼聞于鄉母李氏於成化丙午六月二十八日生公少敏慧日誦數千餘言博覽羣籍發爲文辭迥出流輩與弟瀛同舉鄉薦又同第進士公初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性素介直自負慨然有埋輪之志會中官廖鵬播虐河陝事發逮詔獄羣黨猶曲護之冀得末減乃抗疏列鵬罪狀竟寘重典時論快之陞江西按察僉事公所涖湖西訟訴繁委乃省文例詳聽斷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嘗平反疑獄其人感泣繪公像祠之陞湖廣布政參議守辰沅諸郡歲旱率吏民徒步雩禱雨隨沾足郡人歌頌其事時流殍載道請于撫臺發廩賑貸議欲行勘公曰勘則遲久亾者[illegible][illegible]矣竟發之撫臺益重公疏薦其賢陞陝西副使[illegible][illegible]延安兵備有妖賊聯黨爲幻出沒無常悉計擒之[illegible]陝西行太僕寺卿復陞山西按察使公法比特[illegible]衆推服凡大獄訊決罔畱囹無淹禁陞右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是歲虜酋擁衆寇太原

城素無備公乃誓衆分部固守而躬督標出偏師已
而援兵四集士獲宿飽衆賴以安又議築外城以固
保障晉人至今德之陞應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
奉勑巡撫畿甸兼督三關值邊騷多壘遣戍靡常乃
廣積貯修器械簡士馬嚴校閱匝月而戰守之具咸
備又以馬水口李家嶺爲宣大要衝乃剏壁築垣增
屯置戍備戒孔嚴後虜果至㳙圖峪不得入議者以
二堡經略爲有功焉無何以事忤時諱以回籍聽用
於是公乃還洛所延山墅入罕見其面撫按薦公經
濟可以匡時清忠可以勵俗宜亟起用以慰人望而

公竟以疾不起矣嘉靖庚戌八月八日其卒之日也
享年六十有五公簡重沉密遇事能斷雖糾棼盤錯
從容服裕不動聲色以吏能稱于時性樂易不自岸
異人尤樂從之事親孝處諸弟友愛弟泗瀛早世育
其遺孤躬爲嫁娶與季弟不異愛俸羡悉付之不問
出入雖通顯澹素如布衣時喜聲律晚益工集古句
千餘首彙帙藏于家子二長三樂領省解第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歷官儀部郎中次三聘舉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公儀行狀　　劉日膺

公諱儀字君肅姓姜氏別號侑溪世居南昌之淡里
正德庚午中鄉試正德甲戌中會試歷任鳳陽永州
廣平推官陞刑部主事看員外郎福建按察司僉事
浙江布政司右參議湖廣郴桂兵備副使左參政廣
西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罷領荆湖諭任參知廣東使司事
尋以疾乞休詔許歸籍冠帶閒住嘉靖巳酉致仕在
仕途凡三十六年居林下凡十有八年公在佐郡愛
百姓如保赤子時領撫暴橫索常例急公毅然不與

鎮府百計害公不顧一時上下側目公之剛風動節
于此露其端矣刑曹時不附權貴獄有寬抑者多爲
雪之遇人與己違則勃然拔抗不忍世情隱忍任闘
時值海寇大掠公奮身整旅嚴賞罰選士卒冠抵晰
公一鼓殲其渠魁浮虜餘孽冠遂蕩平任浙時簡靜
清動雅稱藩體其官舍素稱不利前任者多殄之公
寧自處不利不忍貽不利于人而竟亦無恙其識見
之定如此任郴桂時洞庭冠大爲民害公令魚艇悉
爲保甲而出巳案牘贓貲代爲課輸賊起聽其蟻附
而擊之冠之所有盡以賞勞官司不問由是衆心虓

約束計不勞而湖水陸平矣湖商民至今頌[illegible]任貴州時土官多負固不服每嘵嘵出不利語[illegible]無所出公獨奮然欲飭兵殲之開陳利害曉諭[illegible]禍土官即叩頭謝罪城池賴以無恐貴之士子偶於督學戾教令譁然多謀犯上諸當道懲以法而士子益散公從容名諭曰汝諸生能辯正氣與客氣乎毋錯認客氣為正氣即一不自覺第至平旦氣清明之際思之久有惶愧大不安者諸士試歸體察之如何士子忻然悅服解釋貴之士今尚慕焉方伯時操守愈勵自公俸外雖紙米分文亦一一登諸簿牘不

入私門近一週積羨餘幾萬公亮毫忽不干與時建寧諸路大歉府檄交上眾莫能救公獨慨然動庫藏金粟及所積羨餘亟圖援之眾議不可公曰朝廷設官分理無非為民豈有惜數萬之金坐視赤子之饑死而莫之恤乎有利吾吾自當之竟行所言活億萬人巡撫時休休寬大綽稱保釐日夕常供不過充腹日給廩餘悉以還民奉命征苗即實心勤勞王事廣召募勤咨訪巧轉輸明賞罰一載破重寨三十餘生俘斬級踰萬而鬚髮為之白其處功也每得一級公另貯之待生獲者辯真偽而後啓 祀公惟重民命

而不日貪功故一時士卒畏服不妄殺一人楚地耆舊咸然有曹鄧之頌公之徹兵也先是奉命會同貴州巡撫協征公既整兵十萬屯駐辰州晝夜竭力攻進彼木葉重寨倒懶嶼山巨巢關地直止池河營已入苗境中心抵貴州彌界貴州撫院王學益畏忌不進是時湖六攻急苗遂逋掠彼方公于是奮然具疏劾奏王被逮赴京得罪王與逆犯嚴世蕃兒女至戚因觸蕃怒遂令王巡按劾公師久費財責令罷兵蕃遂擬旨謫授公任廣東布政司左參議乃徹兵東赴不數月以疾上疏乞休詔可姜儀既有疾着回籍冠

帶閑住於嘉靖己酉十一月獲致仕公生於成化丁未歿於嘉靖丙寅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寧張公素行狀

公諱素安寧所軍籍公生而穎敏卓異凡兒鄉人深器之弱冠遊郡庠中正德癸卯科鄉試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雲南鳳安之變條陳時務五事一曰任將帥二曰嚴紀律三曰信賞罰四曰簡土著之兵五曰嚴土酋之任總制伍文定皆舉行之黄河乏溢奉命勘處經制事宜上下稱重嘉靖七年轉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十年轉本部湖廣司郎中會計出納惟允三載考績朝議以才識卓越改北戶部廣西司郎中公操持嚴正風裁凜然時人謂之部屬

鳳憲本部尚書許公讃極意嘉奬嘉靖十八年補湖廣按察司僉事兵備茶陵修舉臺憲一方振肅辯疑獄三十餘事湘潭之民有秦谷春陽之稱至今頌之洞庭賊窩十八家鼠竊狐據積以歲月練兵殄靖時有八龍山遁寇勢甚猖據居民洶洶出方略以擒之一方賴以輯寧欽賜金幣巡撫都御史顧璘述其績以聞廟堂雅重之見於楚臺條奏可徵焉嘉靖十七年陞本省布政司叅議時 世宗皇帝駕幸承天督造行宫浮橋轉運夫役甚衆[illegible]十八年進秩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理大名[illegible]年績益著河北之賊畏之不敢入境行勘邊監議處允當兩臺交薦者二十餘疏二十年北虜內侵 特旨簡用爲井陘兵備攻守兼施邊圉輯寧二十二年移鎮山東海防修治墩堡威靈赫然鹽徒震悚二十三年轉廣西叅政督理糧儲粵中豪富每多逋負公激勸完輸運餉不乏總制張岳御史馮璋徐南金交章以爲再荷賞賚二十六年擢四川按察司鞫罪折獄刑期無刑積牘停文迎刃而解僅百日轉本省右布政使二十八年轉左布政使旬宣德化周洽西蜀前此秤頭之獘牧支之私一一釐革提調科場區畫邊務殫竭心思

皆協時論二十九年進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開誠布公周旋清謹定松潘糧賦寛時制加科時銅仁比草陡叛兵務方殷公爲之轉輸征調賴以成功奏凱之後復賜金幣三十年懇乞休致遂得如請焉六十有三以疾卒於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公簡行狀　章　詒

公石姓簡名廉伯字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餘干縣知縣政洽化行吏民懷之嘉靖七年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時值考選殫力奉公黜陟允當考績之京不謁見權要陞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中嘉靖十一年八月陞廣東高州府知府高州當猺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戴之如父母嘉靖十四年八月更直隷安慶府歸途遇盜橐橐一空及盜獲止供有服飾數件餘無他物士論歎服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

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梓爲定式迄今不廢去之日民至留衣立石特祠祀焉十七年二月陞雲南兵備副使壤接安南民苦山賊荼毒且險阻勢難征勦公設計生擒二百餘人斬首不計其數地方以寧時有指揮犯罪將懷賂爲餽先以單目途中投遞即重責寘于法貨物悉追入庫當道聞而獎之嘉靖二十年五月陞雲南右叅政二十二年六月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卓異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勦弗克撫按以公威望檄委招撫遂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皆投順當道力將薦揚適抱病乞休奉旨致仕嘉靖二十八年巡按浙江裴御史薦補山東左布政使適征剿北虜庫有餘銀三千餘兩悉資兵餉嘉靖二十九年十月陞巡撫雲南都御史而歿平生忠信剛介正大光明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回故蒞職精明政蹟炳炳而德澤之感人也深所得俸餘悉賙親族囊無私蓄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斂益入仕三十年以貧終其身在本縣則列序鄉賢在治地則祭祀名宦此可以見德望節義之彰著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公宗魯墓志銘

喬世寧

嘉靖己未少華許公卒其子庚與甲將以明年庚申葬公曲江原祖塋啓馬趙二恭人之壙合焉乃狀公事行以世寧志其墓石公生弘治庚戌今年葢七十歲云余在姻屬曾爲詩壽公聞公健飯豪飲日賦詩行歌不輟謂公必得上壽不意其遽不起也余葢有蒼生之歎而追惟長者之風也于是采事行大者爲志志曰公名宗魯字東厓號少華咸寧人也父贈太僕公鉉者商維揚嘗禱茅山祠下後生公客邸時母

孫太恭人葢感異夢云正德丁丑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己卯授雲南道御史嘉靖壬午按宜大癸未陞僉事湖廣提學三年陞副使兵備霸州丁亥復改湖廣提學己丑陞太僕少卿壬辰陞大理少卿未幾陞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自保定歸十七年而當庚戌之冬復僉都御史駐昌平已又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壬子乃致仕歸始公爲御史也即劾論侍郎巡撫兩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親王護衛宜隸之守臣其劇卷蘇徹盡按諸大猾置之法所入銀穀至百數十餘萬 今上御極又首上封事中有勤視朝罷傳奉紀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斂尤關切時弊者已又言常湯鄧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乃後四氏遂得復葢自公言張本也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公罪其尤甚者一二人于是將卒帖然先是太監劉祥沒邊餉以萬計然罪止罷鎮公復請下祥于獄祥大懼即如數抵償而御史曹嘉論諸大臣也有給事中希大臣意論謫御史公力奏御史無罪至其劾武定侯郭勛太監蕭敬兩疏關利害尤大後以地震上疏又言羣小竊政柄宮壼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遽釋葢猶指勛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宜大故有大

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顧歎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 令補築近邊即已工完 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辭且辭因請 上無忽重地後宜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湖廣以屬地曠遠督學者嘗數歲不一至公歲試輒遍所至即以行義倡士風楚自是益多名士既去霸州士日益思公乃爲具白撫按于是撫按交章借公而公復改督學楚中其繫時望若此是時又以救楚府二閹與御史力諍不屈二閹得不死人尤服其鯁直而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

人銜之乃取服乘馬故以馬不中選詰公公曰此馬
誠不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充之中貴人沮遂不易
馬亦不敢復言事矣往保定以近畿民苦供公餼殿
驛傳又定府州縣徭賦等式已又以築堤扞滹沱河
有功 上特賜璽書銀幣旌焉是時公已受知遇矣
而南給事有與公隙者顧以公湖廣時嘗刻書濫費
論公罷歸縉紳咸爲公絀之後吏部尚書唐公能都
御史路迎柯相御史唐錡皆疏薦公庚戌會虜警給
事中張秉壺御史張洽又會科道合疏薦公 上名
公復都御史駐昌平昌平故無邊備公議修邊嗇三

百里墩堡數百又疏請設一大將統入衛之兵
昌平改參將守陵寢以華華分守駐懷柔爲東遊擊
白羊口爲西遊擊又言昌平得一兵備治京北霸州
者以治京南即昌平撫臣可罷不設議未盡施用無
何乃移公遼東至即議處鹽課課大增諸軍占種民
地者勅令悉歸之民遼東故與三衛諸夷互市部議
北虜亦開市遼東公移書駁論不可者十事遂寢遼
人甚賴之會有言公以詩酒怠事者公遂力求致仕
歸歸時會虜入公部將斬首虜甚衆亦以常奏不報
從于是士論益歸重公日望公起 公頗益放情山
水已即別構草堂積圖書其中日 故所與遊者置
酒賦詩亦時時作金元人詞曲爲樂所著少華集續
集與陵下遼海歸田諸集數十卷其詩足繼思音文
復精典有漢魏風而作字又精詣古法諸行草大小
楷書雜置法帖中人莫能辯公即老猶能作小楷字
當其得意時一揮輒數十紙不倦得公詩翰者咸珍
玩藏之謂當代二絕云性又好客喜施即少賤者必
爲禮自宗室賢者與後進文士必求與公交即海內
善書工畫與諸技藝人一入關必先求見公公皆爲
汲引延譽又言儀溫雅人一見即以公爲親已至當

事臨利害復抗議不阿其卒也自親黨交遊與里中
父老海內學士無不驚傳悲歎者公嘗別號思玄道
人或又稱青霞道人卒之前二年嘗自爲志銘有曰
有始有終萬化攸同委心自然與造物游其曠達
觀下死生之際何有也其曰樂天卿子厚之流乎公
少孤受叔氏恩厚爲庶吉士聞叔氏病即告歸至則
叔氏卒矣常引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謹病革
時獨悲歎曰吾不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
此亦可以觀公公先世晉陽人宋末徙關中

都察院副都御史前提督陝西學校監察御史楊公宜傳　京學志

公諱宜字伯時直隸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確士一經其賞識無不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宗伯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數十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方之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之稱正直忠厚者必曰裁菴先生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石戴公墓志銘　[illegible]

公諱鱀字時重別號東石鄞縣人公生而穎異不群凡見羣稍長覽究墳籍過目輒不忘為文頃刻千餘言皆驚人語談者以為班馬之流弱冠為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先諸生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每督獄見繫囚滯穢率多庾死必令給衈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公獨心知其姦檄名訊之果挾採生術遂寘之法進本司署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縣

兵備至則繕檣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羌戎以威信不敢犯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賄結兵備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公以法束之不少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維襄漢孔道而風波暴悍渡每不測公至見舟覆者十餘艘亟命漁舟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二人屍三十餘惻然歎曰此有司過也即戒工市材造舟三十二為梁四十餘丈橫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共為民興利多此類也先時有議禮臣僚被命北上公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說公與語而已解維以避心深銜　至是為宰相竄

倖遂諷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
故起為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參議提
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輒緣吏胥為姦不可
振刷公至立格倣前史年表例逐歲而稽姦不得行
而乾沒者悉償其逋無復負者陞副使兵備饒州兼
督洪内方磁器先是窑戶爭利時持矛相殺公為條
畫禁治爭鬬遂息丁内艱歸已又起為廣西府江兵
備時猺獞嘯聚稱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紛乍
公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
瑞等分為犄角授以方略深入仙廻松林歸化馬尾

石田諸山繞出賊腹大破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豪
周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諸鹵獲以畀得者餘黨悉
鳥獸散江道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公力却之陞江西
參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閹豎
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公即收捕付獄聞者悚息
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
為朝廷監司寧為賈豎責券耶有　知縣受賕殺人
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為釋之且言進士可
惜公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
必正法乃已尋陞廣西右布政使改四川左使丁外

艱免喪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入蜀革須卅孜
孜以保黎庶為事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
問民疾苦為之興罷父老相傳以為撫臣旌節二百
年來僅一覩見也出是西省將士躍然歸心而江西
舊僚有嗛公者竟以飛謗傾之落職而歸居三年一
日端坐而逝嘉靖丙辰三月十四日也距生弘治庚
戌八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初公家居見河渠不飭
作鄞水利三叙見貪人利番舶闌出無忌作海防策
負氣高亢不俯首權貴又不為同事者所歡故動見
阻抑不竟所施云遇故人必傾心接引有庠友趙宜

者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
者以所居室質錢於公而期滿當徙公慰留之曰吾
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持家斬斬閨壺內
外不得譏為笑語優伶巫祝悉屏不用居官四十餘
年關節不至其門相與多敬憚之所著有東石詩文
稿若干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廷臣墓志銘

蘇祐

君世為洪洞人諱廷臣字伯鄰白石其別號也生而
穎悟不羣幾數歲舉動老成讀書過目成誦時稱奇
童九歲補邑庠生每試輒褎然首選事父奉直公及
母太宜人昕夕省覲罔倦奉直公或他出或歸晚必
候於門事一兄撫二弟恩義篤至奉直公卒哭踊骨
立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兄介石君素簡重族人多事
侵陵君揮泣禦侮積學理家兼修不廢丁酉鄉舉第
一人戊戌登進士第己亥守裕州時　天子大狩由

宛城如荊襄比歲不熟諸務蝟集供應不易或有為
君畱行者君應之曰當官避難非忠也遂單騎之任
不三日　駕且到左右皆未識面時起倉卒舉措寔
難君乃博選土著諳事者十餘人指授規畫事乃就
緒比　駕旋益有備干時諸守令多被罪奪職君獨
獲獎是歲秋　上命刑侍王公賑濟饑民咨君以救
荒之策其所條陳悉付施行全活甚衆裕民多居郭
外城市寥寥君請於兩臺徙鉅富者實之開創井闢
以通貿易民甚便之清慎勤敏歷三載如一日遷刑
部員外郎百姓立碑紀去後思歲餘授郎中奉命讞

甸録四公殫竭精力緣事求情恭可矜原者八百餘
人皆得俞允自是聲望益重擢知開封府開封為會
城且孔道號為難治君摉剔弊端立法畫一諸宗藩
悉斂不敢肆政事卓異不可枚舉民有活包家之謠
庚戌入覲考上上時湖南苗寇不靖遂陟辰沅兵備
副使道出開封裕州百姓爭持牛酒讙呼於道至不
能行在楚未幾以北虜猖獗牧馬南向擇異才移鎮
重地乃改授天津嚴隄防明紀律拊瘡痍獄供用久
之山右妖民肆毒蔓延河間大名之間巡臺下捕治
之令甚亟君意緩勒之玉石俱焚紿執令者曰此地

皆我良民焉有妖賊速除捕治之令衆莫測陰呼謹
密幹辦者授以方略賊以令弛謀解竟擒殺之地方
以寧壬子選試武舉蓄糧飭兵為諸道最臺臣交薦
其賢癸丑中州罹師尚詔之亂移兵討平之夏轉河
南參政汝南撫民招集逃亡賑貸饑寒不三月令肅
化行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虜騎憑陵
甚於諸鎮君首請糧餉給其食亟修墩堡衛其居時
復簡閱作其敵愾官軍莫不戮力用命甲寅虜犯北
路防禦有功晉右副都御史乙卯九月虜大舉入寇
田西路奔懷來與賊對壘由是不得南下夜遣勇士

劫其營賊衆驚亂乃遁去隨乘勝斬獲甚多捷聞
天子嘉悅有白金文綺之賜先是各參守等官厚斂
將將左右君覺止之仍榜示諸路事載上谷日行官
鎭地方曠遠難以周知君乃編上谷須知上谷圖說
南山圖考地理險夷兵馬强弱糧儲多寡無不備載
邊事孔棘神力勞瘁初力疾事事久不能勝乞骸骨
蒙溫旨賜歸既乃漸愈日與諸弟妹奉母娛樂或拉
友攜榼登山臨水命酒賦詩意泊如也部使者至必
存問咸謝却之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卒君賦
性沉毅體貌魁梧議論激發目炯炯燭人歷官所至

有聲奉直公蚤卒事母太宜人色養備至俸資所入
即以與諸兄弟姊妹以及親識里閈之貧者介石兄
赴春試館穀皆君預定不以嬰心其弟爲援例授仕
者章服仍爲其子輸粟入監諸姪婚娶半出於君可
謂篤行君子矣卒之日識與不識皆驚悼之年五十
有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肅菴王公儀傳

葛守禮

中丞王公者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肅菴
生儁朗不羣弱冠補弟子員正德丁卯舉鄉試嘉靖
癸未進士除靈璧知縣徙嘉定選貴州道監察御史
出知蘇州未久罷以爲知撫州尋改蘇州陞山東按
察司副使復陞山西布政司參政入爲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謫陝西按察司肅州兵備副
使轉布政司參政尋轉右僉都御史公再爲縣令二
爲知府爲御史也按河南陝西凡歷兩省爲藩臬也

鎭蘇松守冀寧備肅州凡歷三地爲巡撫也僉于甘
肅副于宣府凡歷二鎭敭歷中外凡二十有幾年公
爲人洞達警敏沉密有大略自諸生時以諳人情世
務既仕于簿書兵獄析析毫髮審覈彌精吏奸無所
宿條約有所施于民者與民咨度必可行乃下然廉
賁峭直遇事風發智巧所避者公毅然肩之人以是
多嫉公然公亦以是取重于時始令靈璧歲大侵道
殣相望民各鳥獸散公下車不及解衣即掊鎖棄倉
實與民設糜以飼疫者所籍以全活甚衆奸民有竊
盜者衆至千官府不敢問公廉得其素桀者刖 貸其

罪籍以報諸盜出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督捕入卒至
獲其主即火其家盜來無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嘉
定于南土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
刃郡或有疑獄輒委公公立斷無留邑中稱平先是
軍兌有耗加量之三以爲常公令民輸銀粟如額而
止漕譁以爲羸己公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雜以
粗秕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
逋負飛詭悉議釐革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
第徵拜御史按陝西關中饑甚至則疏言民所困苦
請發公庾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黠公遇之

如常出境即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袁膽焉時秦府
人虐奪民田場利亾算王爲之窟守令亾敢爲民直
者公直之竟歸之民府中自此斂戢再按河南有陳
守光守汝陽令皆甲科不檢公按之如法一道怖栗
若家家有御史然吏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右自正
統以來田賦戸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尤
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
使于是口薦公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
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
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乞公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

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illegible]
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
歸則又相率號于巡撫矦公矦公上其事于是移公
蘇州公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湮亡可考
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
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仞
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
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
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
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朞年化行訟簡治

平爲天下第一部使者撫臣相器重至倡以激其部
他守令森立踵企不知王蘇州爲何如人也擢按察
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伐之一
年尤張遂哨狼山公筴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遻將
戰公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
北賊易我不備公曰可矣夜半擊梢上長矛火箭齊
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
綺轉參政守冀寧虜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
冦望之疑有伏宵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當
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illegible]

者謀知戒不敢犯塡之宣鎭缺巡撫廷議推公以僉都御史往公當鎭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墜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時夏公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右副都御史巡撫仍故公未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過稍被剽掠公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公巡撫公雖罷而廷臣交口推公才皆云可屬邊事旋授陝

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谷[?]窰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公計徙之境外肅以寧吏亦大安邊將士由是益愛公無不願爲公死者詔加俸一級又賜白金文綺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移公駐通州扼其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軍爲掠又何求虜命禽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爲動翼日詣督營盛氣以待公曰　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邪鸞忿密中公會御史助之論

公不宜責入衞軍時　上方倚注鸞遂逮公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公不假藉權奸眞有見云公有吏治才舉措事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淸約自持旣貴食不重肉衣不裁綺兢兢如少時常曰君子立身必資于身者薄故係于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能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所歷履諸郡縣民皆思之飮食必尸祝公每守令至輒相告語曰得毋如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治俱應法莫有怨者退居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今　天子卽位厭于緘上言暴公之功于朝　上咨嗟悼之還公官

如制加優恤焉所以惠顧勞臣甚厚而公之功用是益大彰顯所著有陝西河南奏議各若干卷上谷奏議若干卷吳中田賦錄若干卷論曰余嘗慕近世名卿而尚論其世蓋有慨于才節之難云夫當國家承平日久上下恬玩斯其時不有弘才雅操之士徐起而振理之治曷以濟嗚呼若公者可少哉今考往時有上均田論者有進籌邊策者亦旣剴然切矣往往格不行行矣旋廢獨公所施田賦兵戎救荒諸略咸著爲令行之年久亡能易者民至于今是賴斯不足觀政耶乃其抑强藩抗貴幸或以一時意氣偶有激

焉及聞長老言公未第時豪閣谷大用者欲好于公公曰是亂國臣恨不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峻拒不見茲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故君子謂公才與節合其素所積蓄也而卒不究其用悲夫然以視諸佌佌泯泯與世浮沉者又何若哉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濟軒唐公時英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嘉靖己卯舉於鄉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為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為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 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

盡己命以圖之於是不辭怨謗不避險艱暴於烈日中冒汗雨滴不以為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冊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輿役富無巧免貧不獨勞瀦蓄有則啓閉有期明年大旱果得水利隣縣所獲劣於平陽百姓以公為神君焉乙未授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矣時內官方偵伺於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竟無異議通倉至今守其法再

委催稅九江係新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
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
程以此自勖常目在之雖賓旅燕飲酬應紛然不以
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丁酉　皇太
子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己
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爲公危而
公始終畢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
器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眞定知府時虜犯井
陘眞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禀方略調度不前公至
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

有以郤之眞定地在要衝政連畿甸朝言於戶春傳
於京居是官者率多爲飛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
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錢穀纖毫無爽訟無
留獄案無滯牘賦去其私徭省其冗在任三年凡應
十薦神明之畈水鏡之頌兒童走卒莫不知之公去
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
使便道省覲二親擬上疏乞休二親不許公不敢違
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還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
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布政癸丑
遷陝西左布政歷所至輒著賢聲公爲人介潔端
莊坦夷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
之射方溯之占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
甲寅秋套虜烽警致屢西顧　上問冢宰須沉毅才
略之臣爲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
患患四鎭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鎭遂飛檄馳書要
以必從四鎭果來虜遂退聽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
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
敢遽上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
其倦　上不負其勞許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

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足不出外戶耳不聞塵事滌
除機心容養淳淑方其在位躋鞠躬肅齊不敢少懈
而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固已幽結於林中縣感於遜
心爲日久矣至此則宦成名立陟彼高衢緬懷千載
託契孤遊以芬華爲塢壽等富貴如桎梏嘗曰諸葛
武侯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我何人斯而
不爲古人也於是盡[illegible]所蓄周助貧乏無問遠近但
有所[illegible]一切皆施之刻三教經書十餘種摹印數
千本流布四方俾[illegible]出諸寺鑄造佛像廣設莊嚴
增各處常住用[illegible]行又置義庄於六涼之路

南堡以貧養濟立義塾以宣仁孝　聖母勸善書以
資化導作糴糶倉以平米價飯僧不可數計又遣人
東至杭州戒壇北至峨眉伏牛凡作佛事之處莫不
行施隆慶壬申余遘公於滇池公謂余曰雞足點蒼
吾鄉之名山也夙昔夢寐今老矣不能往矣願爲我
作一二功德乃以金帛及絨紵袈裟二箱皃託余固
辭不得因於雞足大頂重建銅瓦殿一院猢猻梯上
鑄建大悲閣一所定西嶺開大路雲南驛前作橋堤
餘錢以之飯僧袈裟徧施大衆圓滿之日修齋以懺
昔柳柳州與焉刺史同修永興寺之淨土院預結無

生之交門堂廊廡繪績像貌繒蓋幢幡極其嚴備又
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俾觀者起信公與余今日
之事蓋髣髴焉他日執手清都始知有生是夢也公
自退藏以來潛心理性深以伐善施勞爲恥家庭之
間門生子弟在侍絕不談居官時事故一旦捐館勳
勞事業無得而稱述焉自甲子歲發願長齋絕不御
酒炙泊然獨處一樓不用僮僕以賜金製爲供佛之
器有夜偷兒入樓[illegible]張見公凝然端坐偷兒惶懼叩
首公曰勿忙但取去偷兒云不敢盡取公曰汝盡取
即吾施捨仍從[illegible]指[illegible]路勿使家人驚覺後此盜

事犯公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已施捨之願其解脫
大率類此公嘗裁定家祭儀文名宗族子弟五十人
給祭衣巾履使立祠下陪獻萬曆乙亥春命子載且
梓椰衣余擇葬地乃爲祭椰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
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
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侵晨索紙書偈已命名姻
戚門生咸至勉以忠孝大義頃之曰入此門路多年
今果得其受用生死關頭去來無住今日之午吾嘗
逝矣乃沐浴更衣禁勿悲泣忽風雨晦冥雲擁一白
龍升天衆皆仰瞻而公逝矣乙亥留僧之語一年之

前預知死期雖古之善知識不過也公生弘治乙未
六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丙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七
十有八銘曰生死去來日月盈虧耿光不磨於公見
之初試百里堅貞如砥孤犵有賴聲名大起入屬大
晨介潔敬恭司倉司鈔懋著嘉庸及佩郡印克懷以
信誠誕盈庭卒白其訊吏梟典藩南北其轍所至輒
劾開望日尊關中開府條貫率古不作聰明居然卻
虜平其猺犵均其[illegible]烽火不警方叔名虎久服弓
戢不兵而武言者靡惡謂公厭苦　帝曰碩膚乃宜
內補公志退藏竟[illegible]上嗷嗷待哺孰爲之主公虔

有巢鄙狐是乳驕嶓毬毬孰辨其實公篋有在
是诂西方聖人讚出尼父彼昏不知甘爲聾瞽
還原孔釋所取不御羶腥物爲吾與何能忍心刀砧
網𦋐鶴骨松身瓊瑤肺腑倏然謝世時日當午衆皆
白龍上升玄圃得道之徵千人共覩遺蛻山藏萬古
不腐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潙陽周公采墓志銘

徐階

曩予在經局日從東郭鄒子荊川唐子念菴羅子相與切磋於身心之學于時士大夫之賢者大率辱與予四人遊若潙陽周公其一也公爲人養深而守定覸其貌藹然懦且怯及與之言誾誾侃侃乃漸發露至於臨事雖死生在前終不可屈奪蓋孔子所稱仁者之勇也當是時朋類莫不推公賢以爲公他日在廟堂必能爲國家定大議鎮雅俗使海內獲覩正人君子之作用庶幾以明講學者不盡爲空言公亦勇自任毅然不撓人乃日覺其異自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左叅政遷福建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轉左使徊翔藩臬者十有二年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於內拜最遲得地又最遠士或爲公不平或爲公喜以爲忌公者終不能以其私廢輿論之公終當有以慰昔之所屬望者而公涖鎮旬日遽遭外艱歸其廬四月以過毀得疾遂卒嗟乎其命也耶其抑有忌之於冥冥之中者耶公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六日卒嘉靖丙辰五月二十六日得壽僅五十無子以兄之子耀承後年十有二予往年讀太史公所

作何以傳心竊病其怨誹之甚於中道未爲公[illegible]
觀於世享富貴久長者其人率如彼而公於位於[illegible]
於子孫獨如此然則太史公之怨誹亦其情宜然也
公卒後數月耀承具疏請卹典格於例得賜祭一壇
反葬費之半於是耀承以公遺言請予銘墓予固悲
公者不得辭公長沙寧鄉人諱采字子亮爲陽其號
舉嘉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再遷
至吏科左給事中充會試同考試官遷禮科都給事
中補外歷官所至交薦胡御史彥嘗疏于朝曰居然

大雅卓爾不羣[illegible]人曾祖添裕祖鎮以公
貴贈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父策貢[illegible]
貴縣有聲封文林郎中書舍人再封左布[illegible]
氏贈夫人

右副都御史玉華高公翀行狀　何遷

玉華先生高公名翀字允升德安安陸人也公起家
經術仕至列卿振德樹庸有名　肅皇帝世三十五
年乃退退居十一年年八十一乃終其先出唐南平
忠武王後居江西吉水皈僊里以名忠者爲始祖忠
妻于峽江郎官山何氏乃居峽江生雲卿而道本而
子輝而宗舜而孟轍孟轍生祖漢娶毛氏生父梧岡
翁岐娶鄧氏公既貴贈祖父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毛鄧皆淑人居峽江世力稼穡至梧岡翁始知學醇
愨自持橫經授徒于鄉亦不求仕生二子公其長也

公初誕鄧淑人夢旭日墮懷中爲童子雅不好弄垂
髫能爲七言詩梧岡翁責之學不煩提諭日開月益
翁弟商于安陸將閒之擇諸子孰可使者公請行時
年十七以正德丙寅始至安陸乃公藻思質行早見
李父益貴之學安陸士人亦嚮之遂屬而家焉戊辰
兄弟子員博涉刻思必發其蘊喜讀蔡虛齋書謂爲
學不根理道而襲陳言是文奴也故其爲文推擢腸
腑巇戴而茹之當俛首人微時座人問難不知所對
會意而起淦涌百出率常屈其座人太守建業李公
重武守江陰王公瑞之見而異之曰高生抱奇負氣

如其文公故貧乃委已於學不苟取與家由是益貧儆屋而居攻苦茹淡衣蔽緼衣即突烟不起不屑赴人濟視貴戚人若浼巳貴戚人亦不敢以濟請李公嘗屬富人濟公不受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會試落第或謂公貧宜乞學秩公笑曰斯秩也乙榜則可乞則不可予平生恥説乞字寧甘貧俟爾乙酉復北上遇遺金於途執之以俟其人至還之時公年已踰壯介特扶義歷二十年不以貧絀一郡咸目之丙戌成進士授四川犍爲令以才調直隸溧水己丑遭母喪去職復遭父喪癸巳卒喪補直隸東鹿甲午名入爲

戶部廣西司主事進員外郎陝西司郎中辛丑出補浙江右叅議尋改四川陟按察副使山西叅政雲南按察使貴州左布政使丙辰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其地庚申奉詔閑住癸亥有司上督木功詔令致仕丁卯隆慶改元詔進資善大夫公毅直光明心在舌端然蹈藉忠信動合古人不與俗侶爲事率出天性居常虛懷夷氣色恂恂下人臨事則義形於面勇往不回聞善言輒改容受如不可不能詭對人以侮至第一笑謝之不爲校乃世所競破圜黜樸追逐反覆公非故絕之亦其天性所不足也其爲政極盧

盡忠究於利公家事有犯忤或勞險不可幾濟衆皆巧避公輒引爲已任不反顧沮恸或謂公愚公笑曰予誠愚乎哉吾第見巧者以技徇身志不在公家爾人臣舍利鈍則志壹而力專不問濟與否殆不病於心乎吾所以爲此思當吾心不罔公家也吾不知愚公令三邑進耆舊問民所疾苦舉罷之不務新條格以奪民便其要損刑薄斂離紛疣導滯塞納之和平而已犍環山而邑素畏旱公察其羸瘠明若白黑豫藉之以待勸賑不遺吏以奸錦衣官逮他官過席勢横索公面斥之將按其狀以聞其人爲宵遯大中丞

淩川王公材公爲薦於朝乃調溧水瀕行值大旱觧裘而禱比雨公跽雩壝下濡及膝不起乃隣邑皆不雨犍獨大熟溧水故豪侈健訟公治其善爭者勢家請謁不斥而寢之人以寧便東鹿多劇盜公揃刈令震駭而勸其餘境鄰晉州滹沱決至晉爲湼槃淮先是大中丞周惠公康築堤二千餘丈復築柴城口一[illegible]餘里捍之歲久多圮公齋戒投詞於河大爲補塞之去民水禍公治三邑率踰年或半年輒去諸所宜弃多未究乃[illegible][illegible]八隱不急名譽謀其私民皆信之比去民攀轅至不得行在邑刻廉自奉不改寒素[illegible][illegible]

入過邑者對食脫粟飯公笑曰昔家食時安得有此
出犍過家貸而後治裝戶部役外倉非任久不授公
入部踰月大司徒儉菴梁公聞公名欲試之於是奏
監徐州倉公兢兢謹度支惟允梁公益賢之崇文門
榷稅忌勢而賊于奸諸傔皆戒不往復以公往稅無
漏計乃復監黃土倉御馬監倉守以中貴人公因事
擊綴取一切乃已居頃之出宣大治芻餉以益客兵
公責出納於主兵者芻茼蕪而髮櫛之委積乃峙邊
臣禦虜有戰功訟寶銀幣如邊臣有礦孽張通者入
城謀變亟發而贊公贊佐撫壞其機收之　肅皇帝

南巡出帑金犒行兵屬公按承運庫中貴人欲加羨
公引法拒之中貴人色沮不能出氣花馬池初設部
司同事者畏險遠率先請免公毅然往不辭廣募鹽
商贏其值戒無耗取上疏請設通判往來理之儲由
是大備花馬池接河套虜騎時至城下地不毛諸費
皆遠受多不時給居者日皇皇談虜聳公諭鄉者重
儒生教塾子講說忠孝大義多汲水及泉爲池時操
練借助聲勢以固其志在浙江治五路事一吏軌民
諸蠹不得售侍御觀察者允公秉禮自靖侍御銜之
會入賀倉皇屬公行乃論摭毛瑣誣之疏下朝士呀
然大宗伯陽峰張公少宰龍湖張公舉公棄金事大
冢宰百原熊公曰此古人也惡得污蛾處州盧公在
諫垣曰高參省古貌古心吾浙人益知之臺中靳春
滿公輩亦言公三操利柄不少染況入賀哉疏遂不
行會當大察侍御嗾同列申論其事銓部不直兩侍
御以法乃改四川朝士謂誣僅毛瑣寧他足誣乎以
是益重公四川以建昌爲邊境將士利征伐每以警
動公第端委臨之境內斬然眉州水失故道公塞之
俾得田其淤虎載于澤多傷人公禱神懸賞擸之害
遂息教場瀕水易沒乃拓地崇飭之山西內外儲寄

在參省公緩急有序治黃冊老吏不敢弄法按察使
職列外臺公挈持維綱鋤削荒穢治獄虛聽實求民
用不寬滇俗以食米釀酒致民艱食公下令市酤皆
能沅江土酋那鑑抗王師殺藩臣主議者移罪兵備
憲臣及武臣十數掩之屬勘公不能狥由是逮者皆
悉去黔國嫡孽爭襲拗久之莫能決會科臣銜命至
公引昔人滅郈事爲判科臣以爲然疏上報曰可官
其嫡鎮臣讐毒不得涉流於民貴州荒遠來往者輕
薄其地計資遷去政多術習不振公力責之剸決督
厲以贊時憲貴故無讓率取輸于川湖貴參政督者

又不越二省以是積十餘年不輸儲狝日乏公議督
者以時往責其直輸帑遂不紲焉宣慰安萬銓素悍
不奉指揮每造公不俟再呼至則開誠諭之萬銓素
撤夷服服冠帶綴諸司後貴人謂公議威行於夷酋
此曠見爾藩署向明門獨西堪輿家說久不能奪公
易而直之駭者亦不能奪乃諸法制以職不得專公
每注視及爲巡撫採抉遯隱下百執事修直顯遂典
學校誠土司清驛站墾荒田收流民立關屯保甲法
成令修與吏張弛詔令採硃萬斤民苦之公購僅得
什一乃上疏極言民危困狀　上允之貴以是不擾

會修三殿巨木皆徵于貴木出四川酉播窮山絕谷
假路生苗浮溪澗乘漲乃出公祇役周歷其地冒瘴
癘齊寒暑三歲乃竣諸苗故伺隙以逞時木政方亟
官司無他餘力苗幸之相望而起公曰彼犬豕獨柰
何欲窺吾力短長而爲此乎昔議西南夷以服屬類
從撫彼讐殺或迫於暴則然爾乃今大逆有叛狀倘
以木政絀而撫之是貨之與平非撫也撫必不行宜
撫其罪薄而弱者取其兇頑者殪之且叛苗不殪則
木政不得通其利害在彘非昔平居比爾惟多擊便
乃列撫剿議請　上命公便宜行從事時黑白界鬐
首亂公策此酋獨蒙無知識乃吾民誘導者使然令
是俘其人警之二蠻懼乃刻識投質不戰而定苔於
苗故稱硬寨嘉靖初嘗再勦不一懲驟起兵獅子口
公使項副使廷吉督諸兵擊之苗據險設伏諸軍少
却公下車法趣疾攻之諸軍殊死鬪生得糾捕虎苗
數人追斬溺没無算餘十數寨不拾一矢皆自輯乃
立石門於獅子口名關與寨曰歸化增兵一哨守遣
官輪邏著爲令叛卒李昂者擁衆稱雄黠夷酋叛服
倚爲重梗雲南貢道兩省患之公釋脇從離其黨使
間內應乃揚兵臨之昂鼓噪至我兵四合内外夾擊

昂乃成擒諸寨皆驚相告散去貴人謂昂禍本也戡
百寨不如除一昂貴軍民雜居夷性易惑如昂者匿
其地故多鼓煽公既滅昂乃立保甲法綏潛至藉久
旅給產授糧籍以爲兵貴人益賴之無何龍停白洗
叛鄧三寨攻土司急大黠土三稱亂數十年弗靖至
是亦復猖獗公次第屬總兵石都督邦憲羅副使時
森隨所在追擊大破之於是囤苗百十寨震懾不敢
動公治貴五年六征皆捷　上大嘉悅五捷各賞銀
幣白洗養鵝之捷俘斬獨多蔭一子入監伐木戡夷
二者國之重務也當是時公任以一身左右維治之

乃鈞材蠻洞選徒千熟苗勢交發而幾危人將惴惴
馬假令民不可使威望材猷無以屈羣策豈能以詡
詞盛氣足理茲役哉世好言經變非多技不能應故
挾數役智往往取隆於時公長不見他技未嘗談古
兵法乃心策其然卒未有盭左者及事定木不缺折
兵鮮敗北上下晏然不見叢沓騷屑以爲民憂公註
意措手豈不獨異指哉夫直性無飾若愚不以利鈍
自枉則貞明必照與化周流古昔大臣所以昭顯邁
跡用此道也公嘗言志力不分斯直體固在我以是
開斂四出精神所鼓舞聲氣所噓號莫不剖心以受

順色所鄉成功繇之視世所巧者鶩近利而僨遠謀
公固吐之惡能與公比尺絜寸哉公經營外內明者
忠藎乃山陝貴竹勞在邊陲此尤奕然顯者然出入
險阻皆巧者所必避而公之治業於是乎在益其愚
有以致之此固有所長非苟而已以是觀公賢於人
遠矣公負含深長思以訏謨輔治花馬池邊垣不治
公謂定邊營接舊安邊營約三百里地皆可垣土堅
厓峻者其力易惟浮沙飛走處鑿抵原土運客土築
之爲力稍難然亦不盈百里拓此則東西千餘里戕
守有據河套可議復矣大中丞松石劉公是之上其

議於朝邛州近番蠻且邛表裏山河宜建府治今疏
屬邑屹然巨鎮形重而體嚴番蠻嘗賓服不事戰偏
兩臺下諸司議未報四川播州與貴之思石接壤而
思石屯田賦稅所以食貴者皆在播其土司亦皆隸
貴與省分紀故難治思石兵備故有敕兼播而四川
欲收之專隸川東公以爲逋賦匿盜將益甚有警則
去蜀遠機宜不時及而貴之門庭先受之然獷猂滋
甚亦非所以爲蜀計以播合貴上也或令兵備專治
思南仍兼制亦不失中策夫天下一家也在審勢求
治爾言彼我惑矣復謂貴設宣慰司夷性初服則然

爾今政治體一而省會獨無府非所以正體統興事
功也徙近府於此乃便公請議或行或不行或其後
卒行之策世者謂公知大計公事親盡孝乃中歲奔
走迎養送死皆不逮及躋膴仕對祿食嗚咽不能下
公既還安陸日以峽江基廬爲深念命諸子偕展省
往時年七十六或以爲言公曰吾雖老固人子爾寧
忘吾親哉乃戒輿去至則焚黃而哀舉合食禮祀先
祖取所受賜金葺諸墓治祭田責諸從子供祀贍族
貧踰時乃返愛其弟不異自愛分俸贍其家撫諸從
子如諸子乃訓諸子顏及嚴不事呵譙色辭不少借

時命之日行已率本心自合理智有所不逮人將信
之有意爲善善是而意非豈能信人又曰樸儉二字
吾平生自信處汝輩無改父道公于貨利蔪然無緇
殉乃俸餘悉以贍族子死及周親從叔絕立其後鄖
之貧無居者不能嫁娶斂葬者代爲之族子大繁人
人鄖毋令失所自奉儉嗇與家人同食飲聲色綺麗
不在左右喜讀書尤喜爲詩興至天趣逸出踔厲風
發皆唐聲然不留稿友人或誦之公笑曰予忘之矣
爲文故根理道比入仕草疏揮灑慷慨激烈如長江
大河不事結構文采蔚然執體要切事情讀者動志

所著有奏疏集玉華詩文稿歸與稿藏于家在建昌
嘗序魏了翁集刻之以傳推引進後舉所詣極投之
不相悅不止講學者皆成名犍爲趙公正學霸州孟
公廷相兩叅省最德公者公歸無他事事晨起焚香
仰寢頓首祝坐一室中攤書把玩訓子孫不輟平生
不爲人干請坐是干請亦無造門者假拉二三耆舊
遊山水間詠歌自適治藏于郡西橫山清水間每命
車往年八十挈册上金泉訪故讀書處抵石灘徜徉
而返踰年乃戒遊然容與戶庭神志不少亂入夏多
偃臥呼子孫言曰吾少也貧稍自振致身卿佐今老

而傳爾等誦詩書且代祿豢被寵靈不大渥哉卽罷
去復荷　明聖命致仕俾以進退自完犬馬愚忠見
明清朝吾九死無能報國厚恩愧平生矣乃若此身
如漚生滅吾蹈險阻時已置之復何言自是不下榻
飾巾待朔又時時命諸子咏杜句間吐聲和之豁然
如平居屬纊之夜呼子孫目之無他一言猶掀髯含
笑手加額若祝頌然瞑目正容而逝生弘治庚戌四
月七日終隆慶庚午六月十一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如斗傳　京學志

公諱如斗字允文浙江餘姚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始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入爲江西道御史首論崇節儉革吝靡數事尋命按湖廣清戎籍念沿襲詭影之弊難於淸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斂垢民不擾而戎伍淸甲寅按蘇松諸郡會島夷入寇歲且大侵公疏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攘大計責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懽聲動地士氣倍奮乃有靑陽石湖葑門平望實山木櫝分湖之捷賊爲奪氣而兵燹之餘民心嗷嗷公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

不練則不整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爲裁減而遠近稍稍帖席矣滿歲吳民懼失公相率扣閽請留疏七上乃得允公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官錮濱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乙卯寇復至松郡民避者以萬計撫院令杜門毋納公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時興人給糜與藥衆賴以安賊屯柘花港凋不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算仍會浙直兵夾攻之大捷于沈庄而徐海麻葉陳東之黨始蕩平焉公按吳三年前後奏有監軍紀功兌運諸

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視師趙文華銜公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已丙辰改督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托絕無所徇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揚薄城下或請避之別郡公曰　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職不任兵辭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己未晉大理右寺丞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四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即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選士著時訓練織造帶徵並疏停免築丹陽涇縣石埭三城乙丑四月倭復犯三沙公分布督戰累以捷

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代會三饒礦賊竊發壞婺源公曰婺非城不守亟令庀工令下而賊狩至公自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服公先見云撫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檢一省圖籍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民方[illegible]足待而公以疾終矣惜哉公體貌魁梧外若毅嚴而襟度豁如一見知其長者於人不求備不蓄怨不忌長不效短人以四難稱之他如恤宗族創義學築濟湖閘修下埧[illegible]慶源永恩二橋及以蘇松餘倖羨公田給督府以蘇民徵其爲利溥矣所至有生

祠有去思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禱百計
歿則瑗哭而祠祀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寬壬戌進
士亦在御史有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鵬墓表　殷士儋

公諱鵬字汝南別號雙渠家世冀州棗強縣人始祖
登澄生溫溫生福福生從善邑庠生從善生澤世隱
德弗耀澤配賀氏生公以公貴封文林郎湖廣道監
察御史賀封孺人公生而穎異總丱補邑庠諸生試
輒為諸生冠嘉靖丙午丁未聯登魏科筮仕江陰令
廉明方正事如素練平徭薄稅飭冗賑乏摘奸宄以
遂良闢書院以督課士民迄今頌之邑濱江土賊不
伊盜繁巨戢公至悉望風喙遁復增築墼易以磚石
財力殆數萬計而民不告勞費千于海倭抵城下悍

以無恐比奏最名拜御史歷諸煩劇率著風裁癸丑
出按宣大二鎮酌時宜條邊務不下百六十餘疏陳
宗室饒陽王充𤊹通虜稔惡承奉劉實助虐憑陵並
起頹飭僚貞度余聞諸父老言數十年來所聞覩桀
桀悍難制公奏訊丁辟宗藩肅然乙卯按山東別蠹
登清而安靜者如公指不多屈調士崇古誼論文黜
浮靡是秋監鄉試所取皆一時名士號得人丁巳閱
京營汰老疲練什伍增軍丁糧戎務大振戊午冬會
計羣吏公掌河南道秉虛持平甄別明當人莫敢干
以私己未春監禮部會試檢防嚴密發上之懷挾者

眞諸法夙弊頓息庚申奉命晋都理積牘辛酉晉貳同鄉考牧政隨事靖共因不底績壬戌寧夏巡撫缺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往初漢唐有二壩夏人引以溉田歲久堙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興稔無虛歲橫城馬頭虜出沒隘口舊無亭障公歎曰弛防任寇至非計也築墻塹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伐虜謀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圮自公增葺守用無虞秋套虜窺山後入犯清水營一帶及興武花馬池之役公前後指授方略俘獲甚多然不自尚其功盡以歸將卒人咸效死力且卹商販而人樂輸

粟禁侵牟而軍得安業西夏依公為長城云甲子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公盡瘁邊事遂遘疾乞歸竟以不起時嘉靖乙丑二月三日也距生嘉靖壬午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四公體貌魁梧丰神爽朗賦性剛介檢身端嚴博典籍工詩文孝友婣睦之行素孚于里閭至其經濟醞藉尤為時所推重方虛倚毗而竟爾齎志嗚呼傷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抑菴陳公洪濛墓志銘

余有丁

都御史陳公以辛巳十月七日卒於家　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禹謨請命大宗伯予祭大司空治葬事公諱洪濛字元卿自號抑菴其先系出閩中遠祖漸仕宋為耀州節度推官以諸父並居宰執從家汴其從臨安則學士簡齋公始曾祖俊祖琓父為悅清公景祥生子二長洪範官按察副使次即公悅清公以公弟弟貴累贈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母黃累封太恭人公方娠悅清公夢覩蘇學士遂舉公甫六月

稱孤太恭人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而公志儒弗顧也太恭人為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學奇疾夕夢與王文成公視師功成退耕江介遽然適也自是朗悟若神庚子舉於鄉明年同長公舉進士長公授工部都水司公授刑部廣西司俱主事丙午慮囚江北俱報可丁未遷雲南司員外郎尋遷廣東司郎中兩視司篆善爰書諸所按讞皆手出吏視其文辭無不讋且服者司寇遂倚以書獄滿六載考出守彰德郡中故多宗室恣橫公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好文學譔四箴規府政屬庶人佑善粟誣王　上怒

甚遣親信大臣就訊公爲白其狀衆危公公曰吾守
三尺耳奈何令　上有赦讒閒戕骨肉名獄上止錮
王終身趙將軍厚㩦盗劫人屬姦人女死公擒殄其
黨趙宗爲安郡饑公爲發粟貸民所全活甚衆尤注
情校士典壬子試稱得人當路借以爲重云明年入
覲以治郡高等稱尋擢江西按察副使鄱民遮留不
能得爲肖像祠焉而公當備兵九江多盗區傷敗王
旅公至勑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
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
稱雄鎮已乙卯羅太恭人憂毁瘠甚服除赴京朝論

以潯陽士民思補前秩兼轄楚蘄黄至則益修昔日
之政有二囚抵死公得其冤以憂去未白至是請臺
使者從末減庚申陞左叅政山西蒞冀南擒虜偵者
一人又捕白蓮教諸賊蒙特賜帑金屬伊王恣横不
道都御史疏其罪于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
㑹　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覆按乃疏公名與俱　上
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公聞命即乘遽往盡得王
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公兩平亭宗正事
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長楚臬是
故劇藩而公以彊明割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被逮

公一訊即伏乃斥其畧敗者寛其中微文者比遷去
冤令以數百金伺道上公大怒吾豈以金故緩若邪
若奈何不自礪而以私餽我令慙去壬戌春擢右布
政四川踰年轉左時起三殿工蜀困采木之役公一
意拊循視前使有加民康焉是秋調棘院事拔士居
多乙丑入覲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
湖北川東軍務下車即條上利弊若雲貴互選及裁
驛傳增邏卒之法詔報可貴竹長官多侵民而民豪
者亦通苗公令還予民地而又時出奇筴除其豪時
施州酋黄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公檄

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箐陵髙阻隘發擂石傳毒
矢以拒我師公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發其爲機
以發石者直抵砦門斬首數十人呼聲震天地擒斬
賊以千計破洞寨百餘賊勢窘因投湖北軍降公方
謀馳露布已乃聞二省先入疏爭功公具言楚蜀界
勢撫剿同情功不宜獨有朝議竟直公有大盗煬珂
爲蜀楚粤患歲久愈熾公計吾不蚤滅此是遺不可
爲之疾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公
聞貴州命時長公前卒感慟連日夜又畏簡書除
病至是上書乞骸骨歸再疏得請未即途忽鎮

水諸苗叛公亟請師往討平之丁卯得代歸朝廷以
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公惟閉門養痾絕交
謁間一赴鄉飲之禮四壁圖書蕭然其官轍所至必
覓名勝於世味泊如也塋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
母像其中拜奠如生撫孤姪如己子養寡姊如母尤
惓惓以最子爲念禹謨既成進士會戊寅覃恩得進
公階通議大夫公手加額曰老臣分塡溝壑乃更辱
嘉命哉惟有一清忠遺子耳公美鬚夷度飮人以和
性篤厚其親族貧士所資以舉婚喪者應之不怠詩
文不爲名高觸興輒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
獻徵錄卷之六十二　百一
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講義文評詩稿藏於家

副都御史林公潤傳　徐栻潤

林潤字若雨嘉靖丙辰進士除江西臨川令嘗以
攝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殆潤爲畫城守便宜賊
卻永豐人爲之刻石紀功且尸祝之後擢南京山東
道御史分宜相嚴嵩子世蕃置酒爲別諸御史見世
蕃不敢出一語潤獨高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既
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相貌似好持謗謗者吾頃
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爲忌之也且復遣人候之曰嚴
侍郎謝女願無刺論當世事潤入南首論淮陰人祭
酒沈坤大較云坤以非法支解人甚衆縱妾父持鹽
獻徵錄卷之六十二　百十
利坐受賈人金無筭又以行營葬地謀敵其旁數十
里輒齮齕人墳墓　天子薄責祭酒置之理次論豐
城人副都御史鄢懋卿懋卿相嵩最近幸門士也倍
視都堂例無外遺忽有詔下懋卿榷理鹽政于泰晉
吳楚閩世蕃度是役可得累巨萬迺私劫之曰歸必
以十萬爲謁後懋卿所至摎括非獨急營橐中且欲
滿其約契歸報世蕃耳既卒事大司農省榷金無能
佐縣官備邊半歲而道路罷供億費且億計潤悉以
其狀聞而懋卿宗相嵩力竟報聞伊庶人典楧臧衞
人田生言欲廣衙府第闢池隳以當王氣疏請修治

先遣人賂相嵩詔可之潤具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數萬通神陰扶默助之句模竟奪爵後復持世蕃羅龍文大逆狀上之龍文賈人子以善浮水嘗受總制胡宗憲金二十萬往賊酋汪直所解桐鄉圍龍文宗憲汪直皆新安人也宗憲因奏記相嵩以龍文附入門客除中書舍人　世廟四十一年用御史鄒應龍言戍世蕃于雷州龍文于潯州二豎出長安門即以力脅監謫者縱亡之家久之龍文數入袁州私候世蕃且陰與計事會潤按視上江密檄徽州府推官栗祁微伺其跡得其往返狀具疏發之其略曰世蕃龍

文二兇狂詩罪當殊死　陛下赦之戍于南海廼相約坐里中爲大俠不道而龍文又時入袁州與世蕃挈手辟左右仰天太息怏怏有餘言宜械致京師考掠疏入　天子赫然怒輒下潤捕之潤分遣軍卒而自以身馳下九江府世蕃兒紹庭官錦衣衛聞疏下遣家奴走報世蕃始乘快騎赴戍所後龍文客遊梧州梧州守閒詒直於謁舍內收之而世蕃到戍才二日即錮以行潤復論其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蕃僭逼無上招致亡賴亡命大橫集江上疑有非常乞籍之市以銷禍萌籍其貲以助邊　天子可之世蕃

既伏誅於是籍貲約二百萬龍文二十萬紹庭探知復遣人馳報相嵩亟呼諸家奴並名諸所往來各恣其盜金亡而自守舍是以寶玉無恙而金之耗損已什三矣後負責無以塞詔旨其家始上書逮其姻屬於是廼窮治黨與各以償金罰戍無得脫者矣事竣擢南京通政司參議累陞至都御史大夫開府姑蘇其在姑蘇也首訪民疾苦爲上封事十餘條懇切惻怛具載疏稿中而潤於捕罪人時往來江上已被疾抵吳猶彊視事尋卒於官先是吾郡城陷其次年潤以展謁過家疏請蠲租三年仍乞帑金復學官並子

諸書生金郡人德入骨髓後潤爲其母黃壽郡人爭持牛酒入賀者千餘人既旅櫬返次江橋江橋背城四十里所至各爲位遮道祭哭凡三日入城之旦士大夫策素車白馬爭迎之郊而持幡酹酒嚮哭擁觀者至不得行居頃之諸書生復以潤功德在鄉校中最大會御史蒙詔行部至請祀潤于學宮之西偏御史廉問諸書生言是如其請方潤請蠲租時令御史李邦珍疏先後至　天子覽林疏下司農卿博議司農卿持兩日不能決已而李疏下遂條議如兩御史言　天子改容並納李山東肥城人後爲御史大夫

令以疾在告潤所著有願治疏稿蘇州守蔡國熙哀
刻于郡中

論曰子爲南尚書郎時會中丞以直指使繼入交善
其生上攝日事中丞自爲言如此于耳而危之假令
當日逆計其異時禍及已於首論淮陰輒誣爲謗語
下司隸繫責之事去矣適遂其直聲殿起絕不省
能鉗之市天道好還不可誣也不可誣也

副都御史熊公桴傳　　郡志

熊桴字元乘其先晉陽人徙武昌嘉靖庚戌進士守
太倉勸農興學禁吏民爲奸郡大治癸丑島夷入寇
薄太倉城時承平日久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
廉適行部太倉見寇至輒脫去而桴城守甚力凡攻
五日夜賊得不破御史劾桴不能斬敵當論罷太倉
父老走闕下上書訟寃桴得無罷尋克爲事官留太
倉時倭寇復至桴以舟師逆擊斬首數百功上陞蘇
州同知晉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蘇松島寇橫行江
淮間會河南荊楚官軍擊之戰大捷事聞賜白金文
綺金山軍亂松江閉門拒之桴下令開城門檄軍還
衛圍乃解遣通判往餉軍執之桴單車走金山名諸
將吏笞之誅其首惡事遂平在吳十二年從將吏誅
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一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
川沙柘林吳松江五城開楊林尾浦虹江白茆四渠
增補田賦二千二百有奇陞雲南參政會女官素儀
爲亂幕府不能擒賑桴以冠帶予之令攝郡遂降尋
遷陝西按察使故御史論者從大計吏中之左遷山
東參政會通河決[illegible]堤壩導三河水亡害以功
進秩二品轉浙江右布政使海寇曾一本反擢僉都

延撫廣東馳至南雄一本解圍去因條上平寇四
策乞餉金五萬皆得請拊循士民戒守令勿擾行保
甲團練法造戰艘百有六十發千金賑貸罷久通魚
鹽課區畫周悉乃典師平嶺西新會藤洞諸賊斬首
二千九百尋擊一本於潮海走之入閩疏置二縣報
可仍檄安南夷備境上勿令一本南一本分據馬耳
澳牛田洋則檄閩兵圍之斬首三百有奇一本誘日
本裨王丘古所寇惠州賊脇把總周雲翔殺叅將耿
宗元攻城急桴縱火擊之雲翔走遂行反間丘古所
得雲翔等誅之獲古所平其黨斬首一千二百有奇

一本驕粤中議且勿擊桴親督諸將進攻斬首虜三
千焚溺三萬許一本伏誅桴卒于軍　上以平寇功
進副都御史贈兵部侍郎賜葬祭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交川湯公賓泉
表　張佳胤

公與余同舉進士公既致卽撫事歸老南皮而余領
薊鎮總督節則南皮在境内得脩有司羔鴈之禮而
訊公體中無恙無何有司以訃來報余爲文奠之及
余名還本兵其子諸生性魯者緘幣手一編乃馬柱
史所列公狀以表請夫表之爲義標也標其行而垂
諸石使過者式焉則余奈何泯公之行而不式於人
耶遂不可辭按狀公諱賓字繼寅交川其號也上世
爲楚齊安人有遠祖徒順義永樂間祖慶暨曾祖福

春者始卜南皮而家焉福春生澄澄生某太學生初
封戶部主事再封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於
劉封太恭人是爲公父母太恭人孕公時中憲公夢
一少年冕笏入戶公遂生中憲公通星家學知公大
貴公自幼頴敏殊凡見書口授輒成誦屬對應聲而
荅皆奇麗驚人五歲時忽向中憲公前朗誦大學康
誥章意若有風人益奇之已而中憲公授吳江丞公
時可八歲隨侍行道里二千而遥中所經行山川郡
邑水陸交際下極娓瑣一一能舉其詳後治舉子業
有名爲博士弟子每試必高等嘉靖庚子舉順天鄉

試[illegible]戊戌成進士劉太恭人病篤公侍湯藥目不交
睫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而太
恭人竟霍然已人以爲孝感云初授安福知縣公綜
巳吏民剤量里甲其他平反疑獄保障流寇諸政事
原本經術於是安成之士相與交重公越三年癸丑
轉戶部主事初榷崇文門稅再巡通州草場三轉邊
鎮糧餉[illegible]督淮安倉政所至以勤廉著聲尋轉員外
郎中知萊州府事可一歲而持太恭人服服闋補常
州府常州爲東吳劇郡巨室大猾陰持官府差繁賦
重弊竇萬端公明以察之寛以剤之庶幾有德禮君

子之風竟用治行高第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蘇
松蘇吳人不能一日去公也時當島夷兵燹之際公
外捍海堧內安黎庶其時開府大吏不問人情徑裁
兵餉沿海無賴偶語市中謀鼓譟地方洶洶大吏聞
之倉皇無措公立名榜下開誠告戒許以括帑金爲
餉而諸黨叩頭散去是年挑七府塘百里白茆河百
二十里度地程工胼胝爲勞而公心獨苦先是中憲
公丞吳江時嘗濬白茅工未竟而公卒成之人羨公
父子有德於吳如此庚午轉河南按察使便道省中
憲公上九十壽鄉里以爲榮辛未轉湖廣右布政

無何再晉左癸酉會鄖陽撫治都御史缺廷推公以
右副都御史往公領節抵鎮議察山寇招撫流移專
政修明地方寧謐四陲頌聲萬口如一而中憲公卒
於官矣公扶服代歸幾不欲生至乙亥京職大察公
中讒言得旨致仕公既襄大事褰裳如洗日惟課農
教子凡大夫有司之干旄茲皆謝絕暇或羣一二耆
宿觴菜濁醪共話桑麻有司歲舉鄉飲一與不復再
而公儀貌修偉內無城府與物甚和而介然之守萬
夫難奪公其吾楠之賢乎公生於正德九年十二月
初七日卒於萬曆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年七十二

歲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大順墓志銘

陶望齡 代

予初隷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爲詞林先輩文僖心精體密言動可準則介然爲館閣表儀而其兄中丞公相繼貴用事其謹廉相類裁局博大過於弟人謂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卜相而沒中丞壽考晩寄節鉞纔數斥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材矣或無其位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施若中丞公者尤足惋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雲谷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陛

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爲材其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三司遷爲郎中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奏牒下上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練事倚以辦諸債帥交關中貴人一切持不用始時交憾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毫復用稱歎干請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爲吏部侍郎兄弟並當樞機奬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爲得人門庭肅清外無餽問而性俱周密退食沖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允淳與公同科進士擢爲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中以爲盛事爲職方再以邊功賜金進俸一級

久次當遷列卿屬文僖公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殁於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遠鄉里再改湖廣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遷山東提學道參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秩滿之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者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譁於朝公與八人者皆歸充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尚寶丞成乙丑進士尚寶

丞沒且久而公門人吳公時來起山中爲左都御史廷中號耆年公知名既早徘徊藩司閒朝士不知者謂已篤老故口語橫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耳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名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爲二人執以詣公曰光額瘡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不復瘡矣釋而遣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有司久其人來獻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諭決公心知其冤至

亦平之不肯抑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俱
吏勸令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奏　詔當奈何乃殺一
人餘皆獲免關藩司之系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
坐捕捉偏至公時爲右使請於長曰盜者二三輩
止耳而繫五十人卽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請爲
公治之前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報
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決囚
爲令公往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箧其內
閣中而探之所探筴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也
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所至皆有惠愛雖

去嘗民嘗謠頌之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視
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
其得人心類此宦游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
不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闗黄瓮錢穀之
任最久尤謹嫌疑毋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
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於富故生平
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羣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
用淸白顯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裁鑒日所嘗賞
鑒而驗者予友南充陳閣學髫時從其父文端公謁
南京師僧寺中公偶過見之驚曰此卽公輔器也明

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玄理
嘗靜篤時或內觀腑臟晝觀星緯嘗慕白居易之爲
人手寫其閒適詩日咏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
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嘗與同
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旁在前漢時
已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郡城陶家坊
來居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爲莊敏公諧
由庶吉士授給事中以言事忤奄瑾得罪起謫籍至
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樾
祖父壽皆封侍郎矣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襟度人

稱長者仕爲鴻臚主簿公其長士次卽文僖公大臨
也文僖先貴贈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
秩滿復贈如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爲夫人云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江李公墓誌

墓志銘　余繼登

大中丞臨江李公卒之明年其子重光輩以公弟西
江公所爲狀詣予言先大夫仕宦幾三十年其治行
在人耳目卒以微文詿吏議至不得徼卹典爲地下
光惟先生志而銘之先大夫死且不朽予辱交公兄
弟不敢辭公諱釆菲字君釆别號臨江其先江西新
喻人永樂中有戍瀋陽中屯衛者遂家于河間高祖
榮榮生瓊瓊生平定知州鋭瓊鋭俱以公伯父叅戎
公貴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瓊配張鋭配高董俱

淑人鋭丙子長即叅戎公某次涵即公父也公生而
警敏十歲能屬文總角爲弟子員明年廪于庠嘉靖
辛酉舉鄉試第八人與其祖鋭先後辛酉同名第又
同人咸異之乙丑成進士授行人丙寅冊封德藩隆
慶丁卯齋　莊皇帝即位詔于留都江右及廣之東
西戊辰　今上爲太子復齋詔于畿之南山之西東
樾獲平天下于餽遺無所受事竣丁内艱庚午服闋
選四川道監察御史辛未清戎關中萬曆甲戌巡按
兩粤所至俱以風裁稱而在粤尤表節義興學校不
獨用威嚴也丁丑掌河　大計外吏汰斥惟精旣
乃陞陝西副使分巡河西河西地隣虜公所爲安輯
回閏計者甚備戊寅陞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整飭
武兵備踰年以外艱歸公之行也兩地人皆遮道泣
留其得人如此壬午起甘肅行太僕寺卿未幾陞山
西布政司叅政分守冀南道越四日改冀北時和虜
久馴事刓敝公爲積芻餉簡卒乘常若有意外緩急
之虞者從容恬愉邊境無事屢荷金幣之賜乙酉以
積勞陞按察使視事如故丙戌陞本省右布政使戊
子晉左布政使己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公在晉久于閭閻疾苦長吏賢不肖邊關隘塞夷

情向背如燭照數計故諸所措注無弗當機宜協輿
情者先是礦徒張守清聚衆豪里中公恐其久而猘
悍也編其衆而什伍之會大璫祀五臺者有所要求
于張意弗饜歸爲　上言守清作奸狀　上聞以語
輔臣閣者因劾公縱寇殃民詔公歸公歸而代者捕
守清于獄訐之無事實竟死獄中又二年行邊者復
言公撫晉時曾以公帑充私遺坐是落公職夫撫臣
握兵柄力可以制驕虜顧難一礦徒哉第撫臣以撫
爲職者也業已撫之而復殲之此喜事之臣公不爲
也至于以境外之交東修之饋爲公罪則其罪益薄

矣蓋事有所不可已而罪有所欲加勢有所必至而
諉無所與分公亦安之而已公家居日惟敎耕敎讀
一觴一詠以自適若初未嘗顯仕者又數載而卒是
乙未八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嘉靖癸未三月二十八
日得年六十有二

贈兵部尚書江西巡撫侍郎夏公良心祠碑

郭子章

明主之馭賢臣勞臣也生則華之蒿之偟之晳之設
九戭之綱待爵飭之魚崇爵厚祿而爲之官沒則社
之稷之尸之祝之銘於太常詔於司勳祭於大烝辦
六旒九祭而爲之祠祠以酬功亦以報䄍宣告後人
無忝於位此祠之意也下自郡邑有司上而藩臬監
司又上而撫按兩臺位益尊臨窮鄙之社眎之如部
婁望霄漢非有江海之潤惡能洽淪而使之慕明主
九重萬里撫臣卽勤而戴星廉而飲水地相縣矣不

幸死相捐矣非有日月之明惡能下照而使之轉故
自有豫章以來建牙擁旄之臣得祠于朝者二在唐
則韋武陽公觀察江西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政蹟
語宰相周墀墀上功狀宣宗命杜牧之爲文刻功于
碑我明正德之季逆濠叛巡撫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許忠節公死之濠誅御史唐公龍請祠于朝　世
皇帝詔立祠賜額曰旌忠大學士謝文正公記上下
十年惟二祠並峙亦堇堇矣萬曆三十三年巡撫江
西大司馬夏公以疾卒于官按臣徐公元正請卹大
宗伯[illegible]思誠光明正大不以官職之內外

崇早二其操守不以仕路之升沈進退役其情神者官二十餘載不染一塵不挂一字撫循江表風節益勵吏畏民懐中使愉其清和眞有古名臣風請加祭贈謚建祠幷乞祠額有旨夏良心贈兵部尚書與祭葬仍加祭一壇祠名褒德謚許類題恭合武陽旌忠而三之眞異數云祠始于某年某月落于某年某月公子姓自廣德來祭而麗牲石未有辭是時同籍兄弟落落如晨星新建熊京兆習之聞于撫臺王公按臺韓公王公謂塡見泰和郭司馬豫章書作夏公傳甚毅無若屬郭司馬京兆始以書來相屬章惡敢辭

予與公同籍同官吳越久比爲藩司長公得豫章予得閩壤地相錯予請益公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且曰何以朂我予曰予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予倣公三速治閩公乃以予六字兼治豫章于是豫章列郡有哭來歌往之謠老胥有過夏栽秧之憾戊戌入覲握手道故泣而別公以覲餘貲四百金發貯南昌豫章人愛公如父　上乃留公撫豫章以播亂今章撫黔公書來慰曰予勤王事無內顧君翁在堂吾翁在堂也公撫豫章輕車熟路晝不操燭日有餘力是時二璫涸南浦星子間公制之無令措其爪牙

十三郡議征課十有五萬公爭之朝不得請留其以贍南州旨報可而歲所輸之半率諸司無名錢毫毛不出民家沿江千里坦若中衢大小無迷廣信銅塘山亘閩浙延袤七百里故劇盜鄧茂七藪向奉旨封禁璫誤信爲礦疏請必開公謂是役也害叵測而非可口舌爭乃繪山箐險瘠爲圖疏不可者十以上復按意郡守候璫勘時理論勢禁璫遂意折疏上乃爲報罷幷罷泰和武山石膏役已復置義倉貯穀二萬石置義田一百七十餘畝備賑後値歲大侵有司取以爲正賦他若嚴保甲申錢禁汰冗兵減紛從懲

悍宗所爲地方計不遺餘力比六載考績奉旨夏良心積有年勞地方寧謐着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逾年以勞瘁病病口授遺疏卷卷以稅使未撤佚賢未起爲言有古大臣尸諫風無幾何卒卒之日豫章人環聚而哭之又無幾何卹旨下豫章人又環聚而祠之賜名褒德良有以夫人亦有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然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使無是德建者拔抱者脫上何以崖有赫之褒下何以繫不輟之祀哉公德彌豫章眞可云善建善抱矣或謂豫章二

祠然亦無憾矣武陽見厄於元和後始顯於大中孰知
褒德甫畢命而湛恩遲也則　上之知公深也然旌
忠之典四列上再武陽之子宙相宣宗爲唐名臣則
天所以酬賢臣勞臣者厚也公子孫秀且蕃予知其
未艾矣章不文上媿杜謝敬擬拾司馬遺跡而鐫之
珉公名良心字宗堯直隸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汝濟墓誌銘

袁宗道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叟與塾師閑談及司
進士時傅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
閈爭艷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爲庶
吉士始得見公修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
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覿
公面日月幾何已爲陳迹年光石火良可歎也公姓
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本姓改
諱汝濟字濟民傅野其別號也世爲山東汶上人自

五世祖浩禮賈開河里浩禮生勝勝生珊珊生林林
生公爲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泉公鰥
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無子而
公甫四歲無毋遂請于公父勝歸子之公以是爲吾
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輒工經藝十七
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一
耳而涉世通練同于蒼髮臨川故號衝疲公筮仕此
地游刃恢然伴涣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提獎矜
祗摩撫饑寒蒸畝盡闢蠹藪一清屬賦法初新四境
疑駭不數月間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劍庚午

覲畢還里遭羅孺人憂公時已膺內名矣迨服闋齡
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瑣闥霜臺之選而年
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爲江陵張
公托言避同里嫌尼焉僅授兵部武選主事大司馬
譚公深才公特倣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總閲四司章
疏無何楚欽銓郎譚公力薦公于冢宰執政持前說
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考功公雖
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清通雅望題才所
急藻鏡之寄安所避之已卯調文選未浹旬公再以
月泉公憂去壬午補稽勳員外癸未晉驗封郎中甲

申春予告休沐乙酉復補驗封尋進考功戊子調文
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警敏性復祗慎疏忠拔滯汰
冗懲貪苞苴之逕遠絕請謁之轍不啓又能祭器鑒
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敘惟宜除目一下選人懽
然相賀已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寅晉光祿
卿公條陳積弊十餘事俱荷俞旨六月晉太常卿疏
請冊立東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初至倭報驟傳
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才又稽寺租清
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餉遺無名之費諸所節省

畫充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饒兵曹題允樵
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航天津相距萬
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塡鯨穴而以將士
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值匠作往便疏入
獲允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食祿多年值此疆
埸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報日也方將發舒
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力辨求去得旨回
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蹤跡始末甚明言者豈
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日者拮据兵事食不下咽
今翩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騰峻高者捎雲下者

拂霜寒濤清耳濃蔭覆席得老是中豈不萬倍中丞
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杜門息交適意林木
寄興毫素以薜蘿爲衽席指鷗鷺爲友朋升沉苦樂
視如昨夢矣藉令假之年當極雲林之樂而稚疾未
幾倏焉長逝傷哉傷哉易簀之日公絕無他語惟取
筆書十許言有開府非早五十非夭之句可謂達生
觀幻脩然去來者矣公長郎中受月泉養育恩深雖
痛念沒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顯得徼恩封月泉公
爲主事贈冊雖爲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歿公再
人爲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

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魯把臂歔欷爲留匝月起巳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効勞未報爲言公大怖臨身不忘孺慕有足悲者公生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閒以圖史自娛其道古今得失若觀掌紋對客揮麈聽者忘倦所遺有天官郎草鎮閩疏抄北遊等稿袁宗道曰公爲太常時常與同里一禪衲談衲一日過予曰張君甚重君稱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媿不敢當又憶同郡公會公謂

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君說法開我蓬心媿余當時酬荅疎莽不能秋毫有所助發而公皈向殷若訊及少者懃至若斯可謂賢矣無何公建旄八閩余亦歸臥田間雙魚絕斷不知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侘傺似非知道者不能于公不惟同里兼有道契銘曷可已銘曰公生于汝長于荆宦起于臨終于閩其外瞀斂其衷眞醇生歷華要沒享榮名鬱鬱長阜水清竹幽昔所釣遊公魄來休樂哉茲丘

雲南巡撫中丞薛公夢雷傳　董應舉

雲南巡撫大中丞鳴宇薛公在萬曆初由江山令徵入爲御史出爲廣東僉事叅議兵備副使補淮揚又補浙江水利道以叅政轄浙西三郡轉雲南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徧歷藩臬幾四十年而後至中丞吾郡之敭歷久積功多而收效晚者無如公公之撫雲南也以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爭欲得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事波及公請勘公遂歸聽勘雲南人又爭言薛公寃公當舊撫取印時徑走北城守城

矣舊撫堅欲得印以紓禍索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夫及同事皆勸公爲生靈計乃不得已歸印於舊撫也今柰何以及公御史勘疏亦言公忠憤激烈予印非其辜於是公事大白朝議方圖用公而公卒矣嗚呼何公之不幸也公爲人強毅易直周練物情有遠慮能斷嘗與民利至法理所不可雖勢要不少屈曲屢剿虎牙不憚也其在江山清賦息訟察奸入秋毫未期月聲績出兩浙上守韓大重之至言於直指欲轂已薦以薦公豪有估貴人力奪民丘壠者公法之其權能使直指宛轉爲言公一不聽其爲御史以不

妳阿失江陵權協院王篆擠之以是出僉粵憲備兵
瓊崖海上轉恭議副使破平大泥賊蚕賊海賊蘇觀
陞葉宗權等以其間築廉州城三受賜金巨璫張誠
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
指為之吐舌督撫某欲得夜光賂權貴人示意於公
不能得則賄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
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其在浙琉球貢船失
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誣以賊兵備某者欲
借為功議殺矣而匿一善奕校童於署中公道出過
俘訊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船也奔白制臺取姣

童以出釋諸俘兵道大慽公搆之公不為動其後范
董諸大姓為人所持當事者欲究竟之公以為太遽
及范祭酒死直指邑令皆被逮諸大姓乘之爻為惡
語下石無人敢為白者賴公入都力雪得從末減公
初不河當事意為束濕者也公於吏事精絕嘗一日
絹十一象從容決遣沛然若有餘又築海寧堤四千
丈節省萬金受賚金之賜又能獨斷司天月食之誤
同事皆心服而公固戢戢不立崖岸色平氣和而事
事以必當中丞劉公元霖大以為賢會礦使出公華
人情洶洶欲亂劉以非公不能輯特疏加

壓其地浙西三郡遂賴以無事其在雲南稅璫榮倨
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惴惴
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
之法一掾奴白璫掾大有藏金可籍也公名詰之知
奴嘗手批掾母仆地當以毆祖母律枷之市人為慄
然璫時欲搏公掾之僑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公於
璫不少徇亦不務為激直以誠心大度壓之嘗與璫
飲人皆挈樽罍往防其毒公獨慷慨浮白不設備防
璫以此服公而亦憚公雲南人賴公顯護陰全恃如
父母者七八年故舊撫逮爭欲得公也公亦深知雲

南抗弊思竭忠力為西南必可恃之策方計軍實察
痍傷休息生長以便制蠻夷百未一施而言者至矣
嗚呼公為御史而不得志於權相為藩臬監司浮沉
數十年少行其志矣而不能究其施中丞能究其施
而未一施遽中於言者以去去而事白矣而公又遽
卒此吾所以謂之不幸也公諱夢雷字畏福清薛港
人幼讀書贍公掾廨中郡守吳公聞而名見之大加
器異卒奮於功名其天性極孝友視其兄子甚厚出
多惠政嘗脫二孝廉於法救州幕於死以早青獄立
得雨雖劇盜亦別白處分而釋其餘黨所至往往有

去思至今江山人以配余邵兩令謂之江陽三令尹云卒年六十有六其卒也能自知時日其神不亂

董生曰甚哉西南之變吾問于土人播之反也以激猛以逼緬甸之騷以報復何克彼董耳猝來我無備所謂徒手而遇蜥蜴者也固守而靜待何渠至城下盟乎雋撫之智行於猛而詘于克猶之滇也昔何以勝今何以辱侃侃薛公有慮無權有權無日奈之何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衆吾以悲薛公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吾以爲當事者䀌焉

寧夏巡撫晉似齋公應槐墓志銘　郭正域

大中丞晉公爲楚臬時試諸生予兄弟並居第一受國士之知後公往撫靈武予兄弟相繼入朝而公且告老幾二十餘年而公没長君大行公走人數千里以公遺命來曰吾官迹多在楚楚人知我身後之文以問江夏子小子惄然思公德教其敢辭公諱應槐字植吾人稱爲念冲先生家世洪洞十世祖晃生勝勝生綎皆有隱德焚券利人邑乘載之綎生鍾鍾生偉爲元城丞有廉靜操偉生朝臣舉于鄉爲和州守和人祠之擢戶部員外郎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配曰張恭人娠公而夢庭槐有龍蟠焉遂以名公公少穎敏嗜學過目不忘乙卯年僅二十三掄省魁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歷文選司郎中掌選事條定遷規按籍陞授無能輕重其間時華亭相用事爲所私求州倅不得監生某謀府倅不得黃少宰爲之請公執不可黃使人挾重貲餌之公正色曰乃公不悚要人而貨取乎後黃語人曰晉郎獄獄折吾角矣故事銓吏秩滿率自舉鄉人以代同鄉有大司馬某以其子請公弗應比公推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則大司馬晉大冢宰矣修前

紈借京察謫公運判稍遷廣平府同知會新鄭公入
相公爲書道之大略謂新鄭峭急而輕露宜稍溫潤
蘊藉也新鄭貳銓時故知公深又感公言亡何轉中
州僉憲值河北礦賊大閧往捕之不欲以兵殘也第
遣一將領率勇士二十人佯爲賈客入賊壘用計縛
其魁十餘人餘黨解散不費斗糧不殺一人而一路
以寧已遷河西固原備兵參議副使則覈倉廪革影
役置糧籍清守支課監收簡將卒通牧地修河堤一
切利弊皆悉觀火是歲靜寧告變諸將士奇貨猾之
爭爲先登公曰若曹以殺人邀功吾因而媒進如人

命何卒用計散之已而宅憂復除湖廣按察司副使
首按侵奪屯田者置之法刋屯約四章軍田畫畝亡
何權分守湖北參政榮府承奉死于酖理官受賄幾
脫免公竟坐如法又發薛弁所懷暮夜金巡撫王公
疏其事以聞　上命紀録壽晉長楚臬景王府第以
府僚羣飲爨于火而罪樵採者七人公曰罪在官而
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釋七人者何尚
書爲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陞湖廣布政
司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公笑曰不見翟
相國雙鳳鳴乎休矣凡蒞事四閱月而所行政若干

起解平衡石議丈規汰宗糧節浮費臺使者鑴行以
示永久于時中外爭推轂公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寧夏寧夏逃與虜市輒先事誘虜至因而爲
利及虜窺見吾情而奸人乘間挾以取重公佯若不
急虜者而內實有備于是著力兔黃台吉一如約束
竣互市事無譁往市馬苦多公爲備去若干時方清
丈田畝有司故爲增加博能名公下令勿得踰額脫
有餘田還以遺軍民耳靈州將爲兇卒所殺邊廷震
動公以靜鎮之而用秘計擒撲地方安堵凡再經大
閱　欽賞幾次陞俸一級廷議且大用公而南都理

章至矣甚向之湖北理官不得志于公者所嫉也故
言皆楚事楚巡按御史覈實疏其賢吏部以原品調
用南都公義不受調竟謝事去還里中遂去邑城五
里十築于北溪居曰漁樵坊曰漪泊屏曰無思環以
清流周以茂樹日手黃庭一編偃仰其間著漁樵莊
說無思軒盟以自廣大略謂韓柱國以居郊之心居
家不待郊而郊也邵堯夫以仙境之心居家不待仙
而仙也待郊而郊待仙而仙待雲山而雲山是擇而
適也郊而思居仙而思凡雲山而思朝市是無適也
適塞毀譽雲山朝市枘不在吾者吾無庸思是眞適

也醉而醒吾不謂醉醒而醉吾以爲醉而未酣醒而
不醉吾以爲沉湎之醉公之言所寄遠矣暇日與子
孫及門下士談名理大都在不失赤子之心嘗曰吾
心人心也凡吾涖官行法求人心如我心耳其事贈
公烝烝色養俸餘盡以上贈公分之諸弟在固原時
便道省覲中途聞太恭人病即棄妻子單騎疾馳夜
禱于神請以身代事繼母李一如所生親終之日哀
毀骨立創立祠堂率子弟衣冠拜祀歲時如儀修邑
乘三閱月紀載甚悉爲可傳之書請告時見石州城
爲虜所殘破倡邑人修葺又輸貲新學宮他如贍貧

尹之妻孥歸邑簿之旅櫬償道軀之遺金白馬主之
冤獄明邑令之蜚語皆人所誦而傳也還鄉年僅五
十優游林下幾二十五年大抵遇勢而不怖急流而
能退人也年七十有五

蕭都御史中傳

薛　瑄

蕭氏諱中字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
稱南園蕭氏存中曾大父諱暉甫大父諱福可父諱
民遠凡三世俱以德善承繼一迹遠引弗耀于時存
中賦質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繼述三父志以增累其
德善在鄉里直言正色是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爲鄉
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悅於羣小以是醜正健訟
之徒妄相與鑿空造言意欲構陷存中獨先識其幾
微謂其家曰辟言于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
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獄
稍息乃還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老者喜其

歸少者仰其德俗遂變爲仁里爭訟殆絕存中乃益
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勤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於
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困窶不責所負丁亥
歲臨袁傷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湖湘者既飲食不
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路相望居
人皆以爲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
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濟
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存中既讀書知義尤篤於宗
族無問疎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爲具教奩擇所歸

使無過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其於家法閨庭內外秩如雍如儼而有恩訓其子孫一以道義不及於利其子啓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司僉事陞僉都御史奉勑兩鎮河間府居庸關其所職皆風紀戎政大事存中數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已以廉慎行事以古人偉節豐功自期待勿爲區區小利汨迷身心撓損名節啓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爲時之名臣存中貽教厥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庸時存中棄世邊務

方殷　朝廷勉留啓瀝誠懇乞終制至于再三詔乃許奔喪奪情起復及至又領勑巡撫山右久之謝病歸將奉存中之祀于家啓之旣忠且孝則存中教及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爲監察御史推恩封存中如其官啓旣陞都憲又推恩誥贈存中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目錄

都察院十

巡撫

阮　鶚　　侯汝諒
唐順之　　趙　錢
温景葵　　王　鎬
吳維嶽　　楊豫孫
劉　祐　　侯于趙
陸樹德　　孫維城
馬文煒　　姜　璧
江東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月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

都察院十

巡撫

僉都御史恭惠楊公信民神道碑　廣東

丘　濬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參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賊所戕脅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瀋泉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柰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諭以更生之路賊衆以

大照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謀而去期以再會未[illegible]
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
墜於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
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即
呼其子玘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
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
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爲位
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終
無生理矣計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
僅閱月大軍門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

者輒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既而
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
沮忌者既去有司始立公祠於廣州府城隍廟之傍
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於官不得其平者輒具
詞焚於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敬嗚呼
古所謂生爲豪傑死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
字信民以字行紹興新昌人也領永樂庚子浙江鄉
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爲行在工科給事中丁内艱
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端公薦佐廣
藩陛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既抵任時按察使郭智[illegible]

[illegible]其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
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頗
[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啟行時廣
人爭[illegible][illegible]就舟相睹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
瓦石擲之[illegible]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
皆涉虛[illegible]鹿鳴宴[illegible]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
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
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既
受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留之公之所至
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已汲

汲然爲之惟恐後惟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扼
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舉
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即奮身爲之
人多[illegible][illegible]激[illegible]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服葬
母[illegible][illegible]夫舁冢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過乃止
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
乎家居時閭鄰兄弟不睦或構訟者輒至其家勸
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
邑有朝和渡每歲爲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堰石爲
步至今　行者過之必曰楊[illegible]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

一奉勅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回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時承平日久禁網疎濶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黷貨殃民爲常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寛公退之暇卽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反覆款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長藩者欲繫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自來可也長曰彼無保任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縱之去至期皆自來公所以感人心者大抵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後二十年是爲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諡贈賜公諡曰恭惠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詔傳　福建　實錄

陳詔浙江青田人宣德五年禮部會試第一歷監察御史四川按察司副使僉都御史爲人平恕周密無怙勢賦物之失閩中盜起詔奉命往宣德意以安輯之華心向化者多景泰二年九月還京卒遣官諭祭賻以鈔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君矩墓志銘 延綏

蕭鎡

景泰六年二月七日叅贊延安綏德軍務中憲大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歸安陸君以疾卒於邊訃聞
上為之悼惜既遣禮部官諭祭又命有司給舟還其
喪歸安治墳以葬舊制朝臣四品以下無治墳者蓋
特恩也君諱矩字仲輿陸氏世家湖之歸安曾大父
原周大父子真皆不仕父諱斌以君貴封奉政大夫
刑部廣東司郎中母潘氏封太宜人君生四歲郎中
公坐累謫籍河間之阜城以故君為阜城人弱冠補

邑庠弟子員宣德己酉京闈中式癸丑進士授刑
部四川司主事正統中陞本司郎中未幾丁太宜人
艱服闋改廣東司奉命從征閩寇今　上即位以功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鎮守真定諸郡以郎中公
喪去位起復遂有延綏之命初君為主事即究心刑
名而時事尤所練達時尚書臣南魏公以嚴悍稱然
獨喜君每大獄付三司鞫問輒授君起草君雖執法
不撓而能濟之以寬數見聽用又嘗勅三法司審在
京疑獄君於其間尤盡心委曲賴全活者甚衆其為
郎中也有歐榮者以邪術魘魅論死連坐者十數人

以時凡錦衣衛官校所廉得者莫敢議君獨議其
冤大理寺審錄未允劾君當落職會御史陳克昌論
列其事詔多官覆讞一如君議遂領職如故於是君
聲聞益彰其從征閩寇適尚書淮南金公總理軍政
奏君自副是時主將不戢士道途所經民不勝其擾
金公嚴禁制之凡號令敎奏之文一出君手軍士屏
息不敢出氣至則賊渠已死餘黨據山寨自固官軍
分道並進君與副將保定伯梁珤獨當一面併力以
攻刻日破之擒其偽將而盡釋其脅從者閩境以平
君之功為多其鎮守保定諸郡當虜寇侵掠之餘民

往往離散不止君招輯撫綏之百方發德州廩粟數
萬石賑其饑者民志始定有張都督舍人藍玉者乘
勢奪民田莫敢與迮君即奏論之抵罪而歸田於民
民乃欣然相告語益德君而還者如雨比公之憂軍
民父老遮章奏留之君懇陳於朝始得去其參贊延
綏陛辭　上賜之楮幣二百錠璽書諄切益以西北
重鎮委君也至軍嚴令一新未踰時廢墜者日以修
舉邊人私相戒曰今參贊公非故參贊公之比不可
犯也明年春方行邊冒風雪得疾亟還竟不起時年
四十有八將佐以下弔哭之皆哀軍士有出涕者京

師之人聞之無問識與不識皆嗟惜焉君性明敏疏達而温然可即勤學問工楷書事父母盡孝道其兄仲翰早卒鞠其遺孤子女如己生友其弟平教之必期有就益父子昆弟之間無間言焉處鄉黨御羣下無賤貴疎戚必盡恩意有不給者周之惟恐不及與人交終始弗渝嗚呼若君者可謂純篤君子者矣

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徐公瑄墓志銘 延綏

商輅

公諱瑄字子敬姓徐氏蘇之嘉定人高祖道瑞曾祖廷王祖公行世有積德父茂宗累贈右僉都御史母王氏贈恭人公天資秀穎自幼嗜學篤於孝弟年十八已有才名進補邑庠生正統戊午發解京闈己未丁内艱乙丑登進士第觀政都臺尋丁外艱服闋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諳練老成臺端推重景泰庚午奉命捕京畿盜賊法令嚴明姦宄屏跡壬申巡視山海關武備整肅内外寧謐癸酉出按西蜀丙子復按東廣所至徧歷郡縣問民疾苦禁戢貪暴疏滌冤滯人心悅服天順戊寅北虜犯我西鄙 上特陞公右僉都御史使巡撫延綏慶陽諸處兼贊理戎務公至奉宣朝廷威德訓練士馬撫輯兵民偕一二鎮守總戎大臣同心協謀出奇應敵初與賊戰於孛羅池溝繼退至半坡墩明年戰於金雞峪又明年戰於雙海子斬獲無筭賊遁去公籌畫之功居多 上聞而嘉之累賜璽書金幣慰勞公益加感激申嚴戍守料理屯田廣積儲飭修明學政使人曉然知尊君親上之義一時士風爲之丕變無何聞繼母顧氏喪乞還守

上以西事未寧奪情不允自是出入邊牆觸冒風露罹寒疾甲申上疏乞致仕辭極懇至遂得請而還因念久歷仕途竭於祀事即居第左偏創祠堂以備蒸享延師就家塾訓誨子孫處鄉黨有禮撫族姻有恩遇患難者扶翼之貧乏者賑卹之或輿梁朽壞不便於行者修建之其急於爲義類此初號顧貞後於城東西各買田築室爲遊息所更號野莊道人時與縉紳士夫往來宴會倘徉自適人謂有香山洛社遺風公生永樂壬辰九[illegible]卒年六十訃聞特遣官即其家祭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侃傳 山西　實錄

李侃字希正順天府東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給事中進都給事中己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居其間多所建明景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徵斂罪有旨宥之侃膝行近前厲聲言濂罪不可宥遂下濂獄易儲議下侃與林聰等初不肯署名既而不得已乃[illegible]選官[illegible]以侃爲詹事府丞兼司直郎時史館欲採宋元事實倣朱子綱目例續其書奏選文學之士充纂修官侃與焉書未成而　英廟復辟改太常丞丁外艱改太僕丞進少卿未幾陞右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首奏巡按御史李傑不職俟坐除名令[illegible]者望風斂避有生擒虜酋小石[illegible]子者[illegible]論駮馬來歸侃請歸之以結其心從之時邊方[illegible]侃於[illegible]儲備選將屬兵之外尤以變[illegible]風俗爲[illegible]人心[illegible]時有所建請施爲多介人情性令吏習服儒巾以變華其心[illegible]遊於[illegible]尋以丁內艱解任軍民擁留至不得行服除再陳休致如所請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九訃聞遣官諭祭當例外特賜蓋侃氣節方剛論議持正無所回撓好學嗜書手不釋卷性尤孝友事親備極孝

追虜犯京畿二親在容城請告冒白刃迎之人以爲難晚年家居貧甚炊之日幾無以爲殮子二人中進士德恢今爲嚴州知府德仁刑部員外郎

僉都御史盧公墓表　　黃佐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金州訓導寬游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慫之則曰吾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剴切多見聽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府丞其冬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王則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祈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誚舅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頡頏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時竊暨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行素集藏於家

僉都御史鄭公寧傳　宜府　李濂

鄭公寧字志道別號靜齋世爲開封之祥符人正統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登進士甲子授刑部湖廣司主事三載考績推封父母如其官己巳擢本部陝西司署員外郎未幾改湖廣司景泰改元庚午銓注江西司員外郎六載考績擢廣東司郎中公之在刑部也十五六年精於法比諸寮遜服直隸穎山周氏武斷不法事聞公奉勅往勘周託一京職懷金夜餽置狀稿間速出公追而還之曰勘問自有公道何庸賂爲其人慚謝公竟寘於法壬申聞外艱還汴有邏卒

獲鄉人爲盜者贓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不受曰物有相似毋相誣也甲戌服闋復除刑部山西司郎中奉勅清理南畿寃獄讞辯平反曲當情理用是譽望益著天順改元丁丑選郎署才望老成者出任方面公被薦超遷四川右布政使陛辭奉綸音丁寧至再命內帑給寶鏹光祿具酒饌以賜之公入蜀適劇盜趙鐸嘯聚倡亂公擒滅之撫臣以聞　上賜綵幣一襲以示嘉獎戊寅入賀　萬壽聖節事竣還任有唐千戶者妖言惑衆逃避深山中爲砦自固撫臣欲兵議勦公曰此愚民耳可不煩兵而解乃屏去兵衛單騎入砦諭以禍福千戶感泣請縛不假兵力而地方以寧公嘗以公事連坐或咎之公笑曰此公罪也吾輩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耳人以爲名言成化丙戌公同保國公朱永征勦石和尚等功成受白金綵幣之賜丁亥九載考績進階通奉大夫贈大父父皆如其官尋擢太僕寺卿仍食從二品祿戊子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盛暑築城堡工役數千人天久旱有司祈禱莫應公曰此勞民弗息之徵也乃下令罷工是夕天大雨稽事有秋邊人胥悅辛卯聞內艱復歸汴嘗遣官諭祭葬厝甫畢詔奪情

起復仍舊職公固請終制不允再至鎮軍民咸迎拜喜曰我公來矣逾期移撫大同公在邊鎮數年適罷場無事幕府多暇日延見境內士大夫咨詢民瘼次第舉行甲午以末疾乞骸骨不許凡三上疏始得請其歸也橐無餘貲屏闔十四年服食澹泊數至匱乏丁未詔在京五品以上官以禮致仕廉貧不能自養者有司歲給食米四石弘治戊申四月卒公資直諒愿雖貴顯接遇鄉人殊優厚是故鄉人多稱之論曰天順成化間汴中士風醇厚鄉大夫致政里居者[illegible]好甚篤絕無嫉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見濂爲童子[illegible]

敝廬與鄭公巷相對稔聞鄭公謝遼事而歸與同時
諸老爲嘉樂會每會則薄醪常果簡儉易辦文談情
話眞如兄弟焉當是時宦吾邦者如巡撫江浦張公
瑄布政宿州吳公節咸雅重諸老稱吾汴爲君子鄉
且垂念貧乏時有饋遺以爲飲讌之需公同會者十
一人同都御史[illegible]公[illegible]在布政使張公斌丘公陵參
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參議賈公恪王公稼僉事呂
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劉則九
十餘幅巾[illegible]杖禮度雍雍眞有古昔敦龐渾朴之風
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里俗日媮緬懷前輩爲之憮然

僉都御史張公岐墓志銘　遼東　彭　華

公諱岐姓張氏來鳳字也其先山西徐溝人永樂中
徙河間之興濟祖廸夔州府知事父縉交城教諭母
逯氏公自景泰庚午領京闈鄉薦甲戌登進士第觀
政刑部乙亥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天順辛巳遷浙江
按察副使成化丙戌來考績甫歸至杭召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視院事居無何奉璽書巡撫畿甸明年
改巡撫遼東丁繼夫人喪特恩賜祭葬襄事畢即起
復赴遼乞終喪不許又明年以督餉有功轉左僉都
御史給三品俸又明年坐累除名歸田里歸踰歲詔

復其官仍家居居五年而卒公負氣懷材識朗次闓
爽明決遇事敢爲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與人交
披示肺腑恥作喉吻中語事上謹御下嚴待僚佐以
禮然事有不可者斷斷見言面初在刑部郎中以新
進士易之一日宿齋潛攜酒劇飲酌公公不受請使
之公曰此豈强酒時耶以[illegible]往人而自違法若此其
柰何辱我其人愧謝乃已及爲御史[illegible]刻食無
所避其在浙也所至凜然郡守衛[illegible]以下[illegible]
懾莫或敢喘息撫綏畿甸晝夜盡心力[illegible]
遼陽御將士如束濕汲汲劃宿弊剪[illegible]

索告者事連公朝廷遣官往訊驗之逮逮公至京公暴處非所不勝忿奏言訊者偏徇并下獄簿責對狀公痛自悔恨曰吾爲大臣得罪宜即伏乃若是耶仰引伏然所伏罪當贖且還職乃竟罷歸公以微罪罷公卿大夫士過輒跡其門公亦輒與傾倒酒酣耳熱意氣浩若平生不少沮故人皆意其必復也而竟不起春秋僅五十

僉都御史岳公璿傳　述東　李　濂

諱公璿字文璣河南祥符人自幼以穎敏稱博學善辭令景泰庚午鄉舉明年辛未登進士第選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子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天順元年丁丑　英廟復辟銳意維新之化乃愼簡天下賢俊分任百職尤屬意東南諸大郡而公以才望擢知湖州府下車首詣學宮謁先師孔子睹廟學並廢弗庇風雨公喟然曰廟敝如茲何以妥靈學敝如茲何以造士乃諭郡中好義者咸助貲修之而先捐已俸爲之倡復擇諸生耆民篤實勤敏者命

之監督工役逾年落成舊時春秋丁祀樂舞久廢公敦延太常嫻於樂舞者董正大成之樂以肅祀事觀者改容郡有何山昔何楷讀書處在道場山之西南隅宋安定胡先生窆葬於此公曰斯郡爲安定先生過化之地而墓在境內吾不可不往謁之至則封植荒涼樵牧擾擾乃考定侵界而封樹之禁樵采者弗得入故有表思堂碧瀾菴乃祀先生之所亦皆廢乃又捐俸爲倡而僚佐以下洎郡中士大夫皆樂爲之助立神道門開淤塞路構堂六楹追蹤表思碧瀾之制以嚴先生之祀君子以爲有裨風教云郡城之內

有水横貫於南北曰霅溪溪之上游有長橋爲名伏龍橋又名東駱駝橋寔往來所必由者故有橋以木爲之屢修屢圮公曰此非經久計也乃以石易木環以三洞規制宏偉民至於今利之先是湖州屬邑田賦科額不一而加耗無定則吏胥詭弊滋甚公疏其利病於朝乞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餘悉蠲去制曰可遂著爲令郡邑稱便公在任九年民懷其惠成化丁亥考績受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東左叅政未三載聲稱著聞超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甫履任遽卒時辛卯七月也得年五十有二所著

有仕優小稿公襟度恢廓不屑屑細故臨民以寛弗事苛刻而事亦無不舉者故所至人思之論曰余嘗會司空歸安蔣公瑶於夷門時公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亟口稱岳湖州政蹟以爲今不復可見且曰岳在湖州則爲名宦久已祀之學宮與安定胡先生聯俎豆蓋胡以教岳以政也其在祥符則爲鄉賢宜與韓伯俞聯俎豆蓋韓以孝岳以忠也余歎賞其言今開封郡學祀岳公於鄉賢祠寔奉蔣公檄云嗟乎岳公歿殆八十年其家衰削無應門之童余爲郡諸公作傳數向其家索隻章片紙無有也聊據所聞於父老之口及湖州士大夫所稱者書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綱神道碑

順天 劉翊

大振張姓綱名上世本順天府密雲巨姓國朝洪武初徙山東濟南之長清今爲長清人大振儀觀端厚性行純雅平居未嘗疾言遽色待人平易近情君子曰張公古君子也凡六經百子古今故實靡不精覽形爲製作惟理是主弗事雕刻尤深於易景泰庚午高舉東藩主考録其文於梓以爲學者式甲戌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奉法不撓人不敢干以私時有爭襲指揮者曰羅琪羅理理結權貴欲强得之大振不可

卒歸於琪寧府支屬有隙僉曰此重事非其人恐弗濟大振奉命而往一聽審之是非昭然具疏以聞載遣太監覈之一依大振所擬巡按湖廣有死罪六人臨刑大振擬其冤及廉其跡果冤辨之得免湖湘風俗甚淫以葬爲末務婚姻必論財大振出榜曉諭民用丕變率遵古禮再巡直隸罪人王恕等數輩有司置之死大振曰某犯律該某罪某犯律該某罪據法得不死咸釋之民家有犬傷人有司以犬家償命大振曰犬物也而以人償命是視人與犬同卒辨出之至今民家爲立祠以祀用是人稱曰老包蓋擬之爲

包拯也成化丙戌陞江西按察副使浮梁窑廠積弊
深痼為痛革之民心稱快又吉安請郡投狀無慮日
狀必連數百人大振一一剖析不數日囹圄空虛寮
屬敬服庚寅陞湖廣按察使下車之初見三司設鋪
戶倍買市物剝下益上即革之大植風紀搏奸盜滌
巨蠹有司望風膽落吾民得以安堵風聚氣節炳耀
湖南未幾陞左僉都御史奉勅整飭邊備自山海關
直抵居庸紫荊等關凡城堡隘口低淺者修築傾圮
者植之又於要害處設攔馬大石擺頭柵以拒胡虜
之衝突軍職自都指揮而下不職者黜之邊事稍寧

即歷順天府地方憲民怠於農事奏置勸農官栽植
桑棗無慮萬萬株至今民食其惠又以各處倉廩空
虛奏行有司措糧備荒歲前後所上章疏大抵皆為
國為民之言用是人稱曰得體蓋道其不屑屑於細
務也三年滿奉　勅賜封贈如例丁酉五月偶得風
疾即疏曰邊關重地社稷攸繫臣菲才恐孤重托況
加以疾今於京師療之又疏曰臣延竪京邸近一載
未愈是終不愈也上憫其誠遂允所請歸家未踰年
而不起計至　朝廷遣官致祭并治葬域云得年五
十又五生永樂辛丑三月日卒成化戊戌五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朝遠傳　甘肅實錄

王朝遠名漢以字行江西進賢縣人景泰甲戌進士
授監察御史天順中坐劾石亨等姦狀黜知衡山縣
會天變未行祭未巡按廣東時廣西猺蠻越廣東境
縱橫猖肆前此巡撫者匿不以聞朝遠至則巡撫者
既去以聞於朝始命韓雍趙輔往征之不然兩廣幾
於不守矣成化乙酉巡按浙江戊子陞陝西備邊副
使蒞西北邊有警宿重兵榆林餽餉告絕朝遠多方
輦運師賴以濟以功加三品俸尋進陝西按察使久
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久以疾乞歸成化十

六年七月卒朝遠喜事功頗以才能自負歷官亦寡
過然其所建立亦不能稱其位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霖傳 薊鎮 實錄

汪霖字潤夫直隸六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征兩廣紀功選陞大理左寺丞稍滿陞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成化十六年四月卒賜祭如例霖溫恭儉素不立崖岸在大理時亦僅從循常轍惟巡撫京邑時汪直勢焰可畏所經行處守臣極力奉承之惟恐後屢往遼海道霖部內霖待以常禮直怒有不平語或以語霖待之不改其常直久之怒亦解其後奉承者因之以敗君子以是多霖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鈺傳 山西 實錄

左鈺字廷珎直隸阜城縣人自舉人選授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環慶等處兵備遷副使成化十四年預征岷州番賊以功陞從三品俸十八年進按察使十九年召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改涖大同既而召入理院事二十二年復命巡撫山西兼都督鴈門諸關弘治改元以言官劾之致仕三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鈺爲人通敏有權略善以言語中人意初韓王取假子自紹事敗連歲不决鈺爲僉事承按之一訊得實時稱其才又嘗以事忤太監汪直飢以辯說免禍云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傳 雲南

巡撫雲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嘉興知府九載秩滿超拜浙江按察使以毋喪服闋起爲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爲治中陳翼訐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進湖廣按察使未幾復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道卒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訃聞遣有司致祭繼宗廉介峭直人莫敢犯而爲政恒便於民其在刑部時𢷬獄囚多庾死者每時其飲食令三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在嘉興惟以一蒼

頭自隨有富民張姓者坐侵盜官絹繫獄御史張數按臨日即入獄點囚指問曰是無失主繼宗曰朝廷即失主又曰無原告繼宗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慙而退布按司官行部者事畢即去不敢久留其境既去六民懷其善政爲立去思碑在浙江憲度甚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多取辦於民中官鎮守者供億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以憂解任時悉取廨舍中器物籍付有司篋中惟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及爲御史時畿內多權貴莊田有侵占民間者奪而還之其風力如此繼宗歷官中外所至有聲而其行事雖未免過當然

氣節有足尚者

楊公清政錄　吳道賢

公名繼宗性資鯁直言動不凡稜稜有風峭觀政刑部即有能聲時福建司缺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之不旬日曲直皆判衆論奇之　金吾千戶李錦偏愛欲襲其庶子誣嫡子不孝將決公疑而苛鞫之竟得其情　河間府獲强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

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疑而鞫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眞盜後亦爲人所擒云　嘉興素難治王忠肅公以公薦公不攜家累止蒼頭一人居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加意學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歲饑民賴全活而浙東數郡又移以賑之下車爲吏參謁即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爲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觀效可不謹哉爾有不職較之僚佐必加罪焉我不輕貸自是終公之任官屬少以墨敗者　每朔夾勢令書畢即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二

五日完少濡滯則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
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繹歲一至
郡府治安靜而公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
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諭四境有寃獄聽令上司告理
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
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併之勞與秋
等糧長緣是侵漁數倍況時値耕種小民不堪暴斂
往往逃竄墮業公乃立法併於秋糧中徵之由是民
得安於田畝公後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
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國初民不樂

仕學校之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聾應而人又
多以計脫公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爲
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爲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
其父兄歲終羣試進其秀者補弟子員復其家賙其
不給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竄文字季考先德行次
文學以勸懲之人刻惜陰警世二篇及方正學宗儀
九首頒示學者人　學寔自公始　郡之科徭往
往出派于丁田公　假是以濟私者乃酌據每縣
黃冊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
干計畝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拋荒優免加派者不與

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雇
爲柴薪皁隷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爲祗候
弓兵之類裒多益寡彼此均平用是民無漏報官無
擅科令有定額不出五千而違例斂至萬計曰空閑
銀民於是乎重困而益思公不置云　民俗嗜鬬輒
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雖不至抵償然檢勘再三
則吏仵里胥及勘官之不廉者乘機需索所費不貲
往往家破而身或不保公知之時加曉諭有犯者必
反坐如律若毀其什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自是
民知所儆而小兒之獲全者多矣　府縣編僉舖戶

以供買辦官多以賤直與之亦有全不給而反罪焉
者且所買動至千百或販易以規利及官府所有又
高價散之民不能堪怨讟載道公一切革去之市井
晏然　土豪張某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贓
家盜饒俗且交結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
公下車時張某刼掠鄉起解官絹公廉之得實褫而
寘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公諭以張無原告
爲辭公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
原爲若欲原告請以　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
道語塞慚愧赧半馳去張竟以罪死於獄人咸快之

成化間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死者
公揭示要衢曰孔清軍打死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
無如公何而刑罰如故公入告之曰為治貴識體今
公以侍御清戎但當剔奸剗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
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
事于府臨行亦欲訐公之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
內几上惟閣書數卷床頭一衣篋公復啟而示之孔
愧服而去　屬亢旱苗盡槁深憂之於是去冠帶跣
足走烈日禱於城隍引罪自請巽須臾雲起雨下如
注田野沾足秋大熟　於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見

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上坐曰吾為郡
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
班哉其有廢教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止
於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
致誤人家子弟其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又
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云　臨春
秋大祭不惟品物豐潔且極其誠敬齋宿必拉僚佐
處於郡之慶嘉亭令不得有鋪設床褥之費雖其他
郡屬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親取其羹嘗之有
不精潔必責之執事　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廉

訪之雖未應奏請旌表者亦必親過其閭誘掖獎勸
使民知為善之榮重禁民之游手無賴者博奕樗蒲
之具人不得鬻而術娼之戒尤嚴毀淫房殆盡至於
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政清訟簡長吏按
部往往不越宿而去時有中貴人以監織造來間在
他郡橫加箠楚以要重賄公戒堂長弗之賂惟遠候
之彼亦稔知公名重其遣人相迓也因問公嗜食何
物公北人好食麵衆以是對既至即款公於舟中以
金盃行酒公執而笑曰是無乃太僭也乎已而曰郡
民難於供應請無久駐中貴遂辭去　嘉興七縣錢

糧視他郡為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
公嘆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
此哉於是先革官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故比時
徵收每石但增二升而已頃年以來少至四五斗多
則倍而徵之不知其利何歸也　生員汪顒家墓田
與豪右撫宅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訴以不法事比提
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顒公問焉提學公曰顒
有發其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顒在學有文行必以地
界之故為仇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顒得自後歷
官王府教授　郡民有懷悅者家富多善行公每保

㐫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蘇公諭之曰附者累
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以持門戶既
出百金爲賻公笑而却之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
道竟以不振　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
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逃弗
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圖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
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
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於是人皆
悚懼莫敢有欺　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
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皆扶筇而至當隆冬時
禮畢則熾爐圍坐款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
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　朝廷焉且知其人未嘗
不恤其後有知縣趙完居官廉謹家甚貧未幾縣僉
其孫宣爲府門子公見其雅飭問之乃完之孫也即
日免役仍責其縣之定均徭者　雅持儉素食用不
厭粗糲嘗飯同僚於外館所具惟菜肉而已他官或
至羅列則語之曰此無乃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與
之宴則務欲豐腆若出二人其豐儉適宜如此冬夏
之服惟紗段一襲必用本等綉補參謁上官無異乎
居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曰不可公曰此乃制服也

舍此將安服耶當道知其人亦弗之訝　成化初中
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
其門公朝　覲至京直聞公名而未識欲得一見公
執不往人皆爲公危公不爲意直亦敬憚之　郡張
昇者父子兄弟號爲四凶結黨害人事發則以賂免
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能改過不汝咎後犯
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
狄害除其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　屬邑有孤
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沒家甚富俗稱千萬王家
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貲盡貯府庫
長而有室乃盡還之　獄有重囚久繫者賂遺獄卒
皆縱其鎖匣一夕逃者七人公遣人捕之弗得禱於
城隍廟越數日忽夢神告囚所匿處遣人搜之果得
其三其四亦爲近城人所獲公之行孚於神明有如
此者　公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將納
稼時天極晴霽人多緩穡事以俟堅好公忽屬耆老
而諭之曰大雨不日至矣農人宜急收刈言之數次
人不以爲意既而大雨浹旬禾之在田者生耳民皆
神之　兵書項襄毅公在　憲廟時掌都察院婿千
戶沈禎怙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隸立府橋

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詣府門跪伏泣
月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
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
卷封志一木桶中公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其
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啟此桶人不以爲意終公
九年沈猶不敢大肆及公去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回
東廠訪得禎爲惡狀　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
家監察御史佀公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官吏酷
受簞楚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啟觀之
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贓官束手難行

日後充軍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佀公見而
嘆曰楊先生神人也即依擬將禎問遣東軍後有回
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出銀十兩且曰吾
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存其
家是公之賜也　郡在黃龍辛亥由拳野稻自生遂
名郡以禾興距今成化癸巳幾千三百年矣適公在
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二節間又生一莖秀二穗或
離根三節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生四莖五莖秀
四五穗稈𥞊可逾釭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范後等
獻於公謂公德政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此氣運

所以使然耳然人益重其謙德云公守郡九載去之
日郡父老擁車前不使行有抱其履欲解留者彷徨
道傍久不能遣驛門爲拆公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
老前爭得衣公遂得登舟行　自郡守擢爲按察使
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布按二司及分
守分巡遊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
許令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戀鎮守府
者公往縛之曰此輩但知利己不知壞上人名節我
當悉爲掃除之鎮守亦聽公執法莫如公何　公在
按察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析糧監併歲久至鬻

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論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
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
耳公因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
聞眾懼請於公公曰俸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能
盡職尚有天殃況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
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忍乎眾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
釋其罪俱得免送　藩臬諸司供用什物皆取辦下
民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彼權貴者
亦自望風裁省民受其福公至浙素知所屬官員貪
殘爲民大害即召而與之約誓曰閭閻凶頑一鄉之

害士大夫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巳身爲萬民之害所
謂貴人則明責巳則昏知子女玉帛之兼致車馬器
玩之並取大肆貪饕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
之具爲害無筭今與所屬約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
在巳之害二害咸除一方迺寧以是大小官僚恐懼
奉法無敢犯者　成化庚子鄉試公爲監試官得二
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荅曰人臣以得
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
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後曰儒士王華當
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爲

首後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元衆咸服
其知人　呂文懿公原在内閣嘗聞　憲廟以廉吏
問汪直直以公對後公掌浙臬每發鎮守張慶之弊
慶兄敏在司禮時　上前以語中傷公　上曰得非
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於慶曰可善遇
之　聖上已知其人不久擢去矣　聞太夫人訃即
日奔喪命吏檢其所用行物歸於官其行也惟大明
律一册衣數襲而巳制終詔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
薊州巡撫順天地方　薊密邇京輦皇親太監公侯
駙馬都督等官晉莊家人義男侵占軍民田土園圃

及種蒲藕蘆葦湖蕩根株盤據其來有日無敢問者
公至被害者望風赴愬公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爲職
舍此將何撫乎自　上賜及價買外審係侵占軍民
者悉奪而還之豪貴斂跡幾甸肅然公撫臨黑水灣
石門塞黃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
或倒塌污穢或用鎗架作營門公仰而嘆曰朝廷差
鎮守爲腹心巡撫巡關爲耳目總兵爲藩翰腹心之
臣欺心不言耳目之官蒙蔽不奏藩翰之寄廢弛不
修迺相欺罔延至今日如保障何即命各分守恭將
等官加倍修砌檢卒守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强

虜寇畏矣　公謂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曰慶成經
筵　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
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此古
今定禮也近來内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
坐僭行君臣宴享之禮殊失賓主之儀無乃不可乎
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宴享數語竟莫能難
卒從公議云　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
地震二次費縣平地崩陷湧出水泉太山搖動聲響
如雷　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内臣及文武
大小官員大肆貪殘民心咨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

在位播惡於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瀚
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効王珏
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
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賢如王恕軒輗
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
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疏詒逆龍鱗衝突内竪
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衆多不
平其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
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即日就
道畧不介意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奸

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
吹毛求疵凌辱土官軍職索要銀兩各官畏懼送銀
多者千兩日後幾不尋事一事二司官出巡帶吏典
門子家人索要有司常例多者或十兩五兩或二兩
三兩間有好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
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鈒
銀等匠鈒銀馬鞍粧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
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
李多者八九十扛少者六七十扛復任從新再造又
因公差乃復送回復任從新又造新任官員隨[illegible]

造全無忌憚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嘆其痛
切一時官僚無不震慴時適洞猺猖獗官軍數萬臨
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畧其魁曰雲南副使楊繼
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其等再
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　蠲區處衆帖然聽撫
公之足以服遠夷者又如此　公嘗稱海陽董穉婦
女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爲包待制自古以來名
公鉅卿歷代有人獨稱包公一人此眞豪傑士也壽
止六十四歲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今已六十
有三比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公自以爲

不及包然包嚴而克公嚴而惠論者猶以爲過於拯
云　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祗候者汲清
水二三百桶將按察司堂上梁棟下磚石及公座等
處洗刷一次明日亦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滌去貪汚
之氣三日升堂即榜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慶又曰
以迎送爲謹愼饋送爲才能又曰贓官放肆貪贓積
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
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煙
瘴地面安置之條畧不介意一時官吏股栗更善如
畏神明然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都布按三司官皆

僚友視篆之日舉公禮參拜畢公出位降階另拜
二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驗三
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　雲南土
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保勘銀多至三二千兩三司
承行吏典要銀多至一二百兩齎本人要銀多至一
千餘兩各官相沿爲例因循年久全無忌憚公廉知
其弊以奏　聞于上累因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
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歿
後仍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
充軍朝野傳誦以爲能盡言　松部孫子嘗謂雲南

名宦惟祠王恕老先生一人單車赴任嘗曰本欲攜
蒼頭一人猶恐子民嗟怨有語曰王恕若來天有眼
陳禎不去地無皮少時讀書家君嘗教之曰學王恕
楊繼宗二老先生可也及長始知楊公清明正直不
忝王公歷官三十餘年行李蕭然第宅田產無增於
舊惟祠堂墳墓祭器等項則極其莊嚴精潔堅固擬
王公焉嗚呼若公者亦無間然矣

左僉都御史衛杲傳　彙定

弇州別記

杲蓬萊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御史杲爲人內深果鷙
好殺戮其天性也正統初北邊盜大起瑾建議立四
鎮捕盜御史使得將家屬不限期日賊盡乃返而杲
爲御史薛鳳鳴皆瑾門下人杲得真定鳳鳴得河南
鳳鳴至則日夜與守備挾伎妾縱飲瑾知之怒謫充
弓手而杲頗嚴賞格募驍勇自將掩捕賊得首虜輒
鳴金鼓盛軍容迎之取生寇手屠披其腸胃斷手足
分懸於四門瑾益才杲超擢左僉都御史撫真定會
瑾誅罷歸尋以千金賂朱寧起爲參政復原官徽賊

劉六等大破之遂縱所部兵屠村堡掠城鎮取金帛
婦女梟男子首充賊級人更苦之言官列杲諸罪狀
按驗得實而竟尼寧故不行今　皇帝初即位捕杲
下獄論棄市竟緣赦戍遼左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哲傳 江西 實錄

王哲字思德直隸吳江人弘治庚戌進士由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臨清兵備未幾陞廣東按察使正德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操江明年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視江西尋改巡撫又明年以疾乞歸正德八年九月卒賜祭如例哲爲御史頗有風裁巡按江西時鎮守太監董讓怙勢驕縱至隱盜賊不以聞哲首劾之其爲副使於臨清也外夷來朝貢者私市鹽事覺哲請沒入之而返其直人稱得柔遠體後爲江西巡撫病不能事事時逆

濠宸濠常以計去守臣不附己者哲自濠所宴飲歸而病或謂濠中以毒云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志銘

正德五年庚午江西盜起 朝廷選憲臣有風力者往治之僉以公舉乃自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改都察院奉 勅巡視于時江西大夫士來問弭盜術公曰在安民既至斥貪吏去苛政民之獷悍力富恃資刑恃賄者束手屏氣不得逞盜聞皆有向化心大夫士又交嘆曰公來晚矣未幾疾作泣送不忍去云尋命以御史巡撫江西所至卹民隱作士氣表先賢剷者並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賊盜不以聞人莫敢何問公首劾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公公嚴督有司遂擒盜魁賜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公親錄繫囚釋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仇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公覆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家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公察其誣而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真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

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以公爲首稱云十六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覲私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法廢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於官仍給原直與之時逆瑾初橫中貴人有忤瑾斥南京者道死臨清公買棺埋之人爲公危公不恤也正德三年改任本司尋以撫按交薦可大用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公言操軍危弱異日有警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公所慮至是有江西之命尋改巡撫其病實以憂勞所致疾

中猶日以江西事爲念踰年病且愈吏部奏將起用而公不可作矣時年五十有七曩歲公初歸予言江西都司有以贓革任者福建林公後來巡視復用之公不可林怒移文詰使公公不以介意且諭三司曰林公先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意者爲甲禀不詳所誤且令再具事本末以請林公大悔悟即罷其人弗用因重愛公比歸賦詩贈別送之數程此予所親聞者而狀不及則公之嘉言善行遺逸者多矣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北山楊公武墓志銘

王九思

公姓楊氏諱武字宗文陝西岐山人也岐山在北公愛之故自謂北山先世蓋弘農震之後唐末避兵岐下遂家焉曾祖文秀精星曆術勝國末識東南天子氣杖劍歸我　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於家祖貴博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大學終太學生父禮應者配孺人麗氏生子全企繼孺人羽氏生公公且免身母夢月墮其懷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早逝鞠於伯兄全而後恃以底成立者伯兄力也公

舉進士之明年丁巳出知淄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鋤惡弭盜修繕城池疏理寃滯勸課耕織積歛忿之粟振帷薄之風正闢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興詩書之教賑貧乏之[illegible]之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彬與名邑並矣公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蓋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鄰

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撫村中之丁
壯者令履其上而日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
展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
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假寐囊
中千錢爲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
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
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問鞭石事甚奇不能
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此數事予皆聞諸淄川細民蓋典史陳瓚者黃巖老
吏也嘗侮慢公公怒鞭之於庭瓚忌誣奏公於是淄

川民十輩走闕下爲公訟冤嘗見予予故聞諸善政
云公嘗出視淄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值故渠
歲旱蝗飛蔽天公憂甚齋沐祭蝗蝗息徙行禱雨甚
苦天降時雨竟以有年於是撫巡都御史御史前後
薦而辛酉春考績於吏部其年冬起爲浙江道監察
御史乙丑清理河南軍務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
尺籍器物罔不精審而風裁凜然正德丁卯代歸刷
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縣時劉瑾用事
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迴避雖不及於禍然
猶罰米百餘石至於□任丘邊氏中傷之禍辨密崇

孝順殺人之誣即劉玘亦稱其爲直御史也己巳擢
大理寺左寺丞受勅勘視大同邊務者屯田不均軍
役耗損諸弊政釐正裁革彈劾不少邊人誦焉明
年庚午超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蓋
所謂北門鎖鑰者公毅然當之而時論亦以爲非公
不可莊將大有爲矣未幾瑾敗言者不問才能堪否
輒以鄉人爲辭公由是罷歸其里舍乃於城外置墅
構實稽之堂以農爲務藝植花竹必成行列一器一
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往年戊寅嘗與
德涵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峪信宿然後別去

嘉靖甲申予往壽德涵尋又歸女得再會公而已丑
冬會葬康生子覓幸復會然是時公已被疾數年矣
風致頓殊訊予手不勝眷戀予亦戚戚不忍別嗚呼
孰意其竟不起也蓋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
天順甲申四月十四日六十九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綬傳 大同 實錄

謝綬字朝章山東朝城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任丘知縣弘治初進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守制改四川正德五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六年陞大理寺少卿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明年閏五月卒賜祭如例綬性剛介其在任丘得民心有指揮奉巡按御史之命道任丘不避綬收鞫下獄既而釋之其人愬於巡按巡按遣兵隸來縶綬綬即往任丘吏民危之相率隨行者以千計綬止之吏民默踵其後以理直御史竟不能加

害其歷官之政多類此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謝公綬神道碑 于慎行

謝公諱綬字朝章別號西樓先生其上世潞人國初徙家朝城爲邑望族大父郁舉明經仕阜城丞父珊贈如公官母某氏累封恭人贈公任俠好施嘗夢一老父謂曰若昔解裘衣我得免於凍昇而後顯於東上已而公降兒貌器宇端凝不妄笑語十歲能屬文學使畢公瑜異之成化丁酉舉山東省試甲辰第進士授任丘知縣其治恤刑緩征修舉廢墜日夜問民疾苦勸課農桑以暇日校試生執經問難出其門者鄺閔邊劉諸公皆至卿寺滿考上狀召拜南臺御史內監蔣琮爲南京守備怙寵放恣至鑿雨花臺起第公上疏劾琮 孝廟震怒立逮琮下吏庾死獄中已改北道條陳時政六條亦見嘉納出按宣大大將李翊股削軍士憍蹇不法前使莫問也公列翊罪狀劾罷之一軍肅然改按兩浙值歲大饑民多死官織作紈綺費以鉅萬公奏請裁罷 上亦欣然從之其時 孝廟虛懷受諫公又以廉直見知故所言輒聽如此晉湖廣按察副使比讞平允楚人德之正德初逆

瑾擅權朝士多納交者獨公無所問遺且與抗禮瑾大恨公乃徇浙中未央獄罰穀千斛調四川險遠地公曰分當死國險何足避以單車二僕往幕吏或以賦敗屬公訊狀吏夜進千金公固無意法之及見賄入乃怒召其人伏庭下秉燭傳爰書旦日獄成吏人股栗歲餘瑾誅晉南太僕少卿尋召爲大理少卿嘗錄死罪千餘皆謂不冤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其時虜酋也先旃廬百餘里蔟聚塞下數入侵盜公至鎮簡練軍實墾田殖穀威名流聞酋大懾服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公又出仄險阨虜騎奔沙山入

[illegible]要害之多所設[illegible]馬公之在邊日對將
吏商略方略夜治文書按圖籍指畫山川險易及虜
中曲折皆如身履尤好撫卹士卒調給芻糧蒸犒無
不周至竟以勞成疾卒於軍府訃聞詔守臣臨祭如
法後邑諸生薦其行履祀之學宮

僉都御史前國子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雲鳳

墓志銘　　呂柟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攘夷戡亂之武
有因時明禮之材有援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
惓為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設科無
以過之嘗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乃今已
矣嗚呼痛哉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
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效官獨
立不懼無依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諭其
稍激久亦自息　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以齋醮先

生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illegible]
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
於天三日可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
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
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
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
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先生
四事草一懲邪慝二[illegible]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丙辰[illegible]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
朝廷必欲度僧柰何[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力爭之曰勢已成矣

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二二皆不報僧道通中貴欲
度撼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　命下度僧不多而逃
軍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
多賭博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為娼錦衣衛校尉獲賊
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
奏革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
文清公於鄉而凡斥韓王徵鑾之道號禁吉府土木
之科擾　上皆嘉納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驗
旬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
言罷左道齋醮傳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

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一勤聖學二接
羣臣三奮剛斷四復早朝五甦軍衛六恤軍士七清
軍匠八重名器九禁私討十惜財用十一崇儉德十
二減姿貴十三停踏勘十四節供應十五停齋醮十
六專巡邏十七寬馬價十八恤夫役十九慎工作二
十謹服用二十一疏淹禁二十二開言路二十三修
武備時閹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微中外人莫
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
廣怒令道士設醮呪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數
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

險□□錦衣衛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
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袪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
深二百尺民艱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子廣濟渠
水入城民皆歡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得
言其情曰訊于州仍應他務人以為劉穆之之風沈
姪兄弟因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謝當寶有誣
民殺夫而有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
折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如律許
公稱為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單騎遍
勘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

自裹糗糧以從每催徵嚴令禁酒里老不敢求索有
勢豪謀利病民者痛治之以戒眾而又表賢者之閭
講程朱之學毀尼僧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
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吏己未冬朝覲
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瑛等經術氣節撫善
鋤強才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措幣
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奏漸疎於　上
懼誅飲毒死閏月乃陞先生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
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見父母久之始獲
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

[illegible]督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先生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愼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務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勵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禁士愆立十政以收士辛酉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染夷俗廢禮法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贓汚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

遠遁條疏八事弁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公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門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勵甚至有騈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復周漢之舊者矣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闗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事乖理法者亦必曰愼勿使先生知且嘆服曰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賢否博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奬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横因前官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亦無刺舉事因以疑八月丁丑六人憂歸己巳服闋陞國子監

上楊太宰書

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謂大祖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詬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者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傀壠怨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敎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値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敎諸生誦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快快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

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壬申御史楊邦禎通政使丁鳳都御史石邦秀交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廣問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惟薦超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疾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貧之陞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

一時快意可畧也發人是非之公天下指視之嚴史
氏紀載之實可畏也每日光陰之過者不可補歲月
之來者未可追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
善類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惟
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况今兩耳皆
聾調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爲畝畝之閒民養親讀
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耶伏望周
旋其間以必得遁藏爲幸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
蝦於瀰瀰之中某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稍傳京
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辭避尚書追之行不獲已奉

勅之鎭豪猾久攬權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
將官犯法依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
號令嚴明法度整肅自參將以下願指氣使莫敢喘
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
畏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
公喪歸將士遮道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
月服闋八月除職如故淸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
致仕不允且促使供職先生復上疏懇乞致仕　上
不允准養病病痊起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
神氣淸徹舉止端重異羣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

[illegible]可舍生或借其扇滑與妓女赴人宴先生
知[illegible]後以扇還擲之地少年趨向之正卽異流俗類
若此長益刻苦自勵穎悟出羣六經百家言一誦輒
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
却之曰烏用是炫燿爲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
東司政時廣東陳先生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負重
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爲
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爲心天下想見風
釆累辭不出人以道未大行爲恨先生天資豪邁狀
貌魁異知識卓越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標

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
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
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下響應雖
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
守官淸介人不敢干以私歷任三十年治行可釆旌
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㥋恬不動念拜官力辭再
三乃已一不得志卽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義爲稱
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臥苫枕塊哀毀
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　錢于
蓄自負獎拔善類終始不渝疾惡甚嚴不少假借

□公茹蔬衣敝澹然自樂門庭內外靳靳五尺童
子非呼喚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
賓邑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意區處
之或誣罪至死力爲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
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孚可畏而親談
當世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貪官怨氣勃
然鬚髮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
竹於門騎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農夫見者嘆息
有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
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

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隸篆皆
成一家端勁如其爲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
假雕刻模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亦淸奇古
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
卷先生爲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
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諱雲鳳字
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
部尚書母馬氏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
月二十五日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院右僉都御史吳世忠傳　廷韶

吳世忠字懋貞江西金谿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兵
科給事中歷吏科左右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參
議劉瑾時坐累降山東按察司僉事入爲尚寶寺少
卿陞大理寺寺丞右少卿正德癸酉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世忠鯁介有文學在諫垣遇事敢
言凡薦劾皆愜公論嘗論方孝孺練子寧之忠宜表
祀聞者駭之巡歷荆襄銳意興革豪猾屏跡爲巡撫
所心邊務虜在河套出師逐之旣失利乃以疾辭其
爲人近厚所得俸餘輒分助諸兄以孝友稱於鄉黨

嘗遣還卒至榆潘或誣同官胡姓者以罪胡吳聲相
近誤逮世忠世忠隱忍受之不辯亦不復言瑾誅後
胡以告人皆服世忠之器度爲不可及世忠才不逮
志而用亦未究家居一年而卒知者惜之

左僉都御史王純傳　宣府

實錄

左僉都御史王純字希文浙江慈谿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歷左寺正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領兵備平瑞州賊陞河南按察司副使領潁州兵備兼理淮陽諸府屯田未幾改廣東以父喪去逆瑾惡之矯詔罰輸邊粟千石服闋改雲南金齒兵備陞大理寺右少卿將有上變告山東歸善王謀不軌者純奉詔往鞫之同事者欲深治其獄純不能隨平反甚衆轉左少卿未幾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　上於宣府有所營建純疏止之不報會與同事中貴不協遂以疾乞致仕得請還正德十四年三月卒純精於法比性敦朴居官清白衆謂用未究其才云

僉都御史恒山張公璿墓志銘　宣府

王崇慶

公諱璿字仲齊别號恒山真定晉州人也先世有諱伯遠者居郡城之北曰新庄生榮榮以紅巾盜起避地出國朝平定乃復歸業榮生信然俱弗仕信然生子男三季曰矩者是爲恒山之父云矩少爲州從事晚年餙躬勵行尤崇義讓封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追贈大理寺丞妣苑氏封孺人加贈宜人蕃生恒山公者也恒山兄弟二人長諱某仕至山西嵐州知州恒山生而聰慧英發自爲兒時即有大志年十四入郡庠刻勵向學一時並遊者皆推讓之戶曹李君夢陽見其文遂大驚異　孝廟甲子果發解正德戊辰舉進士已巳考侍御史第一再考實授復居第一臺卿屠公滽每指所試獄詞曰是書生乃有老吏筆如此尋掌道事會邊帥馬澄乞討蟒衣恒山上疏劾之風采動朝宁未幾巡茶陜西會逆瑾煽虐凡官秦地者必先納交其親識族屬恒山獨以命義一切拒之莫敢以私干者時將官曹雄結姻於瑾佩征西大將軍印厥子入京過陜城撫按滿臬多邀承者恒山獨不爲禮雄子銜之肆毁於瑾使人伺察者三卒

無所得辛未復巡按山東是時大盜劉六劉七刼掠
諸省而山東爲甚臺中被差者多假告而去恒山則
慨然請行至則檄下諸郡縣治城池練兵士嚴詰察
爲守禦計巡歷所及問民疾苦去吏貪殘復請蠲賦
稅表忠烈東人以得更生爲幸先是巡撫都御史張
鳳任情害下恒山劾之宰執有欲庇之者恒山再疏
其言動之非文移之謬宰執雖甚怒鳳竟罷去左轄
姜洪廉正人也不能諂事舊按陸姓者陸遂劾其年
邁昏妄恒山力與白之朝論爭傳其疏先是閹人谷
大用督兵勦賊謾無成功恒山疏陳三事一曰罷征

未果二曰冗兵太多三曰事權不一蓋指宦者爲地
方害也　上嘉納之尋詔大用回無何賊出東萊逸
上會僉事許君達牛君鸞及邊將劉暉許太輩會兵
迎入恒山爲分命把截指授方畧賊始遁去遂劾各
官急緩縱弛者俱蒙罰治賊平撫鎭以奏捷會恒山
曰參官吾職也至於奏捷即諸公事吾或附名是借
衆邀賞也遂不具奏職者以爲知大體後以公論有
文綺白金之賜癸酉還京甲戌春值乾淸宮災恒上
率同係御史條陳八事還宮闈復司香早視朝御經
筵掣邊軍去番僧革皇店謹濫功言極剴切　上雖

御史奏捷不附名

不納亦不之罪既而復差南畿提學是時學政寬弛
富室宦家子弟濫名庠校者甚衆及就試多曳白者
恒山於是嚴條約公勸懲革浮靡振[illegible][illegible]黜勢豪無
復假借人以爲嚴毅公明陳天台以來鮮比乙亥轉
大理右寺丞丙子尋丁母憂己卯免喪轉左寺丞嘉
靖壬午總制侍郎臧公鳳疏薦大同巡撫不果旋轉
右少卿贊佐大理後先五年參駁枉縱卿長或少偏
徇恒山即反復論辯必使歸於是而後已癸未轉右
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首劾總兵大將之退怯者諸將
三軍莫不凜然慶庶人台沇先倡寘鐇之變漏網免

誅流惡邊陲正德以來撫斯地者莫敢誰何恒山至
赴訴者盈庭乃憤然剪其枝葉漸及根株庶人始有
懼意又以謀復護衛奏下禮兵二部移文勘報恒山
據法以聞寧遂寢庶人憾之陰結宦犯謀爲中傷暮
夜闖[illegible]罪人就擒恒山以其反狀奏　上遣中官憲
[illegible][illegible]庶人偏圖救援勘官利之動爲掩覆恒山與
[illegible][illegible]小因有提解之命即獲庶人納賄私單總鎭喜
曰持此　上聞劾逆者當復何說恒山曰奈何爲此
貶滿朝搢紳乎遂引火焚之比至京仰賴　上[illegible]
得還原職及罹變故後百念淡然遂上疏乞歸

侍兄太守公田園觴咏若將終身西夏士人感恒
山遏亂之功爲建生祠肖像祀兩京臺諫諸君子皆
先後薦於　朝南科丘司諫九伋且特疏謂合洗之
惡不滅宸濠恒山之功不下王守仁然當國者受賕
入賂若罔聞知公論惜之己丑詔求耆舊南北言官
劉君世楊爵君煦一時疏上同薦乃起爲都察院提
督操江恒山乃振紀綱勤較閱嚴訪緝明賞罰官吏
畏威樂於因循者若以爲過先是　上之建四郊也
恒山協諸御史萬公鏜上疏忤　旨奪俸南禮部侍
郎黃綰侍寵貪汚爲御史張寅劾之黃即奏辨且自

陳議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　上心
寅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院勘焉尚書某謂黃背實
有字非罔也恒山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始欲求美
官今幸免國法不能抑彼尚欲誣正人乎尚書默然
恒山得薄謫方相臣張孚敬觀政大理也建議大禮
張以書示恒山謂廷尉鄭公岳曰張言未可誣也自
是秉用遂感恒山爲知己且示欲顯用意恒山因善
辭之自後吏曹推山西巡撫北臺副僉大理卿河道
侍郎凡屢疏俱不果用張栢既罷而李公時繼之嘗
出送王太宰瓊文中有大德大才大功之語恒山乃

笑而弗言李殊有愧色及入相而會擧者恒山薄之
因與絕交云給事中徐俊民黃侍郎鄉人也深恨發
黃之奸乃劾恒山不能捕盜箠撻軍官疏入李陰喜
其合己益自是恒山歸矣會長郎集令贛州府君以
工部郎署過家乃率諸孫捧觴膝下恒山及其兄州
牧讙甚且謂彼忌我者將以去官爲辱安知我之樂
如是耶由是釀酒栽花治田種圃日惟從事娛老又
嘗自慰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當不讓孔北
海矣癸巳詔復冠帶戊戌詔復許致仕兩京部院大
臣臺諫多連疏薦之者方擬起用乃辛丑冬十一月

偶感風寒延至壬寅夏四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
又六云所著有家藏集東巡錄撫寧錄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泉王君德明墓表

崔桐

世有介丈夫秉義勵操與時齟齬者可謂窮乎斯固世俗之所窮也君子以爲達焉有若風靡波馳終身富貴者可謂達乎斯固世俗之所達也君子以爲窮焉余考一泉王君之出處而重有感也夫君清宛人諱德明號一泉余日在史館君遣其子舉人閶問業於余門聞之館寮曰是其父能文章舉甲子鄉試戊辰進士主司崔後渠奇其文可以魁天下者也余索其所爲文得經義若干首古文若干首果有奇氣可

誦也又聞之朝士大夫曰是其父有異政章章在人耳目者也余求其實筮仕封丘知縣劉瑾黨廖鵬荼毒河南三司以下咸受指使君獨不屈上官以爲異已苦以難平之訟君易易理之庚午鄉舉鵬之子鐙冒籍詳符貨文士代筆御史輩擬以魁選君發其奸亦取列第六無何給事中陳鼎劾鐙除名君聲益章既用嘉善寬糧長之積逋均豪猾之隱稅興學校建射圃以振作寒畯且設兵閱武卒成桃源之捷時有御史按浙憤嘉善之不善事也多方挫折君不爲屈明年御史敗竟免中傷晋戶部主事運大同軍儲不乏羨餘監臨清鈔解稅倍昔晋兵部郎中乞養病家居益取介有爲而薄於勢利者也丁亥余出補藩臬於君不相聞者餘十年庚子余承乏國子祭酒閶來謁聞君已不作四年矣問君末節於閶廼知出守懷慶會歲饑君減征損費貸粟散居多所全活是歲禾麥瓜諸瑞疊見　天子以爲賢褒以金幣晋太常少卿晋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大同之變提兵境上爲聲援劾奏避事文臣納賂將官者以振風紀且以計得石州巨寇常誠心悉平其黨獨以治吏太嚴防奸太密貪夫固側目伺之會行法宗人竟坐免臺臣嘗

數薦之未及起而卒寔嘉靖丁酉九月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遡君之世本元學士磐之裔傳至明善明善生忠忠生浩浩生恩君父也贈都御史嗟乎一泉自筮仕至其終稜稜風節動違時好雖數遭拂抑而屹然特立無所沮奪是世人雖欲窮之君亦何往而不達也哉

右僉都御史三崖歐陽公重墓志銘 雲南

羅洪先

公名重字子重别號三崖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釣源二十世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　明初仕爲翰林檢閲曾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承直大夫刑部郎中母蕭氏封宜人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戊辰禮部中式廷試進士出身第五人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

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銓反以公熟於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人眉目歧晳溫莠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即朝議曲爲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

[illegible]謁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illegible]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毖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銳誣逮縉紳前後相踵公於田皇亮仁李穆余祐樊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遞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南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閲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即歷歷摘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胎腭噤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即又善說書史指畫經

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嶍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阯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讐殺師宗納樓思陀入寨廣南亦佐戎　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　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傅習以死勤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掴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可恃險遠恣爲吼剽則猙獰跳踉相報苟拊循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令瀕尞哺弱子而於諸夷或

判猶以所惡爭構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投善劑以消
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寛農衆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
石瑞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鑲以充虛
帑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徭役里甲之疎數稅
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又皆酌地力時變
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蓄藏之不遺筭
也 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
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守臣瑞杜唐表裏
為奸掊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

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 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
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
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
喙窘上以素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既伐其隱謀乃更
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為賄者所
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遞逐按御史
論調給事中論擿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
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
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構狀以為佞人
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黨人頗弛前此黨

今諸逐臣益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為嫌而以
得所為慮不以去官為辱而以完名為榮聞者莫不
危公恐觸 上怒而公之懇款若未效百一於君父
前者為郎中時 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
朝帳房番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即寧
銳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
晉府忌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
禍 今上初號為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
乃卒為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
之日為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阻將

有斬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大宰讚數
薦其才不報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
無分毀收族教子周貧卹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
而多病門庭其城市二合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即在
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即相見
不信能忤權倖為人難為一一至是也洪先嘗聞公於
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為人乃今讀狀與諸奏
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
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
欲得猶可以自解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玉墓志銘 順天

張邦奇

公諱玉字汝成號雷峰一號嘿休系本徽之婺源越國公之後曾祖諱公鏐祖諱江父諱子才以公貴封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吳氏封安人公沉毅重厚髫亂如成人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古聖賢自期若將不屑意於舉業而才思充敏得之心而注之手跌宕雄俊自足以動人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整菴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語必移時較藝必冠

多士焉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覈精敏爲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蠹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公性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故再以屬公公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間宵晝民夷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強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勑大臣會勘或受別指欲有所左右而公持益堅卒以理詘君乃尋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公公聞之

立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裁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搆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充之時以御史謫官沅之竹寨驛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多興起己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斬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公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趍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胃虎牙間而公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境內按堵已而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疏公才節乃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搗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公復與焉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車下八閲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掊尅所致首議請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懾震戊子春畿内賊楊恭作亂驚動京師公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畧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至遂冒爲已功公曾弗之辨也凡防禦方畧鐵冶利弊與夫重寺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切中時宜有撫畿奏稿二卷劬勩歳久成消渴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革已爲擒壬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

乞休不允既病臥卒年四十有九公與故王公伯安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説之卒不懸其自信不移如此然實學古心高才勁氣獨立而不懼知命而不惑議論人物必求之心術之微舉天下鮮當其意者已或有失雖纖微不自蔽人之柔佞疾之雖仇讐不爾痛也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需稿凡若干卷藏於家

左副都御史陳長公寀傳　南贛　王世貞

陳長公者名寀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爲常熟人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　高皇帝數以法破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爲其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寤而視腹有赤文曰鳳巳遂娠生公公生嶷然莊甚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補邑諸生俄光祿君歿公苫而仇酒肉之味者三年久之舉進士釋褐南昌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爲留臺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中貴人瑾搖而公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粟邊百五十

石瑾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煽起盜甚公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兄寀免檢討亦歸譚淑人遽起公曰若母以吾老爲念而遂孤天下大慮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弭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條著令寧王宸濠反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可游　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弄兵者陛梁彭蠡間寧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　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

寄撫監即北不憂虜不憂蕭墻内耶 上不懌切責
公奪一歲奉公遂行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箐棘而
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産銀事臣請縣官場而榷之
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
也且用事者覩其利余覩其害而從吏之不可竟罷
議金齒師沐崧挾中貴人虣而嚚公劾治如律 上
亡子公疏畧曰臣越在外微矣于國家大計必罪必
罪 陛下之踵 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
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 陛下也 陛下多
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怦然竊害萬一宜早定大計

擇親賢寘禁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 陛下固萬壽
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
何 毅皇帝晏駕 上即位下詔求直言而公還自
滇數上書陳君德與華計弊復出按蜀公論 上以
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具狀甚悉中貴人尾
得書語相銜公次當遷格不下然 上固已心動後
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滇而蜀也一一罷青
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下大慑服惴惴亡以
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諸道偕計吏者甫畢
以譚淑人喪免公孫鄭書中受計即被髮跣且號歸

曰天其祝不赦得以九歲侍而易一日耶公服除再
入爲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例罷所任千戶不得志
緣 上意詆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遂亂邦
奇 上恚謂爲大臣遊說即劾置獄訊備五毒公大
呼以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也下衆錯愕引辟而
上連目攝公不爲動退復具草言亡論邦奇語非
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 上體貌
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別下司寇獄彈治勿令天下有
以窺見風旨 上曰善因遂寛楊言獄弗誅帥矦勛
方挾幸爲姦利巨萬公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

謂御史戇吾不愛一勛以謝御史其令矦就第公守
御史久同列輩起大位幾徧始遷爲太僕少卿垂拜
公復辭薦代 入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
人坐謫潮屬邑從官公怡然卷衣出曰察臺事亡
狀又數矣言當罷 天子幸哀憐之於是倍道趣潮
聚諸儒生譚經學諸儒人相勸亡倍陳公朞歲移
信州倅距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南昌亡見遷吏
態已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爲副使踰年而遷山西
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而又遷浙江左布
政使入爲光祿卿既 上皇子生賜祖文官銜一子

太學生吏部言南贛關撫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
品又遷日左使當爲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
先事見嫌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
史王守仁束約定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授之
捕鹵盜魁相戒避明吏毋污陳公質爲也而公益頌
高皇帝大誥關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
且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　上殊非所望曰
都御史輕去朕耶吾不用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
張潤章拯相與劘切爲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
先生書希濶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閭造公公庋其人

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强飯
之曰余田父甘也公又多語刺刺是非咸逡巡避去
所寢卽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御亡易第
令敝以絲綫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或
相率摘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膝
問爲嬰兒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既者病且亟捐
私田三百爲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與乎所以益
子孫侈者公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淮墓志銘　延綏

公諱淮字巨川小泉其別號也生有穎質未冠補邑
庠弟子員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甲戌登進士尋丁
內艱歸服闋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儲太倉公廉明
允屬吏畏而愛之及滿相率列狀保留司徒公因加
器重聲譽遂彰尋督儲密雲有中貴怙勢於公獨心
服更加禮重尋督儲德州知州某素兇詐沮撓儲政
公諭之帖然乃疏其惡於朝竟置之法事竣奉命監
督南畿兌糧百八十萬石舉完無愆期擢貴州司員
郎尋擢山東司郎中總理遼東軍儲遼爲巨鎮歲支

支百二十餘萬多資鹽引豪商憑藉朝貴率空手占
窩取厚利軍儲大損公下令有見貲方與引諸豪猾
怙勢恐喝公曰吾不畏也咸吐舌縮首去請託遂絕
及明約束嚴稽覈平出納祛積蠹軍儲大充將士感
悅一時聲稱翕然咸謂公可大用矣事竣擢四川布
政司參議未發以才優改陝西分守河西兼督糧餉
公治如遼東而總理益密勞瘁有加時詔使勘土魯
番入寇邊情恭中有陰使之者欲假此報執政私忿
將起大獄邊事幾大壞公與巡撫唐公澤據理持決
極論夷情奸欺國體當正邊情至重不可再壞所使

不能奪疏奏河西始安擢陝西按察司洮岷兵備副使總制王公以公熟諳邊情奏留整理河西事務兼分巡督餉責亦緊重公竭力應裁百務咸舉而勞瘁益甚矣尋擢陝西布政司參政歲大饑䝉方撫陝委公分賑公遍詣村落給食不舍晝夜至廢寢息有勸者曰吾一人不足惜如億兆何至丞壽遂以過勞嘔血數升猶力疾卒事會延綏撫臣缺廷推以公名請

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命下而公疾甚乃輿歸聞喜未及赴任卒壬辰三月二十七日也距生成化己亥享年僅五十有四云公天性孝友

入仕以親養不逮歲時享祭人不忍聞事二兄極誠敬俸入不自私撫孤姪如子長卽誨之弗克肖至涕泣諭之至哭於祠墓復誨其姪孫底成立居鄉以行誼自厲頹垣疏牖晏如也平時縣官罕見其面近世未始用與馬素潛心理學與諸生講解經義必體諸身心參及時務期於可用所至執經問難者不遠千里乖其學有本故所至建立卓然所著有詩經童訓辨疑其稱於中外者炳炳若此予則尤見其規畧恢弘條理不疎志慮堅定操履不爽律已端嚴而與人不求備取善疾惡而怨怒不宿留故累司財用人無

間言所至雖武夫悍卒莫不傾心敬服涼州有父子異居致訟者公反覆譬喻咸泣復合所謂全才公不忝矣　上方將大用公而遽爾淪逝惜哉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黄巖劉公㦤墓志銘 見附

費 寀

公諱㦤字舜咨別號黄巖世爲棗垣人曾大父端領
鄉薦授寗雲教諭大父潔領鄉薦歷監察御史終浙
江按察副使父鳳儀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俱用伯
兄紫巖公貴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張氏封夫人寔生
公夫人就館時夢紫衣人餽寶劍因以小字命之公
生而岐嶷異凡兒稍長益刷拔從大父遊京師所接
識多海内英儁學用夙成歸補邑庠生名藉藉動三
晉庚子舉於鄉明年辛丑舉進士與庶吉士之選益

肆力讀中秘書期成鉅儒余時亦從公後心憚之癸
酉授兵科給事中丁丑聘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辛
巳陞刑科右復陞戶科左 今上登極更新庶政有
詔起用太監蕭公敬公上疏謂臨御之始不當先舊
用閹竪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辭意俱烈疏入不報者
累日人咸危公公方引義從容而 上亦察其忠弗
譴京東民田爲權倖所據民不得訟事聞命公往訊
至則按籍悉歸之民權倖斂跡時以爲難是年以紫
巖公爲少宗伯例改翰林院檢討丁内艱甲申服除
史職與修 武廟實錄事竣當加秩而公忽得外補
謫州大名人以爲異而公處之愈閑至郡折節親縉
書事長吏惟謹長吏益賢之暇則葺元城書院進諸
生闡經義興尚文教彬彬多成材焉丁亥陞南京宗
人府經歷歷南戶部郎中江西按察副使改提
學河南陞貴州布政司參政調陝西陞山東按察使
所至有聲嘗錄囚釋其冤數百乙未夏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保定畿輔重地俗悍喜鬭歲薦
饑民或聚爲盜公至則按捕之節用愛人緩賦驅蝗
民賴以安提三關邊警叵測公飭兵食屯要害數親
巡視慨然不勒居燕然之志居三載虜不近塞輯寧

保障之績民至今頌之公又疏治運河葺修嶽祠稱
旨數膺璽書褒美錫賚加渥方駸駸嚮用乃爲言官
誣論公遂懇疏乞歸歸六年忽遘疾不起蓋嘉靖癸
卯正月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黄巖集金陵稿恒陽
集處州錄大名吟奏議七卷

右僉都御史徐公錦小傳 順天 葉照

君諱錦字章甫號楓岡生而穎異慷慨不羣攻儒學首膺文宗之薦正德丁卯中浙江鄉試[illegible]登進士除福建甌寧尹痛先人之積學早世以清白揚親蒞政清嚴秋毫不取私邑有行都司軍民雜居君嚴約束罔不帖服界隸司府往來員役聞君之名不敢輕詆公所邑戶豪負險深谷積逋不輸於官君諭以義豪悅且信遂效命無或胥梗至於均徭役以除宿弊蠲冗費以濟民難人多利之歌頌恩德御史相繼薦於朝有公明廉能之譽甫三載天官卿以君治平爲

天下最徵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老成明斷望重南臺尋轉雲南道搴搴諤諤益勵風裁奉命按淮揚及廣西等處惟整飭大體不事繁苛按藩臬虛已咨詢以濟時宜靖江藩府怙勢虐民莫敢誰何君疏陳規制裁之以法即斂手屏迹不敢恣事竣會建仁壽諸宮奉勑督理同事多中官每索取常例不一滿望則多端阻勒君委曲開諭備述官民輸運之艱中官爲之感動反從寬恤時 章聖皇太后屢賜茶宴金帛以勞之屢荷殊 恩錫以明倫大典無逸殿碑文諸書 上嘗錄公名於屏風曰此宜可大用既而陞

南京大理寺丞斷獄平允多所寬宥尋陞太常寺少卿聲威益振庚子歲會推順天巡撫上覽疏爲中官曰少卿徐錦得非向御史也親筆注焉獲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兼督理薊州邊備蒞任踰年撫養士卒邊城不驚及沙河大工成進俸三品人皆旦夕以公輔期之値辛丑星變引咎自陳乞休恩賜致仕家居每遇 聖旦必夙夜具朝服拜祝於庭暇時携酒歌詩不干戶外事賦性寬和與人輒平易未嘗以貴顯自大朝野咸謂君再出以柄樞要而距不可作矣寔壬子二月十四日也

僉都御史李公宗樞傳河南　　喬世寧

宗樞字子西金寧武將軍耀州司候烏古論遠可之後也父恕弘治丙辰進士歷官貴州參議宗樞舉進士授知諸城諸城多衛官富室豪奪民田宗樞懲其尤甚者一人餘悉自歸民田民盡復業以治績擢御史按宣大陳邊務十事　上盡采用之語在集中已又劾都御史汪鋐不法狀與其黨蔣汝臺中未幾鋐遷太宰卽陞宗樞穎州兵備僉事寔欲考察時譬之乃宗樞穎上名益著御史薦者十有三疏鋐竟無隙施焉鋐罷乃陞河南參議副使會　上謁陵承天諸

守臣率以罪繫乃遷宗樞參政頃之再遷按察使有扈從功方召用以毋憂歸會虜入山西大掠至平陽撫鎮多以不職譴罷時太宰與科道官舉才臣當事者十餘人皆首列宗樞俟服闋補先職無何卽遷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宗樞習知大梁事乃盡禁諸服用奢僭與豪姦倚王府爲窩者一時大梁肅然又檄諸郡邑條百姓所苦樂將一切書便事會病卒不果宗樞性穎慧口吃有濟事才交遊間情儀殊厚詩以初唐作字學章草俱成家有詩文集傳世子燾已□人三十四年以會試行會地震客死閿鄉

僉都御史陸公坤傳河南

公名坤字秀卿嘉善人讀書恥爲時師訓詁皆以人心物理與聖言融貫非可離而二之欲求畧去名筌直執往哲而發憤篤行誼尤以氣節爲重人或相目爲腐儒公曰吾腐吾腐不敢也嘉靖丙戌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道自河間郡守某見公貌頎頎不善抑遜心惡其倨乃送一厲館居之館僻在西遠妖魅所窟誤入其中者輒死公不知其愚我也誠之而入比暮輿皂慄慄告出唯二童子翼既寢夜半有聲剨然已而崩山裂石之狀其怪頎然而黑不知其長幾

許植於臥榻前公怒甚以手擊之大喝曰何物妖魔敢爾須臾遁去院宇闃寂如故厥明門外候吏皆號兢俟內音公偶睡軒日高不起人人私竊其爲泉下人無疑矣頃之故倚偉然陞主事坐堂上竟無怪狀於是郡守聞之大駭心知其非常人比至南都審刑多平反有獨見以濟法所未備既而居父喪闋鄉人有欲引公者公不應補北刑部又乞南改南武庫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羨金人易乾沒公辭不歿封以發人頌其廉下無間言擢常德知府以治最改岳州岳州大饑公不待奏報發倉廩以賑民賴

以生活者數百萬計時楚中災傷極甚每御史搖部
所至則饑氓匍匐扶曳龍鍾將什衣不掩形流離困
頓羸尫馬前號哭不已御史緩言慰遣心實慘痛偶
無良法以速死其死也及抵岳州境内晏然則未有
以荒歉告者心大異之又地逼江湖寇盜出沒時仍
饑饉之後不聞賊警於是稔知公先事預備慮周生
民固極盡安輯之力矣御史又察知公寒素澹泊不
求榮進爲政無赫赫之譽此其心與古循吏無異遂
上書薦之於朝　世宗皇帝軫念元元特重有司之
務實政者乃曰守臣擧爲予一人綏萬民績可嘉其

用顯擢以勸來者遂拜公太僕少卿加御史俸一等
於是天下皆知　上意所向爭相奮勵以治行自見
其風四方而激人心由公得之也既爲太僕盡心牧
政收政以擧自太僕徙南鴻臚自鴻臚徙南光祿稽
檢會計條緒具悉内豎有典其職者無緣爲奸宿蠹
盡除而四署一新矣會河南巡撫缺郡公以右僉都
御史往撫其地公受命感奮自効冒暑雨疾行比入
汴遂大病乃嘆曰宜勞畢命以上報　天子徵臣責
也其不得竭犬馬之力以負初志臣死且有餘恨不
得已乞骸骨歸歸三月而卒年五十五所著
有風雅輯畧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鉞傳　大同

侯鉞字義甫東阿人金丞相摯之後也爲人魁岸有
大度戟髯電目狀貌如神論事侃侃口如懸河慕賈
生陸贄之爲人也資質殊絕讀書日以卷計率三數
過終身不忘擧嘉靖辛丑進士請告里居三年請關
授工部主事奉命修玄思橋於涿州之南監修中官
上其估百萬鉞爲上書指陳其狀乃二十萬而足擢
本部郎中出爲山西屯田僉事有詔築龍門邊五百
里衆以虜所出入相顧莫敢往鉞獨以身任之一日
虜大至左右請入城避答曰吾舍數萬丁夫獨先安

往乃驅民入城身爲之殿夜至宣府城下有老弱避
兵者復數十萬擁門不得入鉞乃坐門外盡入居民
而後入再擢爲山西副使整飭陽和兵備大將軍仇
鸞行邊司道皆伏謁鉞獨長揖不伏鸞初不悅及進
而與語縱横指畫旁若無人鸞奇其材謂軍門曰此
中嶽嶽侯君一人兵備三月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
同嘗一再遇虜有首功百餘級未及論功會總兵岳
懋以兵部尚書趙錦劾鉞視邊軍敝不請餉乏軍興
逮下吏治因諷鉞自辯欲令歸過戶部鉞曰事有不
可吾寧身任其咎不敢爲朝廷起大獄竟不以戶部

爲解削籍罷歸田里常有袍戴笠乘一白騾從蒼頭一人遊行隴上與田夫漁父抵掌笑謔至揮觴相娛樂遇者不知其故中丞也時塞上多事鋮有重名廷臣部使交章奏薦方有詔召遂卒今祀學宮

右僉都御史麟山李公良墓志銘　宣府

張鵬文

夫毀譽不公良臣解體忠佞無別志士寒心今朝廷有忠直之臣而或以疵類疆圉有功烈之臣而或遭掩抑故賢士不能盡其誠而國家不得盡其才正以此也往歲經略邊事之臣莫如李公麟山先生卒以間去至今人惜之先生諱良字遂伯其先洪洞人始祖李二避兵長淸家焉二生德德生斌斌生勝勝生儀娶張氏生先生繼母許氏爲人忠信仁厚豈弟孝友勤學以養父志備物以奉繼母戊子領鄉薦己丑第進士筮仕漢中府推官平妖寇擢陞河南道監察御史以不奉時相改評事歷陞陝西僉事山西參議副使河南叅政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蓋先生文人而究心武事故其勳伐多在關隴兵戎之間凡所以爲夷夏之大幾社稷之大計必悉心經理要必爲天下長久之法故在陝西禦套虜有黑水口之捷總制松石劉君表其贊襄之功在山西守巡冀北道外禦强虜內制横軍邊圉晏然百姓祠祀之在宣大六年知形勢明戰守習訓練一膺巡撫之寄卽上奏疏無慮數十咸切肯綮又見屯戍單寡建

併守之議鑿鑿可行已酉之秋虜寇薊入非先生畫爲調度將不知何所底止也然其執法守正不阿時好獨見短於權要議當回京調用而先生滿懷志不可奪矣居十年惟課農教子焚香讀書表率鄉俗以居家守禮居鄉守義居官守法爲訓所著有文稿若干卷藏於家屢爲推㠯平操江巡撫之任先生厭聞之戒客勿須白也嘉靖辛酉夏五月卒年五十有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時春墓志銘

徐階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以疾卒於家明年五月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鑑川王公爲請卹典有司循故事得賜祭一壇於是予西望拜且哭曰嗚呼予負公矣予負公矣予與公交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今予方在政府又幸際　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亟薦公使竟其所欲爲予負公矣予負公矣公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

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鬪以長鎗大斧卽俺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而亦頗訝其尤輕㪅其太銳然自邇年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自將畏愞不敢一言戰政日以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痿漸入於不能起予以爲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裨益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暁然

者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故委曲爲白其所以然冀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忘其遠卒甚不獨予負公卽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數然耶公幼與群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褎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　世宗皇帝用予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

督鴈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禍以在山西撫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纔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淶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公官聽調迄今十五年予日思薦起焉乃竟不克遂虜固未嘗滅耶何公之難於用也公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如司馬子長李太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劃衆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郎中疏請禁近攻三

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絶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公則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予所以深慨於負公也公諱時春字景仁浚谷其號祖福以國子生爲平谷丞考玉霑化教諭贈編修母許封太孺人公卒時

年五十九銘曰龍與而雲茀從伯樂與驥幸相值今而不克收以爲功世方貴紉銜而干將鎭鉶曾不[illegible]與鉛刀並庸數耶人耶吁嗟乎公

石僉都御史山峰阮公鶚墓志銘　原題

李春芳

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諱鶚字某號山峰居士系
出步兵晉黃門侍郎遙集自陳留受節鎮皖樂山山
之勝因家焉歷唐諱樅江者以大將軍顯宋諱師簡
者以進士顯文武後先輝映由進士五傳而生暹暹
生廷瓚人稱愛雲翁則公父也愛雲翁少孤嚴事其
兄讓千金產有隱德沒祀於鄉後以公貴贈南京刑
部主事配吳氏繼董氏俱贈安人正德己巳歲大祲
翁傾貲振之所全活甚衆無不頌翁生賢子者已而

母吳以是歲十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之夕室有瑞
光始為兒時端重不戲六歲就外傳輒問曰讀聖賢
書不當學聖賢乎傳大異之嘗作燈花賦以見志長
而博綜經史百家文聲籍甚嘉靖甲午以儒士中應
天鄉試乙未遊南雍少司成歐陽文莊公方與諸士
講明致良知之學公聽受而篤信之曰學不在是乎
自是盡棄平日馳騖之見而反之身心矣甲辰第進
士觀吏部政會星變上疏乞崇廉介以抑奔競不報
太宰熊公某獨亟稱之乙巳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
明允精於讞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姦公暴其罪竟

置之法時有殺人而櫝於市者都下譁然莫知其由
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疑焉宽其
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才名大振三載奏最陞
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光祿光祿多中貴人憚公風
裁省浮費且十萬計地震應詔言七事多見採納己
酉巡視倉場兼理河道蘇暹卒立議覈劾罷漕帥之
不職者漕政以肅明年案順天諸墨吏望風解印綬
去任丘進士王聯豪橫數殺人擬大辟乃摭拾胡公
纘宗詩誣奏誹訕　上怒逮下詔獄并逮撫按藩臬
郡守三十六人公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劾誣搆

之乎漸不可長乃極力調護其間爭竟得白尋改畿
內督學公以首善自京師始正身帥士士蒸蒸然嚮
風諸所請謁悉謝卻不避權右庚戌虜入犯至薄都
城下公適校士涿州涿固都城要地也公遴率生徒
張皇號召士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十事動中機宜
當是時公職在俎豆不與兵戎乃毅然以憂時捍患
為己任其康濟之弘猷已於此露其端云癸丑擢浙
江提學副使頒示條約一如畿內而因地裁成之得
人為盛浙方歲苦倭寇甲寅尤甚公下令諸生操弓
矢習射作忠義之氣乙卯夏省城戒嚴撫臣檄試

立抗防守公嘗守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
入避至還關觀他守者獨無追追蹂躪之慘民咸德
公焚香祝天曰安得此公開府以活百姓耶丙辰陞
廣西右參政臺省交章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　上
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聞命卽展布
方略誓告將吏四月賊攻乍浦追斬皂林賊奔桐鄉
公冒重圍入桐鄉方賊之圍城浹旬也多方攻擊而
公亦隨機應之顧孤城力乏數請援於總督胡胡不
應城中危甚卽睢陽之急不是過也賊又持總督紅
牌抵城下議和人心搖惑非公抗議固守鮮不敗者

少宰松溪程公序平夷碑亦謂公有睢陽之節武穆
之忠以此久之賊計窮遁去五月賊陷仙居公又募
金台諸郡兵分疑設伏凡三戰大破之而賊首徐海
黨與衆盛復集舊巢時趙尚書文華出視師與總督
胡共持和議乃公獨銳然決戰會言官上疏罪議和
者詔下專命公勦平公得報益自磨竭命奇兵四伏
五兵突擊賊遂大敗四竄巨魁陳東麻葉辛五郎皆
就擒賊又奔據沈庄憑險自固若謂必不可破而主
和議者猶觀望不進公大怒曰不滅海尚留根蔓乎
檄諸道分兵四圍夜渡濠薄賊縱火焚其巢自寅至酉

力戰俘獲甚衆徐海始就滅功最稱奇而讒忌亦自
是漸起矣公顧一意向賊謂諸將曰寧波鴈門久爲
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奈何安枕耶遂夜驅水陸兵
並進大破於蔡奇山獨山大潭山水戰於清港洋丘
家洋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斬殆盡自是兩
浙三吳始得休息矣　上賜金綺者五進秩者一方
鄉用公而忌者愈忿謀奪公柄移公專鎭閩是時閩
寇方張而兵弱財匱私計可以困公而公不爲困丁
巳春公發浙江倭犯福寧公抵建寧倭犯會城已而
犯福清犯海口羽書狎至公日夜治兵儲糗愼選謹

諜而於先路陷陣之士不惜重賞往往能得其死力
遂奮擊賊衆於古源陽崎長樂港閩安鎭凡十餘戰
計往返不過數月捷書飛奏　上大加獎異奈何忌
之者方謀傾公乃指摘公糜費儲餉肆爲蜚非風聞
論劾遂被逮至京然募兵壯造戰艦捐賞予卷牘具
在有司可覆視也卒莫能中傷落職歸角巾私第絕
跡城府東阡西陌朋舊過從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
會有論胡督府宗憲侵浙餉者復波及公公疏請兩
省互覈而人多依違其間迨隆慶丁卯公病轉劇伯
子某伏闕陳情於是大司徒馬公森大司馬霍公冀

合疏題覆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雪乃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有九耳嗚呼天亦忌之人何尤哉余嘗讀陳平傳而重爲公慨也平事漢謀所以撓楚者請捐金行反間高祖與之黃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出入卒間楚君臣滅羽垓下由公觀之使平也生今之世身且不免又安能吐六奇而封萬戶哉今按中丞五臺徐公紳狀叙浙閩事獨詳有以也浙之士民思公之德相與立祠俎豆公夫豈可强致哉噫此益足以觀公矣若夫勸副使李某同知唐某以全善類哭送南野先生旅櫬以敦師

道不拜仇咸寧不附陸都督不謁趙督察以勵士節皆狀中所稱述者自當信後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汝諒墓志銘 遠東

寇陽

侯汝諒字叔貞號松亭公幼聰穎不羣讀書過目成誦爲文藻思逸發操筆數千言立就弱冠領鄉薦戊戌登進士高第己亥授戶部主事監太倉及三河諸倉正己率下出納明允宿弊頓革總督侍郎胡文江巡邊諸監倉者率有厚餽張盛宴以媚之公獨無後餽者多敗時稱公有守甲辰陞雲南司郎中司務繁劇公才既優應酬如流吏不敢欺內用金寶當事者率通鋪行倍估高價因爲已利公裁其直之半省帑

金甚多外戚方氏奏討祭葬及庄田七百餘頃公以爲財力土地有限而覬奏討者無窮弗之許方託所親哄以利公峻拒之且疏稿白於大司徒蕭庵王公王難之公曰設有利害郎中自當之疏上命下竟減其請之七八貴戚咸怨公公亦不顧也乙巳陞南陽知府公嚴以馭吏惠以愛民抑强扶弱興利除害唐府求儒學隙地以益園囿撫按檄公勘之公曰府地尚捐以助學可侵及學宮耶事乃寢朝覲給由赴京公私餽遺一無所受撫按交薦其賢庚戌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值莎亭翁卒於南京公聞訃號慟即日奔

赴護喪而歸服闋癸丑復除陝西分巡關內歲大歉
公調度賑濟全活甚衆地震異常人多歷火刼奪蜂
起公循行禁緝地方賴以無虞丙辰陞河南左叅政
至汴即入賀丁巳陞本省按察使振肅紀綱申明法
令豪右斂迹激揚得體風清弊絕人望益歸入覲事
訖已未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地方
連歲荒歉餓莩載途又值兵宄百務蕩然公夙夜焦
勞匡濟時艱危言懇請數萬金糴米數萬斛賑之軍
民賴以全活復請通登萊天津海運公私稱便招集
逃軍修復墩堡督造火器訓練卒伍軍中之務畢習

殫力誠無遺策焉虜雖數入多遭挫刼而去屬夷內
叛勾引醜虜爲患事體重大莫肯執其咎者公抗疏
婉言條其便益計擒首惡果力箇等四十餘人功收
不戰羣酋授首事聞　上嘉之有白金文綺之賚公
孳孳爲國約己䘏民用舍惟公賞罰惟明嚴以繩貪
勇以起懦軍民咸悅朝鮮貢使有渴鵠之詠先是與
總兵者不協互相訐奏奉　旨回籍聽勘中途患疾
抵家調理不痊於辛酉年七月二日卒距生正德乙
亥六月九日壽四十有七云

僉都御史荊川唐公順之言行錄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荊
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庵內閣
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年少筞仕守己
當嚴竟不與遂置二甲首是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
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其人亦甚高心服之嘗曰省
元狀元人品每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爲兩榜首省元
狀元每相忌至於掊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
奇也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勞
瘵而學問文章俱未有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

自立之地不樂居官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
無赴官意以父有慄公敎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
調考功居家時恭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適
關節罷[illegible]不時用先生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
其人知之羅峯桂公改[illegible]爲翰林部中首舉先
生兼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
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之作心服之而先生
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若終少自得之趣先生
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
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

宪倒嘗陞[illegible] 先生不欲受又以羅峯變已將遠其禍
遂告歸張橡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著其而於
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
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錙官庫積先生所卻至三
千金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今上面諭宰臣起
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先生自是
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官於其地者
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都者必先禮於其
廬以得見爲榮劉薦殆無虛日獨侍御雲川舒公之
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師道以經濟自任立朝著謇

謇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
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先生之真矣先生
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
同而其[illegible]行[illegible]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
今之儒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
歷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
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后文字更何
如耳先生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
無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
固甚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茂露

者然[illegible][illegible]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末
若不甚道雖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澹不
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一救
援窺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
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
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寗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
奴犯擾流血東南先生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
有懷公喪而趙公雨江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
生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
歸朝首薦先生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陞

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書促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即陞本司郎中陛見後即
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
不平請挈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挈郎中十二月先生
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
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
洋至蛟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
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
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
巡撫李克齋告急胡總制撤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

江北虛衰重地乃以三沙賊巢壁堅守身往江北與
李公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
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
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
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
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
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
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
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
方倚任十一月勉强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

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
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
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於內倭寇乘之則
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而先生治軍
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
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
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
不起矣二十九日也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
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彼彼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
而先生氣絶

荊川唐都御史傳　李開先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伯誠伯誠
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府有政蹟
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
貴號曾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任爲戶科給事中以
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貴子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
晚號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
府知府娶宜興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幼
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誦書不成

熟寫字不端楷父即撻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
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爲宕子乎唐子由是
斷厲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庵
葉林而憲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
業可繼王文恪戊子鄉試第六名己丑會試第一名
廷試二甲第一名御批其策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爲
榮會試卷見者以爲前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
理意深辭雅而意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
體如圓不能加於規方不能加矩矣選庶吉士一二
大臣不相能遂即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

曾經館選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
去留非體始進即能恬退如此試政吏部選除兵部
主事未久因病告歸繼丁母憂毋隨父之任信陽將
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相夫
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病
也方藥委諸塗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棺斂辦諸
承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涯呂涇野聞
而解之曰昔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
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即能升札游之堂以光
顯其母不爲優乎後王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爲說或

踵習之耶抑偶合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
綿泥途涷濘自備與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憚
見其孝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
主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掌管二考科養
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爲力而且難作
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士兩途 聖
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遂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
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既來尤
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東觀暇則盃酒款宴
或聯日夜不休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

效□□及遇王遵巖告以古作正法妙意何必雄豪尤
硬□□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
者□□此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居官尚節
緊□□方潤兼且議論英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頗服
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
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
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
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
用報出士夫駭之而唐子曾無慍色父在浙泛聞有

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
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
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
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
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既抵墟里雖犬豕亦依
依桑梓謝卻業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
以其侍從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爲村樵漁父歌詠
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若
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人衍爲精被僻一行
藏郤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有□法□

弧　弄孤矢有黄立赤黄白道變轉最爲活法
道　𡮢零可齊而氣測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替
北　與於儒生知以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
者也所著孤矢論勾股測望論乃千古不傳之秘而
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
將約之同遊境内山川蔡辭以有筭糧事相妨唐子
乃訪善筭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筭訖記其槩只數
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不移時
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筭咸驚嘆天下未有若
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

臨時猶有不得眞數者至於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
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
之身心道德經學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
經疏者無不究覽而三禮春秋尤所留心著有春秋
論禮則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𣊬廢兼補東宮員
缺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鑑言之内閣失唐
殊不愜衆望已而内旨不允再推因而及之得爲右
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東井言之内閣
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八才子者
獨少二人仍相與□□□業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

其戒予不當着某止予不出羔銀及稱子覆疏的確
迄今何可忘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閑而樂有餘不但
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
名既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庵趙浚
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　上之怒以爲意在刺
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
測矣予爲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
見言及之　聖心本無他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
奪職爲民再還鄉而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
百畝人窮返本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

透世情節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
皆通令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牽引苦窮則靡
所不爲粘帶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搖於外處則躁
熱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
能而竟未之遂閑居每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徭不欲
衆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
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自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
大戶之詭寄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筭
糧數匿處災傷主計者之覈災率十裁而爲七牧民
者之上災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逃

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二
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
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
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
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
邑歲該儹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
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
費於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
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
散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此

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居宜興
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靜居也過岳
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亦奇怪
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爲輿避巖探乃翁行
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
其爲兵部主事也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
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
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
之矣唐子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其
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婉護其意必以爲年且長

身不際此一出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
其終是不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
以薊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
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選補
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防秋輒稱
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議將降勅遣一
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督同鎮巡等官歐陽
安馬珮責成總副參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
銳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留
心邊務堪以差委遂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

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
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止
凡爲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
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凡爲區者三總兩關
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名見在五萬
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
更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
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
名夫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
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土兵慮

有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
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
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
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今乃瑣懦綿緩靡靡然有暮
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兢而閱之疲卒朽戈十
常七八力士健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
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將不沐紀律又疎守
猶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洛閼塞夜不
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
下民兵射手數百人斟在幾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

熟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
烈矣於是條爲九事上之定西師以分練明賞罰以
勵士雜選兵以同技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
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運便轉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
多見施行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
咎在人玩兵疲不曾大振兵威惕方督勦雖節被當
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騖於彼禍本已
深急難撲滅況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庶寮亦
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兼
以民窮則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部官一員

經畧以爲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
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查閱薊州兵馬兩
關振飭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給勑前去
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將領并兵備有
司遵奉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
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共濟時艱者即行參奏以憑
處治及將緊關海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
羣策羣力並集兼收凡有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
已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督前事未及來歲春汛之

防預爲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禦海
洋而固海岍閫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而足軍需復
舊規而鼓軍氣至於平定　廟謨則其說愈是而其
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
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譟扶官
縛吏則民變之漸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
閧然一逞則兵變之漸矣況憑倭導倭自爲倭者可
勝計耶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
招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蹊如何可以永斷其路
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爲序家顧慮

若可以便令不必以成說拘攣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猶不勝也况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次則更爲確論水中首級一顆以十五兩行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刼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者雖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爭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奉使集中所言多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遽奪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一日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距生正德丁卯

十月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桓山田頃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夭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卻自胷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欲障翳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自少負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擬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恭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窮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紛出矣唐子以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遁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

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唐氏世有其永昌矣子一鶴徵庠生能讀書肖其父所著荆川集十二卷所斬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於世同時數子惟唐子爲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殁有論祭葬予自愧删之爽文行進寸退尺而唐子今爲枉尺直尋矣鶴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志求趙大洲傳則羅念庵而表則予予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庵近亦作古人矣予嘗又爲之一傳也

祭荆川唐先生文

萬士和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秘非時與地與人之相
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
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者吾師之有
生得精靈之所會悶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萃
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闢而畀地上下數千年間於
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
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
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備邊莽吁其
離獻兮寧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
驚泰山摧而不蹶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撓蹈水火入

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
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
之奧邃觀萬物之備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
先生之一唉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
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
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棟
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益也佛
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狹窄靡不悉得其
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杻械之上而曲直不蔽學
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

而先生持之益厲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
不屑不輕易一稼廉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
嗔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
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於仰
鑽悟直參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既
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兮有聞乃豁然
兮無累取奇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
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
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曾
之唯而顏之喟蓋雖查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

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裔惟枳茂而資深時漏洩
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蹤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
續變態倔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
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奇
新衛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讐亦見善
而如嗜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
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
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
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欿然其自覩
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

所白宿習盡銷靈根如者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
永契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為祟此已屠戮之難
堪彼方斫人以為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
而況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鍥孰為尸之可
閑且蒼生之望方殷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圖
奉　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托之以撫治於
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六
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
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
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留志之欲而愈矢誓不安於

袵席乃巡方以警宗屬天哉之禍將遂猶坐而就甦
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間
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嘗
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貲仰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足
為軒輕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四
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歧
素同者或以為疑素異者則以為忌一時共事者既
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力詆
迺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萬
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臧昔伊尹之元聖尚不

[illegible]事者之議夠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讀讀者
之嗟和自蚤歲即業敬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其
心之獨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為外馳以逼
身無病為藏穢栽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冀
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防
其墜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
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隨
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跏坐於僧寺嘯之以氷壑之風
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脈之相對凡
和之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

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況闇之流慰惟先
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其
誰罪以是復於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之
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訃音遠來五
內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即逝乞身不報宦如肘繫及
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騰然魂飛魄悸乘化遂真先
生何意木壞山頹其奈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息
配先生之嗣托同心於骨肉庶黽勉以相濟嗚呼詞
短意長孰知我悲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淚
淚闇至人兮不負庶英靈之不昧鑒
一念之微忱其為我歆而卯為我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杜野趙公鉞墓志銘 貴州

林樹聲

公諱鉞字子舉一字曙寮別號八柱野人上世者族
燕山宋淳佑壬子藻公游寓桐城樂其山川築室牛
山下五世而彝道公避元季寇亂徙邑之諸市巷遂
著籍焉彝道生敏敬敏敬生信信生永芳永芳生弼
號一竹以公貴封吏科右給事中始一竹治儒生業
游黌舍久之以毋老棄去力耕佐養嘗道拾遺金訪
道者還之里中無不誦其義者配汪氏封孺人生子
五人公其第四子也公生而骨相瑰異八歲善屬文

邑令蔡公銳見而奇之置膝撫其額曰驥子神駿當
一日千里也甫弱冠游邑庠每試輒冠諸生邑令謝
公炯尤賞重其文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第進士
授刑部浙江司主事讞獄明允時稱神明改禮科給
事中庚戌張文隱公與公同考會試公力辭是歲汪
太孺人年八袠公竟以冊封得便道歸上壽還朝轉
工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時咸寧侯仇鸞怙權寵占
役軍卒公抗折不撓嚴黜閫勒七歸伍因條列軍政
六事奏入下所司議行戎政一倣仇銜之未發思中
公公不爲動會一竹計聞公奔歸服闋補吏科都給

中丁巳京察考察公疏言虞廷黜陟能使庶績咸
熙分北三苗夫考績非以威遠也然公道明則人心
正中國安則四夷服今南倭北虜警諜未息茲舉宜
飭嚴懲毋爽國是使賢智奮庸著績安攘甚盛比命
下公衆去留所抨彈咸當僉服其公戊午陞南京太
僕寺少卿專涖馬政是時民養種馬而官驗有鐙痕
者恒峻其罰公曰畜馬禁騎坐是贅物也弛令自便
民德之立祠祀焉公嘗與僚佐遊瑯琊山見農人苦
旱躬禱於豐山雨隨注滁俗耕者專仰雨澤遇旱潦
不飭備公爲文諭之民用與厲陂塘溝澮以時修浚

種穫被野滁人賴焉作亭豐山鐫之石以章久遠滁
舊有陽明書院歲久漸圮公斥羨金新之朔望聚諸
儒生闡明良知之學諸儒生習其指者皆興起累遷
南京鴻臚寺卿通政司通政太僕寺卿晉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處極徼虞瘴癘有言者公曰
丈夫不志四方乎驅車行比至貴值土舍韓甸攫司
印逐流官糾黨旅兵三省騷動公命總兵官石邦憲
率夷帥冢繼武等會勦之縶其渠酋羣黨悉平餘寨
皆刻木誓不異萌貴既荒遠東北連播州西南雜土
府民獠雜居習亂易動公圖畫便宜條奏六事皆議

行〻公廨官事如家相度城中荒土引渠走潦辟水
田潴流爲池教民習耕植貴之知水耕自公始作凬
嬉愛山諸堂與諸大夫游而樂之曰使吏於土者釋
羈思以安職業匪直事燕游也衆韙其言無何有目
其功者當道惑之調公南京用復倡議裁革聞者
公貽書大司馬虞坡楊公言不便狀且曰錢逐臣也
猶喋喋不置此棄婦願梁笱耳其忠不忘君類若此
公歸罄俸入建祠堂五所以奉先世之宜廟食者而
恭謝二邑侯則列祠於念初堂報知己也歲以冬春
二孟舉祭祭之日合宗人讀律法寓勸誡置義田一

區收其租入以供二祭有餘遍施三族周其婚嫁衣
食之不給者居恒追慕一竹公不置著哀竹操歌吟
以寄思服日與諸昆弟觴酒過從竟白首無間讓產
推分其孝友純篤蓋天性然公恂恂長者記德忘怨
與人交肝膽洞視倜儻有大度好禮賢士作宜秘洞
招延賓客廩食其來學者晩悅佳山水勝日肩輿往
來龍眠浮渡麒麟諸山灌園桐陂復自稱瓠園丈夫
預營壽藏於石鼓山題曰俟丘取修身以俟之義云
爲文章自出機軸精光百倍作幾希闡關方士論講
學諸說皆闡明理道出前人所未發詩律清遠樂府

古體興托不凡所著有古今原始無聞堂稿鶴林

九夷古事等集行於世生正德壬申四月距其卒隆
慶己巳七月年五十有八

僉都御史溫景葵傳　順天　郡志

溫景葵字汝陽大同舉人也其文行爲鄉表令長山陞御史守蘇州並有治績嘉靖庚申邊事孔棘兵道初設乃日朔州道移任朔制運籌詳審精密任四年政兼百善專愜人心功垂世軌如穀賤傷農立爲糴貯法因軍餉對支掠害商人立爲入倉法因將士重負行糧逼貴立爲稽塗法因後府催徭殘坑衛職號准爲徑解惜薪司法修建昌營劉家營石門寨半壁山等城爲邊壢保障未再閱月新郡城樓七座處置有方財不費而居民不擾爲重鎮偉觀邊八庠士館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頁十六

之孤竹書院聘師豐廪嚴程課如親子弟然聯登科甲皆出其門約軍衛而寬嚴並用遇士夫而恩禮兼隆在任四年圉肅清而民安堵加叅政俸癸亥之變總兵陳及督撫重譴朝議難其人科道交薦特擢都御史巡撫順天其澤及永尤深居二載告病歸今人亡而澤不泯歲久而思念深云

右僉都御史王鎬傳　寧夏　永平志

王鎬字宗周灤之陳里莊人也父璋爲義烏丞母李氏感異夢而生長七尺如神英規比玉家世故殖爲友人周舟之難以貲備償歲自喟輟耕而以業事母嘉靖壬午舉於鄉嚴嵩爲司業欲收之門下不顧已丑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廷尉推重之疑獄必屬焉京師有惡少誘宦家子淫博失千金廷正欲重惡少罪鎬舉古人言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其厚積必貪婪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如恣歸於人廷正善其言而止居二年贈父母如制改山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頁十七

西道御史首言追崇之禮出自　聖孝議禮諸臣不過將順而已何敢貪天功以徼榮自私當時中外臣僚群起攻之未必無所見何至廢退者未起禁錮者不釋哉疏上人爲傷懼而不恤也初按江西典試事所舉皆知名士或有私相娼者鎬曰寧得罪於一家不得罪於多士竟黜之而相不銜世以是兩賢之再按河南論其屬曰當興不興者爲善人遺害也當革不革者爲惡人殖利也下令獨賦鏹出餘帑大築黄河堤連護十城全腴田萬頃境内人材不遺姓名舉之而皷勢行私者抑焉京營目徑萬計蠧利不可勝

抜而提督臣爲宰執肺腑蒞人莫敢何問鎬巡視
輒奏去甚者宰執銜之出爲山西副使兵備代州邊
有警而代當銜鎬備禦免虜患而銜者已嫉學其間
左遷湖廣參議提督太和山至則督發中貴人賊弁
入以天神日之轉山東山西副使甘肅行太僕寺卿
兼備四道戎馬貨胡馬入百威武大揚轉山東右參
政駐節萊州府郤羨金四千兩轉湖廣按察使禁戢
宗室爲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巳卽投櫝
中封之或於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櫝取書還之
貴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而吾安敢低昂耶後書不

吏來至於祿糧調停咸足之轉右布政值左轄缺攝
事論諸解銀者入則所司緘封進出則原緘發之惟
厥參端坐懸衡謹權錙銖無所移羌庫不得與是時
倭寇猖獗爲繕城池備守具給餽餉檄土著子弟往
出奇設伏左右翼繫殲之沉大艘數十擒斬俘獲無
一東還者論功當超遷一級廢于不行間止得賞銀
幣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入境條有斬獲會楊褱
毅公初入吏部首推之欲擢貳司馬相于世蕃大恚
曰楊初入吏部必先舉王某者私也亦甚輕我且抑
之喉給事中某論之云素履雖不玷於清名今日

難堪乎重任當召回京別用旣入京遇嚴相長揖而
巳送乞骸骨歸與兄同居貴不置私橐視猶子如巳
出終世未嘗一言于有司遇親舊有婚喪者輒助之
而佐士之不給撫按交薦無虛歲以年至而堅臥矣
隆慶戊辰不疾而卒萬曆改元覈邊功賜銀五十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先生吳公維嶽行狀

貴州 汪道昆

先生諱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姓吳氏其先自淮海遷宋南渡居孝豐明興先生六世諸祖並顯其一歷通政司參政其一守萊州至大父吏部公家大起吏部公二子並登進士長公麟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使以親老歸次公龍由吏部郎中歷參政吏部公賜爵如子配張氏封宜人當是時門戶赫然盛矣宜人夢天女授美子曰帝畀汝孫於是冢婦方恭人有身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舉子宜人音夢庭下立柱石

千仞上屬於天長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則以爲貴徵也因命名奇之先生頎而莊英氣勃勃始就外傅日誦數千言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嘉靖丁酉鄉試先生以執禮舉第五人明年舉進士除江陰縣令操法得民會沙賊僭號反崇明與縣夾江相距縣故無城郭先生躬率甲士謹備之賊無敢犯江陰完境内三載　召得刑部尚書郎先生明習法家主部尚書奏讞詔定問刑條例部尚書眾以屬吳郎於是吳郎具藁部尚書薦上之大稱　旨著爲縣令庚戌虜大入部收兵部尚書坐吏議[illegible]

議者吳郎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發耳不[illegible]然獄中獨多吳郎慮囚江西囚得從末減者萬五百仇者侵徐滚母塚滚殺之先生當曰滚以母故殺人且侵塚在辟滚得免劉福德讓里媪子不孝里媪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媪子先生當曰誅不孝奈何與不孝子等從邪從輕議釋之朞月而徧部中法無不當既歸省居大父及父母喪泣血三年自幾耿衷畢補駕部尋轉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先生下車操功令唯謹謁闕里徘徊洙泗鄒嶧之間撤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定約法勒石學舍宣言曰建首善請自三

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左右文行無不當於人心追祀名宦鄉賢表章節義齊督之士烝烝鄉風居五年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尋進江西按察司按察使已復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言者謂三省並建撫臣請罷督府廷議貴州當楚蜀之衝令巡撫具文武材其以川東湖北轄貴州罷督府便先生上便宜五事　上納之貴州半雜夷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徼偵察之縱民吏懸賞格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若干人保界分區界内有犯坐夷長於是諸夷無敢竊發遊

乃逼夷酋楊珂仇其叔進雄據六洞先生則以進雄
故立珂爲後後有子欲殺珂諸夷將釋憾於進雄無
所發珂急卒憾者詎進雄歷十有七年當事者議未
決乃授有司方畧責珂降珂乃面縛伏辜待以不死
事　上詔賜白金文綺論功有差於是先生部署諸
夷法不軌者苗王世麒叛清浪宋廷武宋鵬宋鸞叛
草唐王阿利等叛平伐先生策曰世麒祖父逆節父
湎天誅乃今濟惡不悛亟誅世麒以正國法諸宋由
爭襲起黔蜀觀望三十餘年出其不意急縛之一旅
足矣平伐負固爲虐可襲而擒於是斬世麒捕廷武

鵬鸞俘阿利境內悉平會有人言先生以改南去先
是先生聞仲弟維庭病甚則自江西趣歸未至而仲
亡哀之甚會程期急尋以單車赴貴州居常念仲不
忘食浸減驛書至先生頓首曰臣不幸有狗馬病使
臣得歸骸骨終餘年　君之賜也先生強直方正不
取苟容初對公車長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
謁心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間且薦高等故人賤
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
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齮齕諸縣官暴甚先生
倡言曰　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illegible]

[illegible]而峨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
爲郎吏部尚書熊公浹請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
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鈐山詩先生固辭
謝留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曰僕待罪
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開相國坐泰安州試士良御史
薦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潘臬大夫畢
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留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
京口前驅不避御史陳之　止遣使者出貴州使者
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嗟乎直道不容
即明時不免耳始歸田里季弟維京亦自禮部移官

先生語曰吾結髮入官齒駸駸矣自今惟日討諸
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祖此吾事也季齒壯其毋
忝先業以報國家比年讀書灌園將以家食老矣季
轉南京刑部省先生於家會先生哭嚴氏女過哀病
大作踰月而病革召季及諸子屬後事語甚詳顧謂
鄉人某子甲往饋朱衣毋以斂乃瞑先生家世恭州
顧折節務恭儉年少嫺於文學終身不衰始從宦京
師執舉子業師事袁郎袠莊郎用賓既而講德修辭
師事毗陵唐太史應德從毗陵諸令善臨川徐良傅
臨朐馮惟訥從諸尚書郎善濟南李攀龍江東王世

貞武昌吳國倫廣陵宗臣朱曰藩當是時濟南江北
並以追古稱作者先生即遂遂師古然其持論猶宗
毗陵其獨操蓋有足多者乃今遺文具在大都載奏
議及歲編中

僉都御史楊公豫孫傳　[illegible]廣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穎慧强記博極羣書
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即秋居無燕褻之容與人[illegible]
傾肺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
鄉試登丁未進士釋褐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
部祠祭司員外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
學副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
交一語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
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

夫欲求知華亭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
能遣乃力求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
政務諳識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
下官勤款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
束濕毛鷙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
病卒官遺命家人無受賻贈以浼我平生其後上下
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己峻潔至死不渝如
此所著有經史諳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祐墓志銘 大同

葉向高

公諱祐字淑修拙齋其別號也東萊掖人五世祖寛
有隱德寛生宣宣生通通生眞眞生廷佩是爲公父
眞廷佩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
公幼穎異絕人日誦數十萬言終身不忘十五補邑
弟子員聞於江萊峰周公負人倫鑒持刺平度州挾
策往師焉周大相賞譽諸生崔桓者有俊才周語崔
若當北面劉生其他固無能先若也未幾公遂舉於
鄉後若干年崔乃舉首世以周爲知人公既舉益砥

力於學越三載爲嘉靖癸丑成進士授中山司理祈
獄明允登薦剡二十六以高第徵入爲兵科給事中
侃侃言事無所迴避歲壬戌選庶吉士進士某者其
父方貴顯賂相嵩使爲地公直疏其事且引昔人所
論九品中正之弊爲喩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上感公言詔罷選嵩擬試題進怒擲之地自此有
逐嵩意矣都御史某嵩黨也撫閩多不法公疏劾之
幷總戎二人皆抵罪中外肅然隨以贈公憂歸毀甚
除服補吏科屬大計所彰癉悉當輿情四明宿司理
嘉興候太守被言公力爲申救得免其後二公並

至大僚驗歷有聲公所爲保持善類多如此轉刑
右兵科左已出守淮陽故事左右諫不當守公爲
則以前貴顯者方柄銓修郄左公公怡然就道至郡
首葺徐節孝祠梓其遺文以示風勸列矣某建節督
漕勢張甚前二千石皆伏謁公獨長揖山陽沭陽二
令暴横爲患按其罪罷之屬吏凜凜畏公如神明乃
其民愈親公有訟者公涕泣誨諭輒悔罪解去郡逋
賦十餘萬公奏蠲之淮人相率祠祀治平爲天下第
一當事擬有異擢修郄者欲撓公則語當事淮陽守
信賢第氣豪甚宜稍挫以潘臬使老其才遂晋浙江

按察副使備兵淮陽時海寇犯騷公日夜治兵逐賊
島中再戰再捷聞賜白金文綺通泰鹽徒縱横出
沒至執殺官校公謀誅之或懼挑禍公曰縱賊殃民
如職守何即不濟願以身殉遂以除夕進兵夷其巢
淮楊民始安業晋浙江右參政分守金衢吏民懇留
兩臺使者聞諸朝詔從其請以新秩視事僅七浹月
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爲九邊要害
地去虜最近猝酋俺答吉囊方相繼深入陷石州屠
昌黎衆下以及咸爲公難之公至則諏咨利害得其
要領請雲中西聯東勝東接右衛聲勢連絡自一迄

與以險予敢五堡之役復以兵亂不終雲中遂
懸不支矣宜乘時聚落嗇休控險成犄角之勢漸可
復五堡援右衛屯田訓士且戰且守庶有寧宇於是
相地形增亭障稽覈耗漏率勵勇敢戒諸將各守分
地毋輕出塞擣虜逸政大舉虜不得利引去間一入
寇公督兵禦之俘斬數百奪馬牛羊千數捷聞賜白
金文綺仍陞俸一級虜自是稍挫其部落多來降公
疏請便宜處置千人以上則爵其懸游徼卒敢遽掠
者罪　制曰可當是時微公雲中幾殆然公治軍嚴
諸執袴子弟不得冒籍冒功遂騰蜚語公亦以念母

太淑人甚移疾乞歸時年方四十三日率其弟次公
娛侍膝下于于樂也太淑人病公旦夕禱北辰跪進
飲食竟愈春秋登九十乃逝公歸養且二十年矣於
人子之心可無遺憾公猶哀毀不減於哭贈公時蓋
生平孝友出自天性家故無厚產田園稍腴者盡部
以予次公次公亦知公愛弟誠不謬爲讓也族姻知
故貧困公次第周給故童子師尹先生罷縣佐歸窘
甚公絕少分甘終尹身無敢失早年即嗜濂洛關閩
之學紬繹不倦晚益精詣以爲學問在正心體不墮
知見賦詩作字皆非切務海內名人接公者咸遜服

自謂不如家居薦章屢上而公已絕意仕進以其年
月日卒於正寢距生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三

僉都御史侯公于趙傳 山西　杞縣志

侯于趙字宗度登嘉靖乙丑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清介執法多所平反陞戶部主事尋改兵科給事中歷工科都給事中前後疏數十上皆切中時弊戚畹武清伯李某一日請賞莬裘費三萬金　上以　太后故允其請公抗疏極言其不可舉朝皆爲公危公亦懼不測乃與家人訣別待罪　闕下頃　上英明袖其疏不使　太后知公得以無恙而李計遂阻於是中外皆憚公爲直臣矣尋以開泇河議與江陵相公左遂出公爲江西大叅陞湖廣按察使右布政尋陞

山西左布政未幾擢爲都御史巡撫本省先是石樓饑民聚衆爲盜勢頗猖獗聞公命卽時解散時北虜順義王奄達物故部落內鬩公慮有意外乃多方宣諭虜酋黃台吉靑把都撦力克等移咨延鎭傳諭上失兎阿不害等各以恩威相持勿生它故陰爲繕兵儲糧之計邊方賴以無虞屢蒙白金文綺之賜未幾以毋憂去家居十四年累薦不出卒年六十二子應孫詣闕請恩例應一祭半葬　上念公邊功特賜公葬及妻張氏并祭祔葬益異數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阜南陸公樹德神道碑　王世貞

陸之居華亭自婁侯遜始也其後機雲以文學擅天下然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韶九淵並抉孔氏不傳之秘後先爲東南冠紱然未有如今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公樹聲用經術取巍科俱蕞文苑得而又能相砥礪名德王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者吾不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爲後矣中丞於秩爲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卿太僕領中大夫誥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臺

以中丞訃聞而以太僕故秩請　詔予祭復予葬法得樹碑神道少保公手集公事行累數千言其子太學彥楨別紀復萬餘言屬不佞貞曰幸爲敘而銘之貞視宮保公逝家子素嚴公而善太學乃爲之敘敘曰公諱樹德父曰贈大宗伯鵠娶沈夫人有三子而公其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對父母絕憐之然貧不能資束修時少保公已前贅於李矣而　夫人復逝公哀毀骨立已而里中薛君見少保　而奇之謂李父曰吾僅一女安得才如而壻者贅　子李父曰有之卽吾壻之少季某也是

時公年十三矣薛君請於賻公欲得女尚公賻公無
公而泣曰苟而母在吾何忍棄之薛乎手錢一[illegible]
公袖曰與兒作美食公飲泣而別已而得美食輒以
奉賻公賻公嘗而惟之徵所從得則皆出自袖中蓋
公未嘗私一錢也賻公泣歎曰兒殆純孝矣公自是
文思飈發所受經凡四師皆謝不任而最後乃事少
保公得其請獨深公益自勵勤甚非丙夜弗就枕公
雖名爲贅尚未授室及少保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
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親迎禮儀一鄉大夫
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

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
移疾予告賻公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懌曰是嬈我也
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
又三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躓者垂
二十年而賻公亦已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其伯
氏夜中盜尉徵得其主名欲以爲功而見徵者不勝
楚自誣服公察其有寃色夜密聽之得其兄姊日相
詰語而徵其狀知爲尉卒誘使證也力請釋之併而
眞盜得賻公喜曰是兒非豈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
爲矣公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illegible]

[illegible]公遜謝曰病不受估俾也就選人格得
[illegible]府推官於是賻公言驗矣公在事益精明雖耿
介絕俗而不喜爲煩刻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隱以
故僅三月而聲稱著聞公於事勇往無所避太守意
忌之非善也公亦弗爲動然至守當入覲公署郡事
而撫公有所妻非屬公詗守何狀公力爲明其無他
守意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然至奉檄按武義令令
夜行蓁有所居間公叱之出盡法無貸罷御史尚鵬
於僚屬鮮當意者至公獨無間言曰廉士廉士公以
卓異徵當授給事御史而會少保公石爲少宰公於

法避道拜刑部主事始公之徵吏民哭擁者以數萬
計遮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於孔道以見思公既即
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召也公不鄙其官益治文
法無害而與其同舍郎鄭履淳等遊相與砥礪名節
履淳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摘實從公謀具草公始
欲聯姓名會疏中語稱少保公乃不果而履淳得
廷杖錮緹騎獄前是公以進士肄事時嘗具諫草共
言絕懇有人所不忍聞者同年蕭某讀而寸裂之謂
公幾爲名耶即外且累　上德而至是復語公[illegible]
忍之幾行及矣上何公果改禮科給事中時[illegible]

帝每朝及經筵嘿不發一語公謂易上下交爲泰者
與公卿輔弼相可否難何以劘君德而詩萬幾上疏極
言之不報公又條陳議諸邊計甚明晳顧語多侵總督
譚襄敏綸公既遷兵科爲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
入督迎謂公不敎某慚顏以見惜公疏且稍有所媿
語不者不報可恚以免咎矣公歲且滿例得舉刺而
所善者緹帥朱忠僖希孝以其私人屬公公立論罷
之遂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中貴之謹愿者好
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留難之故破家者屢矣然
非自公等始胡不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爲名諸中貴

爽然相戒有所約束矣亡何公以冊封周趙二王國
悉卻其饋俄遷禮科都給事中 皇太子將出閣公
疏所以資宮學者而未歸之身欲語劉而精當是時
新鄭江陵二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也俄而
太子出閣公以侍班拜金幣賜詔天暑暫輟東宮講
讀公力諍之報聞當是時 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
交蝕旱魃耗公前後疏皆危辭侃侃而 上不豫公
疏請慎藥餌內言伐陰之劑不可服其請詳保護則
其言仲夏亢陽之月所宜謹其指益危 上意不懌
然以公言者難之爲留中獨下公所請召輔臣以資

而諸大璫嘩嘩謂輔臣曉醫耶必靜養而
輔臣如我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璫中復有請開戒壇
爲 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復抗疏言佛法
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
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
雜宣淫道侈固佛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
而遽復之夫 陛下不以聖躬爲虞無所事佛 陛
下而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
色萬全道也亦佛所棄也 上爲停戒壇當是時新
鄭江陵之好衰而互爲構公平心其間無所附麗二

公亦兩器之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議切時政其大指
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特糾之公
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奈何緣執政指無何 上
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策去之而公與言路
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虧諸言者
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議祧廟公請毋祧 宣宗
而祧 睿宗以嘉靖初所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
天下聞而韙之於是官保公復召爲太宗伯矣公於
法復當避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天丞甫至而
嘗舉鄉試事棘以內外咸公主之纖巨井井公於

事畢乃入精密吏洗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
大司成事諸生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
運攝翰林光祿鴻臚篆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
遷亡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
然公了無所觖望其任職奉公非諸公所敢望已進
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公第取前輩王文成
公建義倉及教授諸生遺意行之而入爲太僕卿甫
土進今官出撫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
公益發舒且感　上知恩有以稱塞即馳入境首問
民所愉苦示之康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脯

修不相入車門絕私書條屬相戒爲愼公間留客不
過酒茗鮭菜而已客偶謂齊俊一何拙耶公念必落
司寡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
愕不敢對而優晏絕矣齊魯之詰盜者濫公悉集成
案覆之而出其冤者又請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
俱得報可東人大悅公素不喜食肉其行部所給奉
不過蔬菜一筭器而已簠朴不妄施獨於貪墨吏無
所縱舍時時一按覈皆以爲神明然公體羸而竭精
吏事遂病脾會德落官後有白雲湖者故民佃也而
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貴人之代保考宏

不許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邑鬱不得志上疏乞
告歸太宰楊公巍歎曰吾獨不能爲東人借公須臾
耶爲言公之賢而請聽之計療痊且必用報可公得
請使院儼然一無所齎持至道途之資亦謝絕吏民
擁車而號者竟百餘里車柅不得行公爲之揮涕既
歸闔門謝客唯與少保公相對談說道理巍坐竟日
間召兒輩侍立頗及微時事誨以修身居鄉大要嘗
一侍少保公行田里中兒爭指目曰非兩疏也耶公
踧踖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傅受吾自以犬馬病不
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保公厲行旣而預湖廣之

推則公病矣公爲人孝友忠信其事父母獨能得其
懽歡而哭之毀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少保公弗裕
也公之莊愛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行壁立萬仞
之志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子姓而公更
侃然以故戚樂就少保公而懾公之嚴惟公亦自比
於程正叔先生以爲不如家兄也居官所與遊皆當
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蒞處必問閭利便生平
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要
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歷位融顯優游令終豈
非天哉嗚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者非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公維城墓志銘　榆林

于慎行

孫公以萬曆壬寅六月十七日卒於榆林軍府冢嗣
洪基逆其喪以歸卜於某年月日葬於祖兆以待郵
命先期奉中丞王先生狀再詣穀城山下請誌與銘
禮也行無似故獲事公知其品地而王先生公之石
友以書來言誼不得謝志曰公諱維城別號衛宇東
郡丘縣人也洪武初有諱文中者再傳諱剛三傳諱
友四傳贈方伯公諱麟五傳贈方伯公諱尚賢六傳
爲公公母贈景夫人以嘉靖庚子三月十四日舉公

公生而體質端凝性資卓穎既補邑諸生文聲日進
隆慶庚午舉山東省試明年辛未成進士授濬縣知
縣服官恪慎能子其民旋丁內艱服除補太康邑俗
健訟伏不可詰公預爲籍記皆知其蹤迹主名有奸
輒發黠風遂止已丁外艱[illegible]服除補任丘任丘當道
多中貴及士族繁倍二邑公持法堅信無諱與彊邑
賦不均履畝而登下之豪民無[illegible]其奉過客如例而
止無加禮也滿考書最萬曆壬午召入授南京湖廣
道監察御史先是江陵相君奪情起復寧國諸生吳
仕期將上書譏之未發而郡丞[illegible]宗武微得其章以白

捃江都御史櫝櫝者相君私人馳遽以告楷而斃之
獄生婦爲冤書千言走都市哭公至首疏其狀劾都
御史及丞下吏適戍邊天下快之故侍讀趙公志臯
等皆以忤江陵指中考功法公又疏陳其狀謂三臣
所言皆不悖無罪而錮觖海內心　上用其言立召
三公復位其後皆至與相而方是時海忠介公爲大
夫丞稱服公曰吾臺得孫君乃重耳中官田玉奉祠
玄岳請得假符節如鎭守法公援引祖制力陳不可
又以請宥言官忤旨奪俸一年而會丁亥內察公以
考績入都座師許公從容謂曰某公吾所厚善方負

時名即有他幸爲調護公對曰門人待罪南床惟知
彈赴臧晥喪者大臣爾他固不知座師默然於是竟
論罷某及他要人直聲益震已出爲松江知府時公
方按下江雲間爲屬則上書求罷主爵不得已爲改
永平至則値有海警督率將吏嚴飭干掫繕城濬隍
條平賦役采葺邵乘新昌黎孤竹之祠以暇延見諸
生品其藝術禮敎大興再覲明堂課二千石治行皆
爲第一壬辰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赤城赤城者
上谷要塞也公躬歷險阨簡卒蒐乘多修弩矢刀戟
守具益築亭障一百六十所皆稱堅利招屬夷史

二族得其生口千餘分布塞下論功進山西參政佐
以考績進按察使受三品誥命虜小酋安兔恃其驍
徒挾市龍門曰請以[illegible]騎五千待命麾下惟大師進
止之督撫請公云何公曰無傷也因請試革其賞而
遣譯語兔曰若乞兒也衆不能千入必借兵某酋某
貪漢物嘗不借汝虜王又陰許我召汝歸巢不則收
汝部落吾以大兵躡之爾安所乞命乎兔聞啗指曰
太師知吾虛實乃獻出邊屬夷自贖毋敢挾市幕府
奏上其功進右布政使移守宣府與中丞新城王公
同心共事謀畫相參夷人關市乞賞一切載以故事

一餅一爵不得浮于歲積撫賞羡金十有四萬少軍
市租五千皆充年例將吏悅服久之遷廣東左布政
使鎮人安公乃大譁督撫上書留公詔從其請改山
西銜分守如故滿考奏績受二品誥命庚子虜寇延
綏詔簡才臣往撫廷議推公乃晉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開府榆林至而卜莊諸酋叩關乞款議者多不敢
任公疏九邊俱開關市而延綏獨閉不納有如虜衆
生心號召別部併力內侵是以一鎮代受諸邊寇也
且明詔業已許之而以小費渝約示不信於外夷一
旦用兵所費將大疏入朝廷從之公則上言六事曰

預選發曰專責成曰酌馬數曰嚴賞規曰重命地曰
改市期部覆皆如請礦稅使者並緣西邊多所漁獵
公疏劾狀會歲大侵糴關中粟萬斛以餉吏士留而
不饑先是宣府帥某鎮之世家也力鉅而有內主公
與同城常以法繩其部帥則中公有南粤之徙及公
開府延綏帥亦移鎮共事如前一日登城而望積沙
高與城平命發餘卒除之帥因號其衆曰食不宿飽
除沙奈何邊沙不可盡也卒乃大譟甲而噪公啟門
問得狀乃諭曰本除城沙防寇攻耳安所得邊沙語
衆悟乃散而言官為所扇動遽以適公公第謝過求

罷亦不自白有詔留公治亂卒首如法而公業以積
勞成疾及有此役亦不能無邑邑遂卒於軍郎中李
君兵道劉君入哭檢其槖中餘裁秩金一鋌軍中將
吏無不流涕鎮人為罷市焉制府李公請比以死勤
事得賜大卹禮臣未覆明年閱邊使者又以公所與
修疏為請卹樞臣覆而未下乃藁葬以俟云公為人
修長疏爽風骨稜稜不為纖趨自少至老動止準繩
無失尺寸自奉蕭然其才廓落恢弘而出以慎密然
亦知有機械事也練習朝典洞曉邊情凡所謂度咸
中機宜去承平時僚吏以府藏羡金致之境上笑謝

弗納其去赤城口北亦然故給事其嘗出權相門下爲公論所斥擬重而入臨都將有祈於言路及叩公門闔扇謝弗與通山人遊客爭持朝貴尺牘遊謁塞上毋敢造公者曰固知其廉貧又不肯遊之路將故不往匈遷官過里故人以逋積繫請爲居間解故所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爲言其與人多此類也屢歷江陵柄政三爲邑令不通一牘遂上十年於中朝要貴亦終無所請門其介特如此然其議論常依大體聞有自恃操節而繩人以爲名者亦不取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文煒墓志銘 江西

于愼行

前巡撫江西都御史馬公諱文煒字仲韜號定宇青州安丘人也　國初六世祖四公有祝虎之異氏其里爲虎林四公生仕能仕能生斌斌生隣世隱於農隣生驥始用經術著名里稱五溪先生有子三人贈中憲公惠者其中子也娶恭人門氏是爲公父母恭人娠公大期而生白衣重胞贈公異之語恭人兒有貴徵顧吾非久舍兒去矣再越歲贈公果逝恭人茹荼撫公六歲過里塾聞伊吾聲歸請於祖願就外傅

稍長從季父稷山公受易嘗濂洛家言蒸蒸嚮邇十七補諸生試輒傾其曹耦而丁毋恭人艱嘉靖辛酉舉東省試壬戌成進士除河南確山令綜賦均郵與學飭傳事事可爲永利士民尸祝之尤稱其折獄爲神一日有求盜卒磔死於塗卒毋詣縣訟殺兒有主名公笑曰去今爲若跡之已從闌墻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睨令跡殺人何狀公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人睨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其子甲與人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

有異下之獄使吏給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柰何可
怠持所奪錢來幸毋連坐母妻驚懼操米罌中錢付
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隆慶改元徵入爲山
西道御史出按鹺兩淮上便宜六曰減開中曰收餘
鹽曰禁私煎曰議本折曰止截鬻曰治權豪俱報可
比代積羨十餘萬金以抵正額商困乃甦請建運司
學處賈子之儁文教以興亡何請告起補浙江道廷
訊大辟政府有所欲出公勃然曰是嘗希相嵩指殺
忠臣鍊及其二子罪死且不赦何言出爲政府不懌
而罷公竟用是麾守德安矣到郡猾吏閙其風重足

立卓聽之豪陰戒勿犯馬府君隨州守坐贓露按如
法有要人爲請公執弗聽俄而要人拜楚中丞同官
胥爲公危公益發舒不少避中丞竟無以難楚恭王
薨而嗣子在抱攝者謀奪其國與妃相訐奏諸司雜
治不能決檄公入王宮問狀公以片言折之羣小伏
辜嗣子得有國矣爲郡之明年城雲夢明年城孝感
又築郡中要害溯小店新河二鎮募卒置堠刁斗相
聞郡無萑苻之警暇日集六屬諸生躬爲甲乙各以
便宜置學田共可數千畝徙隨州學宮於城[illegible]
龍紳衿耆起至今頌之甲戌朝正月會　上[illegible]

三考二千石尤異御路朝召見面勞之曰若等良
吏其爲朕善拊元元賜白金文綺頓首受出公名在
首列焉乙亥就擢按察副使治兵荊南荊故相君里
公一以惠文從事無所撓日討軍實教騎射增樓船
組練之甲雄於上游江故有堤而齧公重築之堅實
倍舊荊人呼爲馬公堤也戊寅進左參政備兵荊南
如故屬歲大侵亟檄所司賑貸及條荒政下邑所全
活萬萬計又遴簡所部茂才餼而甲乙如德安令公
未去荊而兩試所舉士已各十數人一時人文彬彬
盛已會　上遣中貴爲江陵相治第監奴橫行部中

縛置於獄貴人媿謝邇已辛巳以久次陞按察使公
先後任楚楚人習公神明滋用震慴顧持大體不欲
以鈞鉅釣名民滋見德癸未入朝江陵相已逝主爵
雅知公久淹卽拜江西右布政使轉左遂晉僉都御
史巡撫其地出教以十事要約長吏曰持廉平勵明
作除煩苛謹防禦重讞鞫愼催科拯弊俗減訟牒禁
淹繫省追呼十三郡奉約惟謹而臨江守某最號爲
毛鷙所箠殺平民甚多前中丞參其罪下公勘實竟
伏法不少貸金谿民以均田窘其郡邑倅丞因集亡
命自衛縱刼掠勢甚張公聞報從數騎馳往諭立[illegible]

散之梟其渠魁屬從事良吏爲均其田民不敢譁革
除夙難諸賢練公安曾公鳳韶輩久巳襃錄而親屬
坐戍如故特疏請解囹所釋還百餘人公論快焉然
公執繩頗嚴下不得逞求所間公𨔵嗾悍宗數十人
譟而呼癸庚擊傷吏卒公以狀聞因乞自罷　上爲
譴削悍宗任公如故諸不逞益恨然無以中也公往
城孝感嘗得古鼎一王元美作記以爲此仲山甫鼎
至是中者爲飛語入之疏中謂公以古鼎餉江陵相
內交然鼎故在公閣中未出也公笑指曰嘻而鼎尹
昔負而要君吾今復負而要相聞者絕倒當事爲公

理甚晳稱其剛直不諧於俗知公所繇得謗以此有
吉聽改南京公遂歸歸不踰年南北臺省交章薦公
部使者先後爲無慮歲家居十八載對郡國守吏請
不及私至爲鄉邑畫利病則纚纚不厭里人[illegible]
公公病亟走羣望禱者千餘人沒無少長皆[illegible]
公生於嘉靖癸巳九月卒萬曆癸卯二月年七十一
元子應龍從龍先後各以其經冠東省士又以壬辰
同舉南宮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蒲汀姜公璧墓志銘　鄖陽

余繼登

中丞姜公諱璧字元卿別號蒲汀順天文安人世以
孝弟力田爲德於里里長老言此其後當有興者及
公生而馴謹篤學以三禮起家領隆慶庚午鄉薦明
年辛未成進士即以其年令欒安萬曆丁丑入爲河
南道監察御史戊寅出按兩淮鹽法旣報命以外艱
歸癸未服闋出按中州以疾歸丙戌起原官巡視京
營戎政役巡視京畿兼掌河南道事大計羣吏公在
西臺先後十三年始進大理右丞尋轉左晉左右少

卿辛卯春晉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壬辰秋有言公連
化者詔改公留都公以太夫人老不復出又三年疾
卒於正寢距生嘉靖庚子得年五十有七初欒安有
大俠王彥飛者聚黨橫里中操赤白丸報讐以睚眦
殺人它令莫敢問備兵使者行縣索之弗能得公至
召諸賊曹語之曰若輩受賕縱奸舉當死能縛王自
贖當貸若舉衆恐願自効即共爲具飲王中酒伏健
兒急縛之公度巳得王又慮有道劫者預勅尉率徼
卒迹之劫者猝遇尉悉駭走遂逮彥飛至庭論死具
立斃獄中而爲敫散遣其曹悉勿問衆咸凛[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患大者其按淮上也主在杜干請剔積蠹富商□詭託爲奸利者無所容其私奸商張國用劉威輩名以輕重伏法時淮揚饑奸民以其間競爲私鑄錢法大阻商販不通百姓嗷嗷幾釀大亂公檄所司禁私鑄而亟發金錢萬餘倉粟數千賑之始以事聞所全活甚衆於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倅貳又有議罷范公舊隄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倅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

潮闢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隄堤使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白金之賚中州宗室最衆而祿最不給或有言宜開宗學恤貧宗者下有司議悍宗睦欅輩指是爲宗正睦欅罪爲其黨羣擊之因聚衆稱亂人情洶洶公時方在道聞之即疾馳入大梁捕其謀主袁東魯數人令武弁列伍備非常始疏陳其狀有詔梟首惡而釋其黨中州晏然公嘗言治太猾宜緩急則謀洩而易脫平大獄[illegible]緩則黨固而難安眞名言也河南贖鍰歲額四

□倍之公曰此膏脂也非刑罰嚴峻何至是卒疏如舊額睢陳東運曹徐西接亳潁故設有兵巡道彈壓盜賊久而罷至是有議復者公言增官則增費若改清軍道兼屯鹽而以屯鹽道移駐睢陳則事專而費省議雖寢識者是之公之主大計也疏言五事曰急先務精考覈禁營餽懲貪酷慎委署雖未盡用其言而無私毀譽無徇造請時服其公矣開府鄖陽當惟擾之後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東濕然地方方賴公牧寧而公中口語歸矣公既歸猶有跡公撫鄖時事者見一切鍰金皆儲以待餉議者始息公

豐儀偉貌鬚髯如張望之者以嚴見憚而即之油然可親也公嘗誦伯淳言撥拾短長以希直名有所不能恭終身以爲則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東之傳　貴州

鄒元標

新安海内名區也故稱才藪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
覩記若吾友江念所中丞者大節凛凛可置諸古司
直中乃以用兵詘死予閔世之人不亮其初終猥從
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傳　中丞名東之字長信
別號念所歙縣人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衢來倅歙
遂寓歙長子孫其後諱汝楫爲邑諸生封侍御者即
中丞父中丞癸萬曆丁丑進士爲人魁梧倜儻初仕
行人輶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勃勃

有埋輪志時姦人徐爵者江陵馮閹皆倚之江陵外
言非爵不入馮閹内言非爵不出爵又以獨計令兩
人交疑且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
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死益横無忌公默自計
凶夫此幺麽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爲腹心病
在腹心不治即盧扁望之而走念而疏爵不法狀
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
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於是益感激　恩遇
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
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笑曰桂史何旨

亦笑曰爲死御史鳴冤王曰死御史者誰公曰即乃
公上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
人人目攝公矣奉　璽書督理屯牧畿輔畿輔人聞
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虜蹂躪黑谷關邊臣及諸帥
掩諸將以功聞爲核臣李植糾發　上命公覈屯政
往蒞其數云[illegible]臣復有爲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
之生平不敢負國欺君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嘶
而遐至則諸掩飾詳密無所得間公佯出郭外覘聞
蘆青映人立命健兒取畚鍤未掘疏下窖死者枕相
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始伏辜公竟據實報坐

諸將死殺事大振丁御史此呂參江陵科場諸作奸
者海豐楊冢宰謂御史言過具疏參御史外謫公適
自塞上歸援袂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爲奸藪者人知
之冢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揚與論前之時公言最
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宫不能盡紀每疏出
都中爭相傳頌　上無所嘉納也有　詔江東之請
忠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讜晉光祿少卿陞太僕
少卿是時諸官條敬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回面内慚
心懟又恐人訾其短從旁揶揄嘗少年不察遂有嘗
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告江陵與

用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公力求去　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公又言大咎小事建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免歸　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尋轉南光祿少卿入丞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甚多會與銓曹異議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擧畫多大猷惠民有出寢鎮稅有疏障下流有堤皆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寨苗俘獲百餘人　上聞賜金帛有差最苦心者播酋仇五司五司在黔門庭中日苦殺戮公以赤手捋腹鼓舞數千

兵士卽不支乃其心在報國也而諸臣未嘗疆埸乘公致仕以文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歿嗟哉元標兩入朝咸席未煖去與公跡甚疎心最偉公者二不能及公者二公艱子娶武林婦偵其夫固在也假而歸之此所[illegible]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疫歿餘一子公入室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讒言擊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道喪吾將以身爲儀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公九原而拜之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四目錄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四

南京都察院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向寶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向寶字克忠江西進賢縣人洪武乙丑進士初授兵部試員外郎九年無過特陞通政使以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召復前職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鹽運司判官仁宗皇帝在東宮知其廉名即位驛召還朝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翊日入謝命兼詹事府詹事給兩俸有詔求言寶陳八事其一曰錄用勳舊二曰設置諫官三曰選舉賢才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貴重有司六曰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流通鈔法言多可采上即位之初命蒞南京都察院秩滿入覲　上憫其老命致仕歸以宣德三年八月卒於道訃聞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寶儒者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清介累遭困阨未嘗易操平居言不及利疏食水飲怡處其適歷任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

傳　崔銑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直有治才所在著稱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妖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搒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囚謂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

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邪皇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山西時議修堯廟一夕大風拔木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榮陽經漕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于海命璞治之河決口塞明年巳巳處州盜起命璞討之平[illegible]泰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勒兵修垣守險　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爲邊人信故命爾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內子湖廣苗叛民李珍魏玄冲往爲用道之寇掠作讖文湖湘訛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討生得珍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天順庚辰

英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爲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　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　上曰吾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塡溝壑矣詔至

臣自知亾他途必臣有罪當誅譴耳　上貺是時璞微曠乃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

後渠子曰銑正德初奉旨充　孝皇實錄纂對官見國史載石公功今求諸其家亾有也長老道公數事載之足見其素槩石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愠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墨于憲汝安得居此坐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宦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石公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

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予步出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巳卯春始過焉傍岍作屋三楹痺甚且闇屋左茅舍垣内僅一畝予訊其老僕屋卽公居蓋厖明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四十畝售朱氏安賜某自典史罷石公許狀其家壁治具几上陳銀卣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宦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墨職罷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黃紱　實錄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黃紱字用章河南封丘縣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晉郎中成化九年陞四川布政司左參議督松潘糧餉兼理兵備十四年轉本司左參政歷陞湖廣左布政使二十二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增置建安等堡邊墻及移置驛傳拓敎場地人皆利之弘治三年超陞南京戶部尚書四年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六年疏請致仕許乘傳歸未行而卒訃聞賜祭葬如例紱性嚴急不容物遇事輒徑行巳志無所顧慮然所守有可取云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公澤傳

金澤字德潤應天府江寧縣籍先世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中成化丙戌進士七年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十年陞湖廣司員外郎十二年陞四川司郎中讞獄明允十三年丁憂十六年補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屢著才幹十九年陞四川右參議二十三年陞右參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麾之至以蓆長奪嫡竟寘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騈首歸命流賊李廣蝟聚五千餘人戕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鄉王伯棨效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書偵其渠

魁而殲之銅梁新設民多負固撫循有方咸帖帖服變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充斥湖陝　上命三省督兵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于市弘治五年陞廣東右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補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剽掠劫焚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閧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南則竄於北八年八月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暨巡按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

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延具奏其事　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澤奉　勅撫定便宜從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顆論功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效猺獠洞蠻聞風向化因邊以寧又因四省交錯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成先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行將雩都會昌信豐瑞金安遠石城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韶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府八縣湖廣郴州五縣江西南

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請減縱賊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緊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場去縣六十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洞林木森陰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劫石城縣殺死人民丙辰澤具奏於湖陂山場設立巡檢司一所又撫下撫關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看防守要津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illegible]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阻遏前意也又遺[illegible]

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南康永寧舊城圮破者
檄修葺又創巡撫院并贛州府贛縣學校俱檄重建
凡百政令皆行之可久而無弊者十二年陞南京刑
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十八年陞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正德元年致仕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莊簡熊公繡傳

劉瑞

熊繡字汝明其先江西豐城人四世祖以下始占籍
湖廣寧遠衛自幼穎敏不凡年十四補道州學弟子
員成化乙酉以禮經領湖廣鄉薦丙戌成進士丁亥
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土官一切餽遺
雖一扇不受士論多之辛卯除貴州道監察御史立
朝謇諤有器識凡百論議務持大體略苛細奉勅巡
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一裘後還之守
以鄉里故新製一裘遺公公辭以三不當受而竟却

之他日白沙陳先生聞之亦甚以公爲當也乙未巡
按陝西發姦擿伏無所假由是貪夫斂跡右布政使
于璠贓迹敗露棄官宵遁公遣人追之急璠遂遣子
誣公他事逮至京卒無驗璠落職璠所親當路力主
讁公知清豐縣陝民訴冤於朝者數百人在縣殫心
民瘼不事逢迎均徭[illegible]多輕歲給之法常單騎
巡行鄉社等第其民戶高下凡貧而老疾無依者悉
爲之殮葬一縣化之乙巳陝西大侵父子相食適鳳
翔缺守難其人吏部擧公往行之日民遮留痛哭如
失父母六月履任三日而雨是歲遂登郡大治先是

公巡按辯一疑獄其家繪公像報祀聞公至持以見
公道之弘治庚戌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癸丑轉本
司右布政使甲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地方公盡心邊務威名大著虜人不敢犯邊者久之
丁巳滿三年考得貤封二代適母夫人龍氏卒于官
所公扶柩歸葬道州庚申起伏陞兵部右侍郎甲子
轉左公性剛方清介與人寡合而人亦未嘗敢以私
干大司馬劉公大夏甚器重之凡邊情重務必與公
商確而後行常奉命清勝驍四衞勇士得其虛冒糧
餉者幾萬人由是權貴皆銜之時 孝宗敬皇帝勵

精圖治召二三大臣商治理劉公洎右都御史戴公
珊尤被親近而公與焉未幾 敬皇帝上賓衆嫉公
因舉公爲右都御史出撫兩廣盖遠之也既而劉公
亦乞歸公至廣首征獞苗之負固者餘皆以恩撫之
地方悉定舊例供應甚厚公一切裁革日惟廩給數
升而已正德丁卯逆瑾用事密使人詗跡公其人回
嘆曰熊某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柰何瑾竟
不能害乃取公南京掌院尋令致仕公歸之日雖紙
筆藥餌一無所取朝廷以公先征賊有功賞以金幣
瑾賊革怒不已乃以大同浥爛布豆爲公巡撫時事

罰米五百石責公親往輸公至舊屬爭欲代輸而
皆力辭自是家居閉門觀書不預人事不入官府鄉
里亦不敢干以私瀆如也公平生簡直清白臨事有
執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怠居官恒恥干薦
常曰我心不敢違理如父母在上教人只以存心爲
本所親爲置廳事稍寬終身不悅居家未嘗置產業
自奉甚約惇孝友兄子女公爲婚嫁者數人乙亥四
月忽一日左足涌泉穴痛遂自驚曰我雖精力尚強
恐旦夕不測身後慎勿援恩例乞祭葬俗禮不可者
禁毋行閏四月二十三日終于正寢年七十五公歷

官四十三年致仕者七年始終一節前巡撫湖廣右
副都御史秦公金上其奏贈公南京刑部尚書賜祭
二壇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以嗣孫瑞補廕後用前太僕寺卿
何公孟春疏請諡公莊簡仍月給卹孤米一石

南京右都御史張鼒傳　實錄

南京右都御史張鼒字用和山東歷城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襄陵知縣擢監察御史　憲廟末年數笞言官鼒疏諫不報又嘗論妖僧繼曉術士鄧常恩黨左道惑政會吏部尚書尹旻敗鼒以同鄉坐累謫郴州判官弘治庚戌起爲河南按察僉事歷副使參議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正德初巡撫宣府尋召入院陞右副都御史兼清理軍職貼黃會章丘知縣管紋犯贓嘗革職寧海衛軍沈洪殺人當抵死皆重賄逆瑾欲爲辯明鼒執不可瑾怒乃陞右都御史令掌

南京院事比去大學士焦芳之子黃中欲強市其居與其黨通政參議魏訥鼒不從芳亦怨之僅旬日以遼東浥爛倉粮事嗾瑾矯詔逮繫鼒罰米二千石三年方事竟褫職瑾敗　詔復其官而鼒已卒矣時正德五年八月也至辛巳　今上御極　詔瑾時守正被害者畀卹典乃賜祭葬如例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洪傳　實錄

劉洪字希範湖廣安陸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授陽穀縣知縣徵爲御史陞浙江副使廣東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四川尋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入掌南京院事守制歸正德十年二月卒于家詔贈刑部尚書賜祭葬洪儀觀修整性度醇實與人言表裏洞達巡按得憲體在貴州時米魯餘黨煽亂洪劾守臣之邀功開釁者乃帥兵討之在四川松潘夷弗靖洪申嚴法令邊人賴之以安在兩廣潮惠二府獞賊出沒爲患洪出師俘馘甚衆兵部尚書劉大夏

常以正大薦之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琮傳　陳沂

張資政公諱琮字廷獻別號惕菴其先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初徙閭右占應天江寧籍曾大父孫以子學士文僖公益貴贈行在中書舍人曾大母倪封太孺人大父晉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孫贈淑人父翊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母高母李贈夫人公生於天順癸未七月二日公自兒時疑重寡言笑未冠爲府學諸生不狎於衆人亦憚之而文日有名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貢弘治庚戌登錢福榜進士癸丑授工部都水主事管

理清江提舉漕艘事吿者曰一自防百不足理也公笑曰自防者分也無所理事何以集成漕艘之法古莫善於劉晏吾且法之踰年數千艘成丙辰改禮部儀制主事壬戌進郎中部事至是始專而績始顯癸亥冬　孝皇不豫免長至賀　東宮親王如故事公請於尚書曰未有　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　太子侍膳問安禮亦省已而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將命占城遠在海外人憚于往六科倡議止之疏不絕上尚書不能決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去矣禮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訃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公言　武皇即位大喪大慶大婚耕耤幸學諸禮悉如制而小變之皆著爲令晉藩有奪王封者時逆瑾受賄勢凌有司莫不傾靡公獨執不可瑾曰一郞中力能勝尚書耶吏部出公爲陝西參議奪者卽如所請而公坐此京中語云鐵漢去矣如禮何丁李夫人憂歸正德庚午服闋左遷爲濟寧知州州苦於要衝日費錢數萬公裁省十之八所過卽權力者斂跡而去在州二十有八日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甘肅時方討安化之叛餘亂未息實投之艱危公恤無辜

治有罪安輯邊陲遠逐夷虜獎誘忠勇舉用賢淑懸賞擢威而腹心效順矣一日覘虜刃曰吾南方一刃千牛而不改鋼此何難以刺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大驚呼太師爭獻牛羊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甯圜乃靖辛未瑾旣誅晉正王封嘉公之執擢湖廣按察副使兵備鄖襄蓋當河內陝右三路之衝流民盤據爲城社公綏順攘逆示以大信行以大法有稱浮居淮誘者聚衆數千人僞爲符璽僭自稱王大亂將作郡邑動騷諸監司議請兵討之公曰此特縛其首耳咸謂大言公召勇士數人拆其巢獲之且諭衆曰寇

詐非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逐定乙亥擢貴州
按察使嘗兼布政都司事邊㟙夷落戍衛諸種規模
一新以勞勣有金幣之賜丙子擢四川右布政使戊
寅轉左布政使時舉松潘兵取宮殿木軍餉夫役之
勞費甚多方郡縣告困而内豎劉允適張西竺迎佛
事所過閭閻殘糜聲絶雞犬公意輸以近備挽以津
人迎以僧徒省其煩紓其疲裁其冗沮其勢議上中
丞大悦事就而民免于俘蜀人曰不圖今日復見張
益州也松潘平朝廷再下金幣之錫己卯奔父喪歸
辛巳服闋冬補廣西左布政使明年壬午爲　今上

嘉靖改元公始莅任數月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
節鉞鎮湖湘十有八郡實承撫綏之命兼贊理諸軍
事時黄鏐造逆劉召爲亂丁爵萬明福倡妖于德安
李全伯作孽于[illegible]陽龐政阿核構叛於苗部荊襄大
饑漕河運艘告乏凡七下簡書酬應不暇公調遣諸
兵召令郡吏相其難易緩急咸授之以略限之以期
決之以機次第舉之皆不踰年而悉平所賑飢民用
青州法因時小變民免於死以甲申進南京工部右
侍郎俟代境上乙酉改南京刑部公家南京素無釋
北者門無私謁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以卑望公有
富者之喪數援姻家枉公以弔公曰生未識安弔爲
卒不能致丙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臺謁公
曰朝廷之法執於御史執者廢法將安歸帷寡交游
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托皆惴惴而退鮮不憚者
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比
公轉官自刑部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
門可雀羅己丑乞休疏凡四上始得請　上甚難之
命有司歲供夫役月給廩以優其老庚寅九月三日
以疾卒于私第之正寢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悼恤
賜葬祭有加配倪氏封淑人性婉順無犯公所不悅

者子男七人恕舉鄉貢愈發卒志郡學諸生恣廕補
國子生恩憲恚皆能服公之教出入皆徒步一力隨
之無越禮者公筮仕四十餘年惟故廬數楹至貳舺
始易居亦不崇[illegible]致政後始置田頃餘不能歲給焉

南京右都御史何文定公瑭傳　張鹵

公諱瑭字粹夫世號爲栢齋先生其先揚州如臯人洪武初有忠一者以總旗從天兵北定中原歷河南懷慶衛編管三傳至森配劉氏以成化甲午十月生公於武陟縣千秋鄉屯舍公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以爲痴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　咸讀書十九爲郡庠生必期以聖賢之學爲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于此忠所師法學其謂何故于一言一行必求聞于父老力索于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而

從之弘治辛酉河南發解第一壬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嘗爲館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　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可與程明道顏子所好何學論相比方成化以前文章以懷麓堂爲宗匠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競爲復古之業公曰文章不逮古昔固爲要切而人心尤甚乃獨務己舊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丙寅　毅皇帝踐祚公因新政抗疏乞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己巳　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瑾竊

[illegible]如焚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公獨長揖瑾怒亦不以贈頃之受贈者復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瑭公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時四方盜起公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爲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疏請籍　戚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以經筵觸犯忌諱謫同知開州爲三比法以均賦役督修黃陵岡堤皆能使子來之衆以日易月晉東昌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却掃不

接外事壬午　肅皇帝嗣位起公爲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以父憂不就癸未再起浙江提學至則抹殺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敦尚本實士風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　甘泉湛公爲祭酒杏東郭公爲司業公力與修明古大學之法其贈杏東之言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愼思而明辯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

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脩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
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
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
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
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
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
有僞起捷徑之□有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
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是論
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
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

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嘉靖
改元石峯先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明年改南
京大理卿又明年改南京兵侍予於是有感焉古稱
才難全才尤不□待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
下之選也然而典禮典樂掌教掌刑皆久于其職有
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
習兼全之難故也至于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
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爲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
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
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也所長

所習無乃以全才待天下士乎其意良厚矣所慮之
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后羿執轡非惟
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爲留
京兩篇文字丁亥晉本寺正卿再晉南京工部右侍
郎奏革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
計改工部未幾改戶部時儉菴梁公爲大司徒二公
一時氷蘗清操□不以廉頑立懦官府舊習積弊皆
湔滌無餘再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爲終焉計會御史
毛鳳韶等累疏乞留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
在京調理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不

復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理學名于
時而公獨默如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
及鄉閭後生以脩孝弟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于
衡茅雖其茅屋數間僅蔽風雨薄田百畝聊供饘粥
日與其父母妻孥怡然順適若廣厦萬鍾而不復知
世間之有榮貴也兩執親喪皆哀毀頓羸若不能更
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有問太
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
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
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合四爲版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於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途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學醫學嘗見皆切世務者門人因得裒集之有贊公

者曰先生眞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家居十餘年薦揚者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夜半有星隕于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公疾革卒年七十訃聞詔賜葬祭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鹵時叨諫恒乃上章特爲公請給贈謚　上素重公名乃特恩賜謚文定贈禮部尚書士林稱大快云

南京右都御史王公爌傳　京學志

公諱爌字存約浙江黃巖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每遇郊祭衆率宿食郊殿公病其褻獨宿於館次日衆被逮公獨免人謂公筮仕輒卓立如此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横侵凌搢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公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太辟　駕幸北圍當事者謀取遥

旨快私臆公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公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攝府事積羨累千金悉委不取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以科道會薦復刑科都給事中尋擢太僕寺少卿改太常擢應天府尹府賦徭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累貧者公爲革織匠百八十九戸竹匠百六十八人銅匠三十二人守庫百二十八人部薪夫三百十有六人裁齊庶人之供億節中使之浮餼籍記縣司丁錢使諸司不得恣取冗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

流亾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而公之頌聲滿京輦矣又以其間抜諸生異等者躬課之郡齋自是掇巍科躋膴仕者甚多皆公教也丙戌陞南京刑部侍郎以母春秋高疏乞終養詞引李密事甚哀椅　僉旨回籍則太夫人疾劇不食五日矣聞公歸喜甚尋就康衆謂公孝感所致三年母壽九十五而終起復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剉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抵罪論奻議民稱快六載考績渡江大風覆舟浮沈百餘里會海山採薪

舟回以巨斧破舟底出公時公憊甚有司請就行臺公曰我去則舟中人誰與出之乃盡出之而後去其年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公曰中人行禮柰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隅坐公獨據正席且贊惟一、幣叟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公仕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祿等于金陵士民建生祠祀之於叅寶山側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端公廷赦墓志銘

顧應祥

嘉靖三十一年秋七月二十有三日南臺御史大夫虹川端公卒于官　上聞賜祭二壇命有司治葬如制公諱廷赦字世恩別號虹川先世本衛人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稱端者省文也其詳載宋潛溪學士端木府君墓誌中元末諱邦達者避地當塗遂家焉生以艮以艮生厚封監察御史厚生宏天順巳丑進士仕至浙江左布政使宏生文用公之考也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妣唐氏封太恭人公生而

岐嶷不凡方伯公甚鍾愛甫再朞失怙方伯公居官清白無遺蓄太恭人竭力訓誨學乃大進丙子領南畿鄉薦庚辰南宮中式　武廟南巡弗及廷試明年辛巳今　上登極始廷對賜進士授高安令高安素稱難治前令俱被累弗克終公不事鞭朴庶務畢舉督造版籍剔弊殆盡民勒石頌之召爲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横不報然貴戚斂手畏之奉勑巡茶馬于西陲劾去貪墨者數人風裁益著巡按兩浙浙爲東南巨藩錢糧刑獄俱關白而行公裁決無滯人服公才事竣　回掌道事行人薛侃上書請如宋仁宗故

孝宗一子育於宮中疏入逮鞫朝堂有朝士希進者傳致某官主使薛被考掠竟無所指法司阿意偏向公具疏白之人益直公公亦以此遭忌尋遷大名府知府後二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公逆知不爲人所容遂致其事而歸未幾臺諫交薦起爲遼東行太僕寺少卿遼陽去家五千里公以太恭人故不欲行太恭人不可乃之任尋轉河南按察司副使兵備信陽地接三省民多流寓時河內大凶公開倉賑濟全活甚衆大司徒王公上其事　天子嘉奬三載轉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召入爲順天府丞甫半載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値邊境多事調發輸戍供億不貲公悉心料理民不困乏經冬無雪民心皇皇公乃躬詣泰山竭誠以禱雪乃降晉左副都御史協管院事時礦賊未平聞太恭人訃墨衰畢事奔歸當道有嫉公者諷言官劾公皆無稽之言公竟不辯服除事益白以原官巡撫河南鄭王與其宗支訐奏陰私朝廷遣內外大臣勘問事皆倚於公適北虜犯關集兵入援交併一時賴公以定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總督太倉兼西苑壬子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有大俠善結納要路僭害客商公擒治之以正典

錢法濫惡出令禁治中外稟稟咸望公大有所爲而不虞其止是也　七月感疾卒距生弘治癸丑年六十以嘉靖癸丑葬於金山之原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忠介公瑞傳　京學志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
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
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
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
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故
居此官者多媕娿不舉其職士習盎而吏治媮所從
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沓
所產茶竹杉桕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匿山
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

諸官舫日五六至犬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覩民窮慨
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
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
法守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
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
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秫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
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
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蕃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
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
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

一[illegible]供帳燕之費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
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
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
虐也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
也蕃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公時
已晉嘉興州倅鄢私人御史袁延鄢意以他事擿公
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皆浮
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蘇貧民
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尚玄脩朝政
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與土木爲傷民數推廣

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禮以仙桃藥丸爲怪
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
爲薄於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亟踰月
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
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亾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進
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
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
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顧者赭其門以

房闢公至即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得與
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
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
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
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
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
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
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
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
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

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
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諸邑撫
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鞭一法令額外征豁
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
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
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
薦公者無慮十餘疏　今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
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
貪墨爲姦決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當簡擇令欲督
守令當責成撫按與閣部大臣而歸本君身多責難

之疏奏　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
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
人衆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側目
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　上
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
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途累
數百里不絕訃聞　上震悼者久之贈太子少保謚
忠介賜祭葬公在南都一意自約罷無名之賦其理
根株枝梳剔弊垢見爲毛舉細察要以惠養元元毋
耗敗財用而裕其力蓋世人所視以爲迂而公則斷

然以爲必可行者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公力爲釐
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須冊以便遵守民若出
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知京師決爲欸科條甫備而
公不能待矣惜哉

海忠介公端傳　　王弘誨

今天下經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
趨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抑而陰
爲闒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
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戾矣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
罔致嚴于纖悉之飾其平居之所纍說蓋稜稜若異

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
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皡脫塵
壒不畏義必毋榮倖生則胡以毅然稱大丈夫哉余
有感于忠介海公云公生於嶺南爲吾鄉之瓊山人
名瑞字汝賢別號剛峰其學一切以剛爲主其譚說
理道雅尚節槩非陽浮慕之而創爲名高者自辭受
取予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室食飲務畫地而趨媕
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以纓於心而染于躬用世之
志老而不衰至緼朒儻易槩而致通顯者則塞耳而
不願聽謀國之忠持巳之介終其身斷斷如也自爲

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瓊世苦黎患每爲經畫區處
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導置縣以
免征勦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就吏部選曰
仕亦各官命耳何擇爲選而得教諭南平以得明師
道爲巳責音擿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
之守孔子中根剛者之辯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
學官禮於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
行一意而已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爲古巳遷
淳安令至則校講民所疾苦蠲除不俟日身自飯粗
糲羹藿僮從悉令樵採者倖之外無所取特相嚴黨

鄢某者以都御史制入省鹺政出行部張甚諸縣須
咸盛供帳爲敬懼失其意公挺然不爲動至按其坐
事者閱於鄢而置之法鄢貌喜而心銜之今時陞嘉
興府通判矣鄢之私人某窺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
職論調興國地故單薄歲稅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
自爲七事上之中丞臺次第施行而獨急於清丈以
蘇貧民而均其賦巳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恭尚
玄脩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從事公慷慨上言天下
大計謂今日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
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

道之誤則莫若以皐夔稷契之輔責臣疏凡千餘言
多慨激　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巳詳閱意若爲動者
留踰月不下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
縉紳相顧失色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
以原職出公獄尋改兵部主事巳晉丞尚寶丞大理
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
威名籍籍中外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權豪怙勢之家
率相戒毋敢犯公者吳故有淞江滙震澤入海瀕江
田灌溉弘多巳被潮齧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
往來身自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告成又吳俗以

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爲姦利輸不畢入
其俗日告訐無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斷擊無少貸悉
令受獻者還其田或許之贖不使富豪有侵奪名由
是吳賦無復逋負者益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
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官民田一言
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
猶井田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用清丈及令獻
鬻還贖毋俾苦樂不相等爲安養生殖至計然公竟
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歸
杜門時不能溫突意蕭然也交際所入以周族姻之

貧者邪大夫時過從問政羅羅爲言不少懈恥面諛
亦罔及其私里居十餘年而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
若無慮十餘疏　今上銳意太平起公南僉都御史
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而疏乞骸骨行陳治安要
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於
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
望于閣部大臣及歸本于君身中多責難之語疏甫
上而又有南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一遷俱出特簡海
內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爲　主上特達之知而言官
某某日公爲迂闊詆公甚力章亦寢不下公疏屢報

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無一語及私貧無可給
棺槨都御史王公率諸御史相與捐金治具訃聞
上爲震悼命禮官議謚謚忠介且錫之祭葬存歿之
賚於斯爲優矣公之始至南都一意省約罷無名於
官之可去者其理根排枝搔痒爬垢見爲毛舉細察
要以惠養元元毋耗敗財用而裕其力益世人之所
視以爲迂而公斷然以爲必可行者南都民故苦火
甲夫差公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煩冊
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法
爲欵科條甫備而天不憖遺公已捐舍豈天不欲斯

世蒙仁人君子之澤耶悲夫當余官翰林時公以戶
部主事言事自分必死過余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
又相與論文對酒已乃出二十金遺余屬之我死必
以此殯我公今沒于南子姪兄弟無一在者而余職
侍帷幄無能覘含斂諾責之是媿獨計公之精忠大
節所以傳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余以公意氣之交能
道公之事其詳而且信者宜莫如余言故因友人梁
君之狀而爲之傳云
贊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
臣減音樂勲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豈有

音矣貌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又參
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用於世
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也而遂詆其不得用於世則
又不可為乎行為國棟德足世儀惠以達名介而遠
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玉陽沈公子木墓志

孫鑛

江南諸沈大都皆梁沈隱侯裔而歸安竹溪里尤盛其最著
者曰竹溪里南右都御史沈公歸安竹溪里人也諱
子木字汝楠父應登選貢生歷官寧國鳳陽青州三
府通判封工部主事郎中廣西按察副使贈通政使
祖父鏊處士亦如封公贈曾祖父玘高祖榮登仕郎
輅其始祖子敬則初徙居竹溪里者也蓋在我明洪
武時下至登仕公數世矣而贈銀臺公敦實行為鄉
祭酒至別駕公益顯矻矻好脩居官有惠政生五男

公即長從同邑陳方伯應和受毛詩嘉靖戊午舉于
鄉有族子驁而忍受別駕公恩輒報以橫逆侵及丘
隴公以甫獲薦不宜訟即訟不可自宗人始惟曲以
理屈之明年成進士慨然嘆曰嗟乎此吾涉世初也
我先世修儒業勤生殖以作家至家大人始通仕籍
然居常不忘韋布意常勗子木等去汰心毋劾浮誇
習子木日日心戒也且向者籌婚採往籍未嘗不以
古賢黙相質茲幸藉累世德獲登第正宜思所以遵
嚴訓酬往志一失足則愈馳愈遠改步難矣乃先定
志凡事俱從減損寓京師惟掩關讀書又兼讀律[illegible]

精法家言是歲選當塗知縣當塗太平附郭邑直指
駐節地也迎送甚勞又俗好訟多逋賦公夷然以閑
裕理之吏民安焉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閣又橫
索守張某有心疾將箕斂于閭右以供公裂眦爭之
乃已公又謂長史某曰王而體　天子意者必軫恤
吾民不使擾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
長史以啓王王曰此賢令也供張不乏久留此何爲
即日命從官揚帆去至池州王急索輦有司以江行
無所事輦輦不具守惶懼不知所爲忽當塗以輦馳
至乃王亦竟不用也守陳公應和故公業師公慮其

或有缺故預爲備焉辛酉歲大飢賑救有條民不知
無年壬戌擢虞衡主事領盔甲廠廠有中貴主之物
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公乃召工匠嚴諭之曰若
曹不覩庚戌事耶虜酋入寇甲兵不繕主者皆獲罪
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棄令
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出氣癸亥虜果猝至通州禁
軍出禦敵戈矛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二萬有奇皆堅
利可用司空豐城雷公禮大嘉賞之曰此實心任事
者也使人人如此何職不舉丙寅遷都水員外郎是
時　上居西苑離宮別館營建甚多公亦兼[illegible]上方

[illegible]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沛
司空朱公衡董其役隆慶丁卯擢公郎中領南河晝
夜宿河上告成晉秩一級尋出爲建昌知府略倣古
循吏跡不尚威嚴郡有羅憲副汝芳講學著名時以
郡守家居公數駐車與談理又進諸生課經術月旦
其文秇自後登公車者多且居官多有名焉某邑有
富民死無子爭爲後者訟連年不已公以天倫勸諭
之遂交相讓卒歸之應嗣者鄉豪欲據下戶業要人
數爲關說執不與兵憲某簠簋不飾與公不相中乃
反譏公公知之一日謁撫臺語次忽微詢曰監司若

何公曰甚善曰不與府齮齕耶曰安敢廢公然則道
路語籍籍何也曰府寔無聞都憲乃莞爾曰公誠長
者前此江右有洞夷警郡募健兒爲備多江北人久
之議撤奉令者失譌譁諸健兒呼噪不散公馳單車
諭之曰汝誠不畏死耶勁兵在近壤撲滅汝如踏螘
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日[illegible]
衣履之費以行脫介冑返故土不亦善乎皆感[illegible]
下曰公寔生我遂羅拜去庚午冬入覲明年擢[illegible]
副使領右江兵備而欽服公正茂舊爲江西按[illegible]
素器重公府以侍郎總督兩廣聞公來甚[illegible]

[illegible]辰公在嶺東西功最多靖洛容寧柳城田入塞里
所江率用公策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猺
縣令寓郡城遥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攝篆事
矣議城馬公曰此示之疑也猺將生心而按院李公
艮臣與馬有連主其議城未半諸猺巳警警譁馬稍
不省謾爲大言無何患作竟殺馬令　上震怒命急
剿之而開府莆田郭公應聘重發兵檄府江還兵擊
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是歲爲萬曆
癸酉檄至巳正月束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巳懷怨會
道中又大雪沒滕乃粤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

鳥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公俱駐融縣
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公曰此引寇自逼也吾一
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督
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
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剿仍
戒毋妄殺遂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
遠縣印戮其酋督府疏聞　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
右參政仍領右江未幾廣東征羅旁移公督戰窮其
穴拓地千里丁丑擢按察使聞母陸淑人訃奔歸仍
以羅旁功晉右布政使庚辰爲忌者所中罷秩候調

[illegible]年補湖廣右參政督轉漕漕舟舊待兑漢口有風
波之險公移置會城軍民便之甲申晉按察使會
詔下籍江陵家一時承望者多苛求公獨持之曰賊
買得定彼行事雖多不善然安可懸坐諸公不悦又
遼庶人罪條乘此欲歸獄江陵冀復國公奏記當路
曰遼庶惡自宜滅國非故相以私憾傾之也故相微
家不枉然不可執此伸遼謀遂寢議者壯之乙酉遷
山西右布政使丙戌轉左晉中大飢公放鄭俠繪流
民圖奏上得捐帑金十萬爲賑因命吏治粥以飼餓
人全活者甚衆丁亥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雁門

等關單務會虜王死子當嗣封乃故桀驁不肯俛首
來徘徊境上或擁鐵騎馳驟若要挾然衆皆疑虜盟
將敗喜事者多謂宜遂絕之修戰守公曰是安可輕
易重餌在此夫將焉往姑徐之當自就我銜轡耳巳
而果然晉宗室多不法陽曲有三四驁虐者爲之魁
暨[illegible]奪財產不服者至用火炙蝎螫等毒刑
封之公請於　天子置之法惡宗斂迹撫晉三年綏
輯朴戒浚削植羸困抑豪猾敦節儉下吏肅然其飭
邊備則修障殖穀明賞申約復屯政通鹽利清尺籍
作士氣除戎器事事覈定制府上其功賜金綺者三

入爲兵部右侍郎以父年及耄亟歸省甫三月封公
病卒守制家居辛卯閲視給事中有言調南京用躐
跡丘壑者八年已亥起南京太常寺卿閲掌故見
懿文太子四時有祀痛　建文君獨無祀乃草疏曰
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祖宗諸盛典無不
釐舉獨　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　建文君
高皇帝孫　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
卽當　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　天子禮葬
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　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
也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爲金潢玉牒之主沒銜斷

蓬飛草之怨若敖含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　皇上
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褒祀之　詔伏讀制詞
有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于　建文者
且祀矣乃　建文獨不得祀耶弘治時禮部主事楊
循吉嘗以　景皇帝爲比議追謚夫謚且當議則祀
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次間稱號難定是
不知禮以情伸數繇時降茀祿蝍蟄一俎猶愈於湮
絕弗存者臣愚以爲酌都誕育之區臨莅之地生所
憑依魂魄不遠宜卽其處或祔于　高皇帝之側不
則　懿文太子側廟祏弗渝儀典斯秩　累朝未備

之禮今日集其大成　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懽忻交
慰于　皇上之善繼述矣疏具將上會　青宮冊立
少待辛丑轉通政使至都卽奏上之下禮部議如所
擬覆上不報然時論韙焉在納言七年封駁惟允時
中官四出漁利而爲牙爪者復多蝮鷙封事十九寢
不下諸司日行疏亦遲留不如期大小員缺多懸不
補河工告急水衡之兄金公從部院後每遇災異皆
上疏極諫不報乃引疾乞歸數十請未得允至戊申
進前三品二十三年實在職十二年　詔從吏部擬
晉南右都御史公去志益堅稱疾歸里日與親知置

酒爲樂康強不衰己酉八月遘脾疾卒距生嘉靖戊
子十月得年八十有二公貌魁梧昂然挺立爲人慷
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可涯涘居官不上虛聲所經
畫皆久遠計宗理學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于家事
繼母孝弟于禾同母子來子采子杲異母皆怡怡和
輯之待諸妹有恩愛居者分財濟焉既貴敦舊交如
平生嘗訓諸子曰石韋柳實以簪紱世其家至今閭
巷傳之乃功業不少概見然則不朽者徒青紫哉汝
輩勉之無以科第自多公生四子徵炤大名通判徵
焞南工部郎中徵炌福建右布政徵烜貢生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公玘墓碑

楊士奇

公諱玘字以先姓邵氏其先居睦至仁仲始徙金華蘭谿之椒峰孫吉甫宋國子助教公高祖也曾祖伯玉祖巨川父子祥曾祖以下皆不仕母盛氏公幼已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就學外傅勤勵不懈中永樂乙酉鄉試明年成進士賜勅歸進學又明年召至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紀究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巨奸猾爲民厲者亦不少寬假擧聲遂起嘗廵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　仁宗

皇帝監國尤所簡知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闕堂上官率命公署有重獄數以付公公感　上知遇夙夜盡心毎事覩理有所顧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石上官和買長里役者供一日費家爲之空公視事之[illegible]立罷之權聲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側目焉然聽公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使之積歲訟牒塡委悉取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在江西五年政用肅然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治職如江西而有司之務倍繁稍濟以寛宣德三年召爲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縱弛御史尤縱公奉勅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奉勅偕六部長貳簡黜諸司之不肖庸懦者綱紀復振爲人外肅內寛仕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制故實與夫施措之宜黙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擧大體而略瑣細家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毋在迎奉就養極其愛敬毋喪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鄉里以爲孝感處朋友寮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擧必淸介士其廉潔之操蓋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十二日夙興衣冠坐得風眩疾遽卒訃聞　上爲悼嘆遣行人

賜祭又命有司營葬事春秋五十有六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夏廸傳　雷禮

夏廸字廷簡號霞軒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生而魁偉聰明介特事親友弟極其孝愛既長備邑庠弟子員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闈戊辰上春官適遘疾弗遂厥志援例入胄監卒所業夏六月奉使河南建置平倉事巳巳之山東招諭人民咸訖事庚午試政于刑部時廸父松谷君以耆年有德應召至京辭以老疾遂廸幸賜告侍歸踰年松谷卒廸哀毀骨立葬祭無踰禮甲戌服闋上京師授溧陽縣丞勤撫字吏民信服邑遭年丁水澇逋賦數夥其糧里有鬻妻貨子

願償所逋猶未能集甚至有費身以聚者廸憫而思之乃勸借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零先足官賦天贖其子女以歸人咸德之明年以舊官復任郡戒行邑之人願留不可得明年調福建懷安縣丞蒞任一如溧陽之政翌日朝廷以虧兑遣官來徵民無所措廸有白馬即解以輸官一不與較于時理問缺署事之官所司知其廉能委以任之推獻詳審剖決平允略無留滯薦陞大理左寺副凡遇審決一以至公無不得其平焉壬午　文皇即位陞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轉本司郎中銓選遵常制百司官使歲久

人名達　仁皇試以太極論褒美有嘉丙戌拜河南左參政有妬其能者交訐陰私詔繫獄候勘明年春　仁皇憐其無辜請命於行在宥之從逢平矣分理庶務尋授兵部司務四日召至文華殿諭[illegible]部田賦不清今用爾爲浙江司郎中稽考來[illegible]辭之以浙人復諭之曰爾不作弊奚辭即叩頭承命不數日清理明白尋拜四川左參政及辭仍命傳遣到任凡司之繫獄未決徒犯不下十數即時推審獄無淹滯人咸悦服先是所屬土官嘗以進貢道經本司在官者各饋馬一匹廸至亦如之獨不受衆皆服其廉時

朝廷遣使採辦木植踰越歲時厲氣盛行民多夭折廸因入覲備陳民瘼蒙齎勅寬免軍民歡聲如雷庚子丁母憂甲辰夏調江西左參政　仁皇即位遣使召至拜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政暇日諭諸弟子曰我今際遇明時賴祖宗積德所致而祠堂之制未建於心能無慊乎汝等竭力經營我俸橐措置於是揀其材構制度儀物類依文公家禮又割松谷君遺田五十畝以充祭田凡四時先隴等祭量入爲出著[illegible]以識之永爲子孫世守乙巳夏五月領詔[illegible]府困於水災廸至今郡

守熊觀等勸實倫召鄉之巨室諄切諭之發倉振廪得米六萬餘斛以充賑濟公私賴以給助間以糧里跋扈兜收細民稅粮踰期逋負廸程督迫切有唐達者托舊僚顧行之子顧實齎賂廸求免直抵南京廸子幼莊年甫十二辭不敢受實棄而奔去追尋弗得廸令人至常州察院以告廸駭其事即擒顧實等劾所由達所賂經廸赴北京奏之朝廷知其出於非辜唐達等悉抵罪丙午二月忽遘疾卒于金臺年六十有一天台去公居官三十年布衣蕭然妻子有不足之嘆殆非虚語云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謚文恪吳公訥神道碑

錢溥

大江之南有古君子見用於世可傳於後者曰海虞吳公初公以布衣應召爲監察御史既而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授中順大夫尋轉左副都御史授嘉議大夫昉年七十以老疾辭者再　上特賜寵遣之歸益以著述講授爲事學博行聲褎然繫士林之望十八十有六而卒天順丁丑三月十六日蓋致仕後十有九年也　上遣官諭祭于家公諱訥字敏德別號思菴姓吳氏世居邑東北隅子游宅傍曾大父

諱清大父諱天佑蘊德弗耀父遵道沅陵縣簿累贈右僉都御史母王氏繼母陳氏俱封恭人公生而悟穎絕倫甫三歲失恃鞠育於祖母又三歲得陳母撫之七歲背五經正文弱冠聞沅陵君被誣繫京師即日誓往訴其屈事未白而父歿遂扶柩歸其祖母繼母亦卒公哀毀瘠立葬祭一本家禮邑士化焉厭廛市退居北郭大肆力經史百氏之籍研窮濂洛關閩諸儒之學發爲文章務極根柢略無華靡之辭見諸行事務厚倫族不尚撓競之習聲譽藹然日起授江陰崇明二縣學司訓不就昆山馬令以名達禮部召

至南京時　仁廟監國命翰林試之將授官而太醫院以素善醫奏敎其子弟辭之改敎諸大臣子弟於禮部屬近臣復薦召至行朝見　文皇於齋宮奏對稱旨俾日侍闕庭備顧問洪熙更化侍講學士沈度又以經明行修薦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毅然以道自重不矜小名志存大體出巡江浙見仁和邑庠有宋高宗書九經論孟碑多散布行路曰此南渡始崇道學事也命撿其所遺得百二十片復置殿廊見李公麟畫先聖賢像而秦檜記之有搢紳未純儒術頗馳詛詐僥倖功利等語蓋指當時恢復之士曰此

正聯菴所謂邪說誤國罪萬死不足以贖者也即命磨去仍錄其文使知邪詖之言與夫表宣公奏議敘鄂王祭忠皆足歆人心而厲名教宣德庚戌陞都憲於留都始至適習儀朝天宮謁卞忠貞墓見其傾隘命道士撤垣屋還所侵地輯歷代名臣諫疏勵諸屬積案傍千裁決沛然上下憚服以爲神正統初　上方御經筵即集解小學摶條爲說各要以進既歸復成補註性理羣書陳北溪性理字訓朱文公詩文抄吳文正文粹文章辨體詳刊要覽思菴前後續集行授自非其誠不與嘗辨子游聖門

高弟豈有荀況所謂偷儒憚事無廉恥嗜飲食之誚蓋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子弟鄉人或狃於俗習遂乃譏及子游晦菴嘗記子游祠所謂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灑其譏今公自處雅儉粗衣蔬食不混流俗而又淵源其學本立而用行廬陵楊文貞公當代儒碩慎許可至論公著述皆端本澄源之作又謂古道古心非今世所恒有噫是豈不足以灑其譏耶

南京右副都御史朱與言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江西萬安人永樂辛丑進士浙江道理刑同監察御史事乙巳拜湖廣按察司僉事宣德庚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奉　勅捕盜劾都司布政司守土官之失機者而削其官陞賞廵捕之有功者立守禦所二巡檢司三於要害盜遂寧息雅州妖人自稱鬼王聚衆作亂與言執械送京師境土以平尋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涖事南京號稱明允嘗有所建明多切時病未幾乞致仕景泰六年六月卒與言爲人剛方廉慎不屈於物有

所臨爲務有大體不事苛察人謂其得大臣之體

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illegible]

公篪神道碑　　彭　華

成化□五月二十四日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昌羅公卒于家訃聞　上悼惜遣官賜祭營葬公諱篪字應韶一字叔和其先泗州人有仕楊吳爲吉州錄事者留家於吉十五世至蘧菴仕元爲江浙儒學提舉子後可葬之南昌西山因徙居焉後可生文富文富生德厚德厚生公器是爲公曾大父大父父也大父父皆贈如公官大母王氏母郭氏皆贈淑人公器甫壓居而士習好賢急義喜與縉紳游而公爲

之子自少有所觀法十四入郡庠祭酒胡公儼致政家居面試之甚奇愛其才每出必召與偕公益自淬礪學日以進及領薦上春官辭乙榜入國監又爲祭酒李文忠公所稱許乙丑登進士拜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奉命巡太平寧國諸府清理案牘乙巳出甘肅勞賞將士景泰辛未擢浙江按察司副使乙亥丁外艱歸又丁內艱天順辛巳服闋陞湖廣按察使成化丙戌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庚寅召還理南京都察院事明年奉勅兼督操江又明年以疾乞歸休公才氣俊偉居官敢於任事所至有聲而

[illegible]不恕恥苛刻初為御史時閩中械為亂者至[illegible]
甚少皆論死公曰法十五以下當沒入豈可槩殺邪
行於都憲奏出之凡活三百餘人北虜不庭上疏備
陳關塞險易邊將賢不肖及防患禦敵之策多見采
納兩浙漕舟三載一新以為常而用工悉取於民奸
吏往往肆侵尅所靡不貲公蒞之六事工稱費省斥其
餘錢還之民有邏卒得羣盜利其賄縱之且誣執良
民為盜繫于獄陰嗾獄卒言其有反獄狀冀寘之死
以滅口公察知之立捕卒正其罪冤者得釋湖廣西
南境苗獠雜處喜爭鬬一日辰州苗因爭田相攻劫

或欲舉兵誅之公曰此事小可以檄止檄之不從誅
未晚也檄至皆伏罪兵得不舉及為都憲又揭榜諭
苗獠以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狀聞者悚息間有不
率肆剽者公畫奇邀擊之竟破賊乘勝搗其巢穴焚
寨八百餘所斬首二千級俘二千人苗人自是鼠伏
不敢出為惡捷聞有文綺寶鈔之賜武昌城距江僅
數尋每風濤衝激壞民廬舍且盡勢將齧城公課令
鹽船自荊襄漢沔載石順流而下築長堤以捍江居
者賴焉歲大饑公以便宜省浮費禁冗食緩催徵日
勸分富室及出官帑以糴一二年間賑饑之餘[illegible]

至六十萬石民困以蘇軍給用饒當公之築堤積粟
士夫不悅公者因造為謗語冀以撼公公屹不為動
卒有成功其在南京校講謀畫務持大體上疏規切
時政乞親萬幾用正人遠邪佞納諫諍慎刑罰節內
廷之賜予省官船之餽運皆人所難言者既歸杜門
自適踰如也平生為人簡直坦夷與人交不事矯飾
尤喜濟人急宗族親戚有不足者輒分所有賙之居
閒好讀書為文平實詩清雅和平有知菴集藏于家
春秋五十有八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章公律墓志

公姓章氏諱律字鳴鳳號容齋系出宋相文簡公先世自閩遷浙之樂清代有顯者逌高祖始家蘇之常熟祖煥文父珪號全名俱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副都御史祖妣唐氏妣李氏俱贈淑人公生四歲失恃賴祖妣拊養自少有成人志恥伍里巷兒正統間全名公爲監察御史以直道弗容于時棄官歸隱闢園池構館宇爲游息之所公與兄國子助教儀鳳廣東參議翔鳳今南京大理卿韶鳳讀書其中自相師友識者咸以遠大期之三兄相繼登科入仕惟公侍父側

竭力奉養日則綜理家務夜則篝燈苦學舉景泰癸酉鄉試明年遂登進士天順丁丑授刑部山東司主事甲申轉江西司員外郎屢辨疑獄衆稱神明成化丙戌擢保定知府保定爲畿内輔郡素稱繁劇及公涖任典學校定户役理寃滯抑豪強不爲利回不爲勢疚政聲卓然有聞初全名公爲權貴所擠至是其子夜率人刧奪姑家衆疑公必重其罪公笑曰忠厚存心毋懷宿怨父命也吾可違乎卒坐以親屬相盜律癸巳遷雲南右參政時交趾遣使欲從臨安入貢公以非故道力拒之且疏言夷情譎詐宜飭邊備丁

全名公艱報闋改廣西左參政庚子遷右布政適歲秋旱齋沐率官屬露禱精誠所感甘雨隨澍歲以大熟荔浦獞賊竊發遣將徂征公受命監督率酒城兵由象武路阨陳村口賞賊要衝號令明肅士衆帖然且戰且徠遂擒渠魁而悉散其脅從者營中屏竹槁而復生衆咸以爲不殺之兆捷音上聞特賜勅奬勵進秩正二品甲辰轉貴州左布政撫綏邊氓制馭苗獠咸得其宜丙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雲南其地爲公舊治民夷素服威德事皆不令而行朝廷推恩追贈二代弘治改元召任南京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掌院事仍食二品祿公感知遇益加奮提整肅憲度風采一新先是諫官有忤執政假以他事補外任公首請復其職執政憾之會公在雲南時巡按者廢事乖剌嘗面折之既而其人以不職見黜遂誣公受夷人賂召致廷對按驗無實詔章服閒居鄉太夫祖餞都門外公因某以疎直不卹人怨幸賴天子聖明察其非辜得遂歸老之願足矣既歸杜門却掃日課二子讀書預擇吉壤營壽藏暇則爲山水之遊以詩酒自適若未嘗居顯位秉重權者因易其號曰怡晚散人弘治癸丑八月卒生宣德戊申五月年六十有六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璚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璚字玉汝蘇州長洲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歷左給事中都給事中妖僧繼曉既就逮法司擬以常刑璚與同官暴其罪遂伏法妖人王艮惑衆通虜奏令撫臣禁紀因請重天下社學以端蒙養則邪慝不興有中人擊尚寶官於朝劾之俱坐黜彭城伯張信爲幸臣所誣璚辨其非歷陞大理寺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管操江召還蒞院事周府莊田與屯田相錯互爭不決璚往勘歸之府人

多弄之璚著屯田十二難以辨再陞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管操江劇賊施天泰等擾海上璚引兵會巡撫魏紳不即捕滅第誘降其首而黨復熾爲言者所論遂致仕家居不一年卒時正德元年九月賜祭葬如制

南京右副都御史汪舜民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舜民字從仁徽州婺源人成化戊戌進士授行人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甘肅等處多所舉刺從父奎以御史言事廷杖舜民扶掖之坐謫雲南蒙自衛經歷歷遷廣東東莞縣知縣擢江西按察司僉事詳讞明允剖決如流擢雲南副使孟養餘孽思六叛據孟密承檄往撫定之以母憂歸服闋赴京會淮揚大侵議遣官賑濟之用薦改注山東理其事兼徐州兵備以便宜出納奏停不急之徵流冗多復業擢福建按察使盜竊稱清縣

庫怨家有所訴指獄已成舜民廉得其盜而罪誣者脫三十人于死擢河南右布政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居一月例召還道改南京都察院正德二年六月丙戌卒舜民有才略平生亦矯矯以風節自勵者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旦　實錄

歐陽旦字子相江西安福人成化辛丑進士授休寧知縣擢監察御史歷按察司僉事副使布政司參政左右布政使馴陞應天府尹其後乃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十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旦爲人純謹有文學名其在湖廣浙江提督學政以寬厚得士心入仕三十餘年貶議不及少時伯父敏待之甚厚及貴乃爲其子曾授室且擇師誨之無異已子以是重于鄉里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原孫公修墓志

姚　淶

先生姓孫氏名修字用吉號廣原其先蜀之富順人祖貴隱跡田野父顯行貨燕趙間時正統已巳所在盜起遂占籍鄖鄖應募禦虜積功至指揮使生三子伯偉仲儒公其季也公十有二齡父歿母拊公孀居公雖少卽勵志於學十五受詩于太史程先生楷之門程先生深咨異之十八攺事家君東泉公家君賢者之嚮也公文譽焱起高出倫輩弘治辛酉舉順天鄉試乙丑舉進士正德攺元拜戶部浙江司主事出

視壩上諸廠中官素驁蠹其中逆瑾焰又方熾衆皆危公公曰惟法是狥餘非吾憂也已而卒無他已巳命公責逋賦于蘇常嘉湖諸郡公召守若令以禍福諭之未幾吏勸于督民樂于輸賦入大司徒錄其勞庚午春進廣西司員外郎尋攺山東道監察御史是時言官救過不暇公偘偘自將咎譴弗及頃之瑾敗公出其獄有聲辛未春擢陝西僉事治延綏之東陲公爲之督察姦蠹峙糧訓卒虜偵知有備引去總制張公泰輩薦公于朝者凡六疏癸酉攺理全陝屯政邊民不忍其去攀號滿野甲戌巡撫金公獻民輩薦

公者凡四疏先是屯廢不治者已數年公立法簡而
嚴歲入數倍於昔陝人神之乙亥虜犯秦隴別部萬
餘奄至平凉藩臬重臣有事于土者皆不至公偶以
公事過之關祈死備宗室內震城且陷公急令塞諸
門招胡騎哈指揮者率敢死士百人發勁矢射之虜
大讋乃環城數里而陣於是城守始嚴城外民居數
萬家亦賴以存虜遂引却當是時微公則平凉皆虜
魚肉矣總制馮公清輩尤偉其績與部使者論薦六
七疏丙子夏進陝西副使秋監文試戊寅陝人賜間
御史宇文鍾主事田龍與給事中王元凱有隙王誣

宇文以謀逆有狀鎮守中官劉寶惑於廖愷之說奏
於行在所　武宗命逮至軍門鞫之鎮巡諸公下使
繫其人公察其無左驗止錄尤重者數人械送南都
劉怒曰謀逆大事也烏可止以鍾龍輩塞詔旨其家
屬并諸證人宜悉在遣中何故釋之衆不敢應公徐
曰鍾龍雖曰謀逆而按驗無狀執二人以往足矣它
日鞫而實彼家焉往如其誣也必獲伸雪又焉可累
及無辜哉且誰無子弟公亦宜自念其家劉噤而止
二人至南都雖瘐死獄中而其枉亦白罪竟坐元凱
而數十百家卒賴公以免不然株連窮治寃濫將不
可勝計也庚辰秋商有巨盜嚴天柱獲礦利甚厚擁
其徒三千人襲商州破之遂僭號部署其衆聲播關
洛巡撫鄭公陽托固原有警避去檄公禦之公卒兵
五千疾馳赴之甫一月薙獮無遺者公既立功當有
異擢而本兵欲薄鄭避事之罰不復序列公功公僅
被勅褒賞而已辛巳擢山西按察使公廉有威上下
憚之巡撫胡公錠輩薦公者凡三疏銓司擬公巡撫
甘肅朝廷雖未即用公而聲望自是益重嘉靖元年
冬入覲部院思得異才以佐新政考諸藩臬之長特
署公上考曰大受器也是歲總制鄧公璋既剡薦公

而家君將去榆陽特舉公自代癸未春擢河南右布
政使尋陞浙江左轄舟行抵維揚母病去浙秖數驛
或勸倍道赴之有不諱飧費可責辦有司公泣曰此
豈規利時哉留二旬而母竟卒乙酉秋服且闋邃菴
楊公在關中首疏薦之丙戌補江西左轄公念兵火
之後公私空竭乃謹出納杜請謁常賦賴以稍裕丁
亥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湘公夙望素嚴贓吏相率
棄印綬去時顯陵繕治公與有勞勤內臺左都御史
嘉魚李公素不樂公會廷議處天下巡撫李乘間擠
公賴在議諸公多知公賢戊子春乃改公南京操江

江洋巨盜陳表出沒剽江上諸民居公嚴立賞格躬率舟師蹙之三月就縛　上嘉勞有白金文綺之賜公以北院改南其秩任如故特以操江與在院者事權稍異院長張公琮抑公於後來者之下公頗不悅曰禮與法未之前聞也吾不能辱官以媚僚友遂不復入院視事一時依阿澳䛐者咸嫉公過剛公於是引疾之志決矣己丑春公以災異自陳詞甚懇惻
上特聽之公即日北歸杜門謝客數有薦公者謂公宜用不宜廢則天下之未能釋公者可知也公生於成化戊戌距今卒之歲年五十有六

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公載神道碑　嚴嵩

公諱載字文載初舉進士名君瑛　武廟御賜今名蒲州垣曲人也曾祖諱郎登洪武初進士爲監察御史巡按北平以風裁著稱祖諱信隱居弗仕考諱璲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晉氏繼母衛氏俱贈宜人公中正德丁卯鄉試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奉命督漕上疏極言漕政利病暑籍籍起陞陝西參議撫治商洛宵剿巨寇有白金寶鏹之賜土魯番侵奪哈密爲邊患總督遂薦揚公知公才薦爲甘肅兵備副使時議者欲奮魯番擊之公言外攘必先內治宜實糧餉利器械固堡寨謹斥堠用間諜及倣趙充國墾田故事食足兵乃可舉否則虛內事外徒啓邊釁疏上議遂寢公於是銳意屯種開鹽召商實粟塞下期年而士氣大奮所戰克捷番酋牙木蘭帖木哥等率衆降者萬餘人又酌屯田便益十數事條上俱獲允行陞陝西參政仍兵備甘肅逐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仍兼理屯政公稽歲所入以革宿弊人不能爲欺邊方素不知學爲擇師儒以教學官弟子諸番入貢每乞增額公奏請遵

[illegible]制驗放以省供億鹽引課令本折兼輸以便商賈虜至督將士出戰凡所斬獲親劾功次以明激勸守邊數年政績大著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旣去任猶陳邊務十二事曰此吾所已試者俾後人守之耳然是時言者摘他事劾公奉旨聽勘久之事得白衆望公起復用而尋已不祿矣公生成化壬寅卒嘉靖癸卯享年六十有二訃聞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復以邊功錄其子爲國子生蓋異數云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攝大理寺事松洲柴公經墓志銘

崔桐

公諱經字季常松洲別號也幼敏而文長魁庚午鄉薦登丁丑進士授刑曹主事會 武皇帝巡遊偕部僚伏闕諫詔跪闕下五日廷杖三十奪俸半年時彬寧擘兇奸國紀公不爲撓湔雪冤獄周世昌等十餘人爲同官葉城張公所愛重謂公長於宣奏薦應銀臺選公以速化爲恥力辭免今 上御極用諫官言加公俸一級癸未公陟雲南僉事憂歸闋補湖廣時辰州有鄭生者所司以怨坐之死刑監司以生富故不敢辨公獨條其冤狀無所顧忌生乃免沅州有判

負當路姻恣貪虐公按其罪一道慓然岷王以罪廢議者欲譖以郡王公潛假人以柄疑偕生嫌卒與撫臣定議令世子自新以杜覬覦保靖酉陽二宣慰積怨搆兵數十年莫之解公承檄往撫之諭以朝廷恩威二僚卒受約束芒部告變公將楚兵萬餘會總制伍公于貴陽擒令殲商僚夷怵讋庚寅公遷貴州參議時大臣督運巨木經畫失宜公抗疏陳褒構飛橋傾隮之害請從民便事易集而民不勞公[illegible]也劇賊周天昆之變川貴病焉朝議合兩撫臣兵攻之公

謚瘁調兵餉梟賊對壘晝夜不敢怠賊平受錄幣之賞辛卯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撫臺龍湫王公廉其賢道義相信展布益卉甲午遷廣東按察使渭厓霍公謂前使追復梁氏所據憲司池爲非力請歸梁而公不可雖忤渭厓以素知其賢且嘗薦之亦莫之撼也丙申遷右布政使時兩廣軍門儲匱公條陳便宜數十事白於總督錢公榜示列郡於是水陸並至輸運委積丁酉大水自嶺至雄州霖潦湮道公討發帑搆橋走涉稱便梅國劉公爲置碑以紀其績庚子以憂闋補四川尋轉左使議糧籍定稅額以均徭役黎山刊木通道于荆陸馳二千餘里民無病於覆溺辛丑公晉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務公法律詳備江防敗觀壬寅視篆本院兼署事大理有監生吳仕者以無罪蒙重擬部堂允之而公不允也守減大姓徐正本從坐者數十人撫臣允之而公不允被論謝政癸卯二月也公平生事親孝太安人敎子婦有家法公洎李安人奉之甚謹嘗一奉至楚色養備至太安人老不喜出乃留妻子承歡凡五任不以隨行撫諸弟甚友愛與人交直而不矯敬而不諂居官處家淸介壁立至決大疑臨大事侃侃烈烈意毋依於忠厚眞金玉君子也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雲屏趙公汝濂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汝濂字敎夫姓趙氏世爲南中太和人高大父諱暘曾大父諱均咸有隱德爲鄉評所推大父諱平贈推官考諱儀治禮記領雲貴鄉薦魁初授涪州學正歷應天府推官瀘州知州有惠政累贈中憲大夫配段氏累贈恭人以弘治乙卯生公公七歲時步趨舉止不類凡兒八歲能屬對句恭人常語人曰此兒言動如有敎之者十二歲在涪從師學易同門十二許人惟公與夏公邦謨穎敏出羣其師曰若二子者不必師矣後夏爲冢宰公爲中丞人以師爲有識云十五歲浮涪水偶見鄰舟乘廻漩將覆公喚舟子急移己舟救之舟人曰灘漩如此往救恐亦不免公曰彼生吾亦生彼死吾亦死坐視其溺豈人心乎卒之兩舟皆濟所活二十餘人公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自是公益勵問學嘉靖改元壬午中雲貴鄉試易魁于丙戌進士釋褐都察院觀政是年冬十月選改翰林院庶吉士乙未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丙申調文選司主事轉驗封司員外郎己亥轉稽勳司署郎中調考功司庚子實授考功司郎中大應補文選公白冢

宰曰頃者考察一任積怨已深若轉銓司謗毀且至
願得南京尚寶足矣冢宰曰此對品耳非所以處賢
人也衆譁然勸公入銓司以爲美秩之地公曰銓郎
雖好然伺候兩府趨趄風旨此豈迂拙之所能耶明
日箚内閣辭皆曰宜晉四品公曰四品之例在銓郎
則可在某則不可與其爲人所忌不若爲人所忽諸
老皆喜意取南尚寶卿一時輿論多之甲辰由尚寶
轉太常寺少卿轉右通政丁未轉太僕寺卿庚戌轉
太常寺卿尋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掌院事辛亥
同南京吏部考察京官時以公舊歷斯任每事咨焉

多所推服是年公自陳奉旨對品調外任公歸里既
二載甲寅吏部咨聽調官員如有疾自甘休致者聽
具奏以原職致仕公如例乞休奉旨准以右副都御
史致仕隆慶改元例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已巳卒于
家時年七十有五公爲人簡默平居言呐呐若不出
口及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爲考
功郎主京考察事人謂公曰兩閣下私人須先請問
否則匪直損官而已公艴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
竟入部明日立堂上簿晳官名都察院王左都曰御
史某某應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其過王曰雖無
過然乏風力公曰不宜御史猶宜別官本院改題可
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久之
首肯曰是是部屬魏某者端人也本堂周尚書欲黜
之公爭之不已周怒而詈公亦詈諸老解曰考功雖
無所聞本堂必有所見姑從之勿爭遂削其籍堂事
畢部院欲散公申言曰今年考察不虧人只虧一
魏郎中耳頃之科道拾遺奏上獨留之後魏官至兩
淮巡撫公相見未嘗及之其器量弘毅有如此考察
疏名將上時冢宰謂公曰黜中有某某者内閣之姻
黨某某内閣之門人某某内閣之愛幸此疏一上恐

爲衙門累也公曰決不累衙門惟郎中不自顧惜斯
無患矣冢宰又曰趙某者内閣倚信決不可黜公曰
趙某不黜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方納所奏
本旋出聞忽有與趙考功回者其聲甚厲乃閣寺二
人還所奏本曰爾何苟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
來視之本面浸漶公少悸知爲權門意也因毅然曰
此本決不可易但進之生死吾自當之諒不至詒患
諸君也閣寺語塞明日旨下果留趙某等三人無他
患也後時趙某與嚴氏聲勢相倚總制淮浙威震中
外遇公于途譏公曰昔時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

殺人而人不敢恨刃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其于利害之際深洗不撓有如此初為通政時狀至輒審誑[illegible]必刑須之部院皆專訟牘既而乃知舊通政無不准之狀至公始判其虛實故無情之訟自止也公兼操江時各司解賊犯但閱其申文即付之有司刑曹問公曰不杖賊犯何也公曰五城拿官御史問官理問司獄獄官皆以笞捶從事吾三法司堂上如律定罪而已識者然之其知法意每如此公在太僕時堂側費千餘金僚佐亦皆霑及公一無所私僚佐以為矯激公乃集衆量分已獨無取衆謂公亦宜受公曰諸

君有出巡之費吾塊居於此受之無名竟不受其為馬政革相沿之習相馬給直價不太費而馬數易盈民皆稱便南太僕至今以公為則也公自離考功日日圖歸蕃見讐家顯盛自顧不能久於其位卒之公論在人徧歷清衛官至右副都御史時有讐家冤李給舍論公給舍奮然曰吾豈代人報讐者旁人聞之以告公曰荷李公知已然吾官至此已出望外矣歸里以來不入治城第日與田夫野老柱杖遊行就山麓營一草菴有暇輒往歌嘯其中名其菴曰覺真謂人曰平生涉歷畏途殊無真意乃今覺真情乎晚矣

公敦內行祖之居宅父之官貲一毫不取皆推與弟姪為之嫁娶公為人長者人或犯之付之一笑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貸錢不取息貧則還其券以周之作詩文信手應人不為雕蟲之技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嚴升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嚴升字仲升直隸繁昌縣人由進士授蜀之靑神縣知縣調巫山縣一以誠心愛民所至有賢名永樂初下詔求賢用薦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坐累左遷順慶府同知改吏部考功郎中在職六年澹靜自守而勤于職務　仁宗皇帝嗣位遴選廷臣尚書蹇義擧升陞大理寺右少卿升洗毅剛民執法明愼奉命淸理軍政蘇州諸郡舊俗豪猾肆姦誣平民爲兵者多升至行之以公明民莫有受誣者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與左副都御史邵玘同

心蒞政屛黜不肖風紀用張升淸素儉約雖居顯膴飲食衣服無異寒士而風裁嚴峻不可犯云宣德五年十一月卒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楷神道碑

李賢

天順庚辰冬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致慶禮于京師一疾而逝是月七日也　上聞訃驚悼良久特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公諱楷字式之浙之寧波慈谿人天資穎敏讀書過目卽成誦年十二能屬文有司聞其名召補邑庠生十七領鄉薦登永樂甲辰進士宣德改元之明年試政於夏官時方北征輿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知公才委往關中督之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初有强盜

繫刑部獄中吏受賂脫之公劾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名聲赫然六年考績至行在因獻聖德頌正統初乃還在任能辨疑獄有造僞印者本夏三也賂書僕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有與妖僧作逆事者連坐其主當族公察之逃日所爲主得勿論有兄毆人死誣與弟同毆歷臺審無能辨之者公察其枉謂毆時弟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此類甚多庚申用大臣薦陞陝西按察僉事理屯田督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時靖遠伯王驥巡邊以公同行公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者

丁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畿甸蝗起　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閩賊鄧茂七作亂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公爲監軍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急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解去兵至鉛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敵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

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滚木擂石下壓之賊衆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僞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初處州賊葉宗留亦起已遣都督徐恭征之至是復勅公旋師與之犄角恭次金公山甚危公往援之至卽伏兵樹鳴見芭爲壘賊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

一鼓殲之景泰改元公班師至京有媢其功者劾公初至躭詩玩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念公之勞仍舊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督軍餉增戰騎募勇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適公至京入謝上見公曰朕得其人矣遂以公往還京　上嘉勞之轉南京都察院方專委託而數止于斯豈非命耶生洪武三十二年三月年六十有三公好獎引士類見人有善必延譽之遇患難者必拯濟之尤篤於友道其學浩瀚善行草隸篆所著有四經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諸書至於選詩唐音李杜詩草堂詩餘凡十數家公悉和之累數百卷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世良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世良字宗之浙江海鹽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授樂安縣令改南和擢監察御史南京大理寺丞世良資性明敏尹南和時陳言便民六事民德之爲立去思碑逆瑾擅權以事中世良罰米至二千石餘瑾敗擢南京大理寺右少卿未幾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時武備廢弛不習戰士卒皆影射無實倉卒則募沿江漁戶充之及流賊至皆望風犇潰劉六劉七之過南都也世良平兵出禦事急隱蘆葦中得免竟爲言官所劾勒歸

致仕正德十四年九月卒于家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裴公紳墓志銘

張四維

蒲州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裴公卒於家距生正德癸酉六月六日得年五十五耳初公巡撫陝西時中飛語聽調里居于時五朞矣會今　天子登極搜揚遺碩科道交上疏薦公可大用詔報可遁公忽以訃聞　天子悼之特頒御祭一壇公階四品不滿一考于法不應賜祭蓋異數云公神宇冲粹涵蓄甚富與人婉款有情恂恂自將見者起敬至於論當世事辨人臧否稽古今同異侃侃焉出之有緒而不淆也雖

故好學發而爲詩文清潤雅飭如其爲人尤喜援引後進出其門者彬彬多知名士當嘉靖丙辰丁巳時公居內艱余亦罹先宜人之變與今太傅冢宰楊公及余舅督府兵侍王公俱守制在里余因獲從三公者講業于楊公北墅大椿堂中見公外温內理不爲嶢巇皦異之行而中截然不可犯根心出言無纖毫矯飾致可敬也謂公且宏濟於時不且充所解詣磨礪浸漬登作者之域詎謂中壽不躋乃奄爾物化耶悲哉公諱紳字子書別號右山裴氏故爲河東望族公系出聞喜晉公度之後勝國時有澤民者以功授

㲉符爲達魯花赤領平陽事始定居於蒲澤民于居
歲陝西行省叅政居敬子約文爲元總管數傳至公
曾祖瓚祖英俱隱德不仕父爾以公貴封文林郎河
南道監察御史毋張氏封孺人公幼穎敏能日記千
百言禾總角即爲學官弟子員試輒占高等嘉靖甲
午舉於鄉戊戌登進士授行人辛丑擢監察御史督
理長蘆山東鹽課近京多奸民依憑城社私販大行
公首劾鄭尚書僕置之法仍對仗彈尚書奪俸比公
代遂無復私販者乙巳按眞定是時虜迎寇太原公
乃議增紫荊諸關埤塹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賜丁未

按浙江上海防六事詔悉從其議蓋是時海激漸不
靖矣朝議設都御史督軍務而都御史者顓擅戮平
民報首功公檄臬司問狀都御史乃大恐公以其不
宜肩重任故條言其事自後海寇益猖諸建白防禦
計冊無慮數十上率無越公議者戊申丁御史公憂辛
亥起復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崇實學杜請
囑諸所獎拔皆藉藉有聲之士乙卯陞河南布政司
叅政撫守汝南其冬丁張孺人憂戊午起復補四川
布政司叅政庚申陞江西按察使辛酉陞河南右布
政使未幾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壬戌

春虜犯延綏公聞警提旅馳之遏其南下于是朝議
謂總督程公不任事擬公代之未果其冬虜復自寧
夏入公督衆迎拒斬首八十餘級以捷聞乃益爲內
地備簡西安等衛卒三千人奏設叅將一員團練會
城陝當滇蜀孔道民苦于供億有析城伯某者使蜀
過陝又特稱貪暴公廉其不法狀數十奏之且請自
今勳臣出使毋枉道上命著爲令併徵析城伯還
析城伯懼自殺秦地肅然初公督學山東時有一二
鄉宦求庇其不肖子弟不得則大恚巳乃作爲謗書
禍騰之兩都中當丙辰時既撼公不動益慚憤于是

歲癸亥屬京察朝復以流言中公甚異賴當道者稍
稍知之乃奏改公南京公曰吾失勤于國而顧增此
多口命也遂歸臥河山舊廬課子明經尋繹故業州
與故友嘯咏杯酒間若不寧涉世者山西撫按若延
安楊公南昌萬公鄭州王公海豐楊公濰縣王公先
後各以公之德美疏聞于朝不果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

道御史

目錄畢

道御史

監察御史陳公繼先行狀　梁潛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系出潁川十二世祖某始由金陵徙泰和旣子孫蕃衍貴顯者益衆又幾世曰菊存先生元贛州路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高祖也曰學禮由贛州路學教授累官贛州路推官公曾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學教授公之父曰有慶先生刻志於學而行尤高推官公嘗晝寐夢神人擁皂纛竪廳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焉推官公喜曰

此兒亢吾宗矣稍長穎悟特異嘗坐客羣集推官公呼令屬對公應聲而辨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於兵諸長老相繼歿僮僕無一人存者公甫冠從弱弟老母以居累累然鮮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崧來撫之諭使爲學遂徃受詩於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旣富出之沛然渾厚浩翰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鋒穎潛藏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爲文而求之者輒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點竄瑣瑣遇得意處則琅然誦之其聲若出金石蓋有不知饑寒之在體者久之以詩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於山西閩海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決獄多藉於京師又　太祖高皇帝愼庶獄決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懾伏五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多出其手訊鞫之暇輒爲文自娛一時與公交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昔所爲文多散失不存存者

五卷耳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於官歿之日搜其橐無餘貲出其篋無完衣而床几左右惟簡編塵積聞者莫不悲之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廣顙隆準背隱起如負笈緩步徐行懇懇乎碩碩乎其大也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而詭隨側媚者不能迎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技曲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蓋公之材用未盡施年不及下壽然爲名進士賢御史爲文章追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也嘗稱道公之事以勉潛於學令詔其子賞使識之不忘

監察御史王度傳　黃佐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經書稽理修辭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　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會議兵事度與僉謀歲庚辰監會試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夏六月濟南告急師徒屢敗度奏請募兵壬午春

有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閫門被繫實於法度死時年四十有七按惠大記云度華除初爲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寅志云或曰令南海三年始召拜則其拜官之年今皆無的據矣又云度居邑之東平坊因往役藩司牧伯禮爲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度與焉酒酣索詩即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詠檄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尋常地無自吹噓到京畿他皆不傳矣因詢十事大

[illegible]之父度死姻家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籍長王宗錫冀脫逃詭稱度爲他產冒籍然亦莫能免也冬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追論方孝孺黨　上曰彼自盡其心耳其勿問於是事漸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忠臣可憫因大赦諸家族之存者戶留一丁應戍云

監察御史張公翼傳略

張翼泰州人舉永樂戊子鄉試歷任江西巡按監察御史會歲大侵人人顛頷爭殣相屬于道公上疏檢圖請賑濟詔愍之爲發帑金數十萬甦活甚多又江岸地斥鹵可田有司憚于開墾公至爲處牛種鑿渠道有秋者萬餘頃民得殺富大臣劉觀貪婪無忌廷臣多彈射之然劉有寵於　上言者反遭貶自是舉朝口噤心悸疏莫敢再公忿然曰言官之職掌爲何誓不與劉共朝於是按其不法數事力劾之　上爲感悟下劉觀及于韶錦衣獄遣戍邊左中涓楊進等

怙寵要恩請玉帶金鞍圖書等物引從征王璡故事願屬借踰衆譁之不敢言公批鱗極諫事得寢中涓輩嗾指曰秀才大膽時與御史邵玘楊爵輩齊名臺閣生風焉忠臣直士何代無之乃羣議而單阻者多矣張公戇直敢犯不避齒馬之嫌豈非違衆獨立者乎所按部又能墾斥鹵請賑金垂永賴之利以咻噢一方則又直臣中之良吏矣

監察御史唐舟傳　于亮刪　黃佐

唐舟字汝濟璦山人學優才贍中華除間鄉試永樂癸未復試皆中第二名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始至簡易御下若尋常然久之名愈著上下大服有同其故曰古人所謂新任如處暗室輕動必有觸損久坐自明未幾應求賢　詔起赴京陞江西僉事整飭紀度郡邑承望風采舊南昌守懼先隙闔門不能仰視舟待之加禮衆服其量後以微累降判衢郡郎折怨節盡安輯撫綏之道以非幸從戎隆慶衢人思之不已　仁廟登極大臣首薦爲監察御史即抗辯內

侍陷黃本固等數事風節愈勁出按浙江所至多政譽爲人胸次坦夷光明無纖芥畛域待已接人任真自信敭歷中外餘三十年所至有冰蘗聲嘗題門帖曰雪霜半染中年鬢天地應知暮夜心見者嘆服及歸杜門不出家無擔石之儲處之晏如鄉議高之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子亮字景明幼隨父任衢州游常山學中永樂丁酉科浙江鄉試戊戌登進士除直隸泗州判官改詹事府王簿旋改王府長史司奉祠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以舊恩賜鈔幣擢寧國府同知謝恩詩內侍傳宣出建章東宮寮屬被恩光親

勞御手分文錦又勅中官賜玉㯶五品大夫名不
萬年　天子壽無疆小臣戀國心長在時望彤雲捧
玉皇

監察御史陳憲傳

江西道監察御史陳憲字廷章浙江定海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莊重知憲體其在江西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縣吏之賢否而去留之悉公人用悅服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之爲巳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吉安守禦千戶所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按察司巡按御史雖知之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抃於道他善政尚多既歸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引

憲初鞫爲證俱集刑部憲事巳白以待覆奏未出然巳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賍清雖罪狀明白尚繫刑部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捶擊憲憲忿恨竟以宣德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咎禮後　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　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有告清他罪者立命磔於市

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墓志銘

楊士奇

正統七年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奉使廣東明年秋使事畢將歸得熱疾布政使南昌彭公按察使蕪湖郭公合三司寮屬徧求醫療竟不起九月二日也殮其裝蕭然遂相與治棺斂且歸其喪孟嘉吉之泰和人自少勤學雖貧志操卓然宣德中舉賢良爲廣西按察知事持其言行不肯苟且而勤於職務按察使謝璉及其寮佐皆一時之賢者亦皆賢孟嘉璉嘗語人吾輩以友道待孟嘉未嘗以屬而孟嘉事其

上官皆謹凡所施於下吏者亦咸見敬愛三載考最刑部尚書臣曰魏公前未嘗識孟嘉採諸輿論薦爲監察御史益明法意究大體用刑能恕而致勤夙夜操行益嚴不肯枉道徇物嘗巡按浙江歲餘君子稱其嚴而不察公而有體得憲體之正孟嘉在察院處其同寮相好無間言獨都御史陳智怙勢騁弘昵邪讐正凡其屬之正直者及爲上直大臣所舉者智皆惡其不阿徇已而不禮逝之或導孟嘉謁少枉以取容乎孟嘉曰彼所爲若是將不自容何能容人無幾智及其所素昵者皆以罪罷黜如孟嘉言孟嘉爲人和厚坦易廉潔公正與物無競其卒也士君子皆爲之嗟悼其享年四十有八孟嘉余女弟之子十二三從余在兩京二十餘年自束髮聞一善言輒服膺之不混儕流俗今卓立如此余方資賢甥以終老豈謂遽先吾而逝也嗚呼惜哉

監察御史孫公鼎傳　　京學志

公諱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置本原錄錄諸生善行學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竭者無所厝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界諸生同唱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循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于文信公祠去蓋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金陵王林朴以賢良徵公薦以自代不允而擢林朴僉事董廣學政會勑封公父特得告歸省父聞　恩命至擁騎以迎公塗行控御甚慶觀者榮之明年遽以會

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嘗道屢欲論起之郡守江浦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監察御史練公墓誌銘　王偉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浙江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逵海道萬戶府總管祖則成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考皆封監察御史妣王氏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公在童孺時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卯領鄉薦名在第二會試入胄監歷事都察院正統己巳　英廟親征北虜未還　景帝監國尋即大位時京師戒嚴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亦莫敢昌言國是公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

曰[illegible]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進逼京城公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也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勑邊將勒兵内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姦臣宜悉加誅以爲衆戒疏入

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即日授公浙江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大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斂戢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虜情叵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　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　上於是召王翺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三載賜勑命有式克振勵不

忝厥官之褒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營歲久逋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上言召募之初既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既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　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

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脅從公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摭公於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已丁外艱歸矣自是絕意功名葺復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文否則爲文公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惘焉公賦性剛毅不肯下人好善之心雖切不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達

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斥不復而其勢然哉春秋七十有六

貴州道監察御史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鍾公同傳

程楷

鍾恭愍名同字世京吉之永豐人翰林院復之子復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邸弟忠愍諫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既歿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舉辛未舉進士壬申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入臺風采諤諤時天下多事凡大計輒敢言　景皇帝既渝盟奪嫡會所建薨　憲廟逃潛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

下事無重於此者吾固不敢默雖然不可以輕言無補甲戌積陰晦逾日求直言五月四日適獲韃賊知虜情臣測因上章先虜事中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　太上皇曩侍　皇上友愛甚周今　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選寒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　帝不懌然重

憂仍優詔褒荅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心然事
有難易從多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
儲言有旨鞫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命牢固監候
窘辱萬狀踰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
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 上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
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遂封大杖入
獄杖至百腐腫逾六日死獄中時八月二十六日也
年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 英宗復辟國子生葉華
朱圭以爲言贈大理寺左寺丞錄長子啟爲國子生
已卯得尸詔給衣棺馳驛歸葬尋授啟咸寧令以疾

罷成化癸卯妻羅重以爲請 憲宗特命錄其仲越
爲通政司知事月給羅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
乃謚恭愍俾從祀忠節祠恭愍方在庠序隙地特出
紅葵一本迥異既塟塚木巢烏鵲產白雛者而納諫
章時馳馬出馬溝伏不肯去同憤曰死同耳我馬奚
爲馬猶迂迴再四乃去後三日死廐中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毓墓志銘

李東陽

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
皆藉公啟廸稍長因公爲外傅從之游食飲於公數
年東陽舉進士僅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
紳爲狀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
故貧始爲著卜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
學天順丁丑舉進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
林郎兩按藩鎮皆有譽其在山東剗奸刮癘十去四
五民無賴詭爲僧遊食市中者甚衆公悉驅之耕時

有欲傾之者陰縱人狙公摭掇無所得公益嚴戒立
崖岸爲之吏民無敢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歛
荼毒人莫敢牴牾公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夺得
罪去大同萬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
之衆侵敓擾亂手梃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公掘地
爲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戎
政廢弛命尚書王公竑及公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
復營爲十二置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共爲法
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馬之在
畿牧者民多以賂爲奸其名僅存實喪其三之二不

[illegible]用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責太僕之不
任事者劾罷其丞六人其在道者緣坐多凡與諸道
偕諸道疏具在有司公風義凝重巍然不挫於物其
有不合者雖貴矣必與之抗人皆以爲難公眞能御
史哉公諱錝字鍾秀其先本崔姓祖與出婿於展遂
從展姓徙自鳳翔之岐山居京師

監察御史伍驥傳　實錄

成化十一年正月壬申命祀故監察御史伍驥都指
揮丁泉於福建上杭縣先是上杭知縣蕭宏奏天順
六年盜賊竊發都指揮丁泉率兵守備本縣扞禦有
方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恐按監察御史伍驥初
入境聞變徑馳至汀州審察賊情調兵策應兵既四
集驥乃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不意其猝
至初甚駭及聞所諭且見其至誠莫不感悟泣下旬
日之閒脅從來歸者一千七十餘戶俱給以牛具穀
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
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自是賊益
猖獗驥總督官軍弔死恤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
合破犁壁等一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衝冒
瘴癘致成危疾班師未幾卒至殞命衆皆傷痛如失
父母縣民郭明德等已備私財創立祠宇乞載諸祀
典令有司歲時致祭以慰衆情以爲人臣之勸事下
禮部復奏賜其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字德
純江西安福縣人景泰甲戌進士莊重寡言居風憲
持大體見同類掇拾大臣以沽名者恒非之遇事當
爲果決敢任衆期其大用而止於此莫不惜之下詔閔劉福建按察僉事

監察御史閻公禹錫墓志銘　　馬中錫

成化甲午春夏間中錫得劇疾危甚稍間則秋試屆期吾邑計偕者赴試久矣公方試士於順義縣因持牒復試得中錫文輒大言謂鄰邑諸令及校官不意今歲解元乃在此吾歷試八郡未見有出色者晩得斯人足慰吾心矣仍命順義令餽米肉僕馬以示優異比揭曉中錫果第一朝論翕然以公爲知言顧中錫膚淺何足以膺公盛心而公之愛則深矣公今已矣每追思不勝悲愴其子效復屬中錫銘公之墓是益重予悲也義不可以但已乃收淚叙而銘之公諱

禹錫字子與世洛陽人祖以上不仕考諱端發解河南爲敎官以終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美髯明目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之人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肆長博極羣書日大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丙寅喪其妣太孺人既奔喪之禮久不行乃自官徒歸廬於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員外

郎開州紀振薦公爲其庠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敎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氓無少長皆化之曰無取閻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買怨癸未謫撤州府經歷諸生詣　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敎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公門人四典文衡九

號得人太宰塩山王忠肅公欲大用公未果繼忠肅者姚文敏公集廷臣求學行異等可任御史者提督畿內學校同聲以公應乃授今官公感知遇慨然有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之人皆粗知性理者公之力也又疏塲屋數十弊陳之皆見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七月二十八日無疾衣服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距其生宣德丙午四月十三日得壽五十一明年丁酉歸葬洛公宦遊三十年清苦廉[illegible]

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月家計如原黔婁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平日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範行於世

監察御史婁公謙傳　京學志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敎士類翕然風動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之使邏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爲敎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疾卒

監察御史張君稷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張氏諱稷字世用世爲揚之寶應人曾祖谷成祖仲仁父彥明封太常寺博士母鄭氏封孺人君少有器識弱冠爲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見其文驚曰是當爲場屋魁比試有司屢弗利成化戊子始舉鄉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預收京儲給河南漕開諸君賞皆有能聲授太常博士凡値郊祀廟饗左右執事甚閑禮度有白金文綺之賜居數年被簡爲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愼及按福建樹風采嚴號令鋤強植弱敏於聽訟立判曲直然未嘗恃以

爲能每錄重辟必動服念所全活者甚衆有藩閫武臣怙勢爲民病君列其罪奏出之名益彰尤重文教以作人厲俗爲事問又訪先賢遺跡興廢補敝存問其子若孫或弔古感物輒形歌詠亦不以妨政務又受代簿牘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有冒名匿罪以干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不果上云君闓爽明達博交汎愛而臧否自別有不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不復著胸臆間愍窮赴急義氣所激視財利若土苴在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寸土一屋服器儉朴簡然如諸生時君富經術授徒京師有顯者爲詩文清婉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詞隱高下尤介介不苟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竹雨稿若干卷

御史陳琙傳　順德縣志

陳琙者龍山人也進士選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時宦官汪直麂西廠詗詧京師横恣羅織商略項忠疏罷之矣御史戴縉上言汪直功德不宜罷復用事未幾縉遷都御史琙與同官郭和上疏曰汪直奸邪小人竊弄威權締結朋黨紊亂朝政擅起邊功　皇上頃罷西廠人心大快今復令直提督其勢益張天下但知汪直而不知　皇上請將直正典刑以爲奸邪之戒　上優容之巡按雲南討巨賊賑饑民撫叛夷歸侵地有王射者藉汪直詐稱使者至滇琙械歸於

京師而鎭守太監錢能直黨也其事琙未嘗不側行踧踖然琙氣盛弗爲禮會能掠取鎭內寶石子女及納夷賄許以土地印信諸不法琙遂劾能與直朋邪相倚害民啟釁直等齮齕其間逮琙論治適戍居庸子應科上書訟及科道論救乃放還田里琙爲人剛不能容人戴縉本同里子以附直獵大位琙終身不忍見也嘗出見縉樹坊故瞠目仰視柰何穢塗汚我欲樋圬人於是兩家大閧臬司不能居解坊不克樹縉請於　朝乃克樹云是時琙直聲聞天下皆坌甚重之琙亦滈表在念有所關說其言輒效後有以出

辭考斌曰儻直惡賂我乎邑人至今以為口實又常奪人田布政劉士奇微時田亦在奪中告斌斌曰鄉大夫奪田自其故高第以歸于勉之矣及士奇登第遂歸之以此少於邑人不傳也

監察御史陸君俞墓表　張元禎

君諱俞字抑之別號貞菴世家海鹽之陸塘橋高祖考伯榮曾祖考呂祖考成始徙今平湖之馬廄里居焉考桂妣朱氏君幼已篤嗜典籍長益刻意進士業以邑庠生領浙江壬午鄉薦慮分於家事去情修於百里外僧寺中游太學復萃四方知名士倡議為麗澤會以相淬礪乙未第進士觀政吏部出為揚州之江都令為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疾苦江田消長不常不稅額不損馬多領牧於無丁產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一一

為之均賦而節約之民困頓甦水居畦不知蓄泄數苦旱澇召伯鎮河塘數厄於衝嚙始發之開渠以待盈縮復為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乃由是除歲凶民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入并公餘錢贖以聚者幾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貸之約秋成償貧者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上之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屯卒為暴境內一旦單騎徑往擒其魁奏置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憲臣誣平民數百家為兵與抗執累月竟得免如嫁尼僧葬旅骸修學校恤孤寡善政尤多既三載召試廣

東道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木及巡視京倉人人稱
平中貴人欲有所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始實拜廣
東道御史又未幾復丁内艱改山西道不三月尋有
按蜀之命蜀地遠在萬里外謂非嚴莫治下車卽鋤
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稜甚峻上自宗藩下至羌酋
咸慄慄莫敢縱尤加意學校孤寡及死獄大修成都
郡學廣養濟院於營冒出成按之不能生者亡慮百
十數滿一載將代以盛暑行炎鄉得疾旋成都遂下
世寔弘治紀元戊申之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統
歲次己未七月十二日得壽五十君爲人雖落落負

氣節而宅心殊平恕居常留意世務於工賈事亦博
詢及以故唯所任之而達性不崇佛老及諸淫祠而
朔望[illegible][illegible]修家譜置祀田皆所倡者遇親族甚厚迎養
寡姊割田宅以奉寡嫂弟有疾躬候醫藥無所夕間
敎育其子猶己生子率皆人所難能云

李興傳　朱睦㮮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冠縣知
縣以憂去百姓遮道泣留起復改鄒平尋擢監察御
史忠鯁敢言每上疏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按
陝西大振風紀所至姦盜屏息是時參將郭鏞怙勢
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刼者奏鏞卽令人刼於道并
其奏章奪之興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　上俞其奏
興捕之戮於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某者嘗毆父父
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興廉知以計縛至階下杖死其
它鋤強戢暴皆類此布政韓某素與興不合及轉都

御史卽撫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興逮至京師
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救其畧曰邇者
御史興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
於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蓋欲懲治奸頑初
非有意挾私法當擬徒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
世以爲　陛下用刑任情弗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
明之德耶且天下貪官汚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
御史爾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汚豪強無
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　上薄其
罪謫戍嶺表而興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

嵩南野錄若干巻子尚當父典被誣論死三上章乞代及典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學生中鄉試　論曰李公好言事所上疏多除姦啟敝進用正人一時中外肅然其按陝時所至山嶽動搖至今吏民猶畏威懷德可謂不愧厥職矣視世之喜循默惡鯁直者何可同日語哉

御史徐憲傳　　崔銑

徐憲字振綱安陽天池人成化戊戌舉進士授松江推官松江天下稱饒而民頗狡憲以約己推誠爲治張弼稱之曰繁華罔動用刑宜俗民亦稱曰徐青天大誥服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角莫辯也憲令縱牛入野牛奔主家闕中乃治盜罪入内臺爲御史出按甘肅番貢獅子憲令守關者勿納上疏言獅子異物受之則夷生頑心況日食牛羊百夫扛之昔武王受獒召公戒曰細行能累大德往者夷貢獅子受之故敢再貢彼蓋窺我好尚矣却之便時例贖徒者并贖杖憲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雜犯死罪不論五十石今增贖杖法則三年者米至四十五石矣是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憲以親老謝病歸天池卒年五十一

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經墓志銘

李東陽

士常姓李氏諱經別號力齋其先鳳陽臨淮人也曾祖諱濟元季以鄉兵歸國累功授廣信衛正千戶祖諱庸陝西都指揮僉事考諱徵萬全都指揮僉事始居萬全兄士章署都指揮僉事世有勳望士常幼端重如老成人爲都司學生刻志問學夜或睡輒以手自批其頰舜咨父尚書公謫戍萬全士常定受學有名諸生間莽文莊公爲巡撫賞愛待厚薦於我外舅象泉岳公爲壻公時知興化府得葉書曰與中不吾

負亟報許之士常游象泉門久學益進御史林貴寔闈子與督學政咸見器許甲午舉鄉貢戊戌登進士第奉詔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拜河南道御史奉勅巡山海諸關二年政令明肅歸掌道事最京官稱負尤嚴慎不苟及巡河南令有司毋貸市物而稽其職開者皆相戒莫敢肆府歲大凶上疏言懷慶諸府民父食子兄食弟骨肉親黨枓溢死往十六七雖蒙赦宥宜大肆蠲䘏庶他變可弭又與巡撫會議諸縣䘏事未及報益憂瀝籌訟填委弗遑暇食冒暑至洛陽疾作復有公事嘗詣汴猶閱案過夜分乃行至則益

比詣已不可辨猶隱隱言救荒事九月二十一日卒士常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疏食三年兄弟雍穆晝聚處堂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閨壼和敬迭爲賓禮叔母寧寡而守節終身母事兄士章子指揮同知稽及穆及兄純子程秀皆早孤視若己出或親爲講授繕庶弟也遺腹于外及長謀歸之爲娶婦焉士常赴義如渴勇不計力人有善推誠嚮慕意氣所屬歷歷出肝肺守官清儉家指既衆俸不給或稱貸爲日夕既及過文人墨客竟日延款與相倡和所得詩賦至累篋笥猶酷好不厭自出翰林爲御

史雖極通要而非其好竟憂勞以死嗚呼悲哉士常善楷書恒曰吾兄書法過我謂士儀也士儀乃自書此銘曰以慰吾弟東陽爲篆蓋亦士常意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程君材墓志銘　王鏊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嗛之巡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囚法當流胡欲寘之死君據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亦甚君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

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術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即上疏劾大臣貪饕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舜王蓋被黜二人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舜蓋黜臣等之緘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蠹政爲劾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值中貴進時鮮者梟橫不法[illegible]

[illegible]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任將帥以重邊防謹謚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　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之本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將帥攻守之本內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奏曰　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自宮闈以及百執事皆禁絕奢侈與逸遊戲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藥許進宜本兵柄

陸完之勤廉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張詡夏鍭潘府之恬退後多爲名士君自以裔出於程而生於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不逮古者科目害之也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科目以進身豈利祿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講明性理之學雖簿書叢遝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用僧尼道士至今家以爲法時巡按缺員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器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成疾疾革召所屬[illegible]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愧死之日其勿以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深衣[illegible]

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祭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年止四十有一君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芝戴銑爲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世碌碌以就功名官內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今急務非掇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爲矯訐以求名[illegible]中道忽疏然跡其所樹立亦足祿白於天下雖不[illegible]公卿未爲不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illegible]今所得何如哉

監察御史鄭巳傳　郡志

鄭巳字克修山海衛人也成童充縣學弟子員屬儷句輒驚人貧而克意向學隆冬夜然柴誦書達旦舉鄉試亞魁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劉文安典教每閱其文輒嘆曰山海乃有此子耶改御史會廷推撫臣有弗當巳出即抗章論之語侵當道又累疏指摘撫臣及中貴而權要多忌之矣巡按陝西甘凉諸路災沴連歲邊境繹騷巳上臣時圖治等疏大要以安民練兵責在守令將帥而守令將帥之選責在吏兵二部抓本則歸重于君身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以勤政奬直臣以來諫疊疊數千言極剴切咸斷斷可行得　上允遂講賑濟飭邊備陝以西賴之時勲

貴出鎮統袴子弟怙勢凌下監司莫敢問巳捕而杖[illegible]之濱死實勲貴人親弟也乃謀中之謫戍宣府總兵慕而敬禮焉館諸佛宮士從學日衆有黠卒怨總兵奏不道事累及巳繫闕下誣白放歸田里奉卽阼詔復官知者欲薦嚮用[illegible]辭謝不起葢其亮節有氣[illegible]惡如仇譬談世事弗平輒攘臂憤惋至面詰人罔[illegible]其不耦於時有以云

監察御史王君傳墓志銘　馬中錫

寶坻有良御史曰王傳元臣生有異質大父徽州司獄某謂其父主簿封御史縉曰是兒骨相當貴屬其母封孺人趙氏護愛惟謹既長廣領疎髯性資高朗領成化辛卯鄉薦以乙未進士爲山東城武縣知縣下車值歲侵民多流亡縣帑廩罄竭元臣移文兗郡得銀二千餘兩移檄殷富得粟麥二千餘石布帛三千餘匹以需賑給民賴全活人稱其仁惡少殺一家七人獄久不决君廉得其情抵於法人稱其明以是有良有司之稱甲辰拜御史多所論列風紀肅然初

使南畿察馬政繼使遼陽又按關陝按江西皆悉弊端著能聲深得憲體時江西多事元臣毛舉細故無不悉于慮必欲無歉以是有良御史之稱然亦以是得勞瘁疾屢不能支遂上疏乞歸冀優游林下以畢餘年而竟不起弘治癸丑正月某日也得壽纔四十四嗚呼哀哉銘曰崇班上躋訖死無聞君不人愧而人愧君

雲南道監察御史東川包公澤墓碑　張時徹

包氏其先汴人也至朝散大夫彰始徙鄞之江東於是鄞乃有江東包氏云明興有以明經舉進士授新城丞則諱華者也華生文助文助生甸甸生銘號素菴贈監察御史配紀氏贈孺人生子男五御史公其次也諱澤字民望別號東川孺而穎特年十三補郡庠生器藝輒先諸生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第進士首以才雋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通渠護垣有功承寶鏹之賜庚申奉璽書清戎陝西飭理寧

夏固原諸要害經略整整磨勘諸司文卷蒐剔蠹弊罔伏比考績綸音嘉奬焉已而出按湖廣蒞蒞執法奏罷藩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揆無狀輒望風解印綬詭籍之吏空舍而遯非一一補治之也諸王府侵田咸勒而歸之民先是郢王國絶遺墾田一百六十頃與襄二府各欲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决公詳覈始末請以田歸與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如故其事乃定時有叅將趙昇者善惟顯貴人嘗杖殺戍士奪民園舍顯貴人無敢發聞公至密以萬金爲賂麾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璁較轢諸司王實爲

之宼公曰數亡格憲非制也盍以聞王矍然出璉䜋獄太和宮巨璫齊姓者怙寵檄福四張漁獵聞公按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閻羅包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正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寡謹州獄平反大辟凡四十餘輩値歲太歉發餘粟葺貢院諸司以哺饑民所活蓋以萬計其餘與利除害疏奏九十餘事皆斤斤中於理巴東雜出洞蠻以隸省會之遐也恒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諸夷不兵而服公初奉命而出也道經維揚徐運同携千金爲科場關節浙東張僉事亦私以二子囑皆峻絶之及鎻院條禁精嚴校閱詳核得人稱爲盛云公天性仁孝二親早世孺慕者蓋終其身諸弟妹方在襁褓篤於撫字俾有成立平居敦尚行誼最率禮節訓子弟有常業每邸舍遺書輒以惇本飭躬爲先與人交恂恂不二親黨急難則亟爲拯救甚於痌瘝之在身也時兄弟強幹率以智計逐什一之利積貲高等矣比其析也人取千金不啻而公則一無所與土田屋室悉取其薄者追念祿不逮親奉廩所積置山田四十餘畝爲歲時伏臘饗祀之需與諸從共之在官清白自將門無私謁鄉有猾盜詹揀尸者嘗發古墓事覺繫獄暮夜啖隣人裘孟一持玉碗二黃金數鎰請公丐免公曰此盜物也而復盜盜物可乎蚤言于官而法之於是吾明盜墓之患遂息矣卒之日家無私橐惟有東川政積十二卷弘治乙丑七月卒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

監察御史涂君禎墓碑　李東陽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渾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余望之歔欷已謂朴曰比得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蒞雁闌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

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蕭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寃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寃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吉使酒觸父父容之

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鬨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瑾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

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都察御史林西園公塘墓誌銘　林俊

西園公貌古沖晦不肆爲時俗衒耀人鮮克知者一
日會黃司副汝亨所公獨端坐無言既去予曰是無
類有道者黃曰然是故爲進士督墳巡撫上其事爲
令者爲行人使諸藩給邊饟絕餽遺者既爲監察御
史言愼名器厚國本七事名斥主柄匪材又按傳太
監假子出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階亂事出萬
學士乖違程尚書依附馬序班受賕又言鎮守故遺
玩具淫巧過制宜銷毀毋以上供疏入太學士南陽
劉公驚曰林得御史體未可以貌取人鎮守所漁利

十汰八九狐鼠薰灌殆盡代者心不樂然敬憚之曰
吾閱御史多矣無如林者黜國沐公廉重寬博僚史
張聰盜柄都司屈膝不爲禮邊務多紛更受賕事敗
沐欲徐去以他藩司爲逹予曰是有撫巡既而都憲
王公怒見詞色公獨唯唯人曰怒難救也予曰無亦
唯唯者耳既之王頗解而公執如故聽竟成廣西故
事鎮守邀飲御史坐右公始坐左幕下治文書頗弄
舞方執酌跪公曰善事主者毋襲故常其人骨竦膝
觸地有聲二府官屬盡斂弗肆參將縱麾下私干崖
奪印殺人公嚴實論死數人降調數官參將坐蔡聰
附住都司有粗悍者公陰折之時弗自勝然謂人必
曰林道學林道學有安乃者土官子土官生事死獄
中通把利其田言乃謀叛普顆者土官弟嫂氏虞爭
官誣以通黑腳夷三千入冦皆繫獄十餘年被累死
者百計土人懼其出則飛誣讙呶無敢白者公駁曰
乃叛從者何人冦何鄉黑腳夷至三千時當有飛報
征調事豈得自默遂不能難乃顆得安置四川自餘
平反益衆蓋公智而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
和繁而示以簡無喜色無怒容故法克施人無怨若
議者在滇幾三年代者以憂中止繼者當復來公方

別僚屬出界上以俟繼者病告報至三司欲觀舉止
除遣俟別方言公揖入敘坐如常不復問故神采無
動者人服有養以學行選督南畿學政黜浮華重廉
退士風就醇聲實益副銓曹上爲太僕少卿未命方
復有所須則公以省墓北上告終涌城弘治丙辰十
月初七日也生丙寅十一月十八日諱塘字廷玉侯
官雲程人公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爲進取嘗十
年不赴會試所歷迪功修職承事文林四郎所著西
園藁宗法存古錄墓在何家坑之原

監察御史陳茂烈傳　　實錄

監察御史陳茂烈正德十一年冬卒於家巡按福建御史王應鵬奏其清修苦節貧且無後請加郵典以勵士風禮部議茂烈孩提之性富貴莫移冰蘖之操始終弗斁殆儒者之高蹈也宜如應鵬奏令有司樹坊表宅賜以名額或附入鄉賢祠歲時修祀仍優給其家從之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峯陳先生墓志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眚

哭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曰吾而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為之密備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遠揚為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然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若配孺人鄭氏以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舉請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illegible]旌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郵其家始失[illegible]以孝廉為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歸以布政使陳君珂薦　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　上溫言諭之及是命三贈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陳為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傳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為先生父父卒先生甫四十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惆其羸諭止遂舶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黃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憲副榮重古行禮為子師會試道遇刦徒附之者幸

在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者去君者存何半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郤贐金修禮陳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吉安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為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為齊信乎上下官有賢蕭而民有去思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之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

書作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佀者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

愧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莆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生對韓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相信尤深每晤言躁慮消息宿疾爲頓愈先生亦惟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先生壽五十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任賢傳　實錄

任賢河南裕州人正德六年以母喪家居適流賊至同知郁采請協心拒守賢諾之乃招集其鄉人三千人登城拒守城陷罵賊不屈遂遇害一家死者十三人巡按御史毆實以聞贈太僕寺少卿予祭葬仍廕一子爲國子生時正德八年六月

御史毅齋王公渙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僭權威虐縉紳縉紳中稍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白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反蒲伏乞哀門下思篤其勢以自便是禍縉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皆藉口　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詆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衆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志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爲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

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揉亂之道貴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於乎可謂至論矣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虞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讁徙者皆復起當道銜公故齮直已竟抑不用於乎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人矣而率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矣幾事不密䚴或有之至於洩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說

以省頑老死牖下一時彼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阨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折心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扼既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又倉卒於嚴禁之時其多湮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暴白行事於既往使不肖亦得以欷歔感慨於數十年之後方思追戮始禍者以爲後鑒則直道豈必盡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余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渙字時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爲御史所上諸

疏皆可誦生七子而擬最顯即子長云

御史馬錄傳　　朱睦㮮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
邑當南北衝劇煩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
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
入見卧內無長物寇賢而釋之再踰年徵拜監察御
史晉理山東馬政以內難歸免喪出按江南時　上
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捕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
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畧曰夫法者公器天
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為
廷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為美談我　祖
宗監古為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慎刑清
獄平使天下無寃民耳　先帝時劉瑾專權於前錢
寧竊柄於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於其中蠱惑朝
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
賴　陛下登極袪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
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
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遇
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卽無不可治
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　陛下垂察以杜將來
多事之漸　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

[illegible]措提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奇之[illegible]
相與頗密及被繫勛乃移書請貰錄大怒劾勛庇奸
亂法勛皇懼入辨上疑復屬法司於是刑部尚書顏
頤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錄擬
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
論勛先後十餘疏　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
為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
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萼署刑部少
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璁等鍛鍊盡改原擬錄與都
御史李璋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啟充盧
瓊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坐故入俱
謫戍顏頤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閔楷張仲
賢都御史江朝卿顧佖汪玄錫余才寺丞汪淵等坐
推按不實俱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秦佑沈
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福達釋歸勛置不問
詔俱報可璁等降　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錄
既戍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
無少怨尤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論曰嘉靖初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
顯諸朝臣疾之如讐璁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illegible]

而三子乃協比頃[illegible]寺而下無不被楚
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搆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贈光祿寺少卿監察御史覺軒王公相墓志

王崇慶

公姓王氏諱相字夢弼覺軒其別號也汝寧府光山
縣人五世祖勝四弟勝五嘗避兵亂自楚徙居老鸛
巢因家焉曾祖元凱祖彥祖皆有隱德弗仕父珠幼
讀書有才俊名後爲安東縣幕小心贊政有黠民誣
奏者及事解其人復且犯盜兄弟三人皆被繫邑令
欲並置之死以償縣幕憤縣幕弗忍從及署邑政竟
活其季曾無幾微介諸中君子以爲長者云公之生
也頎然長軀而豐貌雖天性樂易然亦不詭隨流俗

先是縣幕翁每謂人曰大吾宗者其斯子乎遂延師
勤課正蒙考業後以公貴追贈爲監察御史妣胡氏
贈孺人覺軒賦資穎邁習舉子業往往有警策語辛
酉中河南鄉試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淮之沭陽令
沭陽邑僻民貧公帑無夙積會歲且大饑民日流移
覺軒百方求所以濟荒者因請官錢數千緡賑之至
躬親計口而給焉由是全活者甚衆逆瑾用事嘗變
賣鹽引及沐陽覺軒乃白之當道謂冊稱不適百家
之產未足以當千引之費後竟事寢吏有受賄作爲
人申辨者覺軒時方訊決吏乃持手藁以進故以[illegible]

亭間覺軒知其詐治之立服蓋自是狡猾者莫之敢
肆矣邑庠屋壞覺軒為脩葺之每謁廟後親啓羣經
而講究焉泮之士子翕然向學自覺軒始也時山東
盜起近遠騷然覺軒乃築城廓浚池隍練民兵由是
盜相戒莫敢入境者池如撫鰥寡鋤強梁恤獄訟正
風俗裁冗費未及朞月而賢聲出矣當路交薦比啓
行泮民老弱泣隨者相望因留其雙履既而且立碑
以申去思未幾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獨持風裁門無
私謁及領湖湘清戎之命乃更飭法令定立條格使
官吏有所書一以緝里胥用是軍政乃清而宿猾屏

跡寺菴彭公聞之有嚴明端慎之許嗣後奉勅閱城
池驗軍器凡湖山隙地盜所出沒者悉令修築以為
捍衛蘄府往嘗作看花樓於城隅至侵及池隍為魚
沼覺軒一切按之以法始還其舊又嘗上封事有設
守備以安地方禁科害以恤民兵責守巡以祛宿弊
查恩例以免拖欠造軍器以節民財復舊規以革冗
員事皆切於救時而冗員云者則指總兵權宦也楚
人迄於今頌之雙鳳山二程夫子所生地也因重新
其祠華容劉公東山里居為薦疏起之並及錄用其
嗣至若暴小憑依狐鼠必懲之不少假借時邊將多

殺戮平民指為奸細以冒功者無慮三百人覺軒知
其冤將奏聞於朝邊將懼乃賂權勢其獄成以上其
詐且遣人恐嚇之而覺軒屹不為動尋出按山東鳳
采視昔益倍先是臨清地衝要設鎮守太監一又各
倉場設至五六有司供費動以萬計軍民病之覺軒
按臨初即會議以聞辭甚懇切而又榜之衢市以示
禁約由是有司始不敢過於奉承無賴始不敢恣於
無忌矣然渠輩由是羣起而謀所以中傷之後果被
逮補判高郵州東人號泣遮留者無異泮陽也覺軒
方從容就道然自是病作未幾卒年僅四十有九云

覺軒孝出天性每念封翁未及祿養必為泣下敬其
兄良輔處士殊盡友愛兄沒奉嫂氏撫遺孤每給田
屋與之無吝色待族眾捐俸輸稅宦居垂十年餘未
嘗為自私計不經之事未嘗一出諸口有奏議文移
詩稿若干卷藏於家今　皇帝即位贈覺軒光祿寺
少卿諭祭一壇至御史蕭某按大梁奉　詔采輿論
移文有司又從祀鄉賢祠嗚呼其亦庶幾不朽也已

黃君廷中墓志　　崔銑

湯民諱廷中吳江主簿董公之中子也湯民少與邑
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鄉約爲
訓每大書壁爲勸誠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
民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爲青田令晉
官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
友當世士湯民悖大而親蒞事精悍初吳江公貧丧
其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
妻暨子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
兄弟將異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亦不

可乃以田宅讓兄弟捐其婦曰吾婦幸有奩不累諸
兄弟也爲御史時值盜四作嬖人借柄朝有邪臣威
勝瑾餘黨遣爽杖湯民以其僚麻藏劉天和儀封劉
天錫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剌奸雖
勞于獲罪戍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
[illegible]私諷永平士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嚳
飛有媼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即上
疏劾閹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
戮無赦閹人懼而縊海華滦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
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列

仗干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
直入坐堂上泥關閣政如常大閹大驚辭去有二青
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
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書湯民
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爲
盜趙鐩弟幸不死實賊諒爲間者湯民立命斬之命
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慮定而後發發即不可易厥
於治吏而不苛以其暇復捐圖修元節士劉因祠以
禮教節義誨儒生乙亥得抑疾已以吳江公卒[illegible]
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illegible]

辛干南京天乎殄我二良謂之何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一齋蘇公恩墓志銘

徐　階

公諱恩字從仁別號一齋姓蘇氏仕終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嘉靖乙亥八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七以卒幼孤母薛孺人撫且教之公生則寡言笑恒若有所思念不與羣兒戲逐爲歡好年二十屈應科舉選有司置其文高等明年遂領鄉薦人猶罕識面目者正德戊辰舉進士拜秀水令秀水去華亭百里而近姻故造請輒戒門以絕諸所與革惟法之從覩世所謂周旋委曲槩以爲違枉與監司語不能抑揚致媚

厚邑之豪不得肆則誣公不法若干條按察使思文致之比辨乃無絲毫實名益起徵拜御史鄉人有附貴倖竊勢權者公意輕之彼愠曰小蘇乃敢爾耶會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横不時赴詔釋不問公知不能容乞歸養薛孺人尋丁孺人憂諸貴倖踵相繼斥黜以次免喪復爲御史出按四川飭巳持憲繩引斤斵人不敢失尺寸蠹巨族使民之田若干頃配其奴同年友黷于貨摘發無少隱當是時論公者一以爲嚴師一以爲鳥鷙公因引疾歸後四年起按廣東或舉獨事爲戒公不若谷至則籍寺田歸之官敕郵吏毋濫給食察其食之濫與食焉者根鈎罪之貴大皆英德令受民賕聞公且來卽夜去其邑不敢以門第姻黨冀萬一免時相疾公之爲爲新法大考諸臺諫從臣疏三上竟罷公御史最公之政始爲秀水則幾失官爲御史初入臺禍幾失官按四川又幾失官至廣而踣皆以執法自舉進士迄致其仕垂二十年食祿之日僅十有三嗚呼其可謂篤信特立矣公家居不樂與賓友過從宴衎問遺之跡不及郡縣意有所會或時忿悒不平一發之詩長篇短章皆勁雅可誦嘗讀唐御史漁集喟然曰吾與漁對同官同好靜

又同獨詩不逮耳予因請題其稿曰三同公屬予序予諾之未暇爲也乃于今哭公云

御史向信墓志銘

楊慎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毋惟一相馬諸執友往吊之噭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慨然而嘆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慨然而思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有娠未殊者宜勿恤其嗣祝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科第誼通家世銘非予辭誰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十日秉誠邀予觴不醉爽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明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弗

餓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毋雷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煒煒出流輩上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嵩縣有永通渠久湮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鹻地若干頃君爲請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刷道其卓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修戰具揚先聲明賊令羣寇惴於西杷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産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七八上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毋喪去位嘉靖初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即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又善

射儀毫中的巧噴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已矣嗚呼悲夫

監察御史林公澍墓志銘　　王愼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敎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奬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爲御史時有論事之眚持議者不覩其仁而訹其過公亦負瑕含慝恥爲辯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

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亾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弔以人之云亾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温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穆稱其爲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勸特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爲不法而外飾小行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詐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益爲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即使爲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爲公罪其所爲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爲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奪

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爲壽論抹御史范輅彼遠輅之遠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爲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句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攜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廉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爲好珍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閉關掃軌無

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爲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爲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任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一公喜飲酒不爲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

而無不可親狎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爲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傾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服人雖銜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

鍾御史善經傳

歐大任

鍾善經字理夫順德之都粘人天性孝謹不言而躬行居父母喪皆不進鹽酪者百日終三年未嘗御酒肉雖盛暑必服衰而半武不出倚廬祭葬無少踰禮者創建家廟出自己貲長姊早喪育二甥女如己女擇壻厚嫁之弟善綸先歿撫卹其孤寡同居共爨內外無間言少篤志問學以明周易補縣學生正德丁卯領鮮額高等辛未登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守法慎刑每讞疑獄部使者驚以爲老吏不如也故署考有片言折獄一介不取之語興化士大夫亾慮數

百人亾不譽其賢能者假官楊日新勢張甚寮寀尊禮之至則詰以數語不能對即縛送臬司按治如律總鎮崔太監使一指揮往鎖府吏竟叱去之崔怒欲求事中傷不可得及相見反屈服焉其發姦摘伏不畏強禦多此類被徵爲御史差往盧溝橋抽分竹木廠實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會　武皇帝北狩力諫回鑾嘗劾奏錦衣千戶陶淳不法又彈太監崔文芮景賢以風力聞京師居無何即上疏乞歸屏居杜門有可屢勸駕不起督撫巡院交章以學行薦於朝未名而卒卒之日貧不能斂當道競周其喪弔者如市郡縣諸生以其行白于督學督學曰賢如鍾御史罔當尸而祝之也今祀于府學仰高祠

監察御史唐君濂墓志銘　邵寶

君諱濂字景之別號松坡世為歙之槐塘人其先為唐德宗後避亂居婺源之嚴田宋季曰虞者以元兵下江南議殲五姓而李與馬遂襲其故國號為唐居歙之聯山虞之後至君父復庵公凡八世中以學行稱先生於鄉郡者曰梅臞曰筠軒曰三峯凡三人三峯名仲實在　高廟朝以耆儒召見有不嗜殺人之對者也其子子儀知輿國有惠政　文廟簡為趙王講官於君為高祖曾祖允祖邦皆能世其德復庵益敦信義約而能裕始以憲使貴封中憲大夫福建按

察副使配封恭人洪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幼聰穎強記出語驚人時憲使與其從弟太史守之偕遊邑庠君請業其間憲使登進士知平鄉君從之學歸入郡庠文譽大起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憲使為刑部郎中日退自公於當代典章及天下要務多所究習授南京太常博士君惟國大事在茲稽肄惟謹簡庖役族壇禁牲滌必須協贊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京府臣弗躬陵祀君嚴檄之繼是勿敢弗躬南城太和二羅公繼蒞太常皆謂君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家人市馳馬傷人君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幕光扶權姦為橫家人馳馬與醉人爭道執送君欲誣以劫馬洪君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君以守令數易惠鮮及民而吏緣為姦憲臣行部下上交諂庶事日廢大傷治體上疏論之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盡滌以災虞名還君列羣吏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建白息民計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於是江西巡按當代宸濠反機露矣有欲禍君者計以其差歸君君行毅然無難色道聞洪恭人病馳歸十日而恭人卒君遂病毀既而江西變起君以郡當兵衝凡守

禦之策力起贊畫焉事平後民兵大橫君言於郡減之巡撫欲借徵白糧於徽君以喪例至闕言於司徒請別議之曰民之情國計也吾不敢以郡嫌忘國卒如君言歸四月君疾復作遂不起君喜交游天下名士以名節相激昂者若千人為博士時諸生從而學者若千人其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略斂而寄君尤貧之養中意以志不以時好伯兄某好詩有所倡君必和憲使君兄而師者也禮以師不以兄殺修先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為石坊大書仲實對高廟語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郡梓梅臞以下三先生集其自著有松坡藁藏于家年三十六、

監察御史靜軒呂君秉彛墓碑　呂柟

君諱秉彛字性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也世傳爲宋呂榮公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值國初紅兵之起乃南渡滹沱遂定居楊家營馬彥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生亦四子其季也曰興饒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鐘然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興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曰瓚充庠生有行義累試率首郡諸生然卒不第貢爲太學生是生君者也君幼即哲靈有遠志嘗與羣兒戲郡守至儕輩皆驚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

已覘其不凡比爲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曉畿內士無弗以爲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戊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遜二三人焉已已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黃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予始以親爲重乎既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租尤酷民多逋亾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少蘇然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兖盜騷然與所過郡邑十七屠破君崇城浚隍練器撫士尤嚴賞罰盜薄章丘再四曳兵空歸他日民有訟人以死罪於上官而訛其名者上官移縣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君見詞貌遽曰爾非誤入以死者耶其人驚服凡發姦多類此故當時撫按薦辭曰一介之廉如冰如玉六事之修克慎克勤云去章丘民攀泣留擁未三載大水侵城不陷民又相謠曰昔非此城吾其虜乎今非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爲利何其裕乎於是醵錢立祠及去思碑既抵京大宰知君循良卒授御史不能辭甲戌三月以母喪歸初君自章丘被徵過家遭母疾日夜親湯藥既瘳猶侍不行故久而後授職除喪

復職未幾又遭父喪於是慼痛結衷傾肉減損遂成瘵疾至庚辰始獲實授時天下多虞武夫用事宣大尤急而巡按且缺僉以君強直越例奏往既至邊商儕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君詳之曰疑緩尋果獲眞殺商者邊鄙以爲神辛巳　今上即位數上封事凡兩鎮遺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罷瘵亦皆安堵秋虺見於家有鵩升雉於寢室君遂病反胃不起兩鎮士咸哀悼焉距生成化甲午壽四十有八歲云君形貌偉長莊厚人望之知其爲端士且醇慤明坦人皆樂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皆該括羣書超邁衆見

足動人聽聞者乃持正不干人以私寛厚不忮奉身儉約則自為諸生已然矣使天假之以年究其所蘊雖古賢相名卿何難到乎傷哉

監察御史韶山黎公貫墓志　黄佐

公諱貫字一卿同郡從化人也宋提督公之後高祖子禮曾祖仕珍祖珪皆隱德弗燿父元昌耆耋好禮鄉黨歸仁焉母李氏有淑德夢一鶴銜火自天而下遂誕公幼穎敏端重如成人年十三通算善賦詩十六補邑庠生明易詩二經正德丁卯舉于鄉辛未始計偕中乙榜司教建平捐俸祠名宦鄉賢及修王叔英墓提學御史張璿巡按張仲賢皆以異才稱薦之丙午校文江西多得名士丁丑上春官崔文敏公銑置諸前列殿試賜進士第内閣覆閱所對策忠懇過人乃遴為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與進賢舒芬閩中許宗魯臨清閻閎輩以志行相砥礪館閣皆推重焉己卯授監察御史巡城能恤火甲靖獄市　大駕北征戒嚴巡徼回鑾以守城功被褒賞庚辰奉命往福建刷卷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鎮守太監尚春追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此使命所未有也封事累十上其論絶貢獻復史官通言路尤切治道考績獲貤封父如己官母及妻皆孺人方流賊起山東破城邑而兩廣盗亦時發用公建議頼以奏功時冗食日多帑藏日罄乃請稽歲入

之數權其輕重爲定式且令戶部覈考績者視糧完
否黜陟之朝議難其言著爲令時元舅玉田伯蔣輪
求以其子主　獻皇帝祀選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
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公劾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
主陵祀非禮決不可行且又求乞無厭他日驕恣如
薄昭王鳳則蔓不可茴矣　上優詔答之尚書林公
俊會議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
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珝當罷去而以致仕尚書楊一
清代之上從其言果䝟虜患甲申巡按江西首械豪
民互訟聚衆刼奪者獄訟爲之肅清逆濠既伏誅其

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從獄數人餘悉末減始濠未
作逆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
寮多欲論列公獨止之曰此間諜耳衆疑乃釋至是
釐正平濠功恣益歷人心自餘鋤強理枉與人誦之
甫五月而封君訃至矣凡命使擢憂例復命領公移
乃得守制公徑弃喪還家或懲止之公哭曰吾方寸
已亂其如後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人以爲孝感服
闋行至贛州病作上疏乞歸詔報可遂家食七年庚
寅督還朝時汪鋐掌院恃權見公涖事判案不覺嘆
服事多咨訪然心寔忌公會大學士張孚敬方釐正

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籩豆佾舞之數公大以爲
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鋐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
重禍且三日卽當差往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
法司廷鞫鋐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尚書許讃獨
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
事中孫應奎曾懷理皆論救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
士民爭識其面云家居杜門却掃奉太夫人菽水歡
如也會有詔起廢已請旨黜用輒爲鄉人用事者所
沮九江通判林稽上言請復夫子王爵與御史貫官
論判化州而兩京科道及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

不果用銓部議守邊撫臣欲以僉都御史起公又爲
同年當國者所沮可歎也夫

御史劉瀔傳

劉瀔字伯穎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　武宗欲南幸瀔抗疏留　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國子助教　世宗登極詔復行人尋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命巡南城屢建危言宦戚斂手繼按四川特禁中貴專擅復蘇氏侵田修鶴山圯院居父喪起復屢陳情終養繼母汪氏得請歸四十餘年母九十六歲而卒瀔居家結茅清修公門屏跡爲當路所推重所著有奏議文集易經卦變童訓等刻存於家

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緯墓誌銘

王九思

君諱緯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好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處士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而受尚書爲學官弟子有名既屢試不第卒業成均仕爲山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王氏贈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也方六七歲失怙贈君撫之異於他子令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之呼爲小友未幾隨侍太平令荀文瑞者子同榜進士也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

曰丞有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太夫諸士咸敬重丞求友其子惟恐或失也贈君既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爲有子矣何丞之爲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是愈益學問補學官弟子今遂菴楊公故都御史虎谷王應韶相繼督學關中皆奇君弘治辛酉中鄉試累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僧舍誦習甚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嘉靖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　天子新即位有以佛老進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

也　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憸人移奉佛
老佛老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踈儒斥正不止矣
敬信佛老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
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　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
難書不云乎愼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玆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
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鬧爲害至不細也蓋愚
民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況從而導之
乎又左右憸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
天下事自此壞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愼其微也

疏留中不報江南民鄧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爲伲家
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者若干人都御史以付
君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者甲申巡視居
庸諸關崚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脩備發奸擿
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爲恩浮于威無以
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兵部集議多見采納
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乙酉奉命巡按遼東前此
巳抱病而是時遼更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爲作君亦
自奮欲往會病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舍
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

其嘗與游者棺殮歸其喪往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
君過訪予鬚眉疎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
癖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
秦此類太史公亦濫及予予媿甚然以是知君不實
窟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韞藉不拘小節然
自舉進士斬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
物者靳秘不欲其掀揭簸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
幸也然其慕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
引後進之量亦無媿于古人矣

張御史曰韜傳　　徐觀瀾

張曰韜字席珍正德[illegible]進士初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歲己卯郡守邑令入覲曰韜兼綰郡邑事會康陵南巡江彬以寵幸扈從止留京縱其黨客數十輩下潤州橫索民間勢張甚潤州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輒謀亡匿曰韜召丈老並二三豪傑約之曰彬黨且至卽至若等卽竝力與格又釋囚徒呼乞兒輩各具瓦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叩豪傑直逆之境上遮毋得入叱之曰客何來者常州連歲災沴物力大絀無可啗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卽欲具芻草以秣若馬亦卒卒莫辦言已而囚徒乞兒輩復奮臂疾呼逐至彬黨見耳目非是又怪出語不遜疑有他變勒馬稍稍郤尋復揮策徑入而飛石飄瓦爭中其額迺步退里許令數人馳告彬餘舍之野以待命曰韜卽上書御史臺言狀御史東郊省書卽行部抵毗陵密謂韜曰事迫矣彬且以他狀來君行乃命韜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捕截舟者捕者省爲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業窘悉遁去葢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具聞故也後御史[illegible]

拒江彬入郡

捕者勿詰而彬亦誠其黨毋得再下郡國於時南中士大夫咸云此事微張君力扼此輩勢必以次下姑蘇跡諸巨郡何地不漁獵哉永陵登極曰韜以風裁異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時政失得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舁出朝門外猶以布裹臂肉強扶上馬歸賀明臥地牀上復口具疏草進之云臣言狂詐乞黜免越三日卽卒[illegible]陵改元釆都御史塗澤民監察御史王宗載疏請[illegible]光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浙江道御史洪齋劉公頡墓志　王　萁

公諱頡字時秀別號洪齋姓劉氏生有異質屹如成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弱冠充邑庠弟子員年二十六中弘治辛酉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尹公勤於政事儉於自養惠黎民如赤子開俗產女不育公禁諭而其俗大變開饑公槩救荒之策民咸賴以生邑舊無城公鼎築而藩垣因修緝圯學督勵諸生獎其尤異而誨其不及有德于諸生甚厚每出兒童遮道揖迎儼有竹馬之風公每晚必以晝所爲焚香告天當道吳公石亭薦之曰政聲歌于童謠清廉聞於庶士遂知名　當宁正德十四年以召北行不取開一物行李蕭然尋擢南京浙江道御史時正德十六年辛巳也即以父憂歸不肉食室居者三年嘉靖癸未服闋更授浙江道御史首奏大禮忤旨廷杖三十隨懸其忠直詔供前職知無不言疏薦賢才各當其人如御史宋公景湖廣僉憲方公豪河南督學洪公範皆一時端士萁不才亦與疏未奉勅清兩廣儲蓄而宿弊革繼命按廣西時四州岑氏搆亂公請兵督勦親冒矢石猛賊遂俘奉勅紀錄功罪惟明雖允賊平降勅獎勵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勅曰若非爾謀斷區素定紀律嚴明安能有此復條陳撫恤瘡痍八事詔行之復命按貴州公寢疾乞南歸得賜允尋丁母憂治喪茹痛越二年庚寅公疾革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獨恨未報君父耳不及他事語畢終於正寢公生平清介好施故卒之日棺斂無措郡守星山周公申請于監察御史措銀一十六兩于是葬有資焉

御史馮恩傳

王世貞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席已爲東脩爲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爲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嗤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不爲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爲緩孰爲速孰爲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爲甲令尋疏論留守

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俸魏公慚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奉命巡上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爲殿最公嘆曰是必有薛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鋐而殺人公立訊寘之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候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吏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夫愎而險

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撫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闢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　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嘿爲老成以順叓爲平易以特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讁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喑口朝陽之鳳

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坰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祀　陛下當爲何如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　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　陛下爲天地子爲宗

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膺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
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饋不足耶貸盡至三
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
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寘矣
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
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
不之郵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須手詔明日降敕
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
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之
狗林甫安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逮而

上寬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
大夫爲腹心彗并及二相臣以爲召用者宜亟罷罷
者宜棄勿用遂放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
其賢當簡用其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恚甚馳緹
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
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
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
淵歲俸郎以下遠謫有差公遂具論斬矣時汪大夫
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
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嘗論

報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令校卒持公
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死既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
叱曰若安能死我耶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
太宰益怒謂因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　君人
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乃摭公獄中事謂以受人
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槖饘耳不[illegible]如若以漠
人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
拳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illegible]御史何絮爲祖
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

謂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
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illegible]家耶太宰乃止然猶[illegible]
公情眞公挺身出不[illegible]觀者咸嘖嘖稱嘆曰是御史
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
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詗事者密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當瀏
淘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
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殿刀都市以
伸明主法何[illegible]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謹
愿字子[illegible]娶於金而舉京兆君京兆君行可有兄弟

人而君爲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公甫十三歲自
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蹩躠長安街中見一
要官擧過即攀跪泣請其辭絶酸楚不忍聞皆掩耳
促辱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
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畧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
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
陛下作一吠肝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
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巳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
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
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

惟冀 陛下哀憐之轉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
母子二人之命 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
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封
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
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
亦用姦事露罷矣於時海內翕然謂馮公死忠孝子
君死孝然卒皆不死夫孰非天哉

監察御史馮恩傳

馮恩直隷華亭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年
彗星見東井恩疏論閣部諸臣爲門庭心腹之彗乞
誅朋姦誤國者而尤指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詔
下錦衣獄搒掠數百痛絶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
乃得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鋐嘗恩大辟癸巳年
秋會審闕下鋐例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囚跪西面
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此膝跪朝廷耳
豈爲鋐屈耶鋐怒推案詬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
汝矣恩大呼曰 聖明在上生殺皆天斷豈容權臣
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鋐擄臂跳踉若將下毆
者恩復大呼曰諸公卿覩否耶汪鋐無君擅權我恨
不能手刃以報上左都御史王廷相歷額慰恩曰馮

四鐵御史

上書代父

御史母動氣祖宗百六十年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今
今日有此又正色謂鋐曰汪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
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鋐愈怒遽書情眞二字而起
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
曰是御史若口若膝若膽若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
御史刻所與鋐爭辯語鬻之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
時鋐猶必欲殺恩頓 肅皇帝仁聖特詔免行刑恩
於是得不死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十四矣屢疏乞
以身代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冤皆不報行可晝夜
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

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經引以上請　肅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詣恩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　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恩寓高要諸生多從之遊著詠亦富丁酉釋歸　穆皇帝即位奉遺詔錄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即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田墓志銘

李開先

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人遷即墨祖珍從元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百戶漕運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京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封太淑人以成化丁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寤而生公兒

者偉其貌聞者壯其聲聰穎不羣七歲善記誦能詩對從資善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待思索出語奇絶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丞元吉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即書紳難題不窘筆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爲國器學士程篁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援筆立就程乃嘆曰昔舉神童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司御史亮慶命陪諸生糊名試之不出一等歸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其文以爲不類少年語或記誦蒨作不可知三覆試之始信而大喜批其卷云不期即墨之鄉而產藍田

之玉由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纔十六乃弘治壬子科也入太學不廢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涯東陽楊邃菴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升菴愼劉松石天和張岐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横而國體亦通達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判撫州又値宸濠之叛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二以憂勞鬚髮半白及瑾誅而濠平資善陞陝西僉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三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旣不私其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場屋之文日趨浮靡當時所作之文高古藏鋒鍔不露圭角奮然以變時習爲已

任因而不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遍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尚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文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乃得雋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値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　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翊日廷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戀内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叅劾白巖喬冢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留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知縣刋列洸之不法事情日辯寃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止游食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乙酉巡按陝西資善先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皆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欵具邊務所當興革者十餘疏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醜虜入冦指授方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西人謠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安堵自負有爲地方方望其

大有所爲豈意資善在家病逝訃聞卽至境外候交代畢奔而抵家治喪致哀中禮執政欲爲洸報復無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鈗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廻奏爲民遂作可止軒於後圃游衍誦讀其中口談不及官事足跡不入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懇請始一出見否則托疾辭之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撫其子養而敎之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閣部大臣前後薦者二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恩詔冠帶閒住而已

監察御史朱淛傳

柯維騏

朱淛字必東號損巖塘下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授監察御史甫閱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淛上疏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而隆孝治淛葢陰闢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疏槩與淛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拎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既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當反坐論死冕膝行泣護曰淛等愚昧固可罪然中心寔靡他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名世宗怒稍霽曰饒死充軍冕又泣乞末減乃定各爲民淛抵家以奉親爲娛與人交不欺或爲人所欺不之校處鄉里未嘗虐視一人咸稱爲長者公府絕無私干至於民間利病則不肯默默雖與有司迕弗顧如里甲協辦當者率破產淛貽書同年按察使周延極言其弊友人參政王鳳靈與周善亦助之言周力贊御史趙應麟務革協辦名目屬吾纂府同知吳元璧會計歲費幾何斂銀在官不涉於民刻籍爲定規省不啻十倍至今賴之家居三十年巡按累薦不報淛與馬明衡出處雖同然淛家貧尤難堪所著文詞無窮二恕尤諳其養深矣卒年六十七

御史雷應龍傳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進士任御史嘉靖五年來督兩淮鹽課君性峭直不喜曲媚見義勇爲不顧利害其禁私鹽先束官捕之倚法爲奸者及議掣鹽深思博訪慎重周密必求所以利于官而亦不病乎商不輕差官縱掣以開弊門雖未大見施行而人以探知其爲國持法一念忠懇爲有餘也會郡邑諸生請禁淫祠君卽下令首撤五司徒廟銅像建祀胡安定先生于中改東嶽廟用演習文廟祭樂廢天妃宮增築鈔關公署及毀州縣淫祠無數械治廟祀僧道久擅左道惑衆饕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後君以勤政積憂疽發于背歿于揚之察院屬纊前一日召屬官遺語于家其語大抵述巳平生力學起家居官守法之事欲其子孫知之未幾郡官迎五司徒像復諸舊廟御史金堂李君佶繼君巡鹽新鄭王君鼎亦來巡按更追君志而嚴正之碎五銅像補鑄兩學文廟祭器又榜五司徒不當祀之義以覺民警俗夫以雷君持法嚴毅如是而其崇正黜邪一念耿耿至死不亂儕友聞風興起卒彰君志俱不隗一時良風憲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浦先生鋐墓志銘

藍田

浦先生爲御史者一年毋太孺人表氏思鄉乃上疏請假扶侍歸既還朝思太孺人不置復上疏請終養者七年後還朝掌河南道事河南者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京察先生黜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連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先生與考功郎中夜飲共謀罷官聞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既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翊國公郭勛太學士夏

言繫秘獄者年餘矣先生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求傳逮捕之既至闕中宣駕帖先生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徽纆于項桎梏于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先生已病矣屬錦衣鎮撫司訊之拘執束縛搒掠甚嚴奏讞甫上復命訊之加榜掠先生不勝痛以嘉靖壬寅正月六日卒於獄中先生之子珠扶柩至其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北原衰經走五百里至大勞山中泣謂某曰先君子與先生同在臺端敢以墓銘請某昔以言事兩繫秘獄搒掠幾死者屢矣幸而生還痛定思痛豈忍銘耶然又不忍不銘乃按許宗元氏所撰狀志之先生諱鋐字汝器故蘇州之嘉定人先世從戎于登州衛遂占籍焉父諱政世具隱德輸粟救荒授七品散官復贈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以成化壬寅某月某日生正德丁卯舉于鄉薦丁丑進士補洪洞知縣北虜入冦先生率民兵禦之虜失利遁去其爲政師法兩漢循吏民翕然畏服嘉靖癸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惡少屏跡豪猾不敢犯廷議大禮奪俸者半載時尚書林俊陶琰徵入而復去太監秦文既出而復入先生上疏曰非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保

泰之道也武定郭某之姦貪播于海內請罷其兵權復奪俸者三月又言恤災防虜罷織三事乙酉巡視居庸等三關言邊務六事時政六事庚子復浙江道監察御史監北畿鄉試甫畢即西巡值旱荒之餘地震星隕所上四十餘疏皆軍國大計總制都御史楊守禮薦之曰若浦巡按某者關中數十年所未見也請破常格用之埜未幾而罹于禍在開元中御史周子諒以諫死墀下柳宗元書其墓俑曰有唐貞臣浦先生之大節與周氏等銘某之文當屬如柳柳州者而屬之於某汗顏多矣銘曰太山喬松摧于雷風孰

冤下鍾兮有吳莫邪閟于泥沙亦露光華兮鬱鬱北
原海市吐呑貞臣墓門兮結爲卿雲凝爲琦琨爰寓
忠魂兮後千百春垂裕仍孫銘詞尚存兮

浦御史傳　楊爵

浦御史鋐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正德丁丑
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
養服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鋐以職當與聞
其事有論鋐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鋐與監
察御史張祿同考功司郎中俞鰲緒皆得冠帶閒住
是時爵亦病謝御史職家居嘉靖己亥上以吏部薦

鋐才不可廢與爵同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次
年冬奉命巡按陝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
務正直平易又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
爲緩急之序名曰全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
罪下錦衣獄瀕于死者屢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
救之死於獄中鋐自陝復上疏申救謂天下之治亂
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化
理成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驟比河
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懲創必深
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

放寘諸朝著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
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
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
有旨御史浦鋐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
司獄擬以不當救爵之罪詔笞一百與爵同桎鎖七
日而死鋐初在陝被徵秦民聞之如失父母行之日
遠近奔送扶老攜幼擁其車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
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
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
陰鋐登樓望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

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
遽別鋐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閒相待收拾絲綸半
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大嘗顛
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所養矣蓋
鋐爲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露無其誠施爲
闊大略無瑣細苛刻之態故德善所及民[illegible]感悅初
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
事鋐頗愼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紛以贈校者
既笞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
或不遜卽不能堪鋐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

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伺鋐起居其人遇鋐甚謹且開懷相與鋐感其誠口占七言律以贈之傷痛甚慘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鋐氣象毅然略無喔嚅畢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詔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諄諄訣別雖語氣漸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諭之詞謂爵展轉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旦暮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明年御史晉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縣知縣言

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益民到今懷思焉其庚子歲秋爵被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威者晉陽之豪傑也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鋐爲對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鋐至已奉命監順天府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死而哭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鋐既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顧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已無及矣益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鋐以親老即不仕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即其志趣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朗益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即至殺身也

監察御史鄭公墓志

陸深

嗚呼思齋歿且十載矣始克葬而予始克誌之於人世何如也嘉靖癸卯冬鄭生開自莆陽走海上再致遺命復奉王大參應時狀幷以莱方伯鳴玉書來速銘二公端人也予發書而泣嗚呼悲夫士君子履正修學當　聖人御極求治爲之時而又有能爲之具顧其所出才十一爾而遂齎志以逝能不悲乎按狀思齋名洛書字啓範姓鄭氏鄭出南湖唐大府卿露倡道于莆四傳至刺史擧徙楓嶺生倉曹楨楨生靜邊都統帥瑄析居待賢里之桃源至元泉南提擧朝

避寇徙郡學前其八世祖也高祖貴八曾祖再一祕廷輔再徙郡治前皆不仕考諱祥號近菴正德丁卯鄉擧授雷白教諭母林氏實生思齋初生時適鄰家曝書龜趺移因命之名自少岐嶷異凡兒教以古歌詩輒成誦稍長治經章解句析師儒以爲賢已年十四應省試還補郡弟子員提學東泉姚公試郡數百人中拔寘第一時年十七也丙子擧于鄉丁丑擧進士觀政廣西道奉例歸省蔡太君于家明年始覲于雷白會廣中兵亂百力營衛近菴以歸嘗過江門拜白沙先生祠因公甘泉湛先生之門折衷理學甘泉器之時王改齋官學舒梓溪國裳兩内翰讀居亟稱之不置庚辰赴銓授上海知縣上海東南劇縣也素稱難治思齋治之以慈惠若有神明然每事事抵日昃則垂簾屏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退而引諸生論經史月徵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嘗曰爲學不以聖賢爲邦不以仁讓非上也士多成美才海故健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息徐爲數語折之卽皆引伏又曰民之爭禮之廢也乃計家爲里里有長計里爲鄉鄉有老選高年有行者充之朔望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

歌詩錄善紀惡海多火葬又曰此非民之罪也令之不德也爲立義塚明表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禮過制且婚無載書易速于訟爲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爲之約正司馬準常平之法適歲大歉倉日不給乃大發賑之時饑民相攜來歸者萬計爲之別以都里列以文衢識以旌旗散以僚吏金穀封裹坐衆而印之授受以手焉論次鄉賢名宦修葺社稷壇壝更定邑志海賦久弊始議以三鄉田爲三則稱土而均無按成是之奏上而未果行其說猶存嘗於履端過郡

歸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即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即令解其首帕容遺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因乃

決諸如此皆罷去祗非無拘吏文邑人稱快又罷勾杳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以獎人倫懸鍾磬以達幽隱當道才之以卓異交薦乙酉春召爲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巡視京倉九月實授巡按通州丁亥九月選推提督南直隷學校計立臺之日僅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上其論治心修身之道者五事勸上廣仁恩以惠京師者十事救災求言復上十事皆剴切語多不載至論逸欲之戒有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御民之道觀於使舟可以求使民之道劾費少師張居事之交惡有曰失近臣守和之義爭明時雍穆之

風二臣宜罷論調停器使之說有曰過爲區別則才能何以自容每事紛更則法令何以專一開大臣薦舉之門者將移威福之漸破條例資格之常者必啓奔競之路悉蒙上采納其薦達臣工也如大學士楊公一清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彭公澤吏部尚書羅公欽順吏部尚書楊公旦戶部侍郎邵公寶國子祭酒魯公鐸大學士謝公遷尚書林公俊孫公交纚纚非一其救解過誤也如總兵馬永之革任御史魏有本之謫外給事中楊言之下獄鄭九萬之瀕死郎中葉應驄之就逮主事繆宗周唐樞之之編管皆一代之

偉人名士士論韙之既奉 敕陛辭而南過徐聞近菴公訃兼程歸治喪如禮壬辰終制赴闕補浙江道兼理廣西江西諸道名日起而忌者日亦衆時方京察會有互相糾劾之命給事中有失官者許奏上特旨報罷而思齋歸矣道吳舊治士民相攜徒步送百里號泣攀挽者載路既歸莆以明年甲午閏二月卒于家年三十九耳遠近莫不痛悼之思齋以氣節自矜所與交游必海內賢豪士非其人雖貴顯不顧也好辯有口明習當世之故廣庭羣議善批屈人卒亦以是自屈云深晋在正德丁丑春試有尋於禮闈與

二條友相約期得名世士思齋經房爲介豁嚴公
于亦批其文爲擅場之作以呈兩主考戒斬斬公東
江顧公共嘆得之晩不及梓文爲惜會出令上海深
時居先詹事公憂目睹三年之治咸嚴而思齋謬以
予爲知巳故予志海事獨詳以此思齋文翰精麗所
著思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鄭御史傳　徐觀瀾

鄭洛書字啓範少穎悟絶倫稍長卽希志古文詞年
二十二登丁丑進士以請急歸省時父祥官電白學
論署邑篆會有兵興幾不免洛書單車入粤得脫父

阨扶侍歸巳而授上海令上海東南劇邑洛書年少
初若憒憒不辨案數事劃然心開傳其讞獄事卽趙
廣漢黄霸輩不能過也召入爲河南道御史立臺僅
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七上費内閣與張詹事交惡
也洛書疏論之云内閣爲天子公孤詹事青宮上秩
羣臣中卽有才行異等非由翰林者不得與　陛下
春秋鼎盛　皇太子誕生有期而兩臣以微郤各持
長短久不下勢必多引門生故吏陰相彈射而朋黨
之禍起矣此其憂在社稷非獨文臣不調足患巳也
宜下明詔詰責罷黜爲百寮戒　天子内是洛書言

乃重棄耆舊疏竟報聞又會有李福達妖賊獄起
天子以三臺論報不實詔欲坐端門臨問于時大司
寇以下凡有事于斯獄者並械繫以聽言官悚息眷
舌自保洛書復上疏力爭之云主逸臣勞天道也禮
刑不上大夫今　陛下操獨斷之威法行貴近如此
則張釋之不得持罰金棄市罪抗辨於文帝前而田
蚡灌將軍事當時又何必令東朝雜問之宜下公卿
博議疏入　天子謂洛書數喜生事今復以狂言蔽
主尊臣大不敬内閣楊一淸爲長跽叩首請得赦罪
他如上逸欲之戒罷調停之議皆剴切語多不載久

之以學行推爲南直隸督學使者奉命抵徐沛遂以
電白公訃歸服闋入補浙江道兼綰江西廣西諸道
事洛書頗傲睨意不可一世人而側目者相與傾之
去會京察期有科道互糾新例而給事中饒秀失職
怨望疑洛書中之迺摭他狀誹奏部院莫解其繇方
擬量調而特旨從中罷矣蓋柄國者陰有以嗾之也
洛書因邑邑失意歸歸道吳上海士庶走迓出餞者
數百人再歲卽以病卒吳人復具賻襚誄詞赴弔者
又數百人卒後三十年郡城陷洛書之子開往依上
海上海士庶相與環泣曰此故孫叔敖兒也迺倡義

蕊令置田百畝在故邑所令間歲一至收入以奉蒸
嘗史漢循吏傳好采奇事奇曷有此哉先嘉靖戊子
按史聶報持斧肖威稜行部抵郡適洛書以宅憂在
里諸所譁擊里人疑其意授然不聞有報復之私云
豹與洛書同年進士又令華亭齊名並從王守仁論
學最稱莫逆第洛書以高才口辯不能浮沉自晦卒
時年才三十九而豹以善仕遇合位至大司馬多壽
考迺交驩分宜竟以不安引去人固不可以無年又
不願有期頤之壽如此

御史劉先生陽傳　王時槐

三五劉先生陽字一舒安福縣人自其兒時端重若
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
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
王公撫虔時先生亟慕一見其人稟學焉而梅源先
生故是王公弟子問示之語錄則益嚮往遂專如虔
除夕泊舟野水風雪霏霏齒牙下上指麻木不得履
信先生顧津津然喜也旦日見王公稱弟子王公飽
其修幹疎眉飄飄然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嘗
享清福已又謂先生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後
聖人先生跪受教自是日兩謁見退則與冀君元亨
等互相稽切越數月辭還先是督學使者與王公持
論不合則發策詆之先生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先
生且殿而先生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
縣碭山盜警無虛日先生捕其魁桀格殺之奸民相
顧讋慴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
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先生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精
禱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昆弟
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先生先生褆身如寒士時人
觀褒俸金以行不煩民一楮居碭山四年九被薦

徐志稱先生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尚理學政暇則引四民訓諭之無賢愚皆獲其益蓋實錄云既召去士民遮道哭聲震野爲剏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矢威叵測衆洶洶歸過先生先生曰即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爾既授疏猶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

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先生泰儉先生曰不聞青萊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喪墓棲者三年哀吟嗚悲感行路既除服被召尋陪點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色士人談學不倦嘗會復眞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先生遊牀趺坐退若有得也氣清明擢然海鶴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嶽夜半坐祝融峯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於踐履嘗曰

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諸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者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益深中學者之隱衷云至其所以深造而獨得之者則猶不容以易窺矣先生每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即是語推之先生所以孜孜不懈者益倘[illegible]有涯也先生天性溫良馴雅自少至老不能害物與人交仁經義緯人人以先生親已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逆於耳尤諳達事體善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

先生之廬閒有背先生指結訟者有司曲直之一如先生言人以是愈益歸服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數相與祠祀之至今不絕

貴州道監察御史松厓郭公弼墓表

羅洪先

嘉靖初今上厲精圖治日親覽斷羣臣自捄過不暇罔敢忤旨壬辰彗見有詔求言言者日數起多泚不切安福松厓郭公弼爲貴州道監察御史極論營造採珠爲害力請停勒中外方甚危之會上令所司議行罷諸司人人惕公遂激怒將嬰重禍左右乞貸不聽有被杖死者久之怒解猶削籍去公自是名滿朝野然是後莫敢有言採造者矣公長身疎髯雅重簡朴望之若甚儒緩而中不可奪始入院受知都御史

李公承勛會天下諸臣入覲俾考黜陟實越常敘至監內庫按貴州判弊發奸戢戎平亂京師嘗起大獄或逮貴戚黨援強衆據法行遣一不他徇其清稅與邊務諸疏慮遠辭直素持風裁不獨能言採造然李之知公則自江陵始也公初以進士知江陵處衝疲節浮省煩周防豫禁民尚弗順慨然曰是猶恃法吾之誠固未盡乎乃益盡心於民思委曲導化之不敢施一切以必其速就已而梗令怙惡如下五庄諸姓及陳銳父子去暴即良改益明信於是捕盜盜平發粟賑災異境來歸惠及襄鄧藩封素恣橫至是歷市

夫膺州蕩稅科無敢逸法嘗行水火不敢堤行火祝天火不及鄰咸歌異感課民藝植躬督以長桑棗徧野歲不病之四年內召遮留不得共立生祠沙市中江陵嘉魚接境李爲名臣其知公任之益有以也既解職歸絕跡有司不復與外事舊從王陽明先生遊聞良知之說既以自淑淑人且試之政比移居邑城數數與祭酒東廓鄒公輩往來青原復古相資切劘而以禮教家以儉約下以義倡族人而割之田若饑渴在己不但已雖當道薦剡屢入甘以廢棄自安殊無改也始公將舉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染痢頗劇人

故多避公犯蒸穢朝夕摩撫既不捄復傾囊紀其喪而入試夜拾友人伍箕遺卷橋下亟訪歸之是年遂與同舉夫歸卷出倉卒人或能之若處王生利害至切人情所甚難者是時未聞良知之說其所立已如此豈非資之近道者乎公家居二十四年而卒卒之年爲丙辰壽七十有六既卒安福以鄉賢祀江陵復舉名宦而沙市之祠報祀益虔

監察御史贈太常少卿曾公翀傳

曾御史翀字習之泰和人自祖父時家鳳陽霍丘縣嘉靖中登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又三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竟以劾冢宰汪鋐死杖下其初入刑曹也有究獄連百人囚繫四年莫爲辯者公訊得其情止六人擬遣餘皆獲釋疏上竟如擬爲御史出綜鹺政清理運河有功賜金帛時大臣專柄言路扼塞公疏罷尚書劉龍聶賢侍郎陳璋甘爲霖大卿王綖洗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已而大宰汪鋐不職給事中海陽薛宗鎧首言之鋐上疏肆辯繼臺諫交章

論劾鋐辯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其略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臣觀鋐詆辯一疏有人臣所不敢言不當言鋐掩　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權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竟褫鋐職而下公并宗鎧錦衣獄獄中自敘生平大槩多忠孝語略微纖介怨悔之意獄成與宗鎧同杖於午門中使齊呼播頭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斃公神采英毅好善若渴嫉惡如讐嘗曰丈夫磊落顯卬安能脂韋俗流作温飽計耶父兄早世嫁諸妹成諸姪先產悉推與之同族貧乏不植私藏國有大事寢食弗寧蓋天性然也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監察御史見吾陳公讓傳　張元忭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揉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卽稟學焉蓋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王陽明子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爲兩

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卽是致良知此學初無兄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諍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摭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尙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不羣爲文奇崛遒勁不爲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壬辰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眞祠之置圭田三江閘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爲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

敢言無所諱避　肅皇帝旣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入　仁壽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搆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獄中上疏謂　陛下有帝堯九族旣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　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　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慕泰遷毋

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　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衮帔交葬便　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亹亹爲上官陳說爲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眞意溢出人益信慕之　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閩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于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爲廉吏爲直臣爲博雅之儒爲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益眞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凛然偉然者皆其學之緒餘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歿未幾子孫無以具饘粥予往嘗見其子於溧陽袒褐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三千里外來謁予請爲公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旣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其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四川道御史侯公度傳　實錄

侯度字憲甫東阿人舉嘉靖壬辰進士出爲淮安府推官江都富室殺人倚憑權貴久不成獄侯度廉得其實竟置諸法泗州民有被誣爲盜者數人吏知其冤皆以避嫌不肯爲解度得其枉狀立論出之選四川道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前御史王汝楫劾按察使曹嘉嘉憑內援亦奏御史下吏治後御史畏嘉悍戾皆不敢竟度至師杖發書訊之立劾罷嘉起汝楫士論快之報命還掌本道遇事勇敢不畏疆禦長安富民蔣氏藍氏以貲雄都邑倚中貴人爲援自占工部

傚人所乾沒縣官金錢動至億萬御史臺忌其請托八年不問至度乃正其罪讁戍邊廷中諸公皆爲言竟弗止都人凜凜憚之復出按河南坐湖廣貢使遇盜於境逮下吏治杖之闕下行至良鄉創甚卒年四十有四度爲吏廉死無以殮諸御史摧金葬之

鄭御史芸傳　黃謙

鄭芸字士馨初城東人唐太府卿露之後五世祖有初徙大坂芸登嘉靖乙未進士拜松陽縣精敏有聲部使者疏其才移上虞首濬沙河通商船甦置傳復上妃白馬夏蓋三湖即以湖歲入魚蝦錢倡築上虞城後十五年倭夷寇浙東獨上虞以有城免鋒鏑民追慕祀之由上虞恭薦選監察御史疏議漕務請定大官品物及奉常牲直織造節居庸疏脩外堡防間道并上三邊圖序得俞旨當是時分宜相嚴嵩及子世蕃初結寵近侍芸語御史陳策伊敏生曰此亂之蘖不早鋤之蔓難圖也乃益疏嵩怙寵不道上怒

奪三人一秩示薄譴而分宜相從此已忡忡甘心此三人矣御史葉經者先亦攻嵩會經按山東監秋試上貢士籍嵩摘其文字誣爲訕謗坐經死遂以芸代經芸慷慨攬轡至則激揚風采諸所禍適聽之是時嵩父子固惓礉然尚畏朝廷且偵芸居東無郤郎欲急投種未有地也芸得代有銜命南粵取道省覲卒于家歿之日囊無餘金衾襚不給御史趙應府捐稟賻之且屬郡視其後

御史葉經傳　楊爵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隷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略曰禦虜之道不可俾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壁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黠虜復來

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艫飛輓有兌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遝馳中原騷動有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兼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舉方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呼雞犬亦爲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愼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肇削中式舉人所爲者亦多主事者自爲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内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爲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叔明大肆議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爲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東試錄將獻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宜删改否則禍出不測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通問爵

不以得其通問爲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爲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奉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圜敘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勺與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慮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曾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爵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笞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間稍

[illegible]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戕乎然叔明不俾殺
身之慘禍而俾爲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
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
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興事死而以修
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
係亦甚重矣世之憸夫壬人習爲乾沒媚悅之計於
利害所關則搖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
曲隱避譸張爲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往往而
然視叔明所爲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時
年三十有九歲

監察御史王公瑛傳　歐大任

毘陵在江南衣冠最盛公卿以至郎吏數十百家巷
㷁聯不絶也豈地氣固然哉彼其碩德弘藻每致通
顯以余所聞王御史其一也御史諱瑛字汝玉先世
居石沙而遷無錫因稱石沙山人初授書于邊進士
伯山伯山譲其華釆且謂其幼有成人之度辭不能
師南畿諸郡邑皆聞無錫王生又往往傳無錫王生
文正德乙亥出應臺試督學使者張仲齊選爲邑學
弟子員爲文獻經生穎萟力振迅踔厲嘉靖壬午鄉
試應天中式三赴禮闈不遇歸則結廬山中潛心六

業探討奥眇究明指歸約其閎博以造于深厚爾雅
詞郎高峻亦不戾于格一時與唐應德薛仲常先後
起毘陵矣壬辰會試程太史舜敷得其卷異之取置
前列仍梓其文爲式既成進士則試吏部政大冢宰
而下咸重其才授太常博士常是時　世宗皇帝方
興禮樂隆郊社百神諸祀日贊秩宗斟酌舊典尋名
人臺貴溪夏少師以議禮合　人主意業已得御史
于奉常日謂封駁察舉才無右御史者每延譽不已
而御史粥粥守官如故也會議南狩御史與同官疏
留已而議竟寢御史則奉勅理冀北山東河南馬政

摘抉姦蠹條畫便宜牧事修舉爲直指使者最暇則謁孔林觀鄒嶧走大陸泛黃河岱宗嵩高無不游詠庚子出按八閩懲官邪重民命獎恬退禁汰侈崇敎化旌孝烈清寺田以補虛糧復驛傳以蘇疲邑諸所舉指柄在憲牘海邦頌焉歲當大比綜覈嚴密校閱精允閩士被其甄錄與解額所遺者人人自以爲恩明而且公也已御史戟髯虎目顧步有威而中實無忮刻簡曠激昂緩急必赴不以空乏爲解而實不能阿附權人閩中多碧水丹山靈區異境如鵬海鯉湖武夷雲谷使節所經必搴帷以廣瞻視于是譏誚叢

生及瓜而補外之命已下御史謝病南還恣遊實界九龍琛山慧麓及義興三洞句曲三茅旬月忘返又與鄉士大夫修復碧山吟社家有園林已召故人賓親琴阮奕博芳辰令節則廣筵合樂華燭飛觴每極賓讌之娛衣冠家有沈隱侯白少傅之風如御史者能幾哉而事繼母則孝養備撫猶子則慈愛周內行純謹殆庶幾汜魷藏蠹焉豈但以宦業詩名著江南而已哉御史所著有溪上集子同穀爲鴻臚寺主簿與余善　論曰學希古士行志御史貴顯矣然過合難也見幾明決不俟終日君子貴自行志能與規槼謭謭者道哉余又聞嘉靖間錫山有華雲華察王問三先生與御史咸蚤退而學各傳嗟夫嗟夫澤豹淵虬意並遠矣

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爵傳

吴時來

斛山楊先生諱爵字伯修陜之富平人家故貧母誕先生於姻家婦降以火起羣赴之則懸弧室也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年二十始發憤讀書無燈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有持之隴上耕即挾書而讀意欣欣也兄靖少忤邑掾與前段令相惡爲直指使所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冤遂并被逮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後尹見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先生講性理學躬養米往

拜其門韓先生睇其詞氣行行壯也欲卻之父道峰老人韓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詑曰幾失之既耆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督學使唐公校藝首拔之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還之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焉以書經舉第三名已丑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之肅府儀府吉府賚贈俱讓不受　世宗肅皇帝議禮多制作薦紳諳斥者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目睹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草肉嚼啖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於何

補於老羸饑饉之衆上之司舍待罪得旨下民部發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枋臣弄威福草奏將劾之爲鄉人親昵以有母白母在于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筍生兔馴繞人咸以爲純孝所感云服闋堅以不起行部使者交章薦之庚子秋詔起其家皤然戒行曰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時也何爲區區策駑馳爲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大事内而腹心外而百骸胥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諛

郭翊國勛爲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覲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内五則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上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先生一無詘被創極鎖中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淋漓下氣息奄奄眯惑不自省守者以爲死矣被覆之半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動以上有蘇校尉宜來心惻楚狀拾重瓦間合處尋被笞褫辦事役矣時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橐饘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浦鋐以申救箠死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郎劉魁再

蹤年吏科給事中周怡成以抗疏下獄驩馬脾心相
與切劘脩諸經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
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秋
八月十四日　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
釋此三人者遂與周劉由潞水邇臨清別而歸　上
雖放此三人者其時熊大宰以諫仙箕忤旨終未釋
然後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二十四日下詔獄
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籌易
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夕　大高
玄殿火四發不可嚮邇火團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

次日釋歸為民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易其初苦楚
若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飴如食飲抵家以教授生
徒為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農人同甘苦雖乏儋
石之儲而蕭然無憂蓋圜扉中研心學問磨鑢精光
開拓胸次真有渺人寰空宇宙者而世上儻來富貴
曾足以芥蒂其目睫乎己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
居處先生不樂曰漢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
四日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隆慶元年　穆宗莊皇
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孫㣲官左監
丞

處困記　　楊爵自撰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
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illegible]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
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illegible]息奄奄而所以困苦
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illegible]時也余自謂必在
旦暮且以得速死即為幸[illegible]刑瘡之潰裂者
雖少完復然殘毀之餘形狀攣攣動輒顛躓亦未敢
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
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為事疏之上已數
矣余問為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月當自

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
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架
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答之既重其困
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即
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
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
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
悸告但紿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為
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斂出其屍天震雷屍既出
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墜人間草木愁[illegible]

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
獄未三日即舛人情慘阻聚語洶洶皆爲余懼炎氣
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尚爲冬月
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
心如孔顔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藴與其氣象以自
寛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
囹圄中之一羸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
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
相語皆崇德切要功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
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

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
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
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鋐自巡按
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
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洶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
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皆
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既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
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
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毅然
[illegible]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予

誠爲所與予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
大略及所著全陝政要集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
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遇
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
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晉相去數千餘里絶跡仕進
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
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
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
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之憂困而
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

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
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内文明而外柔順處患
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
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即夜破二磁盞刺其傷處血
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
即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
甚急是夜以鐵索縛余身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
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
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命也語畢卒時
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三

未巳迄今記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
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
巳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
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
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
致亦由我而有之矣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
中懷危蘇蘇焉而爲沱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
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
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楊爵自撰

予下獄蒙旨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四飯予以事非
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
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
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
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
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
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
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與順之皆依與
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予三人俱蒙　恩
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司舟南下至臨清州
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復逮
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
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
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
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鋐相繼救予皆以重
笞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四繫狀
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爲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
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
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
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巳既下獄即絕予飲食凡

予所具氊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困苦予者
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
一言接者則縮頸斂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異人相
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年以事
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於
人乃寘生別屋或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
以相別生以二三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
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
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
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

□□當復縶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
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
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俟劉周二子來
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簽順之得抵家
拜其母次日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使者先至
其家繫其弟以行即趨應捕者順之至廠十一日同
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
於桎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然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
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既又獄卒繫桎木
聲出力叫吼聲嚮聞數十步索鐵鍊以縛二子呼聲

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訶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
耶忽一校者來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門者候予笑曰
困縛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曾次矣煥吾順
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側門在予屋前
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予屋戶板扇外有柵
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
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否順之惻然悲
傷始予不食因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簞食豆羹章
以自涵蓄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因飯之食呼蹴
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

然因謂順之曰寧以璧碎石上作羣玉屑安能甘此
侮污爲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
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
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
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也司官聞予
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
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
通飲食則事屬忌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
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者
繫髯方面從傍聞之怒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

云也順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
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餽食
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
不及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乾餱
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
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即欲以桎鎖苦聰聰再四謝罪
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揚棟國用者孝
子也其母病棟嘗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
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
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

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
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糊口相與痛省
愆咎以答　上王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
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　上意
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
尹相林廷壆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
皆絕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而忌
其爲剝膚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
日所履者皆窮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
予所居屋前才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樞木往

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未有居深室囚木者而居
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米者而絕之亦自予
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藉口於予今日
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時事不可救
藥安知其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而貽
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順之嘗曰已身不足惜而懼
以罪累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
巳年季冬望日書

蕭御史端蒙傳　林大春

蕭御史端蒙者字曰啓嶺南潮人也父曰與成　武
宗時舉于鄉第一尋舉進士爲翰林院檢討　今上
即位稍遷至修撰承務郎以憂去蒙少事父治老蘇
之學與季父潔俱季父多技能任俠而蒙沈靜有器
好讀書客過父父使侍食蒙嘗要經而食父怪之客
故於衆中斥其名陽謾之者盡受之不與校也後舉
季父下第而蒙與從兄來鳳並薦上春官蒙舉嘉靖
辛丑進士召試文華殿補翰林庶吉士改御史而從
兄竟不偶死蒙爲吉士思繼父之業下帷發憤與大

梁高拱晉人裴宇同舍恒相讓嘗著論二十餘篇幾
十萬言光祿大夫少師言見而奇之學成會言免相
出爲山東道御史御史自抱奇不欲談說諸公又不
喜銜物以致知者亦少云御史既失其父業以不世
其官居常深念然獨伏思御史之職得以循行天下
糾官邪觀民風以諷勸主上遂慨然有四方之志
上二十三年有詔詔御史治軍畿內畿內軍多異屯
行伍往往散沒其勢莫得而齊御史以爲不若以同
屯同所爲伍休則鱗次而居行則魚麗而陣以庶幾
古人比閭族黨爲兵之意言上　上從之明年入報

貴州設撫始此

會海內無事　上遣使者分行天下問民所疾苦御史使貴州貴州蓋夷中地故嘗介諸梁益間無專使嘉靖中始置一道然　天子終以為遐非文物所亦略之御史王會有銅千鎮箪之寇因上疏請置重臣撫綏其地其略曰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千夫牧羊不如一豎何者勢有所重而權有所專也今貴州雖嘗建置撫臣而紀統不一兩省諸司以客相視謀慕與同動相牽制一方有事彼此提衡而立此威信之所以未廣而疆宇之所以未寧也誠如臣計宜放兩廣汀贛故事特設部院大臣一人以專西南之閫

自貴州四交之地地無夷險悉以制之吏自川湖雲廣諸路兵司而下無賢不肖悉以聽之其調度兵食有不用令者許以兵法從事如此則熊羆之師奮死而金石之士守官矣此臣所謂長久之計者也先是貴州試士皆會于滇南至罷本道始得專試然其額不廣至是御史廼上書曰臣聞冉余夷人也而霸於秦相如蜀產也而文於漢故王者之治無外而聖人立賢無方今夫盈尺之綱不足以羅燕雀而熖繳千尋鴻鵠將下之彼其所持者廣也今使貴州之士拘於額而不得廣有司因循以為定制使遠人無所

貴州增試士始此

仰非所以崇廣聖意厲夷俗也臣愚以為增之便於是　天子皆報曰可為置重臣及增試士焉明制諸所置吏率加意中州至雲貴間多以子郎謫爵者為之或謫罰去又地遠去者輒經歲時事寢不治於是御史奏以宜重郎吏之選又吏有行能秩當遷者請自近地移居之繇是名吏稍稍出與中州等明年使者代至御史還道病因自免家居間采其鄉之長老之言吏治之弊民所隱痛而不能自言者為代之言凡六事以聞　天子方下吏議未行會北虜入寇逼近京邑詔下諸道故所免吏有名稱者悉起於是御史復起為浙江道御史大司馬列侯議請邊兵入衛

制詔遣御史之綏德得精兵三千人賜金若干斤犒若干疋尋遣南行江西江西藩王素驕縱自宸濠反時頗不奉法及宸濠誅稍戢已乃復縱江西自撫制大吏皆斂手而謹事之或與晏遊會御史行縣吏收民間俊秀王麾下剽而奪之辱其長吏於是御史劾王不道捕麾下治之境內肅然然自是頗不與大吏撫鎮合矣是年又當鄉試士方鎖院三試之畢院災甚急御史乃亟收諸所所讀試士文數千卷下令曰諸所吏無大小救火者如得士之賞不救者如蔽賢

之罰衆爭赴之火乃滅比校文得士士無遺者御史
本收試卷之力也於是御史自劾監臨無狀　上原
之諸司得不坐時當代者未至有衰御史復行江西
如故盖先後凡三載江人至今思之三十三年甲寅
復命赴闕廷議欲遷御史爲廷尉會病疏未上其冬
御史卒御史爲人豐體重步寡言笑然性尚簡朴習
勞探知人情循行所至未嘗侈奉輿馬臨䝉士民煦
煦然誨之不勸至姦宄亦不能藏也所部事無大小
必親省决無問寒暑以此吏莫敢欺然卒以勞獲病
能形敝神竟死於此云初御史與某地人某者並居

臺院御史之江西而某入南粤某因諷吏大索御史
家數其父罪捕暴與御史同學者季父某某貢如京
師及其庶弟某某亾道奔死御史有二弟端賁端升
者亦以鄉薦偕計北上下第客吴越間不得歸或以
告御史御史曰吾嘗遇吏厚何得至是不聽後御史
代還其人尋悔乃檄吏奉幣謁其父及御史吏因讓
爲敬伏謝御史御史謙言不敢當終不及前事其後
父病而季父潔遥拜光祿署丞以歸吏繼至竟承故
吏指捕治之僇辱其家盖其時御史已死矣贊曰蕭
盖殷微子之後世有聞人唐漢以前故不論論其近
者自宋漳州公而後有潮陽公容州公巡海公程鄉
公山西公給舍公以及修撰公至御史蓋十數世矣
何其盛哉豈微子之遺烈歟余嘗聞之師大宗伯歐
陽文莊公謂御史之行縣邑也有古使臣風余渡江
御史過余余觀其狀㒵然方御史下江西劾藩王諸
司望風伏慴豈遽不能絀一吏哉乃竟不爲其亦賢
於挾私怨快恩讎者遠矣雖然御史如不死者其志
猷可勝量耶

監察御史蒙泉包君節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丙午蒙泉包君以侍御謫戍莊浪後三年厥妣楊太孺人卒于家君痛其生之弗能養也疾之弗獲侍也殁之弗克奉以葬也窮晝夜哭泣比卒喪衰絰不去體又五年弟侍御吳石繼卒君拊膺號曰誰代我奉時祀者於是哭益悲竟以是得疾歲丙辰六月二十八日卒于戍所年五十一初君生五歲而孤太孺人身教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壬辰乙未君與吳石接踵舉進士君以東昌推官徵入爲臺而吳石中書舍人爲南御史太孺人則已向衰君之按滇還也

將上疏乞侍養會吳石以終養得請太孺人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國家用耶君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南劾中貴人不法若干事爲所誣構得罪當死　天子憐而活之故君之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平色其所居頹垣敗屋不蔽風雨而君處之甚安獨以太孺人故悲傷蚤殞謝維於君爲不幸然亦足以觀忠孝之大節矣君爲人慷慨儁爽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怍于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于辨嘗清戎福建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爲君卒禮而貪墨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先聲所被不震讋一時稱眞御史者必歸君然君亦以是不見容又無財足以自救其卒也棺殮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梁孟進孟甞素與君以意氣相許者也君諱節字元達號蒙泉其先嘉興人曾祖俊贈南京禮部郎中祖鼎與其弟鼐同舉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池州太守父志贅曹涇楊氏君遂占籍華亭領應天鄉薦以起所著有苑詩類選西戍北遠錄通考意抄二十一史意抄釋疑錄臺中稿合若干卷

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天祥墓表　韓邦奇

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君卒于京邸旣歸葬越明年十二月君弟天祐請表其墓君諱天祥字叔善號雙洲姓嚴氏吾關内馮翊之朝邑人也嚴氏之先唐嚴思善之後思善有大節善推占武后時來周峻法思善獨尚寬平全活者甚衆來周疾之謫交趾後稍遷至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官至禮部侍郎子向爲鳳翔尹今西原有思善墓祠云父諱堯黼母李孺人君生而靈異頴悟過人八歲能熟誦大學論語卽通其大義十二入縣學歲試兩魁諸生僉憲開州劉君珂

有精鑒得君卷曰嚴生國士也於是遠近無不推嚴先生者庚子中陜西鄉試第六刻經義爲士程甲辰登進士授絳縣知縣期年而絳治人知向化野無盜賊案無停積獄幾空虚有兇犯毆傷人股致死者累檢傷股人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新舊不同大訊之兇犯具服蓋吏作受兇犯賄潛以他人枯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姦狀[illegible]而釋之亦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撫按有疑獄輒以付君惟明克允君之治絳也不以刑罰爲威[illegible]廉故不苛而豪滑畏不以賑貸爲惠而以靖故[illegible]

而民衆懷不以戒令爲期而以信故不勞而庶績熙而君又敏達勤愼故並其有土厥鄰環三晉而郡縣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撫按共聞于朝戊申徵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實授未幾疾作彌留卒邁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某日卒得年三十有六君性孝友五六歲時每遇美果食必先奉母旣長朝夕惟以承歡父母爲念母病泣跪進食呼天而禱父落一齒持之泣累日嘗因事諫父父怒以履踏其面笑而受之父乃感悟天祐多病飲食湯藥必親嘗之學每有所得必以語天祐居鄉謙謹重法禮鄉人愛之及

爲御史遺書家人曰凡居鄉必順天理合人情毋挾勢凌物利己損人行無不利矣絳平陽富邑君三年間俸薪外分毫無取去絳時僚屬士民爭以饋進皆不受曰取予士人之大節豈以去絳而遷其守乎昔兩漢取士以孝廉爲首成周故邦君養恬爲先爽視君履居身之珍治絳之美兩無所歉云

山東道監察御史守愚朱公木墓志銘　嚴訥

昔在正德辛巳甲榜吾邑常熟登第者三人其一爲古愚朱公寅至嘉靖甲辰榜吾邑亦三人其一則公乃古愚公之子也邑先有重慶守葵軒沈公者爲人敦愼富經術而古愚公父愼齋公丙甥其室故古愚公之學有師承云而公幼負穎質又淵源於其外大父與其父之學也十歲即能屬文句輒驚人甫成童失怙恃則藏修於蘇之何山寺手不停綴口不絕吟燈下帷發憤者歲餘而擁家所蓄書讀之殆遍由邑庠入太學每應試士莫能先公大司成陸文裕公以

文鳴一時見公卷旣拔以冠士且嘉賞不置其年遂領鄉薦於順天六上春官以甲科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俗薄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似非恂恂儒者所堪也而公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政驅游惰禁淫酗督農桑弛征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其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即頑悍之徒亦多化而良矣賓旅載途應以簡易事不稽滯而閭閻不驚暇則簡卒校藝與之講業課稅而甄造之部使者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昌樂令訊鞫即平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昌樂者多旁

也部使者揖公進曰吾聞民謠云田有黍苗野無盜盜吾父朱公體天行道爲民牧者顧不當如是耶於是令開籍籍交相剡薦有詔徵入擢南臺御史巡上江尋丁繼母湯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大夫峰山周公民譽也謂公持重使兼攝四道綰印纍纍時執政迺不已附者忽逮治及公廷杖幾斃出判鄭州公不攜家而孑然赴鄭渡濠颶作將覆舟賴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治鄭一如其治昌樂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之民會漸中繼兵部使者才公因檄之行鄭父老爭攀轅留公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輒復

昇輿入其見愛慕若此公之惠澤深結民心可推也遷知遂安縣公亦以治昌樂者治之歲侵民沮山發礦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省部使者檄公剿平之公蹙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直利此土中錙銖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且濫及無辜爲乃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於嶺上望見公羅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服從衆立解散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紀部使者奬之有文以作人武能輯亂之語無何遷叙州府同知初公拜臺官念有言責欲亟効讜直而見謂當路掣肘有

易行其志者則遂有意於卷懷矣既免喪悼於就選同年瞿文懿公艤舟強挾之行公乃指虞山誓曰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累我哉及落職倅州則曰此　君命也吾豈敢違乃又強往然非其好也至是則喟然曰吾業已倦遊吾惡可復蹈嶮巇乎哉於是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不聽或乘隙聳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有湖山公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闤闠事公平生悃愊溫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內不設城府而外

亦不修邊幅臺中時嘗謁郡守衣不鷹繡郡守易之後覺而悔謝之公自若也居鄉益朴素無侈靡之飾人且不知其有官者不虞人詐不暴人過不嫉人得志人即有犯莞爾容之古愚公清白無好田宅公既仕始漸贖之而宦囊虛常從人稱貸公家雖無饒貲而好賑人之急嘗爲其外家置祭田以蒸嘗其外祖父母而因以時讌會其黨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其同堂之兄覩異母弟存愚君不啻如同胞所以保護維持之甚篤姊既適而貧則迎而養之亾妹有孤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亦莫不煦嫗育之人咸謂公長者以此世本汴人宋南渡時家於邑之橫瀝　國朝有號萃公杲以學行爲學者所宗生孟章公堅孟章公生慎齋公始徙邑城慎齋公則生古愚公仕至工部都水司主事娶於鄒以弘治壬戌正月二十六日生公木其名子喬其字守愚其自號云

江西道監察御史讓亭沈君楠墓志銘

范應期

君諱楠字汝材自號讓亭子世居武林郡中高祖耕樂公忠出贅漳溪丁氏子孫遂爲漳溪里人後東園公文炳以貢授繁昌訓導仕雖不顯而內行甚備能以德誼望于鄉訓導生望雲公天祿望雲公生就堂公致和娶唐氏而生君是爲君父就堂公嫺於文詞聲名籍甚武林大師涉毛詩以教者必首就堂公而就堂公數試有司竟不第於濟人禮爲學傳竟死於浙當是時君年二十四逆父喪甚哀養母孝人業已

奇之而君少負異才既承家學與胡元靜丁元昇卓草甫兄弟爲友其始爲諸生業工甚而兩卓君年少才美丁故多圖籍能盡出陳示君益與蒐羅讐校諸厝貫穿而爲文以故其業獨精一時名能爲文章者咸推避弗敢並年二十八舉嘉靖辛酉浙江鄉試戊辰登進士奉使三邊歷三關太行之險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尋授南昌郡李南昌簿牒叢委獄情詭秘君防檢既周聽察尤慎姦欺屏息請謁不行以故幽隱畢達人雪覆盆之冤市絕橫罹之辟其最著者郡人涂某兄弟爭產君用一言感悟和好如初贛州周某父子並戍遣君廉其誣立爲昭雪花園鄉故稱盜藪役久無功君受牒單騎詣賊賊皆面縛悔罪願釋戈歸農君白于部陳者盡解縱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君雖法吏以誠長者處官其感化類是大江以右部使者撫臣交薦于朝士大夫行過豫章訪爲吏之著者必剛南昌之名聲稱翔洽遲以爲法從三載考續例得贈父如其官母與妻封贈皆孺人　今上元年名爲江西道試御史閱數月拜眞議察四門令嚴禁豫寺人門卒皆相戒無犯也君每有論建務持大體同臺宿舊多自以爲弗如又二年巡按陝西下車

問民所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寮諮以吏治失得及部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與廉屛墨威暴澤枯君且詢且行經率若弗逮又閔延綏兵馬入衛之疲勞遼薊苑馬寺芻餉之煩苦西安鳳翔漢中三郡分辦花馬池鹽課之利害方欲條上方略請行之而君既以觸暑西征焦勞郎事行部諸郡邑埋輪攬轡風稜凜如而君且劬瘁骨立未及上而疾大作矣削疏引告待命耀州竟以是卒士民相與悲傷之櫬發關中關中人白衣冠而送者如堵皆緣道哭泣夾車轂頓足旁嘆焉君爲人孝友謙節而廉于財遠聲利如厭惡

少食貧事毋唐孺人曲盡志物撫諸弟宗族有恩與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盡其心絕口不鄙傳人過失其篤厚如此生嘉靖甲午卒萬曆乙亥年僅四十有二

御史徐公鳴鶴傳　杞志

徐鳴鶴字子徵生而奇偉卓犖弱冠連試于有司皆第一嘉靖壬子舉于鄉七上春官然後第蓋隆慶辛未也授屯留令屯留土瘠而民惫吏胥多乾沒爲姦公至一切繁法以提衡之翔然一新撫摩貧民無所不至會以憂去民皆樹碑頌德爲生祠以志不忘服除補東強公知東強非屯留比乃更與百姓相安於無事未幾復大治尋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按宜大所部有不法者悉窮其狀吏民靡不慴服貪汙望風而解是時邊郵多故公亟陳邊政十款疏上 天子褒

嘉之居恒指麾邊事犂然皆當家紫雲谷之人倚爲長城是時子元已登進士爲吳江令公每于家報中無它長語惟以清耐二字貽之尋以病歸久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巡福建中道以疾舉而還是時其子亦拜陝西道監察御史父子同朝蓋希遘云臺使者爲表其里以榮之公存心正大一毫不肯假借然坦率無城府故人皆樂于親近生平好施予掩骼埋胔若或不及至今鄉閭愛慕不忘相率爲祠于西門外與黃公並祀云

爲民御史胡公涍傳　　王世貞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忤　旨奪職歸而曰吾編氓也即自稱吳氓云既病劇而謂其友人曰死幸呼我爲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叔承草爲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爲民御史者胡涍字原荆世爲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隱耕獨其王父艮佩與父贈御史君觀隱酒贈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夭於是胡有三節婦而君之母封孺人闞獨以明淑稱甚愛君而誨束之君少頴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生娶於浦後封如闞浦有母而嫠亦來依君君雖爲

諸生負儁聲然家以食四嫠故貧即闞姑婦拮据理生不能給而嫠之長者趙數責甘毳於闞君乃行館巳氏東脩之美得少緡錢時時佐趙其又不給君泣呼天曰柰何闞室長者其又獨勞毋心耶然君益不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令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令能得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其意與君合曰且以試筆札費沽酒共醉耳君之謁選得永豐令初涖令而吏白解舍敝當治君笑謂治費云

何立召工而授之算率減十九有搆訟者君按情重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詰曰汝策訟之利而不策訟之害也以三木囊其頸匝月曰盡此曹庭梢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抑之不使食齊民而造請酬酢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謝謂令不敢以法加賢者顧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邑故爲帷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抉其姦出諸境有誚君胡草草者君笑弗荅也客尋用宿盟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衣冠而盜將柰我何君爲令七月而丁母闞憂去官

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舍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屣至燕中城巷其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嚮者永豐得之耆老女孺色也尚書以尺一召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戚畹緹綺家惴惴相戒毋犯君瑕璫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

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
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拔遼左乃
上書言事事頗及　宮壺君大約謂　天子方幼冲
慈寧能攝之欲以形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
切幾罷大辟輔臣究世解救乃削籍罷爲民君從戶
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
然眞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厲彩強被君背
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公之爲諸生固
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己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爲
俠益甚諸徵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爲德於

人及以事見君郤者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
千旄造委巷間居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覯弗當意或
面責之又數數爲戚故辭寃滯寬徭役聽者外奪君
勉爲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愕意外且無
可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覘者有所請而君不能盡
應則持君瑕以修毀君夷然弗屑也君故宦薄而又
喜俠不能龢拴產顧其於倫常愈篤毋闕殀而存婺
者姆趙丘嫗錢所以事之如闕會浦孺人有怠色君
不獲已乃若示厭箸者而歲入額米五十石以共二
婺即亡歲亡厭也妹適李生而夭有一女毋女者君

謂嫂錢姑女之及長嫁女如已女李生窶君時時賙
之猶不給則以訾報君君好謂即詈我我必以賙報
君既用宗戚故見窶而至於客則必好苟一技名當
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所
尤善即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王君猶嘻嘻見王
郎自色栗也君素蹻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觀白龍橫匽水且濡矣忽矯起蹈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異之君爲御史而顧生以覲入與君飲適掉臂曰
吾臂任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
臂嘗與客游匡廬泰餘諸山客方飲山阯睥睨問君

已獨身取問道陵巉岩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
君歸而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玄墓菊時婁
江桃花時蟠螭芙蓉時西湖木時菁山葛仙井楊梅
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潮虞山拂
水吳淞海探不陽善卷張公諸洞弔泰伯延陵春申
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龍池岩觀虎闞金山呼
黿食及網鯽魚作鱠間手挼菠薐蕣甲石耳芼羹粗
佐飲若惠山梁溪園則几席之矣君所適毋問主其
上耳君名逢迎恐後即無論主其舍人子圃丁煮茗
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緡錢勞之以至城門

[illegible]閭丙夜縣筦待日梢遲立我公則俗矣君以好客
[illegible]益第益貸責責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別
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拙計無所復之則
沾托酒與内以至竟死君死時僅四十有六也其罷
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既高君之節而始疑君者
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冀公復召用
而御史李學顔以疏薦君俛得罪用是薦者沮止然
君絶不以爲意君讀書好涉獵大義弗肯竟其爲文
詞雋朗饒意趣書法亦遒逸所著有禾真集若干卷
王子曰叔承之狀君垂萬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政

行夫俠者季劇之流閭里雄耳烏足以名胡君叔承
又言君喜佛事當歿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庋胡橋遇
鶉衣僧胸前垂綉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蹏授君曰祝
之君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
視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枇杷石一鸚鵡贏
一實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也客遊惠山泉
亭者遥見君幅巾行咏入黄公礀惟之曰吾聞胡君
病今乃已耶則君之前歿一日也噫亦異矣吾聞之
夫子不語怪然徵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
慷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死天下能惜之及六

[illegible]舉其語尤可嘆也然以君之遘奇詘或幽或顯淺
智又烏能倪也

胡御史涍傳　馮時可

公名涍字原荆世無錫人自少陵夸倨虐意不偶一
世爲里人詆毁梢自禔爾舉嘉靖乙丑進士推擇令
永豐永豐民善訟公購得其計議主名嚴治不少貸
踰月庭常空無人居七月丁母闕猺人憂服闋補安
福令其操舍倣永豐而梢補以術居久之譽藉藉起
公閒不懌曰我向以循吏吏而兹以老吏吏也召拜
御史疏論諸侍中鮒入覘出大爲政蠹宜加裁抑交

戟間目攝公矣會紅星犯禁垣公以爲　天子當陽
四方是則宜謹關雎之治令女史進彤管兩宮鑑别
衷辟譬之雞壅豕苓可以引年不嫌早畜推此意具
言之語不無過坐觸禁罷爲民公得　旨跨一驢出
春明而監門閹以白罽披公背贐以千錢曰公言所
難言愼自愛行且賜環矣姑納是酒貲夫負意氣者
我曹寧無人而獨甲乙諸公翩翩耶問其姓名笑而
不荅公歸里監司守令過公者遇之頗矜豪率任當
意欲往報則坐藍輿亟報否則已門下客伺公醉[illegible]
歷穎言某所治獄寃某人爲吏急至傾家公[illegible]

衡奮髯履及堂臯立白之當路事解客受謝公開之不責也荆石王公知其事因舉觴壽公言曰嗟原荆御史言事職耳君子知盛名難居則務却之君不耆有怫　主名居之難矣却之尤難每見　先朝言事臣其賢者恇其衣冠以盛自負而小智者旋其面目以苟自容皆吾所不取嗟原荆居名毋及傲却名毋及誇而後可以免公頷之然請見有司言事如故曰吾豈能自同寒蟬第無染指足矣夫避小嫌而不與人排患解紛者淺丈夫也吾不忍與人排患解紛而有取者商賈行也吾不屑有司或嘖嘖與公不相能

則數數乘酒狂語侵之有司忿至曰我何難治是白眼兒因以毀於監司訐公自是干旄希至矣公甚困則徜徉山澤以自解慰江南奇蹟屐齒無所不徧𩨀霞舉濟勝之具恒自過人與山人王叔承善叔承工詞嘗以示公公却曰惡用是脉脉沓沓爲哉大塊噫而萬籟鳴貴自然耳爲文若詩衝口恣吻自足玩諷然多悲壯激烈以洩其不平人或稱之直臣則曰謂我豪士若酒人可謂我直臣我敢有是名萬曆己卯哭伯母過哀病歿橐無銖金踰時始歛人更目公廉士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濱陳君墓志　余繼登

陳君諱登雲字從龍別號南濱順德府唐山縣人萬曆丙子舉于鄉明年丁丑成進士與予同籍予始識君於疇人中見其論議慷慨有烈丈夫風謂此少年英氣耳徐叩其中則古今善敗犂然畢具下筆滚滚數千言可立就問何以能爾君曰吾少病痞百療罔效爲家大人憂竊自念痞者否也可以通否惟窮理乎因下帷日發諸載籍讀之更無他念蓋二載而痞如失遂有今日予笑曰固不聞書能療疾君既以此治身矣今漸服官可以此治人乎君亦笑曰吾志也

誓必不負予壯其言戊寅除鄢陵令君至鄢見細民苦於豪強文法舞於奸吏冗費無節賦役不均田野荒蕪學校頹廢河水爲患流亡載塗嘆曰此一邑之病也首黜積役數十人捕所謂五虎者置之法躬履畝丈度境内田爲三等賦役以是爲差變大班坐月爲會銀歲所省以若干計令訟者得以墾田贖罪所墾歲百餘頃爲建屋宇置器具牛種以招復業者來者既衆復教種植桑榆益其生業洪溝青泥諸河爲扶溝所壅歲溢爲災卽力爭於部使者卒令隣封毋得壅激而河患頓息斥俸餘捐贖鍰新學宮給學田

興除之外一意以教化爲務癸未拜監察御史君爲
御史初按遼左次按晉後按中州按遼時適當大閱
上罷遣大臣以屬君君爲悉心稽覈條上安攘十事
而其所特疏者在議賞功之異大畧言首功之賞給
發不時貧軍不能枵腹以待不得不鬻之富人富人
挾其貲以冒功累級多貴至參遊者此其人力不能
禦敵智不能謀虜而冒濫名器混淆體統役占軍士
糜費俸給邊鎮之蠹無大於此在晉在中州值歲大
饑晉人猶以木皮草根雜土爲食中州則父食子夫
食妻以人爲市以屬糞爲根矣君皇皇然爲請蠲請

賑請弛山澤之禁請借留都之儲　天子手其疏側
然動念爲發帑金數十萬以至官闈寮采咸捐俸佐
之而君亦自清贖金得萬三千爲郡邑糴本至今爲
豫人利蓋遼左之冒功如人有痼疾牢不可破而晉
與中州則譬人病阽𣭈奄奄待盡非急扶其元氣不
可復生故君先其要者如此若夫約已率屬激濁揚
清則君之手裁嘗有餘勇不能殫紀矣君居西臺先
後侍經筵監會試上計吏莞京畿壯懷直氣鶚肅風
行有迹[illegible]必古有言必盡如疏論陸冢宰羅宗伯徐冏
卿胡都諫鄭戚畹多人所不敢言者予謂君立朝以

正直忠厚爲本茲不太甚乎君曰不見吾冠乎觸邪
吾職也若事關宗社吾知而不言則吾瘵將復作死
矣豈必機穽之間斧鉞之下能死人哉君獨立行一
意大率若此信陽王太史素不識君見其祈天永命
疏嗟嗟嘆賞謂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忌君者爭欲
甘心於君而　主上明聖竟無微譴加君者君幾滿
九載推少京兆廷尉丞俱不報君度不爲世所容即
以假自劾歸君所居當孔道行李往來慕君名多獻
問者君雖抱疾猶喜肅客每語及時事意有所不可
輒不勝憤至強起坐榻上語剌剌不能休以是病轉

增予嘗貽書戒之而不能從也久之遂卒是萬曆丁
酉六月距生嘉靖庚戌七月年四十有八君將大有
所樹立而有志未就竟鬱鬱以死蓋君之少也瘖在
一身通塞之權自已操之故塞者能通而君病已君
之仕也瘖在世道通塞之權不自已操之故塞者卒
不能通而君病死狀謂君憂國憂民死而後已信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士禎墓志　孫鑛

當萬曆壬午歲天下藉甚稱雷御史也於時權相某者病憒憒矣其黨不自安共謀所以自固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某乃以鼻食者何爲有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繼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躐數等以進日夜相顧無策於是代爲權相疏薦相六人公私參焉而某公者素和柔多可且近衰謝其黨以爲易制因置諸首乘權相未絕時上之而內有闇尹爲之主時見相二人蒲州吳縣比　命下則某邑公儼然居吳縣上矣滿朝詫愕其黨遺所

知書曰某旦夕即去某不足忌某邑公當國大師如存耳彼喋喋而呫呫如吾黨何某某謂二見相也自矜滿如此是時吾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即上封事極言其不堪相狀權相猶在牀闇尹持疏不下人人爲國柱危比權相訃聞　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薦御史何摭往事爲詭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而天下已知　上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比見白麻無不駭耳洞心得柱後彈事旨下無深語衆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益甚擬徧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攻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

之所在四五爲儔屏人密語氣焰甚閃爍更熾於故相在日胥徒輿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賴　天子明聖二三鉅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敗白簡蝟起高墉隼紛紛落如風蕩葉其公亦罷有少宰某者彼黨魁即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傳將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款求免然國柱實無疏也或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即遂之可　曰不然我知彼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即應之曰固無疏也某甚喜乃更申款曰得無疏躪幸甚然今衆口方煽願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言官也

言由我不言由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可要劫乎或謂既不擊何不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竟無言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於言而其卑辭來也他人答之不苦則甘國柱直道而行不襲善不沽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受　命巡漕巡漕者督諸運舟其過淮過洪皆有期往任此者率嚴督促或廣偵伺甚或身微行以察之然猶後期國柱約法簡易人便之顧更先期大司徒亟稱之在丹徒中濕因病又聞韓孺人訃遂請告歸巡漕近設其經費金無幾又爲先事者預支什二三國柱綜於

用此事竣猶餘牛馬直指報命所薦吏率有謝金
武吏則以爲非士流人無從知即畫金猶暮夜焉率
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
此即致餽者告余者也國柱三十登進士初仕爲太
常博士博士不治事職捧祝板詣　上前其理劇者
乃在典簿會典簿缺國柱署事會計精密寺猾袖手
又大搜往牒作太常考八卷凡禮樂儀數燦然備至
今賴焉　九陵祭器壞議修之國柱偕禮工兩主事
往中使欲因以爲奸利聚累年祭器如山積曰是俱
當修二主事色難之則曰明年　上謁　陵問器所

由敝即以監修名對耳兩主事愕然國柱徐覩牲匣
有九凶折之曰太常共一物　陵殿用一器此　陵
三少牢耳餘六安用之中使語塞姑請偕修國柱遂
簿正祭器所省蓋不貲云其爲御史以博士遷也比
歸疾尋愈竟不復出惟以讀書爲業間授生徒或勸
之仕不應戊子十月遘痰疾危而復蘇己丑十月六
日痰復作竟卒距生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得年四十
九耳傷哉國柱初諱士煌後改士禎朝邑人居新市
鎮高祖遜生景瑞景瑞生霓霓生贈監察御史南河
公世濟娶南大司馬韓恭簡公女生國柱恭簡公諱

邦奇當代名臣也國柱早慧五歲通算法六歲誦慈
師學即知所授書大義爲同學兒誦之恭簡公甚愛
重常置左右楊忠愍公繼盛恭簡公門下士也言事
謫狄道尉入關謁恭簡公國柱甫八歲從旁竊視意
恣恣歆慕比去謂恭簡公曰客凜凜異人哉爲士者
不當爾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兒必
以諫顯第恐傷於激無益吾老不及見矣子異日盍
以吾意語之後國柱自巡漕還北地至通州又欲有
所彈射友人以義論之遂止是時國是初更好事者
爭求多焉會蒲州遘難去一二慮及者倡說不根人

心搖動然豺虎已除令麋蠹狐潛兔匿不久自散
去急之則異說蠭出且持正論者或未必正言愈多
是非益淆不如靜也人皆以言重國柱余獨以不言
重國柱以其能不言知鄉者之言非動於名也恭簡
公可無恨矣

河南道監察御史益軒姚公三讓墓志

邢侗

公姚姓三讓名厥字崇謙益軒其別號也先世由太原榆社奉詔北徙占永年諱士遷實公高祖四傳而爲處士儼郎公父封文林翁封翁天資樸厚世延爲施于里有義門姚氏稱而公生異發夢于封翁云夢爲關壯繆與我戰北而痕頷已公墮地痕頷宛然也久之借璣乃滅稍長從叔父學穎悟絕倫十歲嫺爲制舉文駸駸令上又數年爲嘉靖壬戌吳興潘公以督學試拔置文學弟子弟一屢試不再屈指聲振膠

庠間萬曆癸酉舉于鄉連第進士踰年用次得祁門令抵舍壽二親旋以板輿之邸盖身率婦子饘飯脆粟而奉親則極旨甘公治披誠盡下不樂爲鉤棘祁人亦安公坦易獷悍化之若苾芻之翹陽光也歙民怙勢將嫁絲絹稅于同郡五邑民四邑操挺起矣祁觀衆而動公亟諭之謂有令在必不忍而曹代歙民且謀能已稅乎祁以令故靡所譁御率之四邑扞文罔而祁獨按堵稅竟以不坐一時上下服公恬鎮足屬大事隱然具公輔望矣三載上績父母以下受四勅如制又二歲公及于徵矣值母孺人棄養倉皇步

樞歸邑民攀號如喪厥妣枳其車三日不得行已乃與醵金建祠勒石紀事他以常食位祀公者千家矣癸未服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乙酉出按三河嶢周視醝池劑量池勢高下元潦別爲塍畦翻車以時轉運不令亢乾潦漳莫可孰誰猶夫土炭低昂屬諸造化而以吾陰陽反移之醝乃大有秋于是三河不至割裂方幅爲長蘆倍公之力焉丁亥出按陝值歲大侵公一意荒政發賑勸貸迄無餘術至感神示者石爲糗糧石爛可啖也奏石亍 朝擧朝咤異謂公誠感公按部務持大體不爲毛屑然所至不寒而栗郎

諸王國人各屏氣相下曰毋觸吾驄馬姚公他可知矣垂巳于事而竣用倦劇移疾歸歸數載未嘗以片謁抵郡邑門郡邑闍管不識驄馬姚公何狀諸守相令長無不凜凜于姚公甚者辛卯起補浙江道出按應天諸郡所轄隸強半公所舊耳目地一切蠹除興建風裁之外佐以陽和然至郡大吏有所憑依骫法則又露章糾擧略不假毫釐人相指謂曰此其爲眞御史邪及報命肺疾忽作又驟聞封翁疾疾置以歸尚及扶侍未幾罹于大故哀毀踰恒丙申服闋猶委頓不能北會臺檄屢至不得已趣駕入臺補河南道

掌道事用職掌清理軍政拾遺疏中多冐府所譏
尹爲政公遂不能一日安于其位矣于時直言見譴
南北省臺幾空無人先是權璫媚焰立貴顯人同年
某氏屬公往詣之公因七尺之軀與三尺之輿孰重
君且休矣聞者咋指高之公晚居林麓杜門掃軌郎
容戚執友無故不一面遇婚喪可哀憐事則不恡傾
橐期于得當而後已擇地營兩塾羣諸子弟延師誨
之不倦奏疏剴切及他文爾雅稱多逸去亦見公生
平任質不衒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六目錄

南道御史

古虞陳　宇
吳興茅元儀　校
錢塘徐象橒　梓行

南道御史

監察御史張先生金陵墓表　　倪謙

承翰張先生有用世之雄才而弗究厥施以歿此世之人所以共惜之也惜其人則必求其志節之懿而表著之斯不徒惜矣先生諱金陵姓張氏字承翰以字行世居吉水文昌鄉西團生而氣質警敏不凡九歲就學讀書過目成誦作詩對輒有奇句攻舉子業師逸功倍先生長者皆器異之比長長身美鬚手度英爽音如洪鐘言動磊落頎然偉丈夫也宣德壬子

中順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當外補召試內庭與梁㮣等十數人同被留俾冠帶進學成均蓄養成其材將大用之也凡遇瑞應慶賀必製詩賦以進輒蒙賜賚正統改元仍中會試乙榜以母老就職得授應天府訓導在任以師道自重樂於啟迪親之者懽然若挹春風蟾宮月也先生善屬文援筆立就作詩歌藻思清逸論者以太白樂天擬之一時文價大振求之者屨接外戶時總戎襄城伯李公尚書損齋黃公南齋魏公深相推重恒延訪之乙丑秩滿被選理刑內臺踰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激揚清濁風裁峻然都御史周銓所為不法會同官劾之或有危之者曰吾用盡吾職耳他非所卹也尋果為銓黨所排左遷柳州雷塘驛丞銓亦竟死於獄安遠侯柳公總戎廣西以象州屢為猺獞侵擾民無寧居會藩臬重臣議起先生署州事先生為立信設法揭榜撫諭猺獞解散民遂生業景泰甲戌上計京師藩臬方交章薦知太平府事遽以母喪去官矣遂歸家守制先生舊有背疽疾已愈比服闋復發竟不治卒春秋五十有六所著有南京文稿吟稿人瑞軒集藏於家父伯穎號勿齋舉進士累官翰林脩撰先生為人豁達

豪邁坦易無城府與人交傾倒盡底裏樂周人急雖千金不惜人有患難必極力拯救之事親篤孝愛待宗族鄉黨有恩義先生在京校謙在弟子列深辱奬許今不可作矣仰惟厚德曷勝永慨峻來京師泣謂予曰先君之墓已有僉憲王公銘之矣然懸綍之石未有文以刻敢以屬子謙於先生無能為役則揭德振潛當效執筆第媿文辭蕪陋弗克揄揚而義又弗容讓也乃為之表

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麗水金公忠墓志銘

李東陽

成化己亥閏十月七日金君尚義卒于遼陽君金姓諱忠字尚義處州麗水人乾州知州諱善之曾孫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諱叔度之孫雲南按察僉事致仕諱愷之子今開封府知府致仕尚德之弟少從按察公宦遊廣東甫就學輙棄去商販蘇松間年二十見其兄舉進士復奮就學補雲和縣學生數年應貢升國子生天順壬午舉鄉薦甲申登進士第會修 英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府採錄事蹟

還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御史未上聞按察公喪歸又喪母高宜人哀毀踰禮庚寅服闋上京師即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復除南京直星變復具疏將上言愈切開封君作東甌童子篇遺之乃止巡上江抵南康諸府法尚嚴肅沿江諸司各置紙牌籍兵剋期更相考覈俾往來江上無虚日盜不敢肆監南京內帑諸衛倉及象馬諸草場吏卒轉相戒曰勿犯金御史攝雲南江西山東三道事劾大臣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得鼻衄至南京移疾不視事因圖為去計會巡撫遣巡盜蘇松請郡君辭不往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君法太重執不變有為君所按者誣君事以奏遂逮捕君君聞命以妻子屬其友陳御史直大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入錦衣衛詔獄獄成特命戍遼東三萬衛君談笑就道意慨慷如也時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君謝曰此正某平生所不敢為者居六年病卒時諸子皆不在側家人以冠帶服君君已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深衣乃一頷而絕年四十有八君性剛斷負才氣見義無所讓同邑進士吳榮卒貧不能舉君合賻治葬又賻所粥田若干畝遺其家貢御史壁道死君具棺斂

歸其喪南京致賻以行遼有兄弟相仇者君諭弟輯兄及貧急又賙之所著在官有甕天稿三卷在遼有東甌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于家初祺方娶十日聞父難亟來赴及君被謫兩上疏乞代父戍不得自歸遼遼自為狀述君事甚悉鳴治嘗謁予曰

尚義有子矣

監察御史蔣公誼傳　陳鎬

蔣誼字宜誼別號未齋又號石屋居士晚號憨翁自少穎拔書過目成誦八歲時鄉長老試以詩有青天閣雨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之句咸以爲奇既長從翰林劉士選先生學凡經傳子史星曆圖志百家之書罔不旁通爲詩文援筆立就成化乙酉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杭州府推官廉公秉法先是於潛昌化二大姓爭山地百餘頃累歲莫决官以財敗者十三人臺憲以委之遂斷其地餘官徵利歲損民賦錢若干萬尋丁外艱居喪守禮服闋改紹興丁內艱服

闋改金華以治行卓異行取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嘗按鳳陽諸郡風濤弊絕値歲旱星變合同列疏時政缺失及劾大臣不職者多見采納在京諸司殿最例屬河南道考覈力振紀綱不少假貸爲戶部郎中谷至愚所訟繫獄久之丁未秋　今上登極肆赦旣出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平生嗜學公退手不釋卷所著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竹石屋間鈔吹噉餘音憨翁新錄凡四十五卷太常陳師召先生銘其墓曰豐其畜弗暢其施𥳑牢物者之不可知然立言足以不朽矣必位台鼎而壽期頤予銘其墓（以紓士大夫之悲）

前御史蔣欽　實錄

光祿寺少卿蔣欽蘇州府常熟人　武宗朝爲南京陝西道御史同官任諾等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下錦衣衛拷訊諾等氣沮而欽獨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五年　上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而廕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十月巡按直隷監察御史陳蕙復以祭葬請特命給之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箧間見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攖奇禍彼鳴者將

非吾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卽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澗松龔公大有墓志銘

王以旂

公諱大有字士謙別號澗松其先江西人宋宣慰使諱陞三者從高宗南渡道出毘陵卜居梅塘里數傳入國朝爲望族諱銘可者爲縣簿卒於官其妻石氏奏乞驛傳歸櫬表其里門曰龔巷至今故官資給疑昉於此諱衡可者爲山東費縣令生二子孚采采卽公之高祖也曾大父諱禮洪大父諱瑛有丈夫子二人長諱誂是爲公父邁德懋學領成化丙午鄉薦累科弗第齋志以歿公自少穎敏不羣服膺庭訓年十

六入試塲屋補郡庠廩生與諸弟大邦大用大倫大稔爭相濯磨譽隆巽下公首登第筮仕巖邑惠政宜人強梗從化屢被觀風者旌薦擢任南臺巡視倉塲照刷光祿文卷剗剔姦弊殆盡歲巳卯奉勅江西清戎道聞宸濠不軌地方諸臣尚未奏報公卽飛章具達朝廷始得正名討賊　武廟有龔御史何如人之問尋罷清戎還南臺益共乃事權姦江彬從臾　先帝南巡駐驆留都政厖情遏人心洶洶公憂廢寢食倡謀合臺固請回鑾又欲以笏擊姦邪不果人多壯之庚辰復奉勅清理屯政舊田多爲豪強漁獵聞公下車悉首正莫敢隱匿由是怨興謗生辛巳夏例當考察坐謫去任公拂衣徑歸曰吾年已逾知命安能以筋力爲人盈縮懇乞原官致仕詔特許之獎恬退也欣然家居日課耕讀暇則拉二三朋舊尋幽探勝嘯詠酣暢絕口不言世故或勸其出仕輒不應微曰吾將留不盡者以遺吾子孫耳性好儉約自奉未嘗過豐拳拳戒子孫勿以奢敗尤喜講學見姻族子姓質美可進者輒命題呈稿親加點竄略無倦容以故士多成材公弟大倫中壬午鄉試從弟大稔登辛巳進士官至憲僉雖俱已卽世然公敎在家庭尚駸駸

未已也嘉靖丙申以疾卒春秋七十

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傑傳　柯維騏

陳傑字國英號方巖世居金橋曾祖瓊廣信府推官祖讚父曰漸俱教諭傑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景寧縣知縣潔已惠民民咸戴之有巨猾陳溢怙富武斷為鄉蠹傑置之法溢行賄上司誣傑于理闔縣父老奔走號訴至願為侯死郡守劉斐率僚屬詣同時掛冠去溢竟坐誣而傑得白還任甲戌徵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景寧人為樹去思碑塑生祠祀之時王陽明講學南都傑從之遊嘗奉差遣部內不肖吏雖善結援營護無倖免者其語諸生曰辨義利審真偽斯

為聖賢實學彼科舉特筌蹄耳所奏若干疏皆切時務既滿考念父暮齡遂疏病歸養踰年父卒送終盡禮既葬猶廬于墓經時乃返事庶母撫二庶弟咸盡誠服食儉淡行里中不假輿無書抵公府姻族亦不敢以貨干履規蹈矩蚤持之終身家居凡九年卒得年僅五十有六陽明嘗稱其篤信好學高潔自守其不誣矣藩臬知之者為營葬督學潘璜為題其墓曰孝廉先生巡按聶豹施山先後疏請依御史陳茂烈例旌表弗果行

御史王公宗茂傳　胡直

王宗茂字時育其先曲阜人當元末有仕德安路總管者遂留家京山宗茂幼聰慧有殊質登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奉使祭葬魯府封晉府晉南京廣東道御史是時大學士嚴嵩在相位日久縱子世蕃賣官鬻爵賂遺珍玩四面而至連引阿黨布列要津朝政濁亂軍民困窮災害並至公時在南道上疏數嚴嵩罪惡有云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　陛下入其術中致位極人臣久持國柄凡有奏請多賚其判決一應陟降問出其周全雖係三

尺之孫亦需一命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竭其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也乃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一無忌憚以總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冒任昔之所戒以為行能昧通萬國寬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大小臣工半出其門使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二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其門者每年生旦

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五百兩三邊要地不討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感其私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刀琛銀五百兩充爲饋送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

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桂三逃罪來京潛住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寀恃鄉曲親百計求免寀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陞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覩禮物之豐菲書疏之疎密是以端方之士或不得爲　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般家屬田籍其財物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也者一門官竊覩其間云法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狠籍卓下皆雲南之物遠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皆積石五間下甃一丈二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云内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竭盡心力以此而謀國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冐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舡隻馬匹月無虛

時少有遲緩即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運糧舡亦讓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無不被害即今徐淮地方驛門盡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狠僕鄉里之擾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於　陛下也謂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

膚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
虜寇在門前宰相還要錢獵北狄亦聞之可謂關甫
人乎都人兒童番閙廾數貨病國之久亦爲謠曰介
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
遲蓋嵩積惡貫盈負恩賣國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
但願假手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極無可
柰何而求乞降灾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
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
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臣子之分所
宜爾也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

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
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縱欲谿壑自爲編修
以迄於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臣不敢
毛舉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
敗露若如此而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
之人其狐因城貫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
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
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蘇張之口不能
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

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
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
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
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
何而不困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剋糧
或支不及其時或散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積
漸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
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算及鷄豚嗟怨之
聲徹於蒼旻以公家之賦稅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

無休時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
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民而又納之於嵩也
嵩之授受若固有之不甚愛惜不知箠楚之苦膏血
之剝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
惻然動心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
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
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
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祭祀
不足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
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

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眞不如嵩哉蓋　陛
下積而有施而嵩獨積於無用秖見其多而爲害之
甚耳　陛下與其爲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
此富財惑衆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
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
姦陰險足以肆其毒尹[illegible]駒陽之鳳即爲立仗之馬
不爲廷杖之鬼則爲邊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
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
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
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遡蒙

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例遭遇受言之君既知
姦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而國
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朝且無食祿之
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
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
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暱此朝不
謀夕之姦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
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非誅
逐之臣末乎之言所能勝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
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前後皆

嵩腹心一言浸潤密啟妄濆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言
職耳其他不暇顧也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
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
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
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
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
言猶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
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
之安顧不爲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愈得而愈無厭者
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

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
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
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
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復綴班行之後以累平
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
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嵩則臣僥幸甚天下
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
平則輕重殽鑑不空則妍媸溷尤不可使一壬人厠
乎其間者也寀既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
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中外金帛悉歸其家以等

之奸佞欺負而采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况頃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壬人憸夫必善潛要詐索尤不可以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勑下該部并將萬寀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上言疏入謫平陽縣縣丞尋丁父憂還四十一年卒今奉詔郵錄贈光祿寺少卿

南京廣東道御史贈光祿寺少卿虹塘王君墓志銘

王世貞

余之京山益有御史王宗茂墓云而王君之墓木材矣而猶未有志若銘其子玉泣而請曰以有待也益手狀而授余夫微狀余固知王君當君之試爲御史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闌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郎中學詩御史錦以後先論嵩逮褫職王君奮上書摘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　上不能無動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諭且薄君罪得爲溫之平陽丞自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爲奪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則亦戍禍加僇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爲精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爲島寇導者三十餘人卽上官爲君留君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二千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舊官爲小名俄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領廣右伯重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外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饔飧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唶時時及出處不能無嗛君謹俟其解而後雜他懽端以薦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子戍卽君卒之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屬纊語不及私唯曰　上活我無以報　上恩媿其從子玉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卽某不肖而終兒女子手耶手揮扇自若頃之目遂瞑君卒之三載而上僇相嵩子籍其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諱君直不爲旌而至　穆宗初始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予葬祭諸視君而加僇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法者賜謚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至今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

為盼甚哲獨能動人主以薄譴而至嵩籍金寶珍異過天府按君疏若簿亾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惡而為好天之獨薄君以謫疑若為君厚者然不令君一快志於相嵩之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而至褒卹之典去諸君子歿者又倍蓰也嗚呼天人之際固難言哉君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所為詩文援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畧知其指弗肯竟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砣砣不少沮最後成進士為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南京僅三月丞平陽倍之人呼為青天王或太平王

而於其行泣而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俱成立布政公素嚴難事即君已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唯王氏之先代有聞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格俱以直道自致為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育別號虹塘山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春秋五十有二王子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著忝而胡匱匱一五品為壅閼　明主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難然所以為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　嘗汝志而

復合六壽肅汝言而使汝不及知嘗汝
而僅止於斯天耶人兮嗚呼噫嘻

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前渚于公府年

墓志銘　于慎行

于公諱有年字時泰前渚其別號也上世萊掖邑人國初以趙衛閒被兵空虛徙海上大姓實之曾祖常遷臨清之梨園屯家焉是生祖通通生父魯先娶潘繼杜生公公少有穎資而器度凝重不妄笑語識者嚴之嘉靖甲子舉山東省試隆慶戊辰成進士授揚州府推官以內艱去起補常州又以外艱去起補懷慶凡滿六年考使者奏公治行疏二十餘上矣萬曆庚辰召拜南臺御史公為人風格儁爽才識絕羣而

心地坦夷不為城府其任理官决疑亭法務在審慎所讞稱平其時政令嚴切郡國奉行率務矯虔取名相高以尅核而公為法吏從直指按部獨用平恕寬和無所侵宪權相制政胥人附離者爭招延海內士以植私黨士亦多趨走之公獨不為私謁以是僅得南臺時論重焉巡視京營及鳳陽等倉簡練將卒嚴覈出納具有成效前後所條疏十餘皆關大計其要者在馬政初江北諸省民閒畜馬歲課其息息不中程更買以賦後稍取直輸太僕而令養母馬自若民間苦之公請令諸省各計一歲中賦馬之數定其直

外道里費算入租稅徵而使太僕歲數見馬以多少
裁其本折須馬則吏代買即取其直輒以所徵輸入
民間養毋馬盡斥責罷除之無有所與　上嘉其策
行焉江陵既敗有執法大臣某故常私比爲奸利而
與後政有連衆雖指目之未敢發也公毅然具疏劾
大臣某當罷狀有旨譙公以非所宜言大臣某亦遂
去矣武林兵變公疏畫綏輯事宜大指在解網肆赦
無治脅從部如其言以戢屬有星變陳天人感應之
際災異所繇其說甚具爲御史五年聲獻日著諸公
交譽之屬有胛疾不能自力告歸以萬曆丁亥卒距

生嘉靖乙未得年五十二歲公居家廉儉服食器用
無所修飾其在里閭屏去御從與諸生父老遊如平
生歡值歲不登糴穀百石以賑里人内外宗黨貧者
爲買田分給多或數十畝少亦十餘畝閭左或欲流
亡輒慰止振貸之里人德焉公平生修潔冲和恬於
聲利處已當官踐踐有繩矩而外不爲邊幅可謂有
道仁人矣位不盡材年不酬德天寧可問乎哉予讀
史東海于公治獄多陰德子孫貴顯封侯傳世于宗
率出東海公豈繼延平而興者邪毋論三爲司理所
平反不可計即馬政一疏江北河山之間所保全給
民家室以千萬數豈特一獄吏之仁哉吾識於此俟
公之目後考焉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陸公崑墓表

呂柟

君諱崑字如玉姓陸氏湖州歸安叢桂坊人也父震仕爲廬州知府配毛氏實生君在娠七月禀受甚弱比長氣宇淸瑩孃直過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間寒暑及父母偕亡毀瘠骨立悲感里閈時三弟𤕤嵩崗年並少家亦就圯君與其配童孺人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比弱冠皆與授室遂偕季嵩鄉會二試同登前列君旣謁授直隷清豐縣知縣乃益力行所學劾諸政理鸞鳳柔良鷹鸇暴悍各稱其施三年

考績監司交薦至璽書有愷悌臨民淸嚴律已之褒而考妣二人亦獲追贈矣已而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　孝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剴切時政不詭於經多見采納正德丁卯閒逆瑾恣横流毒縉紳君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庚午八月瑾旣伏誅詔復原職致仕遂隱居衡山遷居處玉屏徜徉山水矢口不談世事及今　上初政詔下錄用會有阻者弗果召君材高學博有志體國雖在泉石間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壙記曰生平好義重禮忠介孝友處家行已俱有矩度接物待人洞見表裏但嫉惡太甚齟齬于時其一時名公鉅卿如鄒公軒陳公仁王公守仁諸賢或稱其練達敏銳或期其進於聖賢不遠嗟乎使君獲大展所蘊其樹立當未可量乃竟齎志以死不亦可傷哉

王二固侍御傳　　郭一鶚

王公諱萬祚字君錫號二固浙台州臨海人公生而色黧體貌樸古氣骨稜厲爲諸生時治經術有聲尤長于詩脩身潔行若而年睹公面者僉以異日鐵面柱史期之乙未釋褐筮仕太平當塗令甫至先問大姓主名爲邑積患者得若干人悉法治之諸豪有力爲之屏息至華羨耗以防積猾之侵漁嚴保甲以杜濵江之竊發諸所劈畫迄于今爲當塗永賴服闋補河南汝陽數政肅法令門以內氷清門以外春盎亦若令當塗時惟是汝陽重災後公單車問民疾苦爲

請命兩臺盡緩得已額征一切起運難緩者尤悉心調停慰撫民咸感激勇於公賦怯於私鬬郎中州富訪徒黨甚盛公廉訪得實不少寬假于是習姦者如距斯脫公用治廉平不苛聞以異等授南京福建道御史所至風節矯矯彈劾不避時貴痛斥自設藩離中人每疏上南北爭傳疏至壹疊百千言而公忠憤肝膽猶若有未盡吐何骯髒甚也巡城城治效人至引避相戒謂勿犯鐵面王領差下江一奉　璽書從事先訪治巨室豪門得一二輩不逞者懲以法縛有埋輪風采云至犯而纖猥者直置不問江表益用澄清差甫報竣而公逝矣惜哉未究公之大用也其鄉民有司暨學使者素欽風節旋舉公俎豆郡邑庠間予子一人奉祀青衿益徵士論之公所著有留都疏草及詩樹瓢鳴行於世

王二固侍御疏稿序　　黄汝亨

余于古人中每慕汲長孺寇萊公趙清獻包孝肅一輩人我明如海忠介鄒中丞庶幾匹之而今乃得吾年友二固王子王子性忠鯁赤心鐵面自徵拜爲留都侍御史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爲無念不以除殃厝善鋤姦匡正安社稷保生靈爲汲汲亾論繩斧所指

有埋輪破柱斂手避驄之風裁而値此薦紳比肩其戴之朝至于水火其形玄黄其血士大夫弱者噤口庸者歧足巧者如黄悍者如鶩賢者仰屋浩嘆如默風疾雨之至而王子獨立敢言率先衆正一無所回領南中清議所出盈庭之訟睞爲輕重王子一出人人亾不降色輸心奉爲九鼎者今其疏稿若干章具在也素所蓄積畢之靖獻而經術世務洞然胷中足以穉志展筆讀其辭披瀝心血百折九廻若惟恐其言之不暢事之罔濟者不知者嫌其過于憤激而其中則無爲而爲豈惟爵祿不入于心郎一切非譽禍

祀置之度外真古所稱準繩之官直方其道者已識者謂王子浩氣獨立天必長永其年以砥柱中朝益樹鴻鉅之業奈何令此人死也王子在南中婦人小子皆呼之爲閻羅王君子稱之爲龍圖老子其死也悲痛嘆息之聲自負販而冠蓋如出一口殁之前一日猶據座批案皆地方要切事既殁吾輩入哭于時寒風臘雪猶以敝焦紗爲帷所覆布被陳絮而已橐中如洗至無以爲棺斂同官周汪諸公檢其廩鍰餘餉則已先期悉括其數下郡縣令買穀貯庾備賑濟以報嗟乎王子亦至此乎如此而有言豈肯尸位耗

筆舍垢揚清又豈區區以小忠小廉買名聲于朝而盡言以翹人過者同日語哉嗚呼王子殆以汲黯趙包諸公之直節而攬賈生蘇明允之文采所謂千載上人凜凜猶有生氣者王子不死矣王子兩爲令有德政所作詩英辭勁骨詞人所不及稟在別集不具論云

卷之六十六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目錄

趙邦柱

南京通政司

通政

强珍　夏崇文

余本　林時

沈東

參議

李文郁　張詡

朱廷益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

通政司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傳　實錄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字允中直隸昌黎縣人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景泰中陞都給事中以音吐鴻畅選爲通政司右參議天順初進左通政復進通政使成化中加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俱仍掌通政司事既而加太子少保改禮部尚書管部事歲餘以毋喪去服除仍以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後爲言官所劾致仕弘治五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文質爲人重厚有容居家以孝稱歷官四十餘年無過舉其子忱亦舉進士爲兵部郎中

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鄭公紳神
道碑　　孫　陞

工部尚書致仕鄭公卒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瓏以聞
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公諱紳字公珮別號敬菴其
先保安州望族高祖思明從保定府之淶水縣思明
生秀秀生友以從兄征進都勻東苗西堡有功授錦
衣百戶世襲遂定居都城友生表以從征大同有功
晉副千戶累指揮僉事贈百戶君如其官兩世近臣
又皆功能表見而都城之鄭漸著公為指揮君長子
當承廕乃顧雅嗜文墨年十餘受書不釋手指揮君

侍朝參起公必先焉歸入戶輒聞讀書聲定省唯時
色詞以恭指揮君暨母胡相顧喜曰世稱讀書人明
理道習孝敬吾兒信然大吾門必此兒也令就學於
司徒李公李公大奇之一時同學多士鮮或之先焉
名起都城籍甚舉正德丁卯順天鄉試甲戌進士乙
亥授戶部主事己卯父指揮君卒侍疾執喪務竭其
情既葬廬於墓側百日以母命歸處中門外不入私
室不與宴會者三年辛巳補戶部晉員外郎尋遷鴻
臚寺右少卿癸未左少卿丙戌卿戊子居母喪庚寅
起任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左通政丙申通政使是歲

宗廟工完贈祖若父如公官祖母母皆淑人己亥
扈從南狩賜衣帶銀瓢三事已晉工部右侍郎以慈
慶慈寧二宮工及城垣鼓樓京倉諸工數賜金幣庚
子以皇穹宇工加俸二級及金幣之賜已晉尚書掌
通政司事俸食一品甲辰考績贈祖若父如公官祖
母母皆夫人公自入官三紀凡九遷不出都城門而
累績近列晉位上卿恩每逮其先人時子瓏由廕階
典禁獄累晉今官孫崇孝以公廕補太學生且嚮用
鄭氏數世武文迭興語都城華閥咸推轂鄭氏公曰
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俞旨是為歲乙巳公

既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游及諸後進
知公名數就公訪政理輿馬相屬公一切謝避之乃
於都城之南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
中流城隅而江湖若也就訪者又至乃又去都城數
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號北泉書院偕朋舊
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釣鮮茹美探幽尋樂
悠悠乎洛沂風雩之懷而香山洛社之儁矣公之詩
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都城人誦焉
公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仲父持家政有幹濟勞
公念之為文勒石墓所示不忘與諸從兄弟約曰非

闕我祀也毋有餘不足論也吾黨今則七人矣其先一身耳願世世同堂合食毋改於今日約定俸入不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勢不得終合公乃悉捐先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弟感泣弟紋幼公教之學後以鄉進士仕至濟南府同知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如子公爲治後事如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爲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子長以所餘金還焉居官門無私謁而公亦未嘗干人以私淶水通都城邑侯有爲夫役之餽者公曰吾家

世邑人也乃今詎可私役邑人謝之居身不喜爲無益之勞所在正襟屏息坐竟日因以敬名菴卒之前數日手爲書遺親戚朋舊備道情故曰吾其長別矣嗚呼遠哉公官簾凉薄無厚遺乃後卜築雨地樂隱十餘年供具不乏則今指揮君竭情善承之也余聞之都城人又聞之先伯兄伯兄與今指揮君同官錦衣同試武科稱莫逆交乃語曰水積澤深善積福臻若公者行善終身承先啓後以稱於世曰德門宜矣公卒爲嘉靖巳未六月十七日距生成化巳亥十一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一

李孜省傳

實錄

孜省江西南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何興以所禱術見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劔各一圖書印三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採取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巳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并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燧

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侍講學士焦芳修撰曾彥編修王勑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槩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襄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右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使鄧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秩又採取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敏侍郎李嗣大理寺

氏張錦馮貫及吏部侍郎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
監祭酒劉宣通政黃孔昭左都御史佘子俊等皆密
封推薦搢紳之進退多出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孜
省已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當
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孜省不勝考掠至是死

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宇傳　實錄

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宇字伯寬湖廣耒陽人
景泰初命入文華門與內侍同學爲國子監生授中
書舍人歷陞禮部員外郎太常寺少卿并本寺卿兼
司經局正字於內閣制勑房書辦前後幾四十年
上登極以東宮舊侍從恩陞工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
秩滿陞俸二品弘治六年閏五月辛丑賜祭葬如例宇
善楷書亦工繪事性警敏善得人意指享有榮祿以
終其身子汝賜舉進士

掌通政司事禮部右侍郎沈祿傳　實錄

掌通政司事禮部右侍郎沈祿字汝學順天府宛平縣人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祿妻爲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姑弘治改元　皇太后正位中宮祿遂超遷本司右參議俄轉左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使壬戌改禮部右侍郎仍掌司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卒於官賜祭葬贈禮部尚書祿以恩澤致位九卿遭逢之異近世所無有然其人篤於友愛少失怙其兄浙江僉事舉教之有成後舉致政家居祿事之甚恭撫遺孤曲盡恩義人以是多之

通政司通政使賀銀傳　實錄

賀銀台州臨海人洪武中爲桃源縣學教諭用薦陞宛平縣知縣　上起義靖難銀率縣僚吏給兵士芻餉永樂二年陞通政司右參議九年陞工部右侍郎坐事降工部營繕司主事十七年陞通政使銀素儉廉譽及爲侍郎坐累籍沒其貲甚厚復官遂改行其卒也家具蕭然時永樂十八年九月

太子少保通政使司通政使咸寧李公錫行狀

楊鼎

公諱錫字天祿先世居平陽大父曰克讓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始徙家西安之咸寧父曰榮讀書習禮鄉里號爲善人歷贈通議大夫通政使母康氏歷封太恭人再贈淑人生公於洪武乙丑二月年十五入郡校爲弟子員永樂戊子歲二十二中陜西解首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優等授蒲州學正己亥九載滿獻績來朝陞行在吏科給事中壬寅丁父憂洪熙改元冬制終轉禮科宣德丁未給勑命授徵仕郎

贈其父爲給事中封母爲太孺人辛亥遷右通參議甲寅給誥命授奉政大夫父母俱進封贈乙卯陞右通政正統戊午再給誥授中憲大夫父母亦俱贈癸亥轉左通政甲子陞通政使景泰庚午又給誥授通議大夫贈祖父皆如己官祖母母皆淑人壬申加太子少保癸酉以風疾休致歸公自幼穎敏過人見者奇之既長爲弟子員苦志勤力昕夕匪懈不事浮華不近聲色爲學正時教然以師道自居凡教人立心飭行皆以身先之故出其門者成器而足用爲黃門時整飭典雅小心縝密得近臣體在通政時封駁章

奏通達下情雖倥偬繁劇而井井有條無壅滯之弊又能不察察小失有大臣德量以至處家教子居喪閑退無一不得其宜所以入官四十餘年歷事五朝無小過可紀宜乎身榮存沒官封祖考家用平康厥嗣繁衍而其實足以傳於後世也耶

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宜石柴公義墓志銘　楊一清

正德辛未間予在吏部嘗求刑曹之明習法令不爲利誘勢屈者尚書劉公及兩張侍郎以主事柴君義封進爲員外郎已而聞先是有劉信者以毆傷人被誣繫獄君當鞫之時劉瑾專政庇其所厚者屬君坐信死君曰枉坐非辜義不敢爲也瑾銜之方圖中傷而瑾敗伏誅得免禍予嘆曰眞法官矣是年冬會鞫重囚於朝予當執筆尚書命君讀獄辭明朗有節有所矜疑予詰問之應答如流無弗中肯綮予益喜識

之明年壬申通政司官缺員　武廟詔吏部求稱是任者廉得數人而君在列引入内廷試之有旨用君遂擢通政使司右參議予以羣之才不止此而出納命令所係甚重且柄用之階不忍棄也比予得謝歸江南十越歲嘉靖乙丑再起廢西征事寧召還入内閣而君已進擢左通政矣次年丙戌　今上親擢爲通政使以其音吐洪暢容止端重甚眷注之嘗命近臣傳諭通政司官奏事當一如柴義越二年戊子冬十月二日君方出造親友家歸至内室忽得疾不能言予同僚石門翟公君姻家也聞而往視急延醫診

之已不可藥遂卒翟公既經紀其喪屬予一言銘諸幽可無辭按翟公所述狀君姓柴諱義字時中別號宜石其先浙之仁和人隸騰驤右衛籍遂家於京師曾祖秀春祖清父潤以軍功授錦衣衛百戶封通政使司右參議母黃氏封太宜人君生穎脫儕輩知孝敬父母性俱方嚴髫年就遣外傅督之學苦志經史遂舉鄉薦登弘治乙丑進士所得俸貲俱上之太宜人一毫不私蓄尤篤友愛作屋數間悉以讓其兄仁弟禮居之鞠其幼甥周尚文如己出比長捐俸助聘貲俾之有室性寬厚與人處謙謙持謹言温而氣和

人樂親之下至臧獲吏僕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家居衣服飲食甚儉朴蕭然如未仕時生成化癸巳十月二十九日壽纔五十有六　上聞其卒甚悼惜命所司賜祭葬如例

通政武東楊公載鳴行狀　胡直

方嘉靖末籛臣竊魁柄頤指天下士平時爰書赫蹏以示銓臣列某當内某外某上某下一日飛數楮若傳閏閤語雖太宰以下咸拱聽奉若畫一而一時幽明慶罰之樞盡歸私家於時予邑武東楊公以銓部郎適管選事柄家挾所爲又憑鄕故關說彌緊要在必從公心厭薄之久之以其來楮擲地作色不可柄家遂大銜忌者乘之進熟譖傷公竟落職左官閩之將樂典史由是中外縉紳想望風采嘆曰是大浸將稽天乃有茲砥石何其特立也公之名遂燀布中外

矣公既出一時當事者咸弭耳惕息爭先爲役士大夫風習爲之大變歲壬戌柄家既敗天下名流唯冀公一朝還朝與當塗共濟然公竟逡巡補外服稍遷至銀臺而病作矣未幾公竟不起此豈獨一邑一家之戚巳哉公家居武山之東故號武東載鳴名盧卿字也上世華陰人南唐虞部侍郎輅來居廬陵二世徙吉水至宋盛時曰允素始繇吉水徙泰和又十三世曰景行舉元進士官翰林待制事載史傳又三世爲文貞公士奇大顯於世又再世爲太僕公昱乃公之曾大父也昱生雯雯生天柱公諱天柱公性嚴重有家範以貢補華亭學官遷岷府黎山王教授以公貴贈吏部員外郎娶劉封太安人以正德甲戌十月廿三日生公公生而方面或言類文貞幼頴敏殊常兒五歲就外傅靜重不爲佻弄七歲業舉子至九歲天柱公方試有司歸卽以所試目試公公立就又嘗爲族人著勿齋賦有奇思天柱公曰汝大賢後當紹先烈寧學近時士止科第著稱耶未幾著資聖錄一卷言治安事曰吾將執此以獻天柱公笑而火之曰非小子先務也歲戊子以童子就試邑侯及督學使者皆首諸生補弟子員歲丁酉踰冠今元相徐公督

學試吉安士得公定名盧位論大加賞異曰是能從韓文脫胎者江南第一卷也名益振是歲舉省闈高等戊戌第進士天柱公方教諭華亭　先皇帝出幸承天公得從例歸省如華亭時人榮之巳亥補廣東潮州府推官公天性方稜既居官益砥礪操節廣中吏故有貼班銀曰助衙錢公至首罷免有鄉官自閩寄香茶公不啓封還之餽遺請託盡絕至刑名出入未嘗不規規焉措意也常曰推官法吏法生殺人易耳一付吏人手鮮不爲奸又或覗上官指下上其手其罰法何故公於讞獄亭疑一主公正而行以詳愼

選人各報鄉缺

文出躬裁吏人袖手無能爲弊穴者時公方盛年慈
稱斂練推第一云潮故有橋稅異時監者乾沒其間
入恒寡公監未一月輒倍其入以是在潮凡一歲再
被薦踰年丁外艱聞喪卽行毋痛天柱公未面試諳
輒涕泣免喪補登州府推官登海國囂訟動連數百
人當道聞公至則故知名也多委艱大事公亦畢力
自效不避怨瘁不敷時庭無滯獄囹圄遂空代巡党
公薦公有氷清玉潔鑑空衡平之語時謂知言丁未
行取補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陞考功員外郎滿考得
貤封其父母公在部感激思報而當時士習事體日

乖公乃退自淬厲力謝傀諝物㚒入署勅家人鑰宅
舍務絕賓親獨行一志然遇賢者未嘗不款接咨諏
人材猥猥不自怠居部凡七稔始晉掌銓事時公於
人材臧否既考鏡瞭晰乃首標其望而淹者拔若干
人摘其圯而倖者抑若干人曹中吏多匿善缺市厚
賄故應選上有數年不得出者選君未皇稽也公乃
示應選者各呈報其鄉之缺官不踰月缺盡出公於
三大選中按次除補無復壅滯懽聲載道往時外察
文憑付權貴家僮轉鬻各外省承差至必索厚利賺
吏尤苦之公建白按季類付巡按御史分致其屬一

時大便公嘗選凡五易月士論翕然顧獨與柄家私
心刺謬或爲公危公不之擬也甲寅春行取天下官
員有推官郭某者素善丈公少嘗借友人讀其文題
之時在僉至是因按其前考語最遂置取列而郭適
以它事被柄家遂謫此呰公而甘心之公旣蒙譴
過家起居太安人卽赴將樂未一歲量移惠州推官
道經嵢峽舟覆漂蕩五十里幸免於難方覆時公自
檢考生平無欺君父傷人害物事可質天神決未嘗
死旣出未見有框慽意捫髮憤猶故也識者異焉是
夜宿野舍賦詩自慰又著爲嵢峽志謝城隍祭役人

咸有文門人黃侍御緝刻以傳而公自序題曰困喻
錄公之至惠州也當道不欲煩以吏事公因固請沖
丞王公乃從士民願以惠志托公公殫精攄思凡閱
月書竣其有關郡邑利病兵賦善廢一篇之中反覆
致意務爲永鑑而隨事抒讜翼教衛道意朊如也學
士文人傳誦謂足駕武功安陽二家矣未幾得召復
爲南吏部主事進考功郎中故事南考竣當陟卿寮
公文以地望久次人也復因考察貳於舊寮再出爲
四川僉事時論滋不平而公分巡川西樹利剔蠹無
幾微不堪之色時川有採木重役使者鱗鱗載道日

貲千百公條布愼委手註出納隨時批答事無少壅吏抱文書睨視莫敢出氣撫臺黃公代巡郭公相與嘆曰是絕無觖望之氣者二公不以常數遇薦皆重語亡何擢廣東督學副使公即毅然以復古道正士風爲任其造士先德行後文藝首揭義利爲諸士辨別布行冠婚喪祭飲射儀則而亮節峻履又足以表導之至文行品題明若觀火公若執衡士無敢譁潮令某者墨而苛公曰予奉璽書擊貪墨清化源是不可貸竟去之潮人至今樹石貲官以志感頌廣大夫士謂自魏莊渠歐陽石江以來蓋僅覯公云庚申夏

轉福建叅政遭母喪奉柩歸諸有司各賻金帛悉峻拒之旣出境無敢以絲髮獻者持喪必稽於禮叅酌文貞公遺約不敢帛不設暈舉樂爲邑縉紳倡人咸服焉癸亥再免服入都當事以公久淹當處京堂公蹙然曰仕無崇卑顧建樹何若耳今某免服再仕求不負所學以忝先臣何遽以崇秩相加也竟不能奪仍補河南叅政時論愈高公謂公固難於權貴擠息之日而尤難於廟堂推挽之辰公剛自若也公未至汴即有通政之擢海內志士聞者彈冠相慶而當軸益有意顯用之乃公竟一疾以逝蓋癸亥十月四日也嗟乎此豈人也哉公天性篤倫誼奉太安人曲盡至情友其兄寒松公及弟能鄉無不怡怡寒松先逝撫遺孤尤厚遇天柱公故友雖下劣必侍坐出入四方謹奉文貞公像以隨曰異日吾得見烈祖無靦顏也嘗經紀從叔給事公之喪與殯送侍御党公周卹其後士林義之生平憐才好善若出饑渴見人一語之工無不嗟羨彌月或手自抄錄迄其身無倦意蓋公自圖史之外無它嗜玩素不問家有無誨其子首上德誼薄勢利不得口官勢嘂囂鄉里又刻文貞公遺誡誡之家居未嘗一干有司其廉隅有人或難堪

者嘗大書晚節二字於堂內其勵志如此

通政使汪公宗元傳　郡志

汪宗元湖廣崇陽人登進士授行人乙未遷南京工科給事中改兵部武選主事己亥改尚寶丞歷少卿乙巳遷南京太僕寺卿修馬政條例遷太常卿修太常志輯國朝名臣所建白爲經濟考庚戌遷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漕流以通會時柄臣嚴嵩嗛其不附已罷爲福建叅政尋轉右布政使外禦倭寇内察民所疾苦復三運八運之法歲省民金萬餘釐其賦爲正辦雜辦撤汀建諸鹽商使畫疆而鬻又檄南臺洪塘去其互稅鹽利以興而商不告病後二年始轉江西

左布政使治如閩政化大行無何轉應天府尹改順天晉通政使久之公避怨引例自陳勤致仕歸家奉母㻛太夫人歡甚卒賜祭葬所著有經濟考皇明文選春谷集若干卷

通政使李公際春傳　杞縣志

李際春字應元嘉靖乙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行人時琉球中山王請封應往者各以計脫公獨毅然請行適倭寇浙閩往返艱危中幾三載初解維時颶風大作波浪兼天不分晝夜舟刺刺有聲若分崩然衆皆股慄公獨危坐神色不動俄而紅光燭天若有神緋衣栽冠擁護得免事見使琉球錄中　天子嘉勞擢爲尚寶丞累遷至通政使時江陵相用事中外多傾附之公獨抗直不阿由是有中傷意公嘆曰大丈夫以七尺軀何至作兒女態向人嫵趨取容乎遂

投袂而歸旁構園圃蒔花卉於其中名其堂曰逸親父病不解衣而寢居喪哀毀骨立歲時伏臘輒痛哭流涕其天性篤孝如此萬曆癸未病卒朝廷遣官諭祭

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傳　實錄

趙居任應天府溧水縣人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參議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再陞左通政嘗奉使日本其王贈以名馬方物悉却不受　上聞而嘉賚之命往蘇松治水居任雖以清介自持而無恤民之心在蘇州十餘年督治水及農務每霖沒田禾不待雨止廣集民男婦踏車出水隨去隨溢低田終不可救高鄉之民困於其役不得盡力農而居任恒以豐稔聞永樂十七年以疾卒民用慰悅

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嘉猷傳　實錄

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嘉猷字世用浙江餘姚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改刑科時朝鮮國王私授建州董山官命嘉猷齎詔往責之惶恐伏罪未幾使滿剌加國封王航海值風舟壞得不死歸治舟再往竣事還陞通政司左參議尋陞右通政丁父憂奪情起復未幾卒年四十七遣官賜祭時成化三年冬十月嘉猷儀觀豐偉善於敷奏因宣彈文音吐洪亮嘗爲　英廟所屬意云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文傳　實錄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文字宗華山西大同縣人以鄉貢士選習夷字舉正統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仍譯字十四年扈從北征還陳邊務數事　景皇帝召入便殿面問之尋命提督四夷館丁母憂詔奪情任事陞吏部郎中天順初以迎駕陞右通政石亨敗坐黜爲臨安府同知復召入爲郎中提督夷館成化五年再陞右通政九年命偕都督李文撫安西番三年而後歸因乞休致至家卒訃聞命有司致祭文在夷館最久熟知夷情屢有建請多所採納云

通政使司左通政徐世英傳　實錄

徐世英字國用常之江陰人祖晞兵部尚書世英幼好學攻書正統末以薦授中書舍人督寫武臣黃誥積勞陞通政司左參議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九年轉左弘治初言者論其憸邪冒進貪不知恥以本官致仕弘治三年八月賜諭祭如例世英生貴家歷宦久積貲厚以此致譏然薄於自奉謹祠祀睦姻族賙人之急有足稱者云

通政使司右通政趙侃傳　實錄

趙侃字至剛貴州普定衛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遷都給事中陞右通政清理軍職誥命侃起戍伍無他長其在言路四人成事而已適清理軍職誥命通政缺吏部意在其屬以侃陪文選郎中黃孔昭上請御筆點用故事凡書名先科道後部屬吏部以侃居孔昭次　上特點侃名用之命既下而輿議未愜成化十七年五月卒賜祭如例

右通政杜公明傳　李濂

公諱明字文昭河南祥符人也姿貌俊偉司寇金堂杜公銘爲郎中時以公事至汴見而異之試以文優乃遣入邑學爲弟子員擇諸生中有文行者俾從之游公時貧甚顧刻志讀書靡間寒暑兩膍當几處木爲之穿由是業益進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戊戌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封駁克愼有聲諫垣維時陝西甘肅洮河岷州等處邊儲積弊滋甚公以才望奉璽書稽察之乃會同巡按御史徐舟暨陝西藩臬二司自成化十三年以後各倉場糧芻一一盤驗洗蠹剔蠹風采凜然凡黜而罷者若干人人不以爲刻成化末言事者尚細故多被譴謫公掌科事最久多所建白務持大體善類倚賴之丁未春正月天下諸司例朝京師公首倡大班舉劾來朝官丰儀音吐動人憲廟簡注遂擢通政司右參議弘治辛亥轉左參議壬子擢右通政公感知遇益奮勵不懈出納惟允聲稱籍甚廷議屢屬公勘處哈密沿巡撫順天山西皆不果行朝著方留公柄用忽遘疾不起時乙卯春三月也得年六十　上聞訃遣官諭祭有曰方當大用胡遽云亡蓋深惜之先是公喪女不出同列奏

上詢公何在其素荷眷注如此公重厚端愼能急人之難鄉人凡以事至京者有所控告必盡心爲之所無不感悅而歸初娶劉氏貌甚寢親族多不堪其配至有勸遣之者公禮之終其身不衰鄉人稱其有陰德繼娶劉氏並受　錫命贈封宜人云子昌正德戊辰進士官御史巡按山西能振揚風紀蚤卒士論惜之天順壬午東平梁御史覲按河南試知公有稱賞語是歲鄉試公在中列而梁寔監臨有劉僉事瑄者與梁有隙因指公及同榜袁江唐昭爲梁之所私以奏併逮至京下館閣覆考其試卷入格乃得釋明年癸未會試河南鄉試通一榜獲第者止袁一人唐登成化乙未進士劉奏之誣於是益驗（羅文靖公撰健墓志）成化丙午　憲廟爲皇太子納徵有旨取禮科庫貯寶鈔裝盒公偕諸給事開取之庫無一貫衆愕然失色曰鈔非吾儕所收必須換究巳往陞調去任者公曰換究前僚法之正也有誤大婚伊誰之責乃奏曰本科庫貯寶鈔年久浥爛不堪裝盒請下戸部行令寶鈔局選取直挺新鈔送庫以備用　上允之於是大婚禮成而前僚咸免換究朝著服公善處大事如此弘治甲寅祥符尹殷鑑恒以刁民某等爲憂乃列其

〔……〕惡蹟走書於公屬其白諸新巡按御史除之公笑曰令苟廉愼無難處之民陰害同鄉之人以媚邑宰吾不爲也竟不從其言鄉里聞之稱爲長者同邑監生楊獻歷事武選卒於京邸公往弔之爲治棺殮且遍告同鄉官於京者共資助之以歸其喪時郎中天台戴君豪聞之曰楊生歷事吾司不幸客死杜公助其喪獨爲義士邪亦捐俸以助人兩德之（銀臺杜公遺事）

通政司右通政党公承志墓志銘　闕樸

公諱承志字汝孝別號牧川幼而穎睿甫十歲已揚文清暢弱冠入郡庠督學王公鴻儒石公玠試而奇之曰天下士也於是聲望日溢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連擢進士授直隸保定府推官公蒞以明恕有疑獄則立爲判决其怙終者不少貸居三年故條大華治行稱天下第一乙亥徵拜刑部主事會吏部司屬缺員朝廷愼簡諸曹吏補時太宰陸公重許可獨器公奏調驗封主事公感奮思報乙卯武帥導　先帝巡行方岳衆惴惴莫敢諫公具疏謂朝政紊斁威柄

下移宜親賢遠奸恭默圖治謇謇千餘言辭甚激杖於闕下尋欲解任終養其父諭之曰汝但效忠王事勿以吾繫心乃已未幾陞稽勳司員外郎嘉靖改元預修　武廟實錄成覃恩錫誥是冬充晉藩冊封使郤餽遺不受癸未陞驗封郎中甲申議大禮抗疏忤旨復被杖繼調考功再調文選先是選法壅於請託公銳意裁抑凡銓除擬注各量才器權貴惡其厲已深銜之丙戌擢通政司右通政提督武職錄黃丁亥値災異詔求直言公上疏條陳者四曰節財用曰減徵需曰飭邊防曰練京卒皆切中時弊權貴不悅[illegible]

陰諷言官論列然無可指之瑕止攻其峭執竟坐罷古所謂因貶見褒者與既歸杜賔客絕交際暇則與二三逸老遊眺川墅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先後撫按薦起凡十數已亥　今天子舉用屈滯吏部合臺諫疏公儒術弘深特宜甄錄不果或勸結津要公謝曰行藏有命君子貴守道不辱身枉尺直尋吾不爲也庚子北虜內寇郡城卑且壞公有憂亟白撫臺檄令增築民樂輸其力工成恃以無恐又捐貲葺古文昌祠輪奐孔飭別構堂數楹羣諸子姪及鄉之俊秀課業於中挾策鼓笥洋洋而興焉公天性夷曠

篤於倫理事父樂軒公曲盡愛敬弟承賜進監察御史卒於官恤其婺字遺孤如已出處鄉人底裏洞見恂恂煦煦若無廟廊貴者居常博覽强記自經史百氏以至兵刑律曆象緯堪輿之說靡不該貫故其文涵肆演迤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縝密淵粹得唐人體後學爭傳誦之晚著忻州志若干卷暮年髮澤面睟矍鑠無惰容俄頃疾作翌日遽不起遡其生成化丙午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

左通政李公秦傳　　郭朴

李秦字仲西河南臨漳人生而穎異嘉靖十三年舉於鄉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條陳時政六事 上嘉納之著爲令陞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任禮部尚書新有寵于蕃頗放縱納賂秦抗疏劾之分宜惶懼訴辯疏雖留中不報而秦聲望大著後竟遭中傷調倅大名分宜屢因考察欲罷秦奪於公論不果秦在郡聽斷明允屢白疑獄有濬民屈際者素虐其妻妻逃去妻父告際毆死沉屍於河指際雠僕證其事際誣服獄成數歲秦閱案疑

之密訪於五橋堡民家獲際妻際得開釋歲饑上官委秦施賑旬日徧歷十一邑給散有法全活甚衆郡守載之守魏錄永爲荒政式陞鳳陽府同知父喪去任服除陞戶部郎中尋丁母喪服除補武選郎中陞通政司右叅議遷左通政自嚴氏專政淹滯外內二十餘年後竟爲其黨所排歸來結廬洹上名曰知止時與朋舊吟咏澆蔬種芋此外無所事也卒年七十

通政使司右叅議進階朝列大夫趙公昂墓志銘　　李東陽

先生姓趙氏諱昂字伯顒竹溪其所自號也舉正統甲子鄉貢登乙丑進士第觀吏部政授中書舍人直内閣領文臣誥勑事戊辰禮部會試充掌卷官已巳丁母憂景泰庚午起復修歷代君鑒壬申兼司經局正字書成賜金織文綺甲戌以歲旱代祀淮瀆乙亥修寰宇通志丙子成復賜金幣擢翰林院編修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超擢通政使司右叅議督武官誥黄尋充蜀府冊封正使其所領多文翰禮儀事餘無

所見也甲申 憲皇帝即阼出爲瑞州府同知至則勞撫字勤綜理所屬學校尤加意課勸藩臬部使未嘗吏視之必稱之曰能丙戌丁繼母憂歸己丑服闋輒上疏乞休命復舊官致仕自是屣脫榮利放意詩酒間雖處城市不異林壑燕游登眺惟意所適京府鄉飲禮賓賔席亦歲赴焉丁未 今天子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其卒以庚申九月十日子五翊舉鄉貢知宿松縣玹舉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光祿寺少卿竑鴻臚寺序班次立次圩先生風神朗徹性度寬裕與物無忤居家事上卹下務敦恩意親鄙雖疏遠必致

情愛雖幼且賤亦加禮接慶弔問遺舉無遺闕解紛
拯難常若不及公卿大夫及勳戚貴冑罔不愛慕之
喪致客千人仕雖未達而姓字甚著童兒隸卒皆稱
爲趙伯顒先生爲文辭尤博涉羣籍善吟咏工書翰
所著有貽安叢桂二集竹溪小稿若干卷

奉政大夫通政司右叅議王君萱墓志銘

費宏

君諱萱字時芳姓王氏別號靑崖生有異質七歲書
過目成誦十歲能文十六入邑庠學使者見其文皆
奇之既冠魁弘治辛酉鄉試明年登進士入翰林爲
庶吉士自是益肆力於學館閣諸老見其文皆奇之
越二年拜刑科給事中會今 上改元正德太白屢
見君謂弭災圖治貴以實應天今之要務則在戒因
循廣聽納親賢臣而已蓋諸司有所建白少與時忤
内批輒寢而不行此因循之大弊也故君首及之且

其詞懇惻有所感動 上嘉納焉閱月又陳五事其
一謂古人記人君君動今既名修撰編修檢討爲史
官則宜令編録時政以公是非用懲勸其四事欲懲
怠玩以除盜賊禁科索以甦民困清冤獄以廣仁恩
去奔競以振吏治皆時弊所當亟救者聞者皆稱重
之未幾移病乞歸時逆瑾擅政以怨除都御史雍泰
名君坐嘗薦泰罰輸邊米三百石瑾尋矯令諸請告
踰年者皆致仕君遂廢處林下幾三年庚午瑾敗君
復故職居兵科値四方盜起君條陳八事謂其患始
於玩忽而成於蒙蔽所以禦之者多非其人賊能設

設出奇以待我而我徒應以不教之民兵宜屢敗而無益也且詔書有自相捕斬之購而有司槩不奉行衛所雖設官軍而擅調既難罪責不及今宜重蒙蔽之罰開自新之路更用良吏廣蓄將才屈羣策募死士有警聽便宜調軍策應不專責州縣庶羣盜殄滅有期章下兵部多議行之壬申以四川師久無功擇才往視衆以屬君君被命誓必滅賊即條上機宜八事籌慮精覈類履軍而素講焉者至漢中聞賊勢未衰乃復以添設大將請廷議用都督時源率邊兵鼓行而西又以總制屬之都御史彭公濟物於是渠魁

廖麻子喩思俸等詭請聽招要我盡撤諸兵處其衆於開縣臨江市巡撫以下皆墮其計欣然會奏以爲奇功君方入蜀境亟移書辨其不可奏至朝廷幸賊解散且降獎勵之勑矣然識者謂廖賊稔惡流毒決不可原且君奏未至亦不能無疑也不數日君果以賊徒復叛聞乃停前勑用君言治主招者之罪君以賊以招誤我且其黨駱松祥度三兒等皆坐招而萸也自是督剿益嚴諸將吏材鄙勇怯及功過所賞罰舉者銖稱鑒別不少假借嘗道亦諒君忠懇言必見從時方用陳瑜代楊宏爲總兵而以藍海代閻稱爲副兵君復疏其不職竟以徐謙周誠易之於是賞罰嚴明人思奮厲戰始協力既踰年諸賊擒戮殆盡蜀境乃平　上嘉君功擢通政使司右參議人以爲宜君素孱弱緣軍務積勞益病丙子使荆府冊封王子得便道歸覲二親久之始持節還朝妻子皆留家侍養又明年戊寅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京師春秋僅三十有七士大夫惜君之才未究於用莫不悲之君自幼負大志以剛正廉潔自持其自蜀還藩臬郡縣發視笥篋示不持軍中一物荆王循故事賻贈固辭遇事敢言如在蜀劾貪吏舉遺賢表貞烈請蠲租賑

窮皆非使指所急然得之聞見必吐乃慨性尤嗜學手不釋卷其詩平淡清逸爲文章力追古人疏暢警拔奏議尤明辯峻厲纚纚不窮嘗極論軍中四害剴引曲喩切於事情諸老亟加歎賞以爲非流輩可及有青崖集若干卷藏於家

張龍　　弇州別記

龍弘治中進士性傾險狐媚時壽寧侯帝外家有殊寵而龍陰附之擢兵科給事中再選通政參議　帝亦微得狀龍家多姻中貴戚里生奪人田舍貲產會考察吏部擬削職　帝笑曰此人歸必亡賴爲大盜乃令止謫守滁正德初龍以珍異賂劉瑾擢眞定守劉瑾誅復諂附錢寧召入爲右通政則日夜趨寧門爲通中外賄近百萬而龍所受謝亦不訾　寧爲諸給事御史交劾寧比龍龍所挾受徐溥輿白金五百兩黃金百兩土通门金千兩下獄案問朋黨交結亂

朝政者斬未決以瘐死

通政使司右參議張公寰墓表　歸有光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稹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稹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　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大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一　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寘二甲第一大中積官當入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

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大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爲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丑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亡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冱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待候望公遂

疏乞改官濮州濮於濟比境而僻公益鋤去繁苛出
庫錢以賑饑荒水嚙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
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遂捕斬
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内
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墳閼之田豪民
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户公命魚鱗比次以杜其姦輯
二州志修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
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冤
居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雙公甚常同卧起
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

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參議司事清簡散衛後即從名
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
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讓應之曰可
蓋素不樂公欲悞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强年坐
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
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
而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
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
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黄山白嶽足跡
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琉陸崑輩爲湖社

[illegible]入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
楚安李尚書嘗稱兄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
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illegible]翁獨與公善
公晚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苕
上社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
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
散公嘗游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宏以師
門高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大
嶽之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
日年七十有六公爲人篤於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

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illegible]
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詿誤繫獄公抗言使者
竟白其冤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illegible]所
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illegible]
人或當筵有所淩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卽命[illegible]
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illegible]
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氣云

通政使司左叅議進階朝列大夫張公選墓志銘

黃正色

靜思張公與余同舉於鄉同登甲榜出宰又同浙地及內召公擢給事中以言事罷職余遷南臺亦以言事謫戍其出處意氣僅相同也而今巳矣傷哉公諱選字舜舉靜思其號世為無錫人張之先在宋有循王者塟葬青山相傳公之遠祖入國朝諱策者寔公五世祖策生諉舉賢良方正任廣東高州府通判生士名士名生友諒友諒生東涯翁獻可以公貴封蕭山縣知縣娶周氏封孺人則公之高曾祖考妣也公

生而秀拔東涯翁雜生徒中教之頗覺聰穎稍長銳志於學雖祁寒溽暑誦讀達旦為文惡剽竊務得肯綮乃巳正德乙亥恒山張公督學補邑庠弟子員公故家貧需館穀養父毋中罹顧華二孺人喪貧益甚其游從者樂其造就彬彬多成材時邵文莊公愼許可弁見公文特歎羨之於是師資日泉嘉靖戊子領應天鄉薦巳丑第進士筮仕浙之蕭山蕭山固紹興隷邑當閩楚要衝人稱難治公下車厚儒生興學校尊鄉飲別淑慝士論攸歸民情向化然後稽冊籍括丁田之多寡較羸縮均徭役之重輕驗豐斂而徵風

税虞淺澇以築海塘土豪肆攘奪者抑之冗員叅滛食者汰之尤所嚴者民命無論眞贗公必閱實始繩之法設施朞月遐邇胥嚮而頌聲作矣他如誠格海神而護堤沙漲仁乎物類而猷遁蝗殄豈古所謂偶然者非耶諸監司風聞交相騰剡遂沐內召辭邑之日行李蕭然士民立生祠樹去思碑議咸云赴銓擢戶科給事中緘書報東涯翁曰兒今叨言官矣言官嘿嘿恐貽尊人羞適值　太廟祫祭　上遣勳臣代行公思鬼神不歆非類夫子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矧祫祭大禮　聖駕不出必有沮之者卽疏奏伏

闕候旨　上御文華殿覽疏震怒命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精神愈爽論杖者曰吾罪甘死汝無累　聖天子有殺諫臣名杖巳出朝瀕死籍諸元老洎同鄉諸君投之砭劑幸獲生還抵家養病禪院授徒贍親出入徒步凡有所往必告親而行遇奇果輒懐歸以獻東涯翁晩遘咳逆周孺人亦患首疾公遍求名醫治之勿藥乃喜一日不戒於火闔門驚悸公百方經畫構堂數楹公語宗戚曰吾非愛輪奐也勉强安吾親防火警耳公置別墅力課耕農又語宗戚曰吾非好勞勳欲給親饔飧耳時撫按諸監司灼公廉[illegible]

孝屢薦於朝公固辭之二親捐養公喪之如禮初舘在室出吉反面如存故西淙洪公顏其堂曰忠孝公平居接人煦濡謙虛未嘗形矜驕色伉儷相敬如賓待從弟情踰同胞下迄子壻訓導諄切人或非義干之詈不假借立論不避權貴處朋儕肝膽畢露嘗春掩骼埋胔暑月施藥行療人瘡瘍隆冬煑糜粥賑凍餒使公握樞機以生天下其雨露沾被可推也公暇結社碧山偕行輩搢紳爲眞率會嘯歌觴咏追王謝故事歲學官行鄉飲酒禮虛大賓以俟公赴數四僉曰宜之丙寅冬　世宗皇帝大漸軫念曩抗言受譴

諸臣遺詔復公給事中加陞通政使司左參議致仕未幾　今上即位建儲覃恩進階朝列大夫隆慶戊辰十一月卒距生弘治甲寅十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諫垣遺稿歸田養浩集碧山吟社稿卜筮範占作縣事宜躬耕記事等集藏於家

通政使司右參議洪泉王公汝言墓志銘

孫鑛

王公諱汝言字子愼號洪泉其先吳人徙山東之濱州高祖能永樂中以軍功授武驤左衛百戶遂居京師生福福生弘弘生二子次曰鐮鐮爲布衣娶張氏嘉靖乙酉二月三十日生公於京宅公生有異質十歲能文弱冠游鄉校中己酉與余兄少宗伯公同舉於京兆明年試春官不第入太學是時先君宗伯公爲祭酒大奇公癸丑復與余兄俱進士出身授行人有廉直聲咄咄臺省選矣丁巳乃遷爲戶部江西

司主事是時執政貪初選將人或謂公曰囊空矣稱貸可如公曰是貲郎矣且以是入也欲志行得乎是歲餉遼東明年監江南稅又明年以毋憂解任壬戌復除戶部浙江司主事監銀庫司出納前人爲奸狃公詗察密纖瑣無不加意增定諸約束至今遵之會公宗人有與賈錢通者人因以傷公公性褊急間之不能平因之尊官所辯焉尊官曰徐之事未可知也公愈怒忿激不能擇辭攘袖曰索賄者豈人乎骨肉相殘子孫隷樂籍而是時官尊者方不飾於簫篇以爲公設語侵之遂大恨癸亥大計吏公遂貶一級

外補揚州府通州同知臺使者檄守江都已又守海門江都饒而衙海門僻而貧公以簿正獄供張而以本業勸瘠土不數月兩縣皆治於是江北一時翕然稱王同知聲譽流於四府爲諸州最會客將來鎮通州縱其軍恣睢於市公持之又面數其罪於途客將者遂劾公以廢格軍興公亦疏辯而是時以倭寇方劇　天子不欲傷武臣意詔下復貶秩二級而州同知品從六貶則爲正七秩當知縣大學士李公興化人㮣知公善因請於天官願得王同知治敝邑乙丑五月遂除興化知縣爲政自刻勵公廉不私一錢訟

者見輒決獄辭皆造自手胥人莫得與焉縣患水築堤障之自後稍得有秋貧民歸業縣中政清蒞事二年仍擢戶部陝西司主事抵滄州聞父憂未及任歸庚午復除戶部湖廣司主事贈父鎌如其官母張氏安人明年遷通政使司右參議公爲人豪爽好讀書以博聞多能自負應物敏速官無逋事工書喜談笑在京師賓宴飲無虛日與州縣亦樂延接郎鄰境士大夫無不謂淇泉公親已者然狹中不能少忍好刺譏時事有不善者雖非已所與常嘵嘵不已又負氣尚自標置以不折節於人爲賢故貴者多不喜慮流

亦多慮之用是頻起頻仆及是遷也寔以公登仕籍久向遭謫非其罪特超用之而忌者猶謂公才非異等拔徑致顯位意稍不滿踰年復爲言者所中謫爲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改忠州知州治如在興化時蜀中稱之明年大計吏以通政使司右參議免官家貧甚僦屋以居衣食或不給而談笑自如世言察廉者不食於官當於家豈不然哉公好奕與人對奕或竟日獨居則讀書爲娛間授徒焉余嘗共公奕公曰僕復官矣公知之乎余曰何哉公曰今茲以通政參議罷也豈知州乎因公大笑無何病矣公素知醫

及病作甚篤諸醫皆不效莫知所爲公稍以意指授之得少間尋亦漸愈然衰頹非昔比矣已卯病復作遂不起

[illegible][illegible]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觀一趙公邦柱墓志銘　郭正域

予與安甫自童子時同起庠膠予長安甫五歲乃安甫先予六年舉於鄉後予六年成進士予在翰林安甫在吏部予南安甫亦南予歸安甫亦歸安甫於里中獨雅重予兩人生平多切劘語凡文章行藝予不忝一日之長言無忌諱而安甫領畧獨深予遘大難安甫驚悸泣下其後安甫無疾而逝天何奪吾安甫之速也按狀安甫姓趙氏諱邦柱其先豫章廬陵人宋宗室有經畧豫章者世家廬陵自敬榮公徙楚之

咸寧生魁賢魁賢生鶴爲諸生餼於庠生安甫其仲也性穎敏美秀白皙望之如玉人時蕭圻魏順甫有文名海内一見安甫文大奇之曰吾閲人多矣無如趙仲子遂以次女女焉年十四補諸生十九爲歲丙子舉楚第三人己丑舉禮闈授戸部主事監崇文門稅課九門鹽法薊州邊餉一毫不入私槖人稱其守改吏部主事有饋玉卮而詭言墨挺者覘其受也見而郤之諸凡干請一切謝[illegible]已念姚太宜人病請告歸而太宜人逝以不及[illegible]含斂頷天擗地布席旅側服闋謀屏居田野奉太公[illegible]終而太公促之行甫治

參而太公捐館哀毀骨立會銓部與政府不協相君故以事撼先後吏部諸郎遂下旨斗逐諸郎而公名在所逐中調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朝野不平而公無纖微見顏色在南十年買舟負米以供朝夕意豁如也少宰止菴楊公宜言於朝曰以趙某才品可久淹南耶改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時太宰爲見臺曾公有道經留都者訪人才於曾公公曰諸曹吾所未悉也吾署中宜莫如趙賢已陞南京光祿少卿曾公意未愜既致政去復以書言於當路不令公知也會以　皇太子千秋入賀時宰握其手曰公久淹南中

此闕宜精重公公薄其人不答久之陞通政右參議故事諸中貴以銀臺爲外府所請乞訟詞以百數動至破人產公痛懲其敝關說不行諸中貴伺公上疏至殿庭環而詬語以百數公不應第命持一名刺詣司禮諸閹悉鼠竄會科臣有附執政疏言相權漸輕者公適在大司馬李公坐謂公曰此疏殆有微指李公曰何謂也公曰是欲以逭四明山陰責耳李公未達明日臺省藉藉如公言李公謂公曰使閲全疏數過未喻公見疏首即了了此其智奚翅三十里哉有丞某具疏言天下事以時宰方唐楊綰宋文彥博公

其勞煩視聽屏去不奏會署務旁午於一切奏報多所釐正捽爲書安甫故瘦削似不勝衣又重感時事紛沓有遠引意遂乞差歸里於近市隙地搆一小樓爲避囂計亡何以疾卒平居無疾言遽色臨事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自髫年與伯兄貢元公季宜黃令共朝夕雖甚及宦遊撫諸姪如已子處私室雖溽暑不岸幘變童季女不入門食不兼味布衾裘葛不敝極不更爲也嘗言仕宦須早爲歸休計卜地爲園林鑿池養魚植花散步聊以頤性命攝身心何必車生耳哉通籍至膴仕手不釋卷尤好爲詩歌不作近人語而天奪之年弗竟其學所著有享帚言南遊草悠然齋尺牘納言愚得周易注疏等書行於世生嘉靖戊午卒萬曆庚戌年五十有三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強珍傳　實錄

強珍滄州人字廷貴成化丙戌進士初知涇縣奏減賦額人爲立祠爲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及江北諸府人凜然畏之後遼東會權閹汪直挑釁債事時無敢論者珍獨上其罪下詔獄撻辱備至謫戍遼東三年有旨復職致仕弘治初起爲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爲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坐言官論劾召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弘治十八年八月卒珍性強鯁政尚嚴刻所至有風釆爲時所重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湘陰夏公崇
文墓志銘　　儲巏
太師夏忠靖公有孫曰崇文字廷章仕至中憲大夫
通政使司右通政考諱瑄歷官太常寺少卿有大志
慨然自負不售知於人凡太師所以佐本朝者授諸
廷章語輒解悟蓋其父子自爲知已故廷章議論行
誼克肖其家　敬皇帝初臨朝羣臣爭上書言事進
士李文祥忤執政者謫咸寧丞廷章適考績寓京師
拜疏言明詔首求言故忠義之士咸感激以進今文
祥以言獲譴彼一人奚足惜第恐人人以爲戒塞忠

諫路且新政抑何以示四方衆皆危之無何執政者
相繼罷去文祥仍改京秩繼又言愼終惟始宜選儒
臣日勤講讀祖宗謨訓宜書屏障觀覽宜召用大臣
如故事朝夕接見以議國政宜愼名器禁奇巧斥異
端裁冗費錄功臣後褒節義之臣皆今日所宜先者
尋又指大臣之邪正者乞進退之所謂正者前兵部
尚書王公竑暨給事中王公徽也弘治辛酉北虜跳
邊兵踰年不解廷章罹内難服已闋卧病家居泫然
曰吾世臣也豈以私戚而忘國家之憂疏十事入進
上之親大臣擧賢才理財用任將帥修武備採羣策
明賞罰敷忠信廣仁恩正士風其凡也覼縷蓋數千
言未報傳邊劇日甚復檃括前事力言之在太僕寺
丞有上言歲罷民間俵馬請徵價者廷章言祖宗藏
馬於民歲孳牧之以備調發慮蓋遠矣若槩徵價久
之種馬亦耗脫有警何從得馬乎言者計非便乙丑
五月　敬皇帝棄羣臣　上宅憂廟有星變即奏言
敬天惟在思孝賞罰用舍一守成法變異將自弭矣
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惶遽極言備禦之策殷
勤鄭重若不測在旦夕者且曰此虜爲中國患史冊
所書痛不忍言矧星文示儆尤不可忽會詔諸司陳

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愼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
擧皆切務也廷章每建白輒傳以家世舊聞祖宗典
故忠誠溢發其言明白痛快　天子察其忠詔有司
多議行之間有彊直語亦不以爲忤初以進士選南
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郎中在署久當轉官太宰耿
文恪公語人曰夏崇文太師孫不宜補外乃薦陞通
政使司左叅議轉太僕少卿始至今官以便母養官
南京廿有五年得年五十有二正德丁卯春三月庚
戌以疾卒於織錦坊之私第廷章始以援李進士知
名其後愈慷慨論天下事當世公卿奇其才率以公

輔望之歎歷留都官殺顯矣使臻柄用恢張所蘊蓄要其功當不止文字間覽其章奏可以悲其用世之志矣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湖余公本墓志銘　張邦奇

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日將中矣南京右通政余公過予予迓之庭升階聞友人汪汝成都憲沒也愀然動容焉坐定談汝成事秩秩不少亂已乃咨嗟悼惜殊不自堪忽暈眩喘急戴目垂手欲僵予驚泣叫呼不應手灌湯藥弗愈踰時氣漸微乃絕其子九疇輩奔至伏尸而哭乃以卧輿舁歸其第嗚呼痛哉公諱本字子華世居鄞城南臨月湖故號南湖余氏參知政事天錫之後公曾祖諱烱南安府同知生愷愷

生謙德郎公父也器易慈孝鄉稱善人以公貴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母夏氏封孺人愷以弟愃早卒弗嗣命文林公後之公孝愛性生而英邁遑厲動師聖賢娶未逾歲遭母喪終其制不入私寢今刑部左侍郎聞靜中先生時就讀其廬卧起必偕能悉其情云始公少游府庠斤斤自持不少刓觚角每候謁上官諸生多叢聚躁談而公與聞汪二子恒斂襟獨坐一日相就問姓名語合遂爲契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明年念父老兼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

公未及再朞而特旨允歸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
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與文事廢不用公慨然具疏
指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便
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已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
然素性骯髒視卑陋呫囁之態不啻若臭穢行事一
不當於理卽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
毛御史鳳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萋
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
惟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選公不可嘉靖丁亥起復

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
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
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
民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詎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
宇頽圮會以時詘禁工役公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
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
固見者服其能焉今巡撫山西都御史王天宇先生
者公友也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
風卽沛然矣蓋公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
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瀾趨莫或牽掣

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橐濟之或爲
假貸而公自償爲從父兄某弟某皆早孤文林公撫
養如公比長室之且給之田若干畝公於書無所不
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擧節
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
文直寫已意不屑磨鍜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
確實克裨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當爲國家長
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公生成化壬寅
月日得年四十有八

中順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介立林公時

行狀

公諱時字懋易號曰介立山人姓林氏其先徽之休寧人也大父曰志賢成化間以商家汝陽志賢配王氏生松軒先生雲雲配沈氏生一子即公公配毛氏生二子宏密繼曹氏生一子寓側室苑氏生一子定公既貴松軒先生累封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母沈氏累封宜人繼母潘氏封宜人毛氏封孺人贈宜人曹氏封宜人公以弘治辛亥十二月十一日生十三年癸卯入郡學庚午舉河南鄉試第二丁

丑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己卯授檢討尋以內艱歸壬午起復會修　武廟實錄爲纂修官癸未爲會試同考試官乙酉實錄成進編修爲經筵官丁亥擢國子監司業辛卯改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甲午擢右通政乙未改提督謄黃會繼母喪歸遂卒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壽才四十有五公幼奇嶷穎悟絕人六七齡讀書一目成誦弘治之己未也大父卒值家中匱時甫九齡或日一食或竟日不食讀書不輟名翹然起乃後益貧郡學生有倪子聰李子松熊子選者約以文會互爲食籾松軒先生爲里張氏塾師公亦

爲張氏既張氏子不學乃脫毛宜人簪珥鬻巷僦草屋三間居之屢空自得雖戚屬富者一介不以取也後爲舉人則有郡守新城畢公昭閩周之畢重公學每夕必輕輿遣勧至巷不容輿必踵就爲與論古今常變經史信疑或以私託畢日絕不道及在館務學益勤劬每讀書夜半爲文深思不苟蓋自少篤確不嬉戲寡言笑至是德益成閣老粱文康嘗曰吾閱人多矣館中惟君一人同考禮闈也閱卷精慎退卷復再三閱故最後得朱佐者會議大禮忤旨與同官俱逮獄杖三十病踰月乃間　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

今上等二事未決衆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曰由內閣誅賊彬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　今上方綜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眞有功廷和眞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决矣矧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存闕於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哉幸執事裁擇輕重之固是非之權衡也董公以白之總

裁鶩湖費公可之書進　天子由是乃傾心任宰輔
而官寺之權輕矣爲司業立十二會選博士堂官文
行擾者六人分領之月終稽核親爲改正戊子舉鄉
試三十七人而元與亞胥此出每會講博士堂官呈
稿必痛改或不存一字集講章二百餘篇教勳戚定
國公而下二十二人授業日禮遇如書生體貌峻絕
坐亡所紬怠者必斥勳戚至有縮頸流汗者日西廂
宗師難親如此臨諸生務實守法不少假借以說人
誠闇者不得於私第約見終四年門亡班坐一跡諸
生中有悍惰久不至請託者一切繩以法曰朝廷法

非吾意也異日有持當路之親面抗者曰吾以司業
治監生非治當路也爾何抗痛責之已而閣老有遣
祭文廟者作詩得御和遂欲立石於廟司業曰不可
文廟具瞻之地一物不可損益況有聖製可輕聚邪
事遂寢及孔子祀典成有欲上表稱謝者司業曰否
既不能正又從而謝之人其謂何事又寢亡何慎選
師儒之議起公上疏請休其畧曰臣職在佐祭酒提
調六堂比之各官不稱尤甚緣臣叨任前職已踰四
年嘗教興廢墜之餘不能振飭久媿素餐然猶可於
因陋就簡之中少致興滯補敝之力今　聖明銳意

作復先朝積分之法將使善者舉不能者知所勸賢
者進不肖者亡所容臣雖至愚殊切願幸願嘗私念
此法之行非公亡以服人非明亡以辨類非嚴亡以
警惰非恕亡以悉情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臣未能一
焉誠難以表率人才作新善類乞勑吏部將臣罷歸
田里選任才賢則道尊教成而眞儒善治之功可計
日收也　上下吏部覆奏獲升在京別用之命已乃
改陞南京在南公事殊簡升堂後寂如也暇則取諸
經傳閱之作文賦詩亡虛日嘗著介立子未就會憂
歸焚焉初奔喪急途中積熱十月疾作謂子宏等曰

吾所爲爾曹極知之能勉於爲善吾死亡根矣天下
事平生儘有志卒不能一爲命也當復柰何越十二
日遂卒是日大風霾汝人聞者皆曰吾汝泰山頹矣
至有憤惋泣下者介立子剛方英敏人不能私亦不
敢干以私不善諛人亦不喜人諛質直坦易亡隱曲
亡蓄宿人有過必面規之亡私詆險者必深絕之亡
所顧寡介自信在南嘗署篆工部又署太常光祿雖
權攝弊亦稍革光祿署丞數人深服之所至吏隸雖
不加以威亡不惴慄閒居亡惰容說則放歌獨酌疎
爽慷慨其襟度恢如也

南京右通政前禮科給事中會稽沈公束墓志銘　　張元忭

嗚呼自昔忠臣烈士感激於一時引領就斧鋸而不避世尚以爲難至若以直諫幽囚十有八年旣出而辭榮忍凍餓以終其身如吾會稽沈公者古今有幾哉公諱束字宗安自稱梅岡子當　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爲低昂公初拜給事中每觸事憤惋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慽其素不附已報寢公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頎然立於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旣數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旣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大而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獄中槖饘賴以僅繼日惟兀坐玩周易若周

越中四諫

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木末稱名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爲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眥酸鼻庚戌冬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即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衣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卒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死誡家人庀後事張孺人徬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已而華亭徐少師階之爲中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減　上聽壬戌嚴氏敗公繫獄旣十有四年而公父邠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公於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稍

歎矣當是時　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即獄中一
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衆
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噹沈東前噪不休東曰
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　上信之會何公以
尚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於獄而釋公公歸而郊
州公巳不待矣乃踴而號曰痛乎生不救死不含吾
尚得爲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佯狂自廢丁卯　莊皇
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
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空左右
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

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藁惜多逸者家故
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靳
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徵疾而逝
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欷歔當食或廢箸由
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
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鴈書公之歸也以鵲帖皆
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若然蘇尚拜官而
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天
道其何如哉公之先本宋文肅公紳之裔世居會稽
之皐步里高祖淳以子性爲御史封御史曾祖恪祖
現並善書父儘倅袁守郊並有聲公生而警敏嗜學
其舉於鄉爲癸卯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出理徽郡三
年而拜給事中禮科財三月而上書下獄矣其出獄
也潘猶一處女張孺人冀公有後日令潘進御而身
出汲入炊無難吝父没未幾而潘亦尋没矣凡公之
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成之也山陰徐侯
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節太守蕭侯良幹請祀公於
學官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李文郁傳　實錄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李文郁湖廣襄陽人由教官擢通政司參議永樂初陞戶部侍郎未幾坐事謫戍遼東　仁宗皇帝即位召至復爲參議文郁性介直謹持守久處患難不移其志宣德七年五月以年老自陳遂命致事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張公詡傳　黃佐

張詡字廷實少負經濟力行好古不爲口耳之學舊田彭韶見其少作詩美之曰嶺海孤鳳也成化甲辰登進士疏乞養病歸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滽俾有司促之仕遂北上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御史貴鐺疏詡學問優長操履端愼杜門高尚不干時事部書下有司速駕詡以疾辭不起正德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詡少從陳獻章講學祖濂洛正泒爲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閉門養痾讀書求志可大用部書再下詡復辭

如前繼而吏部以詡敦龐博雅綽有古風恬靜清修欲忘世累薦不報壬申巡按御史周謨疏詡議論明正事體疏通言不忘道志不忘君癸酉御史高公韶疏詡學有體用不爲一偏之行以閒有旨起用之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檄下趣上道先具疏辭遂抱疾赴南畿謁孝陵而歸抵家不閱月卒年六十詡嘗贊白沙遺像有曰嗚呼噫嘻大道堂堂其顯也銳中鼻見其隱也海底金藏蓋其所見類如此

南京通政司叅議朱公廷益傳　郭正域

朱公廷益字洪虞別號虞對先世發源徙武塘曾祖鳳祖賢父建侯三世廣文母張孺人以嘉靖丙午生公幼慧攻苦習勤篝燈於帷伺父母寢熟擁被起讀十四補諸生有聲慨然曰古人以秀才任天下豈其時乎祖象齋公喜曰是兒非常朱氏其興乎庚午舉於鄉不辦牢醴不鮮僕從讀書蘭若丁丑登進士令漳浦下車問民疾苦謝絕饋遺歲不登捐俸糴粟徙跣郊堈手調粥糜全活無算凡城塹之壁圯者衢路之填隘者煥然拓新時朝政刻覈華疏千餘言且上

大宗伯林公阻之曰其然勿㦲二尊人乎瞿然謝之乃已屆試期以短喪策諸生邑諸生莫不色動亡何以救荒論列得旨降級怡然而行父老攀號踰五百里建祠羅山歸家研精理學將終身焉癸未謫判連州隨令嘉定饑疫相仍百計勤恤邑苦漕兌懇言於大司農得改輸又疲於征布控於監司少寬其期凡濬川源墾蕪田稽賦籍覈納田功倍於漳三載不通家問丙戌擔簦跨蹇上都門槖無所修贄治行第一且注銓曹依依二親不能北請南遂以南儀部行過嘉定邑人鏤祈楯爲象而祝之大宗伯徐公學謨刻其政於道左邑人又祀之婁塘在儀部時闢易數莖言故事禮曹郎宴享費出諸役悉屏去之務宥有司主事莊史椽納班銀遷考功郎請託不行少宰海公瑞曰牙君嶷嶷中流之砥柱乎下交爲同志友己丑奉勅提督江西學政訪先賢陸象山徐孺子謝枋得羅文貞楊文恪及死事忠臣鄒瑾魏冕後裔優錄之復訪布衣章潢黃托躬詣其廬幣聘主白鹿洞凡二載校士環十三郡者再一日臨建武益王餽古琴受而繳於學官以備羽籥翌日以妃弟請不應諸豪貴人、敢干人服其公嚴辛卯擢南光祿寺少卿汰冗

食消祀品便糧役亡何上特用爲南大理丞每剌獄殫精竭思僚友憂其羸弱以爲言嘆曰問學之功祗在人事天行健不行息矣癸巳歲都御史李公世達侍郎趙公用賢相繼去上疏言老成當惜不報冬以憂歸哀毀骨立目槩衝寒以卜宅岁戊戌奉母北行至丹陽以病請季秋起南通政叅議明年之任公署司事每黎明問訊兩造時璫使横行多所株逮江湖道梗上疏言小人蠱惑萬乘騷動畿輔不報明年修通政司志成庚子春推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命未下仲秋患痢十餘日卒先是夢天樂盈空乘雲吳

而上復見巨星如斗嗚呼豈其乘箕尾為列宿眙
天遊帝所乎卒之日鄉人檢其遺囊僅得餐錢數銖
暨二葛耳嗚呼世有官為大夫列仕版二十餘年而
貧如此者乎公天性至孝甘毳先奉二親出入請命
祭祀躬自滌滌一稟於古待宗黨友朋多所賑貸食
無兼味衣無重纊人有所請曰某不敢以子弟干人
可為他人請謁乎祖父遺田不增一畦凡片長一節
之士虛心引薦不令人知不受人報曰行一善易若
成一人所著有語錄幾卷詩百餘首名曰清白遺稿
言志也邑令鄭公聞於學使者祠之鄉賢公自丙午

迄庚子年五十五歲子東純

論曰賢士大夫無不飾簠簋而或不信於人或小推
而大攫或陽吐而陰茹朱公之貧真貧也批鱗君子
簪仕而佩佩末路而墨墨豈其殊操後乃金注矣朱
君靜而止之嚴而勉之白首如一遇事風生綽有條
理聽者悚動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天假之
年燔燔錚錚古之遺直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八目錄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八

大理寺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傳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字維貞浙江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庚子陞應天府府丞丁未調南寧府知府弘治戊申陞應天府府尹己丑調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甲寅陞廣西按察使乙卯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丙辰陞南京大理寺卿庚申改大理寺卿乙丑以九載考績陞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正德丙寅致仕正德十一年六月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康簡守隨爲人樸少遂易學與從兄吏部侍郎守陳從弟南京吏部侍郎守阯相砥礪雅有士望居官剛直建白甚多遇事無所顧忌爲御史時嘗按贓吏李孜省罪及孜省以左道得進遂調南寧爲府尹時嘗按太監蔣琮罪爲所中遂調廣西爲大理時嘗偕三法司劾太監張瑜獄抗衆杖之必欲盡法與內意忤遂致仕大復爲劉瑾所搆繫獄凡八年罰粟凡千石守隨素清

至屢空而其心裕如也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金壇虞公謙墓碑

楊士奇

公諱謙字伯益姓虞氏虞之先家河南陳留代有仕籍宋諱南者從宋南渡遂家金壇世業詩書南六世至文寶生仲仁公祖也祖母徐父德華母周以公貴祖父皆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贈淑人公自幼秀朗端重異常兒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太學生擢刑部山東司郎中授奉議大夫陞杭州知府授中順大夫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為大理寺左少卿授中憲大夫永樂己丑車駕巡北京時　仁宗皇帝監國奏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嘉議大夫甲辰轉大理卿公自少壯有志世用既仕恪勤夙夜務盡職分持大體恒曰為臣之道愛君愛民二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初為郎中已駸駸起時譽在杭州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多者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以均貧民初[illegible]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陞大理寺卿都察院論[illegible]准洪武榜例梟首示衆公奏言比奉詔書自今[illegible]斷罪誣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　上[illegible]

[illegible]是之從律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事聞追[illegible]廩[illegible]言主者盜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考掠皆誣服憑死者百餘人餘坐徒流竄其冤卒白於　上得減論於兩法司具獄及四方所上獄議必親閱之必當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感斯我無憾矣為都御史嘗奉命巡視揚州淮徐州旱災至則疏民所苦請發廩賑貸又請官贖還所賣男女為奴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逋賦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先是富民賄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運北京公建議為四等丁多而糧最少運北京丁多而糧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而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又言兩京往來官員軍民商旅舟聚徐州呂梁二洪動一二月不能進者請每洪增夫二百人協力挽送如例給月糧仍官撥牛每洪一百分畜近洪民家閒暇聽民以耕大舟行則用挽之亦皆從之又督運木道潁州陽武陸行下衛以達北京所督軍萬餘公節其力而厚撫之人不言勞會夏暑疫役者多病公曰此聚之過密宜疏暢之遂命散處之病者悉起奉命巡撫浙江察廉[illegible]貪用建議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皇帝嗣[illegible]

於刑獄才臣欽恤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於是大理寺卿闕遂改公爲卿時有詔求言公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藂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今內而祭酒司業外而郡縣學官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効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雪理冤抑今專俾治獄非朝廷設風紀本意四曰廣儲蓄令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極矣宜分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畿內六曰鈔法不通其弊原於出多而入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繁由軍民雜處官司不便管束鄉里不相通知今固不能遽釐正之宜勑五城兵馬司於各坊街巷不分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首免其連坐之罪庶輦轂之下可以肅清皆切中時務蓋公於爲臣必思盡其所當然者一日朝還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賜藥歷半歲竟不起宣德二年三月廿四日也訃聞賜祭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墳其生以丙午歲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居家善事父母父母歿喪

祭咸盡禮於其弟友愛與人處溫恭怡怡其儀觀英然風采凝潔瀟洒絕俗也以詩名於時所著有玉雪齋稿若干卷喜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韻致嗜蓄法書名畫邂逅心之所好輒購不靳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王公宇墓表　李賢

公諱宇字仲宏別號厚齋河南祥符人曾大父敦本隱居不仕大父友德父希哲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母丁氏封淑人公自幼穎秀異於羣兒父母獨鍾愛之童丱時從師受業日記萬言巡撫侍郎于謙一見之曰此遠大器也即遣爲邑庠生正統戊午遂發解鄉闈明年登進士第擢南京戶部主事剗革宿弊廉能之聲大振都憲周銓時總京儲旡視屬吏見公獨敬愛之三載以績最進階承德郎公益砥礪名節在郎署中特立獨行不顧流俗時郎佐秩滿

例轉正郎吏部以公才能顯著薦陞江西撫州知府是郡地僻民黠素號難治公至以簡御煩闔郡翕然稱頌里有隱士吳與弼以道自高足迹不至城府公欲往造其廬與弼聞之即先詣府謁拜接談竟日乃嘆曰眞明府也公益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之弊悉罷之吏有奸黠者盜府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置於法衆皆畏服以爲神明撫民多商給之錢歲計累萬前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勿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以屬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私公扒土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illegible]

壁有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之句遠邇傳誦宜黃多山虎爲患公爲文告神而驅之虎皆遁去金谿有聚衆暴掠者公曰此吾良民迫於饑餓故耳即開倉濟之衆皆感泣曰眞吾父也即時散去藩臬書公績曰剸繁治劇才識有餘淸白操持纖毫無玷都憲巡撫者上公治行於朝特賜誥命以旌異之進階中憲大夫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念方岳重臣爲郡邑表率屬廷臣會薦公在首選遂陞山東右布政使時廷議山東累歲不登民皆流移必屬能者撫安之　上以璽書托公凡賑濟之策不遺餘力民

賴全活者數十萬人明年　上念宣府北邊重地宜得憲臣巡撫遂召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往公至訓練士卒堅完城堡凡芻粟屯田邊備戎務一切便宜處之剗弊刈奸士卒感恩而權貴則不悅矣賴
　上知公爲人譖毀不行未幾兼巡撫大同時石亨與其姪彪皆驟遷高爵恃寵自肆而大同乃舊鎭之地索取尤橫衆莫敢攖公獨上章劾之以爲大蠹大奸莫甚於此乞置於法以消未形之患詞氣剴切聞者嘆服已而亨彪果以奸敗朝廷益嘉公忠直庚辰丁內艱還家一年　上起復公至京將有南臺之命

大理卿缺員持天下之平者無踰於公遂以命之
竟悲乞終制弗獲在任惟以洗冤澤物爲心清研
獄狀務得其情不知案牘之勞形也癸未春進階通
議大夫公質幹奇偉心性剛介愼廉隅重名節操履
端方確乎不可拔事親盡孝處兄弟篤於友愛自奉
甚薄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汙穢見不
廉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蕭然無以爲
斂　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遣官諭祭其家
復令有司營葬事

大理寺卿王霽傳　實錄

大理寺卿王霽字景明直隸上海縣人天順四年進
士拜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再遷郎中累辯疑獄
有能聲遷黃州府知府嘗有虎害火災又江水嘗暴
至悚民廬舍霽祈祝有應以是民愛信之遷廣西參
政未幾遷江西按察使進太僕寺卿時馬政廢弛霽
條陳十事奏行之宿弊爲之一革用薦遂遷僉都御
史巡撫山東値歲饑民多死徙霽爲區畫銀五十餘
萬兩米二百萬石賑之存活者甚衆召拜大理寺卿
稱用法平易弘治九年九月卒賜祭葬如例霽務爲

和厚所與交無不得其歡心雖輿隸輩亦鮮有怨之
者故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因以得美擧云

大理寺卿田景暘傳　　實錄

大理寺卿田景暘字時□保定高陽人登景泰甲戌進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陞大理寺丞累陞左右少卿進本寺卿成化乙巳致仕歸景暘爲人峭直精敏有幹局爲御史甚著風裁按治所至貪墨多斂迹推事三法司辨彈劾無所避在大理持法不撓詳讞平允後因了無□□□歲不能檢撿使人殺之事浸露景暘得遂引疾去時年五十九在林下餘二十年正德元年正月卒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燕公忠墓志銘　　楊一清

予讀宋史見所載名臣如包希仁之峭介關節不及其門趙閱道之廉直爲御史糾彈無所避入蜀以琴鶴自隨嘆曰爲人臣者當如是其在我國朝若太康顧公之總內臺正色直道後斛克儼近時仕者守不勝才通常掩正軟美循默之俗相習而不知飛鳴呼此燕公之所以賢於人而其死爲可惜也夫公名忠良臣其字別號西谿起成化甲辰進士丙午授常州府推官歸守內艱服除改寧國府兩郡故多豪右莫

敢窺其庭戶凡所讞獄多平反民某賈於江淮間其僕偶有過撻笞怨家嗾之曰汝爲彼服勞尚汝笞不汝死汝復何恃盍爲汝圖之遂與僕殺其主於衆不因盜其貨愬於官罪人久不得公廉得其情捕而鞫之遂伏辜郡大旱承撫發官廩賑卹多所全活弘治甲寅被徵爲福建道監察御史歸守外艱戊午服除改浙江道以災異陳親賢納諫重名器節財用嚴賞賚諸事言甚剴切　孝廟嘉納之庚申出按陝西力舉憲度風聲凜凜雖方岳重臣未假以辭色周歷郡縣不憚險遠贓吏望風多解印綬去諸司有過訶惕

然曰恐巡按知之民有不得其平者則曰吾將訴諸
御史執政者有所親厚被摧折乃病其苛察壬戌遷
陝西按察副使整飭環慶兵備至則留心戎務日訓
練防禦不少懈虜入罔害是時予受命修舉馬政始
建議以藩臬之賢者補卿寺官正德丙寅吏部推薦
爲陝西苑馬寺卿至又留心牧政馬用蕃息戊辰擢
陝西按察使發奸擿伏如巡按時禁和買之弊裁省
里甲支費三之一庚午進左布政使以簡靜爲治往
時公罰聚斂以給用使因自封殖至是一切禁絕蠲
賦方柄國附者瀾倒陝同鄉土所尤屬意公獨無饋
遺干謁瑾雖銜之卒莫能害也寧夏變作經畫軍餉

食足而民不勞予起廢西征相見慰之曰別君數年
此何等時也風操尚爾耶比還朝遂特疏薦之辛未
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軍政一新是年冬
改大理寺卿執三尺惟謹不肯少有推移貴近有所
請托必正色拒之知州田崑爲人所訟　上怒其不
敬將寘重典公屢疏雪其誣竟得釋有胡某者烝父
妾因毒殺父行厚賂祈脫免所司緩其獄公曰罪孰
大於此牒至輒駁之屢牒屢駁會奉使江西而止江
西藩臬官交惡相奏訐致興大獄久不決公受勑往

往成無異言屬歲饑民重困再授勑賑濟驗丁口給
粟民賴以不死甲戌滿三載奏績得推恩賜誥命仍
蔭其子爲太學生初吏部擬薦公爲吏侍及兵侍皆
不報或諷使少貶以求進公曰大臣進退當以正求
而得之人將謂何竟不及再命而卒性狷介峭直居
常寡言笑不輕交際人望而畏之有包趙之風焉自
奉儉約在仕途三十年祿入僅供朝夕田園邸舍無
所增置卒之日囊無餘蓄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
司營葬事吏部奏公剛正得大臣體法應贈典報可
贈刑部尚書蓋異恩也生天順己卯八月五日其卒

以正德乙亥正月七日壽五十有七

大理寺卿東瀛陳公珂墓志銘　何

嘉靖辛卯秋九月朔大理寺卿陳公卒訃聞遣官諭祭營葬公諱珂字希白別號東瀛曾祖榮甫祖思誠考昱累贈奉政大夫母朱氏贈宜人公性至孝友伯仲五人日侍父母養聚首一堂怡怡無間言成化甲午補郡庠弟子員庚子以易領鄉薦弘治庚戌登進士第公念母年高乞恩歸省五閱月母没居廬三年癸丑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奉勅錄四南畿御史樊祉知府程濼故出重囚公劾之皆得譴還朝陞本部員外郎榮王啟封國於湖南陞公工部營繕郎中董其

役既至淄博士夔相地當徙民民不適有居公多方處分不失其所民安而事集辛酉轉刑部郎中河間密邇京畿繁劇難治大司馬白康敏公舉公出守公至去苛削之文斥乾没之吏先是山水衝決民蕩析離居公思所以還定之攢木畚土甃石為隄六十餘里水安故流民復業者四萬餘口時又值亢旱公徒跣禱於山川雨如注冬無雪傷麥復禱輒應麥有秋獻縣民李政訴盜殺其叔李文子林劉信妻亦訴盜殺其夫公謂安陵誰辨削礪工邪牒於城隍是夜夢雌狐臥繡帷中起首指徨徨欲言公寤召林妻箝錦

鞫之得其情捕盜劉永王幹及李政劉氏俱坐誅殺死吳鑑坐强盜死闔郡稱為神明巡按御史李璽奏聞於朝銓部亦以課當最擢福建左參政遷按察使時内使陶錦怙勢張皇公正色危言無所諱陶亦自戢不敢恣睢逆瑾用事遣御史捕鹽徒盜賊甚汎濫公亦屢與之抗民賴以安陞右布政使武平大帽山鯨賊猖獗公便宜發帑中錢具糗糧芻茭給官軍賊就戮轉左布政使設賑貸之法定徭役之條寬舶商椒票之征建通濟橋七十餘洞民咸利之浹期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去後常見思乃為建生

祠尸祝公又援借寇故事立四借亭於通衢以比甘棠見素林公紀其事甚悉嗚呼公何得民之深如是也其巡撫河南適流賊之餘邑里無儲峙賊黨孫都等尚為民梗公首命兵勦平之仍命有司收瘞餘骸勒石表男女死節者又申寃獄知縣袁鎡指揮龔章等五十餘員俱附奏請得罷末減圻野縣當荆襄之衝内官私置抽分漁獵民公檄守巡官毀之罪其導為者汴泗東南洲當決歲徵修河夫覓剩錢公議河決不常可緩歲所徵以與民民方稍紓正德九年春二月沔池縣河清二百餘里公具疏以聞因言宜

迪德祇承休命　帝曰俞十年八爲大理卿保定民吳澤詐稱觀音現夢佑澤後當大貴𢌿海復傳播以誑愚民倖臣朱寧詗得之差官校擒澤等二百餘人以謀反聞刑部送澤等至大理寺復審公駁議止坐澤妖言海用傳妖言律斬餘從寬貸具列上　帝竟俞公議是年以論免歸公歷中外三紀章疏無慮數十餘大約皆經世大猷發先賢遺意其陳懲議六事曰均田賦以平殺減門便折納以蘇民困曰省征斂以厚民生曰清稅糧以寬逋負曰致刑辟以章憲法曰謹作養以重世臣其陳贊畫安邊大計三曰制勝曰器勝曰器勝旗見施行其論河南平原野戰以車爲主宜倣古名將偏箱之法番長於馬漢長於弩宜各任所長時未及用識者韙之所著有武經發揮孫子斷註行於世及東瀛集九溪吟藁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大理寺卿陳恪傳　實錄

大理寺卿陳恪字克謹浙江歸安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宿松知縣擢監察御史江西按察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正德初逆瑾用事以冗員例革尋復以爲御史時事侏連削籍瑾敗復起爲貴州副使提督威清等處兵備陞貴州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改江西時方朝覲吏部奏旌天下能吏恪爲首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郡改大理寺卿正德十三年四月卒賜祭葬如制

大理寺卿沂樂湯公沐傳　張璧

沂樂公者常州江陰人也姓湯氏諱沐字新之大父諱鏞父諱虞號厚菴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髫髻卽警敏甫冠爲諸生博聞强記名敭起乃諭秀於鄉遂高薦時成化丙午也弘治丙辰舉進士試政戶部監太倉大司農甚善之丁巳出知崇德崇德政積弛公至則裁決無留務日廉問民間利害罷行之流愛於人人爲立生祠祀公居三年當道上公治狀徵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命巡內帑錢穀督河東鹽池釐弊端多所釐革繼按山西劾贓吏

振士風郡縣官望風惕伏正德戊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公受命取道過家展墓而輸官武義命且下矣乃時逆瑾竊政銜公淸不染俗屢不避難剛不徇物介不趨時遂見忤有茲謫云公至武義如在崇德時有流愛焉庚午瑾敗伏誅詔起公廣東按察僉事兼督屯田釐政先是奸貪在位多蠹政公極力汰除不遺餘力政聲播聞壬申遷福建按察司副使明年入覲時遂菴楊公爲冢宰最嚴吏治乃應詔薦天下諸司才堪公輔者僅十六人公與焉　上賜綵幣羊酒示褒顯云尋轉江西按察使乙亥擢浙江右布政使丁丑轉廣東左布政使會　今上入繼大統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癸未改巡撫四川其在浙江毛九寇孝豐在四川芒部寇松藩公率衆平之

上嘉乃績有白金文綺之賜故望益隆赫凡兩京部院卿佐缺員必首薦公乃乙酉徵拜大理寺卿公素修謹至則凡所審鞫志在奉公嘗語僚屬曰法者天下之公苟惟意輕重非示天下以公也又曰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則無不可加之罪未幾有五臺山人罹重法者父子當殊死訟詣京師

上下諸司覆訊公三奉讞忤　上意乃與顏尚書

頤壽等並坐免官歸始公入長大理受　上眷知每侍經筵數賚賞及上方御書公益感激圖報乃不虞禍與機會竟緣是去惜哉公歸江陰城南有故田廬督耕自給且爲園蒔菊數百本花時延客宴賞其中又間與耆碩爲鄉會取適性坦率不爲鉤距見賢者愛之不啻已出尤善汲引後進居嘗慕浴沂點也之風故號沂樂以見志平生孝友天至雖其先人早逝然歲時廟祀孝敬不衰撫其弟汭極親愛歷官淸白歿之日家無餘財生天順庚辰十一月卒嘉靖壬辰八月得年七十有三

大理寺卿贈刑部右侍郎葛公浩墓志銘

瞿景淳

公諱浩字天宏敏而嗜學弘治已酉以禮經高等領鄉薦丙辰登進士第初授五河令五河故小邑時復傷旱澇公省科役賑貧窮流民知歸遂爲完邑復申學政以身爲師羣士靡然向風在任五年以考最敕進階貤封壬戌召爲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會災異即上疏請正心術信命令選憲臣慎考官處輸納嚴武備重刑憲設險要劾戶書某貪鄙請置之法　孝廟上賓請正侍醫劉文泰之罪連及中官　武廟初

敎坊請選取樂工公以敎坊非先王之樂諒陰非聽樂之期手疏止之時逆瑾弄權公率同僚請斥之以正國法疏入下公錦衣獄杖黜爲民瑾復摘以他事下公南錦衣當是時公蓋幾不免而意氣自若也後瑾誅起公知邵武府公至則與屬邑裁潤狹貞賦役俗故尚巫男女聚會無別公下令禁止民有兄弟訟者公諭以倫理至情對之洒淚兄弟立感泣讓所爭而退越甲戌應朝奉詔陳利弊乃請通融里甲平處徭役均派解戶吹編馬夫清理漁課嚴禁幼昏事皆施行在郡六年民多歌之詔進階加封丁丑冬公遷

遷父母喪時已晉河南參政服闋改授廣東新會寇作議者以縣治孤危恐先碎賊手公潛師趨賊不意縛其渠魁脅從多得減死賊遂以平詔賜白金文綺乙酉晉雲南按察使持法不阿嘗會論因巡按某欲出一人公以法爭之不爲出中官某縱下擾民公一裁以法境內肅然丙戌進廣東右布政使與左使梁公協恭宣化利濟居多丁亥擢貴州左轄隨召八爲南京太僕寺卿戊子晉南京大理寺卿嚮用方切而公乃引年復以災異自陳　上皆不允尋召改北公兩在大理愼測情罪廷中稱平　上親郊有犯蹕者

下法司欲置重典公奏罪不至死遂得未減　上以禮成推恩公遂得進階封三代如制云旣以耆德進用然不能俯仰諧俗懼不能安會雷震午門西樓公自陳不職乃得旨致仕時辛卯夏也公旣退杜門不出惟歲時朝賀則一詣縣行禮天性孝友在邵武時子木舉進士即圖歸養父聞之貽書戒以報國乃不敢言歸後居母憂悲哀不少忘以昆季居朝夕相與懽如也居常無他嗜好惟以文籍自娛搢紳故舊有頌其德者輒謝不敢當生平恥言人過至居臺中則數抗疏論切大體直聲凜然爲郡邑時繩墨不敢失

尺寸及論犯蹕乃能引去以諍為國司平公於是加人一等矣子木丁丑進士仕至山西參政朝議錄公勳乃贈刑部右侍郎以嘉靖癸丑十二月初一日勑葬公于鄢方山之原賜祭一壇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龍湫王公綖墓志銘

韓邦奇

公開人也性貞廉介直正德初開守不理於多口時適大明黜陟苑洛韓邦奇為考功員外郎太宰以守治狀不飾論考功詢之多士皆如太宰言然考功素知守才疑之往問焉公當飯客考功故乂不起公曰吾當飯客考功請同之公辭不可曰安有戶曹主事可食而吏曹員外郎不可乎乃出一盂糲食二豆蔬共食之客去考功以開守問公徐曰開之士大夫皆曰守治開無狀民則皆謂守良守後得不出考功以

公達衆持公議草具待賓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云公諱綖字遂伯別號龍湫王氏之先本鳳陽人始祖玉洪武初避兵於開之別駕里遂為開州人玉生福榮福榮生貴貴生溥陽曲縣丞始封承德郎戶部主事繼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配牛始封安人繼贈淑人生公公童時莊重不群少長即知敏學伯右布政每見而喜曰昌吾宗者此子也弱冠中弘治戊午鄉試春試不第卒業大學先後所交如浚川王公後渠崔公蒼谷王公有涯孟公皆海內名士乙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是歲夏推恩贈翁及牛淑人皆秩封

尋陞本部員外郎署郎中時權璫用事羣閹倚勢請
託公不顧未幾聞翁卒於官邸公哀毀如不欲生扶
柩還葬服闋陞河南衛輝知府公振舉宿廢屏除積
奸公移滿案兩造盈庭從容詳處皆中情理儒學諸
生季必嚴試重行賞罰皆始怨而終服丙子當鄉試
監臨東塘毛公以公有文望辟外簾錄文多出公手
毛公喜曰中州之錄可以式矣特疏薦曰知府學問
深邃可學校憲職丁丑當考績時歲荒歉撫按以公
素得人心留以撫之又二年遷湖廣副使初衛輝爲
水陸南北通衢臺省權貴過者連車接轍公惟庭見

一揖耳人固索知公亦不深尤也至湖廣適　武廟
賓天羣臣奉　皇太后旨迎　今上嗣統巨閹谷大
用者八黨之一亦在迎侍中强公長跪公不屈肆行
悖侮公脫冠裂服奔赴王府伏啟王深慰答之而公
即棄官歸　今上登極公上疏奏劾大用奸惡辭甚
激切凡五上而大用斥矣尋起復河南鑛寇王鎧橫
行河朔間公討平之總督奏言副使累經戰陳親冒
矢石故致克捷癸未陞山西右參政時巨寇黃大寶
標掠殺戮流毒郡邑公擒之當道累疏薦[illegible]政顧改
鴈門行太僕卿公乃乞歸疏凡三上始得允銓部覆

奏謂公有氷蘗之操州守朱君喜其名曰氷蘗己丑
薦起四川左布政使土蕃芒部讐殺累年公以恩信
諭平之會牛淑人疾即具疏乞歸鎮巡僚友懇留弗
顧比泊廣都而淑人卒壬辰春起江西甲午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本省地方以恩詔階通議大夫
贈翁牛淑人皆獲贈子行恕廕入太學公撫江西督
逋欠清詞訟禁侈俗理陂塘恤民瘼事關藩臬符驗
頗犯衆怒亦舉行之大者上聞乙未擢大理卿大理
自正德以來避部院尊要久失參駁之職公力舉行
之由是衆情不堪私比者多不便左遷山東參政蒞

任疾作乞休不允部移慰留而疾愈甚疏再具未上
而公卒矣公人任來凡四里居耕田讀書絕不干謁
有司曲加敬重其取與進退大節無毫髮苟可以對
越神明日用居處蕭蕭如寒士平生雖好爲詩文然
多不存稿卒後行恕訪之親友僅得三百餘篇痛兄
氏早亡撫諸孤若子先世所遺產盡以畀之生成化
丁酉卒嘉靖丁酉年六十一歲有司延其主祀於鄉
賢祠云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浦南胡公岳墓志銘

徐階

我皇上受命中興羣賢景附於時有宣力任事之臣曰華亭浦南胡公諱岳字仲申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四川按察僉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叅政福建按察使江西廣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為人以氣節動業自許事至能立斷為刑部時慮囚鳳陽大姓甲者與乙爭田鬬不勝因殺叔誣之獄具憚莫敢決至公乃決　上之即位懋選藩臬大吏與圖化理

以公為才遷四川芒部寇川南公當分巡會病議更川西會曰人固有死必川南邪即督兵入其山斬木通道二百里募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擣之誅若降若干人捷聞賜白金文綺松潘兵備副使遷東路者曰是重地且其政廢久非胡某不可使攝胥檄公公往覈戎籍實庾廩厲侵尅之罰卒以月餉質富室計其息及十三為取券焚之居數月粟餘於廩人有餘力繕甲仗營堡鬬梁事改於舊諸夷讋焉總憲於閩數擿法直民死罪按贓吏不以御史意假[illegible]語時議御史御史至面發赤乃止閱故牘得事之未報者晨夕下郡縣盡閱之屬撒日常八九至吏傳寫不能給而公聽讞乃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晦菴先生集翻梓以傳江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為置簿書句稽以時遠視廣聽奸至即發間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公不為撓曰吾務盡其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以出御史竟不能有加後至者以續聞拜中丞公益自[illegible]首為書數千言徧以授羣吏已乃汰冗費更役法民視產出錢歲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刻吏無得動郊廟建詔市材楚蜀吏盜官錢吏賦民或張旗幟擊鼓伐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紙

封之縛其主怖曰當自輸京師民號泣致厚賄乃免公嚴為禁楚人賴以安歲饑手疏以請　上為減所輸全活甚衆公既勤於政疾復作迨被徵已亟於行會聞繼母喪自江西歸其家踰月遽卒公平生於財廉所至未嘗市民一物其與人處言笑歡謔洞然不疑然或以不義攖之輒訴怒已又輒霽嘗面折人之過聞者震慴不能勝及論薦人才終不沒其善交游姻故雖在寒賤拯援周卹必盡其情然不可干以私故賢者服其誼不肖者忘其怨宣力任事殆若不容於俗而卒成其名致位通顯蓋非獨所遭際為然生

成化丙午正月辛嘉靖己亥五月年六十有六

汪文盛傳

廖道南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父藻爲邑庠弟子員生文盛於學舍穎靈不凡少長肆力於學與兄文明夙夜麗益友愛篤至正德庚午鄉薦辛未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時宗藩驕恣悉繩以法構誣逮繫日從狴犴中誦春秋三傳著爲辯說根究理要卒賴廷論白其枉釋之還治適姚源寇起蹂躪德興都御史俞諫陳金檄往視師文盛單騎奮慨悉心規畫多中機宜秩滿召入爲兵部武選主事值佞倖錢寧江彬蠱惑 上志誘導南征文盛率同官諫沮絾杖於廷瀕死者數

今上入統大統擢爲車駕郎中命偕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清查冗員獨裁抑璫戚蕩滌衰憊羣奸屏息出守福州府首建三山書院以樹標準尋梓兩漢諸史以崇體要而又搆羅一峰祠以昭特行表鄭少谷墓以彰幽履濬上王港以資灌溉罷閩越不經之祀省靈濟無益之費築羅源諸邑之城處琉球諸國之貢閩人德之尋毋憂歸服闋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肇闢文公正學以闢異論次飭天真書院以育俊髦而又請白傳坡翁之祠以振高躅爭武穆忠愍之墓以慰忠魂溯龍門以繹何王金許之緒躋

天台以紹劉宋王方之跡禁西湖冶遊以屏侈靡訂東淛鄉約以敦俗尚浙人稱之未幾以父憂歸服闋復補陝西督學肅校士於西安而滇廉訪之命至矣時交人内訌莫登庸竊據篡奪其子方瀛稱兵窺伺陳悰黎寧播遷赴愬炎驕驛騷靡有寧宇 上赫然震怒特晉文盛爲僉都御史保釐南詔用邊釁方乃諭八寨宣布恩威乃詰五邦選厲鋒銳檄留老撾奔附之光紹招納瓊崖輸款之刁族於是武文淵獻其地圖武嚴威列其陣法儂承恩贊其關謀龍鳳翔呈其籌畧陶仙阮仁韜輩恢復爭先阮璟范正毅等投

降恐後刁斗宵鳴於紅衣之寨烽火夙熄於蓮華之灘水截鯨鯢陸剸犀象花涉廻瀾富良失險方盈授馘福海褫䰟 上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受其降璽書褒寵賜以金綺有差乃陟爲大理卿遘疾歸卒 上賜祭葬所著有白泉文集姪宗元字子允己丑進士太僕少卿宗凱字子才壬辰進士工部郎中所後宗伊字子衡解元進士初任浮梁令宗召鄉薦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後菴李公珏墓志銘

許成名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理卿李公致政卒於家訃聞 天子悼焉念公資勞遣官賜祭移錄調庸治其勞功蓋自我 皇上欽崇典章褒表勲舊近代九卿得此惟鮮若公者可謂人臣有終矣公諱珏字廷重別號後菴世爲開人高祖諱山曾祖諱寬祖諱敬父諱成代有隱德俱不仕成以公顯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成要吳氏繼孫氏再繼張氏孫實生公孫卒公甫四歲煢然孑立鮮伯叔兄

弟張性嚴公事之能盡其孝張撫公亦不啻已出遂以慈母名公生而嶷然聰明穎悟年十八入郡庠池陽李公嘉祥守開見公所爲文曰此公輔器也深重之弘治領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時以李公爲知人初授長洲縣知縣公年二十有五剪剔吏蠹聽斷詳明遠邇至以神明稱之居二載適逆瑾用事倨以魏公土田誣連至京縣人爭斂金帛饋瑾贖公公正色曰余爲民獲罪若復斂民以脫余豈非益余罪耶峻却之三年陞刑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中遂菴楊公時公大村每言法曹中才能明練必曰李廷重部侶

載陞東昌知府公政先大體事妥民安修葺城郭八
建關橋吾郡之人至今誦焉未幾調劇常州甫一載
丁張母憂終制補青州府青有鹽礦多鉅盜公至擒
其渠魁撫餘黨悉為良民郡人欲生祠公公曰捕盜
安民有司常事耳何祠焉陞山東按察副使兵備徐
州徐為兩京要衝有司疲於供億民多逃亡公裁浮
節冗交際悉有定式公自奉尤約往來雖貴公知厚
僅留一飯人亦諒公之廉不以為慢里甲之困由是
少甦時有大盜王鏜聚衆數萬行刼兗濟公選委調
集指授方畧戎服督陣火賊穴巢遂蕩平焉總督叅

公疏其事以聞賜公白金彩幣陞浙江右叅政一年
陞山西按察使公素性明敏剖決如流凡疑獄數年
不決者悉解晉人至今稱思焉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抵任三月以福建事被逮回京福建事
原公臬晉時所勘也朝見致詞　上深奇公手來異
常中貴密示　上意曰廷鞫之日若能少順　上意
誘責巡按豈特脫罪當有不次之擢公笑曰死生榮
辱自有定分臨難二心非君子所為豈敢欺天以儌
寵也獄成謫戍廣西潯州去國萬餘里羇配所十餘
年安人秦氏偕焉安人以疾卒於廣州安人天性貞

[illegible]南戍之日慨然如烈丈夫紀識有勸安人勿從者
安人曰榮寵富貴每同吾夫今流離患難安忍家居
自逸耶聞者莫不嘆服隨行親屬瘴厲而死者自安
人以下十有七人公處之泰然畧無怨色尋蒙恩許
還里居四載為嘉靖壬寅時大虜闌入鴈門失守畿
甸震驚廷臣交薦召以原職起公提督鴈門等關兼
巡撫山西地方公被命毅然就道至之日督率將領
行視關隘乃陳禦虜事宜及增兵築邊預定戰守之
策　上皆嘉納焉遂增叅將四員築邊八百餘里晉
人至今賴之又調選民兵分布要害是歲虜不敢南

犯璽書褒奬賜以文綺公居晉一載夜以繼日焦思
運籌寢食俱廢而公之精神已少憊矣引疾乞歸
上不允溫詔褒答公感泣力疾視事再踰月疾增劇
乃瀝誠懇疏　上鑒其忠誠許暫還尋醫仍俟後命
抵家又四載為戊申遼左不靖　上復起公公至遼
增築屯堡奏調河間青州之技卒添募錦義寧前之
兵馬選用土人之精壯區措大備戊申冬召為大理
卿時方候代大虜數萬入寇虜意以公將行不復設
備不知公於總帥協謀備預已萬全已遂進督諸路
兵馬嚴申號令設伏扼險鏖戰累日得虜首一百五

十馬三百二十虜器倍焉遼人謂二十年來斬獲未有如斯之盛捷至　聖心大悅廷臣方議行賞而為勘者所擠功遂不錄公在遼雖未久值大虜內侵兵食之資禦撫之畧非督撫事時比也雖力致膚功之奏而公之精神又非居督時比也以是到任未期月遂上疏乞骸　上允之賜致仕嗚呼向使公疾未痼久任棘鄉雖漢之釋之唐之戴胄其何能加胡公歸田未久一卧不起惜哉

大理寺卿李公香行狀

傅鶚

公諱香字汝蘭別號澗山世居分宜之翡溪公生穎敏端重甫五歲即就塾丙子領鄉薦庚辰中會試辛巳以進士拜都水主事管徐州洪洪近例每民船一納錢十半入官半入夫公痛革之適荒疫頻仍人將相食公多方措糴又勸諭富民周潭等出粟鬻粥賑活內外饑民又錯銀買藥劑置衙前井中令人得自汲疫者以甦其死而無歸者又措銀買民間無碍地安瘞之各碑識其上又查出近洪官地可耕者區畫責成立義倉四為永遠備荒計徐人至今德之三載

轉刑部擢廣東高肇兵備僉事高肇素苦猺夷焚市殺官甚至械兵憲曹於山中公計縛其渠魁趙子木等又計擒大羣尖底兩岡又計殲廣西梧州諸山寨五載之間奇績甚多以妣訃奔歸乙未服除補山東三月擢山西按察司副使正儀賓殺兄之獄獲達虜首級百餘威名丕振以考訃奔歸庚子服除補曲靖兵備擢福建參政未幾擢山東按察使已又擢廣西布政又轉左轄勵廉正嚴關防清吏胥慎出納風[illegible]崇茂地方倚重獨靖江府汰侈恣肆不可悛化公[illegible]以法懲其尤盛又清復其混攙界地遂致[illegible]

之泰禍且叵測賴今 上聖明加察當道公論保持
無恙未幾巡按徐公南金有特薦之疏焉戊申年十
月奉簡命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諸所興
革張弛彰癉激揚輿論咸宜之蜀王亦深加愛敬歲
餘進大理卿各方物贐儀及水手諸名色咸峻却之
圭爪州有都蠻距城數百里其酋長偕部下數百人
以彪鎗鉄劍及時傳諸葛銅鼓來獻用表歸化之志
公命官屬以冠帶員領授其長十二人因敎之以禮
拜又示之訓子弟尚禮義服貢賦之畧諸蠻欣抃叩
謝而去至荊州忽得痺疾坐稽誚謝之期遂諧肥遯

之計時辛亥年七月也公歸怡然自得佳山勝水與
至即往非禮節不入有司門晩居郡城不以一木一
石累鄉人允篤孝友事二叔檝杰如父嘗倣呂氏鄉
約以風族里又問合族中弟子考德規過有美質勵
志者奬贊勸成窘甚者給資公生弘治甲寅三月五
[illegible]年六十三

大理寺卿余公徧緒傳　胡直

余徧緒應城人登嘉靖丙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
監神策浦口諸倉會計允當大司徒雅重焉戊子秋
同考應天鄉試秉公得名士銓部嘉其録文即調吏
部稽勳主事歷陞考功郎中承行六年考察之典旦
留意人才考註臧否黜陟甚明不奉要重以不題互
糾新例編管九年關建書舍聚徒訓講廿處澹泊絶
跡公門屢經輔臣臺諫交薦庚子夏吏部題覆不題
互糾新例正是恪遵成憲起補南考功郎中考察難
法甲辰春陞南通政司參議因母病足三疏告歸以

便養親俱未得允乙巳母痊始赴任七月入賀事竣
領誥命封親迨母捐養執喪中禮朝夕奠後即解冠
衰以謁父雖畧從吉而哀未少忘也後兩臺交薦庚
戌春補南通政原職是夏陞南太僕少卿至冬轉北
時北虜入寇既退 上將大興六師撻伐之所急在
馬留心牧養得廐馬數萬以濟辛亥春陞南太僕卿
冬陞南大理卿明啟刑書夙夜詳審務使適中凡廷
讞有疑與僚寀相議必執法求生雖秋部都臺或不
欲而其辨益明民自以爲不冤壬子秋又輪入賀事
竣轉大理寺卿會足病偶發謝恩之晨進御道趍[illegible]

及因乞門住得歸感恩泣下家居惟衆濟處訓弟
與子而已自壬子至乙丑十有四年年高德進聞久
望隆屢經公卿臺諫交薦二十餘疏迫　上用人圖
治之典將行而遽以疾卒是爲嘉靖乙丑九月十六
日也

大理寺卿龍池張公夢鯉墓志銘

廷尉公少從塾師遊著聲諸生間乙卯舉於鄉丙辰
成進士歷戶部兵部尚書郎擢開封府尹公之爲開
封潔廉彊力不事權貴人權貴人銜之久之乃遷備
兵靖邊晉山西參政江西山西藩臬使率皆用久次
遷又久之乃拜都御史巡撫順天再撫甘肅也尋守
大理寺卿貴重矣遂謝病去蓋公於近世功名之際
稱完節篤行君子云公爲人廉治有大節任事多遠
畧郎兵部時屬蒲州楊襄毅公爲尚書每諸郎前白
事顧獨目屬公謂是夫足當大任以故擢開封公治

開封首擿隷人不精名者累千人晨起坐堂皇剖決
立就狡胥無所緣爲奸郡故饒財賦賦所有奇羨吏
初不知公則前白是故事以佐公需公怒令笞之悉
附簿入歲會中邑令進鍰贖公笑曰乃公無用爲也
悉徙貲庾廩有大盜譁於獄闌兵來赴援者匝墻外
不敢動公起手劒而入曰敢後者死衆擁入盜皆伏
誅初靖邊議貢市文武吏多不廉察失虜心不者以
漢財物啖虜恣從之名曰羈縻公至立晝機宜即市
推充市貲不至費縣官一金事聞歲賜金有差而諸
邊時方事虜顧虜至輒憂芻粟公憤悉摘發乾沒若

於法邊庫悉清虜之盟也議者謂吾且以其暇修守備乃盟日久備日益弛卽功令與斬首虜同功多用虛文相冒無實者公所築鎭邊新障百二十里蓋至今稱雄邊起學官親爲邊人師帥彬彬比內地治晉田賦卽無論晉以無逋負所條官會之議置櫝受輸諸轉置惟隸役任歲省富民數十萬計至今天下郡縣效其法蓋公獨用實心故所舉利便率世世利天下稱便按察豫章取訟師訊得其主名數十人捕治之訟事衰息再治晉爲方伯屬有鑄錢之役公曰是將與民爲政不可急急則銅騰躍耳授民其柄條具

八事絜爲令所鼓鑄文質周郭大行矣順天外備邊內撫三輔公爲悉裁抑諸不急費歲省徵徭十二萬已悉取積逋盡白蠲之三輔民大蘇會虜炒蠻寇古北口遣裨將李如樌等擊破之獲首虜捷聞詔賜白金文綺東虜土蠻以五萬騎犯遼有詔赴援部裨將楊栗等擊破之捷聞再賜白金文綺益爵一級而公亦以是威震諸虜閒虜以十萬衆欲窺薊偵薊有備遂逃不敢入移攻遼公則又赴援遼再破之又再賜白金文綺而戚將軍繼光時爲大將軍守薊公所與議兵間同異輒瞋目詩不下已而公策中將軍則歙然心折也始入守大理卿宜言廷尉與比部御史臺共執法耳何知形迹論不當者輒反數月所訐千餘牘大辟囚以羅織下獄者全活甚衆夫世稱敦篤重厚之儒自守有之至涉世不能見功業臨以小威勢罄折不自勝公平居恂恂不越規範馴篤長者也當封疆飭法制興利便所至成累世業夫樹功業必於篤厚老成也信矣公之在開封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藩臬大夫皆風靡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黨所愬新鄭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無以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靖邊數

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甚公無所詘江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遜謝公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歸爲人嚴重孝友與人交無城府然非公事不一見縣大夫仕宦三十年無異寒素異母弟幼一歲而中憲公沒公悉析腴產付之公娶

天子憫然念邊勞加賜祭葬逾常典尤異數云公名夢鯉字汝化號龍池中憲公則公父贈副使公者也公生嘉靖十二年六月卒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享年六十有五

大理卿滸東張公卤墓表　馮琦

公諱卤宁召和河南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爲光祿公諱某生某是爲公父公幼警敏受知於鄉先正後渠崔公浚川王公年二十一舉鄉試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日益高至巳未成進士除婺源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累遷兵科都給事中庚午晉太常寺少卿辛未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浙江以思毋甯太恭人棄官歸戊寅詔守舊秩撫保定論功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路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

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稍考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孰德不回言論風采動天下則雖死猶不死也公性英爽慷慨多大畧持論侃侃無所避初入爲諫議大夫即論罷附權倖者二人朝論服其強正值　穆宗踐祚公請勤視朝洽經筵廣顧問以隆新政　上嘉納之今　上甫六齡公引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已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浹事易習言習入引覃吉懷安事奏慎選內臣給事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蝟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已則易成紛制多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illegible][illegible]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官孟冲以內降有所罪公極言祖宗家法輔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中旨可遽置廷尉何爲疏入衆爲公危之　上知公忠讜不罪也內江相請更營制公已見推爲奉常命未下一日猶草疏極言其不可或勸公已遷官矣願少巽公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疏入竟從公議營制皆如故自銀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殲叛卒馬應祥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關險阨數百里保障功爲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

公爲建坊公不許以爲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尚不可況內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與公談膝輒前席既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絀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久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爲極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既罷凡來與相君語者皆靦眉宇頌功德結相君驩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爲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爲持平論而數年中靦眉宇頌功德者皆操戈爲難首用自解

以予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戇罷
然始終孤立行一意尋未必直而尺寸無所枉何必
躋階乃稱尊貴哉公喜讀古人書遂於理學言動師
薛文清輯薛子名言以自程則其立朝剛正自持非
獨氣勝蓋見理明也公先後分校禮闈舉士六十人
半爲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用謨正事　明主以道
進退世比之王范兩文正蔫得其師之風烈云先大
夫宗伯亦公戊辰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末學數侍公
識其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具誌中不
具載

大理卿宋公儀望傳　王世貞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徙吉水爲
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爲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邦鉉
嘗輸粟助邊拜絲幣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
散官魁昂父聞義以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
爲諸生也數試於有司輒冠然省試輒屈旣薦郎第
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卽擢河南道御史移疾歸復爲
御史御史未幾卽超爲大理寺右丞已落職補知夷
陵州未上卽拜霸州兵備僉事亡何超爲大名兵備
副使移監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

僉事卽復爲其按察之副使移視福建學政以婦卒
自免歸道遷其省參政卽入爲太僕少卿南上遷大
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
督軍務糧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大理
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需次里中而公卒
矣公之成進士自丁未以至戊寅踰三十載一居憂
一移疾一自免再坐謫再需次而其起家與遷移之
峻且速大畧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爲非公無可
與任者而及其旣出則躡而肘之必不使其有以自
遂其在下位蔫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爲非公不

足當而既遷之後復翕翕訾訾互相指目以蹝致杀
公蓋公之才識果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人之視聽
而時亦一中其忌至於遒骨勁挺高論橫溢必不肯
舍已而徇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爲公屈伸最
後知公者方柄國舉東南腹心之地以委公公亦竭
其力以大有顯見天下方延頸冀公之大用而卒不
勝其忌者公亦老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耶始公令
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擿奸弊如神胥
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長
運往往破家公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所出田畝

計本受田爲差汝即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虜大
入寇餉不計人司農計專官併責吳舊賦人洶洶且
亂公自鄰物懲之而條處其緩急竄者復矣乃與比
邑合而置義塚於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幾
變言公偃故吳人公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
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爲名公卿如今魏郡太原二相
國其表表者公既精於法比時時麗情兩造數百人
不踰時解去而他所經書樽節皆出人意表故既微
而人爲戶事之爲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
兵居肘腋挾虜自重無人臣禮時鸞恃寵驕甚聞者

爲稱舌　上雖內私鸞而無以易公寢不下未幾鸞
死事露僇屍及妻子公意益發舒陳時務十二策爲
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鹺持法古所狥許鹺賦簡少事
公剏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與諸生講習多興起
者移疾歸省母病痊復爲御史司大計時公之鄉人
幸相有雁子橫而貪公欲糺之不果因論邊事遂及
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淫侈撫臣阮之婪荒請攝治之
二臣雁子之心膂也以是不說公而會公督視三殿
大朝門又中貴人議工直日一緡公不可又欲悉易
殿陛石公又不可第易其燬弗堪者而雁子私賈人

五千金屬工部歐陽尚書者辟與工事公又不可於
是衆怨叢矣公之遷大理丞雁子自以爲公功公無
所報謝而遂巡引避以請急歸適風霾變幸相欲有
所廢樹及大計吏而尚書遷吏部與雁子比而謀謫
公公之兵備霸州也前是有西寧侯者道其地盜夜
迫之倉皇溺死盡剽其資財詔捕之格甚峻公鉤得
其渠魁悉置於理霸人慴公威神竟公任無竊發者
涿爲畿南輔公請城之最爲堅完又疏豁洪武以來
養馬逋稅民大悅其自大名移閫監軍名爲材公而
寔遠之且困以兵事後太宰於公按鹺時有所不悅

故也公至閩於大帥戚繼光合策破倭鹵斬無算入
與棘事所撰程式義冠一時籍籍稱公有文武材而
計吏之謫復下矣太宰修前指必欲斥公以快而考
功郎一儒力持之曰朱某材且法不至斥必斥朱郎
請先斥郎乃止議謫而公方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
濮闔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公者前後十八疏於
是公補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為副使視福建學政
一以　高皇帝卧碑訓諸生而時刻東越理性諸書
翼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叅其省政佐太僕大
理皆不久遷無可見者其撫南直隸九郡則自江陵

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故令吳深曉民間疾
苦與吏弊風俗至則一切務為寬大而於雲間金壇
溧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單赤者亡所縱貸諸
郡邑中水公上書請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
是時海[illegible]海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
杲計[illegible]皇練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果
狎至公[illegible]師三戰之於外洋俘斬虜口奪仗器甚
衆公於[illegible]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忠節會有
詔雪靖難[illegible]諸臣公謂金陵其死事所也建表忠
祠聚而[illegible]公之鄉人宋楊邦乂以不屈支直死江

寧其祠與墓在焉而墓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為置封
樹因故祠址宫而歲饗薦焉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
祭酒姜公寶皆里居非相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
之意與左使瑣臣紲公公不顧人以是知公雖以材
見器相國要之不苟為附離者坐與御史論鹽盜事
相異同公廷辯不少屈雖入為廷尉猶用前隙指訾
公公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闌入交戟肆侮公置弗較
也而郎猶時時毀公偶有市之者遂繼及之相公紲
其說然猶小停公任以解公遂決意不復出以至卒
海內咸惜之得年六十有五耳公生而磊落感慨有

大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而嘆
曰公怪之對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有
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
則歸闕無日大寃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是耳贈公謂
公當以名義見嫩且必能為縣官致死力公工於舉
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詩善其言矣
偶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旨而
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
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
兩文莊公皆重公以為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

謚文恭公洪先其詣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
廟而拘儒或難之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
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
未嘗求理於物梏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
德即道心之靈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
知而訓詁之士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
而梏之外也文成公指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
已是知也孟子之所謂孩提之知愛知敬顏子之有
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遡堯舜
精一之傳者無如文成公公之或問出見者無不爽

然後十餘年卒以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
爲人氣豪不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五子
公最晚舉能得其心歿而公哭之毀悉其婦橐裝以
營喪葬母太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觴爲樂比畢會
人而視省者四五公時已踰艾猶烝烝然孺子慕也
所受産室悉以讓諸兄兼爲行履得好田圃輒買益
之推而至於三族之親以逮疎者又推而至於交知
及閭左亡不沾公之德以爲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
寄公亦自忘其德於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
詩曰陽山稿晚樵吳又喜句曲之華陽蓋衷其詩文

目之曰華陽館集始子予仲兄之次子瑜已而自有
子曰瑚曰玘曰琠有女婿嫁皆名族許胡觀察行狀
中

大理寺左少卿胡閏 附女郡奴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時以直諒遜爲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絰至哭聲徹殿

廬 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耳不可易

上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 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即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戍邊宗族夷滅讁戍者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妆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汙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邑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厄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於其父閏祠

大理寺少卿薛嵓傳

薛嵓陜西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口辯洪武間累官大理少卿革朝特見信任辛巳北兵日南王師屢敗方孝孺草詔令嵓齎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紙付嵓密散將士使歸心朝廷嵓至師說曰　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下令旋師潛邸叱其給己嵓不能對左右欲殺之潛邸曰此天子使也釋之謀遂不行京師定免嵓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爲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遣請還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黄中以兵五千送歸國嵓爲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嵓被虜死

行在大理寺右少卿傅啟讓傳　實錄

行在大理寺右少卿傅啟讓湖廣石首人由進士擢河南按察僉事清慎有爲吏畏民服嘗奏築隄以禦河水　上從之就命啟讓董其役農民德之九載考最當陞河南吏民奏乞留之命復原職陞正四品祿尋陞大理寺少卿讞議公平宣德六年六月以督餉浙江還得風疾奏乞致仕從之

大理寺左少卿簡庵沈公粲墓志銘　錢溥
正統己巳秋大理寺左少卿沈公致政歸景泰癸酉
四月九日卒於家距生洪武己未六月年七十有四
公諱粲字民望松之華亭人大父諱德輝爲郡史究
獄賴以平反者甚衆事載郡志父諱易初爲諮議參
軍棄去授徒於鄉清苦刻勵嘗取古今詩關五倫者
爲序以授學者妣顧氏二子長度字民則官至翰林
學士次卽公也初公之父以民則贈翰林院侍講學
士妣贈宜人終以公加贈中憲大夫贊治尹大理寺
左少卿妣進恭人公幼穎敏異常兒八歲通孝經語

孟十歲善眞草十三父母俱亡兄謫遠戍而公獨閉
戶讀父書疑難輒走父執所斬釋家貧無楮日懸腕
書壁筆力遂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爭遣子弟從游
歲致百數公尙垂髫坐上座毅然敎之有成法人固
知沈氏之有人矣　太宗皇帝臨御勵精文翰民則
首起官翰林繼召公同事秘閣授中書舍人於府諸
勅塡委旣視草學士以下班書之解大紳胡光大輩
皆擅名於書者獨公兄弟書　上視之加喜焉民則
婉麗莊重公書飄逸遒勁雖出一家而各臻其妙凡
大制作登金石藏簡冊施遠裔者則命書賜二品金

織衣特置象笏金鏤公姓名以賜皆與兄同題　太
宗皇帝　仁孝皇后　仁宗皇帝　三聖主則獨命
公公所受賜金幣每歸爲兄壽時兄爲學士公爲侍
讀人識與不識以大小學士稱之而不名兄子藻門
人陸友仁輩皆以善書進授中書舍人一時兄弟叔
侄師友並居清密而沐寵賚罕與爲比　宣宗皇帝
臨御賜告歸展墓畢謁故當盛暑徒步不以騎乘鄉
里稱之還朝陞右春坊右庶子秩滿陞大理寺右少
卿　今上卽位遷左少卿贊治尹予誥加贈其父公
事　上以勤愼簡約被顧問一以正對所以受知

列聖寵遇優隆服用珍異晩乃勅於眞書惟樂行草
蓋出入宋仲溫陳文東而得其三昧戶外求者屨恒
滿暇則與客彈棋賦詩一切世務泊如也甫七十語
藻曰古二疏何人耶遂偕致仕歸歸乃盡出所賜金
營湯老堂於故址日聚親族朋舊燕飲其中性孝友
恨蚤弗逮每時享墓祭泣如初喪敬兄如父愛侄如
子交友一以誠有過則婉諷冀其能改遇材士務汲
引襟度閒爽豈達不屑屑於細故因自號簡庵詩文
與全輒就諸體苑備而得意處多膾炙人口是雖以
書顯而學與行能自植以蔚起聲望於士林

大理少卿仰宗泰傳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督辨蔚州衞兵沈榮宄獄益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鎰言其以鯁介竄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致仕所著有小學講義歸休集瞻尤篤長者之行有夏時建中者嘗任郡學訓導瞻嘗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之竊窺者雖暮夜亦然

大理寺右少卿李奎傳

黄佐

李奎字文明廣信弋陽人自少端重淳粹博通經史永樂辛卯薦於鄉爲廣昌縣學教諭以考最遷國子監學錄以溫厚化導多士日夕觀覽六經百氏之言作爲文章詩歌汪洋浩瀚溫厚典則祭酒陳敬宗見之嘖嘖賞異曰一代杰作也正統戊午被薦試都堂擢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沙汰爲己任裁斷一切事情引經援史高出世俗人咸逮以爲不可及嘗奉命巡歷浙江時戶部侍郎王瀹在浙督運頗失紀律奎即劾奏罷之已而巡歷蘇松諸郡奸贓官吏莫不驚

懾曰此劾罷王侍郎者也皆望風求解去尋陞大理寺丞巡撫河南時流民聚衆賴之以安考績遷右少卿巡撫畿內諸郡所至奸弊肅清未幾致仕卒奎居官廉潔優於文學屢上章疏切於時政一時士大夫咸推重焉有集二十卷藏於家子玘登進士第亦繼武爲監察御史終陝西按察副使克振憲紀有父風烈

徐正傳　弇州別記

徐正吳江人故業徵其父爲人治刀筆訐訟不齒而正少美貌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　英宗左右　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小人䮰驓沾沾亡所以稱上者會　英宗北陷虜還遜於南宮正密疏曰　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爲奇貨者宜有以處之夫爲天下不顧家　陛下毋愛此名也帝心難之不下又數載正已遷大理少卿　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日召對賜金帛酒食

亡算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會　英宗一日坐[illegible]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也　帝怒詰[illegible]使召之至則投疏使自拾正魂奪喋不能對反接[illegible]於市併其家籍矣

大理寺左少卿李茂傳　實錄

大理寺左少卿李茂字碁茂江西吉水縣人登正統己未進士擢大理寺評事已陞寺丞景泰初奉勅考察南京百司風采凛然尋陞右少卿又往南京審錄重囚多所平反遂調南京大理寺天順初召赴京進左少卿天順四年十二月齋宿於朝房一夕暴病卒命所司諭祭茂持身廉慎斷獄詳明蓋無媿所職云

大理寺右少卿劉公慶行狀　馬中錫

公諱慶字本善姓劉氏世爲保定新城人高祖守一任元爲太常博士曾祖世用元保安州判官祖子欽父普安永樂間隨王師征討有功朝廷報之以官不受歎曰吾世業儒以詩書起家安事兜鍪爲也遂棄歸田里教公讀書公沉毅淵默重信少許可不肯脂韋世俗少游學河間既成瀛鄭之士斂手避莫敢當其鋒遂以易舉正統丁卯鄉薦卒業成均謁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持斧行郡國威聲四震汙吏解綬於范滂貴戚斂手於鮑恢有未足多者成化改元兩廣

弗靖廷議須命文武兼備御史大司馬白公圭遂以公名奏請以行比至廣賊鋒甚銳豨突豕奔衆嬰城自守蓋自元戎以至偏裨莫知計所從出公爲之出奇決勝進三軍而諭之曷以温言責以大義倡勇敢禁擄掠民間一絲一粟不敢手輒觸而矢石交下亦不敢輕有動移公曰士用命可以戰矣翌日元戎整兵而出號令嚴肅部伍齊整器械鮮明賊望風而遁兩旬間大功遂成公之力居多焉班師之日行李蕭然以赤子視潢池以文事飭武備戒責介以張皇分將士之甘苦懷郤縠詩書儒將之風而不罹馬援薏苡明珠之謗朝廷嘉之陞大理寺右寺丞賚予益厚歲丙申陞右少卿成化己亥九月二日以足疾卒年五十有八嗚呼公之聞望德業孚於公卿間種種可述而平廣賊一事尤奇偉撫劒鞍門挽弓華車者覩書生以爲易與覩公之行而於稽其類書生果可易乎

董大理怡傳　黃佐

董大理名怡字世良上海人也其先居汴宋南渡初徙家吳會里世多隱君子至父綸仕爲御史公初領鄉薦入太學爲司成林文安所知歷事承運庫手書進呈揭帖　孝宗見其字類沈度欲官之中書左右諭　上意公辭乃已弘治丙辰擢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洪約束漕舟公私稱便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公謂法當叙服制重輕司寇不從擬以同罪果爲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乙丑九月奉敕錄囚浙江平反死

獄六十餘人減釋徒流以下數十人無不明慎人人感泣至有圖像奉之者事竣還朝時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既不往又無所賂遺大拂其意乃摭公踰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戊辰吏部以歷俸十年已上練達刑名晉大理寺丞又明年庚午始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公兩署豸參駁明當會審大獄折以片言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忤瑾逮繫止坐以枉道陶給事中諧劾瑾謫戍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以奏讞

瑾意奪俸者屢矣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因及公很謂驟遷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疏畧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　先帝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　陛下俯從廷議拔臣於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　祖宗用人著在令甲如臣循資遷轉者蓋常有之而言者以爲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桎辱百至而言者以爲夤緣臣寔寃之臣身爲法官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

銓曹覈臣推舉事由明臣心迹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於後世卽死無憾矣章下吏部不報辛巳四月

今上卽位覃恩部以章服閒居歲有薦辟皆辭不行居常娛情書史意興所到輒發爲歌詩客至惟以觴奕爲樂不復問人間事嘉靖丁亥八月九日卒年七十有四予蒞南雍公子宜陽來受業具狀及太宰玉峯先生所撰墓碑泣請曰先公浮沉常調晚始一奮人方謂淹也而乃以驟去一斥不復齎志以沒門下覈其事而傳之俾托於不朽予於是大書其事云夫國史考見衍失傳信異代乃不盡然予在史館閱

康第他所獻小異異有之

見謝給諫彈事會呂涇野至問對山何如人曰正節人也致孝於親且篤交誼嘗拯空同於死獄然性度高邁偘偘面斥人短坐是致怨比在留都聮馬谿田爲令言空同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閽不爲通嘷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瑾素聞康名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卽攝衣迎康康遽上坐瑾留飲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請先生敎之康曰昔桓温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蝨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而誰何温闇若此

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海何能爲役瑾因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海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鞾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鞾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邪此人罪當誅康卽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

明日卽赦出之其後空同反嫉害對山知者至爲中山狼傳刺空同然對山未嘗仇空同也由是觀之黨邪非邪大理之冤可類推已論曰先王愼罰不聞株連諺有之曰弋必有鍬鎌必有匹給諫傳大理於康子以其倫也予聞谿田言愁寘於耳而宜陽述大理孝行縷縷且又天性卞急坦直無他腸絕與康類當逆瑾毒薦紳大理必有陰救人不及知者乃得齊名青史稱康董焉辟諸日月相燭燿於無窮嗟乎偉矣

大理寺左少卿半窗羅公輅墓表　呂柟

公諱輅字質甫姓羅氏號半窗應天江寧縣人廣東布政司左參議諱麟者之子也其先浙之秀水人曾大父文中以閭右實京師因籍江寧云大父景伊以參議公貴贈工部員外郎大母沈氏贈宜人參議公配魏氏贈恭人二室王氏寔生公者也以公貴封太孺人贈恭人伯兄載仲兄輿舉人皆魏恭人出公生而穎悟過人博覽載籍輒能誦說為文頃刻數千言立就年二十一舉應天鄉試高等明年戊辰與予同舉進士尋授中書舍人己巳之秋冊封益王世子中

道正使遘卒命專節以往比至藩邸諸所舉錯中禮度竣事過家省拜二人時參議公春秋高公戀戀不能去因兼程復命已日上疏懇乞就養得改南大理寺評事至家三日父無疾而逝人以為獲奉終為公孝云癸酉起復仍補前官己卯擢江西袁州府知府首重學校申教茂士均定民賦創立團保悉去勾攝之擾嚴禁萍鄉之訟繕亭舍以振委候書鄉訓以化里社或積穀以修城或汰差而教樂於是都御史王公守仁疏其才猷優於治劇乃改贛州贛當閩廣湖湘要衝數患寇盜公曰民無樹止奚而不盜爾乃禁

革冗費刊除雜差寢兩司之防夫輟各衙門之執事票銀不充私用社學復舉前規贛中食鹽多出兩廣私販所販之人歲餽郡吏故不能禁公奏計總制歲取其利以濟軍務遂以為制贛郡帖然於是都御史盛公應期言江西劇郡莫若南昌又疏改守南昌至郡七月聞太孺人疾遂棄官西歸速疏乞休稽遲再歲銓部憐其志亦不為咎嘉靖丙戌復補南康郡瀕彭蠡乃創作巨堰水溢舟人堰以避風濤水落則泊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其地省雇夫之銀華牙茶之弊親訊罪犯吏不能行其奸禁止寫丁冊不能隱其

弊紡績農桑男婦雙課信牌定期鄉縣不擾尤深有益於南康者也己丑擢江西按察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思母復上休疏未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以壽終得無憾焉壬辰起復補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未至移山東甫三月擢順天府丞明年癸巳改大理少卿甲午晉宗室與撫臣搆隙　上命公往勘公正國法而體人情復命人皆稱平於是廷臣益多公之才兩舉節鎮　上　又尉不可無公因留之嗚呼乃至於長逝哉其歿也少傅大學士任丘李公哭甚哀戶部尚書梁公材太僕少卿工公以旂御

[illegible]諸君少南皆以里人治殮如禮訃聞 上諭祭九
卿臺省咸祭奠而公之兄載適至自家乃遷柩還南
公生成化丁未五月十一日春秋四十有九

大理寺左少卿商公爲正墓志銘 陶望齡代作

隆萬間吾越有材臣二人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環洲吳公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二公者皆氣軒而幹挺贍謀而敢決授之權任皆能批煩決拏捍社稷制萬里其用足以見矣而人謂之屯施焉商公諱爲正字尚德少有雋聲然屢試不利舉隆慶辛未進士時年四十四矣由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出按山東巳更福建督學畿内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經筵充廷試讀卷官尋以爲左從始仕至官九列纔十歲珥筆持斧備歷榮要

人謂公材固足致之不謂驟也性敏捷強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固已然及解褐見官長時與論事輒爲言往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擘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者驚服旣處憲職所條奏咸中體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商侍御總鎮材也然卒以少卿罷歸公按齊嘗治用嚴按閩以寬皆有聲績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事按部而公以部郎新資爲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折斷咸相顧失色齊俗多故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固稔知之畏其黨不敢

發公捕得皆殺之一部皆讋稱商公博虎時膠萊河
役起作者漬嶙渰中蟲生於殷人情騷然環噪首議
者欲爲變公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公上言所穿
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
海倉諸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盈尺朝濬夕淤
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終無所就又言
倡議大臣乃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毀傷任事者心
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如威霆
轟然各在其首及至閩則盡劃鉏角爲簡易民得日
入總事往往參問盡得吏奸良民間曲折狀然持重

未嘗妄發也福寧衛將暴於軍軍縛之縣旃閉門爲
亂變聞公命亟持檄收衞將以來令不幸而見殺則
亂成收之是紓衆忿而奪其禍柄也已而果解戍卒
以倭俘自獻公公視狀難曰夫遇敵合鬬至移時卒
無寸創是爲生倭者耶訊因固海商其一人解行縢
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工斧石得古像也
而菴之衆頗集有司謂爲亂也當大辟者數十人公
以妖言律坐一人而已麗公尚鵬之按浙江也更均
徭爲條鞭法至是撫閩公謂此善法宜通行閩中然
閩中巨家率搖惑賴公力持乃決民歌思並祠祀之

又爲罷父商毋爲府海寇未靖公疏言緣邊兵寡而
民有戍籍遠方者常苦勾補齎送請自今軍丁當解
送者就補都並庶爲兩利疏上報可而先是按山東
時言縣佐楊果趙岐雖胥吏有長民材詔從之以
果爲知縣仕者三途並進與歿戍事皆著爲令遍行
天下初予從商公暨前禮部尚書羅公一甫春坊諭
德張公子藎同事俞南石先生講業臥龍山中商公
最長博識能古文皆兄弟事之至是同官京師三人
居詞曹而公以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皆用經術
任職人間而榮之公老膠庠文事優裕所擢士多至

顯名者已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而竟罷去
當江陵都政地亟材見公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
爲異日可大任數稱之於朝然知其雅正未嘗以私
屬也公亦自方於職事務遠形跡及江陵敗諸[illegible]
者率以黨附狀見指獨公無絲毫然公與人言輒曰
張公實知我人亦覆用是重焉公父明洲先生諱廷
試舉嘉靖辛丑進士仕至陝西行太僕寺卿直亮善
文章有官譽允用守黃州著聞母陳淑人公罷歸先
生年八十八淑人八十有六矣鄉人稱之曰大理福
人也隳官以厚親於終既罷喪頎治花木有別業[illegible]

十城山窮理條蒐驅蠹蝎怡然樂之時舉其腕歎曰此捕虜手而從事蝎蠹乎十罷禮部歸從公修樓居會酌酒望山恍然臥龍之游予甫出而公遽逝悲夫公嘗言其先世自汴從嵊宋學士苟新兄弟四人至顯官名其鄉曰襍錦入明有勝三教授者徙會稽樊江村數傳及彪彪生澄澄生公澤有二子長任某府推官璉次即太僕少後其姑謝故公生於謝氏而璉有子舉鄉進士公孫周祚復以禮部第三人知邵武所謂繼錦者又在茲乎公生於丁亥卒於壬寅年七十六

大理寺丞鄒瑾傳 作公瑾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為大理寺丞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大理寺丞劉端王高傳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大理寺左寺丞彭與明傳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巳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　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冕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大理寺丞孫君珂墓志銘　丘濬

弘治元年五月己卯予友大理寺丞孫君廷珍卒于家又明年始聞其訃嗟乎廷珍少予六歲乃先予死耶予聞君自諱所歸以功名負初心壹意伯陽之術採端索緒將求以長生然而卒亦死耶嗟乎廷珍進而學儒既不得於人退而學仙又不得於天其命也邪噫命非人力所能移亦非道術所能延于君見之矣君諱珂廷珍其字也登之福山人曾祖志學祖彥斌皆不仕父遇河南布政使君自幼侍布政公官京師稍長隨之官徽州所至交其賢豪其所見聞日以

增益然自負甚大出言肆辯恒欲蓋座人歲丁卯以禮經領山東鄉薦辛未試禮部不中或勸之卒業太學君曰人有恒言中科中進士作官作御史吾非此寧老死不仕也甲戌再試果登進士第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兩按山西及浙江皆適歲大比君監其事宿弊頓革行部一尚威嚴凜然人不敢犯所至伸冤抑除姦豪其在山西除大猾杜文翥尤為奇偉文翥武斷其邑中人號欄街虎集羣不逞為羽翼持有司短長而魚肉其善柔有觸之者操兵刃弦弓矢肆其毒無敢誰何邑令嘗因徵租杖里正適病死諸虎舁屍

寘令公座毆令幾死令移文上司輒為所遏不得達君聞之怒將以計禽之為彼所先覺走愬于朝君被逮至京歷數其惡以聞諸虎盡讁戍邊而一邑民害以除列邑聞風搖手相戒莫敢犯君兩從太將出師紀功次先荊襄後建州皆著奇勳而在荊襄尤為人所稱道自昔軍功難於得實若勝而通賞之則勇怯不分專以首虜為第則戰方亟又何暇持首報君豫製皂旗一每戰必躬涖陣後於馬上持之使獲功者望旗來獻馘而與左右瞭望必㮣校得實然後紀之權貴不得以勢取富豪不得以賄進軍中咸謂自來

紀功者所未有也君前後所與共事者總戎則朱保國永趙武靖輔督軍則白司馬圭李都憲秉皆信重君君有所建白設置無不關納而一時平賊定亂之功君所裨益者居多初大軍追千斤劉至南漳保國適遘疾衆議欲駐兵以待君奮然曰見賊不殺豈得為勇乎乃同守土總兵金牌李巡撫王都憲倫分兵追勦至上原坪軍夜至立營壁已君乃至曰此地在兵法名為天牢胡可立營倫徙營會日暮非徙營時萬一賊來乘之危道也宜速遷精銳亟據高阜方整兵未已賊果至我師有備遂擊走之自是軍中有疑

賞多以賞君千斤劉就擒凱還總戎以下各陞一
級而君止加一級倖衆爲君不平處之恬然其後有
事于建州總戎者聞荆襄之平君預有謀必欲得君
紀功軍中有事輒以咨訪待其一言以決及其功成
衆謂公必大用僅得南京大理寺丞時南京科道横
甚御史所訊囚至大理不敢平反習以爲常君至據
法平允一毫無所假借會大理屬有張許事者肇屬
吏不服據其非法事君送刑部鞫之御史乃劾君與
張俱謫外任君出知潞州蒞任未久鄉人孫達者爲
瀋府教授干以事不從搆怨于巡按御史御史不直

之并許御史與君俱謫戍宣府君在宣府會羅織之
風起有誣君與其同謫者有異謀將籍爲功希進用
朝命中貴勘之事得白特旨賜歸田里君歸至鄉時
布政公休致家居父子日夕相聚處優游田舍間日
與諸弟講明經旨考究古今而其弟三人者俱以家
學戴記領鄉薦而二人者登進士第珪爲給事中琰
中書舍人瓚積進士業以待試一家父子兄弟俱登
甲科海岱之間前此未之有也君自幼精敏通達聞
人有異書百計求之必得而後已皆手自校讐而或
爲之註跋所積多至數百卷經史之外下至陰陽醫
卜之書無所不有然皆詳考而精究之而於兵家尤
所注意恒以謂才不兼文武不足以成大事幸而得
爲御史兩預戰功巳微見其端緒矣使用之盡其才
而人不中尼之究其所至必有大過人者然而命止
於斯惜哉

大理寺左寺丞汪公淵墓志銘　楊麒

公生四歲而失母十二又失父即勵志學問聞德興張敬精于易往從之游歸有得與予同正德庚午鄉薦竟遂第進士出知大名縣有聲調沂水沂水經兵變廨宇殘破公為之一新土城而易之石會鄰境有盜猥聚眾為亂公悉捕平之有欲上其事者公力止之銓司疏公最丙子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首上四事曰慎選用以重民牧曰嚴考察以汰不職曰時徵發以便民情曰慎清勾以安軍籍切中時務　武皇帝末年奄豎竊政豪猾竄以為奸公首按議輔一縱

以法都內肅然會　聖駕北還是以有銀牌彩衣華𨋍之賜尋按河南有守備石堅者世持兵柄有跋扈之漸首劾繩以法乃以勦除強寇功又是以有白金文綺之賜時幸臣江彬勢熾甚馳官校勒常例於河南有請之務癥應之者公曰谿壑之欲不可塡而厭也有不測請以身受值　今上入繼大統公往迎於新野郎勸　上亟戮大奸以昭公道以快人心蓋指彬也彬竟不及而大奸授首矣壬午公還自河南上親大學釋奠先師公侍糾儀會　上以文武大臣有翊戴功賜爵陞有差公曰　皇上天授諸臣能貪天之功耶乃上疏亟言其不可　上竟以是允諸文武大臣辭是年公以例得封父如其官母為孺人及其妻姜氏故事御史再按歷年多者例內補不復差公至是兩考稱最臺中會廣西有猺獞之變方有兵事擇御史往竟又以屬公公至乜行鵰剿之法擒猾道猺之機宜一鼓搗桑江十三寨巢穴盡斬其首餘黨悉定乃諭以威信修洛容縣以治之猺獞各感泣爭致材木助役人以為得其死力云　上嘉其績擢大理寺右寺丞提督兩廣都御史姚公謨奏岑猛之逆謂公按廣西時首發其姦是以又有白金文綺之

賜尋轉左寺丞中外方倚大用公會詔獄波及得賜冠帶歸田里公既以無罪去乃杜門謝賓客居傍築小墅檢方藥修請兵吟咏其中居九年為嘉靖乙未竟以疾不起

大理寺左寺丞山齋周公鳳鳴墓志銘

顧夢圭

周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公高祖諱璣曾祖諱琛贈南
京刑部尚書妣張氏贈夫人祖諱紹累贈尚書妣李
氏累贈夫人考諱倫官至兩京刑部尚書卒贈太子
少保謚康僖厚德雅望爲三朝名臣妣丘氏繼曾氏
皆贈夫人繼劉氏封宜人公諱鳳鳴字于岐別號山
齋生有異質髫齔能吐奇語志識如老成人年十六
補邑庠生尋應例入太學沉篤自奮研究經籍正德
庚午領應天鄉薦甲戌登進士高第授刑部陝西司

主事初任監獄即令吏卒滌梏械潔圄室時給飯食
囚頼以得所且手錄監獄事宜後悉踵行之自是益
精法律尚書重其材委專閱部中奏牘輕重可否必
經忝酌然後允當兩手移疾歸省其祖妣李夫人庚
辰復除本部福建司辛巳秩滿考上上嘉靖癸未遷
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遷本司署郎中奉勑赴江
西勘宸濠逆黨家屬詳慎無一人枉縱給傳往返秋
毫無擾撫按藩臬咸敬服焉甲申秩滿再考上上實
授本司郎中乙酉丁劉宜人憂丁亥服闋復除本部
山東司時公蒞決曹益久解紛剖滯如燭照數計諸

司有重獄疑獄悉取裁于公尚書嘉魚李公承勛風
範嚴峻而知公特深以廣東司事最劇所轄錦衣旗
校狡横難制乃薦公往視篆數日間理積案殆盡貴
勢莫敢逞然公雖以法律從事而宅心仁厚前後遇
大辟囚必反覆求其生易州上巨盜二人一瘐死一
病且殆而誣引者六人公慮二盜死則六人無以自
白乃哺而療之後果獲真盜六人皆得釋其他雪寃
濫者不可殫紀戊子李公擢本兵亟薦公調職方公
于籌邊擇將夙夜究心纖悉皆手自記注人莫敢干
以私總戎參將以下除目一出輿情翕服都督馬永

有將材坐註誤屏廢及廷推邊將公首舉永諸大臣
難之公曰其才不可終廢卽仵時獲譴願以身當之
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豐城
以侯當先伯奏請改勑下兵部議衆漫無可否公曰
侯先伯者常分也若上所任使則自公以下皆不敢
抗事遂定諸曹諸鎮之建白有關係軍國者李公必
諮詢于公區處悉中機宜一歲中上百餘疏皆出公
手又嘗繪九邊圖以獻欲　上知邊隅要害不忘柔
遠攘外之志李公每語人曰職方得周郎吾可坐嘯
矣其相信嚮若此公年勞政蹟屢出人右庚寅春遂

擢大理寺左寺丞值星霾示變應制上疏其議處兵食曰止調操以實內地選禁衛以固邦本足衣糧以邺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又曰寬徵收以紓民困清解納以懲宿奸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咸化機其議與水利曰復專官以圖責成疏海口以導下流濬支河以修圩岸處長橋以決壅滯均夫役以便貧民禁侵占以飭豪右　上皆嘉納公志欲有為于天下而直道勁節屹然自立京師五年一審錄要囚中貴銜命至法曹長貳多迎合唯諾而公獨持正論張少傅汪冢宰當柄並以氣勢凌人公不為屈論事多不協坐此致憾欲偵伺瑕釁中傷公竟無所得癸巳秋御史馮恩論劾諸大臣張汪欲傅致之死而公所擬肆赦詔條復忤其意遂落職以歸居家十有八年兩京大臣及臺諫撫按薦公可大用者六十餘疏而晚節益堅絕交當路遂不復徵召沉迴以終其身天下共惜之

大理寺右寺丞張公鵬墓志銘

大理公諱鵬字鳴南別號漳源晉之汾州人也世業儒曾祖溥為陝西會寧縣縣丞有遺愛在小民祖顯國子生以文見知于大司成瓊臺丘公密授圖書以待士之講國子竟以故封返公因歎而嘉之復以所著耕野遺事贈焉是可以觀大理之源流矣父好古[illegible]癖雅性剛而古朴言行侃侃為鄉人所推重然累舉不第竟貢太學一時太學之士莫不重其人而樂與之遊後贈公為江西道監察御史母桂氏為孺人從子貴也大理之生也蚤有異質在襁褓時贈公置之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及歲十五六遂蔚然有文名寄庵張公嘗以按部至沁見其文而器重之既而松皐許公柳泉馬公相繼視學皆稱賞其才因選士之尤者七人入河汾書院而大理實為之冠嘉靖改元薦山西鄉試旋丁內艱既免喪乃登丙戌進士授河南府推官是時大理方弱冠明刑慎獄雖老吏弗及也甫二年撫按交薦者七乃贈公卒于官邸大理自奉之薄幾無以為斂郡守范君代備棺槨始克襄事已而再除浙之衢州府大理年益壯政[illegible]益精雖府政旁午而立談剖析莫不允當衢缺守六

理署郡凡八閱月撫按薦之者猶河南也遂徵拜江
西道監察御史卽上經略七邊封事 上覽而嘉納
之十二年按甘肅大理巡歷殆遍其境時承平日久
武備多弛大理乃大加鼓舞敎閱激以忠義自是而
軍聲振矣未幾虜犯靖虜安定諸地殘傷者無慮萬
餘將領率匿不以聞大理毅然劾其將官劉文而下
若干人總兵時陳軍士多不堪其殘貪者大理復奏
其狀于 上由是時陳亦獲罪秦民快焉鞏昌土厚
而艱于得水大理令鑿井數十以利民用至今便之
秦州太昊廟壞大理命有司新其堂宇正其祭器十

四年復按山東批答簿書夜分不寐少暇卽課試諸
生且於會城立湖南書院選齊魯諸生讀書習業其
中旣擇師儒而督敎之又從而躬自屢省之丁酉庚
子鄉試果多得人論者莫不知其爲大理之門下云
先是岱嶽香火爲五嶽最甚至師巫鼓舍身投崖之
說大理又立石示禁民始知悟瀕海以東有豪民爲
地方梗者悉置之法蓋數年所未有也膠莒之地多
逃去所遺荒田數百頃悉命開墾集貧民耕之獲利
倍昔若夫正紀綱扶風敎節浮費恤煢獨懲貪墨則
又有前人所未及者壬寅掌京畿道並掌諸司庶務

大理稽勘莫有遺者十七年 聖母梓宮南祔
先皇帝獻陵大理又上疏言大可憂者三時不可行
者六事雖未行識者偉之沁城舊爲漳水所侵者半
大理寓書當路並力葺修後虜入境民賴無虞十九
年轄官大理右寺丞會審大辟毅然持正無所迴避
　上有羊酒之賜朝士榮之蓋履任一年而疾作卽
上疏乞歸里遂杜門掃室日事醫藥然大理賦稟素
豊碩又積苦公勞者久乃竟莫之起君子以爲壽不
稱德位不伸才靡不痛而惜之大理平生博友一世
思欲廷攬英豪以恢其功業如浚川如涇野如澹泉

諸君則又其石交也明興以來汾以進士起家大理
一人而已所著有東巡錄桂洲夏公可泉胡公硏岡
杜公皆以爲得風人之遺意復有諫草及遺文八卷
藏于家生于弘治十五年六月卒嘉靖二十四年八
月年僅四十又四云

大理寺丞成守節傳

成守節字子安號甘齋公生而穎異器宇沖粹兒時識者謂不凡從從兄孝廉守復讀書求大義不拘拘章句家貧晏如也中嘉靖巳酉鄉試癸丑進士授元氏縣尹務興學校褒善良平賦淸訟不數月而稱治時大侵鄰境老弱多轉死壯者羣起爲盜公於盜則殲其魁於貧則撫養之繼以公事入其驪民有隨車泣下曰是生我父母耶以高第擢監察御史視蘆溝劾部使不職繼巡宣大按武弁奸贓按江西蹠軍輸改折之弊分宜敗公以天日自誓不少旁及丁卯大

比則慨然負以人事君之義至如匡時弊廣循良淸選法議考課諸疏爲臺省推服而禁奢侈正紀綱糾貪引廉務實斥僞皆設施之大者在江西病甚乞予告歸尋起爲河南道改京畿陞大理丞隆慶四年時當熱審多所平反人方謂公之德當有厚報乃暴卒於官元氏祀于名宦本州入鄉賢祀之

大理寺左寺正嚴公本傳

李詡

嚴公名本字志道號蒿庵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生再期[illegible]六歲出就嘉定戚氏姑家從素室祁先生學既冠授父命僦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耨得粟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黃友古常齒德望一邑咸爲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朱批黑勘期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傳寫雖括韻語然辭約義博註者弗一遍求諸家言附以已

見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　太宗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陰令李君進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爲問隨問敷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淸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獮民七人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切重辟一訊知其寃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

軸行選旣全保恤軍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彝子強
獷難化一夕驚疑被甲負弩羣至衆皆懾懼獨挺身
諭以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朱公而下悉以為弗及
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金公純同
日論薦即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
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為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
逆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況不敬情罪輕重弗一
庸可槩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愼庶獄意乎虞公韙之
悉為駁正迄今遵守歷既深清介守于遠近勅命
[illegible]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

二百錠歸營葬黃之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
子三人吳文恪公時為監察御史撰小傳係節文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
教而絕之亦嘗為酒所困感友古黃先生之教而改
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
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麗之色不使近目親
友張宴而聲妓佐酒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
宴享之際以禮酬酢而已恩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
巫覡禱祠之事絕口不道過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
者必颺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謗止之則曰吾以名教
為重奚恤人言海隅詩翰書傳後　有告儀眞鄉與吏密賞

麻萬斤已誣服察其冤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
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懼解衣水際
而逸女之母訴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
尋後于鄰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追
還徒者翰林修撰張洪著傳　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飲于
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刼人事覺而逃餘
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旣就繫懼拷誣引御史子同盜
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
母簪珥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
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

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
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慙乎乃獨署其案聞于
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鄰盜之
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
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
殺人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
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
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交阯蠻童既長為娶目為養
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
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于內亂有間矣

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為其所訟得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為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于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卹冤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刼客其中一人為事主所殺餘黨慝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囚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刼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為

盜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眛大體為有司所忽有郡守恃京朝舊職于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殽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毅却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有持唯嚴公一人焉越府右長史問忱書傳後　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欲引却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

失而見遠也懇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絓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矣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為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予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書傳後　嘗承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為籍吏胥緣為奸匿貲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既發吏不即遣以稽限例當拘役子姪憂惶曰貧柰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齎務鬻其田曰柰老何

曰病即死耳略無戚容送樊黃序

大理寺寺副致仕王公敬墓志銘　丘濬

公諱敬字惟聽考諱弼以公貴贈大理寺左評事妣畢氏贈孺人世以藝田爲業至公始以儒發身甫冠補邑庠弟子員屢以書經應京闈試輒不偶尋爲有司勸駕膺貢禮部爲太學生時四明陳先生爲南廱祭酒學規嚴甚諸生往往有不堪者公獨安然謂衆曰師道不可不嚴禮當如是也公容止端莊陳先生一見於衆人中即表異之諸生有不率教者輒謂之盍視王某乎一時聲譽翕然六館間歷政省部銓試居優等授大理寺左評事尋陞左寺副凡内外法司

大小獄來讞者公盡心推究必盡人情合法意常誦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評獄之要無出此數語矣獄有當公評者輒以數語存諸心亦往往以是語諸同列會承天門災朝集廷臣議肆赦公條上二事于其長其一謂律營兵逃者以闌度論罪景泰初徵民壯入衞逃者輒遣戍邊太重其一謂律毆殺正東既抵其人罪又以其家一人代伍今法司不分戲殺誤殺輒與毆殺同科非律意乞以二事載之詔條頒天下從之至今以爲比公在廷評中特爲寛恕未嘗曲法狥

人亦未嘗法外入人罪爲寺副滿一考即上章乞休致時年六十五也家居足不履城市惟歲望闕稱賀鄉飲一至縣治日課子孫樹藝自給優游鄉閭二十年如一日也自是無疾而卒春秋八十四

大理寺右寺副東嶠李公承芳行狀

弟李承箕

吾兒資稟高生九月以筯畫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者蜿溺糞涸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撻之矣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史每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年今驗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遊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之有麻剌僧進貢經藏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

何召諸生諭之麻剌僧持刀梃亂擊諸生皆逸兒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兒曰以外夷而侮華夏之官托進貢而冒公家無益之費廩餼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麻剌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莆陽嚴公淦者性嚴明[illegible]異批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兒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爲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詿脚以爲破裂聖　經聞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爲之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今之學者爲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官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士類爲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官一切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爲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爲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役田訟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皆

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諳其所會之地甲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爲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他非所計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年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盍與錢與謙詣閣老徐先生乎兒對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憮然曰楷

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
之俯仰負此官矣古言曰當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
勢順而事從官則□世之達官迹狥而理窒理
窒而事逆無怪其官之□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
易□今聽則然也評□□之士□今之所伍
諫官也訓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
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為
事之難為也謂評□難為若昌黎所謂丞之難為
也夫心與事一則□二則雜專則成雜則敗理固然
矣集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其官

人負其官官則廢其事吾見亦多矣即以疾辭歸于
嘗築釣臺于村庄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之
徜徉臺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
侑觴家固貧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至
乏絕了無悔意或勸之復仕曰予素無作官才非敢
薄世也湖西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圮與
族人修葺之將以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
蒲圻鄰封人予嘗告白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
兄曰貧者無托心之地富者有傾蓋之知姑待之予
不能忍訟之憲司而華容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

可修出歸我李氏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
冬十月太孺人卒兄徒步經營葬事冒寒多饑苦竟
以枯羸不起為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景泰庚
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饑寒色多少盡與已
之帶索啜水無毫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年十五
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籍乃作為歌謠
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
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
還既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
名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嶠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自南

唐時居嘉魚五世祖名遠仕元為譚史曾祖名[illegible]
洪武間舉西蜀鹽課大使祖善敎諭敘珙咸以叔父
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童氏俱
贈太淑人父阜號鷗賓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
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

大理寺左評事贈太常寺丞林君公黼墓志銘

崔桐

正德己卯林公以諫南巡被杖卒後十八年公子逢春奉嵇江鄭秋官憲狀來乞銘予曰嗟乎吾於公爲同年同進諫被杖公往矣而吾苟存銘其當爲之憶昔南巡詔下先日廷臣諫者已詔廷跪矣公欲諫或爲公危之公曰吾知諫無益默默其能安乎疏入詔獄三日廷杖倍於先諫者公竟以不勝卒嗚呼痛哉公體素羸將寓公署旁所悍悍與一奴俱奴且膊疾不能職役使若宜隱忍也而奮然爲之既杖舁歸以

公署不宜殯殯於同鄉鄭秋官寓澳所秋官時亦被杖爲力疾治喪事京師人無弗哀公者歎息曰忠臣忠臣嗚呼時諫者百餘人而在公爲尤難其不敢諫者出門羞澀擁面京城小兒或揄揶之視公爲何如哉公諱公黼字質夫別號石峰少從同里方伯鄭公學既學於大學士上蔡李公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端默誦習飲食不關其家人者二年故其學精通經傳子史旁及訓詁韻切篆籀諸書至於軒素醫家術靡不探析公性至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跬步未嘗遠凡筵事共二兄甚謹蕭牆之內怡如也中正德丁丑進士明年授大理寺左評事僅數月正中稱平又明年卒公平居吶吶言若不出口而其臨大事遇大變確然不可拔如此謂非學問之功孝友之推耶卒十二年　今上即位遣官諭祭贈太常寺丞錄其子逢春爲國子生有司祠之鄉賢又割廢寺田若干畝以烝嘗公公之先世居福唐道山坊既有諱全者始徙居長樂之偎山至公凡七世矣曾祖惠祖福皆不仕父節領鄉薦教諭於潛嘉定二學終岐府伴讀贈太常寺丞母陳氏有淑行贈安人配徐氏封安人皆以公死忠故得推恩男一人即逢春公成化丙

申九月生卒正德己卯四月得年四十四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贈太常寺寺丞石峰林公墓表

張岳

正德己卯春正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　上愈怒尋捽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桎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爲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歲

索癃縶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時從[illegible]山人對弈[illegible]
四月壬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下質夫兩[illegible]
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絕舁至同年刑
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臥病不能視
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枕流涕累日是夏
六月余兩薦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親乃攜質夫喪
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為人忠孝沉默
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
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可謂賢
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清修

雅飭為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渝
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
善人也黃後峰伯固於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
所為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
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
如也今　天子即位贈質夫太常寺丞遣官諭祭錄
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歷署正逢
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撫江西逢
春由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同[illegible]
大廷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illegible]

[illegible]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illegible]
[illegible]强顏苟祿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illegible]
[illegible]名以其生質受之莫非天之道也於天乎奚尤質
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
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illegible]

南京大理寺

卿

少卿

評事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九

南京大理寺

卿

南京大理寺卿湯宗傳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縣人初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後陞山東按察使坐事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蘇州知府時郡內連遭水患細民流離逋租百餘萬石無所出宗不忍追促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能愛民皆從其令不三月逋負悉完又坐事左遷知滁州用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薦召還授大理寺丞時外夷貢使病死使者從人謂醫殺之獄成宗閱牘嘆曰夷人於醫素無仇怨寧有故殺之理卒辨其誣明年河南水患民多流徙　仁宗皇帝在東宮命宗往賑之比還命署戶部主事未幾坐累繫獄者十餘年　仁宗涖祚復大理丞俄進左少卿陞南京大理寺卿　上嗣位命清理戎籍于山東時天久不雨宗極陳民間饑饉疲困之狀即日召還勑有司免租稅蠲徭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

南京大理寺卿龔永吉傳

龔永吉字天民父泰以都給事中死建文之難語具忠節錄永吉領鄉薦宣德丙午授職方主事清愼有聲譽嘗扈　駕征樂安正統改元丙辰春二月陞武選郎中秋九月被誣謫戍平凉二年丁巳春二月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公薦公可用詔驛騎取之時副總兵都督趙公安兵部侍郎柴公車將兵出凉州以公爲佐軍執畝而還公之籌策居多夏六月復任當在平凉時母傅沒於家逾三年公弗及守制既還乞終喪不許九年甲子詔靖遠伯王公驥討麓川緬甸再

徵延緩寧夏莊凉甘肅等處以公爲佐奏功凱旋十四年己巳復命靖遠伯將兵往麓川緬甸孟養等處征剿苗蠻經畫一委於公運籌決勝參贊惟勤班師行賞冬十月擢大理少卿天順改元春三月陞兵部右侍郎夏六月改南京禮部秋八月改南京大理寺卿時有究獄休寧縣土豪孫志靜謀殺細民項仕和而奪其妻事覺賄執獄者脫其罪都察院送寺審錄公疑而質之及晚歸過太平堤忽一鵝止肩輿下拱之弗去公指謂鵝曰若有冤可隨我至門及至則鵝不見矣公曰此非項仕和之冤耶翌日閱案果疑[illegible]

影四會都御史蕭公維禎差官往覈其事實孫志靜誅也成化乙酉冬十二月上疏乞骸得允乃買舟東歸琴書之外無餘物公平生厚於待人薄於奉已惓惓以保民愛君爲心永嘉章恭毅公嘗題其墓有生既無慚死亦何愧之語噫可謂名言也已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時正墓志銘　王鏊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有九年爲弘治己未卒於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雍澤教諭某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爵夏姓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命理福建等處重獄時上杭民饑盜且起不及以聞亟發倉賑給人比漢汲黯天順初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寺卿被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

十餘人革濫徭理冤獄放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勅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戸修築南昌城堤城賴復完長河洞民叛服不常公單車詣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凡時弊二十事以聞當道有不悅者遂三上章乞去得報遂行歸杭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冢宰華亭錢公作海內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爲隴右人唐上柱國封濟國公諱賁才始遷湘東慈溪之德門鄉諱千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

遷杭州仁和之三峯公娶沈氏封夫人所著有餘閒稾二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禮儀略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志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蓋晩而好春秋曰聖經微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辯疑未脫稾而卒

南京大理寺卿宋欽傳　實錄

南京大理寺卿宋欽字克敬陝西乾州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四川副使征大壩賊有功受金織衣銀牌之賜轉河南按察使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陞南京大理寺卿累疏乞致仕許之加資政大夫弘治十二年七月卒贈刑部尚書賜祭葬如例欽居官以廉慎稱精于法比其乞休疏凡十餘上始終之際有可觀者

大理寺卿吳道宏傳　實錄

吳道宏字文博四川宜賓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南京太常寺博士上疏論東南事倂劾大臣之不職者選授監察御史巡按襄荊等府時荊襄流民復聚爲患議者多欲驅逐道宏言流民樂彼沃土逐之復來不如因而撫集順且有功于是建議行都司衛府州縣以安集軍民而轄其流散者特陞大理寺右少卿撫治其地以憂去服闋改南京大理右少卿尋陞本寺卿弘治三年言者論其廉碌因自乞致仕十五年九月卒賜祭葬如例

南京大理寺卿章公格墓志銘

公姓章氏諱格字韶鳳別號戒菴其先浙之樂清人宋文備公得象之裔高祖興達始遷蘇之常熟曾祖[illegible]敬隱德弗耀祖煥文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唐氏贈淑人考孟端仕爲監察御史直聲聞天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唐氏贈淑人公少承家教治毛詩攻舉業日與諸昆仲自相切磋年十九領正統甲子應天府鄉薦二十六登景泰辛未進士歷南京工部主事南京刑部郎中廣東按察司副使雲南按察使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南京光祿寺卿南京大

理寺卿凡七轉其爲刑部也當塗貧民三十餘人竊官鹽薪所司以強劫論公改從輕典惡少吳虎素爲民害公寘諸重法其爲副使巡視海道也琉球國人貿易鄰境風飄至香山武臣欲盡戮之以爲功公爲之辯奏還其貲而遣之其爲按察使也請立王忠文公祠歲時致祭撫猺夷暴爲弄俾邊方寧謐其爲布政使也擒上杭叛賊之渠魁減漳泉賦歛之繁重其爲光祿寺也除內臣櫃派之物料其爲大理也平反刑獄不可殫述凡所歷在在有聲績此特其槩耳公爲人心地坦夷性度寬厚不爲崖岸嶄絕之行以沽譽釣名而人皆知其爲仁人君子平生未嘗言人過失處寮友開心見誠人以是咸愛敬之晚年致政閑居不與家事恒登山泛水以自適蓋徜徉林下者將十年公始終福履可謂備矣生于宣德丙午七月四日終于弘治乙卯七月七日年八十　朝廷命翰林爲文諭祭工部遣官營壙

南京大理寺卿傅公習墓志銘　嚴嵩

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湞南既被命改南京大理卿當行矣尋甸武定土酋倡亂抄掠諸部圍逼會城勢張甚公曰吾可諉而去乎是時公已被疾乃力疾延城發部兵討賊賊尋破俘孫嘉獎有白金綺幣寶鏹之錫公經理條畫起居無時既行至鎮遠則疾甚弗起嘉靖戊子五月二十一日也年六十有七訃聞詔有司營葬事遣官諭祭如制公少刻苦為學家貧寄食京師以羽林戍籍補順天府學生領京闈鄉薦丙辰登進士授大理評事詳讞不私遷寺副編

遷寺正奉命讞囚于河南再涖湖廣多所平反逓璫撫政嘗欲脫人于罪公持弗可璫怒中以他事建公繫詔獄謫浙江布政司理問已而復建至京禍出叵測或勸可賄免者公委順守正一無所移人咸危然然公居官素防檢密無可指摭璫終莫能害也擢山西按察僉事陝西兵備副使調廣西右江右平賊功進俸一級陞貴州參政按察使廣西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拜都憲即撫其地公所為政俯罷察之眼按貪黷之吏前後數任皆在邊方勞効畢著比及內召而公弗祿矣公諱習字本學姓傅氏南昌進賢人曾祖諱原益仕為廣西太平知府祖諱德威父諱明目以公初命贈為大理評事嗚呼公起諸生徒步宦學屢踐艱棘終以樹立顯庸于時庶幾堅忍果毅致遠受大者矣乃論次行事而銘之

南京大理寺卿林公茂達傳　柯維騏

林茂達字孚可號翠庭烏山人殿元環姪孫淮安同知思承之子母黃夢異人手授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寤而生既長入庠習文務去陳言頗詘場屋餘二紀弘治壬戌登進士授行人拜監察御史出巡畿甸吏武無狀吏或黜或叅置諸辟所部肅然凡持論存大體耻承宰相旨以躐美官擢湖廣按察副使不爲勢力撓法擢貴州左叅政作鎮西鄙西人以寧擒討群寇有勞錫賚甚渥諸夷鈔略逾西烏撒迫城堡戒官屬儆爲之備或提兵以迎城人則因亡流鑿石

爲梱地中行二堡可設人利汲號林公井夷大驚服敢逼尋擢雲南按察使以繼母憂去嘉靖壬午補四川連擢左右布政使猶糧致一石率費二石輸者怛至蕩產則計遠近費多寡融派混徵分倉[illegible]稍[illegible]以官民廝弗困解京歲需例有火耗舊爲州縣苦之解者建縈以短則出餘金以代柴宿弊而厲林公[illegible]底民數此內戌再疏引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illegible]仕己丑復起南京大理寺卿懇疏以請允之[illegible]年踰八十有司奉明堂禮成　詔備禮存問月米海內僅有也茂達歷官廉白儉約在[illegible]

[illegible]二傑從家居凡十五年甘貧自守與耆舊爲逸老會登覽吟詠爲樂所積俸餘作祖祠作特恩祠田增數畝僅僅給家衆衣食舊廬狹隘莫之能拓與兄茂春同居老彌篤與人言無矯飾或施恩於人未嘗令知即其素履盖將寤生之夢云享年八十六卒

南京大理寺卿信陽孟公洋墓志銘　滕藹

公生於河南年二十二舉進士爲行人時公之肉翁何子仲默方有俊名與友李獻吉王子衡崔子鍾田勤甫及公日切劘爲文章揚摧風雅以相振發酒食會聚婆娑酣嬉以相樂時稱十才子已而公選入內臺爲御史即抗疏論劾當道大臣用是　詔下獄謫桂林學教授天下又皆高公之節而諸子者亦各以氣節自著不獨才也公由桂林稍遷汶上知縣嘉興府同知擢湖廣按察僉事持憲專決恥唯唯恭遜意小拂即日挈舟徑歸引疾致仕嘉靖更化錄閒廢諸

賢乃起公山東僉事陞布政參議陝西參政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尋改督儲南京公居南京一日聞太夫人居家疾劇即解印馳歸或以職守難之曰吾安能顧此耶會改公督理河道命下值郊恩貤封躬捧冠帔至家踰四旬太夫人乃殂時論公孝感所致云嗚呼士平居學問談理道至居官臨事擇利害爲趨舍惴惴恒患失之惟公所履歷侃直自遂邁往弗回志節可槩見所謂篤信好學者非耶假令公履高位當大事其不爲恇怯委懦狗時也必矣[illegible]嵗三月公服闋拜南京大理寺卿衆謂鬆鬆柄用

到官甫五十日遘疾遂不起則豈非命也夫其甫悲巳公諱洋字望之姓孟氏生成化癸卯五月二十三日卒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二公坦易諒直與人交無諂色無詭辭居官務大體所至聲色不動蓋劾畢著平生倖入以義散俱盡死之日無以爲斂方屬疾即以後事屬都憲顧公華玉及通政孫公懋易二公者日往問其終也視其斂焉顧公述狀而屬嵩爲銘

南京大理寺卿李公顯墓志銘　費寀

嘉靖甲辰五月二十有六日南京大理寺卿李公卒公諱顯字崇綱別號臺南少穎異奮志于學不遑晝夜叔祖太守大奇之謂其父鈞軒翁曰此佳兒也甫冠克邑庠生舉正德丁卯鄉薦戊辰進士巳巳出宰閬縣惠政覃敷當道以良吏薦壬申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乙亥出按貴州會苗夷弗靖總憲欲加兵勳之寇益大肆侵暴且藩臬諸司屢乖憲度事久弗集公具疏劾之乃隨山栞道直抵夷穴扼險下擊夷皆授首於是大行賞罰昇功夙弊剷刈殆盡邊徼之衆賴

之以安捷聞　上賜銀幣既復命攝兩道篆仍參駁諸奏稿戊寅復按廣東因取道抵家值鈞軒公病亟乃日視藥餌遂至不起辛巳服闋補任仍分理二道事癸未擢知淮安府繼遭太夫人喪公兩經大變喪葬皆庀丙戌補贛州擒龍南安遠諸寇以功調蘇州益力民務歲歉民鬻色者如焚溺切身設法賑濟民獲其休巳丑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辰沅二郡藹之寮采及諸耆舊咸釀金爲壽公悉卻之辰沅遠家洞庭人恃險爲寇公練兵設伏待警而發久之畏威遠遁人安利涉矣癸巳遷山東左參政河堤崩決灘

按諸臣將爲工集事公協謀効力卒底于成　帝嘉其能俱荷上賞甲午轉河南按察使時寇賊剽掠公勞來安輯誅止渠魁餘釋弗治復有金幣之賜丙申擢雲南右布政使丁酉改貴州左布政使公以其地寄邇夷落不可法繩也恒以恩懷之有犯者薄示以罰而民用丕變焉戊戌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南贛諸郡公嘗守南贛民幸其來也敵野逃之會有安南之役公運籌設備卒致來格荷璽書之賜壬寅陞南京大理寺卿將戒行適贛之頑民糾衆竊發曰舍此弗戢匪將熾矣乃會兵遠擊踰年始

平積勞成疾久不能興遂上疏乞休獲命而歸退居固守不爲物累考訂家禮創立書塾教育子弟而於鄉里之窮乏者每賙助之人方望其仕郤再振竟以壽終悲夫公生於成化巳亥六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六

南京大理寺卿王公湘墓表　于慎行

公諱湘字大清居近六逸之跡自號竹陽其先萊之平度人國初以士伍西徙隸濟寧衛世有隱德至父諱信施仁累善日益有聞初室於李舉漢及滄再室劉舉公及江滄公狀貌魁碩弱不好弄未冠補博士弟子與季滄同時聲相埒也嘉靖乙卯偕計吏上乙丑舉進士改爲翰林吉士時館選久停首膺茂簡魯人榮之隆慶改元解館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姜夫人卒於邸乞假得以喪歸期而逆宋夫人宋夫人者故中丞鉅野宋公滄孫也禮成請闕還報奉命巡視內

藏條列五事痛革敝習及設官吏平權量如十庫法禁詧肅然出按貴州謂書機宜振紀布恩蠻夷懾服無何請急歸省歸而丁母夫人艱萬曆癸酉服闋北上途過海上運舟漂損過當衛士冤號疏請罷海運專用漕輓以息民勞有詔如御史議遣按順天時罷所闕使者以公兼攝公身行障塞繩以三尺如其故使大將以下奉約惟謹御史按畿內湖戚輒更移書迫急獄囚久繫不時報遣多瘐死者公爲先期核請論出二百餘人三輔無冤乙亥內察署河南道始相有所風執弗從以是見嗛推視南畿學政從中沮止改按江西旋陞陝西按察副使妖徒李一直[illegible]行劫吏莫能制公授方略擒之遷浙江布政司參政分守金衢汰冗役節冗費爲多義烏少年多去本業應募從軍公命長吏加意拊安遇有召募應以浮民毋發閭左壬午杭營之變衢兵聞風將謀不誥公登壇集衆示以軍法士股弁迄無敢譁是年遷本省按察使旋改山西至則擢湖廣右布政使期年轉左上遣中貴人從司寇即治江陵公爲藩長主議請毋以故相波及全楚司寇從之籍其兄産以報無所株連中貴欲復遼國公爲大集吏民問便宜狀皆謂不

可因據其議以復中貴弗能奪也此兩事有大造於楚楚人德公而公爲故相所擲反全其孥世尤多公長者毋歲僻偕縣穀裁閑狹相貸宗人常祿給發以時毋使積法稍色輸賦令官解自親衡石筦庫無與焉文書上下悉時給發或不越宿稽核賦法哀益盈縮撮其要領著之圖籍以爲永式故事採木之役內金於司受而出買弊端益多公度郡邑遠近令以便宜召買司受其成不問出入費省而速及他所裁損歲可鉅萬秋浙奏績策書褒美贈大父宣父信皆左布政使大母唐母劉皆夫人配元配有令號[illegible]

五年遷南京太僕寺卿抵滁值歲不稔出秩金糴穀
俱賑滁人賴之未幾陞南京大理寺卿亭平爰書一
以律文從事無所唯阿嘉興陸公時爲司寇亟稱服
之嘗與一要人有郤遂構煩言　上知公忠愼有詔
廷尉第歸今且召用矣公在位幾三十年奉法守官
誠心體國端方愼重事無妄發故所至皆有績効去
而見思平生恬靜簡朴無所芬華外夷中介不工俯
仰當塗故舊請問謝闕歸日與昆弟親戚醵社歡飲
使車及門輒匿不見亦無報書識者嚴之居家敦倫
樹軌內行甚修子弟遵其矩度一門雍睦動有禮法

與鄉人處坦夷謙冲不作貴倨閭里民疾苦輒爲言
吏或不使知煢獨無告時有施舍里人頌義焉病而
群禱於祠沒而悲嘆其得人如此生嘉靖戊子十一
月卒萬曆癸巳二月得年六十有六嗟夫士品之猾
久矣王公閤修實踐嚼然不滓朝無違言鄉有遺愍
斯不謂老成恰亮有先進之風者與

大理寺左少卿呂升傳　實錄

大理寺左少卿呂升浙江山陰人由舉人授溧陽教
諭陞江西按察僉事坐事降官與纂修永樂大典復
爲僉事歷山西福建考滿陞大理寺少卿升[illegible]勤
愼爲僉事時所至以興學爲務能激揚士類爲少卿
用法公平至宣德八年八月以老疾奏乞致仕從之
仍命給驛還鄉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贈大理左少卿黄公鞏傳

袁袠

黄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德安府
推官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爲刑部主事堂官皆
遣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鑑轉兵部奏調鞏
爲兵部主事倚任尤專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
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
二司郎中以毋喪去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
或謂鞏勿出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鳴
哀馬革自許何愚盖已有志殉國矣補武選司郎中

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
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
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
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
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
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
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
最急者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吉凶悔吝生乎動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

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游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輔
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
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
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
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
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
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
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

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
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
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廣
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
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
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
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
疑竊歎以爲帷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祭

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自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
下之臣也伏望即日倣夫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
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
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稱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
可得者切爲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
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
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内論者

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
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
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歟損盛
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
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莫
怨而不敢言即今徐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
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驚之其
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
而發變生在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晩矣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illegible]

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
宮示不復出發内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
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
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自古小
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
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
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
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
庸流兇狼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
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

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
邊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止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
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
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
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于無本
其何以安其心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
稷之托茫然無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此必危
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

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左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勳戚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訊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鞏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

也兩都盛傳鞏疏幾乎紙貴無不嘆其剴切者罷歸柱門著述家貧宿客貸米都舍日中未舉火晏如也今　皇帝中興起爲南京大理寺丞尋病卒贈大理少卿袁袠曰　武皇帝之南巡也外有宸濠之覬覦內有江彬之惑亂朝野危疑社稷幾搖而黃公獨奮其精忠危言極論明白痛切可爲流涕國朝諫書極在石室者余不盡知嘗所目見未有如鞏者也嗟乎以斯人而使之無年天其曷故哉雖然讀其書[illegible]日月爭光可也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公鍭墓志銘　　楊循吉

粤惟我國家成弘間　二聖臨朝重離繼照一時人才彙興笙鏞治化而赤城先生奮起浙右海內莫不尊慕而稱道之不啻丹鳳之鳴岐陽也蓋其爲人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慾其於事見義必爲務盡其力自非力竭不止遂以寶聞然而官不過七品且自入官多家居僅守遺田無一增產竟以嘉靖十六年春二月朔考終于里第壽八十三至停喪總幃閱八稔未克葬侍郎沃洲呂公爲舉其喪事俾愚書之以益勵風化按狀先生諱鍭字德樹天台人也曾祖進隱耕

不仕祖旦封文林郎監察御史祖妣丁氏封太孺人父塤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巡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妣盧氏封孺人都憲登科之五年爲歲乙亥先生生於京邸從幼篤志於學自專經籍無不觀好爲古文詞上追秦漢由是聲蜚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先生方弱冠即推易象消息爲詩獻以滿盈爲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勗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然也都憲歸五年卒先生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在都下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illegible]

吾𡊮貧族衆方駭其所爲丙午遂由邑庠生中浙江鄉榜明年丁未試南宮復中試賜同進士出身未幾詔放歸家限滿未赴　孝廟四年歲在辛亥先生起赴闕上疏乞近郡教授冢宰王端毅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王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降外任先生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十四年庚申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先生在路自台歷抗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千里間見百姓

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之卹以爲玆惟邦本虜患抑在其次乃備敘其狀以疏進冀　上罷不急下寬條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衷情懇切辭至觸冒無顧慮章雖不省而平居經濟宏才亦因是可槩見亦不以其言用否介意久之當受職時當軸者忌先生剛鯁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疎處之先生亦趨就職居歲餘守備內臣遺例准受民詞即論奏落其權軍民皆嘆服十六年壬戌以母老無人侍側告歸乞終養詔許之又二年爲正德改元先生自歸家後早暮庭幃承顏奉甘旨無違志母以壽終既除乃始寄興物外山泉琴酒與友偕樂然絕口不談時事　皇上龍飛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用之先生以老辭

獻徵錄卷之六十九終